

CHE COMANDANTE  
AMIGO

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政治冒险家

# 切·格瓦拉

王士美 著



世界上最年轻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金融家、经济学家

K837.517.5

W344

# 切·格瓦拉

王士美 著



03604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格瓦拉/王士美 著,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11

ISBN 7—80527—779—6

I. 切…

Ⅱ. 王…

Ⅲ. 格瓦拉, E, —传记

Ⅳ. K837.5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118 号

###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北京大兴县兴达印刷厂印刷

---

字数:60 万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

责任编辑:金苍大

版式设计:宋晓光

封面设计:李相奎

责任校对:宋晓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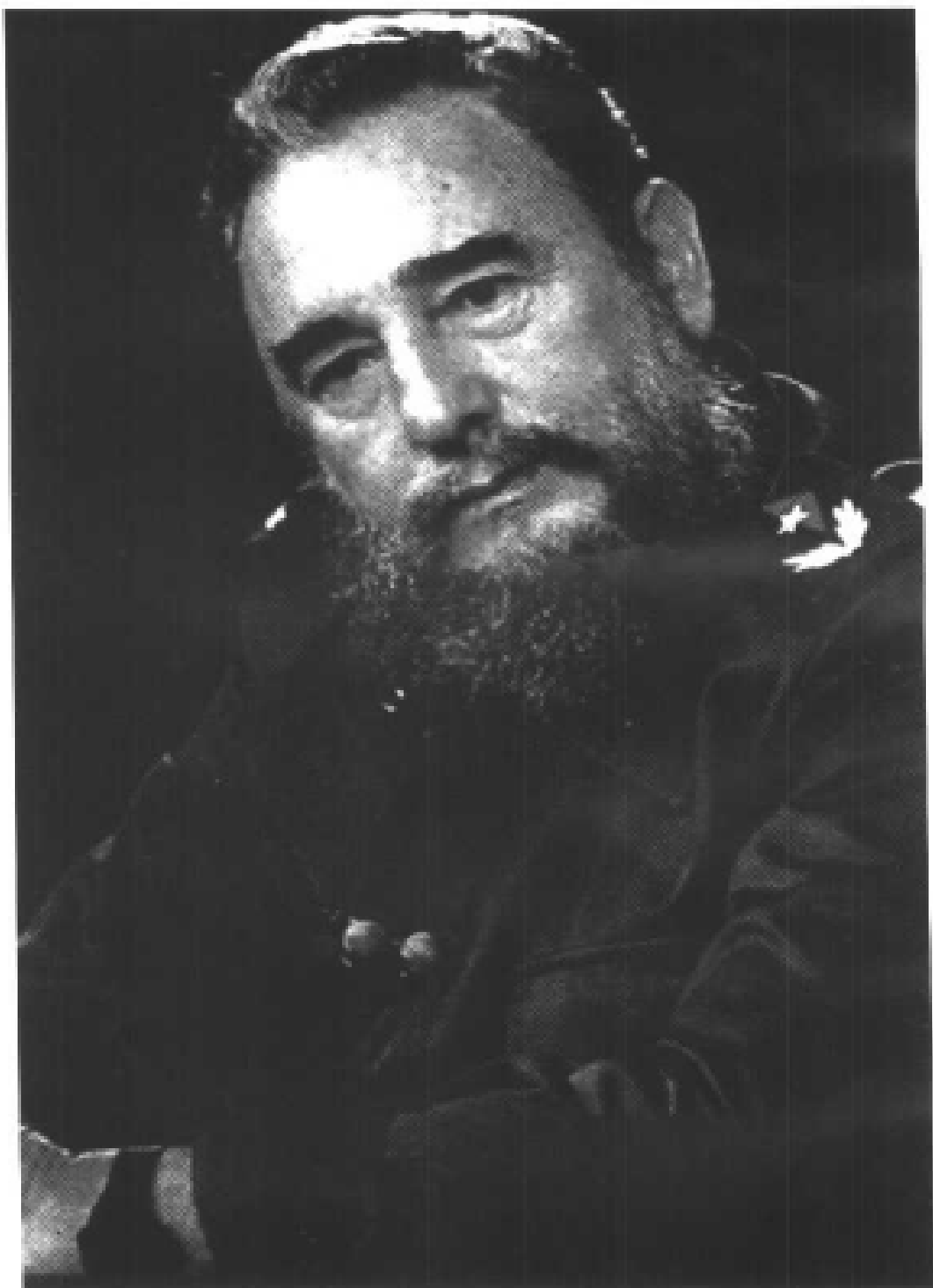
印数:1—8000 册

定价:44.80 元



切·格瓦拉





菲德尔·卡斯特罗



毛泽东与切·格瓦拉



邓小平与切·格瓦拉

## 切·格瓦拉信件、随笔、日记摘录

许多人会称我为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找寻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切·格瓦拉：《给双亲的信》

革命的领导人不能经常在他们的孩子身边听到牙牙学语的声音；如果革命要达到目的，他们的妻子也必须分担他们的牺牲。他们只能从革命的同志中间找到朋友。对他们来说，除了革命之外就没有什么生活。如果他们要避开教条主义的极端，贫乏的烦琐哲学和脱离群众的孤立，他们就得有对人民的满腔热诚，正义感和是非感。他们必须天天战斗，把对活着的人们的爱变成具体行动，变成动员的力量和榜样。

切·格瓦拉：《古巴的社会主义和人》

斗争，使我们有成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品级，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合格的人，如果有谁到达不了这两个梯阶中的任何一个，他就应该说一声，并且离开斗争。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 菲德尔·卡斯特罗论切·格瓦拉

如果我们想说出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怎样受教育,我们一定毫不迟疑地说:“我们要他们在切的精神下受教育!”如果要我们找一个典范的人,一个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的人,一个属于将来的典范的人,我衷心的说,这样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瑕疵的典范就是切!

切不仅具有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的双重性格,而且切是一个兼备最充分表明一个革命者的种种美德的革命者: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一个有最高节操的人,一个绝对真诚——一个生活习惯淡泊,刻苦的人,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丝毫污点的人。由于这些美德,他就成了所谓真正的革命模范……

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无限相信道德观念,他无限相信人类的良心……

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革命美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性格,他的意志,他的坚强,他的工作精神。一句话,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榜样!切的榜样是我们人民的典范——切的榜样是我们人民的理想的典范!

# 小 引

切·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伟大英雄。在夺取古巴革命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起过最为关键的作用。作为卡斯特罗至为亲密的战友，他是古巴名列卡斯特罗其后的最高领导核心成员，是古巴人民最亲切的朋友和最挚爱的领袖之一。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封锁和遏制，他在玻利维亚开辟新战场，1967年10月9日，他壮烈捐躯，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切·格瓦拉，他以他无与伦比的、崇高的、纯洁无暇的人格力量；以他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以他富丽传奇，悲壮色彩浓郁的一生，创造出了伟大时代最辉煌的人的品级，和最璀璨夺目的不朽精神。因而，他赢得了不只是古巴人民由衷的爱戴和尊敬，而且，也越来越不可阻挡、不可抗拒地赢得了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最为自然的、朴素的仰慕和尊敬。

切·格瓦拉，今天仍然是风靡全世界的一个时代英雄，是一面猎猎飘动着人类尊严、人类良心的旗帜。他不仅仅是属于光辉照亮过去年代的英雄，他更是昭示着伟大未来世纪的英雄。从1967年10月9日，他被人类最邪恶的势力，最为令人发指残酷野蛮地杀害在玻利维亚，三十年过去了，但他的英名并未被人们所淡忘，反而，他的影响越来越深广，越来越为全世界各国人民

深深地怀念和追思。他的光辉,他的思想和品质,他的榜样和风范,越来越被新时代、新世界的人们所敬仰和珍视。从美洲到大洋洲,从欧亚大陆到非洲,在人类社会行将进入到 21 世纪前阶的时候,全世界独树一帜昭引人们前进的旗帜,最前排的一面,几乎就是切·格瓦拉的旗帜。

1959 年 1 月 1 日,在古巴革命赢得胜利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在非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无可置疑的革命领袖的领导下,在古巴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切·格瓦拉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之一,主要分管外交事务,意识形态、新闻宣传、并且始终肩负着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主管古巴革命军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全国的准军事组织和民兵工作,而他的工作的侧重点,又主要是在分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他曾经参与领导了古巴全国的土地改革,出任过古巴国家银行行长,计划委员会主席和工业部长。这使他在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头衔拥有的同时,也成为杰出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为了胜任愉快地作好国家银行行长,他刻苦学习了金融管理知识学问,特别专门攻读研习高等数学。他为了领导全国土地改革,他到埃及、印度等诸多国家考察学习,首先使自己成为了土地改革专家。他为了领导发展古巴的农业生产,打破甘蔗和蔗糖生产的单一经济模式,特别到中国考察学习了“多种经营”,“两条腿走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验。他为了研究发展古巴的农业生产,他大量研究著述农业生产的文章,研究种水稻、种苞米、种棉花,研究养牛、养猪、养鸡鸭、养蜜蜂。为了发展古巴的工业生产,他在未当工业部长之前,就已经开始筹谋石油钻探,钢铁冶炼、机械制造、纺织工业。切·格瓦拉作为古巴革命战争杰出的指挥员,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在热衷于创办报纸、广播电台和医疗所的同

时,也极热衷于创办被服厂和军械制造修理厂,他对创业办厂搞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从来都是很大的。因此,在古巴革命胜利时他主管工业生产担任工业部长的时候,也为古巴的国家工业开了先河,奠定了基础。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三十年前,在切·格瓦拉还健在,还在古巴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负责领导和主管经济工作经济建设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热衷和深刻地进行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大举措和大探索。1961年8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泛美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切·格瓦拉作为古巴经济代表团团长,向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总统助理古德温建议开展古美贸易,引进美国的投资,当时,古德温欣然响应。后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共鸣。然而,由于刚刚在不久以前的猪湾战役中,古巴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美国武装起来的海陆空雇佣军的大举入侵,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深刻仇恨,他们执意要扼杀古巴人民政权,他们执意要实行封杀古巴的封锁政策,于是便是接下来的延续三十多年的经济封锁,使古巴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四百亿美元。美国在最初的年代里,遏制古巴,迫使古巴放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也迫使古巴不得不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完全首要是靠自己的力量,站立了起来,慨然地屹立着。

而在一定意义上,切·格瓦拉也正是为了打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粉碎美国对古巴的扼杀政策,他放弃了古巴国籍和古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崇高职务,放弃了古巴军队的最高军衔,毅然走向了玻利维亚游击战的新战场,并且在那里捐躯,为反抗世界帝国主义对各国人民的压迫,为了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他最为宝贵的最后一滴鲜血。



1960年4月,法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萨特,访问古巴哈瓦那,他专访切·格瓦拉,写下了长篇的格瓦拉访问记。在这篇访问记中,萨特结论说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

另一位著名的,勇敢而正直的法国作家德布雷,在切·格瓦拉身赴玻利维亚展开新的游击战时,他也亲临战地,度过了一段与切·格瓦拉并肩战斗的日子,后来他写出许多记述和悼念切·格瓦拉的报告和特写,在他写的《切的游击战》这部书中,他对切·格瓦拉归总的印象是:纯洁而坚强。是最不易腐蚀的人。

而事实上,切·格瓦拉是有血有肉,感情最为丰富的伟人。1961年4月的猪湾战争胜利结束的前方战地,切·格瓦拉在和被俘的美国雇佣军战俘谈话时,一位法国费加罗报的女记者阿尼娜·弗朗科斯,站在一旁进行了观察。在她写下“切”一篇侧记中,突发奇想,在表述对切·格瓦拉的印象时说:“切·格瓦拉真是美极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姑娘都会钟情于他的,他那带浪漫色彩的苍白的脸,配上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和并不茂密的蓬松的络腮胡子,实在是美极了,简直是圣茹斯特!”

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战斗日记,一直记到他临被杀害的前一天。在他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行军背包里,背着他的小小的日记本,同时还装载着另外两本书,一本是高等数学课本,一本是拉丁美洲现代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诗集《漫歌集》。聂鲁达曾经与切·格瓦拉有过交往。在聂鲁达的回忆录中,记载着他对切·格瓦拉的深挚情意,他说:“我与切的最后一次分手,竟成永诀。后来,他在玻利维亚大森林里战斗,并悲惨地死去。但是,我仍然看见切·格瓦拉这位好沉思的人,始终在武器的近旁,给诗留下一个位置。”

切·格瓦拉惨烈牺牲的消息闪电一样传遍世界的时候，全世界都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悲恸，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家葛罗米柯在他的回忆录中深情地记录了他对切·格瓦拉的永生难忘的印象，回忆起切·格瓦拉的时候，他说：“假如有一座世界公墓用以安葬那些在为争取自由、为社会正义斗争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活动家，那么，切·格瓦拉的骨灰就完全应当安放在那里。尽管现实中没有这种公墓，但却有人们以自己的怀念建造起来的另外一种公墓，而在这座公墓里已经用金色的大字写上了这个人的名字。”

切·格瓦拉的最后时刻，是十分悲壮的。

1966年10月7日，他秘密到达玻利维亚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队营地，在这里艰苦卓绝地转战十一个月，迎来了他最后在尤罗山峡的一场激战，迎来了他在依格拉斯村英勇献身的时刻，那是在1967年的10月8、9日的两天。

切·格瓦拉是在1967年10月8日黄昏时分，突然开始的一场激战中，在子弹打光，长短两件武器全部打坏，身负重伤以后，被凶恶的敌人生俘的。

生俘他的敌人，是由美国总统操纵，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辖，由美国将军和美国的走狗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直接指挥的，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诸多的老牌特务和美国特种兵部队，以及玻利维亚第四、第八两个陆军师合成的突击营。玻利维亚空军，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对切·格瓦拉游击队的作战。

切·格瓦拉带领着的最后十七名游击战士，在百倍于己的，数千名装备精良，穷凶极恶的顽敌的围剿中，在几乎完全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走向覆灭的。但是，切·格瓦拉指挥的最后的十七名游击战士，在走向最后覆灭的时刻里，没有任何一个屈服，

更没有任何一个投降，他们始终坚持着与敌人血战到底。

在切·格瓦拉游击队覆灭，切·格瓦拉被凶恶的敌人残酷杀害，并且割头断手肢解处置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美国领导人以及各有关方面，发出一份内部加密通报，在这份通报中，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写着：切·格瓦拉凛然不屈。他死得很英勇。

切·格瓦拉是 20 世纪不倒的旗帜。

切·格瓦拉也将是影响在 21 世纪英雄的旗帜。

切·格瓦拉必将是永垂不朽的旗帜。

# 目 录

切·格瓦拉日记、随笔、信件摘录  
菲德尔·卡斯特罗论切·格瓦拉

## 小 引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 初识陶铸,诗人兴会的日子 1
- 毛泽东会见格瓦拉,讲了个木匠的故事 7
- 陈毅元帅冲着格瓦拉喊:“我的小同志哥哟!”  
周恩来总理笑了 24
- 洪湖水,浪打浪,格瓦拉盼见贺老总 50
- 会见刘少奇主席正逢是在一个非常的时刻 61
- 邓小平送别:“祝格瓦拉同志一路平安!” 68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土地

- 格瓦拉又到开罗的时候 78
- 纳赛尔指示破格接待格瓦拉 99
- 埃及和古巴息息相通的脉络 104

- 格瓦拉初识卡斯特罗兄弟的往事 124
- 堪为照亮古巴革命的明灯 134
- 纳赛尔与格瓦拉一见如故 143
- 家庭宴会上的真情 154
- 劳尔也到埃及来的时候 176
- 卡斯特罗与纳赛尔见面 188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 回到哈瓦那 209
- 居无定所的国家领导人 214
- 伟大的兄弟聚会 220
- 从赫鲁晓夫的故事说起 225
- 偷鸡不成的苏联大使 246
- 赫鲁晓夫派来了新的合适人选 252
- 赫鲁晓夫出妙招奇谋 260
- 格瓦拉二赴莫斯科 276
- 不吃素食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327
- 格瓦拉出任西部前线最高指挥 349
- 谢什金上校的奇遇 369
- 格瓦拉与苏军中将的友谊 380
- 美国的黑色星期六 406
- 克里姆林宫烂成一锅粥 413

- 赢家只能属于古巴 441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 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谈话方式 457
- 关于黑非洲的兄弟 486
- 关于家庭的情思 499
- 沙丁鱼斗大鲨鱼的哲学议论 527
- 无耻的美国佬 533
- 卑鄙的阴谋伎俩 548
- 肯尼迪总统大打出手 569
- 美国雇佣军葬身猪湾 575
- 崭新的命题 600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 雪白的蝴蝶花 606
- 格瓦拉又到远方去了 614
- 卡斯特罗公布国家最高机密 623
- 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 628
- 为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646
- 塔尼娅 658
- 走向新的战斗生活 664
- 给双亲的一封信 668
- 并肩来到新战场的壮丽英华 672

- 回到战士的位置上来 686
- 战斗的生活如诗 693
- 而对尴尬的客人 698
- 格瓦拉思念亲人的浓烈情结 702
- 在敌人的突袭中 710
- 在法国引起的巨大反响 723
- 不该出现的幼稚的浪漫 732
- 充满战事的日子 738
- 美国鬼子来了 754
- 华金支队的覆灭 761
- 在大敌重兵包围之中 768
- 在弹尽负伤之后 775
- 凛然不屈壮烈牺牲的时刻 782
- 他的部队还在战斗中 789
- 古巴举国致哀三十天 793

尾 声：切·格瓦拉永垂不朽！ 810

## 初识铸,诗人兴会的日子

1965年1月下旬,古巴革命的伟大英雄,埃·切·格瓦拉少校,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的派遣,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名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离开古巴,出访亚、非诸多国家。

1965年2月2日,切·格瓦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从位处西半球的古巴首都哈瓦那,飞经巴黎、拉瓦尔品第、卡拉奇,飞向东方,首途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首先抵达广州。

在天气气候状况与古巴哈瓦那极为相近的广州白云机场,中共广东省省委书记林李明,书记处候补书记张根生,热情地迎接了切·格瓦拉少校一行。

晚上,在极为热烈的气氛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



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与格瓦拉少校一行进行了同志的会见，并设盛宴招待了格瓦拉少校同志和他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们。

宴会是在同志的，兄弟般的气氛中进行的。

席间，在不无礼仪性质的祝酒词相互致过以后，陶铸和格瓦拉，展开了极为亲切的，热烈的谈话。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古巴人，一个是中国人，生活成长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差距。陶铸出生在 1908 年，格瓦拉出生在 1928 年，在出生年龄上，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但是，陶铸和格瓦拉，还存在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都是革命者，有着满腔火一样炽热革命激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古巴革命的历史上，一个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都有过文韬武略勇将和儒将战将的历程，同时，他们俩人又都是颇富文化修养特别是文学修养的文化人，所以，他们俩人一旦对阵开侃的时候，立刻便会涌出滔滔不绝的热烈话题，亲切而不分你我，完全地，很快地便成为了几乎毫无任何隔膜、隔阂的忘年交的感情至深的朋友。

当一道驰名世界的中国粤菜“龙虎斗”被送到盛宴的桌子上来时，陶铸热情地向格瓦拉让菜推荐着：

“请！格瓦拉同志，请，这道菜，便是中国粤菜中，最驰名的“龙虎斗”。1957 年，列宁、斯大林缔造的苏联伟大的革命家伏罗希洛夫元帅来到中国，来到广州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摆上过这样一道名菜，热烈地招待过那样一位最可敬爱的元帅同志。”

陶铸热情地让菜，热情的介绍着。

格瓦拉显得十分兴奋，简直兴高彩烈。

他站了起来，马上不是挥动筷子，而是参观起摆到桌子上的“龙虎斗”来。

“唔，亲爱的陶铸同志，什么是龙虎斗呀？为什么你们这样的名菜，被叫作是龙虎斗呀？”

陶铸说：

“龙，所谓龙，是指一种蛇。虎，所谓虎，是指一种猫。中国人把巨蛇有的时候也看作是青龙，而猫，它的形貌似虎。所以，把猫肉和蛇肉烩在一起的这道菜，便被叫成了‘龙虎斗’。”

格瓦拉坐了下来，笑出了声来，说：

“陶铸同志，你们中国人真不简单。伟大的毛泽东同志，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看成是纸老虎，真伟大，真了不起。为此，1960年冬天，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北京，在台基厂，我还曾亲自访问过美国的著名作家兼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志，我向她直接请教过，毛泽东同志是否确实论断过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确地告诉过我，确实的，毛泽东主席是曾经这样论断过，而且，那还是你们在只有小米加步枪的时候。我听了，只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实在是太伟大了。然而，当我今天在你们这里，将要开吃这道龙虎斗大菜的时候，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中国人，从来就有着把龙、虎当作小菜吃的习惯和习性，一种英雄的素质啊！是不是这样的呢？陶铸同志。”

陶铸摇了摇头，说：

“不，格瓦拉同志。毛泽东同志论断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与我们吃‘龙虎斗’是联系不上的，完全是两回事。不过，您奇特的聪明的想象力，对我本人，我看是很有启示的。”

格瓦拉沉默了一秒钟，他摇了摇头。旋即又点点头说：

“您说的对，陶铸同志，您说的对。事实上，我们在古巴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在我们那一班子年轻人，紧跟着菲德尔在马埃斯

特腊山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的时候,吃猫、吃蛇、吃生蟹,都曾经是有过的事情。特别是吃猫肉,在我们最困难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给养。马埃斯特腊山区有很多野猫,我们曾经逮到过许多野猫来填充饥腹。特别是古巴革命的伟大英雄,最令人难忘的光荣的烈士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坚持游击战的时候,他有过一个小小的酒精炉,经常用来煮野猫肉吃,并经常也用此作为美味,来招待我们这些他的战友。”格瓦拉娓娓地说着。他有一种从容不迫、清晰明白说话的气度。

陶铸是一个性格火爆热烈的革命忙人,但他有着沉静地倾听对话者说话的修养。

陶铸静听着格瓦拉的话语。

格瓦拉的眉宇间,忽然似乎升起了几丝忧戚,他低首垂眉,打住话语,停了片刻,然后,才又抬起头来,看着陶铸,接着把他的话语联接下去。

“关于卡米洛·亚恩富戈斯,古巴革命的伟大英雄,陶铸同志,中国的同志们,可能都已经听说过,大约会是知道的吧?”

陶铸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说:

“当然,我们是知道的。卡米洛·亚恩富戈斯同志,古巴革命最著名的伟大英雄之一。我们知道,1959年1月1日,在卡斯特罗同志的指挥下,正是您格瓦拉同志指挥的纵队和卡米洛同志指挥的另一个纵队,首先攻进了哈瓦那。您格瓦拉同志指挥的第八纵队,胜利地攻克占领了哈瓦那的卡瓦尼亚要塞;而卡米洛指挥的纵队,英勇地打下了哥伦比亚兵营。这样,就决定了古巴革命的最终胜利。这样,您格瓦拉同志,卡米洛同志,便都成为了卡斯特罗同志领导下的古巴革命最著名、最重要的英雄人物。这些,我们中国同志,是知道的,是非常尊敬和敬佩的。”

格瓦拉眉头疏朗了一些，接着说：

“不过，陶铸同志，我在这里想说的只是，尽管包括像卡米洛那样非凡的英雄人物在内，我们当时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吃猫肉，除了想到解决饥饿的肚子之外，确实与产生伟大的思想无关，我说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对的。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把吃‘龙虎斗’这样的菜，和伟大思想的产生联系起来。”

听着格瓦拉的话，陶铸释然地笑了起来，再次吁请格瓦拉向‘龙虎斗’名菜开火。并且说：“不过，格瓦拉同志，联系起来也无尝不可，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让我们向着我们面前的龙虎们猛烈开火吧！”

格瓦拉也笑了，说：

“对呀，这也符合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有过伟大的诗句，叫作‘何时缚住苍龙’，让我们现在就缚吧！”

席间围绕着席面而坐的古巴和中国同志，一个个都欢欣鼓舞起来，迅速地开战，消灭了桌面上摆着的满满的一大盆“龙虎斗”。

宴毕。宾主又坐下来品茶。

陶铸说：

“格瓦拉同志，刚才，您脱口就是一句毛主席的诗：何时缚住苍龙。看起来，你也是爱诗的，很爱好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对吗？”

格瓦拉说：

“是的，我非常非常地热爱诗。我年纪很轻的时候，也曾学习过写诗。可是，不行，我写的诗，人家都说只是白话。不过，尽管如此，我对诗歌仍然痴迷般的热爱，在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的时候，不管装满子弹装备和给养的背包多重，我也还要装载上日记本和马蒂、聂鲁达的诗集。我太喜欢他们的诗了。我还特别特别

地喜欢意大利古典诗人但丁的《神曲》，简直喜欢的了不得。不过，我在1960年来到中国以前，我还未曾读到过中国的诗。后来我读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简直妙不可言，我更是立刻就喜欢上了。就在那次我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宴请我们古巴代表团，在席间喝红葡萄酒的时候，我冒昧地请问过毛泽东同志，除了闹革命、打仗和领导社会主义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外，毛主席写诗是否也是中国最伟大的高峰。可是，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要谈写诗，中国最伟大的高峰，应该是屈原、李白和杜甫。我也听毛主席的话，于是，我便也要来屈原、李白和杜甫的诗来读，很遗憾的是，屈原的诗，我完全读不懂，比读但丁的诗还难懂。但是，读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就好多了。特别是读杜甫的诗，我一读就是很明白，一读就非常喜欢，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读后非常非常感动，因此，后来我到中国的四川访问的时候，我还特别参观过诗人杜甫在成都生活过的草堂，有趣的是，就是在那里，我还第一次听到了您的名字，当时有一位中国同志给我介绍说，革命中国的许多伟大领导人，有许多人是杰出的诗人，除了毛主席以外，朱德总司令，革命的元老董必武，都是著名的大诗人。他们说，朱总司令和董老的诗，都有杜甫的诗风。他们还说还有一位比较年轻些的中国领导干部，写诗也有杜甫的沉郁悲壮气概，他们告诉我的这个人，据说就是当时广东省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

陶铸听到这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拍着膝盖扬着手说：

“打住吧，格瓦拉同志，本人不敢，不敢……”

格瓦拉说：

“不敢怎么行呢？那一次我从中国返回古巴，向菲德尔和革命领导核心的同志们，汇报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经验，汇报了

我在这神奇的土地上所见到的一切、一切，最后我还呼请古巴革命领导核心的同志们，都学中国领导同志们的榜样，都要勇敢的来学写诗，我还特别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推荐了毛主席向我推荐的中国三大诗人：屈原、李白、杜甫和他们的格律诗词。对这种中国的格律诗，菲德尔几乎也是一读便爱上了，他立刻表示，一定要学会中国的格律诗，有朝一日还准备来到中国，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们赛诗来呢。”

陶铸静静地听着格瓦拉的叙说，不知几时，这个长满络腮胡子的火爆汉子，泪浸浸的，眼珠都热了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天凌晨时分格瓦拉同志还要飞赴北京，这一夕，中国和古巴的两位相差二十岁的信仰一致的同志，大约一定会畅谈夜尽。

分别时分，他们热烈地，紧紧地拥抱久久不肯分开。

## 毛泽东会见格瓦拉，讲了个木匠的故事

1965年2月3日。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志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乘坐中国专机，从广州飞抵北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通常被人们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书记处书记彭真，以及其他许多负责的中国同志，和两千多名北京市的人民群众，在北京机场敲锣打鼓，挥动着古中两国的国

旗，招展着热烈欢迎格瓦拉以及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的巨幅长条标语，热情地欢迎格瓦拉和随他而来的其他古巴同志。

随同切·格瓦拉而来的，还有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格里亚兰，以及其他同志。

在飞机的舷梯旁，邓小平，彭真迎上前去，和切·格瓦拉热情地紧紧拥抱，仿佛久别的挚友重逢，热情地欢迎他和其他古巴同志的到来。

随后，格瓦拉由邓小平、彭真陪同，驱车进入北京城，下榻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1960年天寒地冻的季节，格瓦拉怀着满腹依依惜别的深情，结束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离开了北京。相隔五年以后，他第二次来到中国，来到他几乎经常魂系梦绕的北京，他的激动心情，是自不待言的。

熟悉的台基厂路。

熟悉的天安门广场，熟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熟悉的天安门。

紧接着，是熟悉的中南海的红墙，是熟悉的新华门，熟悉的新华门旁并列站立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以及领导人的英武的哨兵。

格瓦拉简直热血沸腾了起来。

一切仿佛仅仅是在昨日一样。1960年11月17日，作为英雄的古巴人民的代表，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来到了伟大的北京。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以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名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埃·切·格瓦拉少校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亲切的接见，热烈友好的会晤后，周恩来总理举行隆重盛大的欢迎宴会，热烈地欢宴切·格瓦拉少校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全体成员。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陪同周恩来总理参加了欢迎切·格瓦拉的宴会。

参加宴会的，还有许多极有影响的、知名的中国同志，包括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郭沫若、林枫，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以及诸多的中国政府部长，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还特别邀请了几乎所有外国派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和他们的夫人。

宴会充满了沸腾的欢悦和盛情。

周恩来，二十世纪世界久已闻名遐迩的伟大政治家，是格瓦拉早已熟知和仰慕的人物。他对周恩来充满了由衷的热烈向往和尊敬。

周恩来对他，对古巴人民的代表，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领导人，同时是已知的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格瓦拉，虽然他的职务仅是一个国家的银行行长，军衔只是一员少校，而年龄又比周恩来整整年轻三十岁，但是，周恩来对格瓦拉，保持着绝对够规格的国家礼仪，仪表亲切而严肃，彬彬有礼而一丝不苟，对格瓦拉充满了绝对不失对等的尊重和敬意。



然而，格瓦拉毕竟是一位年轻的少校同志。

在致过礼仪性的祝词后，在几个回合的干杯碰杯以后，在有  
机会可以更为融洽地款谈的时候，格瓦拉忽然操用起了法语，而  
不是用西班牙语，直接冲着周恩来用法语说起了话来：

“尊敬的周总理，我知道您曾经是中国留法国的留学生，非  
常清楚您能够十分娴熟地操用法语，因此，我想用法语向您提出  
一个最恳切的请求，您能不介意吗？”

表情亲切而严峻的周恩来，无惊讶之意，分毫不动声色，马  
上同样用十分娴熟的法语，不为所注意地轻声问了一句格瓦拉：

“什么请求呢？格瓦拉同志。”

格瓦拉说：

“我从古巴出发时，菲德尔和劳尔要求我，来到中国，一定要  
见到毛泽东主席。这也是我的热切愿望。”

周恩来笑了，马上回答说：

“会安排您见到毛主席的。他也是很热切想见到你们的。”

1960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在北京的中南海他所居住的地方，同样十分热情地接见了埃·  
切·格瓦拉和他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中国的党政领导人，陪同了这次接  
见。

毛泽东见到格瓦拉后，亲切地拉往格瓦拉的手，高兴地说出  
来的第一句话便是：

“你好年轻哟！切！”

格瓦拉立刻激动万分，满心震动。

他听清楚了。毛泽东亲切地呼叫了他一声“切！”

这样亲切的呼叫，本来只是在古巴最亲密的战友们那里，才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是能够听到的。毛泽东怎么也会这样亲切地来称呼他呢？格瓦拉一时兴奋，竟有些怔住了。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本来的名字，应该是叫作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赛尔纳。1928年6月14日，他出生在南美阿根廷的罗莎里奥市，论血统，他祖上是爱尔兰贵族，论国籍，他本来应该是阿根廷人。只是后来他自视为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儿子，自视为是宁愿为拉丁美洲受压迫的人民四处奔走抱打不平的罗宾汉，他满怀激情地在拉丁美洲各国寻找申张正义的机会，投身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压迫、残酷剥削统治的革命，他先是投身危地马拉的人民革命斗争，嗣后，才又在并非偶然的契合中，投身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斗争。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1965年的2月9日，卡斯特罗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的集会上，非常热情郑重地宣布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英雄，并且非常严肃郑重地宣布格瓦拉从即日起正式拥有古巴国籍，正式成为了古巴人。

不过，格瓦拉的国籍是可以变更的。他的血统，却是并不能随便变更的。因为他是阿根廷人，所以，他的阿根廷人的烙印，在他投身古巴革命多年的战斗生活中，总还是能够非常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就是他说话的时候，总会自觉不自觉，非常自然地带出一个“切”的词根来。他经常会“切！”“切！”地感叹和表示什么，因此，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场的区域里，战友们便非常便当地送给了他一个绰号，这就是“切”。而叫来叫去，“切”便成了战友们热爱他的一个亲切的称呼，接着，便逐渐以正式的名字传开了。菲德尔在签署格瓦拉为担任第二纵队司令的任职命令时，也只写着任命切为第二纵队司令的字样。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更成为了一个响遍古巴全国的光

荣而亲切的称呼。而现在，来到了伟大的中国，来到了伟大的毛泽东身边的时候，这位在格瓦拉心目中至为崇高的伟人，也用“切”这个字眼来亲切地称呼他。

格瓦拉一时热血流遍了全身。他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仿佛变成了一个生性羞怯的孩子，久久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款款拉着切·格瓦拉的手，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里坐下。

毛泽东请格瓦拉抽烟、喝茶。

格瓦拉捏起一支红盒装的“中华”烟来，在手指间轻轻摆捏着。他抽惯了棒槌一般的古巴雪茄烟，捏着白杆儿细细的中华牌香烟，有点儿不习惯。

毛泽东请格瓦拉喝茶。

格瓦拉好奇地把起了光洁明亮，盛满了碧清热茶的茶碗。他品茗了一口毛泽东待客的香茶，一丝清冽的芳菲，结伴着一种苦丝丝的茶味，涌向了他的喉间。

格瓦拉忽然像是孩子般地笑了开来，他不无惊奇地感叹了一句：

“唔，多香的马黛茶呀，这真像是马黛茶，阿根廷的马黛茶。”

“你喝到了家乡的茶叶味儿，就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毛泽东慈蔼地说：

格瓦拉“嘿嘿”地笑了开来。

他笑得很欢畅，很自然，几乎完全不再有任何拘谨和不自然的羞怯之感了。

毛泽东含笑仔细地端详着格瓦拉，忽然不无感触地扯起这样一个话题来：

“切，我现在大约可以断定这样一个事实了。我想，你大约一

定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银行的行长吧，你信不信？”

格瓦拉摇了摇头，耸了一下肩膀，说：“谁知道呢？我没有调查过、比较过。”

毛泽东说：

“你是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博士，攻读过金融学校、银行学校吗？”

格瓦拉立刻说：

“不。不。我没有攻读过任何金融学校和任何银行学校。我只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学过医，我曾经是拥有行医执照的外科医生，从来也没有拥有过经济学家、银行家的头衔。”

毛泽东抿一口茶水，喷云吐雾似地吸一口香烟，更亲切地看着格瓦拉，却说了一句：

“是啊，你不是经济学家，又没有银行家的头衔，可你却是古巴革命政府的银行行长，全古巴的钱，现在都抓在你的手里揣在了你的口袋里。”

毛泽东说得十分幽默，十分风趣。

格瓦拉言简意赅，向毛泽东以及在座的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叙说了他如何当上古巴革命政府银行行长的经过。

那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夺取政权最初的日子里。由于古巴革命经历的时间并非很长，所以，在全部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中，除了集中全力武装斗争，集中力量夺取政权之外，还没能够有余力腾出手来，悉心培养出一大批在掌握政权后所需要的各业各类的干部，没有来得及能够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拥有一大批可以胜任愉快地管理国家机器的人才。这样，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任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的时候，有一些困

难问题,自然而然便产生出来了。

革命政府总理之下,总还要有一大批部长成员吧?武装力量部的部长是现成的,有富有战斗经验,指挥过一路纵队,开辟过第二战线的劳尔·卡斯特罗出任就是了。外交部长,似乎也不缺人选,曾经有一位作家,名字叫罗亚,早从墨西哥古巴革命武装产生伊始,他就站在古巴革命一边,很快成了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等人的朋友,这个人见多识广,见过世面,当外交部长,似乎也不会成为困难的问题。还有内务部长,事实上也是现成的。格瓦拉在作为少校指挥着第四纵队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位上尉拉米罗·巴尔德斯,为人最为机警,他就可以是现成的内务部长。还有卫生部长这样的职务,也差不多完全是现成的。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的年代,在孔拉多高地的战斗中,一颗巴蒂斯塔军队的罪恶子弹,无情地钻进了切·格瓦拉的腿肚,医术高超的游击队军医马查迪托,没有碘酒和手术刀,但是,他就用盐水和刮胡子的刀片,挖出了切·格瓦拉腿部的一颗M—1步枪子弹,治好了格瓦拉的伤腿。这般如此医术高超的军医马查迪托,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古巴革命政府中,自然也可以出任卫生部长。

在所有这些已经提到的国家管理部门所需要的人才,在现成的革命队伍巨大的人才库里,是终能物色到的。可是,有一些需要特殊专业知识,业务技术的部门,比如经济管理部门,所能插入的管理干部,就面临着很难筛选出来的问题了。

怎么办呢?

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革命的领袖,在研究安排组阁事宜的议事会上,没有特别的办法,就开始发动群众。

反复排队物色,在现有的干部队伍里,实在找不出哪一个人最适合当国家银行的行长,实在不知哪一个人可以胜任裕如地

很好地掌握古巴国家的全部财政大权。

于是，卡斯特罗忽然向着所有与会者们发问：

“在坐的各位，哪一位是经济学家，哪一位具有想成为经济学家的热情呀？”

卡斯特罗这样发问，环视着所有在场的人。

而几乎所有在场的人们，却一时都个个沉默着，都只在面面相觑。

然而，正在这时，一直坐在屋角一边的，一直在埋头阅读着一份文件材料的切·格瓦拉，忽然高高的举起了手来。

卡斯特罗一见格瓦拉举起了手，眼睛一亮，马上大声宣布：

“好，有啦，我们有了国家银行行长啦。那我们就决定，由切来担任古巴革命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吧。”

而这时候，格瓦拉吃惊地抬起头来，惊异地睁大眼睛，直望着卡斯特罗，他不解地问了一句：

“菲德尔，怎么回事？”

卡斯特罗说：

“我问谁是经济学家，谁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你不是举起手来了吗？”

格瓦拉忽然歪着鼻子一笑说：

“吓！我是什么经济学家，我有什么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我是个外科医生，我是个技术的专家，你们谁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成了经济学家，什么时候产生过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呢？我倒有替人拔牙的激情，至今还没减。”

格瓦拉说着。在场的伙伴们都噙声笑了起来。

确实，格瓦拉确实曾经是个外科医生，在古巴革命队伍刚刚组建的时候，登上了从墨西哥图克斯潘港出发驶向古巴的革命

远征船“格玛拉号”的时候开始，切·格瓦拉便被任命成为这支革命队伍的中尉军医。一开始，他在这支队伍中的主要任务，几乎唯只是抢救伤员，后来，由于形势迫使他必须拿起枪来参战，必须首先拿起枪来成为一个战斗员，于是他便在更主要的方面成为了古巴革命起义军的一员战士，而且，很快成长成了一名极为勇敢而无所畏惧的战士，并且，逐渐在战斗中表现出了他善于战斗的指挥员才能，所以，卡斯特罗很快便破格提拔他，担任了初步发展中组建起来的第二纵队司令，并且使他同时也成为了当时除了卡斯特罗本人以外第二位拥有少校军衔的人，他从此完全充当起了纵队司令军事指挥员的角色。不过，尽管如此，他对行医的行当，还仍然是乐而不疲。革命军中在开始到后来的很多岁月里，基本上不曾配备过牙医，而在号称“世界糖罐”，产糖量极大的古巴，人们由于食糖较多的原因，许多人们的牙齿，经常会受到侵蚀和伤害，所以，在革命起义军中，牙病患者，总是不少。谁来治疗这些牙痛患者呢？几乎没有别人，唯只就是切·格瓦拉这位少校司令了。但，格瓦拉给这些牙痛患者们治疗牙病，有什么治疗牙病的医疗器械吗？可以说，不是基本上没有，而是完全的没有，甚至连拔牙的必须的任何一支麻醉针剂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格瓦拉是有办法的，他毕竟有许多现成的医疗知识，他可以靠“心理麻醉疗法”，来给起义军的牙病患者们拔牙。他的“心理麻醉疗法”，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哄”，要一个劲儿不停地对患者说：“不疼，不疼，没关系的，拔掉牙就好了，没关系的，别怕，别怕。”

“哄”如果不凑效，又怎么办呢？那就不用“骂”的办法：“瞧你，什么样子，是古巴人吗？像个起义军的勇士吗？去当谁的老婆子去好了！”“骂”如果也不行，格瓦拉还有一招办法，那就是让患者

大喊大叫，他也一起来大喊大叫，就在大喊大叫中，手舞足蹈，来拔牙。这样，牙病患者的病牙，总是能拔下来，总是能除掉病根的。但是免不了的一次疼痛，总也是疼得人实在钻心。因此，凡是叫格瓦拉拔过牙的人，虽然都治好了牙疼病，却总还是要忍不住骂他一句：“切——江湖郎中！”

这就是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战争的年代，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游击战时期，给战友们行医拔牙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古巴革命起义军中，几乎是人所共知的笑料和美谈，所以，当今天在领导核心的会议上，格瓦拉说到自己尚有拔牙行医激情不减的时候，与会的所有同伴，几乎都一起噙声地笑了开来。

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忍俊不禁，笑了一下，同时皱了一下眉头，看了格瓦拉一眼，说：

“切！既然如此，我问我们中间，谁是经济学家，谁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你为什么要举手呢？”

切·格瓦拉转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扬了一下手中拿着的一分文件材料，说：

“我正埋头看这个，关于组织武装民兵的文件，好像只听到您是问了一句，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学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我就举起了手来。”

卡斯特罗笑了，说：

“这就是你的事情了。既然你举起了手来，不管你是不是经济学家，有没有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反正，我们就这样定了，您，切·格瓦拉同志，要出任古巴革命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并且同时拥有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全部权力，不再另设财政部长，整个古巴革命政府和国家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和资金，要统统拿在你的手里，统统由你来管。”



## 切·格瓦拉

于是，切·格瓦拉便如此成为了古巴革命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

切·格瓦拉如此这般，把他如何当上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经过，向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和李先念，娓娓道来，有头有尾地说了一遍。

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饶有兴趣。

陈毅听得很兴奋，仿佛备受鼓舞。

周恩来和李先念，也都安详沉静地听着，他们有时还会心地交换一下眼色。

格瓦拉讲完了他出任银行行长的故事，但却引发了毛泽东也要说一个中国故事给格瓦拉听的谈兴。

毛泽东请格瓦拉再喝茶，再点一支烟，然后，他就挥起一只手来，用手指对准了在座中的李先念，回过头来，问格瓦拉：

“这位同志，你认识吗？”

格瓦拉笑了，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邀请我们来访问，邀请者用的就是他的名义，是李先念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前天一下飞机，他到机场来接，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俩一见如故。他说我们可以是忘年交。他比我大二十岁。”

毛泽东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用李先念的名义邀请您，是出于国家礼仪规格对等的考虑。你切·格瓦拉同志，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我们知道你事实上也是古巴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所以我们邀请你率经济代表团访华，用的是他李先念的名义，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而且还兼任着我们国家

的财政部长。他可是个大富翁哟，我们现在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吃喝穿戴，都由他来管，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可是所有的钱，所有的人民币，也都全装在他的腰包口袋里，谁都不敢惹他生气呢，谁惹了他，谁就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一块钱，因此，他可是个厉害人。”

毛泽东幽默诙谐的说着。

格瓦拉颇能理解地“嘿嘿”笑。

李先念只是板着脸，静静地听。

毛泽东接着说：

切·格瓦拉行长，与李先念部长，似乎也有相似之处。你们两个，真是天生的一对，很多地方大有相似之处。我看，这期间有一个产生的原因，就是你们俩个人，都有点儿少年得志的经历。”

毛泽东说着，弹弹烟灰，仍然主要是对着格瓦拉说话：“你，切·格瓦拉行长，你今年是三十二岁。你已经是古巴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是银行行长，起义军少校，了不起的够可以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位李先念同志，也是了不起的够可以。他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我们的红三十军军长，指挥着千军万马，而且到处旗开得胜，打胜仗，洋气的不得了。可是，其间，也有打败仗哭鼻子的时候，1936年西路军远征祁连山，他指挥的一个军打光了，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跑回了延安。跑到我那里，我们把他从军级干部一家伙就撤成了营级干部。不过，仍然还又给了他一个营的人马，让他带队深入到豫鄂边界去，那里是敌人的后方，让他到那里去再开辟根据地，发展队伍，后来，在那一带，他就靠一个营的人马作底垫，十年扩展成了三十万人马的中原军区，自然，他也又成了中原军区的司令员，于是后来，因为中原军区像一把钢刀插在了蒋介石统治区的腹地，

所以李先念也就成了那位蒋介石的心腹之患，非要斩尽杀绝之，于是，那位蒋介石，就派出了数倍于李先念部队人马的百十多万全副美式装备的大军，对李先念实行包剿。然而，结果呢？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李先念不是还在我们这里当财政部长吗？”说着，毛泽东一顿，接着又对格瓦拉说：“好啦，切·格瓦拉行长，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李先念打仗是一把好手，是一把硬手。如果他今天还在军队工作，当个司令什么的，我们是可以授给他大将军衔的，不过，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我们在成立人民政府之始，也为配置经济管理人才费过思量，后来成立财政部的时候，我们就抓了两个大兵来当财政部的部长、副部长，这两个大兵，一个是邓小平，一个就是李先念。邓小平当了我们的总书记以后，财政部长的头衔就落在了李先念的头上。不过，我们接下来可以说到的一点是，这个李先念，他也不是有资格的经济学家，似乎也谈不上有什么成为经济学家的激情，参加革命工作之前，他仅仅是一个小木匠，是个手工业工人，还没有你切·格瓦拉行长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学历和文凭呢。”

切·格瓦拉惊异地望着李先念，马上核对事实，问：

“是这样吗？李先念副总理，您真的是木匠出身吗？”

李先念把手一扬说：

“一点儿也不差。”

毛泽东接着更为风趣地对格瓦拉说：

“你看，格瓦拉同志，一点儿也不差吧？我们刚刚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时候，也是非常缺乏经济方面的管理人才的，虽然我们在夺取政权前的革命过程，长达二十二年，我们越到后来，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的长远战略，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还是嫌不够用的，于是，我们也只好抓来个大兵管钱。然而，事实证明，

我们这样的作法，没有什么不好。我们的李先念同志，把我们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就管得非常好。周恩来总理同志，对他这个财政部长，是非常放心的。而周恩来同志放心的事情，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我来说，就更没得什么用得着操心的事情了。”

亲切、友好、热烈的谈话，延续了很长时间。

经周恩来总理提示，毛泽东主席才说：

“噢，该开饭了。切·格瓦拉行长和古巴经济代表团的客人们来，我们是要请客吃饭的。切行长，请吧。”

毛泽东还是款款地拉着切·格瓦拉的手，走进了请客吃饭的餐厅。

落座以后，毛泽东用一句话，致过欢迎格瓦拉行长和古巴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的祝酒词，然后便开始举酒碰杯。接下来毛泽东非常高兴愉快地请格瓦拉来尝尝他所喜欢吃的油焖红辣椒。格瓦拉说：“谢谢毛主席，我有哮喘病的痼疾，不敢吃刺激性太强烈的菜。”毛泽东很遗憾地摇摇头，又用筷子挟起一块红烧肉来，放到了格瓦拉的盘子里，请格瓦拉尝，并说：“你尝尝这个红烧肉，可以补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格瓦拉高兴地吃一口红烧肉，他仔细地咀嚼着，品味着，摇头赞叹，赞不绝口，连声夸赞：“好吃！好吃！”

席间，热情友好坦诚的叙话，一直在延续着。轻松的话题，欢悦的笑语，一直是叙话的主干，但是，在这其间，也时不时地谈论着非常严肃的，郑重的重要话题，不仅仅谈到一般的国际形势，一般的国内建设问题，有的时候，谈话的题目很大，内容深邃，充满着哲学的理论意味，有的时候，谈话的题目又具体起来，谈到非常细微具体的事情，比如关于游击战的一些细节问题，经济建设中自立更生的各种具体办法。在许多回答中，周恩来、陈毅也

都作了较多的插话,只是李先念的插话不多,他脸上的表情,也总是严肃多于笑意。

格瓦拉来到毛泽东身边,仅就从年龄意义上说,他也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位最可尊敬的长者。毛泽东比格瓦拉年长三十五岁。何况,中国革命的伟绩,毛泽东关于革命战争,特别是关于游击战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和其他诸多理论问题方面的权威性解释和贡献,在全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无可置疑,在切·格瓦拉的心中,也拥有着备受尊崇的位置。在全心全意自视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格瓦拉的心目中,在二十世纪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排列在列宁、斯大林的名字之后的,在古巴革命后,在切·格瓦拉撰写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文章著作中,他的笔下,几乎总是这样排列着的。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起义军的组织完全统一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担任着起义军的总司令。劳尔·卡斯特罗担任着武装力量部部长。至于切·格瓦拉,在他担任了许多个古巴革命政府的行政职务以后,在革命起义军中,仍然保留着多个重要的军职,除了担任哈瓦那卡瓦尼亚要塞的司令之外,他还担任着最直接面对着美帝国主义前线的比那尔德里奥省军区的司令,同时,他还负责组建了古巴武装部队的训练部,并由他亲自来担任训练部长。这个训练部,实质上类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是专门对革命部队进行政治训练的机关。

早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的年代,切·格瓦拉在非常突出地显示着诸多方面杰出的才能的时候,他就尤其突出地显示出了他是古巴革命意识形态专家的才能,尤其突出地显示出了他是革命理论和思想热情宣传家的才能。经过菲德尔·卡斯特

罗的授权，古巴革命的第一张油印小报《自由古巴人》，是由切·格瓦拉创办的；使用着最简陋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古巴革命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也是由切·格瓦拉创办起来的。

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组建起古巴革命起义军的训练部以后，格瓦拉深知宣传载体如喉舌的重要，他马上着手创办起了两种刊物，其中一种是思想政治理论性刊物，刊名定为《绿橄榄树》，另一种革命的文艺性质的刊物，刊名为《波希米亚》。在这属于训练部的两种刊物创办起来以后，格瓦拉在国事活动和军政事务缠身极为忙乱的状态下，仍然成这两种期刊的最积极热情的撰稿人，他把大批的文章、随笔，包括一些理论性的探讨问题的文章，都发表在这两种刊物上，其中包括《游击战》的长篇论文，和《革命战争随笔》，有许多长篇理论文章，具有很高的理论思想水平，比如1960年10月5日发表在《绿橄榄树》的长篇文章：《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的笔记》，就极富广博的内容和深刻的理论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格瓦拉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伟大实践和贡献，就进行了非常精辟独到的理论叙述。

由此可见，1960年，三十二岁的切·格瓦拉，不仅仅是古巴革命的杰出英雄，不仅仅已经是一个世界有影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他显然也还已经是一个思想深邃的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这样一个人物，当他万里迢迢，终于来到了他久已敬仰，渴慕至深的伟大的毛泽东的身边，他会有多少热切的思想，和他正在思考中的实践中的问题，想与毛泽东请教和研讨呢？

格瓦拉十分宝贵和珍惜毛泽东接见他和他率领的经济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每一分钟，多少思想交流，感情交流和理论交流以及种种见识的交流，似乎比世界上任何江河的交流都更为激越。

## 切·格瓦拉

无疑，毛泽东和格瓦拉，这两位年龄相差三十五岁的伟大革命家的会见的时刻，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令人不能忘怀的珍贵的时刻。

时间不能无限的延伸下去。

毛泽东的接见和宴请结束了。

切·格瓦拉依依不舍地告别毛泽东。

毛泽东坚持走到丰泽园的院外来，送他衷心挚爱的贵宾登车离去。

毛泽东目注着格瓦拉的座车绕着中南海内瀛台之滨的湖海离去。格瓦拉的座车消失在新华门方向的那边，他还站在他站的地方，默立了许久、许久。

无疑，这一位当时已经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他也由衷地珍视着与这个三十二岁的古巴年轻的革命家的会见。

陈毅元帅冲着格瓦拉喊“我的小同志哥哟！”

周恩来总理笑了

1960年12月1日。

从11月17日开始，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在中国辽阔的国土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进行了为时半月，紧张繁忙的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

切·格瓦拉，不仅作为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团长，而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且被中国人民视作是古巴人民伟大代表的古巴革命英雄，他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受到最为隆重的，最为热烈的欢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热情地接见并设便宴招待了切·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

周恩来总理，数度参加了正式欢迎会和宴会，并且，在格瓦拉访问中国的整个时间内，始终关注着他的访问，与他保持着联系。其间，格瓦拉在北京参加的一些未经报道的非正式活动，周恩来总理也抽出极为宝贵的时间陪同了格瓦拉。访问美国女作家兼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时候，周恩来也热情陪同了切·格瓦拉。

在周恩来欢迎和陪同格瓦拉的时候，威名响彻全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几乎也是回回不离周恩来总理的身边，总是热情奔放地与周恩来一起出现在格瓦拉面前。

而且，这位每次都热情奔放，总是身穿军装佩带着元帅军衔出现在格瓦拉面前的中国外长，似乎总是对切·格瓦拉表现出一种不失尊敬的特别的亲切和喜爱。

最意味的是，陈毅不像周恩来。周恩来明明能够娴熟地操用法语对话，而且格瓦拉曾经试图与他用法语来对话，以便直接交流，无须翻译的转述和劳动，但是，周恩来总是绝不主动地操用法语。而陈毅大不相同了，他几乎一有机会，便和格瓦拉操用法语对话。而且，有的时候他们两个，会长时间地用法语交流和对谈。

格瓦拉的父亲林奇先生和她的母亲塞莉亚女士，都是阿根廷人，但他们也都是欧洲移民的后裔，祖上都是欧洲贵族的血脉。在阿根廷生活着的西班牙贵族移民，多少年间似乎都立下了传统，从来都十分崇尚法语的学习和使用。格瓦拉在幼年的时



候,父亲母亲都有丰厚的遗产继承,家庭生活十分富足,所以,在格瓦拉少年和进入青年的时期,都受过极为良好的教育,他掌握使用法语法文的能力和水平,不低于他操用西班牙语言文字的水平和能力,用法语会话,自然了无困难。

陈毅比格瓦拉年长二十八岁。他们的出身家庭背景,很有相似相近之处。陈毅是出生中国四川省的至乐县,早年家中,也是极盛资产土地的大户,所以陈毅在青少年时期,也有条件受到过最良好的教育,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后来留学法国,学习文学,但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教育,半路出家成为矢志不移,最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军队的元帅和外交家。

只是,职业革命家也好,革命军队的元帅也好,虽然多年戎马倥偬,战斗生涯,但是他的才学文化水平,仍然总是在日增月进,他所熟练掌握和操用过的法文法语,自然也是分毫不忘的,即使在战争年代,在指挥大战的幕帐里、马背上,密林中的篝火旁,或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他当上海市长,华东军区司令员,以至现在当着国务院的副总理、外交部长、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忙得几乎完全是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却仍然常常会“我以一闲对百忙”,插空抽暇,偷闲阅读着法文原版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小说和剧本。

所以,陈毅的法文法语水平,现在用来与格瓦拉直接交流和对话,自然还是绰绰的有余,完全可以应对裕如的。

有一天,陈毅忽然操着法语,直接向格瓦拉发问:

“格瓦拉同志,我知道你们古巴革命领导核心,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是最高司令官,是总司令。知道劳尔·卡斯特罗少校,是分管国防,内务和军事情报工作的,而你切·格瓦拉少校,

也不仅仅是国家银行行长，不仅仅只管着经济事务，事实上你还负责分管着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和外交工作。因此，你这次率经济代表团来中国，主要是要谈经济方面的事宜。但是，你作为古巴革命领导核心外交方面的负责人，我作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在外交工作事宜方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也可以进行一下非正式的交流。”

格瓦拉立刻非常高兴表示，作为他本人，他非常希望得到这样的机会。

格瓦拉说：

“我是知道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的。是您和邓小平同志与刘伯承元帅，一起领导了世界著名的淮海战役。斯大林认为，你们指挥的六十万人民解放军，纵横捭阖，在一场战役里，一举歼灭了八十万全部美国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简直是奇迹。我们古巴的同志们，也认为绝对是奇迹。同时，这奇迹对我们当年在战争岁月中，不仅具有鼓舞的力量，而且几乎还有着非常直接的重要的启示和影响，如果我们没有受到你们的启示和鼓舞的因素，我们似乎也就不敢想象我们古巴革命的起义军，仅仅有四百名战斗员的时候，就敢于和美帝国主义也是武装到牙齿的巴蒂斯塔四万反革命军队作战，并且战胜他们，消灭他们。”

陈毅元帅笑着说：

“是啊，我的小同志哥哟，你们在古巴革命战争中所创造的奇迹，我们也是清楚的。我还知道你切·格瓦拉少校指挥的号称“西罗·雷东多”的第八纵队，在夺取圣克拉腊市的战役中，就指挥你全纵队的一百四十名战将，一家伙就打败和消灭了将近一万多名用坦克车、装甲车和重炮装备起来的巴蒂斯塔反革命军队。你们在革命战争中创造的奇迹，也是令人不敢想象的，是令

我们惊异和佩服的。因此，你们的奇迹和胜利，对我们当然也有重要的启示和鼓舞。咱们完全可以彼此、彼此啦。”

陈毅说着，幽默起来，拍着格瓦拉的肩膀。

顿了一下，陈毅还又郑重补充说：

“只是，小同志哥哟，以后你再谈中国的淮海战役，不要忘了邓小平是主帅，刘伯承和陈毅元帅只是副帅，而还有两个重要的指挥成员，一位是粟裕大将，另一位是现在我们党的政治局委员，也是国务院的副总理谭震林同志，如果授军衔，我看他也能有资格被授予于大将。”

格瓦拉赞叹地说了一句：

“中国的英雄实在太多了。所有你们这些英雄，实在是太伟大，太了不起，太厉害了。”

陈毅双眼圆睁说：

“你们古巴的各位英雄也够伟大，够厉害的呀。单说你格瓦拉同志，小小年纪，巴蒂斯塔军队反革命的上校们、将军们，听到你的名字便望风而逃。美国佬，他们就怕卡斯特罗。你和劳尔，也是他们最害怕的对象。而且，令我奇怪的是，苏联的大干部米高扬，他是苏联的三朝元老，在列宁时期已进入苏共中央领导层，斯大林时期，也是重要领导成员，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掌权，他还是赫鲁晓夫的重要伙伴和帮手。但是，令我们奇怪的是，这样一位苏联的老资格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怎么和你格瓦拉同志打过了一番交道，也就怕起了你来呢？听说，他是苏联的亚美尼亚人，他还送给了你一个亚美尼亚外号，是吗？”

格瓦拉“嘿嘿”地笑起来，说：

“元帅，您知道的事情真多，而且真快。事情是确有这种状况的。那是米高扬来古巴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

特罗,以及我本人,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和这位米高杨同志举行过会谈,谈政治问题,也谈经济问题。我们有一些交锋,米高杨同志经常提到苏联方面的一些想法和他本人的想法和看法。我们呢,我作为会谈的发言人之一,也理所当然地谈到我们古巴的立场、观点和我们对一些事物,诸多事物事件的想法和倾向。我们在会谈中,有一些事情,是能够有共同点,共同语言的,但也有一些事情,是存在着差距和不同意见的,这本来是正常的,我们完全可以展开平等的讨论甚至争论,以期辩明是非,缩小差距,达成共识,但是,苏联的同志,也许是米高杨同志更为如此,无论在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似乎没有可以接受别人争论的耐心和习惯。于是,在有些方面,我们能够谈得拢,有一些方面,我们就怎么也谈不拢,谈不到他规定或者企求的点子上去。于是,在后来有一次的会谈中,米高杨同志就瞪着眼睛,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说:‘切·格瓦拉少校,我知道古巴的同志们,都管你叫作切,可是,你知道切在苏联亚美尼亚语中,是什么意思吗?在亚美尼亚语中,切就是不!在兄弟国家,我很少听到与苏联的代表说不了的人,希望你以后也改变一下你的名字,不要再叫切,不要再说不了。’我当时就回答米高杨说:‘这是不可能的。切,是古巴革命赋予我的称号,也是古巴革命赋予我的骄傲和光荣,我是不能改掉这个名字的。’当时,米高杨气恼的很认真。可是菲尔德·卡斯特罗说,我对米高杨同志的回答,他是十分赞赏的。他说,‘我们古巴人,既然经过革命赢得了自由的古巴人,如果是违背古巴人民自身的需要,我们在不管任何国家,任何人面前,都要敢于大声说出一个‘不’字来,绝不能唯唯诺诺,含含糊糊,苟苟且且,模棱两可。’”

陈毅元帅听着,猛然击掌,仿佛要吼喊似的说:

“好！切·格瓦拉少校，你们太成熟了，太了不起了。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原则绝对没有苟且过。我们在毛泽东同志以及他的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从来是顶天立地的站着，坚持着自己作自己的主人、我们是绝不含糊的，但是，特别自觉起来，特别认识到独立自主原则的必要，珍贵和重要，也还是经过教训和时间的。不过，在这一点上，你们古巴的同志，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达到了高度自觉的水平，这是值得我们佩服和尊敬，我们是完全可以引以为知己的。”

陈毅总是非常坦诚而又非常直率地与格瓦拉谈话的，这位著名的中国元帅和著名的古巴少校之间，似乎绝不存在着任何隔阂，他们总能借助法语，来推心置腹地融洽交流。

在这一次的谈话和交流中，接下来的谈话内容是：

“格瓦拉少校同志，既然阿·伊·米高扬同志告诉过你，你的名字‘切’，在苏联的亚美尼亚语中，就是‘不’的意思，你愿意听听我给你说说，你的这个‘切’，在中国话中，包含着的是什么意思吗？”

格瓦拉兴趣盎然，马上睁大了眼睛，向陈毅发问：

“在中国话中，我的这个‘切’，会是什么意思呢？”

陈毅说：

“在中国话里，你的这个‘切’，相当就是一‘好’的意思。比如，亲切、热切、挚切，特别切近。等等，反正一点儿也不会包含着‘不’的意思。只能是包含着‘好’、‘近’、‘妙’、‘切切重要’这样的意思。”

格瓦拉非常欣喜的笑了起来。

格瓦拉非常感动，又非常得体地，接下来对陈毅说：

“元帅同志，确实的，我对中国人民的挚情，我对您和所有中

国领导人所给予我的，也是给予革命的古巴人民的真正的挚情和温暖，我们确实是永远也不会说出一个不字的。我的名字‘切’，确实永远会对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革命英雄们，包含着切切的尊敬和挚爱，切切的深情的。”

无疑，在格瓦拉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过程中，陈毅元帅，这位中国的外交部长，自然也成了格瓦拉感情特别贴近的一个朋友。

陈毅元帅和格瓦拉少校时间最长的这次满怀挚情的非正式谈话，是在格瓦拉来到中国访问时的第五天的工作晚宴后进行的。

那是在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并招待格瓦拉以后的又三天，是在11月21日的晚上。

毛泽东主席接见并便宴宴请格瓦拉的第二天，10月20日，是个星期天。周恩来总理，曾经提出建议，请长途跋涉，远道而来，辛苦劳顿的古巴客人们，休息上一整天，可以看一看北京的街景，也可以请李先念副总理陪同，游览一番长城。

可是，格瓦拉却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毛主席的伟大诗句，在我们古巴领导层的同志们中间，是最长用的，最响亮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实际上谁也没有见过长城。所以，我来到中国，去游览长城，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必须是在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后，在有余暇的时候，才能办这件事。在最主要的工作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即使是在休息日，也是不想休息的。”

由于格瓦拉这样坚持，11月20日这个星期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也不得不在假日加班工作，率领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与切·格瓦拉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一起在这一天进行了极

为紧张的，精神高度集中的，十分劳累的工作谈判。

参加会谈和工作谈判的，除李先念、格瓦拉分别率团之外，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外贸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卢绪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古巴方面参加的有外交部行政副部长艾克托·罗德里格斯，外贸银行总经理阿尔贝托·莫拉少校，埃迪·苏纽尔少校，古巴驻中国大使皮诺·桑托斯。

国家政府间的正式谈判，是丝毫不能含糊的，特别是经济贸易谈判，常常需要一分一厘地计算，而且，包括易货贸易汇率比价，付款方式，付货方式，保险保证，等等方面，非常复杂，有的问题经常会包含着复杂的微妙。

在谈判中，格瓦拉严肃、郑重、严谨、一丝不苟。他在会谈中首先强调的，是用郑重而诙谐的幽默语言表达出来的。他说：

“我们向伟大中国推销的货物，首先可以是大量的，其次可以说是最甜的，这就是我们古巴最丰富，最美好的结晶：糖。同时，我们还带来了一些钱，而且，我们带着的是，世界可以流通的美元。坦白的说，也是实实在在地说，我们古巴革命胜利为时不久，古巴是个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岛国，因此，我们还是很穷的，我们的国有资金没有大量积累，十分有限，所以，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比索掰成两半来花。我们来到伟大的中国，我们决不想装扮成任何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的样子，然而，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必须比世界上的任何富商都要会计算和聪明。我们来中国要花的钱，绝对的要求要花在绝对的点子上，我们必须学习中国多、快、好、省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力图争取达到，少花钱，多办事，快办事，办好事，而且要特别省，总之必须把钱花好，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是我们的期求，也是我们的原则。”

格瓦拉侃侃而谈,接下来他提出一些贸易指标,以及一些购买成套设备的具体项目。

木匠出身的,军衔可以是大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大学或者军事研究院,但终成杰出的军事家,没有上过什么金融大学,没有什么经济学博士的头衔,但是在理财中学习理财,无疑早已成为了最富资格和能力的理财能手和经济学家。

他从容沉静,一身苍山秋湖般的大将风度。他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格瓦拉的陈述,倾听着格瓦拉顾问们的具体谈项,错综复杂的贸易往来汇率计算,一宗一宗,一项一项,这一项千万那一项百万。我来你去,你进我出,令人厌恶的抽象的数字统计和计算,搅得任何人似乎都会发烧和头疼。

然而,所有这些大帐小帐,经济数字,在李先念的胸臆间,似乎不过是来去几多营团的兵马接受检阅似的,他指挥起来,发布任何指示和命令,不过三言两语也就是了。

谈判进行的时间超过了十个小时,是分上、下午两段进行的。

李先念最后的发言,言简意赅的简直令切·格瓦拉几乎大吃一惊。李先念说:

“切·格瓦拉少校,我们这一次的贸易谈判,来往贸易额一共不过六千万美元,你们放心好了,我们愿意保证你们的任何一美元,都不会打了水漂儿!你格瓦拉少校想吃亏,我李先念也不让你吃亏。”

谈判是在严肃的气氛中开始的,但是结束,却是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结束的。

国务使命和工作任务有了头绪。格瓦拉向李先念表示,接下



来可以客从主便了，接下来的活动，便可劳请中国的同志们进行安排了。

这样，到了1960年的11月21日，北京各界群众一万多人，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古巴人民的英雄代表切·格瓦拉和他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周恩来、陈毅、李先念陪同格瓦拉参加了大会。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以《觉醒和团结起来的古巴人民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革命目标》为题，发表了庄严的声明和热情洋溢的讲话。在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切·格瓦拉少校以天才的演说家的姿态，以《古巴人民通过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击败了敌对集团和它的帝国主义分子》为题，发表了昂扬激奋的讲话。

他的讲话，引起了至为热烈的反响，特别富有感召力，给人们带来的鼓舞和激励，是非常巨大的。

大约正是这样一种因素，在那一天的欢迎大会结束，在工作晚宴结束以后的饮茶室里，陈毅元帅充满挚情地用可以直接交流的法语，与格瓦拉进行了情深意重，语重心长的，然而非正式的，也可谓是忘年之交，兄弟的攀谈。

从11月22日开始，格瓦拉和他的经济代表团的成员们，更为紧张繁忙地开始了参观和考察活动。

古巴革命领导核心的最主要的成员们，以他们无可置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早在古巴革命星火初萌，还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游击战争的年代，就已经提出了在古巴实行土地改革的问题。就提出了农村改革的设想。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们最初下最大力气要抓的主要问题，就是古巴的土地改革问题。在最初工作的阶段，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曾参加过全国土改委员会的工作，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刚刚成立不到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半年的时候，格瓦拉就受卡斯特罗指派，到亚、非诸多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考察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的问题。对土地改革和农村建设，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怀有着极为强烈的兴趣。

现在，切·格瓦拉来到了中国，格瓦拉在完成主要出使使命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就提出要求，希望让他马上去参观和考察一下中国农村

他的要求，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能够令他满意的回应。

格瓦拉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红星人民公社访问，参观和考察。

切·格瓦拉，在这里同样受到极为热烈而热情的欢迎。社员们敲锣打鼓地热情欢迎他的到来。在欢迎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打着小旗的小学生甚至还有幼儿园的孩子。孩子们都亮着银铃般的嗓音，呼喊着重情的口号，非常有节奏地呼喊：“古巴西、洋基诺！”“古巴西、洋基诺！”（西班牙语：“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切·格瓦拉热情地摸着孩子们的脸蛋儿，还伸出手来，热情地和幼儿园的孩子握手。

孩子们看着切·格瓦拉笑。

孩子们似乎没有一个人，对这个高高大大，壮壮实实，长着大胡子的外国军人，感到陌生和害怕，没有一个孩子感到羞怯和紧张。

格瓦拉忽然发现一个大约有五六岁年龄的小女孩，热情地看着他，伸着小手，希望和他握手。

格瓦拉忽然满身滚热，他的心几乎“砰”“砰”跳出了声来，他猛得感觉，这个中国小女孩，怎么这么像他自己的女儿小伊尔达呢！

格瓦拉抱起这个小女孩来。

格瓦拉认定这个小女孩儿不过五岁，一定正好与他的女儿小伊尔达一样大。

他想亲一亲这个小女孩儿。

但是，他又怕他的大胡子会叫他所抱着的这个白白净净笑脸圆圆的小女孩儿感到讨厌。

可是，正在格瓦拉如此犹豫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小女娃儿，紧紧地搂住了格瓦拉的脖子，把她苹果一般可爱的小脸蛋儿埋在了格瓦拉的连鬓胡子里。

格瓦拉一时眼热，眼睛里晶莹地转起了泪花儿来。

接下来，格瓦拉听取了红星公社的共产党书记和公社一位女社长对公社情况的介绍，他参观了几个村子的社员家庭，正在平整的土地，和菜窖、畜棚、养猪场、养鸡场和养牛场。

最后，他和他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在一间社员食堂里，受到了便饭招待，有很好喝的小米粥和棒子面粥，枣儿白面馒头和玉米面的黄金塔，还有白菜粉条猪肉炖豆腐，好香啊！格瓦拉吃得汗流满颊，吃喝的十分愉快。

红星公社，给格瓦拉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好的印象。

参观过红星公社。第二天，格瓦拉又被安排参观了北京城区公社的宣武钢铁厂，同一天又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嗣后，在湖北省的武汉市，格瓦拉还兴趣盎然地参观过另外一个小钢铁厂。格瓦拉是个多才多艺的有心人，他的兴趣广泛，有着非常广博的关注和爱好，他尚文好武，关注国计民生，似乎也是他的天性。

在古巴革命还处在游击战争的年代，在开辟为时不久的马埃斯特腊游击区，在革命武装的势力还相当弱小的情况下，为了解决种种方面的困难，格瓦拉在成为一个纵队的指挥员以后，不

仅一方面打游击,不间断地寻找战机投入战斗和发展扩大武装兵员,他同时还在游击区困难的情况下,组建筹办野战医院,组建筹办军用鞋帽被服厂,组建筹办为起义军将士所需雪茄烟的卷烟厂,同时,当然也还筹办了制铁厂和修理武器,制造手榴弹的兵工厂。

格瓦拉对兴办世界上的任何必要的有益的事业,几乎都有无穷无尽的兴趣。

离开北京赴外地参观考察时,第一站到达的地方是中国的陕西省省会西安。来到这里,格瓦拉最想去的地方,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进行伟大革命的红色中心圣地延安。只是因为延安飞机场正在翻修跑道,飞机不能降落,而坐汽车又太浪费时间,为了不失时机赶到四川去验看古巴经济代表团来中国准备购置的成套设备,格瓦拉不得不遗憾地放弃对延安的访问,匆匆忙忙又飞向了四川的成都。

四川省省长李大章,成都军区领导人韦杰中将,到成都机场热情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临离北京之前,陈毅元帅曾经向格瓦拉特别推荐过,说四川是一个特别好耍的地方。陈毅元帅还告诉格瓦拉说:

“我就是四川人。”

格瓦拉马上赞叹地说了一句:

“吓,这是个出过元帅的地方罗!”

陈毅不无骄傲,同时又幽默风趣地说:“何止是出过元帅。中国现在的十个元帅,有四个是从四川出来的。这里边有朱总司令,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司令员,还有我,邓小平是我们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如果授给军衔,他也当然是个元帅。”

格瓦拉说:

“我听说在四川，还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名字叫诸葛亮，是吗？他当然也是四川人了？”

陈毅一挥手说：

“哦，这可不敢掠美。诸葛亮是从四川沿长江出川之后的南阳人。但是，他的最辉煌的战斗和工作的岁月，是在四川度过的。他文韬武略，出将入相，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他是蜀国的文丞相和大将军，是蜀国政权的顶梁柱和栋梁材，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蜀国的建设和开拓，呕尽了心血，费尽了力气，始终忠贞不二地贡献出了他的全部力量和才智，因此，是一个中国历史上被视为贤哲的圣人。”

什么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格瓦拉有些听不懂。好不容易，陈毅也费了一番思量，把这八个字用法语翻译出来，再解释给格瓦拉听，格瓦拉才完全理解明白了这八个字的含义。

格瓦拉觉得这八个字分量很重。他体味着这八个字，沉默下来，好像思量了很长一刻时间。

接下来，陈毅说：

“切少校，如果你对诸葛亮特别感兴趣，你到了成都以后，你还可以去看上他一下。成都有个武侯祠，在那里还供奉着诸葛亮的塑像，那里也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诸葛亮的生平。”

格瓦拉说：

“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任何博物馆，我都有兴趣去参观，何况是关于诸葛亮的博物馆，我是一定要去的。中国真是伟大的国家，到处都有叫人看不够的伟大博物馆。‘不到长城非好汉’，我终于攀登了长城。长城真是一个伟大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确实的，登上中国的万里长城，才真正知

道了中国人民力量的伟大，完全是顶天立地的，我在北京还终于参观了关于封建皇帝的博物馆。我参观了十三陵的地下宫殿，真是可怕的封建主，他建造墓穴的工程，完全可以建造最少一个大学城，最少十座大医院。我还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博物馆，真是非常感染人，教育人和鼓舞人。我们在哈瓦那，也非常想建造一个古巴革命的博物馆，以教育古巴人民，感染古巴革命的一年轻一代。我们对把建造博物馆作为向人民提供学习的场所进行精神升华和训练的场所，也是非常积极性的。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我们最早兴办过的一件事，曾经是在哈瓦那，建造了一所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文学大师海明威的博物馆，因为，海明威虽然是美国作家，但他长期在古巴居住过。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代表作品《老人与海》，写得就是古巴的渔民，写得就是饱经风霜洗礼困难和挫折折磨但是始终顽强不屈越战越勇绝不泄气绝望的古巴人民。我很喜欢海明威的文学作品。我还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真是了不起的精采的小说。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也十分喜爱海明威的小说。卡斯特罗年轻时候，作为哈瓦那大学的学生，还曾相识过海明威，那是在一次钓鱼比赛中，卡斯特罗获得了冠军，主办比赛的有关方面，特别请海明威来给获胜者发奖，他曾经亲手奖给过菲德尔一条非常壮观而且肥大不小的马林鱼。总之，我们对海明威这个作家很尊重。虽然他也是美国人。但我们对美国的好人、优秀的人物总是也能够绝对尊重的。何况，海明威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崇高的文化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世界财富。古巴人民同样要特别珍视它，并且绝不放过可以被它感染和亲近他的便当机会。所以，我们在哈瓦那，建造一座海明威博物馆，就在他曾经在哈瓦那生活和居住的房屋子里，是理所当然，也是举手之劳的大好事。”

格瓦拉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关于博物馆的论题。他的意思，无疑是向陈毅元帅表示，在他到达四川成都的时候，他是一定要去看看陈毅元帅向他推荐的诸葛亮博物馆武侯祠的。

陈毅对格瓦拉的聪敏好学的广博胸怀，实在特别欣赏。他听罢刚才格瓦拉的一席话，知道了格瓦拉是如此重视和喜欢参观博物馆，于是，他马上想起来，格瓦拉去成都，还可以也应该到另外一个博物馆去参观一下，看上一看。

于是，陈毅接着又对格瓦拉说：

“既然你这样爱看博物馆，到了成都你参观诸葛亮的武侯祠过后，你还不妨再去参观一下诗人杜甫的草堂纪念馆。那一天，毛泽东主席，不是向你推荐过中国的三大古代诗人吗？他们是屈原、李白和杜甫。成都的杜甫草堂，就是纪念杜甫的博物馆。和你们在哈瓦那给海明威造的博物馆一样，就是在杜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建造起来的。毛主席向你介绍的杜甫的佳作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是在那里的草堂里写下的，所以你一定还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杜甫的诗，确实是很了不起，很伟大的。你曾经向毛主席发问他是不是中国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回答是不是。但是，要我说，他当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中的一个。我们现在的大诗人，也还多得很，我们有一位郭老，郭沫若同志，你来北京，欢迎你的晚宴上，你们见过了。他是我们当代的大诗人。他写的诗，惊天地泣鬼神，实在了不得。但是，他和毛主席，他们写的诗，受屈原、李白的的影响较大，他们都有李白、屈原浪漫和浩放的诗风，写得长江大海，波澜壮阔。可是，我们也还有一些大诗人，他们写的诗，是很注意向杜甫学习的，我们的朱德元帅，我们的总司令，他写的诗，就颇有杜甫诗的苍山云海般的苍劲。我们的董老，董必武副主席，也是诗人，他写过一句诗，叫做：‘学诗当

学社，学书当学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写字，练中国的书法毛笔字，要学颜体。什么是颜体字呢？颜体字是中国唐代的一个非常严正爱国忠厚老成的大将军留下来的字体，他的字体写得十分厚重有力，磊落峻峭，字如其人。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毛笔字就是人化地学习着他的字体。这种字体是十分堂正和壮观的。所以，我们的董老说，要‘学书当学颜’。至于说‘学诗当学杜’董老就是推崇，学习写诗，可以选择诗风古朴的杜甫作为学习的榜样，由此，你就可以知道杜甫诗作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了吧？我们的董老，董必武副主席，学习杜甫的诗风气韵写诗，就完全进入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当然，我们还有许多诗家，学习杜甫，还可以特别告诉你一个可以注意的人是，我们现在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他写的诗，也颇有杜甫的松树一般的风格，苍劲峻雄得很哩！……”

陈毅给格瓦拉侃侃而谈又介绍了一番这样的中国人学诗学书的情况。

只是，陈毅当然也还向格瓦拉打了埋伏，没有向格瓦拉介绍他自己也是一个诗人，而且也是一个崇尚学杜的诗人，也没有向格瓦拉披露，他不仅是元帅，而且还是中国十位元帅中，唯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由于有陈毅元帅的推荐和介绍，他飞抵四川成都以后，当然惦记着要参观武侯祠和拜会杜甫草堂。

不过，在陈毅元帅向切介绍武侯祠和杜甫草堂之前，格瓦拉这次来中国的谈判对手李先念，也特别向格瓦拉介绍过一个来到四川可以特别参观见识的地方，这就是成都到重庆之间的一个小城市：内江。

李先念对他说过：



“切少校，你一定要到四川的内江去看看哟。中国北方的气候，日照和年温度，不具备甘蔗生长的条件，但在中国的南方，那里的许多地方，和古巴的气候相近，是可以种植甘蔗和具有种植甘蔗的传统的。在四川的川南，我们就有大片的甘蔗田，因此，我们就在四川的内江市，造了一个制糖厂，在那个制糖厂里，可以生产质量相当好的糖，而且，那个制糖厂的设备，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出来的，最大的特点不是黑大傻粗，而是轻巧实用、物美价廉。那里同样的成套设备，中国政府可以向古巴政府尽其所需地提供同时提供保障，可以保修、保退、保换，可以试用和赊销，中国人民可以向古巴人民无私地提供最优厚的条件，我们知道你们古巴独立以后，善于发展国民经济，善于发展生产力、善于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不仅仅种植甘蔗，还力争迅速地发展制糖工业，所以，我们坦诚向你们推荐中国的物美价廉的制糖成套设备，在购买之前，你们可以进行充分的考察和检验。”

格瓦拉对李先念副总理这样的提示，当然是首先要重视起来，铭记在心的。

所以，格瓦拉率领着古巴经济代表团的成员，其中包括技术专家，在到达四川成都以后，不及参观游览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首先就非常急切地直奔内江而来，并且，在到达内江后，便马不停蹄地直接插足到内江制糖厂来，非常内行而一丝不苟地对内江制糖厂的全套设备和制糖流程，以及糖产品，进行了十分全面的考察。在一些工人的劳动位置上，格瓦拉甚至亲自动手，进行了操作，并且，他还和这里的工人、技术人员，进行了亲切的相当长时间的交流和谈话。

他对内江糖厂的所有制糖设备都是中国生产的状况，十分

赞叹。他在和许多工人的谈话中，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仅仅在不久之前，还是耕种庄稼的农民，是农村的公社社员，他对这一点尤其鼓舞，也许他是马上联想到回到古巴以后，他也可以不用发愁和犯难地把一些种甘蔗的农民培养训练成制糖工人，可以把中国这里的情况引为先河吧。

参观考察完内江糖厂以后，格瓦拉和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又参观了储运甘蔗的内江码头。这里的装卸设备，几乎都是小型的，许多农民在卸下小船运来的如同小山一般的一船甘蔗时，几乎全是凭着赤裸着的青铜般的背膀来肩挑。格瓦拉惊异形体轻巧矮小的四川社员们，怎么会有那么惊人的完全可以说是移山填海的力量。

从内江码头回到内江市区的时候，路过了内江铁厂。这里的陪同格瓦拉参观考察的内江市的负责人，对格瓦拉说，这个内江铁厂，是从一个铁匠作坊发展起来的。负责人还告诉格瓦拉说：

“切·格瓦拉团长，你刚才看过的内江糖厂的有一部分设备，是在武汉和上海生产制造的。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些部件出了毛病，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再拿到上海或武汉、重庆去修理兑换，而是完全可以不出内江，就拿到这个小小的铁厂来修理甚至重造。我们这里有的是不比诸葛亮差许多的能工巧匠，他们很有办法。”

格瓦拉一听负责人如此介绍，立刻便又激起参观内江铁厂的热情和兴趣。他眼睛闪闪发亮，简直激动不已。他说：

亲爱的内江的同志们，李先念副总理指点我来到的这个地方，真是个好学习的好课堂。你们中国自己制造的制糖成套设备非常实用而且轻巧。非常适合我们往古巴搬运，你们的人民肩挑背扛的精神，永远会启发我们用同样的精神去艰苦而愉快的劳动。

内江的一切，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令我感奋而永远难忘，现在你们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说是才能神力的制铁厂，这样的神奇的去处，你们应该允许我参观。”

格瓦拉恳切地提出了参观内江制铁厂的请求。

然而，内江的中共市委书记和市长却犯难起来。

市委书记说：

“啊呀，要不得。古巴同志们从早上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七个钟点，不吃不喝，一直在辛苦劳动，在工厂码头上考察参观，该是说筋疲力竭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让尊贵的客人们在我们内江饿着肚子办事。所以，内江铁厂就不要参观了。还是请回到内江宾馆，先吃饭解决肚子的问题吧。”

内江市的市长，也说了类似的话。

一直陪同格瓦拉和代表团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的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也同意内江市地方领导人的意见，希望格瓦拉客随主便，还是先回到宾馆去用餐和休息。

但是，格瓦拉却坚持，一定要看看内江铁厂。

内江市的同志们进一步强调：

“不行，不行，格瓦拉团长，我们的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你在我们内江停留的时间，从现在算，只剩下两个半小时了，必须先去看餐，用餐后稍事休息，你还要准时坐船返回成都，四川省委和省政府，还准时要在今晚欢迎格瓦拉同志以及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呢。”

内江的同志说的很恳切，很坚决。

但是，格瓦拉忽然笑了，显得特别轻松起来。他说：

“你们是怕我饿肚子，才不让我参观这个制铁厂呀？我以为中国同志，也会有什么秘密武器保存在这里，不让我参观呢？既

然仅仅是考虑到饿饭问题,我看,这不是问题,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已经度过多少饿饭的日子,现在,为了巩固胜利和夺取更大的胜利,我们仍然必须准备绝不拒绝饿饭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同志们,我还是衷心地请求,请你们同意安排我进入内江铁厂参观,你们准备好的午餐,我看可以免掉啦,让我们回到成都再补上吧,可以吗?”

格瓦拉的请求是如此坚决。内江的同志们实在难于拒绝他,只好推迟了开饭和招待会的时间,一任格瓦拉和他的代表团进入到比铁匠作坊大不了许多的内江铁厂来参观。

内江的同志们,以为这间铁厂简陋,格瓦拉看一看就会失望的。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在内江铁厂打造砍刀的铁匠风火炉旁,格瓦拉一见打造的正是砍甘蔗的大砍刀,他立刻竟也痴迷起来,看个不够,不停地蹲下来用手摸试着砍刀的钢口,他像欣赏艺术品似的,看着内江的铁匠师傅们淬火的方式和淬过火的刀片。

陪同参观的中国同志再三催促,格瓦拉却仍然津津有味地在这个弥漫着焦烟和火星气味的简陋的铁厂里,滞留了足足两个小时,什么事情都询问了个有头有尾。

其间,他和一个铁匠师傅谈话。他拉着这位铁匠师傅的手掌,翻来复去地欣赏地看着,其后说出来的一句话是:

“一样的。我们古巴的工人,农民,也会像你一样,成为工匠,成为了了不起的工程师的。”

参观考察内江铁厂,一直迟滞到格瓦拉一行行将坐上返回成都的班船还剩半个钟点开船的时候,格瓦拉才兴致勃勃地离开了这个小小的制铁厂。

内江市的负责同志们,没有特别的办法,只好把饿了几小时肚子的尊贵的客人径直送到内江的班船码头,在码头上的客运

## 切·格瓦拉

休息室里，他们请行将离去的格瓦拉和他的代表团成员，每人吃了一碗码头上小食店里出售的一种小吃：懒汤圆。

令内江市的同志们欣慰的是，格瓦拉少校吃着这种四川内江的懒汤圆，简直以为是什么奇异的美食，竟然惊异不绝赞不绝口。

返回成都后，切·格瓦拉一行，如愿以偿，当然也还抽暇参观游览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并在成都郊区参观了小水电站。

而后，他从成都飞抵武汉，又飞到了上海。

1960年11月27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一万多人，聚集在这一世界知名的最大城市之一的文化广场，隆重热烈地欢迎切·格瓦拉和他率领的代表团。

格瓦拉在从成都飞抵武汉的时候，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长张体学，以及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到飞机场迎送了格瓦拉一行。

格瓦拉在从成都飞抵武汉的飞机上，已经听申健大使给他介绍过，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也曾经是一名将军，是一名战将，是李先念的老部下。

到了武汉，张体学在飞机场迎接切·格瓦拉的时候，张体学马上告诉格瓦拉说：“格瓦拉同志，在您来到武汉的头一天晚上，李先念同志特别给我来过一个电话，让我在您来到武汉时，向您提出一个建议，希望您在参观考察生产成套设备的重型机床厂的同时，再由我们陪同您去看看武汉的长江大桥，再到武汉的大型冶金企业武钢看看。他说古巴可能没有大江大河，无需建造长桥，但是也许有一天你们可能会建造跨海大桥，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总是能干大事的，不仅仅是干小打小闹的事情。先念同志提议请你看一看中国的大型冶金企业武汉钢铁厂，不外也有这样的意思。”

格瓦拉非常感激张体学省长转达的李先念副总理的这个提议，他似乎马上领悟了李先念兄弟般的用心和关照，马上理解了其中深意。因此，格瓦拉当时就非常感激地同意李先念的提议，希望张体学省长给予安排。

这样，格瓦拉在武汉，不仅参观考察了小型炼铁厂，不仅参观了与古巴购置中国成套设备有关的重型机床厂，他在张体学省长的陪同下，还特别仔细地参观和考察了武汉长江大桥和武汉三镇位在汉阳那边的钢城武钢，那纵横天地间壮阔长江上的伟大的彩虹一般的长桥，那红色的，铜色的，酱紫色的大型冶金企业钢铁城上空的烟云；那轰隆震响呼啸的炼钢平炉，瀑布一般飞出钢水的风景，那金蛇狂舞一般的巨大的轧钢车间，所有的可以见闻的角落，似乎都在惊天动地，都能够令人惊心动魄。

格瓦拉的胸膛间，立刻激发着这样的情思：古巴也会涌动起这样壮丽的壮景吧。格瓦拉深深地感到壮阔了胸怀，他深深地为参观长江大桥和雄浑的武钢所震撼，激动了许久。

依依惜别武汉，来到了上海。

上海热情、盛大、隆重的万人欢迎会开过以后，格瓦拉又被陪同他来上海参观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告知说：

“格瓦拉少校，李先念副总理给我们打电话过来说：可以向格瓦拉行长以及经济代表团的全体贵宾们，打开上海出口商品陈列室的全部展厅，凡中国所有的，凡古巴需要的，我们可以保证供货，优先供货，任何货物都可以以平价，满足古巴代表团的随意选择。”

格瓦拉立刻也表示高兴。

“李强副部长同志，你们陪同我来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

一大上海。可是，请你们理解我们，也许我们对大上海的小商品会更有兴趣一些，据说大上海的蜜蜂牌缝纫机特别不错，小钮扣也特别漂亮，还有自行车，能象鸽子一样飞，古巴有可能会有需要的，所以，我想都要看一看。”

李强副部长听着，非常感动，情不自禁地感叹说：

“格瓦拉同志，你真不愧是古巴人民举家过日子的理财能手。好当家人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多一点像你这样的少校，那就是那个国家人民的好福气了。”

李强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的党员，是有“科学家”“专家”头衔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长，他早年留学欧洲，所以，他也能操用相当娴熟的法语，来与格瓦拉非常切近地直接交流。

不过，李强用法语说过这段话后，格瓦拉却摇起头来说：“我不希望任何国家多一些什么样的少校。我真诚的希望世界各国都永远丢掉所有的无助于世界和平的军人的军衔，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各尽其能，或者拿起锤子，或者拿起锄头，或者伏在显微镜上，或者操着计算尺，或者握着在教学板上教孩子们学习写字的粉笔，每个人都能为世界的和平，各族人民的幸福，贡献哪怕是微薄的力量，那才是最幸福的。”

格瓦拉深情地说着。接着他又说：“我们古巴革命的前景，无疑是最为美好的。我国人民在非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目前最基本的行动口号，是用三个词来概括的，这就是：学习、劳动、紧握枪。学习，就是学习建设，学习文化政治和科学技术；劳动，就是要创造和贡献；紧握枪，也只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理想和正义的事业不被蹂躏。至于少校，我们实在不希望更多，而是希望越少越好。不过李强同志，请您别介意，我实在不敢接受您的夸赞，但是绝对没有任何谴责您的意思，我们兄弟般的善意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的交流,请您相信,我总是能够非常充分,非常正确的理解的。”

格瓦拉善解人意。

人们也总能为他的坦诚和诚挚所深深吸引。

因此,他来到中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他在许多地方匆匆忙忙来去,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党政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将士、服务人员、商店店员和学校里的师生,以及许许多多的老人和孩子,他到处都获得了最深挚的友谊和最亲切的感情,所有他接触过的中国人,都成为了他的彼此可以信赖和能够感到亲切温暖情谊的朋友。

访问上海结束后,切·格瓦拉在中方负责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按预定的时限返回了北京。

经过又是一番交流磋商和对等的谈判,核准敲定了中古两国间的,用文字正式郑重表述的会谈文件,最后双方极为满意和愉快地就中古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和进一步发展中古合作关系等问题取得一致看法,同时缔结中古两国经济合作协定,签署了《李先念格瓦拉联合公报》,同时签定了1961年中古两国贸易议定书和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

11月30日,在《联合公报》签署之后,格瓦拉举行告别宴会。

周恩来总理、陈毅、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国政府的诸多部长、副部长和各界知名人士,应邀参加了告别宴会。

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再一次与格瓦拉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友好的叙谈。

12月1日,当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结束对中国的访问,驱车到达北京机场,在机场停机坪上的飞机舷梯旁,他眼睛里闪动着激动的泪水,和热情的中



国人民作别。

他长时间地，深情地和代表中国政府欢送他的李先念副总理亲切拥抱，久久地久久地不肯分开。

格瓦拉对李先念说：

“我对伟大中国的访问是最难忘的，我留给中国人民的深情是最无限的。”

李先念说：

“中国的大门随时都对你开放着，中国人民永远会张着最热情的兄弟般的随时准备拥抱你们臂膀，热烈地欢迎你的再次到来。”

格瓦拉说：

“谢谢，副总理同志。谢谢，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此魂牵梦绕的伟大英雄的国家，切·格瓦拉少校，是一定会再来的，是一定会再来的。”

## 洪湖水，浪打浪，格瓦拉盼见贺老总

切·格瓦拉一去五年。多少回魂牵梦绕，心向往之的中国，1965年2月在和煦的春风正在吹起的季节，切·格瓦拉又来到了中国。

邓小平、彭真从北京机场，迎接格瓦拉一行，再次下榻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

邓小平、彭真，与格瓦拉都不是第一次见面。

1960年11月间,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曾经首途访问的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切·格瓦拉同样是作为古巴革命政府的经济代表团团长率团,这次访问苏联时,适逢其时,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节四十三周年的庆典。在庆典期间的许多活动中,古巴经济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成员们打过照面。但是,当时出于礼仪程序,两个代表团的的活动皆由苏联党政方面安排,所以,当时古中两个代表团,即使是领导人之间,在莫斯科也没有举行过正式的联系。

1960年11月间,中国党政代表团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任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任副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同志为代表团成员,应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同时,应邀参加其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

作为古巴革命政权的代表,切·格瓦拉没有正式或非正式地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

参加这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代表是这个党的总书记布拉斯·罗加。

罗加领导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在非德尔·卡斯特罗兄弟以及格瓦拉领导古巴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年代,一直坚持着议会斗争的路线,并没有加入古巴革命武装斗争的洪流。但是,这个党始终保持着与苏联共产党的接触和联系,因此,这个人民社会党,一直被认为是古巴的正统的共产党组织体系。

实际上,这个人民社会党,在古巴革命的进程中,不仅没有起过什么积极的作用,也没有建树起来可以令人尊敬的好名声。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不管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是切·格

## 切·格瓦拉

瓦拉，都公开地，不止一次地断然宣布，他们和人民社会党，绝无任何的、丝毫的干葛和联系。

切·格瓦拉甚至在电视台的讲话中，在回答电视记者的提问时，也曾郑重地说过：“如果你们问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可以清楚明白地回答：我是。但是，如果你们问我是不是人民社会党的党员，我也可以清楚明白地作出回答：我不是。”

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的年代，以菲德尔为领袖的“七·二六运动”武装斗争的胜利者们，与古巴正统地位的人民社会党，是不合流的，甚至是有芥蒂的。

所以，有以正统资格的古巴人民党参加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作为古巴“七·二六运动”武装斗争胜利者的代表，作为古巴革命政府的代表，切·格瓦拉是绝不会参加的。

而这个会议，几乎连全世界的所有公众都知道，有着强大的不协调音，有着明显的裂变的回声。所以，所有与会者，似乎也是很忙的，工作是很紧张的。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参加的中共代表团，自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自然也会很忙，工作十分紧张。

因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除了在十月革命的庆典上和庆祝活动的宴会和其他活动中，照面见过切·格瓦拉以及他率领的古巴代表团人员以外，实在难得接触和相聚。

为此，切·格瓦拉非常遗憾。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在所有的活动中，在所有和切·格瓦拉照面相聚的时候，都以微笑和热情的点头或握手，表达他们对切的友爱、尊重和深挚的感情，以及深挚的关注。

遗憾的是，这样的时间，在当时总是一闪而过，匆匆而过。

而这样一来，倒更激发了切·格瓦拉心间很久想与刘少奇、

邓小平、彭真接触和恳谈的愿望和热情。格瓦拉当时在莫斯科想过：与这样一些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杰出人物在莫斯科不能正式会见和交流会谈，在他正式率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总可以弥补上这次的缺憾吧？

后来，切·格瓦拉在苏联，参加完十月革命庆典以后，11月16日，便匆匆飞到中国来访问。然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还在莫斯科滞留了相当多日的的时间。他们一直迟迟不得回国，逗留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交锋。

正因为如此，格瓦拉来到中国，开始第一次的访问时，他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和李先念副总理，他见到了他渴望已久想见到的许多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然而始终却没有得到过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直接会面和交谈的机会。

这成了切·格瓦拉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一个难得如愿以偿的最大的遗憾。

不过，当格瓦拉在第一次访问中国行将结束的告别宴会上，当他在宴会后接下来把这个遗憾在随便的非正式交谈中告诉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的时候，陈毅当时就说：

“不要紧，格瓦拉同志，山不转水转，相信你还是会到中国来访问的。你下一次来中国，你所有的这样的遗憾，由我来安排给你补偿，我是外交部长嘛。下次你来中国，我们一定安排你和我们的刘少奇主席见面，也要安排你和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以及彭真同志和你见面。除此之外，我听说你还有两个遗憾这次你没有提起，一是没有见过我们的靠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贺龙元帅，你感到不巧，你感到十分遗憾，关于这一点，我们湖北的张体学省长也已经告诉给我们了。”

陈毅如此说着。

这是确有其事的。在格瓦拉开始访问中国期间,当时,贺龙元帅正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所以,格瓦拉在北京没有见到贺龙元帅。后来,格瓦拉从四川返到湖北省的武汉市访问时,湖北省安排了一场文艺晚会招待格瓦拉一行。在晚会上演出的节目,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在观看这场歌剧时,张体学省长给格瓦拉解说一句歌词时,张体学提到了贺龙元帅。

《洪湖赤卫队》中有这样一句歌词:

跟着贺龙闹革命,  
贺龙跟着共产党。

张体学省长给格瓦拉解说这句歌词时说:

“我们的贺龙老总,贺龙元帅,当年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最初拉起来的革命武装就是这样的长矛大刀武装,就是这样的游击队。”

格瓦拉当时听了,十分震动,颇多感慨,连声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革命觉悟真了不起,赤手空拳也不怕和带枪的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决不作奴隶,真是伟大的人民,这样伟大人民的领导者,无疑是最可尊敬的英雄,无疑应该是一切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伟大榜样,可惜不巧,我在北京没能看到贺龙元帅这样的伟大英雄、真是遗憾。”

格瓦拉表示的这个遗憾,张体学在后来的电话中,报告给了李先念,李先念又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中国政府总管外交工作的陈毅元帅,而陈毅元帅,自然也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上。

所以,陈毅给格瓦拉接下来的许诺就是:

“你放心,格瓦拉同志,我可以保证你下一回来北京,一定也

要把我们的贺老总贺龙元帅请出来，让他和你见面。”

格瓦拉立刻表示非常高兴，非常感谢。

可是，陈毅接着还说：

“格瓦拉同志，我们还听说你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你说你这一回来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好好跑一跑。听说你对人民公社的办法很有兴趣，很想研究一下，所以，你特别要求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写一部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书邮给你，你好在古巴出版。关于这一点，也不要紧，如果你兴趣很大，你随时可以来中国，专门考察人民公社的办法。”

格瓦拉由衷地感谢陈毅外长、元帅的无微不至的盛情。

陈毅这样的盛情承诺，不管格瓦拉是否铭记着，陈毅没有忘记。

1965年2月3日格瓦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代表团到达北京。

当时，中国正是在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

正月初三，也就是2月4日，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主持的，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参加的欢迎以格瓦拉为团长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代表团的宴会上，格瓦拉和陈毅元帅又见面了。

陈毅一见格瓦拉，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元帅马上说：

“你一去这么久才再来，已经让我们等了五年了。”

格瓦拉不无有些腼腆地说：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想念中国，不想重到中国来访问，可是，元帅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实在太忙的。”

陈毅说：

“没关系，你现在来了就好，我们特别高兴地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上次分手告别时，你说你那一次来访，遗憾的事情，是没有见到刘主席、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贺龙元帅。今天，你一下子都见到了。你是以古巴革命统一党领导成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作为代表团团长率团来华访问的，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到飞机场去迎接你，今天，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又接见了您，贺龙元帅也特别来参加接见您和宴请您的宴会，我一下子可以把那一次你的全部遗憾都补上了，你不会再有遗憾了吧？”

格瓦拉笑得很大气。他冲着与他热烈而幽默地对座的陈毅元帅，点了点头说：“陈毅元帅同志，我太感谢您了。”接着，他却又摇了摇头，说：“不过，我不敢保证，我这次访问中国再次结束访问的时候不会带走新的遗憾。”

陈毅说：“但愿我们永远能给你格瓦拉同志弥补你的所有的，一切的遗憾。”

格瓦拉忽然动情地红了眼圈儿，热泪盈盈起来。

接下来，陈毅特别地介绍切·格瓦拉和贺龙元帅见面。

格瓦拉个头相当高，特别是时至今日，他作为古巴的党政军国家领导人，却仍然穿着一双高跟厚底儿的，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时候起就习惯穿的陆战队大兵靴，而且，裤脚总是扎在高的靴腰内，所以他的个头就显得似乎更有几分威猛了。

但是，当他和贺龙元帅站在一起，和贺龙元帅亲切握手时，他却仍然比贺龙元帅矮着半个拳头，所以，格瓦拉不得不仰视贺龙。

格瓦拉说：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尊敬的贺龙元帅，您实在是我久已渴望见到的伟大英雄。您的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故事，绝对可以是鼓舞世界上各国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最伟大的榜样和典范。不过，在我想象里，您一定十分强悍和威猛，我没有想到我所见到的元帅您，会是这样父亲般的慈祥。”

贺龙元帅紧紧地握着格瓦拉的手，久久没有放开，他确实是非常安祥慈蔼地深情地望着格瓦拉，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一位中国元帅，也是由衷地非常地喜爱着切·格瓦拉这位年轻的古巴少校。

贺龙元帅不及说话，陈毅元帅接着又给格瓦拉介绍说：“切，你今天和刘主席、小平总书记和彭真同志，在谈话中谈到的美好愿望，不妨你再和贺龙元帅同志，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老总谈谈。前不久，他作为我们中国的党政代表团的副团长，和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一起去过苏联。人所共知的事情是，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事实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性的滑坡，带来了十分良好的转机。我们是清楚的，你们古巴的最主要的领导核心的同志们，一直也是并不感冒那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是这样的吧？”

格瓦拉说：

“确实，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实在很难叫我们感冒，他非常愚蠢而且粗鲁，给我们小小的革命的古巴，确实是造成过许多困难和危机，尤其是1962年的导弹危机，他完全是背信弃义地出卖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古巴革命从来也没有招致的耻辱。”

提到赫鲁晓夫，格瓦拉说得相当愤然，接着，他又说：

“赫鲁晓夫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很大的。赫鲁晓



夫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祸害,也是很大的。在对待赫鲁晓夫的问题上,我们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现在领导层的主要领导成员们,都是倾向着中国共产党一边的。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大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伎俩,也曾传染到过我们古巴。几年前,原古巴人民党的一些不三不四的领导成员,就举起赫鲁晓夫同样的旗帜,在古巴一度掀起过妄图动摇我们的无可置疑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领袖地位的妖风。他们也打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妄图诋毁菲德尔。但是,我们经过革命武装斗争的革命者,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我们没有给那样一班从阴沟里钻出来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得到钻空子的机会,最终他们是夹起尾巴来,承认了失败。但是,赫鲁晓夫在苏联,可是一度大大得逞了的,他大反斯大林,不惜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反倒,不惜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完全泼污。关于斯大林,我们也不是完全一点儿也不知道的。他作为人而不是万能的上帝,他肯定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办出一些不公道甚至是黑暗的事情来,但是,他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他领导苏联人民把十月革命前经济实力只占世界第十一位的俄国,建设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这样的事实,怎么能够抹杀呢?谁又能够抹杀得了呢?所以,我们和赫鲁晓夫的分歧,也是根本的,是由来已久的。对他的下台,我们是拍手称快,我们是高兴的、庆幸的,而且,我们有理由因此而抱着我们现在所有的美好期待和希望,我们实在是由衷地希望中苏两党,随着赫鲁晓夫的被摒弃,也摒弃其中的重大分歧,重新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团结起来,而且坚如磐石,这样,对斗争中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各弱小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鼓舞和支持,当前,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实行着丧心病狂的

扼杀政策,对我们的古巴实行着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种种政治的、经济的讹诈和制裁。在兄弟的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火炮,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轰炸和射杀越南人民,特别是在越南的南方,美帝国主义穷兵黩武,出动几十万大军,在那里日复一日地屠杀越南的人民,除此之外,在非洲的刚果,美帝国主义的中央情报局,在那里血腥地杀害了刚果人民的光荣领袖卢蒙巴。美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在全世界各大洲都在恣意地横行霸道地猖狂,在镇压任何地方的争取自由的人民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堡垒,中、苏两党应完全捐弃前嫌,坚如磐石地团结起来,不再显露着分裂的状态,那将是多么伟大和辉煌的态势呢?那态势,实在就是一种真正的东风压倒西风的态势了吧。”

格瓦拉侃侃而谈,情词恳切,陈述气势磅礴,江河流水一般的浩荡激昂的热望。

陈毅、贺龙两位元帅,两位中国的伟大的军人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中国的两位伟大的英雄,他们静默地,微笑着,始终欣赏地听着格瓦拉的话语,他们怎么能不英雄所见略同呢!

可是,贺龙元帅终于点燃一支烟,从容地抽起来,然后平静地,词语不紧不慢地开始说话:

“切!少校同志,你要知道,我们完全同意你刚才话语中所说的意思。而且,我们是可以有共鸣的。我们很欣赏你的话,你的看法和你的意见。对于赫鲁晓夫,我们是多年以来,就看透了他,对他不抱希望了。所以,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来揭露他和批判他。他现在终于被轰倒了,下台了,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对此,一开始,也令我们产生过美好的热望,也令我们产生过中苏两党踢开绊脚石,捐弃前嫌走到一起来的期待。所以,在赫

鲁晓夫被轰下台后不久，借着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祝盛典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和毛泽东主席，特别派遣周恩来同志为团长，我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我们和取代赫鲁晓夫的新的一班苏联党的最高领导人，举行过坦率坦诚的会谈。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安德罗波夫。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方面的政策，不准备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政策路线，作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改变。确实，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是这样表示的，他们不想作一丝一毫的改变。”

贺龙元帅说到这里，止住了话题。他没有往下再说什么。

格瓦拉静静地聆听着这位元帅的陈述。贺龙收住话题后，格瓦拉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陷在他坐着的沙发座位上，有几分孩子气似的咬着他的合在一起的两只手上的指甲尖，他长久地不再说话，甚至开始走神，陷入了沉思。

陈毅耐心地陪着贺龙元帅和格瓦拉交流对话。他现在仍然耐心地注视着格瓦拉。陈毅觉得，别来五年不曾相见的火热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少校，显然有些见老了。陈毅有些不无怜悯之情地注视着格瓦拉，他知道这个年轻的革命家，显然被沉重的责任担当子，压得有些疲劳不堪了。

陈毅知道古巴的非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实在是英雄。美国佬对他们恨得要命，但也怕得要死。而对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庞然大物大鲨鱼，同样也不能算是小鲨鱼的赫鲁晓夫那一班好汉们也竟然怕得要死，处处不敢开罪。小小的古巴，仅仅是沙丁鱼一般的小小的古巴，却从来既没有怕过这一大鲨鱼，也没有惧怕过另一条大鲨鱼，而且，他们硬是就在大鲨鱼们争霸的水域里，始终凭着自己的意志和方向的选择，自由而骄傲同时

也光荣地游动着。

但是陈毅广阔的胸怀能够理解：这并不容易。

### 会见刘少奇主席正逢是在一个非常的时刻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以及彭真、陈毅、贺龙和其他一些领导人陪同下，接见格瓦拉以及他率领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的时候，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热烈的谈话。

当格瓦拉知道中国正在传统的节日期间有拜年的风俗时候时，特别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并请他们转达他对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拜年之意。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说了祝福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的拜年话。

说过一些礼仪的寒暄话以后，格瓦拉很快便切入他访问使命的正题。

首先，格瓦拉陈述了他以及他的代表团，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派遣，来中国此次访问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希望能通过这次访问，能够有效地做一些弥补中苏两党严重分歧的工作。

关于这一个问题，格瓦拉说：

“本来，关于这一项使命的完成，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其

他一些领导成员，曾经建议我和代表团其他同志，同时对等地访问中、苏两国。但是，我们婉拒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一部分领导同志说：‘在我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团长，肩负使命出访工作的时候，我最愉快最顺利的谈判工作，总是在中国进行的，而最艰难最令人沮丧的谈判工作，总是在苏联进行的。’我已经三次去过苏联，在其他一些地方，我和苏联的同志们也有过交锋，只要我和他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几乎总是会难以避免地发生争吵。比如我们在和苏联同志进行贸易谈判，请他们购买古巴糖的时候，苏联的谈判代表同志们，总是要拚命的、无情地压低糖价，有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条件，要比世界糖价市场的要价还要低，于是，我们就和他们力争，我们就和他们计算，请他们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用相对的制糖原料生产出相等的糖来，需要付出多少代价，然后请他们比较，购买古巴的糖，事实上会有多少便宜好占。所以，我们拒绝他们再来更低的压价。可是，他们却也总会有一个比较的尺度，那就是，他们总会说：‘你不要忘了，格瓦拉同志，从前美国人买你们古巴的糖的时候，也是这个价钱。’于是，我就和他们吼。我说，‘同志们，你们不要忘了，你们号称是古巴的老大哥，你们号称是古巴的兄弟，而从前的美国人和现在的美国人都一样，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买古巴糖的时候从来都包含着明显的掠夺和鲸吞。从前的古巴，作为美国事实上殖民地，没有任何权力去和美国帝国主义讨价还价，价格只能是由着他们的帝主义势力随心所欲来定的。所以，美帝国主义从前购买古巴糖的价格，包括着美帝国主义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那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价格，但是，作为兄弟的苏联，作为老大哥的苏联你们怎么能和帝国主义一样。于是，这样一来，我便总是会和他们唇枪舌剑地吵。我

和赫鲁晓夫吵过，大吵大闹过。我和米高扬也大吵大闹过，还和其他许多苏联领导人都发生过争吵，所以，我在苏联有吵架能手的坏名声，赫鲁晓夫还曾拍过桌子，指着我叫喊过：‘我听米高扬同志说了，按照亚美尼亚的词汇来讲，你这个切，就是个不的意思，你就是个不。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苏联看来，任何敢于说不的人，我们是不允许他存在的。’赫鲁晓夫叫得很高，吵得更响，于是我就回敬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不要忘了，我曾经听到过，一方面，还有从中国同志那里，我们也经常能听到冲着你喊不的声音。而且，我们特别愿意听到中国同志对你们回敬的一句话，叫做绝不围着你们的指挥棒转。还有一句话，也叫我们痛快和高兴，那就是，绝不承认你们是老子党，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儿子党。对此，我们就特别有共识，所以，请你不要对我们吆五喝六，在我们革命的古巴也不存在着，也不会存在着你们的儿子党，最少现在是这样，而且我还可说将来也还会是这样的。’”

格瓦拉说着。

刘少奇同志一直笑迷迷地，安祥地听着。周恩来同志，也是在严肃的面孔中，满含着欣赏和慈蔼的目光，听着格瓦拉说话。

格瓦拉接着说下去。他说：

“所以，我和赫鲁晓夫那一班人马，早已经不知吵翻过多少个过儿了。因此，我早已经是他们不受欢迎的客人，我见了他们是不会愉快的，而他们见了我，则肯定也会头痛。所以如果让我再到苏联去访问，去做弥合中苏两党分歧的工作，我担心我力不胜任，我担心我再和他们吵起来，与事更加无补。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向菲德尔作了解释，因此他也同意了我们此次出访不到苏联去的想法，而是直接首先飞到中国来，进行使命规定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意图是，不管我们和你们中国的同志们，不管

在对待苏联党的问题上,有多少共同的认识和看法,我们肯定还多一层更强烈的要求,就是希望中苏两个大国的两大党,实现崭新的重新出现的强大团结。一个坚如磐石的强大的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新再现,事实上不仅会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是鼓舞,而且也会令正在崛起中的正在奋起革命斗争的亚非拉各国人民,能够直接地感觉到,更有靠山了。因此,首先是为着这样的巨大的期望,我们肩负着这样最重要的使命,来到了中国。”

切·格瓦拉如此地,坦诚而充满挚情地,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其他中国党政领导重要成员,阐明了他此次出使中国所要进行的首要工作任务。

接下来,切·格瓦拉深深地皱了一下眉头,接着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同志,提到了他此次来中国访问,所要进行的第二项主要工作,就是要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学习崭新的革命经验。

格瓦拉说:

“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不断地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息,尽可能仔细地收集起来,向古巴国内作经常的报告。我们很久以来,已经开始注意着这样的消息,那就是在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说也就是“四清运动”。根据我们大使馆对中国有关方面的了解,知道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规模极其伟大,简直也是轰轰烈烈,据说几乎像当年的土地改革运动差不多,据说有许多领导干部甚至是主要领导干部,都投身参加了这一运动。”

邓小平说:

“你们大使馆的信息灵通,报告是正确的。情况确实如此,我们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正在十分广泛和深

人地开展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运动’。毛泽东主席,一直在直接抓着这项工作,他非常关注这项工作。我们的刘少奇主席,更是直接地投入,他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彭真同志是副总指挥,周恩来总理和我们,也都经常参与其间工作,这个运动进行的很深入,运动的重点,主要是在解决基层干部政治上不清、经济上不清、思想上不清、组织上不清这四个问题,重点是解决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问题,主要的目标,是解决干群关系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尽管邓小平介绍的极为言简意赅,格瓦拉听着,还是特别地兴奋了起来,他几乎立刻产生出了共鸣。他马上赞叹地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真是伟大、光荣、正确和英明。你们解决中国问题,事实上,在我们古巴,也已经早就出现了。而且,在我们那里,这样的情况,也许出现的更为普遍的严重。我们武装斗争的时间很短,革命斗争的过程不是很长,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有十分充分地准备好掌握政权的革命性极为纯粹的大批干部,因此,在掌握庞大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权力以后,有很多人,很快便受到了权力的腐蚀,当然,这些被腐蚀的人,首先是那些没有经受过充分革命斗争锻炼,或者是在革命斗争已经是在胜利进程中投机参加革命的人,还有一些是过去的坐而论道没有参加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活的人民社会党党员,他们在掌握国家的各方面政要以后,几乎很快的就官僚主义化,变成了作威作福的资产阶级老爷,他们开始讲究住最豪华的别墅,坐最高档的小轿车,搂着女秘书在办公室里办公,而且是在一个屋子里,开着三架空调机办公,他们也搞组织不清,打击参加古巴革命的老同志,而由他们来独领江山风骚,他们宣布由自



己来作一个部门的第一把手，由女秘书来当第二把手，由他的舅子来当第三把手，大搞裙带关系，使革命政权的性质变质、腐化。曾经有过一个大企业的经理，他充当着革命政权的代表，我到过他豪华的居宅和办公室里亲自检查过，这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大老爷，竟然只他一个人，一家人就享受着十七台电视机的伺候，以便他随时随地在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看到不仅仅是古巴电视台的声响和画面，而主要是收听和看到美国的从迈阿密那边发射过来的靡靡之音和肉麻的黄色图像。”

格瓦拉相当激愤地说着。他接着说：“然而，对这样的家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搞撤职罢官，让他们从权力岗位上滚开，可是，却往往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摠下一个葫芦出来一个瓢，这样的家伙，像是玉米地里的杂草一样，你就是怎么拔，也老是拔不完。可是，这在你们这里，你们马上有了一套办法，而且是堪称榜样的办法，你们搞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轰轰烈烈进行‘四清’。我们还听说，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同志，也下到了农村去，长时间地住在那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纠察和清除反动的贪官和腐败分子，这实在叫我们感到振奋，鼓舞和感动。”

格瓦拉激动地如此说着。

有的时候，他会目光对视着刘少奇主席，对视着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对视着彭真。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们，似乎更乐于静静地听着格瓦拉的讲话。他们几乎总是在静静地听着。

格瓦拉当然不会知道，他不会知道，当时在中国，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关于中国的“四清运动”，继续怎么搞，运动的重点应该怎样摆放，在中国党的最高层内部，具体说还可以讲就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部分领导人之间，已经在发生着严

重的分歧和不同的看法。而且，就在格瓦拉访问中国这一回来到北京的不多天以前，今天接见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刚刚在四清工作问题上，和毛泽东主席发生了尖锐的歧见，因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极为尖锐的批评。

所以，今天，刘少奇主席在接见格瓦拉的时候，说话不是很多，虽然他平时说话也不喜欢很多，比较而言，他今天说话似乎更少，似乎更显持重。

不过，刘少奇主席还是十分安详，沉静，包含着融融大气，对格瓦拉说了一些热情欢迎他来中国访问的话，谈到他所说的要学习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建设阶段的崭新经验时，刘少奇告诉格瓦拉说，许多问题还在深入的实践检验和研究，摸索和探讨中，古巴同志如果作为经验来学习，似乎还是以不匆忙为好。他提议格瓦拉同志就此问题，可以先进行更深切细致的考察，就这一方面的问题，刘少奇主席提议，请格瓦拉进一步直接与邓小平、彭真同志商谈。

周恩来总理，也点着头向格瓦拉表示他完全同意刘少奇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说：“格瓦拉同志，作为我们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他也是总理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大事的，你想要说的一切话，你想要得到的一切回答，在他这里，都可以得到最权威的回答。同时也是最负责任的回答。”

## 邓小平送别：“祝格瓦拉同志一路平安！”

1965年2月5日。

这一天也是中国传统春节的正月初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同志，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负责工作人员，和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切·格瓦拉为团长的，有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埃米略·阿拉贡内斯·纳瓦罗，和全国领导委员奥斯马尼·西恩高戈斯·戈里亚兰等同志参加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代表团，举行正式的会谈，就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热烈交流。

格瓦拉谈到了古巴经济建设的话题，这立刻也使邓小平总书记感应起来，兴奋起来。看来，邓小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话题，似乎更有热情和兴趣。

“格瓦拉同志，你们古巴的同志们都比较年轻。但是，你们却都能够头脑比较清醒，善于把握得住自己而不轻易被他人左右。你们根据古巴的具体情况处理古巴的问题，这个水平，是可以令我们欣赏、敬佩和学习的。你们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时间不长，困难很多，非常艰难地承受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从来也没有停顿过的捣乱，但是，你们在卡斯特罗同志的领导下，始终实行着学习、劳动、紧握枪的口号。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努力进行国家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在特别艰难困顿的情况下，古巴革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命还不仅仅是上层建筑的革命先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也总还是在飞跃进步和发展,你们胜利这五、六年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严重,捣乱频仍,你们几乎总是在举国一致,总是在紧张地着战斗、训练,随时准备着誓死保卫祖国,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你们仍然不忘国家建设,不忘狠抓经济,不忘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因此,即使是在这样的年代和岁月里,你们的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始终还是在增加而不是倒退,始终还保持在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长幅度上,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功劳嘛,当然,首先要说是古巴人民,勤劳勇敢,不仅善于战斗、革命,而且善于建设和生产。接下来,我还想到也许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似乎也是重要的,那就是古巴革命政府和革命人民,还拥有着你这样一位主管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揽大权的大管家,理财能手,你既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又是古巴的工业部长,还是古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你是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参谋长,凭着你的业绩,我说你这个总参谋长当的好,说明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你的信任,依恃重用,完全是正确的,是真正英明的。”

听着邓小平的话,格瓦拉感到兴奋,同时也感到惊异。他面对着的邓小平,是拥有八亿人民的伟大中国和数千万中共党员的大国大党领导人,周恩来说他也是这个大国大党总理一切的,是总揽大权的最强有力的手臂之一,在中国国内事情,党内的事情,肩负重任,担子已经够重够多的了,特别是,格瓦拉还知道,据说邓小平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主帅之一,据说,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有如万炮千钧之力的九篇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即人所共知的“九评”,绝大部分篇章,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撰写出来的,对

此,格瓦拉很久以来,就对邓小平持有着特别的尊敬和敬意。而在眼前的中古两党会谈中,格瓦拉听到邓小平的发言,在他的发言中,对古巴的经济建设情况,竟然是如此的熟知其情,如此的了解,并且给予如此高的评价,这令格瓦拉十分感动。

而且,正当格瓦拉感动不已的时候,邓小平在接下来的话题中,又谈到了令格瓦拉简直震惊的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中,忽然向格瓦拉提起了在古巴的经济建设中,正在开始实行的,不仅仅是精神奖励,而且实行物质刺激的政策。邓小平问及到这样的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执行情况。他希望格瓦拉详细一点儿给予说明和解释。

邓小平说:

“也许你们这是正在解决着一个很不简单的重大问题。是在解决一个阶段性的生产力发展的杠杆问题。”

邓小平如此一说,格瓦拉立刻感到备受鼓舞。

格瓦拉说:“邓小平总书记同志,说实在的,我们原先以为,我们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执行这样的政策,恐怕还会受到中国同志的非议和批评呢。”

“我们从来不干预兄弟党在处理内政方面,包括经济建设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一切事务,但是,对好的东西,新鲜的事物,经常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研究。你们古巴差不多是近两年来制定的,在促动劳动生产力方面的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相结合的政策,明显是你们过去特别强调精神刺激的政策的一个转变,而且,显然是一种正确的转变,你们确实是深刻地研究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被规律规定的了的劳动收益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不尊重它,它就必然要惩罚你,必然要和你闹别扭,你只有尊重它了,你才能去真正的把握它和驾

取它，你们古巴同志，确实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确实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是善于前进的，这实在说明了你们的聪明，实在很了不起。”

邓小平如此说着。

事实上，一旦扯起经济建设的话题来，格瓦拉也明显有着难以抑制得住的激情。接着他把邓小平希望听到的情况，很从容地，向邓小平同志娓娓道来。

格瓦拉说：

“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我们刚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的时候，我们的热情充沛，但经验不足。一开始，我们是全凭着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来办事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几乎完全不注意革命的阶段性研究，不是很懂得生产力水平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因此，我们许多方面，都搞了一些一厢情愿的动作，比如在发展策略上，我们一开始就特别过分地强化工业化的进程，开始强调起了重工业的发展，结果，严重地挫伤了我们的糖业生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我们也搞了一些过急过激的动作；在国有化的进程中，我们把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剥削和掠夺性的机制，实行国有化，我们坚持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把哈瓦那街头的理发铺、修鞋铺，都迅疾地实行了国有化，恐怕这就是太不适当的了，是太过急过激的了，或者说也可以说，是太绝对化了。完全不符合辩证法和事物发展的规律。所有制在物质还没有实现极大的涌流的情况下，强调单一的公有制，显然是一种明显产生使生产力发展平稳失衡的作法。这样的做法，我们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后，我们就逐步地进行了调整和纠正。接下来，就是生产方式和关于分配的问题了。在生产方式方面，我们一开始，完全热衷于照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严

格地实行了计划经济,国内活跃的市场迅速地缩小了下来。后来,我们发现太集中也是不行的,无机的计划经济绝对地实行起来,许多方面会运转不灵,于是我们调整了发展策略,针对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产生的问题,我们开始了非集中化方法的试行,这就是在相当的范围内,放开一定的市场,实行小额的自由贸易,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也力争开始对口的市场化贸易和交流,我们拒绝了帝国主义和一些国家希望我们实行产糖专业化和国际分工的要求,我们也争取实验着引进一定的外资,进行与国际市场贸易挂钩的生产。当然,我们所说到生产分配,我们一开始的奋斗目标,是缩小极端的不平等现象,但是相伴出现的却又是平均主义的问题,后来我们看重精神奖励的作用,但是接着我们很快发现,仅仅看重精神奖励,实质上势必产生着巨大的不公平。后来我们又试图开始了一定的物质奖励,一开始我们试行多奖励集体,少奖励个人,一个工厂或研究所,如果完成任务好,我们不管这个工厂或研究所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只对工厂或研究所进行奖励,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的这样的做法,也是幼稚的,是可笑的。于是我们开始了有限地注重个人物质刺激的试验,我们奖励工资,实行工资差别,给予物质奖励,发给生产奖金,这样一来,确有成效调动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我们不认为奖勤罚懒,一定就会导致劳动群众道德的堕落。”

格瓦拉侃侃而谈一席话,简明扼要,谈得相当抽象,却又相当具体,相当透彻。

邓小平一直极为认真地听着。专注地注视着格瓦拉,他不无欣赏地看着格瓦拉,不停地抽着他喜欢抽的熊猫牌香烟,显然,他一边听,一边同时进行着紧张的逻辑推理,理论过滤和思考。

待格瓦拉讲完以后，邓小平说：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看起来你格瓦拉同志，不仅仅已经是成熟的革命家、成熟的政治家，你还是了不起的成熟的经济学家了。很简单，我很欣赏你就经济问题，就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和我对话。我觉得，你是进行这方面对话的一个极有创见的对话者，是一个难得的对话伙伴，我们之间的年岁虽然也有很大的差距，我比你年长二十多岁，但是，你的思想成熟程度，如果要我选择一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研究者对话，我宁肯选择你格瓦拉同志，希望我们能越过大洋和湖海，经常能有交流对话的机会，我觉得我们在与你对话的时候，会有大的启发，会有非浅的获益的，我这样对你说，完全是由衷的，是实实在在的。”

格瓦拉说：

“然而，如果实实在在说，我来到中国访问，我们的主要目的，由衷地说，是请教来了。我们毕竟是年轻一代的革命者，经历、知识，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相对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实实在在是揣着满满一脑袋的问题，到中国来请教的，是来到中国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比如治一治官僚主义的顽症，我们就实在不知道会有什么根本的办法，我们就非常急于想从中国这里，得到一些启示。”

格瓦拉说得确实词情恳切，由衷而诚恳。

后来邓小平似乎是避免充当一个好为人师的角色似的，几乎是在漫不经心的语调中，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的话题。他没有泛泛而谈，扯开来讲。而是差不多不经意地告诉格瓦拉，在中国，当时除了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四清”工作以外，同时还在进行着一项重要的



工作,这就是当时同时在进行关于领导班子革命化的运动,特别是强调县委班子革命化的运动,也和四清工作一起,正在全国广阔的基层展开。

邓小平在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时,相当动情,相当熟知情况地对格瓦拉说:

“我们要求的领导班子,干部革命化的问题,我看你们古巴的同志们,几乎一直在进行着。比如说,为了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和广泛地联系人民群众,我们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们在实行革命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同吃同住,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放下架子,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要当官作老爷。我看这一条,你们古巴的同志们实行的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领导干部的好榜样。我们的驻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也会经常打报告回来,传达你们那里的信息。我们早已经听说过,你格瓦拉同志,甚至还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劳尔·卡斯特罗同志,到了古巴的砍甘蔗季节,都是要到古巴的甘蔗田里去抡大砍刀,砍甘蔗的。他们还报告给我们一个惊人的数字,说是古巴的全国领导委员,党的书记,最忙的部长之一切·格瓦拉同志,在砍甘蔗的季节,竟然只是在一个季节,就光着膀子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那该是多少个劳动日呢?那就是意味着三个月里干了一个月的艰苦劳动,这比我们对我们的县级领导干部的要求还高的多,我们对我们的县级领导干部每年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要够满三十天,就是优等生的水平了。”

邓小平是中国党的总书记,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但是显然他对古巴的事情也知道的很多。

他说着。接着,又深情地看着胡须卷曲,眼睛炯炯有神的格

瓦拉说：

“我们还看到过一张劳动群众在古巴的海港码头肩挑背扛装船或卸船的照片，也是我们的大使馆寄回来的。我们许多政治局委员传看过这张照片，其中一个光着膀子正扛着大包的劳动者，被我们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有李先念副总理，一眼就都认出来了，那正是你，正是你切·格瓦拉少校，古巴政府的部长，古巴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我们听说你还到建筑工地和泥砌砖，学盖房子，还到新工厂去装配机器，学着操作。我们真佩服你的精力，更佩服你们的思想境界，思想精神。我们还听说，在古巴革命已经胜利的许多年代里，你们的杰出的领袖卡斯特罗，每年都还要穿着大兵的长靴，背起游击队员的沉重背包，回到当年打游击的游击根据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沿着当年的从始至终的行进路线，再来一次长途行军和跋涉，以示绝不忘记过去，绝不忘记创业的艰难。你们这样的自觉作法，这样的崇高境界，实际上就是杜绝官僚主义的侵蚀的最有效的，最灵验的方法。只要是革命的最高领导层，能够始终是纯粹的，革命化的，脚底下即使有些风吹草动，也是动摇不了你们的，更动摇不了你们的根基，你们就能最终把一切事情管好，可以慢慢来，又急又不急，不急不行，太急也不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只要你们最高领导层是顶天立地的，有什么动静还能让古巴的天塌下来呢？古巴的天看起来是塌不下来的，你不妨稍安勿躁，增强一些耐心和信心。我对你说的这些话，完全可以算是一个比你年长的，长兄般的挚言。请你格瓦拉同志三思，这也算我个人出于对你的特别的友谊的特别的赠言吧，不知你能不能愿意接受和记下。”

邓小平说得实在诚挚。

格瓦拉受到了特别深切的感动。

## 切·格瓦拉

格瓦拉深切的感受到了，他所聆听到的，确实是良师益友，最亲切而诚恳，最深挚而最具分量的珍贵的话语，这是真正的伟大的朋友和兄弟的话语。

1965年2月9日，切·格瓦拉率领古巴社会主义统一党代表团，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也是他的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他又要再一次离开中国，再一次地飞走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再一次亲自陪他来到北京机场，为他送行。

北京机场，再一次聚集起数千名各界的人民群众，他们敲锣打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口号，向古巴人民致敬！向英雄的非德尔、格瓦拉同志致敬！他们冲着邓小平、彭真同志亲切陪同走过来和群众见面的切·格瓦拉呼喊：

“格瓦拉同志，请你保重！”

“格瓦拉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一路风顺！”

格瓦拉由邓小平、彭真同志陪同来到飞机的舷梯旁，他又一次的伤别和惜别，流露出了难以离去的依依深情。临要登机前，他再一次地抬起手来，仰望一眼正有几朵白云飘动的北京上空的湛蓝的蓝天，他忽然眯缝起眼睛来，有几分激动地抖颤着他鬓间的胡须，冲着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又说了一句：

“这一次去后，不知道我还能在什么年月再来。我真像热爱古巴一样，热爱着中国，热爱着北京，因为这里有着你们，你们是我们真正最亲爱的兄弟，最赤诚的朋友啊！”

邓小平、彭真深情地向着露着一张挚诚的格瓦拉的笑脸的飞机舷窗摆手，一直在高举着，摇动着，一直到载负着格瓦拉的专机离开飞机跑道，飞上蓝天。邓小平、彭真，以及机场上迟迟不肯离去的欢送格瓦拉的人群，一直遥望这一架飞上蓝天，消失在

## 第一部 切·格瓦拉在中国

---

白云深处的机影,久久地,久久地没有离去,不肯离去。

也许人们不无觉察的预感到了,切·格瓦拉同志从此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从此人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古巴革命的伟大的英雄了。

切·格瓦拉飞走了。

中国、北京、伟大的中国人民,多少亲他、爱他、尊敬他宝贵他的同志、兄弟和朋友,多么期望他再来,期望他再回到这里来啊!

然而,人们当时意想不到,切·格瓦拉如此一去,竟然再也不会回来,再也不会回来了……

## 格瓦拉又到开罗的时候

1965年2月11日。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告别北京，告别中国，经由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出境，又经过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飞到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世界的革命中心，飞到了具有源远流长古代文明史的埃及，飞到了尼罗河畔的开罗。

埃及人民无比热爱和拥戴的领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派遣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代表他本人，在开罗机场热情地迎接切·格瓦拉的到来，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

根据纳赛尔的指示和关照，切·格瓦拉被安排下榻在开罗最豪华最高水准的谢泼德饭店第十一层，专门为接待各国国家元首的总统套房内。

这里的设施，当然是世界级水平，当然是第一流的。

从谢泼德饭店格瓦拉下榻的总统套房的凉台上，俯瞰开罗，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可以把开罗城区几乎完全尽收眼底,从这里远望开罗古城远处的阡陌,可以遥见尼罗河两岸广漠的椰林婆娑的绿洲,也可以隐约看到在壮阔的远处,在连绵起伏的沙漠丘陵的波浪里,高耸巍巍默然挺立的金字塔,以及神奇而神秘的斯芬克司人面兽奇观。

切·格瓦拉和所有的古巴的真正的革命英雄们,几乎无不都是生活极度简朴节俭,绝不追求豪华奢侈,都是绝对不事奢靡排场的人。在国内的时候,他们都居住着像是军队兵营里的,确实不过是少校级军官居住的那样的简陋的房子,不过是在房子里摆上两张行军床,在十二米再不多一点的房间里再摆上一张桌子,墙壁上当然还要钉着老大的钉子,挂着他们战斗指挥员的文件包,以及他们经常佩带的手枪和有时候也需要随时带在身边的冲锋枪。

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许多年过去,时至今日,他们的生活条件,居住条件,仍然是坚持着最低标准的,坚持着最普通的标准。

也许他们实在是艰苦生活磨炼惯了,养成了完全适应这样的生活条件的习惯,一旦改变这样的生活条件,反而会很不习惯似的,因而也会很不舒服似的。

切·格瓦拉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在1959年年初,古巴革命刚刚胜利,刚刚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当时,事实上,那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一方面,人们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胜利的欢乐中,而另一方面,革命的胜利者们仍然面临着艰巨的困难的任务。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切·格瓦拉,作为最终捣毁古巴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第一个指挥起义军纵队进入哈瓦那的纵队司令,并且马上成为了哈瓦那最重要的卡瓦尼亚要塞司

令，这实际上是成为了扼守哈瓦那的卫戍司令。突然，有那么一天，切·格瓦拉的身体，本来年轻健壮的身体，突然之间，几乎完全跨了下来，他窒息地倒在一个特殊的地方。

1959年1月，古巴革命彻底推翻了反革命的，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这是在195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八十三人的古巴革命起义军，高唱《七·二六战歌》，登上用多方筹集支援革命的资金，用一万五千美元购得到手的小小游船《格拉玛号》，在暴风的雨夜里，冲出墨西哥的图克斯潘港弯，经过整整七天七夜的，后来完全断绝了粮食和淡水的海上漂流，终于搜寻到了古巴海岸的克鲁斯角的灯光，接着把《格拉玛号》驶进了科腊洛多斯海滩。然后，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挥下，八十三名起义军战士开始弃船登陆，通过了一片难于爬涉的泥泞的沼泽地，终于登上了古巴的海岸，终于扯起了古巴革命在古巴土地上展开大旗，展开艰苦的游击战争。

在经过两个多年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生活中，从起义军登上古巴土地，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地区第一次遭到巴蒂斯塔政府军的包围和袭击，八十三人的起义军队伍，几乎一时倾遭全军覆没。好在最主要的战斗精华和战斗骨干保留下来。剩下了硕果仅存的十二人，在被打散的状态下又集结起来，然后又进入到贫瘠险峻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了无与伦比的，战斗生活简直难说是多么艰难的游击战争，除了不断的激烈的战斗，连续的袭击和被包围被袭击的危险的战斗生活以外，物质生活的匮乏，经常的缺粮、断水，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兽，包括海滩上爬行的活螃蟹，都曾经是起义军捉来就吞食的好给养，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淡水可饮，起义军战士们用望远镜的圆孔作量杯，仔细地量着仅存的淡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水,非常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被饥渴严重折磨的人来喝。为了解决淡水不足和饮用水的问题。当时作为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还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饮用海水的发明家,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饮用海水,只是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他没有摸索出可以使用海水的良好办法。

古巴革命的发展相当迅速,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战很快扎下根来,扎稳了根基,接着开始了不断的胜利,节节的胜利。古巴革命精神勃发冲天的革命领导人,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无可置疑的领袖,在革命进程越是迅速发展,越是处在胜利发展的状态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越是勃发,越是具有冲天的气概。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战蓬勃展开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候,最初被几乎全军覆没的八十三人起义军,后来又集结起来的十二人,在又经过一番游击战以后,队伍不断壮大,迅速壮大,很快发展成了将近有三四百人的队伍。

最初在起义军成立的时候,被卡斯特罗指定为起义军干部工作的负责人,同时被卡斯特罗列为指挥部参谋,又被正式任命为中尉军医的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游击战争的起义军中,也确实是以军医的身份和军医的姿态参加斗争的。但是后来的形势发展,在许多次猝然来到的战斗中,迫使着游击队中的军医也不得不拿起武器来直接参加战斗和向敌人开火。

格瓦拉第一次直接参加向敌人开火,参加战斗时,敌人也向他开火,他当时胆怯的很厉害,竟然也曾发生过弃枪逃走的可耻行为。关于这一方面的故事,切·格瓦拉在成为最受人尊敬和热爱的古巴革命英雄之一以后,在许多篇公开发表的革命战争回忆录文章中,都坦然公开的披露过。



格瓦拉把最初的战斗中的胆怯行为,作为一种真实的,难以避免的过程来看。格瓦拉从来不把自己极力打扮成一个天生的无所畏惧,顶天立地的伟大英雄。他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始终是最自然的,是最朴实的。

不过,格瓦拉在战斗中的胆怯现象,很快就过去了。他在战斗中锻炼和迅速成长,很快就成了最勇敢的战士,很快就成了最善于作战的战士。

后来,在1957年的5月里,也就是在古巴革命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时间已经届满半年以上光景的时候,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一场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中非常重要的战役:乌维罗之战。

在这一场战斗中,卡斯特罗指挥着八十名起义军士兵,分成八个战斗小组,突然袭击一个由一名巴蒂斯塔政府军尉级军官指挥五十三名装备精良的政府军把守的兵营。这是一个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巴蒂斯塔反动政府设置的,专门防范起义军游击活动的,设在一个名为乌维罗伐木场的政府军基地。

卡斯特罗指挥八十名装备很差,穿着破褴衣衫,几乎总是经常饥肠漉漉,拿着各种各样不整齐枪枝武器的起义军,攻打五十三名装备精良。同时是养精蓄锐训练有素的政府军,不能说是以强制弱,不能说是集中了优势兵力,只能说进行的大体上是一次旗鼓相当的战斗。

但是,对这次战斗,卡斯特罗仔细地进行过准备和策划,仔细地进行过侦察,完全摸清了敌人的防备情况,因此,卡斯特罗怀着果决的必胜的决心,决定打响这一次战役。

1957年5月28日,这一场战役终于打响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确定了自己的指挥作战位置。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特罗指挥第一战斗组,担负正面突击主攻的任务。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战斗组,和后来是古巴革命另一位著名的革命英雄胡安·阿尔梅达指挥的第三战斗组,成为劳尔·卡斯特罗指挥战斗组正面主攻突击的犄角,从左右两侧超前切入敌人的阵地。由古巴革命后来著名的另外几位革命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吉列莫尔·加西亚等人指挥的另外几个战斗组,迂回前出现到敌人兵营的左右两方侧翼,配合正面的主攻突击,同时展开对敌人兵营的猛烈突击和进攻。

战斗是完全按照卡斯特罗指挥规定的时间,骤然间激烈地打响起来的。

一直都在紧张中积极备战的政府军,对起义军的进袭,立刻展开了迎战和强有力的反击,战斗一度进行到了空前白热化的程度,政府军在牢固的阵地后面,用轻重机枪和火箭筒,封锁起义军进攻的路线,敌人兵营里的指挥员,甚至还打电话,马上调来了三架增援政府军战斗的战斗飞机,只因为飞机无法投弹和扫射,只能又夹着尾巴飞走了,而起义军越战越勇,而且他们知道战斗必须决战决胜,速战速决,因此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完全以蛟龙闹海,猛虎扑食之势拼力扑向敌人,结果,经过两个小时又四十分钟的紧张激烈战斗,起义军以六名英雄烈士献身为代价,毙伤敌军三十三人,除了六名敌人在战斗中逃跑之外,包括敌军兵营的指挥官在内的其他十四人,也统统成了起义军的俘虏。

起义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除了消灭大批的敌军,并在古巴全国一时引起巨大的轰动和震动以外,起义军还缴获了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大量武器、弹药,包括大量的粮食被服和其他种种装备。

## 切·格瓦拉

于是，马埃斯特腊山区战斗的起义军，像是受到催发似的，更加迅速壮大起来，很快又从八十多人，发展成了一百数十多人的队伍，后来很快又接近到有二百人了。

这时候，为了行动方便，当然首要的考虑是为了形成战斗的犄角，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把起义军一分为二，把二百多名起义军指战员分兵成为两个纵队。人数较多的第一纵队，仍然归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直接带领和亲自指挥，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卡斯特罗就决定在战斗中已经负过两次伤，经过两次血的洗礼，已经由中尉军医早已变成了上尉战斗指挥员的切·格瓦拉来担任。并且，卡斯特罗同时发布命令，命令切·格瓦拉成为了在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第二个拥有少校军衔的指挥官。

从这时候开始，切·格瓦拉成为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独立带兵，独立指挥作战，独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的纵队司令员。

当时，为了迷惑敌人和震慑敌人，切·格瓦拉开始指挥着的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第二纵队，还被号称为第四纵队，和卡斯特罗直接统领指挥的第一纵队，分兵到马埃斯特腊山区东西两个重大的区域进行战斗的开拓。

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战斗洗礼和锤打锻炼，又经过几次相对说较大的，重要的战役，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起义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到了1958年年初的时候，经过两次阿瓜松林的伏击战，消灭了更多的政府军士兵，缴获了更多的武器弹药，起义军补充了更多的兵员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又决定成立了两个新的纵队，一个纵队被命名为“弗兰克·派斯”纵队。弗兰克·派斯是古巴革命城市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他强有力地组织城市革命力量，支援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导的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斗争,后来被巴蒂斯塔反动政府的特务发现,逮捕后死在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的监狱中。新的纵队以他的名字命名,表明着革命起义军对他这样的革命烈士的伟大感情和崇敬。这个纵队成立以后,卡斯特罗任命劳尔·卡斯特罗担任了司令员,是时,劳尔也晋升为少校。当然也是为着迷惑敌人,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这个“弗兰克·派斯”纵队,同时,也还被称之为第六纵队。

接下来新成立的再一个纵队,卡斯特罗任命胡安·阿尔梅达上尉指挥,旋即,他也被任命为少校。他是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第四位被任命为少校级指挥员的新纵队司令。也是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第一个拥有起义军最高军衔的黑人同志。

随着两个新的战斗纵队的成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事实上起义军已经完全控制和解放了整个西部地区,控制区已经是个相当可观的区域了。

这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进一步考虑的,不是为求稳妥而停滞革命发展的速度,而是宁肯迎接更为艰苦严峻的挑战,进一步加大革命快速发展的力度,他作出断然的决定,决定从1958年的春季开始,古巴革命起义军进行游击战的活动区域,以分兵出击的姿态,开始向马埃斯特腊山区中心游击根据地广阔的外线延伸。

菲德尔·卡斯特罗命令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拥有一百多名战斗成员的“弗兰克·派斯”纵队,也称第六纵队,猛插疾进,穿过马埃斯特腊山外的东部平原,进入到另一片名号为比那尔德马亚里西部的地域曼戈斯德巴拉瓜,在那里迅速地拓开了第二战线,也就是东方战线。

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亲自指挥,统领起义军第一纵

队,也是起义军中最具战斗实力的,同时还号称是“何塞·马蒂”纵队的战斗劲旅,并且指挥胡安·阿尔梅达统领指挥的起义军第三纵队为战斗犄角先锋,开始走出马埃斯特腊山脉的边沿,向古巴的第二大城市,位在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城逼近,逐渐地形成对圣地亚哥城包围和进击的态势。

而在这样一些必备的态势已经摆布好以后,当劳尔·卡斯特罗开辟的东方路线,也即第二战线迅速打开局面以后,当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统帅的第一纵队,在阿尔梅达指挥的第三纵队的协同下,开始对圣地亚哥城形成了进击态势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殚精竭虑,仔细的运筹和磋商,在后来的运筹和磋商中,新成立的又一个纵队的司令员,在起义军中最被人喜爱的小伙子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也参加了进来。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是卡斯特罗带领的从《格拉玛号》登陆的八十三名起义军几乎全军覆没在第一场遭遇战后硕果仅存下来的十二名勇士之一,是卡斯特罗最为信任和忠勇的战士之一。是一个打起仗来特别勇猛顽强而且极为动机灵活的作战能手。1957年7月间,当切·格瓦拉被任命为第二纵队,也称为第四纵队的司令员时,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以上尉军衔,被任命为格瓦拉纵队的突击队的突击排和前卫队的“巨头”。在格瓦拉纵队的战斗中,屡建大功,因此,不仅深被格瓦拉器重,而且也日渐被卡斯特罗所特别地看重。

后来,在战斗的过程中,有一度,切·格瓦拉被卡斯特罗调回到他身边,以便协助菲德尔在总司令部的工作,于是,原先由切·格瓦拉领导和指挥的第四纵队,就交托给了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来指挥和领导。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便也成为了起义军第四纵队的军衔升为少校的司令员。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后来,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从实力强大的第一纵队,再分出将近一半的人马,组成了一个战斗纵队,也就是起义军的第八纵队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又命令切·格瓦拉出任了这个新建的,比第四纵队战斗成员多出将近一倍的第八纵队的司令员。

接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和切·格瓦拉,以及卡米洛切磋商运筹一番之后,就下定了一个更大的决心,作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战略性的伟大决策。

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在崭新的革命发展形势中,必须采取更为可以利刀斩乱麻的摧枯拉朽的伟大战略步骤。决定由切·格瓦拉统帅他的,拥有将近一百四十人的武器比较精良起来的第八纵队,与卡米洛统帅的拥有八十多人的,原先由格瓦拉指挥的第四纵队,走出马埃斯特腊山区,走到古巴腹地的平原上去,长途跋涉,快速疾进,穿过奥连特省的广阔平原,再穿越古巴土地面积仅次于奥连特省的卡马圭省的从东到西的全部地域,然后进入拉斯维利亚斯省,接着进入到拉斯维利西亚斯省的,有如马埃斯特腊山区广阔的山区,在那里建立起完全崭新的根据地来。

这样的战略决策作出以后,从1958年8月末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果决的实施。敌人把起义军准备走过的交通道路上的机动车辆,差不多全部放火烧毁和破坏掉了,起义军的部队,只能拖着必不可少的必备的后勤给养和作战装备,骑马或步行,开始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不停地经受着狂风夹着暴雨的袭扰,赤着脚穿过漫长的烂泥滩地,晚上宿营的时候,每个起义军士兵裸露的躯体,几乎无处不成为足有半寸长的黑蚊子嗡嗡飞来吮血的场所,后来敌人的飞机拦截轰炸,破坏了起义军行军部队的给养和装备,行军的队伍完全断了粮草和盐,每个人几乎尝到了连

## 切·格瓦拉

续多天吃不到盐，生吃马肉、兔肉的痛苦滋味，行军中的多少硬汉和英雄倒了下来，有多少人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再也没有起来。但是，部队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和胜利，还要马不停蹄地拼力疾进。纵队司令员切·格瓦拉，多少年来，始终如一日一般，与战士们完全是同甘共苦，绝无任何的特殊和被优待的享受，因此，在这一回长途跋涉疾进的路上，也不止一次被疲累和饥饿击倒，被身体里严重缺少盐分所带来的软弱所击倒，他竟在跋涉行进中困乏地睡着和晕倒过多次。只是经过了抢救，他才度过了险关。

当然，在这次长途爬涉的突击疾进中，切·格瓦拉带领的部队，不管在多么困顿疲劳的情况下，总还是要奋起和不断阻截的，有时候势力强过自己的强悍的敌军作战，不断地付出牺牲和流血的代价。

然而，不管如何历尽了千辛万苦，有着坚韧不拔，顽强卓绝的切·格瓦拉统帅着部队，他所带领的第八纵队，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他们预定的行军任务，终于胜利地到达了他们预定的到达的战略地域。

在格瓦拉纵队和卡米洛纵队胜利到达青青的拉斯维利亚斯山区之后，本来，照着预定的步骤，格瓦拉统帅的第八纵队，可以在这里盘营扎根了。而卡米洛带领的纵队，还应该继续行军疾进，然后再穿过马坦萨斯省，穿越哈瓦那省，最后再进入到比那尔德里奥山区去，在那里也开拓一处游击根据地。

但是，当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和卡米洛指挥的第四纵队，分别从两个方向，进入到拉斯维利斯山区的南北两边时，他们所面临的战斗形势，开始迅疾地发生着变化，在第八、第四两个战斗纵队的面前，出现了极为可以寻觅和把握的战机。

这时候，安坐在哈瓦拉的巴蒂斯塔反动政府军的将军们，已经在那里再也安坐不住了，他们开始手忙脚乱，举止失措地大肆调兵遣将，迅速地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内布署重兵，并且不断地用装甲运兵车，把经过精心训练的战斗部队的坦克大炮，运输到了拉斯维利亚斯省来，特别加强了省城，古巴第三大城市圣克拉腊的武装防卫。

这样，在古巴革命起义军来说，事实上就拥有了绝好的战斗对象，就有了可以下口人胃的肥肉。

虽然，巴蒂斯塔政府军，当时迅速调入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兵马，既有坦克，又有大炮，而且全都是美国帝国主义“援助”巴蒂斯塔政府的最精良的武器。而当时开到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和卡米洛·亚恩富戈斯指挥的第四纵队，统共加在一起，也还不过二三百人。但是，他们毫不畏惧强大的敌人，而把这样的强大的敌人，视作是可以吞食的美味和佳肴。

他们通过无线电信工具，向已经逼进圣地亚哥城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了内容仔细和计划周详的新的作战意图的汇报。菲德尔·卡斯特罗完全同意和赞赏格瓦拉与卡米洛的新战斗方案。卡斯特罗深知格瓦拉和卡米洛指挥战斗的能力和水平，完全授予他们决战的全权，一任他们决断指挥行将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展开的巨大战役。

于是，古巴革命史上一场最为震撼人心，惊天动地的，暴风骤雨般的，摧枯拉朽的激战，在拉斯维利亚斯省，迅速地拉开了激动人心的序幕，并且迅速地把一场奋起夺取古巴国家政权的大戏，令人眼花缭乱，简直是难以想象，几乎是不可想象地推向了高潮。



## 切·格瓦拉

仅仅是二百多人的古巴革命起义军，在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两位少校指挥下的两个小小的，加在一起不比一个战斗的加强连的人手更多的战斗纵队，一级一级地开始打大仗，吃大肉，啃硬骨头。

进入1958年12月16日，格瓦拉和卡米洛联合指挥两个纵队的起义军，突然奋起攻打巴蒂斯塔政府军戒备森严的福门托镇。这里是一个拥有一万多居民的城堡，格瓦拉指挥两个纵队的战斗成员，在敌人还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就已经攻入了城内，然后展开激烈的巷战，经过几乎整整两天激战，毙伤大量敌人，逼使余下来的一百四十一名守军全部交械投降，有意思的是，起义军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人数几乎只是零。

在这里一场恶战以后的又四天，格瓦拉、卡米洛指挥的起义军，简直完全不让巴蒂斯塔政府军稍有喘息。12月8日结束福门托镇之战，12月21日，起义军又展开了攻打拥有将近有两万居民的卡瓦伊古安城，起义军仍然是迅速地潜入城内，展开逐屋争夺的激战。

在每一次战斗中，包括每一次的近战和激战中，格瓦拉绝对身先士卒，指挥在前，战斗在前。在卡瓦伊古安城的激战中，格瓦拉跳到一间二层楼的房顶上去，指挥冲击作战的起义军战士，由于当时战斗激烈，他脚下一闪失，从二层楼的屋顶上摔下来，脑袋前额上摔破了一个流血的大口子，最糟糕的是他的左臂，摔成了粉碎性的骨折。剧烈的疼痛，立刻使他痛苦难忍，但是，他叫来随军作战的军医，由他自己靠他所具有的外科医生的技术知识指点，让军医给他进行了包扎，并把伤臂打上了石膏，然后又挽一个吊带把伤臂吊在脖子上，继续投入了战斗指挥。

卡瓦伊古安城在一日之内拿下来，又是毙伤俘获数百名敌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军。欢迎起义者的老百姓，和一向在战斗结束后总是被宽大处理和优待释放的政府军士兵，也包括一些下级军官，纷纷要求志愿加入起义军的队伍。起义军在战斗中，更加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起义军现在完全有的是美国造的，本来是美国佬援助政府军的精良武器，可以充分地用来武装要求参加起义军队伍的人民。

1958年12月21日，格瓦拉在战斗中摔伤骨折，但指挥部队拿下了卡瓦伊古安城。负伤的格瓦拉，这一天绝不安排自己来休息一下，他也不让自己指挥的部队休息，在卡瓦伊古安战斗结束，战场还不及打扫以后，他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在12月22日拂晓之前，把部队拉到了距离拉斯维利亚斯省省会城市圣克拉腊只有三十五公里的，拥有三万多居民的普拉赛塔斯城，部队连续作战，马上展开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在黄昏到来的时候，这里的守城军队也打起了白旗，向起义军宣告了投降。

在普拉赛塔斯城里，格瓦拉和卡米洛商量决定，让起义军略事休整。但休整的时间没有超过一天。勇于连续作战，趁热打铁的格瓦拉，马上又指挥他的纵队，迅速进袭和包围了除了省会圣克拉腊之外，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另外最大的城市，拥有将近十二万居民的桑蒂斯皮里图斯城，当然这里又是一场浴血争夺的激战，攻坚战持续了两天，仍然以政府军的完全败北和无条件投降而宣告结束了这里的恶战。

接下来，已经有机动车可以运载部队的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毫不迟疑、毫不延误战机地展开了通向圣克拉腊的最后一个卫星城雷梅迪奥城的冲击，从现在开始，巴蒂斯塔的政府军，进入了兵败如山倒的状态，起义军所向披靡，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打到哪里，那里的敌军便纷纷交械投降，或者争命地弃械望风逃窜。

## 切·格瓦拉

从1958年12月27日开始,切·格瓦拉开始组织指挥第八纵队的全部战将和勇士,进入到了主攻圣克拉腊城的战役前阶。第八纵队在几天内,摧枯拉朽消灭了近千名巴蒂塔政府军之后,自己的队伍业已发展成了一支拥有三百多名战斗成员的武装力量。而且,这三百多人的武装力量,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了。全部战斗成员现在行军已经拥有了载重汽车,而切·格瓦拉也开始坐上了轻便的指挥车:吉普车。

12月28日中午,切·格瓦拉的指挥所,已经设置在可以俯瞰圣克拉腊全城的卡皮罗山的山腰间。巴蒂斯塔政府军在圣克拉腊的防卫阵地,已经尽收眼底,历历在目。敌人在那里修筑了相当坚固的工事,在阵地上有两辆坦克车摆成犄角的阵势,在那里不远的地方,还停靠着一列车厢很多的铁甲列车,列车上配置着许多令人羡慕的重武器,比如火箭炮,迫击炮和可以用来平射的,威力巨大的高射机枪,装甲车上载着足有四五百名战斗的兵员。

当时已经查明,指挥这一方阵地作战部队的政府军指挥官,是一个名叫罗塞尔·莱瓦的上校。

乍一看上去,格瓦拉的纵队,在这里可能是碰上了难以进取的,固若金汤的阵势。

然而,登上卡皮罗山腰指挥所阵地的切·格瓦拉,一见这阵势,便悄然笑了,他连声说:

“很好!”

“很好!”

格瓦拉迅速下达命令。他下达的第一道在此一役中的作战命令,不是马上向正面的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而是命令他手下的一名善于猛打猛冲的上尉,赶快率领一部分战斗成员,赶快离

开主攻阵地；绕到远处去行动。

格瓦拉命令那位上尉说：

“你带领你的排，赶快绕开去，绕到敌人的铁甲列车的退路上去，把它们退路的铁轨炸掉。敌人的铁甲列车既然开来了，就不能让它再逃走。”

上尉坚决执行了格瓦拉少校的命令，他很快便完成了任务，迅雷不及掩耳地炸毁了大段敌人铁甲列车的退路。

然而，奇迹马上鬼使神差地出现了。格瓦拉一下炸掉铁甲列车路轨的命令，他手下的上尉刚刚带人炸掉好大一段铁甲列车的路轨，满载敌人强兵壮马重武器的铁甲列车指挥员，便迫不及待地下达了退走逃跑的命令，妄图夺路而逃，他指挥机车全速开进过来，正当车轨被炸断的时候，高速行进的铁甲列车冲过来，于是接下来便是一阵轰隆隆爆炸的声响，二十二节铁甲列车的车厢，轰然间统统翻转过来。从翻转过来的车厢里连滚带爬爬出来的四五百名巴蒂斯塔政府的强兵壮马，就统统作了那位指挥一排起义军战士炸断敌人铁甲车退路的上尉和他的战士们的意外收获的副产品，一个又一个肥肥胖胖的俘虏。

这还不算，敌人翻转过来的铁甲列车上，还载有着火箭炮，迫击炮和机关炮，起义军的士兵们，立刻又操起这些家伙什来，让火箭炮射向敌人的坦克，让迫击炮射入敌人阵地的掩体，让号称高射机枪的机关炮，也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起敌人坚固阵地上的敌人来。

敌人在圣克拉腊的城防阵地，几乎就这样在格瓦拉的谈笑指点间，就被瓦解了，摧毁了。

格瓦拉指挥他的第八纵队，立刻攻击进入城内，把城内的各处守敌，包括兵营、警察局、市政府和司法厅大厦，都分割包围起

来,然后开始各个击破。

巴蒂斯塔这个屠杀古巴人民,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在哈瓦拉密切注视着圣克拉腊的战事,这里的巨大的败迹,完全动摇了他的反动统治的根基。于是,他气极败坏,丧心病狂,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他遥控指挥着圣克拉腊的战事,这里的惨败使他绝望到了极点,他期望着最后转机,想从撤掉他手下的司令官开始,他马上电令把圣克拉腊城的城防司令查维亚诺将军撤职,任命一位名叫卡西利亚斯·伦普伊的上校为城防司令,然而,这个家伙,原本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屠杀游击队员的屠夫,他知道起义军对他更深仇大恨,于是,接到城防司令的任命立刻怯阵,立刻开小差离开“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逃跑。结果,他难以逃得出去,被起义军抓住,就把他枪决了。

圣克拉腊城的守敌,还有很大的残余力量。他们最后盘踞在“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里,他们还有两名巴蒂斯塔政府军的上校,九名中校和少校,十名上尉,统领着近千名战斗武装人员。

格瓦拉力图尽可能避免付出宝贵的起义军士兵流血牺牲的代价。他脖子上吊着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臂,右手始终握着一支随时准备开火的机关枪。他站在已经占领的市广播电台的播音间里,向圣克拉腊城最后的残敌发出严格的规定时限的最后通牒的投降命令。格瓦拉并且大胆地派出他手下的两名助手,驱车进入敌军仍然盘踞的兵营,和敌人进行劝降的谈判。残余的守敌还想要耍花招和拖延时间。格瓦拉最后发出命令:不投降即令开火歼灭。

这样,圣克拉腊城的守敌,最后接受了无条件的投降。

而这样一来,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国家机器,几乎同时也就从此完全进入了最后土崩瓦解的阶段。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1958年12月31日,巴蒂斯塔的军队参谋总长塔维尼亚向巴蒂斯塔报告,由于政府军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和圣克拉腊的惨败,全部政府军的四万军队,已经完全崩溃,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武装部队已经完全不能阻挡切·格瓦拉的战斗纵队进入哈瓦那了。

巴蒂斯塔知道他的末日来到了,必须迅速出逃才能保住性命,于是,马上席卷起他从古巴人民血汗中榨取来的巨额财宝和金银细软,同时带着他的一大批最亲信的走狗,一些将军、部长、特务和刽子手,连夜登上飞机,向美国逃跑,惶惶地跑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所在地吉弗尼亚洲去了。

而此时,留在哈瓦那的一个巴蒂斯塔分子,一位名叫坎蒂略的将军,亲自把巴蒂斯塔送上飞机,祝愿独裁者一路平安以后,他忽然又异想天开,谋图在哈瓦那宣布政变上台,以代替巴蒂斯塔的空缺,阻止古巴革命起义军向哈瓦那的进军。

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卡斯特罗立刻向格瓦拉指出巴蒂斯塔分子坎蒂略将军的阴谋,严令格瓦拉率领起义军迅速向哈瓦那进军,并完全夺取和占领哈瓦那。切·格瓦拉早已命令部队作好了如此的战斗行动准备。于是,用刚刚夺来的坦克,炮车武装起来的格瓦拉纵队,完全以高速机械化的步伐,有如滚滚铁流般地冲向了哈瓦那,并且在1959年1月1日凌晨时分,开始进入到哈瓦那的市区,迅速扫清了哈瓦那“卡瓦尼亚”要塞最后残存的巴蒂斯塔军队。

1959年1月2日,一直在协同格瓦拉纵队作战的英雄的卡米洛指挥的第四纵队,也开进了哈瓦那,并且攻占了哈瓦那的“哥伦比亚”军营,和格瓦拉的纵队,牢牢的控制了美丽而迷人的古巴首都。

## 切·格瓦拉

在这大体上的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东方战线攻克了古巴的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并最终解放了东方诸省。

1959年1月7日，古巴革命无可置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飞到了哈瓦那。

古巴革命完全胜利了。

然而，胜利的日子，远不比战斗的日子清闲。远不比战斗的日子更轻松。

何况，切·格瓦拉在进入哈瓦那，事实上成为古巴革命进入哈瓦那的第一个最高代表，第一个铁的权力的象征，事实上的城防治安和一切秩序的最高司令，他的权力和责任重担，一时显得实在太沉重，也实在太沉重了。

所有的巴蒂斯塔政权的部长、将军、上校、特务、刽子手，和形形色色罪恶的歹徒，死顽到底的种种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统统已经逮捕，监押在格瓦拉充当要塞司令的要塞里。

于是，一时，格瓦拉成了几乎哈瓦那所有的人包围的对象。

庆祝解放，欢庆胜利的人民热情地包围着他；

接受各种指令和行动命令的起义军官兵们在无时不刻地包围着他；

名界人士，包括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好的，坏的，和不好不坏的，和也不知道难以断定是好是坏的政治家、政客、党派活动家、文化人、外国人士，也都纷纷包围着他。

最令人头痛的是来他这里说情的，讨官的，奉承的一些说客和令人哭笑不得的家伙。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古巴本土和国外的，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种种媒体的有良心和正直的，或者是黑着良心，昧着良心，歪门邪道的记者们，形形色色的记者们、录音的，照相的，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帮忙的，捣乱的，给你搭桥开路的，给你挖好陷阱让你跳的，种种种种，这是最难缠的一些男女，而且，他们总是不招自来，挥之不去，轰之不去，难缠的令那些缺少应付经验的人，简直应付不了。

显然，在胜利的日子里，切·格瓦拉忙乱的简直脚打后脑勺，忙乱的全然不可开交。

而正在这样大忙其乱的时候，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又别出心裁，忽然闹出一出惊人的大喜剧来，他完全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兄弟般的友爱之心，在哈瓦那机场被卡米洛的纵队管制以后，那里停着几架闲置的同时是完好的飞机，卡米洛忽然想出一条妙计，调了一架飞机就飞到阿根廷去了，然后，他就把思念儿子，眼泪都哭干了的格瓦拉的母亲塞利亚，从那里接到了哈瓦那这里来。卡米洛想令切·格瓦拉获得一个突然的惊喜。然而，事实上，事情显然很糟糕。卡米洛通知格瓦拉到机场接人，所接的人一下飞机，格瓦拉认出来是经别多年不曾见面的亲爱的妈妈。他的母亲，当然也一眼认出了早已认定已经生离死别的儿子。结果，在机场上就出现了令人心碎的最悲壮的一幕，格瓦拉投入到母亲的怀抱中去。母亲呼唤着格瓦拉的小名：“泰泰——！”“泰泰——！”

妈妈禁不住悲恸万分地哭泣，悲泣出声。

身经百战，饱经血火洗礼的切·格瓦拉，不禁也落下泪来，紧抱妈妈一时喘不上气来，呼喊：“吓！吓！妈妈！亲爱的妈妈呀！”

切·格瓦拉呼喊，大声地喘气，大声地呼喊，但他终于呼唤不出声音来了，他的哮喘病，他的从孩提时候就因过敏症引起并坐下根的哮喘病，突然又严重的发作了。

格瓦拉和母亲一起，被送到了格瓦拉的住处。



格瓦拉在哮喘病发作的同时，由于许多日子以来的连续作战，没日没夜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他也许是疲劳过度，也许是亢奋过度，总之一定是生理机能超负荷过度，他开始突然出现了严重的失眠症，一连三天五天，除了哮喘发作，不断的喘息抽搐以外，他简直一刻也得不到安静和休息，而打扰他的工作事务，繁忙的繁重的工作事务，以及众多的，众多的种种人物的来访，仍然一刻也不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终于完全支撑不住，完全地垮了下来。

医生命令他必须找一个地方，要躲到一个最安静的地方去休息和静养。

可是，到那里寻找这样的，可以躲身静养的去处呢？

他的助手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地方。

原来，就在卡瓦尼亚要塞的辖区之内，有一方叫作是塔格拉的别墅区。那里临近海滩，筑有一幢又一幢，鳞次栉比别墅小楼，是巴蒂斯塔政权专门为那个政权统治和压迫人民的权贵们修建的，是供他们休闲和避暑的地方。由于巴蒂斯塔政权的倒台和时下还不是旅游渡假的季节，这一大片别墅小楼都还空置着。

所以，格瓦拉的助手们，提议请格瓦拉来这里，挑上一套别墅小楼来住。

格瓦拉接受了这个建议，来这里准备挑一坐小楼暂时借住。可是，他来这里只挑一下，他立刻惊骇不已，几乎完全被吓住了。这些别墅小楼，几乎一坐比一坐排场、豪华和讲究，楼内的设备，简直是齐备万端，应有尽有。

格瓦拉一边参观，一边摇头，简直不敢相信曾经在这里享乐的老爷们会如此奢侈。让格瓦拉现在住进这样豪华奢移的别墅里来，格瓦拉肯定自己会更睡不着觉了，肯定会无以复加地不得

安生的。

于是，格瓦拉坚决拒绝搬到这样的别墅来居住。

后来，终于找到一座比较朴素的小楼，据说是当年别墅区守备队长的官邸和居舍，因此，谈不上豪华和奢侈，格瓦拉这才同意暂借居住这一栋小楼，在这里住下来养病。

后来，他的病好了，哮喘发作减轻，失眠症也克服了，他立刻便退出了这栋别墅楼，回到他原来的兵营司令官的不大的平房套房里来居住。

他的助手们力劝他仍旧住在那栋条件事实上也相当好的别墅楼内，格瓦拉却坚决拒绝说：

“住在那座楼里，离起义军的战士们太远了，离古巴的住茅草房的大多数人民也太远了，所以，我不住，现在不住，将来也不住，坚决不住，等古巴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都能住上那样的漂亮房屋的时候，我们再住那样的房屋也不迟。不然，现在这里的房子不会塌下来，人是会塌下来的，人的心是会塌下来的。”

### 纳赛尔指示破格接待格瓦拉

切·格瓦拉，在古巴，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名声越来越高，职位越来越显赫，但是，他的所有一切行迹，仍然磊落透明，一如当初。他从来不事奢侈，鄙夷一切靡糜，不仅仅是珍惜国家的每一个比索，甚至十分严格地珍惜着国家的每一支铅笔，每一张纸。他绝不允许有任何浪费，对所有的奢侈、靡糜、浪费的败家

子现象,他都嫉恶如仇,他仍然一如既往,保持着不仅仅是朴素的生活,而且简直甚至仍然是艰苦的生活,他保持着绝对的清廉,他虽然是国家的银行行长、工业部长、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成员,掌管着整个古巴国家的所有金银和财物,但他本人,他自己,几乎仍然可以说一直还是一贫如洗。他仍然靠着领一份少校的工资养家糊口,维持家庭的经济生活,仍然是粗茶粗食,穿衣戴帽,也极不讲究。还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格瓦拉就在他的纵队控制的地区,兴办过起义军的被服厂,在格瓦拉的建议和指点下,那里的被服厂裁缝师傅,作出了一种软帽,当时那种帽子,被起义军战士们戏称为是“瓜吉罗帽”,所谓“瓜吉罗帽”,是加勒比海地区人们对公共汽车司机的一种昵称,因此,所谓“瓜吉罗帽”,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昵称,当时生产的第一顶这样的瓜吉罗帽,首先是送给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戴在了头上,后来,切·格瓦拉也配置了一顶这样的无沿的“瓜吉罗”软帽,而从此以后,这种帽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头顶,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又许多年,他一直还总是戴着这种样式的帽子,也许这有一点儿恋旧的情结,这可以从他穿的鞋袜上考察,他穿着的大兵靴,一双一双接着穿,每一双几乎都穿得很破很旧,他也不会扔弃。而且,他一直始终,似乎一以贯之,总是穿着这种靴子。虽然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有一次出访外国的时候,他曾买回来过一双回力牌球鞋,穿起来十分轻便,因此他总是穿了又穿,喜爱不止,而且,后来这双回力牌高腰球鞋,他也穿得又破又烂,绝对够本,但他也还不肯扔弃,每上运动场,网球场参加锻炼时,虽然露着脚指头,他却仍然常常总是穿着这双旧球鞋。

切·格瓦拉如此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节俭清廉的生活习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惯，在他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本人的居住条件方面，自然也一直绝对不是奢华的。他在工业部的办公室，始终只是一间仅有十二平米的小屋，他既在那里办公、学习，也在那里接见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同时他也睡觉和休息在这十分简朴的小办公室里。

切·格瓦拉，是没有养成过十分舒适的华室之居的生活习惯的。

然而，现在，1965年的2月11日，当他出国访问，来到埃及，来到开罗访问时，纳赛尔总统却亲自指示，要破格接待切·格瓦拉，一定要安排他到开罗最高级的谢泼德饭店的最漂亮，最豪华的总统套房里来居住。

切·格瓦拉客随主便，接受安排，住下来了。

但是，一住下来，一住进如此豪华、排场、宽大，简直难以想像的宫殿一般的客房和居室，格瓦拉就严重地不安起来。

他马上操起电话来，亲自给他早已熟悉的，他也早已视之为可以信赖的朋友的纳赛尔总统的有部长级资格的亲密助手和秘书哈桑·霍利先生打电话，再次向这位先生表明，他格瓦拉本人，此行到开罗来访问，最主要的目标并不是要完成什么重大的国事使命，而主要的目标，有一半是为着非正式的，专门来看朋友，专门来探望纳赛尔总统的。所以，格瓦拉提出请求，对他的接待不要太破规格，不要安排他住在仅供外国元首来访埃及时才能居住的最高级的房子。

格瓦拉在电话中，说的很恳切，甚至有几分激动。

纳赛尔总统的秘书，哈桑·霍利先生以阿拉伯人特有的教养，非常安然，静默地听完切·格瓦拉在电话中的陈述和请求。但他在电话的那一方，马上传来了“嘿”然一声的笑声。

接着，哈桑·霍利先生开始给切·格瓦拉解释说：

## 切·格瓦拉

“尊敬的切·格瓦拉先生，我已经向您表达过，对于您的这一次开罗访问，纳赛尔总统非常强调的一个明确的指示是，要破格给予您以国家元首级的规格接待。所以，我们对您下榻之处的安排，完全是遵照纳赛尔总统的指示来办事的。因此，也是非常适合的。”

切·格瓦拉在电话中再问一声哈桑·霍利先生：“先生，您能告诉我，纳赛尔总统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吗？”

在电话中，哈桑·霍利又是一声“嘿”然的笑。接着，他说：

“格瓦拉先生，纳赛尔总统指示我们说，对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来访，我们一定要给予破格的接待，他还特别指出，只要你们来开罗，一定要安排住进最漂亮、最豪华、最好的房子里去，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要求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照他的这个指示办，绝对不能差错。”

哈桑·霍利温文尔雅，在电话里非常郑重地说着。

切·格瓦拉听着，有几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起来。于是，他也不禁一笑，却还是又问了一问：

“纳赛尔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还是不能明白。”

哈桑·霍利在电话那边说：

“纳赛尔总统也许是因为有气，才一定要这样来作，他好像不无赌气的成分这样来做，想特别让一些人看看，想特别让一些人不舒服吧。”

切·格瓦拉仍然听不明白其中意思。而且，最后哈桑·霍利先生在电话中对他说的话，几乎使他更摸不着头脑，难以明白其中意思了。但，他知道也许不便再问什么，他搁下了电话，然后便在谢泼德饭店十一层宽敞的辉煌的，宫殿似的总统套房里，纵横来去，大散其步起来，他一会儿走上有花园的凉台，一会儿产生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游泳的冲动,但是他马上想到了他可怕的哮喘病。他不能游泳,因为他的哮喘病,就是在他两岁那年,正是在一次游泳池里跟着母亲学游泳的时候,突然发作,罹患痼疾在身的。

他不能随便游泳。

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请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戈里亚兰来这里游泳呢?

于是,他马上打电话,请戈里亚兰到他的总统套房来游泳。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负责国际联络工作的领导人戈里亚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开后,继续陪同切·格瓦拉来非洲访问。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核心领导层中,一直是分管和负责外交和对外联络的工作事务的,所以,戈里亚兰同志,也是他多年以来的工作非常默契的亲密助手。

戈里亚兰被安排在另一层楼房里的也是一套宫殿般的房子里,在他的那一套房舍里,也有花园凉台和室内游泳池的设施。但是,当切·格瓦拉请他到他的这套房子里来游泳时,戈里亚兰还是马上来了。

戈里亚兰开始下池游泳以后,切·格瓦拉就站在游泳池岸上观赏。后来,他任戈里亚兰自由地游动,自己绕着游泳池的旁边,继续散起他的步来。

一边散步,他一边又在想起此次来访开罗,纳赛尔总统为什么一定要对他如此破格接待的问题来。特别是,纳赛尔总统本身清廉节俭的美德佳话世界驰名,世人皆知,怎么此次格瓦拉来访他偏偏要格瓦拉排场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格瓦拉住到如此豪华的居处来呢?

格瓦拉简直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难解其中包含着什么意思。而他知道,了无意思,了无思想的事情,纳赛尔总统是绝对不

会办的。

## 埃及和古巴息息相通的脉络

早在1959年的5、6月间,那是在古巴革命刚刚夺取政权仅仅几个月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派遣切·格瓦拉出国作重要的国事访问。那一次,切·格瓦拉首途访问的国家,便是埃及共和国。

从那一次访问开始,切·格瓦拉就已成为了纳赛尔总统的,感情非常赤诚深挚的朋友。从那一次访问开始,他们就有了一种由衷真挚的,兄弟般的私人感情,从那一次访问开始,他们成了非常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知己和至交。

开始的时候,早已名噪于世的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人物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便是后起的古巴革命英雄们非常尊敬和崇拜的一个伟大的偶像。

早在1952年,当埃及军队拥有中校军衔的的纳赛尔,和另一名拥有埃及军队少校军衔的阿密尔,两个人各持一把左轮手枪、虎彪彪地进入埃及军队总参谋大楼,把枪口对准着埃及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首先夺取埃及武装部队的军事指挥权,进而开始有条不紊地调动由埃及军队早已产生的秘密组织,在军官俱乐部的活动场地上组织起来的,自由军官组织的年轻的校官们指挥的军队,包括一支装甲兵部队,迅速地开进开罗,迅速占领所有的中枢和要害的部门和地域,然后,封锁一切公路和通道,占

占领国家电台和所有媒体组织，占领国家通讯枢纽中心，掐断和控制一切电报、电话，进而占领国家政府大厦，包围王室宫廷宫邸，接着派出早已训练有素的包括一些情报军官在内的专员，分赴包括美国英国大使馆在内的各国驻开罗使馆，在国家电台宣布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军事政变成功，已经完全掌握国家政权和控制国家局势的消息的同时，专员们向各国大使馆进行通报；同时宣布保护各国在埃及的利益，警告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埃及的国家内政。

最初，加麦尔·阿卜勒拉·纳赛尔，就是如此，领导埃及自由军官团的年轻的校官们，几乎是轻而易举地，差不多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埃及根深蒂固的庞大的法鲁克王朝和这个王朝的五脏俱全的国家机器所拥有的统治国家的权力。

接着，随着昏庸而荒淫无耻极为肮脏的法鲁克国王被逼迫退位和被“体面”地放逐，而后，统治埃及历史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寿终正寝，古老的埃及正式宣布成为共和国，一颗灿烂的明星耀眼地出现在新埃及的上空，纳赛尔在1954年的岁尾，不仅仅再只是以1952年7月开始的军事政变以来，实际上掌握着埃及命运的自由军官组织的领导人亦即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领导和掌握着埃及革命发展事宜，而且现在完全以埃及的国家最高的领导人的正式身份，掌握和领导了埃及在二十世纪历史海洋中航行的舵盘。

早从这个时候开始，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已经震动世界的世界知名人物。他的英名和创造世界奇迹的壮举，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另一面，在拉丁美洲，他已经特别地成为了拉丁美洲未来在革命斗争中威名也将震动世界的诸多未来的英雄们的心扉，这期间特别包括着菲



## 切·格瓦拉

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样的当时的拉丁美洲勃勃雄心炽烈燃烧着的青年革命者,无疑,从那时候,或者从那时候前后开始,纳赛尔对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样的拉丁美洲的青年革命者,开始产生着无可置疑的影响,产生着巨大的鼓舞。

1952年,7月19日,纳赛尔和他的亲密战友阿密尔,各持一把左轮手枪进入埃及的最高参谋本部夺取军事指挥权,拉开了埃及革命的序幕。在纳赛尔的指导下,1952年7月26日,纳赛尔另一个亲密的战友毛希丁少校,指挥军队攻打和占领开罗的蒙塔扎和拉斯赛两座王宫,法鲁克国和他的首相阿里·马海尔阁下一宣布屈服,同意无条件交出国家政权,这样,1952年的7月26日,也就成了纳赛尔领导的埃及革命胜利的日子。

一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953年的7月26日。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也在这一天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震动世界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在古巴哈瓦那大学法学系学习获法学博士头衔的非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与他同在该所大学学习的亲兄弟劳尔·卡斯特罗,一起领导和带领一班古巴各大学的大学生,为了谋图冲击和打垮美帝国主义强加在古巴人民头上的屠夫政权,为了推翻美帝国主义豢养的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策划了一场攻打蒙卡达兵营,以图夺取武器,掌握武装,实现推翻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目标的行动。

那一年,卡斯特罗是二十六岁,他的弟弟劳尔只有二十一岁。由于他们年纪很轻,完全缺乏武装斗争和战斗的经验,这一次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武装斗争,是以失败的结果告终的。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许多大学生英勇牺牲和被杀害了。卡斯特罗和劳尔,是在蒙卡达兵营攻打失败后,古巴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人民声讨巴蒂斯塔屠夫政权残酷杀害造反学生的声浪中,被巴蒂

斯塔军警在追捕中捕获的,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巴蒂斯塔政权不便秘密杀害卡斯特罗和劳尔,于是就决定对卡斯特罗和劳尔,以及其他一些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参加者们,进行公开的司法审判。

结果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毫不畏惧这样的审判,在1953年10月16日,在古巴圣地亚哥的法庭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以法学博士自我辩护的权利,面对法庭,面对旁听席上众多的旁听者和诸多新闻媒体记者,慷慨陈辞,进行了后来作为世界的世纪性文献,冠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为题的长篇辩护。

这一篇辩护词,成了慷慨激昂地声讨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的檄文,旁听席上的听众,不顾主审法官的禁止,不时地激起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有的参审法官,完全被辩护词深深打动,完全站到了被审判者的立场上来,审判卡斯特罗的法庭,完全变成了对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审判,众多的古巴和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一些记者,把法庭辩护的录音和辩护词,数万字的长篇文章,从这里的法庭带出去,发表在了许多重要报纸和刊物的版面上。

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对此又恨又怕,赶忙下令草草结束对卡斯特罗以及其他攻打蒙卡达兵营起义者的审判,并且粗暴凶狠地宣布判处卡斯特罗十五年徒刑,判处劳尔十三年徒刑,把他们关进了松树岛监狱。

但是,接下来,为此而声讨巴蒂斯塔政权的呼声,和声援被难中的卡斯特罗以及其他被难者的呼声,始终不断,从来也没有稍停过,于是,在两年后,在1955年,巴蒂斯塔政权为捞取一点“民主”的好名声,特赦释放了卡斯特罗、劳尔和他们同案的其他二十六名同伴。

然而,被释放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他的许多追随者,与

## 切·格瓦拉

反动的血腥屠杀镇压人民的巴蒂斯塔政权,是完全势不两立的。获得释放,走出牢狱以后,卡斯特罗与劳尔,以及其他一些同志,马上离开古巴,潜人到墨西哥去,开始筹组新的革命组织。为了纪念 1953 年 7 月 26 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壮举,他们新组建的革命组织,就起了个名称叫“7·26 运动”。

从那时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墨西哥开始了伟大的古巴新的革命的紧张的准备工作,筹备着开始新的武装斗争事宜。

也就在这个期间,菲德尔·卡斯特罗与格瓦拉实现了令他们永难忘怀的历史性会见,并且从第一次会见和相识开始,他们就成为了相互之间永世不违的同志,朋友和兄弟。

当时,格瓦拉是先于卡斯特罗和劳尔来到墨西哥的。

格瓦拉比卡斯特罗小两岁,比劳尔长两岁,卡斯特罗生于 1926 年。格瓦拉生于 1928 年。劳尔生于 1930 年,他们成长的经历有所不同,但他们家庭生活的环境他们曾经共同所处的拉丁美洲的时代背景,却不无有着许多的相似和共同之处。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这三个后来完全为了拉丁美洲人民,明确指向主要是为了拉丁美洲的穷苦人民,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献身的伟大革命者,他们各自家庭的种族史上,竟都有过欧洲贵族的血统,都是属于西班牙或爱尔兰贵族移民的后裔,而且,在进入二十世纪他们各自出生的年代里,他们各自的家庭分别在古巴和阿根廷,都是十分富足显赫的大庄园主,是家资十分优裕丰厚的人家。

大约不能排除他们高贵的血统对于他们的这几个分别出生在古巴和阿根廷的年轻人的满腔热血所产生的激情和他们的极度聪明的头脑和个性有着明显的影响。他们对受苦受难的拉丁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美洲各国人民的深刻同情，他们对美帝国主义以及它的走狗们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残酷的压榨、剥削和统治的愤怒激情、仇视和反抗意识，并不是墨西哥城他们相聚，相识见面才碰撞激发出来集合起来的。

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

1953年7月26日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热心学习和研究法律，以及他后来在其他一些高等学府研究各种各样学问的时候，一开初，他并没有谋图充当一名叛逆的革命者，但是，后来，反动统治者巴蒂斯塔对古巴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屠杀，把他激发成了一个完全彻底的革命者。他的弟弟劳尔，和他的情况经历大体相同，以前甚至是哈瓦那耶稣教会学校的学生，他被激发成为一个革命者，完全是与他哥哥同样的原因。

和菲德尔、劳尔同时期的大学生格瓦拉，1953年夏天，在阿根廷的名牌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取得了可以行医的资格和文凭。在最初的时候，他满怀热情地想成为一个可以解危扶困的外科医生，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位名叫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的治疗麻风病的外科专家，曾经深入到多数避居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深山老林里的麻风病院去，热心地进行麻风病的研究和义务巡回医疗。正是在这样的巡回医疗活动过程中，格瓦拉来到了拉丁美洲北端的危地马拉国家的危地马拉城。

当然，在此以前，格瓦拉在中学、大学读书的时候，由于他酷爱阅读的习性，在自然的阅读状态中，他理所当然也阅读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大量著作，对他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早已经非常深刻的激发他产生了革命的思想、意志和热烈的向往。

来到危地马拉后,其时是1953年的岁尾。在这里被朋友最初介绍认识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活动家,是一位名字叫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的女士。她是秘鲁人,是秘鲁共产党员。

这位秘鲁的女共产党员,热心的帮助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城找到了住处,联系了可以维系经济生活需要的工作,并且他们很快地成为了挚友,产生了热烈的爱情。而就在这个时候,在进入1954年的危地马拉,酝酿着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同时开始出现了严重危机的势头。

其时,危地马拉在1950年的总统选举中,一名很有教养的军人,是危地马拉政府军中一名很有民主思想意识,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上校,名字叫哈科博·阿本斯。他以很高的得票率,当选了危地马拉总统。

哈科博·阿本斯本人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在他当选总统的过程中,得到过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很有力量的帮忙。

当时,危地马拉共产党创始成立不久,党员人数不多,但是,这个党一成立,在它的创始人霍赛·曼纽尔的组织下,展开活跃而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创办了一张党报,报名为《人民报》,热情地宣传劳工联合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所以在广大危地马拉群众中,这个党和它的党报很快具有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个党和它的党报,对阿本斯的正直和善良以及他的民主意识、进步倾向的热情宣传,使危地马拉广大的人民群众,认识了阿本斯,同时也成了这位阿本斯总统的拥护者。

而阿本斯本人,在他当选总统以后,很自然的也开始接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和鼓励,他开始制定和执行危地马拉不完全依附美国的政策,竟然也敢于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远在欧洲的共产党国家发生起联系,主要是发展起贸易关系来。而后,接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着在国内,他也开始制定和实施近乎共产党国家的劳工政策,竟然也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土地改革,用赎买的办法,征收属于外国人所有的,本来也大量荒芜闲置着的土地,然后分配给危地马拉的农民。

一个距离美国很近的小国,搞起了这样的模仿共产党国家作法的动作,虽然明显是一种进步的举措,连美国的知识界、报刊媒体,也给以相当的评价和赞扬,但是作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们来说,他们开始对危地马拉的变化和举措,提起了密切的重视和注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开始大量地渗透到危地马拉来,在危地马拉的邻国,也组织起了针对危地马拉的特务网。

事实证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儿远见的。他们的警惕,很快被证明不是没有根据和没有必要的。

阿本斯政府在顺利地推行各项进步政策,有了相当的成效以后,他们开始要进一步地进行维护本国利益,限制外国公司在危地马拉贪得无厌的剥削和榨取了。而在危地马拉的所有外国公司,加在一起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统称呢?那就是,加在一起,可以统称为美国公司。危地马拉当时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美国公司的手里,是由美国佬独霸着的。而在所有这些美国公司中,最庞大的大鲨鱼,是号称“联合果品公司”的美国公司。

危地马拉这个小国,有一个甜蜜的呢称,名号叫“香蕉国”。它以盛产香蕉出名。它的香蕉,在美国市场上是最受欢迎的。联合果品公司,完全垄断着危地马拉以香蕉为主的果品经营,实际上也统治着危地马拉的经济。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联合果品公司,在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进入危地马拉,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完全

殖民地的经济机构,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的掌权者们投资和参股经营的利益特别稳固的经济构架,在进入五十年代美国政府的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的年代,美国政府中许多重要当权人物,比如国务卿杜勒斯,中央情报局长小杜勒斯,美国驻联全国大使洛奇,都从危地马拉联合果品公司定时地获取十分丰厚的利益。由此可见,美国在危地马拉的联合果品公司,实在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不仅具有经济势力,也同时也具有政治势力,直接说是具有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公司。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帝国主义背景和实力的大鲨鱼,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总统,也要在它头上动土,敢于要给它带上笼头,敢于对它进行限制,敢于要对它征税甚至要将它的一部分,收征为危地马拉国家所有,人民所有了。

这还了得吗?

美帝国主义怎么能容得这样一个小小的香蕉国在它的面前显示力量呢?

从危地马拉仅仅还在搞土地改革的年代,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开始着手在危地马拉的邻国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组织反对危地马拉的反动势力,他们在那时候,就已经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由美国中央情报长艾伦·杜勒斯,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帕比隆克赛斯”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制定了美国策划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各种手段的实施和各种计划的投入。

当阿本斯政府终于要在美国在危地马拉最主要的利益所在,即在联合果品公司的头上有所动作时,美国把这种动作,不仅看作是阿本斯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挑战,而且也是一种在政治方面显示不驯服的挑战。在美帝国主义看来,这就叫做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于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迅速地更为加大力度地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是挖空心思地物色和招募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劣迹斑斑的，本来对阿本斯政府心怀不满的退役上校，此人名叫卡斯蒂洛·阿马斯。

美国中央情报局拿出大宗票子来，这个阿马斯上校立即被招募成功，他马上见钱眼开，乐不可支借用洪都拉斯的丛林，从拉美各国招募雇佣军，开始了目的在于入侵危地马拉推翻阿本斯政权的军事训练。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当时的局长比德尔·史密斯的直接领导下，由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福伊为组长，组员包括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惠廷·威劳尔，以及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罗伯特·希尔和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托马斯·惠兰，还包括一大批直属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员和专家，组成了支持雇佣军头目阿马斯推翻阿本斯合法政府的组织领导小组。

但是，卡斯蒂洛·阿马斯臭名昭著，同时也是个无能之辈，他花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量资金，重金收买雇来了一百五十名雇佣军，结果，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乌合之众，入侵危地马拉，阿本斯动员人民和军队进行抵抗，立刻把阿马斯又赶出危地马拉，赶回到了洪都拉斯。

美国佬不甘心让阿马斯失败，开始直接插手，越俎代庖，他们一手包办，以阿马斯武装集团的名义，建立起了高频率的广播电台，对危地马拉人民展开心理战，同时，中央情报局大量编写和印制传单，并且雇用飞行员，驾驶一些“赛斯纳”之类的小型飞机，入侵危地马拉上空，超低空飞行，有的时候扔下一两枚炸弹，有的时候扔下来绑着炸药块的集束手榴弹，轰炸危地马拉城的平民百姓，有的时候，这样的人侵飞机，还扔燃烧弹，引起港口的



轮船爆炸,更多时候,这样的飞机大量投下来造谣攻奸的传单,攻击诬蔑阿本斯是共产党分子,已经把危地马拉出卖给了苏联,或者进行恶毒的蛊惑。

为了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它的走狗们的武装入侵和挑衅,甚嚣尘上的捣乱和破坏,危地马拉合法政府的总统阿本斯,在危地马拉人民的拥戴下,一开始的时候,坚决地领导危地马拉人民进行了绝不屈服的斗争。

危地马拉广大工人,农民、爱国学生和士兵,以及广大的各界进步人士,都积极坚决地支持阿本斯政权,都行动了起来。

危地马拉共产党,在这一场斗争中,更显示了它的活跃力量,它的劳动党成员都响应号召,拿起了武器,投入了保卫危地马拉祖国和阿本斯政府的战斗行动。

当时,拉丁美洲的许多进步青年,革命人士,也云集到危地马拉来准备投入支持阿本斯政府,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当时已经在危地马拉生活和工作的后来成为格瓦拉妻子的秘鲁共产党员伊达尔·加德亚,直接参加了阿本斯政府机构的工作。

其时投奔伊达尔而来到危地马拉的格瓦拉,简直是“遭遇”上了为正义事业而投入献身的机遇。他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参与了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他报名加入了狙击入侵飞机的防空战斗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投入了狙击敌人入侵飞机的战斗。其间,属于阿马斯雇佣军的,同时也是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两架入侵的轻型飞机被击落在危地马拉城的城防阵地上,这战绩中也许也包含着格瓦拉投入危地马拉斗争中的贡献和功劳。

危地马拉一个小小的“香蕉国”,和庞然大物巨兽一般的美帝国主义斗争,自然绝不是势均力敌。最后,美帝国主义终于通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过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行动，推翻了危地马拉的阿本斯合法政权，终于把中央情报局招募的那一位雇佣军上校阿马斯扶上了危地马拉总统的宝座。

于是，接下来，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开始开黑名单，指令阿马斯这个驯服的走狗，迅速逮捕革命者。格瓦拉及时地躲身进入阿根廷大使馆，受到本国大使馆的保护，最后又设法逃出危地马拉，在逃生中来到了墨西哥。

1954年9月21日，格瓦拉抵达墨西哥城以后，他像所有从危地马拉逃出的革命者一样，受到了墨西哥渴望民主政治同情进步人士的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领导的支援危地马拉革命的组织的帮助。

一开始，他被帮助有一个安身之处住下，得到了一些急迫的生活资助。但是，靠着这样的安排和资助，格瓦拉是无法在墨西哥城生活居住下去的。

好在这时候的格瓦拉，已经二十六岁，他已经是一个饱经生活磨练，很有生活能力的思想成熟的年轻人了。

格瓦拉自幼出身南美阿根廷的比较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林奇先生，曾经是很大的马黛茶庄园的庄园主，他的母亲塞利娅，有过大宗的遗产，格瓦拉在幼年的时候，曾经过着极有保障的非常优裕的生活，他从四岁起，便开始读书识字，上中学的时候，都是母亲亲自驾车来去送他上学下学，后来他考入著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家庭在他的经济生活方面，也从来是给予着十分充足的，优裕的保障。

但是，天性奇特的格瓦拉，从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对优越的充裕的物质生活相当不予重视，他倒是越来越强烈地倾向重视自身的精神生活，这大约是与他从很小开始，就受到了

大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不无关系。母亲的指导,他天性的聪颖,使他从很年幼、粗通文字、初具阅读能力的时开始,就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当然是往往首先从大量的阅读文艺作品开始,在最初的时候,结合着法文法语的学习训练,大量地阅读了法国作家诸多的作品。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的作品,他都爱不释手。后来他的阅读面越来越拓宽,他开始阅读了塞万提斯的《唐·吉柯德》,他阅读到了杰克·伦敦的小说,更为向往和振奋。他开始崇拜那些心地善良,同情劳苦群众,对所有不义和邪恶的剥削和压迫都嫉恶如仇的,或者是拔刀相助弱者,即使在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也绝不气馁,绝不屈服,绝不示弱的大义凛然伸张正义的英雄,以及在任何艰难曲折,劳顿困苦,甚至流血流汗,甚至在战斗中牺牲一切,献出生命都绝不反悔,绝不自艾,绝不退缩的百折不挠的追求真理的英雄。还有那些在任何的黑暗和一切险恶的环境中,即使忍受着包括难以忍受的贫穷和苦难,在漫长日月的煎熬中,都坚信着崇高理念、崇高意志、崇高品德的崇高的英雄。

无疑,格瓦拉在他最初的成长过程中,在他大量阅读文学书刊的过程中,他备受过这样的文学的崇高禀赋和崇高的人性和崇高情怀的熏陶。

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决不甘心于沉迷在优越的可以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中。他渴望着到暴风雨中去磨砺,到艰苦的生活中去锻炼,渴望着靠自己的双脚和双手去独立行走和开拓创造。为此,父母兄弟姊妹的亲情,家庭生活的温暖,甚至初恋的情人热烈的爱情和缠绵的温柔都不能成为他行动的束缚和羁绊。

1951年岁尾 在圣诞节刚过的第五天,1952年的元旦将要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来临的时候，二十二周岁的格瓦拉，已经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这时候，适逢大学里的寒假来到，大学里不再授课和学习。有一位年纪比格瓦拉年长六岁的医生，名字是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此人后来是格瓦拉终身不渝的朋友。当时，这一位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已经拥有医学博士头衔，因此，他想在医疗研究方面大有作为，他把他的研究选题，对准了当时在拉丁美洲各国都几乎普遍流行的一种可怕而讨厌的疾病：麻疯病。有志于研究治疗克服这疾病的格拉纳多斯，大胆地提出一个想法和作出一个决定，这就是，他准备骑上一辆摩托车，准备一点可以周转的盘缠钱，然后就由南至北，到拉丁美洲的各国去旅行，到处去巡访麻风病院，如果有可能的话，在这样的巡访医疗中，筹集一点儿资金以便投入支持他的研究。但是如果他要如此行动起来的话，他单枪匹马，纵横南北，独来独往，恐怕难以克服所有的困难，所以，他就向当时还是医学院大学三年级学生的格瓦拉，提出了结伴同行的想法和愿望。

格拉纳多斯是格瓦拉多年朋友。格瓦拉本来是格拉纳多斯弟弟托马斯的中学同班同学，他们已经相识多年，格拉纳多斯很了解格瓦拉的人品、志向和抱负，所以，当他要实行一个大胆的行动的时候，他希望格瓦拉来结伴，同时，他也估计到格瓦拉很有可能接受他的邀请而不会拒绝他。这样，他就向格瓦拉展示了他的愿望。

完全不出他的所料，他要采取的这个行动步骤，对格瓦拉来说，实在是一个最具吸引力，非常有刺激性的行动计划，格瓦拉几乎是完全求之不得的，他早已经渴望着有这样的勇敢探求和冒险锻炼的经历了。

格瓦拉几乎毫不犹豫，马上就答应了阿尔维托·格拉纳多

斯，非常振奋地毅然表示，决定和他同行地去远征。

格瓦拉的父母，非常热爱他们的小名叫“泰泰”的儿子格瓦拉，但是，他们都是有“骑士风骨”的大家后裔，他们有一种非常开放的传统，他们有大家风度，因此，他们从来不想把儿子像小鸟一样关在小笼子里作为玩物，他们没有那样的琐鄙的感情，他们并不阻拦儿子去探求和冒险锻炼的选择，只提出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儿子在该返回大学攻读拿到毕业文凭时，能够回来，不要延误了这件事情。

格瓦拉答应了父母的请求。

接下来，格瓦拉来见其时他已经与之热恋了许久的情人奇奇娜。格瓦拉热情地送给奇奇娜一件他十分珍爱的礼物，是一只名字叫“坎·贝克”的非常可爱的小狗，这是格瓦拉亲自饲养长大的，几乎与他总是形影不离的宠物。

格瓦拉郑重地把他的心爱的礼品送给奇奇娜以后，激发起了奇奇娜由衷的欢乐和喜爱的感情，奇奇娜实在高兴极了，惬意极了。

而在这时候，格瓦拉才又向她说出了他准备远行的决定。

奇奇娜一听格瓦拉的这样的决定，她简直不可思议的惊叫出“啊”的一声来，几乎差一点儿晕倒在地。

奇奇娜是阿根廷最著名的牛场主、最富裕的“名门望族”门第的千金小姐，形象十分漂亮，简直宛若天仙，她当时虽然也还极年轻，但在她的名头下，已经有很大一宗巨资，她的父母已经慷慨明确地赠予了她，作为是给她的第一部分遗产。

这一个奇奇娜，非常喜爱格瓦拉的聪明的头脑和英俊的面孔，他们是同学伙伴，还在他们开始热恋之后不久，奇奇娜就已经非常热情而且不无骄傲地把格瓦拉引进她家庭的晚会上，把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格瓦拉作为她的未婚夫选择展示在她的家庭的面前。

而且,从那以后开始,奇奇娜已经在热心而积极地筹措着她与格瓦拉的结婚事宜。他们当时都已经年过二十岁,他们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

然而,奇奇娜的热望,现在不能实现了,因为格瓦拉已经决定要远行。而且,奇奇娜能明白,格瓦拉的决定,从来是不容易改变,是很难改变的。

于是,奇奇娜对格瓦拉,只能情怀依依,垂泪而别。

1951年12月29日这一天,格瓦拉和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一行,踏上了他们远征的征途,他们骑着一辆从旧货市场买来的破旧的摩托车,驶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的摩托车上,也拖载着他们的医疗器械和简单的行李,以及少量的给养和水。同时,由于格瓦拉多年以来爱好摄影,他们还带着一架不大的照相机。

当繁荣美丽灯火辉煌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他们身后迅速地飞逝的时候,他们所驾驭的快马,沿着安第斯山脉,开始进入森林和蛮荒的地方,他们开始无休止的晓行夜宿,有的时候,能够借宿庄园农家,但也有许多时候,不得不裹着单薄的毯子,露宿在静穆的森林中和怪石嶙峋的山砬子上。给养很快吃完了,盘缠很快花完了,他们开始了经常忍饥挨饿的困难生活,有的时候,找到了访问麻疯病院可以工作的机会,或者在别的场合,比如给缺医少药的农民治病,他们可以再获得一些开展活动必须花销的经费。但是,如果一时难得找到这样的机会,他们就只好有什么活计就干什么活计了。后来,他们的摩托车不堪负重和长途跋涉,完全坏了,怎么修也不能再修好,他们两个难兄难弟,就丢弃了破摩托,开始扛着行李,背着药箱漫游。

为了吃饭和解决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两位人医,有的时候不得不去当兽医,给牛、马、猪看病,或者干脆到饭店里去打杂,洗盘子洗碗,或者去当搬运工、装卸工,或者设摊照相,修理收音机,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件极好的差事,到一艘油槽船上当了水手,他们吃饭居处有了保障,而且也解决了继续漫游代步的问题。

这期间,艰难困苦的生活始终为他们挥之不去,但他们仍然坚持着他们的崇高的奋斗目标,他们仍然在拉丁美洲各国,在许多与世隔绝的地方,寻访着麻疯病院、麻疯病人,进行着医疗和研究活动,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担任着主治医,格瓦拉充当着医助和技师的角色。

1952年2月18日,这两位自动肩负征服麻疯病造福人类的崇高使者,艰难跋涉来到了智利的特木科城,那里的地方报纸《南方日报》,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报道。这是格瓦拉在他早期的活动中,第一次在公开正式的媒体刊物上留下了他的足迹的文字记录。

从智利离开以后,他们又游历了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后来到达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在迈阿密,格瓦拉一度山穷水尽,简直困难到了极点,巧的是天助英才,叫他偶然巧遇一名流落美国多年发了一点小财的远房亲戚。这位亲戚给他买了一飞机票,让他返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完成了医科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外科医师的行医证书。

1953年,他医科大学毕业后,作为外科医生,仍然想接着进行麻疯病的医疗和研究,他不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一个可以平静舒适地工作和生活的市区医院住院医生的工作岗位,他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竟再一次踏上征途，去巡访各国各地的麻风病院，去为那里被苦难不幸命运折磨的人们服务。

于是，格瓦拉又游历了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最后，奋起独立自主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榨的香蕉危国危地马拉发出了战斗的召唤，格瓦拉满腔热血，满怀激情地飞奔到危地马拉。

大约从危地马拉开始，格瓦拉开始成了一名成熟的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为了一名真正觉悟的革命的战士。

但是，危地马拉的革命和解放斗争失败了。

格瓦拉作为危地马拉新上台的反动统治集团黑名单上的通缉犯，潜逃来到了墨西哥。进入到了墨西哥城，并且受到了这里的进步人士的同情和关照，格瓦拉一时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最初，和他一起从危地马拉潜逃出来，来到墨西哥城的，还有一位危地马拉的劳动党员，名字叫帕托霍。危地马拉劳动党，确实就是危地马拉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党的性质，但是名称不叫共产党，只是美帝国主义中央情报局宁肯在大多数时候把危地马拉劳动党直呼为是危地马拉共产党。

这个帕托霍，从危地马拉城打击美帝国主义及其雇佣军的人侵飞机的空防组织开始，他和格瓦拉结下深交，他们当时，都曾经是打击入侵飞机高射机枪的机枪手。

后来，理所当然，帕托霍也上了美国主义走狗的黑名单，成为通缉镇压的对象，他不得不也逃离了他的祖国，和格瓦拉一起，来到了墨西哥城。

帕托霍和格瓦拉在墨西哥，被这里的支援者安排住进了同一间铁皮小房里，在支援者们开始给过他们一些生活资助以后，接下来的生活出路，只能靠他们自己来想办法了。



帕托霍从危地马拉逃跑出来的时候，他连一分可以流通的货币都没有带在身上，他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的。

格瓦拉似乎还好一些，他一直在身上珍藏着几个比索，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买饭的。现在，这几个比索开始派上用场了，格瓦拉曾经在他的漫游经历中，干过靠照相挣钱的事，于是，他就用仅有的几个比索，买来了一架半新不旧的照相机，在墨西哥城的公园里，招揽给人照相，千方百计挣几个小钱，来维持生活。

帕托霍也四出去找一些出卖力气的零活干，什么零活都干，脏的、累的、恶的、臭的，一律在所不辞。

就这样，格瓦拉和帕霍彼此照应着，度过了来到墨西哥城以后最初的难关。

后来，渐渐的，他们闯开了新的局面，帕托霍被招聘到一家小报去当了记者。格瓦拉在墨西哥有进步和革命倾向的卡德纳斯前总统的直接关注下，根据他的医生资格，被安排在了墨西哥城的市立医院工作，并且在市医学院的心脏病研究所，还兼做了一份动物实验室实验员的工作，这样他就开始有了两份工资。

他和帕托霍分别租到了房子来往。

他们的生活都有了改善。

接着，危地马拉革命失败后，一直在东躲西藏中隐匿的阿本斯革命政府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年轻的秘鲁女共产党员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也从危地马拉逃奔出来，来到了墨西哥城。

格瓦拉在初到危地马拉时，他被朋友介绍投靠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伊尔达十分负责的热心地照应了他。而且，当时，格瓦拉初到危地马拉时，他的哮喘病严重发作，一度病得十分严重，时时不能没有人照顾，于是，伊尔达就对格瓦拉还进行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了特殊的照顾,就是在这样的照顾中,格瓦拉对伊尔达产生了感情,伊尔达也爱上了格瓦拉。他们两个在危地马拉的那些战斗的日子里,同时热恋起来。

现在,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这个有印第安人血统的漂亮健美的秘鲁女共产党员,来到墨西哥城,和格瓦拉又会聚在了一起,他们马上举行了充满热烈情谊的幸福婚礼。

而且,他们的蜜月,以及接下来的爱情和婚姻生活,曾经是极甜蜜,极幸福的。

伊尔达·加德亚很快就怀上了格瓦拉的孩子。1956年的2月15日,他们共同的甜蜜的爱情和幸福婚姻的结晶出生了。

伊尔达生下来的,是一个胖胖的,十分漂亮的女孩儿。

格瓦拉十分惊喜。

伊尔达幸福地笑着,他问丈夫:

“当家的,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好?”

格瓦拉高兴而且激动地说:

“我要感谢你,亲爱的老婆子!感谢你给我生下这么漂亮的女儿,为了感谢你的功劳,为了让咱们的女儿,长大了像你一样聪明、漂亮、勇敢而坚强,为了像你一样如阳光灿烂如明月一般的温柔,我给她起个名字叫小伊尔达吧,你看怎么样?”

伊尔达·加德亚当然十分高兴,她兴奋地对格瓦拉说:

“好,那就让咱们俩的宝贝和结晶,叫小伊尔达吧!”

1956年2月15日,这是重要的一个日子,对于格瓦拉和加德亚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爱女出生的日子,因此也是他们最难忘,最愉快兴奋的一个日子。

伊尔达·加德亚是幸福愉快的。

格瓦拉同样是最幸福,最愉快的。

不过,对于格瓦拉来说,这一天还有几乎不可比量的另一桩最重要,最愉快的事情,这就是,就这一天,他必须离开墨西哥城,马上去到距离墨西哥城三十五公里外的一个名叫“圣罗莎”的大牧场去,因为在那里,这一天将正式拉开古巴革命起义军的最必要的战斗训练的序幕,在这个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秘密训练基地上,格瓦拉已经被古巴革命起义军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地任命为了主管起义军干部组织工作的政委。

### 格瓦拉初识卡斯特罗兄弟的往事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55年7月里的一个晚上。在墨西哥城的埃姆斯帕朗街49号,格瓦拉怀着不可抑制的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急切地来到这里,寻访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55年5月间,在古巴的松树岛监狱大赦出狱以后,他在古巴又滞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管在出狱以前,还是在出狱之后,他的革命信念始终是越来越坚定,推翻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早在他还在哈瓦那大学攻读法律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相当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他甚至也研究过《资本论》,第一次阅读《资本论》,文字艰深,很不好懂,他曾一度搁下,准备以后再读。后来在松树岛监狱里熬日月的日子里,他才终于完全读完了《资本论》。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他的思想、眼界、胸臆更开阔了。

他的思考能力，认识能力和分析洞察能力，他的全部理论水平，有了更为飞跃的增长。

他的思想灵魂深处，更具备了彻底的革命性。

只是，这时候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还不是一个加入过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党员。

但是，他在思想上，无疑，已经纯粹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纯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

他认定了对反动的统治阶级，对古巴的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永远绝不能抱任何幻想。对于这样的反动阶级的反动政权，唯一正确的办法，只能是以暴风雨一般的彻底革命，来彻底地推翻它。

在这样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下，菲德尔·卡斯特罗从黑暗血腥的松树岛监狱出狱以后，他几乎来不及充分地享受一下自由的空气和恢复一下被折磨到极度的肌体，他立即又展开了紧张的宏图大略的谋划。

他迅速的串连所有被释放的因攻打蒙卡达兵营被判刑的志士，同时，串连所有的革命同情者，动员他们离开古巴，到墨西哥城来重新聚集，重新集合成为革命的力量。以图展开更为坚决的斗争。

这样，他首先派遣与他同时出狱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来到了墨西哥城，接着，其他曾经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壮士和热心参加古巴革命的志士们，也纷纷应召来到了墨西哥城聚合。

从松树岛监狱释放的革命者，纷纷地来到了墨西哥城，同时，在攻打蒙卡达兵失败以后，没有被捕判刑，当时在巴蒂斯塔政府的通缉和追捕中逃出古巴的蒙卡达兵营攻打的参加者，现

在也响应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号召和召唤,从他们流落所在拉丁美洲各国,也都开始纷纷踊跃地重又聚到墨西哥城里来。

在这些从拉丁美洲各国踊跃聚集来到墨西哥城的古巴革命者中,相继出现了这样几位人物,他们是一位名叫涅哥·洛佩斯的青年革命者和另外两位他的同志:马利奥·达尔里和达里奥·洛佩斯。

他们其中的涅哥·洛佩斯,来到墨西哥城后,有一天患了一点肠炎之类的小病,于是便到了墨西哥城的市立医院来看病。结果,就在他这个看医生的过程中,他意外地惊喜地欢呼起来,他在这里撞见了已经在市立医院从事医师职业工作多时的格瓦拉。

他们立刻相互欢呼拥抱起来。格瓦拉也马上认出了涅哥·洛佩斯。

原来,他们两个,曾经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危地马拉城最紧张危险的那些战斗的日子里,他们俩人,也曾共同在一个打击美国佬及其雇佣军飞机的防空高射机战斗组,并肩战斗过。原来,这个涅哥·洛佩斯,本来也是曾经响应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召唤,跟随着卡斯特罗奋起攻打古巴圣地亚哥有一千五百名兵员的蒙卡达兵营的,以及同时攻打巴亚莫兵营的一百六十二名革命的大学生中的一员,攻打失败后,在敌人的通缉追捕中,他逃出了古巴,流落进入了危地马拉,后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也就参加了保卫危地马拉革命的战斗生活,而就在这个期间,他和格瓦拉同在一个防空高射机枪的战斗组合里,成为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和同志。

其时,格瓦拉早已闻知古巴革命的大学生,攻打反动政府兵营的壮举,他早已经对于这次壮举的英雄参加者,怀有着无限的

敬佩和同情,甚至也产生着无比激越的向往之情。因此,当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一员直接参加者涅哥·洛佩斯来到格瓦拉的面前时,他当然给格瓦拉作了最全面,最具体,最生动的绘声绘色描述。

格瓦拉当时十分专注投入地倾听了涅哥·洛佩斯的描述,他非常受震动,特别激动,强烈地流露出了向往之至的激情,表明他当时如果也是在古巴的一名大学生的话,他也绝对会热血沸腾地投入到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激烈的完全不计危险的战斗中去。

格瓦拉的这样的强烈的精神情绪,给涅哥·洛佩斯留下了强烈至深的印象。

而且,在后来的保卫危地马拉的战斗生活中,涅哥·洛佩斯也充分地看到了格瓦拉的勇敢、顽强、善战忠诚,不惜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的彻底革命激情,而且还有格瓦拉总是克己让人,助人为乐,善与人处的秉性性格,也引起了他对格瓦拉充分的尊敬、爱戴和看重。

这样一个格瓦拉,这样一个涅哥·洛佩斯,现在,他们在墨西哥城的市立医院里,再一次久别重逢,相聚在一起了。他们在欢呼激动的拥抱中,他们的热烈感情,是难以比拟的。

格瓦拉问:

“涅哥·洛佩斯,听说你从危地马拉回到了古巴,你怎么又来到了墨西哥?”

洛佩斯说:

“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又在集合人马,约定在墨西哥集合,所以我们又来了。已经又有许多人来了。”

格瓦拉的眼睛闪亮了起来。他马上激动地问洛佩斯:

“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在墨西哥城吗？你能不能介绍我去认识他？”

洛佩斯说：

“不，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还不在于墨西哥城。不过，他即将就要来了。现在，他的弟弟已经在墨西哥城里了。”

格瓦拉感到惊喜：

“是劳尔·卡斯特罗吗？”

洛佩斯说：

“是他。是劳尔·卡斯特罗。”

格瓦拉激动地说：

“那你就先介绍我去见劳尔·卡斯特罗，我非常渴望见到他。”

涅哥·洛佩斯高兴地带领格瓦拉，来见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形象也是特英武而秀气，他比格瓦拉小两岁，形象和性格，几乎和格瓦拉十分相近，他的外表特征，似乎也和格瓦拉一样，仿佛含有着一种男性的腼腆。但是，他在和格瓦拉初次见面的这一刻，他们两人却完全好像似曾相识，仿佛是久别重逢的老友，近乎完全是一见如故。

涅哥·洛佩斯介绍他们认识和见面以后，忙着去干别的事情。而格瓦拉和劳尔，却开始了热烈的交谈，他们怎么也分不开了。

他们一连深谈了好几天。

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谈论了许多方面。

但是，最后，他们集中谈论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来。

劳尔和格瓦拉一样，也和他的哥哥菲德尔一样，已经大量地

阅读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著作，包括革命政党的组建，国家与革命等等深刻而重要的问题。

格瓦拉向劳尔提出了组织革命，必须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亦即共产党的必要。

劳尔·卡斯特罗极为兴奋，激动地对格瓦拉的主意表示了认同和响应。

于是，格瓦拉就对劳尔·卡斯特罗说：

“好，从此我们就照着共产党员的标准和规则来行事。”

格瓦拉说：

“对此，我们必须进行严格的保密。甚至连菲德尔·卡斯特罗你的哥哥，我们也不要透露，以回避他可能不一定赞成我们的倾向。”

劳尔说：

“好，就这样办。不过菲德尔来到墨西哥城后，你一定要见他，他不仅是我的兄长，也是我十分敬爱的师长，他的革命性很强烈，他的战斗激情，也是不可抑制的。”

格瓦拉说：

“当然，如果他来到了墨西哥城，你一定要让我马上见到他。他已经是经过巨大锻炼的，已有革命斗争经验的英雄，今后我们的革命斗争事业，必须在他的领导下进行。”

格瓦拉和劳尔进行了如此的约定。

1955年7月9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终于也来到了墨西哥城的时候，劳尔·卡斯特罗第一桩向他哥哥报告的事情，就是要他和格瓦拉见面。当然，劳尔·卡斯特罗同时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报告了他对格瓦拉的全部印象。

劳尔·卡斯特罗对格瓦拉的介绍，促使菲德尔·卡斯特罗



立刻特别地感奋起来，令他也产生了急于要与格瓦拉见面的强烈愿望。马上指示劳尔迅速安排这次见面。

于是，格瓦拉自然也是马上就来了。

他们见面的地点，墨西哥城的埃姆帕朗街 49 号，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下榻处。这里是一个名字叫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莎雷斯的妇女的家室。这一位玛丽亚·安东尼娅女士，是一个古巴人，她的丈夫是墨西哥人，颇有一些资产，他们的房宅是很宽大的，是一座有套院的小楼，楼内有许多居室。

玛丽亚·安东尼娅在古巴有一个唯一的亲兄弟，名字叫伊西罗，由于参加反对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斗争，被巴蒂斯塔特务逮捕，以野蛮凶狠的酷刑棒打致死。

这使玛丽亚·安东尼娅在无限的悲痛中，认识到了巴蒂斯塔政权的血腥和残暴，所以，她开始了对古巴有血性的年轻革命者的深刻同情。她听说菲德尔·卡斯特兄弟要来到墨西哥重新集合造反的队伍，她就主动地提供方便，请卡斯特罗兄弟来充分利用她的家人所拥有的深宅大院来居住。

而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后，他立刻就决定在玛丽亚·安东尼娅提供的这个住处，建立他的秘密组合队伍，组合起义军的司令部，这个地方就成了他的一个开展秘密活动，有所安排保卫措施的战斗机关。

格瓦拉在劳尔的陪同下，在这里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他们俩人也是一样，未曾见面，彼此就都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而一旦见面，几乎当然也是一见如故，他们差不多马上就热烈地交流起来，越过所有的鸡毛蒜皮的细事和趣谈，他们立刻开始纵论世界大事，深刻地谈论国际形势，从苏联的强大，中国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结束，谈到埃及革命的奇迹，他们的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话题非常广泛,从重大的世界形势,进而又推演到深刻的革命哲学、理论问题,他们同时很快的把激热的话题,归结到当前的拉丁美洲最迫切的革命话题上来,他们很快在相互之间共鸣着一个促令他们俩人都激动不已,激奋不已的共识,那就是为着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绝不畏惧付出一切牺牲的代价,以革命的武装斗争,展开推翻一切暴力压迫的革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强调,如果是为着这样的目标,古巴人,宁肯承担全部牺牲的代价,也可以承当美洲革命的先锋。于是,格瓦拉坚决毅然地说,如果是这样作为阿根廷人的他,他也可以绝对无条件地和古巴人站在一起,他也可以成为这个革命先锋中的一员。

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彻夜的长谈。在雄鸡报晓的一个新的黎明即将来到时,卡斯特罗根据格瓦拉的坚决请求慨然地进行了一个十分严肃郑重的举措,他展开刚刚装定好的一个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登记名册,在第一页第一位的位置上,写下了格瓦拉的名字,然后接着写下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的名字。

然后,他们是兴奋地、长时间的拥抱和握手。这时候,劳尔也参加了进来。他们三只巨手相握在一起,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核心的古巴革命起义军的领导中心,就这样,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形成和诞生了。格瓦拉从此成为了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的一员。在墨西哥的生活中,他有了又一重要的身份。

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革命的伟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在墨西哥城里,开始了毫不间断的发展革命组织的工作,热情奋发地进行着壮大革命势力的其他一切工作。组织队伍,是一个方面,筹备革命投入的资金,以便购置武器弹药和置办给养,还有

其他种种事情,他都必须充满不息的热情,耐心细致地来做。

避居在墨西哥的诸多的古巴侨民,同情古巴青年革命者的人不在少数,同时,还有许多墨西哥进步人士,都尽他们的可能和力量,对古巴革命的筹划者,给予慷慨的解囊相助。因此,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城以后,很快集合起了人数不算少,革命斗争意志坚决的战斗队伍,同时,他还筹集到了大量或者说是相当可观的革命活动资金。

有了资金,他们就开始秘密地购置武器弹药,开始进行着武器弹药的储备工作了。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想到了,武器使用和掌握武器去战斗的战斗人员战斗素质的训练,他们明白打仗本身也是一门学问,甚至是一门艺术。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结识着一位非常重要和非常杰出的人物,他就是阿尔维托·巴约将军。此人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革命军的一位将军。西班牙革命军失利以后,他离开西班牙,来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城找了个解决吃饭问题的工作,即充当了墨西哥国防军军事航校的一名教官。在军事教学之余,他仍然对研究战争艺术富有兴趣,在1950年前后,他写过一本研究战争艺术的著作,书名叫《游击战争的一百五十个问题》,这本书,差不多可以说是一本进行游击战争的知识全书,其中非常全面地介绍着游击战争的各种战略、战术和战法,包括袭扰、突击、埋伏、爆破、制造武器、炸弹、挖掘掩体地道,开车驾机,以及躲藏和隐蔽,越狱潜逃,仿生和自救,各种生存手段,等等。

这样一本重要的著作被古巴的革命者看到了。于是,这些革命者们,就热情地来拜访这位对游击战战法颇有研究的将军。

当拜访者和被拜访者了解了各自的情况以后,他们之间的

关系，很自然的便亲切了起来。

古巴革命的组织者们，最初和巴约将军见面，当时也联想到了一个热切的愿望，这就是，想到了，能否聘请巴约将军来作古巴革命起义军的教官，来对参加起义军的全部青年大学生，来一番充分的军事训练。

一开始，巴约将军拒绝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如此要求，接着开价很高，他并不热衷于要做这些准备起义的大学生的军事教官。但是，他后来透彻地了解了古巴革命的组织领导者们的志向和品位以后他不仅终于慨然答应充当这些革命者们的军事教官，而且，他还提出了赞助这场革命的请求，他卖掉了自己的一所家具工厂，把资金完全用来投入古巴革命，自然，他同时完全情愿充当古巴起义军的军事训练基地领导人，也不再收取任何报酬。

接着，巴约将军还迅速行动起来，他亲自到墨西哥城的城郊以外相当远的地方，勘察选择了一处可以用来进行军事训练的场地，然后花销两万六千美元买下了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便是座落在崇山峻岭之中，遍地是荒草和荆棘的圣罗莎牧场，远距墨西哥城郊三十五公里之遥。

1956年2月15日，在格瓦拉和他的妻子伊尔达·加德亚的小女儿小伊尔达出生的这一天，正好是卡斯特罗已经组织起来的古巴起义军进入这个训练基地的日子。

所以，格瓦拉和加德亚热烈地庆祝了一番他们的爱女小伊尔达灿然出世的幸福时刻以后，格瓦拉旋即就毅然离开了刚刚结束了一场初产婴儿的妇女强烈震痛以后的妻子，离开了从此一刻开始便难分难舍的可爱的女儿，迅速地也离开了墨西哥城，走出城郊，飞奔着赶赴到了这个“圣罗莎”训练基地。在这里，阿

尔维托·巴约将军正等着他的到来，准备着与他这个卡斯特罗指定的基地干部负责人，一起研究训练计划，展开训练进程，同时，他们已经作出了规定，在“圣罗莎”基地准备好一切以后，他们立刻就将从那里开始，迈步踏上揭起古巴革命新的战斗大旗的征途。

## 堪为照亮古巴革命的明灯

在“圣罗莎”基地，紧张的军事训练开始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有时候，也来到“圣罗莎”训练营地，和所有起义军战士们一起，接受各种严格的军事训练。

在这个军事训练营地里，完全按照临战的战斗部队一样，实行严厉的军事战斗纪律和生活制度，按时起床、吃饭、训练和息灯睡觉。夜间正在大家睡梦酣沉的时候，突然一声哨响，紧急集合，然后就打起背包，挎起枪枝子弹，手榴弹和所有必备的饮水和辎重，开始急行军训练，攀上峻峭的山岭，专门选择布满荒草荆棘嶙峋怪石的道路，走到大家都走得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指挥员往往发出跑步或突进的命令，进行最后五分钟甚至是最后十五分钟的冲刺，接着，可能是就地宿营，露营或进行野炊，或就地觅食，学习断绝给养的生存手段。

这支队伍，如此这般地进行着军事化战斗化素质的训练和培养，有的时候，也进行实弹射击、刺杀、投弹和标识地图，战地救护包扎的训练，每个人都要学会使急救包，捆绑担架，抬运伤

员,给伤员注射止痛针或强心剂。

卡斯特罗有时候会时间许久地离开这里,他回到墨西哥城去,继续筹办其他重要事情,比如继续筹款,购置武器,通讯器材等等。

在卡斯特罗离去的时候,格瓦拉受命在训练基地上同巴约将军进行管理和组织工作。

巴约将军主要主持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有的时候也教授武器修理拆卸和擦洗,故障的排除,以及用饼干或罐头盒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式的手榴弹。

格瓦拉是最刻苦奋发的军事技术军事训练的参加者,这个个头不大的经常被哮喘病折磨的脸色苍白的书生,他很快成为了投弹能手、射击能手,行军和军事演习,伪装学习和执行警戒任务包括侦察训练的时候,他都显得极为顽强和机警,非同一般。

除了作为学员以外,作为医生,特别是作为外科医生,他还兼任着训练基地的战地救护的教员,他耐心教战友们包扎自救止血打绷带骨折正位的技术,教会每个人肌肉、皮下和静脉注射的技术,他经常会伸着胳膊,露着肩膀或屁股蛋子,用他的肌肉和静脉,来教会他的学员们进针。

“圣罗莎”军事训练基地的军事训练,严格而不简断地紧张训练着,成效是绝对明显的。

在军事训练的同时,在这里事实上还进行了活跃的政治思想教育,格瓦拉亲自到墨西哥城的书店里去选购书刊,在训练基地上办起一个小图书馆,供参加训练的伙伴们阅读,大多数,主要是马列主义的书刊,也有不少文艺书刊,其中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两本书:《毁灭》和《青年近卫军》,差不多成为了鼓舞基地训

练参加者的政治思想教材。

总之在这里参加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的起义军战士，通过训练和学习，体能、军事技术，政治思想觉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加强，他们已经都准备好了投入战斗，他们已经都变成了斗志极为昂扬的即将临风出山的猛虎。

然而，就在这时，古巴革命在这一个阶段的运作中，突然遇到了一次差一点是毁灭性的挫折。

事实上，出狱后纷纷离开古巴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参加者，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古巴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无处不在的特务们的密切跟踪和监视，特别是卡斯特罗兄弟的行踪，更是他们紧密盯梢的对象。

卡斯特罗来到墨西哥城后，古巴驻墨西哥大使馆，立刻变成了古巴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特务们云集起来，密切侦探卡斯特罗行动的中心。

他们很快发现了卡斯特罗活跃的革命活动。他们发现了卡斯特罗正在紧锣密鼓地筹措着新的更为重大的革命战斗步骤，于是，巴蒂斯塔政权的特务们，开始使用特务惯用的伎俩，试图从多方打入卡斯特罗新组建的战斗组织机构，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使一个狡猾的名叫贝内里奥的特务，混迹进入了卡斯特罗正在扩大组织的队伍。

结果，这个家伙，很快掌握了卡斯特罗一些难于绝对保密的活动范畴，接下来，这个特务就潜回到古巴大使馆，并从那里向巴蒂斯塔特务组织告密索赏。

美国一直顽固死硬地支持着在古巴已经人心丧尽的巴蒂斯塔政权，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和古巴特务机关联手，拼力维护着巴蒂斯塔政权在古巴的特务统治。所以，他们接到贝内里奥对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卡斯特罗革命活动的告密以后，古巴巴蒂斯塔政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立刻向墨西哥政府施压，要求墨西哥政府镇压正在墨西哥展开的反古巴巴蒂斯塔政权的活动。

墨西哥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马上命令墨西哥警务部门，开始搜捕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他的所有追随者，他们搜查了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筹措起义的司令部，即墨西哥城埃姆帕朗街49号的玛丽亚·安东尼娅家的宅院，他们在那里逮捕了所有正在与卡斯特罗联系的人，接着，他们出动大批警车和警察武装，突袭和包围了在墨西哥城远郊的“圣罗莎”基地，他们从基地上抓走了差不多所有的人，包括巴约将军和格瓦拉。

在墨西哥城里，他们也同时逮捕了格瓦拉的妻子伊尔达·加德亚。

他们统统被关进了一个名叫“米格尔·舒尔茨”的，专门关押外国侨民的庞大监狱。他们开始在那里接受审讯。

墨西哥政府的这一次迫于压力不得不为之的镇压和逮捕，是一个影响轰动的大事件，它立刻激起了墨西哥公众的广泛注意和关注，广大的墨西哥人民，十分同情被他们的政府逮捕镇压的有着强烈革命倾向的古巴的年轻人，墨西哥所有的进步人士都集合了起来，包括政界的开明人士、工人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以及知识界文化界的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以及许多群情激昂的大学学生和教授们，纷纷声援被逮捕的古巴青年革命者。

在强大的声援和正义人民的压力下，墨西哥政府终于以“活动证据不足”为理由，先后逐渐释放了卡斯特罗以及他的大部追随者。

格瓦拉因为当时不是古巴人，而是阿根廷人，他释放的稍晚



了一些天。

经过这一次严重挫折，菲德尔·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正在组织酝酿中的革命队伍，难说不会受到伤害性的影响。有的人对革命的行动气馁起来，有的人对革命的目标开始产生怀疑，有的人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巴蒂斯塔政权根深蒂固，而且一直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和维护，它有四万多用美国的精良武器武装起来的武装力量，一直不择一切血腥手段铁腕统治着古巴，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战胜它，打败它，难道是确实可行的，而不绝对是一种幻想吗？

这样的思想问题，开始像严重的流感病毒一样，在一些人中间传播了开来，造成了一些抵抗力较弱的人，患得了流行性感冒，他们开始在发烧的状态下打起了哆嗦，颤抖了起来。

这时候，该有一种什么样的良药，才能彻底防治和治疗这样的流感病毒呢？

非常凑巧的是，正在这时，果然有一种非常宝贵的良药，忽然之间从天外飞来，这就是，忽然铺天盖地的，震动世界，震惊世界的这样的消息从天外飞来，这即是在远方的埃及，杰出的伟大英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拉开了苏伊士运河从英法两大帝国主义的联手殖民统治下，在1956年7月26日这一天，突然宣布收归埃及所有，并且马上宣布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政策的大幕。

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迅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的描绘，据说革命英雄和革命天才的统帅纳赛尔总统，极为巧妙地策划和安排了这场从两大帝国主义国家的虎口里夺取肥羊的步骤，据说纳赛尔总统事先完全不动声色，他一方面麻痹埃及人民的死敌，一方面运筹调动自己统帅的革命力量，他实施了对泄密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者一律枪毙的严格的保密纪律,他在为所有人不能知晓其战斗意图的状态下,把所有埃及战斗部队为人所不知不觉的状态下,调人到最关键的作战位置上来,调集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咽喉部位,他丝毫不动声色,绝不虚张声势,大事张扬,绝不宣传蚂蚁吃大象的神话,然而,他暗地里周密地计划,精心极致地规定着步骤,正准备着往日任人宰割的羔羊一口吞食两只恶虎,甚至是三只恶虎的必将是为人们所不可思议的伟大行动。他使一切世人,包括他行将被一口吞下的两只或三只恶虎,都绝对不会想象到他所具有的吞食愿望和吞食的胃口。

然而,时间到了。

一切都布置停当,准备停当,他说采取行动的时间到了。

1956年的7月26日晚上的7点40分,纳赛尔总统来到了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苏伊士运河口岸的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市。他登上了亚历山大解放广场的讲台,面对着他的25万英雄的埃及人民,开始发表时近三个小时的长篇讲话。在此时刻,埃及的全国广播电台,都被命令转播纳赛尔总统的讲话。而且,埃及所有的司令、军长、师长和一切官员们,都被严格命令守候在收音机前,认真倾听纳赛尔总统的讲话。在此前为时不久的时刻,纳赛尔总统分别单独召见了一系列军队的司令和要害部门的官员,每人都交给了他们一封火漆密封加盖了保密印章的命令封。纳赛尔总统告诉他们每人一个暗号,这就是要他们注意倾听1956年7月26日晚间7点40分钟纳赛尔总统本人将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的讲话广播,如果纳赛尔总统在讲话中说出那个暗号,所有接到绝密命令封的人,必须立即开封阅读命令,并且规定,在前此时刻打开命令封和打开命令封后拒不执行命令封内命令的人,都要立即处决。

所以，所有已经持有纳赛尔总统秘密命令封的人们，他们是相当一大批司令和长官，在纳赛尔总统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慷慨陈词，开始发表长篇讲话时，他们当然都紧张地围拢在收音机旁，非常聚精会神地收听着纳赛尔总统的声音，专心致志地收听着纳赛尔总统的每一句话。纳赛尔总统严格地掌握着说出那个秘密暗号的时机。

终于，时刻到了，纳赛尔总统在讲话中，突然提高声音，说出了一个曾经负责开凿运河的法国人的名字，纳赛尔总统在讲话中，提到了“斐迪南·德·勒赛普”。这就是暗号。

这个暗号一经从广播电台的直播间中传出，所有那些持有命令封的司令和官员们，立刻开始拆阅秘密命令封中的命令，拆阅所有秘密命令封的司令和长官们，立刻几乎都惊呼出声来：“真主啊！”

然后，他们没有一个人犹豫，开始无条件地执行纳赛尔总统亲手签署的手令，马上从各个方面，突然开始，从上游到下游，沿着整个苏伊士运河的所在口岸，在埃及武装部队的保障下，行政官员们迅速从英、法两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手里，全部接管苏伊士运河的治辖权，并且立即宣布了苏伊士运河为埃及国家所有。

纳赛尔总统断然果决地采取的革命行为，在突然的奇袭中，赢得了完全的、全面的胜利。纳赛尔总统在7月26日深夜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的讲话中，在行将结束的时刻，立刻宣布了多少年来被老大帝国主义集团霸占的苏伊士运河已经完全收回埃及国家所有。他大声地宣布，在埃及的国土上，有12万埃及人献出生命，有更多的埃及人献出了血汗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从此再也不会属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了。

整个埃及，举国倾刻间为如此的大喜大庆之事欢腾起来，整

个埃及都沸腾了。

但是，所有帝国主义者，都一时统统惊呆了。

美国惊呆了。

英国惊呆了。

法国惊呆了。

还有一个以色列，一时也惊呆了。

虎口拔牙。虎口夺食。绵羊开始吞食猛虎，没有一匹猛虎是不被惊呆了的。

但是，他们能怎么样呢？

美帝国主义一时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应对才能为好。

英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都从嘴里被拔下血牙，被夺下了肥肉。而且，是被他们先前随心所欲任意吞食的羔羊来拔他们的牙，夺他们的肉的，这还了得吗？他们疼得要死，恨得要命。

于是，他们接下来要发威了，他们要出动海陆空军，他们联合起了本来已经和埃及一直对峙着的以色列，他们向埃及宣布开战，展开了一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疯狂地向埃及展开了海陆空并进的新的侵略战争。

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来势凶凶，气焰嚣张，他们以为风卷残云，摆个架势也能把埃及吓倒、扫平。岂知，埃及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埃及了，而且，他们还有了纳赛尔这样的伟大的英雄领袖，埃及人民是吓不倒的，纳赛尔总统是吓不倒的。埃及人在纳赛尔总统的带领和指挥下，迅速投入反击侵略者的战争，迅速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抗斗争，埃及军队空前英勇地投入了血战，纳赛尔把 40 万件枪械，分发给了埃及的人民。侵略者如果与埃及人民为敌到底，广阔的埃及土地，一定将会变成全部侵略者的坟场。

帝国主义老虎恐惧了。

帝国主义老虎害怕了。

整个世界上善良然而伸张正义的人民，各国人民，都来声援埃及人民，都来支援埃及人民，苏联甚至宣布，要把志愿军派到埃及来了。

帝国主义的虎胆终于崩溃了。

帝国主义终于收起了他们的虎势虎威，夹起了他们的老虎尾巴，滚回他们的老家去了。

英、法联军和以色列，撤出了他们的作战部队，停下了他们危险玩弄的战火，只好伸长脖子咽下苦果，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放弃苏伊士运河的治辖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其他利益，他们不得不从此一劳永逸地承认了苏伊士运河完全属于埃及国家和人民的主权。

以小吃大。

以弱制强。

这是二十世纪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民主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伟大奇迹。

这样的奇迹。这样的埃及人民的伟大胜利，在1956年的下半年间，就成了治疗在墨西哥城中古巴起义军中患得流感病毒侵害的流感病人的最好的良药。

埃及人民在这一年反对帝国主义国家所赢得的伟大胜利，以及纳赛尔总统英雄地领导埃及人民举重若轻的胆略和艺术，确实非常有力而有效地鼓舞了当时在墨西哥正在秣马厉兵的古巴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他们所受到的鼓舞和启示，无疑也是十分巨大的。

## 纳赛尔与格瓦拉一见如故

对于古巴革命的胜利，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也是感到十分惊喜，十分惊异的。

无疑，古巴革命，从它开始投入不久之后，便已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动，和整个世界的注目。

埃及 1952 年的革命胜利以后，刚刚三十多岁的纳赛尔，一直处在埃及这场革命的革命领袖的位置上，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最初的年代里，举目环绕着几乎总是难以战胜的惊涛骇浪，特别是在 1956 年收归苏伊士运河，接着与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和以色列的人侵埃及奋起开战的时候，以及后来的严重事件不断发生的状态里，作为埃及年轻航船的坚定不移的伟大舵手，纳赛尔其时的工作负荷，是极为繁重的。他的面前摆满了急切要办的各种事情，他的耳朵里几乎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欢呼，咒骂；请示，报告；控诉和乞求。等等，等等。在革命烈火中新生的古老的埃及，一切百废待兴，到处都在翻天覆地，遍地都在恢复生机和振兴。纳赛尔一直是很忙的，无疑他是极忙了，完全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时有耳闻，听到了从就在美帝国主义的眼皮底下的加勒比海岛国，传来的古巴革命的消息。

最初，那还是在 1957 年的初春的季节，一个有思想，有良心，人品正直，怀有正义感和英雄气的美国记者，名字叫赫伯特·马修斯，一个年纪已经五十八岁，并非十分年轻的，富有敬业

精神气概的人，他不惜冒险探寻，深入到古巴广漠大荒的丛林中去，完全以第一手的耳闻目睹，采访到了古巴革命确实已经无可置疑地发生的消息。

马修斯在古巴奥连特省高岸雄峻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深处，在一片布满松荆的林莽中的空地上，见到了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大胡子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所带领着的古巴革命起义军的队伍。

马修斯在马埃斯特腊战斗的游击区，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时，已经是卡斯特罗带领着古巴革命起义军，从墨西哥的港湾登上他们的《格拉玛号》，驶回古巴海域，从古巴的科洛腊多斯海滩登上古巴的海岸，从此展开在古巴本土革命战斗的旗帜，从那时候开始的第49天了。

当然，也仅仅是刚刚第49天。

那一天是1957年的2月17日。

应该佩服美国一部分新闻工作者的高工作效率。就在马修斯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深处的密林里，见到卡斯特罗并且开始采访活动的第七天头上，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于1957年2月24日，发表了报导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起义军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游击战的第一篇报道。

报道非常客观清楚明白地写道：

“领导古巴青年的造反派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活着。他正在该岛南端的马埃斯特腊山的怪石林立，难以攻破的要塞中，成功地进行着艰苦的战斗。

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总统将精锐部队部署在该地区。可是，他的部队，现在遇到了旨在歼灭巴蒂斯塔将军军队的，在巴蒂斯塔将军自从作为古巴领导人和独裁者以来的漫长而又惊险

的生涯中，所遇到的最危险的敌人。

“这里的战斗，迄今一直在进行中。”

《纽约时报》在发表这篇消息报道时，还发表了编辑部按语：

“这是第一篇肯定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活着，并且仍然呆在古巴的新闻报道。除了本记者外，没有任何别的与外界有联系的人（更不用说新闻界了），曾经见过卡斯特罗先生。在本报道发表以前，哈瓦那没有任何人（其中包括具有各种收集情报途径的美国大使馆人员在内），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确确实实已经在马埃斯特腊山。”

在《纽约时报》发表这篇编辑部按语和记者马修斯的消息报道以前，已经有着这样的背景，这就是，《纽约时报》也曾经比较多的报道过发生在古巴的，由古巴大学生联合会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事件，还曾经报道过在这次攻打兵营的行动失败后，巴蒂斯塔将军的独裁政府，对参加兵营攻打者的镇压和审判。《纽约时报》比较详细地报道过参加攻打兵营的大学生，有十六人在战斗中牺牲，有八十多人在被捕后遭到了极为残酷的杀戮。这家报纸还报道了这些杀戮的详细情况，比如，施用酷刑令他们致死，在头盖骨里嵌进粗长的铁钉，令他们在痛苦中死亡；有的人还被架到飞机上，然后推下来摔死；有的人被带到了出海的轮船上，被捆绑着手脚推进大海，任凭鲨鱼啄咬和吞食。巴蒂斯塔的刽子手们，施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还嫌很不过瘾，他们还要无以复加地挖空心思作恶，他们还把他们的猎获物进行肢解，肢解后的血肉模糊的躯体，有的被扔进垃圾箱，有的被扔进阴沟，更可恶的是有的这样被肢解的青年的躯体，或者头颅，或者手足，被寄赠给这些被残害的青年的父母。对这些血腥罪恶，《纽约时报》都作为社会新闻，绘声绘色地报道



过。除此以外,后来对卡斯特罗等一批青年革命者的审判,也曾经报道的十分详细。所以,古巴革命青年的活动的状况,后来也就成了《纽约时报》读者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也利用炒这样的新闻,来扩大它报纸的发行量。

卡斯特罗率领《格拉玛号》的起义者们,在1956年最后的日子里,登上古巴的土地以后,在最初一战的时候,整体八十三人的战斗部队立刻被打散,几乎全军覆没,但是顽强的核心被庆幸地完整保存下来,接下来仍然主动地投入了新的战斗,使他们的锋芒所向,显示出了对巴蒂斯塔反动政权和独裁统治的严重威胁。

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在古巴登陆,进行战斗的情报,通过军队的情报系统,早已为巴蒂斯塔独裁者所掌握。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这样的消息怕的要命,恨的要死,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他们就开始了蚂蚁在热锅上一般的日子。他们惧怕这消息传播开来,在古巴国内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严密地进行新闻封锁,严格封锁消息,并且在加强镇压行动武装围剿的同时,开始大肆散布谎言和蜚闻,造谣宣传卡斯特罗和他的起义军已经被消灭,造谣宣传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不再是一个活着的造反者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新闻背景下,《纽约时报》报导了卡斯特罗不仅活着,而且还正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和领导着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争。

这样的新闻报道,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它打破了巴蒂斯塔政权的新闻封锁,戳穿了独裁者的造谣和谎言。于是,这样报道的消息,同时也无异是一声报春的春雷,震动了古巴,也震动了全世界。古巴革命的烽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立刻成为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了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心。

巴蒂斯塔政权立刻张慌失措，慌了手脚，他们马上发表声明，指责马修斯的新闻报道是在弄虚作假，制造谎言，并且说在古巴根本没有发生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扎下根来的事情。

《纽约时报》真不乏大炒新闻的行家老手。《纽约时报》一任古巴独裁者大肆发表指责马修斯新闻报道为假新闻的声明，等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把它的声明广泛地传播开来以后，《纽约时报》不慌不忙地又发表出一张特别放大的照片来，在这张照片上，一眼可以看到马修斯站在卡斯特罗的身边，而卡斯特罗领导人武装起义者们又围绕在他的周围。

事实胜于雄辩。这张图象清晰的照片，当然比文字语言更令人可信。巴蒂斯塔政权对马修斯报道假新闻的指责，马上彻底破产了。而这样一来，马修斯的新闻报道，更具有了在全世界各地的轰动效益。

当时，这样的具有世界性轰动的新闻从美洲传到世界的时候，自然也传到了埃及，而当时日理万机掌握着埃及革命政权的纳赛尔总统，自然也还是注意到了这一条新闻。

纳赛尔总统一向胸臆广阔，他一向密切关注着世界形势，特别是关注着世界革命形势的。他的视野从来不是狭隘的。他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和不健康的习惯，但是他总是喜欢沉默寡言，还有喜欢专注地学习和阅读的爱好的，他每天都要阅读埃及的阿拉伯文报纸，特别是，他总是要非常仔细地阅读埃及的《金字塔报》。他阅读这家报纸的所有社论和重要文章。除此以外，他也大量地浏览外国的报纸。他能高水平地掌握英语的文字和会话能力。所以，有一些较大影响的世界性英文报刊，也是他经常浏

览的对象，像伦敦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他总是要不时翻阅浏览的。而在这样的阅读和浏览中，他十分自然地也注意到了《纽约时报》对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起义军在古巴揭竿而起闹革命的新闻和消息。

这消息当然极容易引起他的注意。

这消息肯定会令他在最初看到的时候，就会产生兴奋和鼓舞。在美帝国主义的鼻子底下的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小小岛国，揭竿而起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走狗政权的革命斗争，不能不令人视为是开怀的快事，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但是，纳赛尔总统不是寻常的普通人，他是胸有颇深城府的战略家。在他最初看到《纽约时报》上登载的关于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的消息时，在他脑海里，开始涌起的思考，有两个问题，其一，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其二，这场革命的前途，其胜利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纳赛尔总统不仅是埃及的备受人们热爱的总统，同时，他也是广阔的阿拉伯世界广泛乐于推崇和承认的领袖，因此，纳赛尔总统自然也还是忠诚而虔诚的穆斯林信徒。

但是，纳赛尔总统也是具有现代文化和思想眼光的杰出人物。他的胸襟意蕴，从来都绝不仅仅置于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范畴。

他从来也还以极为宽广的胸襟，关注着这个世界以外的其他各国人民，各民族人民的正义的、解放的事业。凡是正义的事业，民族解放的事业，特别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事业，纳赛尔总统总是给予最忠诚的支持和同情。

因此，在他看来，当时，在古巴已经开始展开的，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如果确实是反抗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伟大的民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族独立和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纳赛尔总统本人，以及埃及国家和人民，对这场斗争，无疑也会给予全部可能给予的同情和支持的。

然而，如果确实是这样性质的革命，就是在美帝国主义嘴巴的虎须可以触及的地方展开，美帝国主义会怎么样呢？美帝国主义会麻木不仁，听之任之吗？而如果它不听之任之，那样的结果，又将会是怎么样呢？

纳赛尔总统为此曾经联想起了危地马拉共和国的遭遇。1954年，危地马拉的民主政权，人民革命，最终不是像被美国佬吞食香蕉一样地剥皮吃掉了吗？

纳赛尔总统曾经是密切注视过危地马拉的人民革命事业的。无庸置疑，在这种密切的注视中，纳赛尔总统总是同情危地马拉人民，站在危地马拉人民一边的。可是，危地马拉人民的充满民族独立热望，充满人民民主激情的革命，最终是令人痛心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纳赛尔总统的眼睛，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眼睁睁地看到了，危地马拉革命的失败，原因就在于，危地马拉离美帝国主义太近了，它完全处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内，它怎么能在危地马拉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时候，不会进行冷酷无情的镇压和蹂躏呢？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危地马拉革命的失败，简直是个明显的前车之鉴。

因而，纳赛尔总统在最初的时候，看到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在古巴发生的消息，他是亦忧亦喜，喜忧参半的。他曾产生过对古巴革命者命运的担忧。

但是，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而且是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在埃及革命飞跃发展的进程中，纳赛尔总统也热切地注意到了

古巴革命的突飞猛进的飞跃和发展,特别是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胜利进程中,纳赛尔总统进一步认识到站起来的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因而敢于在帝国主义的腹部开刀,并且完全有可能赢得胜利的情况下,他对古巴革命的进程也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对古巴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的鼻子底下大胆进行革命斗争而且终能赢得胜利的热望。

纳赛尔一向认定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堡垒和元凶。因此,纳赛尔总统一向极为鄙视、仇视美帝国主义。纳赛尔总统在许多时候,在经常的讲话中,有一最爱说的口头禅,这就是,他每逢谈到埃及人民的胜利,或者谈到兄弟国家的胜利事业和胜利发展的进程时,总爱说上一句:“让美帝国主义气死吧!气死吧!”

所以,后来,随着古巴革命的飞速的、惊人的,甚至令人不可思议的顺利的发展和赢得胜利,纳赛尔总统简直极为开怀,极为高兴。为此,他不止一次联系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痛快地说道:

“让美帝国主义气死吧!”

“让美帝国主义气死吧!”

这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了,纳赛尔总统事实上,对古巴人民的革命斗争和革命胜利,深怀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了。

而古巴革命,和埃及革命,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不知怎么巧合而来,这两个国家的不同性质的革命,却都与一个日子有着不可不令人好奇注意的联系,这就是“7月26日”。

1952年,纳赛尔领导埃及自由军官团奋起革命夺取埃及国家政权的胜利之日,是7月26日。

1953年,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大学生奋起革命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选定在7月26日。后来继续组织的革命团体,就定

名为“七·二六运动”。

而时间到了 1956 年 7 月 26 日，纳赛尔总统又是在这一天，宣布了埃及从英法帝国主义手中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

而这一次的埃及的 7 月 26 日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再一次激励了蒙受严重挫折的，在墨西哥城中正在准备启动革命行动的古巴革命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是一种完全的巧合，还是本来就具有着实在的联系呢？或者，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巧合，也就自然地就产生出某种联系吧。古巴革命和埃及革命，实在在内在的深处，在感情的共鸣方面，即使原来没有什么联系，后来也会必然地发生深刻的亲密的联系。

果然，从苏伊士运河到加勒比海，从革命胜利中的古巴到胜利的革命进程中的埃及，在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起义军刚刚夺取胜利果实，建立革命政权还处在热月的时期，1959 年的 5、6 月间，卡斯特罗派遣他最信赖，也最器重的切·格瓦拉，首先来联系的兄弟国家，就是埃及，就是开罗。

在那一次来访时的切·格瓦拉，满身似乎还披着没有来得及洗涮干净在战火中落在身上的硝烟灰尘。他当然是风尘仆仆而来的。因为一场刚刚结束的摧枯拉朽的创造奇迹的伟大战斗，似乎只是刚刚发生在昨天，许多新闻记者的摄影和报道，远还没有追赶上古巴革命迅速发展同步的进程，许多宣传和事变的真实报道，还没有充分的展开，人们还没有非常谙熟在这场革命中哪些人是伟大的英雄，哪些人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许多人一时还并不十分的清楚知道完全的底里，这很象是在 1952 年埃及革命刚刚胜利时候的情况一样，那时候包括那次革命的革命委员会主席纳赛尔，一直仍然肩佩中校军衔，默默地隐蔽在舞台的帷

帘之后而并没有立刻站到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来。那时候的纳赛尔中校，采取得是那样的活动形式。在这一点上，古巴人是否也欲模仿，很难为人所知。但是，总之，当1959年5、6月间，切·格瓦拉第一次来访埃及的时候，他最显赫的职位，不过是一个军衔为少校的哈瓦那要塞的司令，其他职务他还没有，几乎仍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

但是，因为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派遣来的，因为他是作为古巴的革命代表来的，因此，尽管当时切·格瓦拉还不特别显得重要和显赫，他来访开罗的第二天，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还是亲自接见了，切·格瓦拉少校。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纳赛尔总统第一次接见切·格瓦拉少校，他们没有经过更为深入的谈话，一开始相当矜持郑重的，甚至是极为严肃的双方，几乎是在眨眼间就变成了亲切的热情的，仿佛是兄弟老友重逢的双方。

切·格瓦拉把埃及革命作为一个伟大样板，把古巴的革命者引以为镜，把纳赛尔总统如何作为一个胆略冲天的伟大革命英雄受到古巴革命者的尊敬和钦佩的真实情况，告诉给了纳赛尔。

格瓦拉特别说到：

“埃及，作为一个疲弱的古国，在力量的对比方面，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英、法帝国主义集团比较，可以说是沙丁鱼和大鲨鱼一样具有差别。但是1956年炎热的夏天，在墨西哥城，当我们刚刚起步的革命步骤，遇到了一次严重峻的挫折的时候，有的人怀疑起了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那时候，我们清楚地估计，就我们的力量而言，我们实在仅仅可以比成是小小的沙丁鱼，而我们给自己确定的革命目标和革命任务，是抱负要吃掉和吞下有如大

鲨鱼一样强大的敌人。沙丁鱼怎么可以吞下大鲨鱼呢？这样的怀疑不能说是没有根据的。怎样回答这样的怀疑，解开这样的怀疑呢？恰好就在那样一个时候，埃及收归苏伊士运河，奋起勇敢地打击英法侵略者老大帝国和对以色列战斗，而且，事态的发展是，埃及人民赢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这叫我们第一次大开眼界，活生生地看到了沙丁鱼吃下并消化了大鲨鱼的壮丽奇迹，这对我们的鼓舞，会是多么巨大呢？简直是无法比拟，最关键的时候，给我们注入了最宝贵的动力，这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使我们终于更大地鼓足了战斗必胜的信心和勇气。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坦诚地说，埃及革命，纳赛尔总统顶天立地的惊人胆略，给我们古巴革命的趋动力，是非常难以估量，非常非常巨大的。”

切·格瓦拉说得很真诚，很实在。他在说出埃及革命对古巴革命的影响和推动的时候，切·格瓦拉的沙丁鱼吃大鲨鱼的这个形象的比喻，反过来给了纳赛尔总统极大的启发，纳赛尔总统引起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他马上反过来，也认识到古巴革命英雄们的冲天的革命胆略和气概。原来，他们有这样的胸怀和志气：沙丁鱼吃掉并消化大鲨鱼，怪不得古巴革命会是那样果决地展开，会是那样果毅地夺取到最辉煌的胜利呢，主要的原由，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冲天的气概吧！

纳赛尔和切·格瓦拉，思想感情开始了深刻的共鸣和交流，这第一次会晤超过了礼宾司商定预定的时间，又延续了连续好几个小时，后来纳赛尔和格瓦拉两个平时都是寡言少语的人物，忽然双方都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地展开了打破一切边界的交流和对话，他们好像从来就是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一样，完全无话不谈起来。



而且,就在这一天他们俩人第一次见,立刻变成莫逆之交进行一番超过预定时间的深谈长谈,在行将结束这场谈话时,纳赛尔总统不管他自己肩上的担子多么沉重,事务多么繁忙,他和切·格瓦拉商量,要求格瓦拉在接下来的新的一天到来时,他们再接着深谈,接着畅谈。

切·格瓦拉,当然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令人愉快的约定。

### 家庭宴会上的真情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生于1918年1月15日。

他比切·格瓦拉年长整十岁。

纳赛尔出生在埃及纪罗河三角洲的上埃及地区。

切·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的名城罗莎里奥。

他们俩的出身家庭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生在比较富裕的多子女家庭。他们在家庭的兄弟姊妹排行中,都是老大。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相似之处是,他们俩所处的家庭背景,都还有着相似的母亲家庭更为富足的背景。纳赛尔的母亲是一个大承包商人的女儿。切·格瓦拉的母亲是一个大马黛茶庄园主的女儿。他们的家庭,都得到过母系家庭经济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纳赛尔的父亲性格宽厚,母亲异常精明。切·格瓦拉的父亲性格老成,母亲聪明好动。纳赛尔和格瓦拉,都曾备受他们家庭的极至关怀和宠爱,同样都在八岁前开始接受家庭的非正式教育,从八岁以后开始进入了正规学校上学。后来接下来都在良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好的环境中,接受了系统的中学教育和高等学校的教育。纳赛尔在高中毕业后,最初准备选修法律,准备将来作一个法学家,但是,后来又被军事学院吸引,他成了开罗军事学院的大学生。格瓦拉在高中结业后,原来准备选修文学,期望将来作一个文学家,但是后来又被医学所吸引,他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的大学生。

格瓦拉和纳赛尔的脾气、个性,有许多相似相近之处,他们俩人从年岁很少的时候开始就喜欢阅读,特别喜欢阅读高尚的文学作品的爱好也是极为相近的。

格瓦拉在少年时期,最初开始,结合学习和掌握法文法语,在父亲母亲的指导下,他大量地阅读了法国的许多文学作品,后来更大大拓宽了他的阅读范围,他受到了文学作品的极为深厚的熏陶。

纳赛尔在这方面,也与格瓦拉有着近似的阅历,他从很早开始,通过阿拉伯文译本,在大量地阅读埃及和阿拉伯经典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大量地阅读了许多世界文学的经典名著。法国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描写法国革命的小说,拿破仑的传记,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都对纳赛尔进行了深刻的熏陶。纳赛尔特别赞赏法国人文革命的思想家伏尔泰,早在纳赛尔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侯,他就在一家中学生刊物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伏尔泰——自由的斗士》的热情赞扬伏尔泰的文章。他热情地赞赏伏尔泰反对统治阶级滥用权力和宗教进行神权统治的思想、纳赛尔赞赏伏尔泰的思想“冷静而不残酷”,他非常崇拜伏尔泰。

而对伏尔泰和卢梭,格瓦拉也从小就阅读他们的著作,熟知他们的思想,信念,自然也是这些思想巨人的崇拜者。同时,格瓦

拉也曾迷恋过写诗,以至到他后来,甚至陪伴他终身的情愫,都包括着热爱诗歌,大量的阅读诗篇和试图写诗的激情,这一直到他的最后,他在玻利维亚的尤罗山峡被凶残的刽子手们杀害以后,人们在他了无半点儿可以供食的给养背包里,所发现的三个小本本里,其中还有两个本本是诗集。

格瓦拉毕生都有着浓烈的对文学的热爱和诗人的情愫。

共同的,良好的教养、文化修养、人文情愫,也使纳赛尔和格瓦拉在广泛的思想语言的交流共鸣点上,迅速把他们的相知和相亲,感情和友谊汇合了起来。

在纳赛尔总统的性格深处,他是喜欢离群索居,落落寡合的。但是,这样的性格,并不影响他结交大批的至为亲密的朋友,在埃及国内,从他年轻的时候开始,以及到后来成为埃及革命的领袖,纳赛尔总统始终有着众多的不仅是忠实忠诚的追随者,而且也往往是极为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

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在二十世纪国际政治史上,有一个非常能够令人灿然开眼的奇观,那就是在广泛开展的国际交往中,曾经有过一个几乎叫人迷惑不解,难以置信的最伟大的朋友的圈子,这个圈子是逐渐形成,进而牢不可破,贯彻始终的。

在这个圈子里,处在环节位置,或者说中心位置上的,是纳赛尔总统。

纳赛尔总统在国际政治生活的交往中感情笃深,最可钦佩尊敬的朋友,包括着伟大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伟大的刚果总理卢蒙巴,伟大的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纳赛尔伟大的朋友,尊贵的朋友,是可以开出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的。

但是,还有一些纳赛尔总统不仅在国际交往中,而且在私人的交往中,感情情致特别特殊的国际伟大的政治家,与纳赛尔总统形成了一个极为令人惊奇的至诚的伟大的朋友圈子。在这个伟大的朋友圈子里,包括着年龄最长的,出生于1889年11月14日的,来自崇信佛教的印度的,伟大杰出的国家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包括着年龄居中的,出生于1892年5月7日,来自南斯拉夫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南共联盟的主席和南斯拉夫总统约瑟夫·布罗兹·铁托;接下来的一个,便是于1918年1月15日,出生在笃信伊斯兰教的埃及的,埃及革命的领袖和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了。

尼赫鲁比铁托年长三岁。

铁托比纳赛尔年长二十七岁。

纳赛尔恰好比尼赫鲁年轻三十岁。

他们是三个年龄差距相差甚大,信仰和生活习惯绝不相同,民族各异和有着完全不同生活经历的世界著名政治家。是民族独立的革命潮流,和不结盟运动的国际政治,把他们连结到了一起,使他们成为了兄弟手足般的最亲密的朋友。

尼赫鲁、铁托、纳赛尔,他们三个国籍、民族、信仰各不相同的二十世纪国际政治家,他们之间在这个世纪,在这个世界上,在最动乱的世纪风云变幻最复杂诡谲的年代里形成的特殊友谊,其传奇色彩,几乎可以比作是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中描述和表现的中国历史上的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几乎实在具有同样的传奇色彩。

尼、铁、纳,他们的这个特殊的朋友圈构筑成一个结构以后,他们三个人,几乎总是极为频繁的互访,三个人经常会比较长时间地访问贝尔格莱德,访问新德里,更多的时候,他们经常聚会

的地点是开罗。在他们三人的各自领导的国家里，不管那一国遇到了麻烦或困难的问题，他们都几乎会毫不例外地聚会相见，进行一番非正式的，然而是最为至诚的磋商。

1956年，在纳赛尔总统准备进行一场小鱼吃大鱼的举措，正在酝酿毅然决然从英、法帝国主义者手里，收归苏伊士运河的前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被纳赛尔请到开罗，他们共同讨论广泛的问题，共同进行了至为细致极为周密的运筹，贾瓦哈拉尔这个极富政治斗争经验的聪明的智者，他作为印度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下冲出来获得解放和独立的最主要的印度领导人之一，他熟知英帝国主义的脾气个性和他们的独特行为，所以，他为纳赛尔下定决心宣布埃及把英法帝国主义者实行殖民掠夺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肯定地献计献策不少，给予了最为肯定的支持和鼓励。

至于铁托元帅，行为也是一样，如果纳赛尔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这位元帅几乎总是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给予埃及和纳赛尔最为强有力的支援，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铁托元帅还在纳赛尔总统所需要的时候，绝对给他无条件地提供避风港，在反击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时期，南斯拉夫总是纳赛尔总统和国际社会联系来来去去最为安全可靠的通道。而且，纳赛尔总统每次路经南斯拉夫，更不用说是每次来南斯拉夫正式访问，铁托总统总是打破一切礼仪规格，给纳赛尔以完全是兄弟般的接待。不仅在贝尔格莱德，有的时候，铁托总统还要邀请纳赛尔总统到他在地中海布埃俄里岛的私人别墅去，亲自驾着电瓶车，陪伴纳赛尔总统在他的庄园里，轻松地游览和休息，同时进行无所不及的畅谈。

这样，在1959年5、6月间，在切·格瓦拉第一次出现在埃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及开罗之前，纳赛尔总统最为知己的推心置腹的国际政治家朋友，便是两个比他年纪很长的老人，这样的朋友，与其说是兄弟般的，还不如说是更近乎是父兄般的。但是，在切·格瓦拉出现在纳赛尔眼前之后，纳赛尔几乎是“桃园三结义外加赵云”一般地，又把切·格瓦拉视之为是一个足可以与尼赫鲁和铁托比拟的最为亲密的朋友。而且，格瓦拉比纳赛尔年轻十岁，他们的年龄距离与尼赫鲁、铁托比较，相距更小，于是他们俩个，纳赛尔与格瓦拉的友谊，也就更近乎有了一种完全是兄弟般的性质，因此，也就具备了更为亲切，可以格外随意的意蕴。

实在的，纳赛尔总统也是非常喜欢满怀赤诚的真挚感情，结交真正的忠诚而宝贵的朋友的。

正因为如此，1959年的仲夏时分，当纳赛尔总统第一次接见来访的切·格瓦拉，一见如故，立刻在交谈中亲切地产生感情融汇，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认定可以与切·格瓦拉建立至诚的朋友关系以后，纳赛尔总统马上兴奋地约定和切·格瓦拉，接下来在第二天，再畅怀进行深切的交流。

纳赛尔总统所以要这样做，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在通过与切·格瓦拉第一次的接触和谈话，他不仅是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了，古巴革命所陶铸出来的领导人，不仅仅是他已经接触到的这一位切·格瓦拉，还有在谈话中，切·格瓦拉总以满怀由衷敬佩的感情提到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还有经常提及的劳尔·卡斯特罗，显然都是一些难得的罕见的杰出人物。纳赛尔总统听到了切·格瓦拉对埃及革命的由衷赞叹，听到了切·格瓦拉所说的，埃及革命对古巴革命的影响和鼓舞，纳赛尔总统完全能够听得出来，切·格瓦拉的话，是非常质朴的，诚挚的，绝不是虚饰和包含恭维，他的真诚，不仅能令人听到，而且也是完全能令人

深切地感觉到的。

而正因为如此,事实上,在纳赛尔总统内心的深处,引起了巨大的回响和震动,他从切·格瓦拉诚挚的陈述中,听到了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们,在他们展开进行伟大的革命战斗的行动时,明显似乎是更自觉的,是更富有伟大理性的,他们绝不是仅仅凭着满腔的激愤,一时的冲动,然后就草率地行动起来,完全凭借运气和机遇去达到目的,赢得胜利。不是这样的,纳赛尔总统从切·格瓦拉的交谈中,认识到了在古巴革命的全部进程中,从始至终,都是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战略思想的,他们的目标是极为明晰的,他们的纲领是至为明确的,他们行动的每一步,都包含着至为深刻明晰冷静而坚定的自觉。这是十分令人钦佩,十分富有价值的。因此,在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所面对着的共同死敌帝国主义的面前,在领导人民向如此凶恶的帝国主义死敌进行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出现这样的指挥员、领导人和领袖,出现这样的杰出人物,这是十分难得的,简直是真主对人类解放事业,进步事业和革命事业的赠予;是一种伟大的,宝贵的赠予,是一种宝贵的,伟大的力量支持。

基于这样的认识,纳赛尔总统不仅马上激发和产生了与格瓦拉加深友谊培植真挚兄弟感情的热望,他也开始产生出一种强烈的向往,他想更多地知道一些古巴革命的事情和古巴革命其他主要领导人,主要是菲德尔和劳尔这样一些主要人物的更为具体的情况,在他已经与切·格瓦拉成为兄弟般的朋友关系的同时,他开始热切地向往,将来也创造结识和见面的机会,以使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这些杰出的人物,也成为他的具有兄弟般挚情可以携手并肩战斗的革命战友。

纳赛尔是最知道朋友的珍贵的,他不仅需要珍贵的老朋友,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他也渴望和需要珍贵的新朋友。他深知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在进行与帝国主义集团和一切反动派进行伟大的斗争时,或者在这样的强大的敌人面前胜利地骄傲地鼎立着的时候,是需要革命同志的彼此相助和彼此相依的。

正是怀着这样的深切热望,纳赛尔总统向切·格瓦拉提出在第一天接见和谈话以后,在紧接下来的第二天,再接着进行与第一天会见和谈话可以衔接的交流和谈话。

而这第二天紧接着进行的纳赛尔与切·格瓦拉的谈话,完全已经没有了第一天见面时不可能没有的陌生感和拘谨。他们的感情升华的很快。第二天开始谈话和交流的时候,他们完全已经是感情可以融融流通的老朋友了。

他们的这一天的这第二次的见面和谈话,是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始的。

纳赛尔总统的在他的接待厅会客室里刚刚迎接切·格瓦拉落坐,非常亲切询问了格瓦拉休息的如何,能不能习惯开罗的生活,得到切·格瓦拉的满意的回答以后,纳赛尔总统便开始向切·格瓦拉扯开话题。

纳赛尔总统似乎很有兴趣地提问起了古巴革命领导人的生活习惯。

“你们在古巴是怎样生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天能睡几个小时。你看,我是刚刚半个小时之前,才从床上下来的。昨天晚上,我们结束谈话和会见以后,大约已经是零点时分了。我回到工作室以后,又处理一番国务工作事宜、电报文书。然后上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的三点四十分了。但是,我每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每天总是在凌晨三点以后上床,然后在早上的九点钟下床,喝一杯奶茶,接着就来上班,完全就像今天一样,几乎总是天



天如此，除非有什么紧要事务，一般是不变化的。你们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是不是与这样紧迫的生活方式，也大有相似之处呢？”

格瓦拉回答说：

“当然，这样的生活方式，大约会是全世界所有革命忙人们的一种独特享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在后来最紧张的战斗岁月，古巴的所有领导人，都和古巴起义军的士兵一样，完全过着同样的艰苦生活。领导人，往往是更忙，更辛苦的，睡觉的时间，领导人往往比战士们拥有的更少，那时候卡斯特罗和我们这些他的主要助手，常常白天参加战斗，晚间分析形势，制定战略，或者亲自带人去作最急迫的警戒和侦察任务，休息时间，几乎总是很少的。现在革命胜利，赢得了政权，开始比较有步骤的工作节奏以后，逐渐也开始形成了新的生活规律。卡斯特罗以及我们一些人，大体上也和纳赛尔总统相似，几乎是每天按着相近的时间表工作和休息。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大约晚你一个来小时，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或六七点钟上床，八九点钟或十来点钟起床，每天保持着四个小时左右的休息时间，其余时间，几乎完全投入工作。”

纳赛尔总统问：

“吃饭呢？你们大家是怎样吃饭，都吃什么样的饭食呢？”

纳赛尔总统怀着兄弟般的，自家人的感情展开的这些话，似乎很有意思。纳赛尔总统喜欢从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方面来了解人，了解朋友，甚至有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任何人，比如也门王国的王子来埃及访问，他不仅要埃及外交部提供这位王子的各种背景材料，还要求外交部有关人员，专门在事先来给纳赛尔总统讲述一番这位王子有什么样的生活习惯，脾气

和爱好,甚至还先要了这位王子的几张照片看过,然后才接见这位王子和这位王子展开了接触。而在这样的接见和接触中,纳赛尔总统凭着看过一张这样照片,即从一张这位王子正趴在一棵树上嚼食大麻叶的照片,他已经得到了非常深刻而且正确的印象,完全可以非常正确自如地掌握和这位王子交往的分寸了。

纳赛尔如此了解人,甚至了解朋友,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程序,形成了他独特观察人和考察人的一种角度。这包括他对尼赫鲁和铁托总统,他在最初和他们相识和接触的时候,似乎也进行过这样的生活习惯方面的了解。纳赛尔总统以为,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他的个性行为、品德禀赋,几乎总是有联系的。因此,他在最初和尼赫鲁这位伟人接触前,他就了解到了尼赫鲁喜欢清淡生活的习性,比如他几乎总是不吃荤腥,甚至连牛奶也不喝,最开荤的饭食,不过是偶尔吃一个鸡蛋,吃一片鱼干,而他汲取生命必须营养的饮食习惯,常常是只以蔬菜和水果维生,一只香蕉,可以是他的一顿饭食,几只榴莲,可以是他的一餐夜宵。纳赛尔对尼赫鲁的无比崇敬,几乎首先是从如此的尼赫鲁的清谈至极的生活习性开始的。

与尼赫鲁的清谈至极的生活习性完全不同的是铁托元帅。这位徒工和士兵出身的元帅,和贵族家庭出身的尼赫鲁,在生活习惯上,确实有点儿天壤之别。铁托元帅是喜欢大吃大喝,甚至是暴饮暴食的,他很能吃肉,很能喝酒,很能吞食面包,只不过,他喜欢大食大嚼的肉食,往往只喜欢是自己亲手烧烤出来的肉食,他所最乐于畅饮的各种度数的葡萄酒,几乎一定是他自己劳动栽植葡萄树,自己亲自动手酿造和储存的葡萄酒,而他最喜欢吞食的面包,也往往是自己亲手烤制的。不管在什么位置上,这位元帅,始终热爱劳动,喜欢自己动手,自食其力,纳赛尔总统从

铁托元帅这样的生活习性方面,也使他得到了对铁托元帅的深切了解,铁托元帅的如此生活习性,实在也表露出了他伟大人品的可尊敬的特质。

最有趣的是,纳赛尔总统除了喜欢以生活习惯来了解朋友的习性、心性的品质以外,他在他的行为中,甚至还经常以他的生活心性来考察人和检验别人,他有生活俭朴的习性,喜欢住俭朴的房子,在埃及革命胜利许多年以后,作为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作为埃及共和国的总统,他几乎仍然居住在以前他是一个中校军官的时候居住着的旧房子,即使后来为了安全的需要有过迁居,他仍然住在十分普通的房子里,绝不去居住过去留下来的王朝的金碧辉煌的皇宫,也不去住任何豪华排场的别墅。他绝不肯贪饰浮华。在埃及革命即将发动之前几天,纳赛尔总统当时的中校军衔,按照正常的晋职年限,已经晋升为了上校。所以,在后来埃及革命后,有的人称纳赛尔为中校,也有的人称纳赛尔为上校,但是,从来也没有人称谓过纳赛尔为将军,更没有称谓过元帅。这倒不是说纳赛尔总统即使在后来也没有过称谓将军和元帅的资格。作为埃及军队的最高统帅,指挥近百万军民和世界上的老大帝国开战,胜利地赢得震动世界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作为总司令,他有资格得到各种规格的光荣军衔,他的许多朋友的助手,事实上都得到了这样的军衔,有的人被称之为元帅,有的人被称之为少将,中将或上将,而纳赛尔总统自己,如果他有时候偶然需要佩戴军衔,他仍然始终只佩带着中校军衔或者是上校军衔。而他这样作的结果,在埃及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并没有影响他的地位与任何威望和权威,只是他想不到他这样作的结果,在国外则是有影响的,最大的影响就是发生在古巴。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在纳赛尔总统和切·格瓦拉第一次见面和交流中，还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纳赛尔总统问：

“切·格瓦拉少校，在古巴，你是少校，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少校，劳尔也是少校，据说你们还有多少少校，可是，为什么没有中校，没有上校呢？”

格瓦拉当时曾作过这样的回答，他说：

“这是由菲德尔和我们大家一起研究决定的。我们当初，所以不设中校，上校军衔，仅只以少校军衔为古巴革命起义军的最高军衔，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和比较就是，我们的最高军衔，不应超过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反侵略战争中，打败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军的埃及革命领袖和最高司令的纳赛尔总统的军衔。我们不可以高于中校军衔。”

对于切·格瓦拉的回答，纳赛尔总统十分感动。但他同时马上表示了欠意。他表示了遗憾。纳赛尔总统说，他真没有想到他的低军衔，竟然影响了古巴少校们的军衔提升。然而，他在和切·格瓦拉的谈话中，他仍然请求格瓦拉和其他古巴少校们原谅，他仍然不准备调整自己的军衔，当然，他也真的郑重地表示，希望古巴的少校们的军衔晋升，从他发出郑重的请求以后，最好不要受他的影响，他请格瓦拉一定把他的郑重请求，转达给菲德尔·卡斯特罗。

切·格瓦拉当然也郑重地作了表示，他将一定转达。

真的，后来又是多少年后，直到纳赛尔总统年仅五十二岁，积劳成疾，最后因心脏病突发猝然而死，他也不曾调整过他的军衔。

他的军衔，始终只是上校。

像加麦尔·阿卜杜拉·纳赛尔这样不尚虚饰，不尚浮华的伟人，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纳赛尔总统不居华室，不尚虚饰的美德，是令世人皆知的。纳赛尔总统在个人生活饮食习惯方面的一些情况，似乎也还鲜为人知。

纳赛尔总统也是出身军旅，但是军校生活也曾十分清苦，即使在庆祝生日的时候，也不过是吃一盘扁豆，吃几个栗子，外加上几支甘蔗。可是，后来，由于频繁地经历中东的多次战争，多年在野战的战场里摸爬滚打，在饮食习惯方面，也养成了堪说是暴饮暴食的习惯。然而，尽管如此，也是只求填足，不求美食佳肴，吃饭喝水，只求吃饱解渴就行，不讲究滋味。他的食谱几乎总是千篇一律，一日三餐，差不多总是米饭、蔬菜和鸡肉，刺激性的饮料他一口不喝，除了果汁之外，他完全是滴酒不沾，他这种饮食习惯，在埃及的政界军界上层，是最粗淡的一种习性，许多埃及的军政高官都几乎接受不了，他们习惯了讲究佳肴美食，适应不了粗茶淡饭，因此，许多部长和将军，在造访纳赛尔总统时，都最怕纳赛尔总统留饭，在这些官员们中间流传着一种并非玩笑的说法，那就是，谁若让纳赛尔总统留过一餐饭，陪吃过一餐饭，那完全就等于是受过了总统的一次惩罚。而这些官员们当然也还知道，凡是纳赛尔总统留他们在私邸吃饭时，纳赛尔总统肯定会通过他们的吃相考察他们。凡吃总统粗茶淡饭加蔬菜鸡肉显得十分香美的官员，纳赛尔总统似乎就会对这位官员的清廉品质感到放心。

从起居饮食习惯方面考察人和了解人，也许逐渐形成了纳赛尔总统考察人了解人的一种习惯性的方式，和他习惯或喜欢掌握的一种了解人和观察人的特别角度，所以，他在今天和切·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格瓦拉展开一次新的亲切的，兄弟般的谈话时，他向格瓦拉打听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其他领导人的休息习惯后，紧接着又提出了关于古巴领导人的吃饭习惯问题。

切·格瓦拉回答说：

“关于吃饭问题，古巴人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我们最苦不堪言的时候，往往是长时间缺粮断炊，常常在很多天内吃不到一点东西，因此肚皮完全饿瘪的时候，而是在这之后，忽然遇到了什么吃食，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杀了一匹马来吃肉，有的时候是找到了一些其他什么可食的东西，包括猫、生蟹、各种各样的爬虫，或者是玉米面包之类的东西，在饿极以后来吃，我们常常会不仅暴饮暴食，而且一吃就吃很长时间，经常整夜整夜的用来吃饭，然后吃得所有的人都不能再迈开脚步走路，所有人再弯不下腰来，直喘着粗气，然后就是接下来的放屁和沉睡，那才是最为苦不堪言的时候。还有就是我们在最紧张最急迫行军的日子，不仅长时间的吃不上饭，更可怕的是吃不上盐，在多天吃不到盐的状况下又不得不吃生兔肉，生老鼠肉的情况，那也真叫苦不堪言。不过，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我们不再有这样的饮食困难了，我们一度因为不再奇缺任何食品，甚至也不再缺乏什么酒类，我们曾试着放开来过瘾，每天好好认真来吃饭、吃肉，甚至大量的喝酒，喝各种异味而有刺激的饮料，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虽然这些可吃可喝的东西绝对并不亏乏，特别是领导干部们享有这样的食物和饮料，是可以有保障的，然而，可怕的是，这样吃喝下去，最大的浪费是我们的工作机会和时间，每天有许多时间消耗在吃饭事务方面。简直过上了无异于蠢猪的生活，所以，我们觉悟起来，很快警惕了起来。从此，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带头节食，每天绝不贪食任何食物，每

## 切·格瓦拉

天严格规定只吃两顿饭，绝不再多吃一顿。卡斯特罗每天的两顿饭，一顿在上午的十一点钟进食，下一顿要在晚上七八点钟以后。我和劳尔，也执行这样的吃饭制度，非常严格地执行，晚上进入后半夜以后，如果饥肠辘辘，如果还要坚持工作，我们宁肯喝一杯加放糖块的咖啡，也绝不再进任何食品。”

切·格瓦拉说着。

纳赛尔总统一直专注地听着。

当切·格瓦拉说到这里时，纳赛尔总统禁不住“嘿嘿”笑了起来，他非常罕见地显示着幽默，忽然打住切·格瓦拉的话说：

“少校，尊敬的少校！你们既然下定决心，准备如此这般地和你们自己的肚子过不去，准备这样厉行节食，我想古巴的土地，即使不实行土地改革，也不存在问题了。你们用不着很多的粮食，干吗要迫不及待地操心土地改革的问题呢？”

格瓦拉也笑了起来。

切·格瓦拉接着说：

“我们即使真的不吃粮食，或者即使古巴真的不缺粮食，我们也会关心土地改革的。我们解决土地改革的问题与其说首先是为了解决生产力的问题，还不如说先是为了解决剥削和压迫的问题，首先是为了解决世道的不平问题。在1952年革命以后，当时埃及并没有发生饥荒，可是你们自由军官团领导的革命，不是也曾迫切地提出了土地改革的问题吗？”

纳赛尔总统说：

“是啊，确实的，我们当时，首先也是为了解决世道不平的问题。世道不平，我们的革命，就不会有平坦发展的基础。不过，我们要想有这样平坦发展革命的基础，在最初，当我们开始厉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我们自由军官团的许多成员，并不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是全部完全支持土地改革政策的，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家庭出身也可能是拥有很多土地，土地改革政策将要针对到他们的家族家庭的时候，有的人就站出来，反对土地改革政策，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情况，你们古巴也不会是完全没有的吧？我估计可能也总会有的吧？”

纳赛尔总统谈到了切·格瓦拉此次来埃及访问，主要要进行的使命，即考察埃及土地改革的话题。纳赛尔总统的语调显得特别郑重起来。他并非不经意地提到埃及在制定和实行土地改革时遇到的问题。提到在古巴实行土地改革也可能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他忽然顿了一下话题，他看着切·格瓦拉说：

“切·格瓦拉少校，我已经知道了，你的根是在阿根廷。那里有你的家庭、家族。我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曾经是大庄园主，知道你的母亲曾经继承过几万公顷土地的土地遗产，可谓是阿根廷很大的地主了吧？我现在想向你请教的问题是，假如你现在的土地改革经验，制定和执行土地改革政策在阿根廷施行，还会是完全满腔热情，全心全意的吗？”

切·格瓦拉告诉纳赛尔总统说：

“我的家，我的母亲塞莉娅女士继承的上万公顷的马黛幕庄园，后来在我父亲的经营过程中，已经由于经营不善，转卖了出去。所以，现在把埃及的土地改革经验用在阿根廷，将不会对我家的其他拥有财产，再发生任何触及。不过，埃及的土地改革政策，如果用到古巴的时候，确实倒会直接地，非常直接地触及到我们的革命最主要最重要的两位领导人的家庭。他们俩人的家庭，无疑是古巴奥连特省最知名最大的地主。这两位属于这样大地主家庭的古巴主要领导人，并不是别人却正好就是菲德尔和劳尔两个。他们的父亲拥有的甘蔗田，大约有一万三千多公顷之



多,他们的母亲,也还有一大部分所继承的土地遗产,大约也有数百公顷,这样大的土地拥有者,在古巴实行土地改革时,肯定会被很深刻的触及到的,而且,还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也是绝不会有被例外和保护的可能。”

切·格瓦拉说得十分冷静。

纳赛尔总统听得十分冷静。

格瓦拉说出了已经说出的这些情况后,他打住了话题,不知接下来还该怎么说。

纳赛尔总统听过切·格瓦拉的陈述,他心的深处,肯定引起了回响和震动,但是,他似乎不再想继续刚才的话题了。

他沉默了一刻。沉默了相当时间的一刻,接下来,他对格瓦拉说:“土地改革,对任何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实行真正的民主,摆脱殖民者的剥削和压迫,都是最重要的一项基础性的,必须进行的革命性的工作,当然,在采取革命的策略时,可以同时采取温和的或者是铁腕的手段,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有步骤的政策,在埃及,在本民族内部实行的土地改革,第一,我们也执行了全面改革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方针,目标在于使广大的凭借土地赖以生存的人民,都能得到他们可以得到生存寄托的土地;第二,我们总结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经验,比如印度的经验,我们在实施民族内部的土地改革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采取了虽然仍不失彻底和坚决,却也还是包含着充分耐心的比较温和的手腕。我们没有搞枪毙富农和打倒地主的动作。我们在使无地农民得到可以生产劳动的土地以后,也还保留了以前的土地大拥有者们的生活生存基础,不过,因为土地已经重新经过分配,他们对农民的过分的剥削和压迫,显然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过分也是不能被允许的了。”纳赛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尔总统语调清晰,逻辑严密的给切·格瓦拉介绍着埃及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实施土地改革的经验,但是,仅仅说过这些比较原则的话题以后,他又想在和格瓦拉继续谈话时,打住这样的专门性业务内容很强的话题。纳赛尔总统接下来说:

“不过,关于埃及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还是有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和研究的专家的。我们当时在领导这项工作方面,也就是直接主持全国土地改革的领导人,曾经也是一位军官,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军官,他的名字叫加麦尔·萨利姆。我说他很有头脑,可以告诉你的根据是,我们这位加麦尔·萨利姆,在受命负责专门领导埃及的全国土地改革事宜时,他马上非常聪明地聘请和依靠了两位重要的顾问来充当他的帮手,而且,这两位“进步人士”,其中一位是被列之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名叫艾哈迈德·福阿德的经济学博士,另一位更了不得,是共产主义者的圣经《资本论》阿拉伯文的翻译者,也是一位经济学博士拉施德·巴拉维。有着这两位有资格的经济学家权威的帮忙,加麦尔·萨利姆在解决土地改革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时,也就用不着发愁没有办法了。”

纳赛尔总统说到这里,难得有这样的表情,不无狡黠表情微笑着看了一眼切·格瓦拉,接着说:

“我向你介绍这样的情况,是想告诉你,你如果还想特别深入全面地考察和了解埃及土地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的经验办法的话,你也不必发愁,我们已经作出了安排,准备请加麦尔·萨利姆医生,和那两位高级的经济学家、土地改革专家,向你来介绍情况,他们对你的一切问题,都会有问必答的。”

格瓦拉说:

“这样很好。非常感谢纳赛尔总统周到的安排。”

接下来，纳赛尔总统说：

“我的吃饭的时间到了。我很想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吃一顿家庭式的便饭，我们接着边吃边谈，好吗？我们这样吃饭和谈话，可以得到你们古巴领导人现在讲究的吃饭效果，可以非常节省宝贵的时间。”格瓦拉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开心。他当然非常爽快地接受了纳赛尔总统便饭招待；不搞任何祝酒之类的礼仪程序和排场动作，吃饭就是吃饭，而且边吃边谈，这实在是一种最亲切而又经济、实惠的吃法。于是，就在纳赛尔总统的会客室的侧面的一间并不窄小的小餐厅里，纳赛尔总统和格瓦拉围着餐桌坐了下来。饭菜马上端到了他们各自的面前，每人满满一大盘子，当然主食还是米饭，此外是番茄汁鸡块，还有凉拌的扁豆和卷心菜、菠菜、饭料是果汁，绝不备酒。

除了每人各自一盘的饭菜以外，一盆子白生生热腾腾的米饭还摆在餐桌的当间，还有另外一只烧烤的很嫩的童子鸡，也摆在盘子里，摆在餐桌的中间，旁边加放着胡椒瓶和装着精盐的小瓶。显然，这是如果分到盘子里的饭菜还不够足食以外，是可以另加的饭菜，那只另烤的童子鸡，可以是期望餐桌边的食客别开胃口，再来补充和加食的。

这样的便餐，明显的家庭气氛，用不着繁文缛节的礼仪表演。纳赛尔总统略作了个请用餐的手势，格瓦拉和纳赛尔总统便一起操起长柄的不锈钢饭匙，铲起盘子里的饭菜开吃起来。

纳赛尔总统原说要边吃边谈的。

可是，格瓦拉那里能容他边吃边谈。这位少校，实在难减大兵本色，他一到餐桌边，说吃饭就吃饭，马上大吃大嚼，十分香甜可口地大吃着米饭和鸡块，并且连声赞叹“好吃！”“好吃！”，而吃起来，简直是风卷残云。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纳赛尔总统看着格瓦拉的吃相，不禁笑了起来，忙说：“慢吃，少校，有的是饭菜，保证你够吃，不要太忙。”

格瓦拉坦白地说：“在正式的宴会上，我的这个肚子很难吃饱。又是礼仪，又是碰杯祝酒，许多外国大使和他们的夫人们，还有许多男男女女的记者们，眼盯盯地盯着看你，一分钟一秒钟不停歇地冲着你照相，怎么能吃喝。事实上也不敢大吃大喝，如果大吃大喝，丝毫不讲吃相，帝国主义及那些走狗老爷们，更会造谣说我们是一些生性原始的吃人的生番了。然而，总统，现在我是来到了你的，兄长般的家庭宴会上，只有你在看着我吃饭，我也就没有什么担心和顾虑，吃起来，吃什么，怎么吃，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

纳赛尔高兴地说：

“那就吃吧，吃吧，尽情地吃吧，我在当少校的时候，比你现在吃饭还猛，吃得还多，仅仅几年前，我也还能很多很多的吃喝，可是，后来，有人向我发出了警告，是我们的先生，然而，有的时候，我还是想吃，不过，有的时候，也有了怎么也吃不下去的时候。”

纳赛尔总统现在吃饭的节奏，显然比不上格瓦拉的快捷，因此，尽管格瓦拉吃饭的节奏很快，纳赛尔总统事实上仍然还是在与他边吃边谈。

终于，切·格瓦拉从贪吃的饭菜盘子上，把一直埋伏着的蓄有卷曲的蓬松的连鬓髭须大胡子的脸盘抬了起来，显然他已经非常香甜可口地吃得很足，吃得很饱了，因此，他现在有功夫从食盘子上抬起头来看着纳赛尔总统了。

他抬起头来，眯起眼睛来看着纳赛尔总统，饱食显然使他十分满足和兴奋。他显然是吃到了一餐香甜的开心饭。

他抬起头来，不无真诚感激地望着纳赛尔总统，他满脸忽然还近乎洋溢着一脸的孩子气。

纳赛尔总统几乎忍俊不禁地差点喷饭笑了出来，他看着切·格瓦拉抬起头来的脸盘，只见他满脸卷曲的鬓髯上，不仅披附着好几个饭粒儿，而且还沾上了好几点儿浓红的番茄汁，脸相实在完全是变成了一个似乎刚刚吃过一餐美食的孩子的脸。纳赛尔总统笑着，看着格瓦拉这张孩子般的脸，他差点儿笑的鼻子都酸了，他忙指着格瓦拉的脸说：

“快擦擦，快擦擦你的脸，擦擦你漂亮的大胡子上的饭粒儿和番茄汁，快擦擦吧！”

格瓦拉马上操起了餐巾来，擦尽了挂在胡子上的番茄汁和饭粒儿。这时候，他似乎也有些腼腆和羞怯起来。他静静地正襟危坐起来，看着纳赛尔总统终于也搁下的饭匙。

纳赛尔总统任何时候都极为注意和把握分寸。他感到了格瓦拉的羞怯，于是不再谈论菜饭和吃相之类的问题，在接下来细细地饮吮果汁饮料时，他忽然又向切·格瓦拉发问说：

“切！说真的，你的蓬松的，卷曲的大胡子很漂亮。你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的大胡子，都很漂亮。我还没有和他们两人见过面，但是我已经看过了他们两人的许多照片和录相，知道他们两人都像你一样，蓄有着这样的大胡子，你们的大胡子现在全世界都很有名，你们古巴革命领导人的大胡子是很独特的，几乎也是很令人羡慕的。不过，我注意到，所有的拉丁美洲人，包括古巴的大多数人，除了你们以外，许多人也并不追求大胡子，而且，许多人，也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唯独你们，你们却留蓄着这一种非常独特的大胡子，简直成了一种奇观，成了古巴革命者的一种标志。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这到

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炫耀你们的男性之美,是为了使你们的形象格外漂亮而引人注目吗?”

纳赛尔总统似乎又不经意地向切·格瓦拉提出了一个好奇的问题。

这一问,又叫切格瓦拉有机会“嘿”的一声笑起来了。

他回答纳赛尔总统说:

“你完全误会了,总统。其实,在很久以前,我们是非常注意和崇尚刮胡子的,不管是菲德尔,还是劳尔,还是我,我们都是很注意刮胡子的,可是,后来,我们进入到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刮胡刀和刀片,都成了很宝贵的难得的馈赠,在最初,我们有的人在战斗中身负战伤以后,有的时候,子弹伏在身上的肌肤里,最初的时候,我没有军医院,没有完备的手术器械,没有总可以常备使用的手术刀,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刮胡刀片来割在血肉里的子弹,动一些枪伤手术,这样,我们就发现了刮胡刀的更有价值方面的用处,于是,我们就再也舍不得用刮胡子的刀片来刮胡子了。而且,后来,德菲尔又给大家算了一笔很吓人的帐,这就是刮胡子每天所要浪费的时间,如果每人每天刮净胡子的话,因为我们都有浓须,所以,大家得浪费十五分钟,而一天浪费十五分钟,一年下来,花在刮胡子上的时间,会需要多少呢?大约是需要五千多分钟,八十多个小时,而八十多个小时,如果用在阅读方面,大约可以阅读多少书呢,以每小时阅读五万字计算,大约可以阅读四百万字,这大约可以是几十部大书和重要著作。还有,如果把每天的十五分钟的时间,用在体育锻炼方面,也将会有多大的收益呀?自然是不可估量的。而完全用在刮胡子上去,除了使脸上光净一些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呢?没有用处就只能是浪费时间了。而浪费那么

多的时间，实在也就太不合算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菲尔德·卡斯特罗算清楚这一笔帐目以后，他不再刮胡子，把大胡子蓄了起来，我们大家也就相伴相随，统统蓄留起了大胡子来，而所以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炫耀男性之美，也绝不想追求什么漂亮的形象。让那些漂亮的形象，还是完全归属给全世界的公子哥儿和纨绔子弟，让他们享有专利，去独占独有吧，我们是用不着那样的东西的。我想纳赛尔总统也会是这样想的，不知我说的对也不对。”

纳赛尔回答说：

“对极了，格瓦拉，好极了，格瓦拉！看起来，历史真是给我们提供了成为兄弟和朋友的最好机会，不管谈论什么事情，我们都能受到绝非平庸的宝贵启示，都能产生重大的价值，我将珍视我们的友情，但愿我们能够不间断的常来常往，永远以兄弟相亲，以朋友相知，以同志相视，不管世界上会有什么样的风雨，也不要我们的联系冲断。”

格瓦拉说：

“当然，纳赛尔总统，我们应该如此，我们一定要如此！”

他们最后以实在完全是兄弟般的拥抱和亲吻脸颊，作了极为深情依恋的告别。

## 劳尔也到埃及来的时候

切·格瓦拉在埃及共和国，进行了至为成功的访问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切·格瓦拉接下来,还访问了苏丹、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日本、摩洛哥、南斯拉夫、西班牙。

他连续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国外访问,直到1959年9月初的时候,他才返回了古巴。

他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革命领导人,汇报了他出访各国与各国领导人会见和会谈的成果。

其间,当然的,谈到在埃及访问时,他非常突出而特别地讲述了他从纳赛尔总统那里得来的印象,也特别地向菲尔德·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表述了纳赛尔总统对古巴领导人的亲切问候和深情的友谊表示。理所当然,切·格瓦拉还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介绍了与纳赛尔总统友情的交往中的许多细节和花絮。

菲尔德·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革命的诸多领导人,确实的,在非常久的期间,一直把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崇拜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最杰出的英雄之一,而且,他们觉得,纳赛尔总统不仅从事的革命斗争内容,即埃及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全部经历的内容,和古巴革命斗争内容,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全部历史,是十分相近的,而且,实在的,他们又是二十世纪年龄相仿的属于是年轻一代的革命家,所以,他们之间在思想感情上,自然似乎有着更近一层的相亲相近的热望,有一种自然地寻求共鸣和互助,依恃和彼此鼓舞的热望。所以,古巴革命在纳赛尔总统那里所有的回响,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领导人们这里,不仅也会具有,而且也是最为珍视的。

切·格瓦拉生动地汇报了纳赛尔总统对古巴革命的至诚而热烈的回响。不管是菲尔德·卡斯特罗,还是其他人,都受到了



## 切·格瓦拉

极大的鼓舞，并且，这是自然的，许多人也产生了热切期望能见到纳赛尔总统的向往之情。

就是在这样的热切向往之情的支配下，1960年的7月里，也就是切·格瓦拉访问埃及的又一年，这是在埃及准备隆重纪念和庆祝埃及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八周年的时候，菲尔德·卡斯特罗又派遣劳尔·卡斯特罗，率领古巴革命友好代表团，像是走亲戚似的，来到埃及参加庆祝和纪念活动。

纳赛尔总统完全像接待切·格瓦拉一样，破除礼仪规格，超规格地亲自接待劳尔·卡斯特罗，他不仅要求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曾经与纳赛尔总统一起，各持一把左轮手枪，两人两枪，在1952年埃及革命开始发生的那个日子，他们冲进可以向全国军事组织发号施令的总参谋部最高司令的办公室，一举兵不刃血地夺取到埃及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胜利地驾驭了埃及革命，在埃及革命胜利后，协助纳赛尔总统掌握全部埃及的武装部队成为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兼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司令的阿密尔元帅，形影不离地陪同劳尔·卡斯特罗少校，纳赛尔总统也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来，亲自陪同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的形象，不特别与菲尔德·卡斯特罗相象，虽然他们是亲兄弟。但是，劳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似乎倒有更多相像的地方。他们个头、体形，同样卷曲的不象菲尔德更为浓密，而是那么蓬松的胡子，以及他们沉默时候几乎同样有着忧郁情调的眼睛和笑起来同样像孩子般的咧开来的嘴巴，纳赛尔总统觉得，实在是，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仿佛也就见到了切·格瓦拉。而由此，他也情不自禁地特别产生一种亲切的感情。他与劳尔·卡斯特罗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出现过像是与格瓦拉第一次见面时出现过的那种时间短暂但毕竟曾有过的

一刹那的陌生感和难免的拘谨。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景。

然而,在这样的感情极为融洽的状态下,劳尔·卡斯特罗访问埃及,却似乎出现过很大的不愉快和几乎掀起很大的风波。

那是,劳尔·卡斯特罗来到埃及,已经和纳赛尔总统亲切见面和接触以后,纳赛尔总统因为在庆典期间必须亲自接待众多的来访,准备参加庆典的各国客人,他们中间有的是元首,有的是国王亲王或王子,有的是总统,副总统或副总理级,部长级的外交特使和代表,所以,纳赛尔总统极忙,他不可能全天候的陪同劳尔·卡斯特罗这位古巴革命政府武装力量部部长,但是,他把陪同接待劳尔·卡斯特罗的任务,完全交给了他最亲密地副总统兼国防部长阿密尔元帅。阿密尔一向,十分尊重纳赛尔总统,并总是坚决执行他所交托的任务,贯彻他规定的意旨和意图,他知道纳赛尔总统分外地看重来自古巴的客人,感情上实在亲密至楷,所以,阿密尔元帅尤其尽心尽力,热心地肩负着代表纳赛尔总统接待陪同劳尔·卡斯特罗少校的使命。

不过,元帅现在已经权高势重,他即使全力以赴来负责陪同和接待劳尔·卡斯特罗,具体的接待事宜,活动安排,却也不要他亲自来运作和操心,在他的手下,还有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帮他办事,处理任何琐碎的事情。在这些人员中,当然也有许多人,是专家级的,也可以说是属于他的顾问,甚至是可以参佐的指点他的。在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中,当然,来自埃及政府外交部的一些专家和顾问,几乎有时候还会有可以超出元帅授权按照外交部的规定,直接行事的权利。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尔·卡斯特罗在这次来埃及的访问中,一场不大不小的但是很可能成大问题的风波,几乎就要

突然地爆发出来了。后来,只因为适逢一个特别的转机,这场风波才没有成为严重的事实。

这场几乎造成重大问题的未起风波,来龙去脉是这样的。这就是,纳赛尔总统请阿密尔元帅转达他一个诚意,即,纳赛尔总统有一个想法,希望在1960年7月26日,在埃及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举行的隆重庆祝和纪念埃及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八周年的大会上,想请英雄古巴革命的代表劳尔·卡斯特罗发表一次讲话。

这是一个重要的邀请。

劳尔·卡斯特罗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他马上请阿密尔元帅报告纳赛尔总统,劳尔·卡斯特罗,非常愿意在埃及人民欢庆革命胜利的盛典上,发表一次讲话,他将十分珍惜这个可以向埃及人民表达感情和敬意,同时表示兄弟般战斗声援的机会。因为,在1960年的这个时期内,由于埃及革命胜利发展,影响到了中东一个重要国家叙利亚的革命发展,埃及和叙利亚第一次实现了联合,已经合并成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因此,阿拉伯人民的革命力量,显示出了更强大的势头,而这样一来,世界上最反动最凶悍的美国帝国主义势力,就开始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自从1956年,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收回苏伊士运河,把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势力逐出埃及以后,又经过胜利的反击英法联军和以色列的侵略战争胜利,英法帝国主义,不得不夹着尾巴从中东地区逃开,退避三去了。而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英法帝国的退避三舍而形成的中东势力的范围空间,当时,美帝国主义处在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所指挥使用的美国政府的国务卿,正是臭名昭著死顽反动的约翰·杜勒斯。当时,美帝国主义的这个国务院卿杜勒斯,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是一个疯狂推行美国强权政治，战争边缘政策的大将和老手，他们趋使美国帝国主义强大势力，在世界上到处兴风作乱，称王称霸，到处打家劫舍大钻空子，在英法帝国主义不得不退出一些他们所难以控制的势力范围后，美国佬总是前脚走狼，后脚来虎，在这些地区捷足先登，不甘落后。

在此期间，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武装和支持以色列，企图遏止埃及的革命进程，遏制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和革命势头，而同时，在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总是谋图着挖下陷阱，企图分裂或者控制所有阿拉伯国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着企图控制埃及。

在埃及革命胜利后，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实行了土地改革，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为了发展国家的经济，从埃及革命胜利以后不久的年代开始，即已经在白尼罗河和青尼罗河汇合处的尼罗河的上游阿斯旺地区，开始运筹策划宏大的阿斯坦水坝工程，以期把总是泛滥成灾的尼罗河上游诸多支流的定期泛滥的洪水拦蓄起来，造成一个巨大的水库，以此来改造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以外的沙漠变成良田。

这可是一个效益明显而巨大的工程。但也是一个需要大宗投资的工程。于是，埃及为了筹集建造大坝的资金，特别向世界银行提出了贷款上千万美元的申请。作为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埃及是有权力提出这样的贷款申请的。

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它的聪明的运作势力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马上看到这是一个可以操纵和控制埃及的机会，于是，他马上插手左右世界银行。

确实，美帝国主义是很有钱的，他们也许有的是多余的美元，但是，这个美帝国主义，一向为富不仁。虽然他们有钱，甚至有着相当宽绰的余钱，但是，他们从来决不用这样的钱，来施行

不带任何罪恶谋图的善举。

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事实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世界银行，于是，在埃及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时，约翰·杜勒斯就马上跳了出来，他要越俎代庖，他要替世界银行办事了。

怎么办呢？埃及不是要贷款修筑阿斯旺水利大坝吗？可以，很好。世界银行可以贷款，七千万美元，可以由美国来支付，但是，动作可以慢一些来进行，美国必须和埃及达成一些协议，什么协议呢？那就是美国国务院准备起草一份协议文件，然后，由埃及领导人签字。签字以后，协议立即生效，埃及就可以马上得到七千万美元的现钞贷款了。不过，接下来，埃及还要干什么呢？那就是，接下来，埃及就要照着美国规定的乐曲，按照美国规定的舞蹈动作、在美国的指挥棒下，开始跳舞了。跳什么舞呢？第一，埃及要承认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和鲸吞是合理的；第二，埃及不应该，也不可以再去支持别的兄弟阿拉伯国家革命；第三，从此在以冷战为中心的国际事务中，埃及要无条件地站在美国这一边；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美国佬准备用七千万美元，来收构埃及的主权，收买埃及完全变成阿拉伯世界、阿拉伯革命的叛徒，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和走狗。

美国佬是何等的如意算盘，何等的痴心妄想！

纳赛尔总统，绝对不会以七千万美元的贷款，带上美国佬挽结的走狗项圈。纳赛尔在美国佬如此无耻而鄙劣的伎俩面前，简直完全怒不可遏。

他马上毅然绝然，中断了向世界银行的贷款申请。

水库，大坝还是要修建的。但是为了埃及人民世代代的事业和福祉，这伟大的壮丽事业，仍然还是要办的。

纳赛尔总统开始筹措别的办法，从别的渠道，准备另行借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贷。这时候，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表示可以不附加太多条件地向埃及提供修筑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全部贷款。

而这样一来，美帝国主义又开始急眼了，它开始丧心病狂地攻击纳赛尔，攻击埃及，诬指纳赛尔把埃及出卖给赤色帝国主义苏联了，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武装着虎视眈眈与埃及为敌的以色列，不断地进行挑衅，不断地开始对埃及进行可恶的战争威胁，一时间，美帝国主义比昔日的英、法帝国主义更为凶恶而咄咄逼人地成为了革命的埃及人民的死敌，成为了埃及人民最重要的，最凶恶的敌人。

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埃及人民准备庆祝革命胜利八周年的节日。

而在这样的庆典集会上，纳赛尔总统特别邀请古巴革命的英雄人物和古巴革命政府的代表劳尔·卡斯特罗来讲话。劳尔·卡斯特罗该讲一些什么内容，会讲一些什么内容呢？

劳尔·卡斯特罗接受邀请以后，他马上兴奋地开始准备他的讲话稿。

在当代世界政治家们中间，大约很少人会像古巴的这一代领导人一样，发表任何讲话，几乎都绝不用任何一个秘书来代劳撰稿。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巴蒂斯塔政权审判他的法庭上，他可以不用任何律师代劳，他就用自己的嘴巴，自己的舌头，像施利剑一般地和凶恶的敌人开战，他可以口若悬河，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出口成章，震撼人心地连续辩论、演说一连许多个小时。格瓦拉，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一站到讲话的喇叭前，宣传真理语言，申张正义的语言，就会像喷泉而出，往往很难遏止得住，这样聪明敏捷的人们，他们充满了思想和才智，那能有什么秘书人物可以与他们同步，为他们任何一次演说和讲话中捉刀代笔呢？

没有。

菲劳尔、劳尔和切，在他们拟定任何讲话稿时，几乎是不用任何人来草拟讲话稿的，他们从来都是自己动手，自己亲自用他们出手写字很快的西班牙文，写下他们的讲话提纲，或者草稿。

这一回，纳赛尔总统邀请劳尔·卡斯特罗讲话，劳尔·卡斯特罗也很郑重地准备了这样一份讲话稿。

自然地，他在讲话稿中，首先是热烈地祝贺和对埃及革命伟大胜利的盛赞，接着，他表达古巴人民，古巴领导人对埃及人民的尊敬、友谊的感情，表达对纳赛尔总统最崇高的敬意，而接下来呢？劳尔·卡斯特罗准备利用埃及革命庆典的讲坛，愤怒地展开对美帝国主义的炮轰和声讨，以此来表示古巴人民，古巴革命和埃及人民站在一起，表示对埃及人民的由衷声援。

劳尔·卡斯特罗是准备大讲一番这样的内容的。

他准备好了这样的讲话内容的讲稿。

然而，就在这时，埃及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官员，来到劳尔·卡斯特罗面前，非常客气，非常谦恭地，表示要索取劳尔·卡斯特罗的讲话稿，来由他们看看。

劳尔·卡斯特罗懂得外交礼仪，他是不会轻易拒绝被访国家外交部的官员的合理的正当的请求的。

劳尔·卡斯特罗把他的讲话稿交给了这位礼貌客气的埃及外交部官员。这位埃及外交官员过了不长时间，又转回到劳尔·卡斯特罗面前，他十分婉转，然而是非常坚定地要求劳尔·卡斯特罗修改他的讲稿，明确要求删掉过分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词句。

劳尔·卡斯特罗对此迷惑不解，经过一番磋商，他同意稍加克制，删掉火气最炽的几段讲词。

但是，不行，埃及外交部的官员，仍然不肯接受这种修改结

果,后来,他们干脆提出要求,希望劳尔在讲话中完全删去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词句。

劳尔·卡斯特罗一听这样的要求,几乎马上难以克制地怒吼了起来:

“如果这样,讲话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讲话了。我们不参加这样的庆典大会了!”

埃及外交部的官员们马上慌了手脚,他们开始强调古巴代表团是纳赛尔总统最尊贵的客人,已经答应过在庆典上发表讲话,如果古巴代表团突然离去,对埃及是极为不利的,可能给帝国主义造成钻空子的机会。

古巴代表团的其他一些人,也来安抚劳尔·卡斯特罗,陈明利害,不能过份感情用事。在再三的劝说下,劳尔才冷静了下来,但是他从此开始沉默,大大消减了在埃及的生活和访问的热情。

他心中开始谱写不愉快的文章,他准备回古巴去后,要向所有古巴领导人报告,埃及很难是古巴最坚定的朋友,因为他们首先不是敢于和美帝国主义势不两力的国家,埃及的政策,可能具有虚伪的方面。

劳尔·卡斯特罗带着这样的腹稿,他情绪勉强地参加了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举行埃及革命庆典的庆祝大会。他在大会上,几乎是了无声色地照本宣科,发表了他内容空洞,毫无力量可言的祝词和讲话。然后,他一直非常沉默甚至是无精打彩闷闷不乐地坐在主席台上,几乎毫无耐心地等待庆典的收场和结束。

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会况变化中,劳尔·卡斯特罗的情绪,骤然被振奋起来,这是在到了纳赛尔总统发表长篇讲话的时候。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这顶天立地的埃及革命的英雄领袖,在他的长篇讲话中,娓娓道来,用很长时间,很大篇幅,讲



述了埃及革命的伟大成就，讲到了埃及革命的深远和现实的影响，以及这样革命的伟大的意义，而接下来，谈到埃及人民面临的困难和必须殊死进行战斗的战斗任务，提到埃及人民最主要的战斗对象和死敌的时候，纳赛尔总统忽然不可遏制地提高了嗓门，以最愤怒的气量，展开了最无情、最坚决的声讨和谴责，他的声讨和谴责直呼美帝国主义其名，大点美帝国统治者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名字；不仅愤怒地揭露着他们的帝国主义罪恶和种种丑行，而且，异常果决地断然表示着埃及人民将和美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决心和誓词，其激烈程度，几乎是空前的，完全是重炮猛轰，是毫不犹豫，毫不留情的。

在纳赛尔总统慷慨激昂的愤怒讲话和声讨声中，数十万解放广场上的埃及人民也激扬着冲天的强烈的反美呼声。

庆典纪念大会，在热烈昂扬的气氛中结束了。

接下来，参加庆典的外国贵宾，被邀请去参加盛大的庆祝宴会。纳赛尔总统十分敏感地注意到了在庆祝大会上闷闷不乐的劳尔·卡斯特罗，他邀请劳尔·卡斯特罗与他同车前往举行庆祝宴会的某一个大厦去。

在汽车上，纳赛尔总统马上亲切地询问劳尔：

“怎么了，少校，你好象有点不高兴，是吗？”

劳尔·卡斯特马上直率地说：

“我实在迷惑不解，尊敬的纳赛尔总统，您今天在大会上，那么强烈愤怒地声讨美帝国主义，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丑行和罪恶，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我们古巴人也一样，和你们发出同样的声音呢？”

纳赛尔感到迷惑不解了。

他转过脸来，盯着劳尔看，然后问：

“我们会不同意你们声讨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劳尔说着，他把他用西班牙文字的讲话稿，即已被埃及外交部官员们用红笔删去几乎三分之二的讲话稿，出示给了纳赛尔总统。纳赛尔总统接过来一看，马上问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纳赛尔总统马上命令停车，并且马上命人找来删节劳尔·卡斯特罗讲话稿的那位外交官。纳赛尔总统马上盛怒地质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开始倒运的埃及外交官申辩说，因为今天的大会也邀请了美国大使参加，所以怕古巴人的调子太高，刺激得美国人坐不住屁股，因此，通过删节，叫古巴人降低了讲话的调子。纳赛尔愤怒地申斥了这位埃及外交部的倒霉的外交官，斥责他说，“从此你可以去官僚主义部去工作了，你不能再在埃及外交部工作了，埃及的外交部，不能给美帝国主义的任何走狗和奴才管饭吃。你可以走了，先生！”

据说，纳赛尔总统几乎从来没有如此盛怒地申斥过任何一位官员，特别是任何一位职位较小的官员。

不过，这一次纳赛尔总统的断然处置，却令劳尔·卡斯特罗完全彻底地消除了一次严重的误会，使他更坚定地明确了切·格瓦拉在第一次访问埃及回到古巴以后，传给菲德尔的这样的观念：纳赛尔绝对是一个可以引为同志的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劳尔进一步认识到，切·格瓦拉的这个认识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 卡斯特罗与纳赛尔见面

在二十世纪中的美国，在战胜德、日、意法西斯，拯救人类免于大灾大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英明伟大的杰出人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奋力冲破在美国内部对德、日、意法西斯主义完全实行纵容政策的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集团，投入巨大的力量，参加了与苏联、中国、英国等等诸多国家共同进行的伟大斗争，扫除了席卷世界的法西斯血腥笼罩，拯救了人类世界，拯救了人类文明。因此，美国和苏联、中国、英国等等诸多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对人类社会作出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在罗斯福总统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很快又完全进入了为富不仁的帝国主义角色，开始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极为丑恶和凶恶的帝国主义表演。它在全世界到处伸展它的势力范围，进行最为疯狂的几乎总是夹杂着血腥气味的控制和掠夺，特别是到了美国执行臭名昭著的战争边缘政策的时期，即冷战政策时期，美帝国主义总是在全世界耀武扬威，大干坏事，大行恶事，大作丑事，对整个世界和全体人类进行破坏。

美帝国主义总是口口声声要带给世界以民主、自由、幸福，口口声声要为世界建造和维持和平的秩序，塑造最为仁慈安乐的天堂，但是美帝国主义脚下所行的，手里所干的，却几乎总是妄图对世界各国民族人民的绝对包含歧视和压迫的操纵，美帝国主义所要带给世界人民的自由，不过就是佩带美国的锁链和枷具，它要带给人民幸福的许诺，永远不过是带给灾难的同意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语,而同时,美帝国主义为了保障他所需要的扩张、侵略、操纵、控制和压迫的“和平秩序”,他什么时候停止了发动一场又一场流血战争?他在美国的本土并没有建造什么仁慈的天堂,他在美国的国外的势力所控制的所有国家里,所建造的仁慈的天堂,也完全就是建造黑暗地狱的同意语。

美帝国义如此为富不仁的黑暗伎俩,为富不仁的帝国主义表演,在当年的古巴,是最充分,最透彻的。

古巴,实在是美帝国主义老虎唇髭舌尖底下的一个小小岛国。如果说庞然大物的美国像是一只雄踞躁伏的饿虎或者是大鲨鱼的话,古巴在它的面前,确实是更像是只双蹄跪奶的羔羊或在大海里无声的来去的小小沙丁鱼。

古巴距离美国很近,几乎仅是一湾细水相隔,从美国南部突出延伸到加勒比海深处的佛罗里达州的岩角之外的海岸线,通往古巴的距离只有短短的九十海哩,坐一条轻便的机帆船或快速行驶的游艇,来去不过需要几个小时。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海滨城市迈阿密,和古巴的首府哈瓦那,从来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几乎完全就是一个隔水相望而又连接在一起的旅游区。美国的富豪们,有许多人在迈阿密一侧的棕阔滩上,建筑起了豪华的宫殿般的行宫,他们可以居住在这样的行宫里,整天到棕阔滩的布满柔玉般的细砂上去,进行海水浴、日光浴和沙浴,他们可以在这里极尽嬉戏和游乐。有的时候,为了更加尽兴,或者突然涌起了多种野趣的念头,他们也会驾起轻快的游艇来,一直轻骑快马般驶到加勒比海的深处,驶到古巴的哈瓦那港湾,那些许许多多的富豪们,他们不仅在美国拥有大宗的财产,他们在古巴也往往拥有大宗的财产,他们不仅在美国的迈阿密建造了宫殿式的行宫,在古

巴的哈瓦那海湾或最富丽豪华的别墅区，也建造起了至为豪华的行宫式的宫殿，因此，他们不仅可以在美国，也可以在古巴不受任何限制地穷奢极欲地玩乐。他们在美国是主人。他们在古巴甚至可以是更具威福权利的，更为排场而且颐指气使的主人。

因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革命前的古巴，完全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着古巴的一切，包括完全控制着古巴的一切，包括完全控制着古巴的政府，控制着古巴的军队、警察、一切财政和银行。

当时美帝国主义在古巴全力豢养的巴蒂斯塔政权，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势力的百依百顺的最驯服的走狗。

当然，这自然一定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走狗集团。它们既包括完全是个屠夫的脑满肠肥总统巴蒂斯塔将军，当然也还会包含着一大批他所指使的走狗，包括着一大批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和腐朽的官僚，以及形形色色的美国资产的经营者和代理人。

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美帝国主义就是利用和驱使着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走狗集团，通过他们，控制着古巴50%以上的耕地和甘蔗田，美国在古巴的私人资本投资高达十亿美元，从而控制了古巴的大部分加工工业，控制了古巴的进出口贸易，因此，古巴不仅完全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富豪们奢侈游乐的游乐场，而是还是它们压榨剥削古巴人民，把古巴人民的血汗变成装满他们口袋的钱财，大发横财的自由俱乐部。

巴蒂斯塔政权的走狗们，为了维持美国帝国主义殖民者在古巴残酷压榨、剥削压迫、掠夺和控制的秩序，从而对古巴人民进行血腥的警察和特务统治，进行了令所有人都毛发悚然的血腥的镇压和压迫，关闭大学，广开监狱，施行酷行，无毒不用，巴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蒂斯塔从 1952 年被美国主义扶植上台的,至 1958 年,在古巴这样一个人口当时不足六百万的小国,酷刑致死的爱国人士竟有两万之多,有数万工农和青年,特别是众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投进了黑暗的监狱,十多万爱国人士和进步人士,被迫逃离古巴,流亡到了国外,当时古巴,完全变成了一个古巴人民遭受灾难的地狱。

而正是在这样的血腥统治和非人的残酷压迫和压榨下,古巴人民在非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揭竿而起,展开了革命造反的大旗,经过艰苦的战斗洗礼,很快赢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这当然也无异是打翻了美帝国主义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直接推翻了美国的掠夺和压榨的权利,使古巴完全地,摆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

因此,古巴革命的胜利,对反动的巴蒂斯塔政权和罪恶的美帝国主义来说,完全是同时斩除他们的双刃剑,对他们同样都是致命的,然而,怎样看待古巴革命的胜利呢?

这在美国统治阶级内部,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和认识。

在 1960 年竞选美国总统并且当选的约翰·肯尼迪总统,在他竞选美国总统的日子里,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著作,题为《和平战略》。在这部著作中,肯尼迪在提到古巴革命时,他指出:他毫不怀疑,正是富尔夸西奥·巴蒂斯塔的残酷、血腥、专制独裁,招致了他本身的灭亡。因此,肯尼迪断然指责美国前政府,不该那么长久地,那样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全力支持巴蒂斯塔政权。

其实肯尼迪总统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说的这样的话,并不能表明他的特别聪明和特别开明善良。说这样的话,在他当选美国总统后,是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的。他当时之所以说这样的

话,实在的,是因为他当时还不是美国总统。不是当家人不知帝国主义的日子应该怎么过。他还不知道美国当年所以绝对地,无条件地支持连美国也认为是残酷血腥专制独裁的巴蒂斯塔政权,实际上本身不过是在绝对地,无条件地维护着美国帝国主义的自身利益。

而关于这一点,在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以前,在古巴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在美国的总统舞台上表演角色的人,不管是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好,还是副总统尼克松也好,他们当时在台上时,在处理和对待古巴问题时候,便是采取的另一全然不同的态度。

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权支持巴蒂斯塔政权,一直到古巴革命把巴蒂斯塔的四万政府军彻底消灭以后,美国的帮凶巴蒂斯塔训练政府军的军事顾问团,还仍然赖在古巴,长期不肯滚回美国。

而且,古巴革命在它胜利的最初日子里,由于它对巴蒂斯塔黑暗统治骇人听闻的罪恶披露,美国的知识界,新闻媒体,特别是被古巴革命的英雄行为和正义事业感染的广大的美国青年,曾经一度出现过相当规模的,同情赞助古巴革命的十分激越的热流。

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也曾经有过一度对古巴革命可以堪称是比较冷静的观察。而且,在这样的观察中,也同时产生过收买和试图控制古巴革命的动念。

美国驻古巴的大使,在古巴一向有着“第一号重要人物”的绰号。美国的原驻古巴大使,始终都是古巴反动统治者最亲密的朋友。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立刻召回了在古巴和巴蒂斯塔同样臭名昭著的原大使,在 1959 年 3 月,美国承认了古巴新政府,并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派来了一位名叫邦斯尔的新大使,美国政府同时向古巴新政府的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出了访问美国的邀请。

菲德尔·卡斯特罗当然不会放弃访问美国,向美国人民宣传古巴革命的机会,在1959年的4月间,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古巴政府总理的身份和名义,访问了美国。

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美国人民和新闻媒体的热烈欢迎和密切注视。卡斯特罗在美国的各处巡回演讲,他的形象引起美国人民的痴迷,他的激越的宣传古巴革命真理和正义性质内容的讲话,在所到之处,几乎都能听到他的讲话,能见到他的形象,因而兴高采烈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们的欢呼和激动。对他访问新闻报道,一时占满了美国几乎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

就是在这样的同一时间,美国的统治者,也出来接待他,当然事实上是进行对卡斯特罗的摸底和测验,他们当然要看卡斯特罗是不是也会被收买,也会进而被控制。

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拥有权力影响活跃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华盛顿接待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尼克松几乎立刻热情地向卡斯特罗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在拟议中,准备向古巴提供一项援助。

菲德尔·卡斯特罗马上领会到,美国拟议中的援助计划,不外就是要给古巴一个枷锁。

卡斯特罗了无热情,不理睬尼克松的热情提议,非常冷淡地结束和尼克松的会见。

结束了这样的会见,卡斯特罗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立刻表示,古巴领导人到美国来访问,绝不是来这里出卖灵魂的。我们决不是来这里要钱的。卡斯特罗这一明白无误的表示,自然



立刻使美国的统治者们完全领悟到了，他们难以给卡斯特罗和古巴套上新的枷锁。

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和卡斯特罗会见和接触过的尼克松副总统，立刻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准备依附美国的外国，肯定就是对美国存有敌意，因此，必须马上转而制定进攻性的强硬政策，而且必须马上采用“应急”政策，使美国迅速行动起来，对古巴实行必要的遏制。

尼克松立刻向艾森豪威尔汇报他的印象和拟议采取的决定，很器重和依恃尼克松副总统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刻表示了同意尼克松副总统的意向，于是，马上便开始了与美国中央情报的协调，开始谋划和制定起了新的对付古巴的政策和行动计划。

而在古巴这边，已经在革命中赢得了独立和自由的古巴人，他们不仅将不容美帝国主义给他们带上新的枷锁，他们还要彻底铲除和卸下全部的，已经由美帝国主义加在古巴和古巴人民的头上的旧枷锁。

卡斯特罗从美国访问返回古巴以后不久，古巴政府宣布了全部外国的殖民经济和外国资产收归古巴国有的政策，这当然首先包括着已经被外国资本鲸吞了古巴 50% 的耕地和甘蔗田；当然包括着已经被外国资本家把持着的以制糖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和加工业。而这样一来，美国对古巴的掠夺，立刻被终止下来，美国在古巴的巧取豪夺，从此不能再延续下去了。仅仅在巴蒂斯塔政权统治古巴的六年时间里，美国已经从古巴攫取走了将近八亿美元的脂膏和纯利润，美国的资本在古巴的投资，纯利润一直多达 30—40%，古巴这里有美帝国主义赚钱最为便当的买卖，古巴一旦取消这样的美国特权和利益，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分子们，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完全是可想而知的。

美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们，立刻就又痛，又恨，火冒三丈地大跳特跳起来了。

他们用金钱堆积着他们的舆论，他们开始大肆攻击古巴革命的凶狠和野蛮无情。

古巴革命开始镇压在古巴的，曾经杀害过无数古巴人的刽子手，那些血债累累的巴蒂斯塔政权的爪牙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判他们重刑，甚至经过审判处决枪毙一些民愤极大的坏蛋。美帝国主义更加狂乱地大跳起来，愤怒地指责古巴革命的残酷，攻讦古巴革命的镇压绝非人道。

然而美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愤怒暴跳指责古巴的同时，他们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颠覆古巴革命政权，暗杀古巴革命领导人的，绝对“有情的”、“人道主义的”行动计划。

经过艾森豪威尔的政府授权，美国中央情报局，承担起了对付古巴革命的行动使命。艾森豪威尔总统立刻批准一项庞大的预算，决定拨款一千三百万美元，作为第一笔来对付古巴的资金。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立即用这样一笔大宗的金钱，开始招募雇用那些在古巴革命的暴风雨中，被驱赶或逃脱离开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的爪牙和走狗，一大批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和恐怖分子，以及那些在古巴革命运动中一度投机，但又投机不得，野心又没有得逞，因而脱离革命的心怀不满的分子，总之网罗一切肮脏的渣滓，展开了公开秘密双管齐下进行反对古巴的行动。其间经美国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组织专家和行家里手制定，经过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批准同意实行的暗杀古巴领导人，主要是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

拉的行动方案,就不仅是一个,而且是有一打之多。

同时,美帝国主义已经把那些网罗招募来的渣滓和罪犯,组织武装起来,成为雇佣军,开始强化训练,开始准备了对古巴的直接干涉和入侵。

一时,从1959年1月开始的革命的古巴共和国。经过不到两个周年的时间,到了1960年秋天的时候,和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成了相互剑拔弩张而严重对立对崎的死敌。

这时候,美帝国主义往往公然地支使古巴的反革命分子,开始在古巴进行破坏活动,策动反叛,暗杀起义军英雄和司令员,派遣间谍飞机侵扰古巴的领空,派遣雇佣军驾驶轻型飞机,带着炸弹和机关炮,轰炸古巴的设施和进行扫射,杀害古巴军民,丧心病狂的进行不间断地挑衅。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和背景下,1960年的9月下旬到10月初,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高层会议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联合国大会成员国古巴革命政府首脑,决定率领古巴代表团,出席这一次联合国的高层会议。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准备宣传古巴革命政府的独立、自由、和平发展和建设的革命政策的,同时,理所当然的,面对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甚嚣尘上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侵略,战争威胁和不断地频繁展开的捣乱,破坏颠覆暗杀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准备要愤怒控诉和声讨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准备充分地利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

但是,这可吓坏了美帝国主义这只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的可恶的恶兽。

美帝国主义到处倒行逆施,施布黑暗,但它往往乔装打扮一番,在恶虎的嘴脸上蒙上一层天仙美女罩脸的柔纱,它甚至往往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收起老虎的粗尾，在有的时候，露出尾巴稍来像狗一样摇尾乞怜，装出一副和平善良友好的样子。而正因为如此，美帝国主义最怕对它进行大加揭露和彻底揭露的。

它的本性怕揭露。

它的罪恶怕揭露。

而非德尔·卡斯特罗的嘴巴，完全是钢嘴铁牙的演说家的嘴巴，他的锋刃如剑般的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舌头，美国人是领教过的。卡斯特罗讲起话来，往往令美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们感到如雷轰顶，往往会使他们完全真正气极败坏地在地上打滚儿，头疼得不可抑制。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它因为富不仁而永远不掌握真理和正义，永远理屈而理亏，所以，它最害怕无情的揭露，无情的控诉。

所以，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国务院，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听说卡斯特罗要到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来发言，来讲话，他完全被吓坏了，几乎完全被吓坏了他们的虎胆或是狗胆，于是他们设计起了一些伎俩，掀起了一些黑潮，决定采取一些办法，千方百计地阻拦非德尔·卡斯特罗来到联合国总部所在的属于美国纽约市的街区，妄图阻挡住非德尔·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出现。

美国佬作恶和干丑事的时候，一贯地无所不用其极、不择手段，同时，他们的伎俩又往往黔驴技穷似的令人感到可笑。

他们组织鼓动一些百无聊赖的昔日的歹徒、罪犯、叛徒和变节者组成的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代表团准备租用的饭店门前游行、鼓噪、谩骂、疯狂的捣乱、破坏，试图阻止非德尔·卡斯特罗的到来。

处于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区的美国饭店，美国政府发出

行政命令,要他们如果哪家同意接待古巴代表团的话,必须要向古巴代表团提出签署古巴代表团必须接受歧视性条款的租房协议。

而这样的侮辱性的、歧视性的协议,古巴代表团是肯定不会签署的。

这样的要挟发生效果以后,美国佬开始得意起来,开始手舞足蹈,以为他们此一举就足以阻止古巴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出现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团,何况是参加高层会议的国家元首,如果不能居住讲究排场的饭店的房子,似乎就会有失身份,仅仅由此,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就不会来了。

然而,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决不退缩。他决定一定要粉碎美国佬妄图阻止他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阴谋。于是,他让古巴代表团的得力助手们,去想办法向美国备受歧视和压迫,特别是去向备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穷人和黑人社区组织寻求支持和帮助。

卡斯特罗的这一决定,立刻收到了成效。对美国政府倒行逆施愤怒不平的黑人社区社团,立刻想办法,在黑人聚居的哈莱姆区租到了相当规格的房子,邀请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代表团来下榻和展开工作。

但是,美国佬还不甘心捣乱破坏失败,他们又利用他们金钱收买的新闻媒体大登文章,大造其谣,诬蔑造谣说古巴人居住在哈莱姆区的饭店里,随地杀鸡拔毛然后烧烤来吃,因此,古巴人下榻的饭店、立刻已经变成脏乱污垢不堪的垃圾场,鸡毛乱飞,腥臭难闻,很有可能制造和产生出瘟疫和流行病来。

美国佬以此无耻卑鄙的伎俩,百无聊赖,穷凶极恶地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古巴代表团,进行无休无止的捣乱,意在一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定要把古巴代表团从美国的联合国所在地轰赶出去。

对美帝国主义泱泱大国以如此丑恶的劣行给古巴代表团制造的麻烦和困难,实在也不能不令古巴代表团深感讨厌和难以忍受,不能不令古巴人感到麻烦和困窘,实在是令人厌恶的心烦极了。

怎么办呢?

怎样才能有力的,更有力的回击美帝国主义如此卑鄙无耻的捣乱和破坏呢?

古巴人正在极需要伟大朋友支援的时候,1960年9月23日,古巴人民和古巴革命领导人们最尊敬的革命领袖之一,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率领埃及代表团,从开罗路经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稍事停留后飞到了美国的纽约来,他住在了埃及代表团早已租定好的纽约最高级的饭店里。纳赛尔一到纽约,马上命令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处,马上联系和接洽,他第一个要拜会的友好国家领导人,便就是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美帝国主义欺人太甚卑鄙无耻对古巴人民采取的丑恶伎俩,纳赛尔总统到达纽约以前,已经耳闻,所以,他到达纽约以前,已经满怀义愤,因此,一到纽约,他马上便要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处安排,他立刻要到哈莱姆区去,首先去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

纳赛尔总统其时在全世界是威望最高的世界领导人和革命英雄之一,他不仅被认为是埃及国家的总统和人民的领袖,他在非常广泛的方面,还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的具有崇高权威和威信的发言人,美帝国主义,已经对他不敢公然的招惹,纳赛尔总统的伟大魅力,不仅吸引着阿拉伯国家人民,也吸引着全世界包括美国广大的人民,所以,纳赛尔总统一旦来到美国的纽约,马

## 切·格瓦拉

上便来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这立刻便成为了最轰动联合国，也最轰动美国和全世界的新闻。纽约的从来不见国际要人出现的哈莱姆区，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其时最为轰动世界的英雄们会聚的场所，这里立刻变成了整个世界瞩目的焦点，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美国的上百成千的记者，一起拥到这里来，一起把他们的摄影机和电视转播机的镜头，对准了两个亲密会见热烈拥抱的真正伟大朋友的雄姿，那样强有力，深情而长久地热烈拥抱的时刻，完全成了足令整个世界为之振奋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纳赛尔和卡斯特罗完全是同志般的、兄弟般的会见，使任何人都只能相信他们是久别的兄弟，仅仅是相隔经年的故友重逢，绝对不会令人感到他们是第一次的邂逅和见面。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汉子。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在联合国的与会国领导人们中间，展开了最为强有力的外交活动。活动的中心题目是：埃及准备拟议提案，鉴于美帝国主义不断在破坏和捣乱，鉴于美帝国主义企图阻挡菲德尔·卡斯特罗出席联合国的高层会议，埃及将要求联合国迁出美国！

纳赛尔总统的这一杀手锏，无异是把一颗不亚原子弹氢弹威力的重型炸弹扔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头上，美帝国主义害怕联合国迁出美国，如果联合国迁出美国，美国势必再也不会拥有操纵联合国，利用联合国为其工具的机会了。美帝国主义为纳赛尔总统的这一杀手锏，简直是又要吓死了，又要照着纳赛尔总统贯用的口头禅：让美帝国主义气死吧！气死吧！它真的就要气死了。

由于纳赛尔总统的这一强有力的支援，美国佬开始收敛了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它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古巴代表团的破坏和捣乱。

美国佬终于没有得逞，没有阻挡住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0年9月26日走上了联合国庄严的讲坛。

卡斯特罗开始了铿锵有力的，词语清晰，音调低沉，饱含悲壮和愤怒的发言。他从容不迫，为了照顾翻译的跟进，他放慢了说话的节奏，更显得有条有理，逻辑严密，字字玑珠，他绝不抬高嗓门，绝不大喊大叫，绝不吵吵嚷嚷，绝不像赫鲁晓夫式的狂乱和没有水平。卡斯特罗是真正的雄辩的思想家，也是真正的所向无敌的雄辩的辩论和演说家，他的发言实在可以像大念金箍咒一样，让一些猢猻头痛的完全坐不住屁股，难以忍受的不得不在地上打滚儿。

他一条一条，把可怕的可鄙的事实清楚明白地说出来，这些可怕的可鄙的事实，都是美帝国主义捣乱破坏的证据确凿的恶行。卡斯特罗控诉着美帝国主义的掠夺，美国佬掠夺霸占了古巴50%以上的耕地和甘蔗田，他们逼使一半以上的古巴农民成了没有土地可以耕作、可以居住的流离失所的季节工或者纯粹的无业游民，而在如此残忍无耻的掠夺的进行中，美国佬拼命地极力反对革命后的古巴进行土地改革，他们用尽了一切捣乱破坏的伎俩，甚至派出一架又一架机翼上涂画着起义军空军标志的间谍飞机，狂轰滥炸古巴农民分到土地后开始营建的制糖厂和正在耕植中的甘蔗田。他们的一次狂轰滥炸，就使八十个古巴农民的家庭成为丧失亲人家破人亡的灾民和难民，而他们这样的狂轰滥炸，绝不是偶然的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连续不断地进行，一次比一次地造成严重的灾难，但是，美国佬一方面为他们的罪行得意洋洋，弹冠庆贺，一方面却死不要脸，绝不承认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只是非常可鄙的，终于有一架轰炸古巴甘蔗田



和平民的强盗飞机，由于故障栽在了古巴的海岸上，飞机摔碎了，驾驶员摔死了，是美国的驾驶员，他的尸体上还装着美国飞行员的全部证件，于是，狐狸尾巴藏不住了，狐狸尾巴被抓住了。卡斯特罗一面陈述着这样的美国佬的罪恶，摆着这样的丑行的经过，同时拿出了可以向世界展示的轰炸古巴平民的美国飞机的碎片、残骸和飞行员尸体的照片，以及他完备的证件，全世界众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凝视着卡斯特罗手持的美国佬的罪恶证据。屏息静气而义愤不平地倾听着卡斯特罗的愤怒而悲壮的控诉。

美国的领导人完全不敢参加这样的控诉会。他们托词逃避来到会场。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会的大使先生，他是不得不参加大会的，他是必须来到会场的。于是，这个倒霉蛋，自然也就是卡斯特罗以血泪的事实控诉美帝国主义罪恶丑行时无地自容的猢猻。卡斯特罗在控诉到美帝国主义派飞机杀害古巴的老人和孩子令人发指的罪行，控诉到如此惨烈的事实令人悲痛的时候，他突然冲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座席很礼貌、客气，同时是平静地说“阁下，美国代表阁下，我要趁这个机会告诉你，有许多古巴母亲还在古巴等待着阁下去唁电，为她们被美国炸弹杀害的孩子致哀呢！”

卡斯特罗冲着美国代表阁下这样说。

“嘘”得一声，所有坐在联合国大厦会议大厅里的世界各国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一起都目光投向了坐在那里的美国大使。人们的义愤填膺的注目，仿佛产生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它突然都集中投射到美国大使的身上时，美国大使立刻变成了一只跌入熊熊燃烧起来的怒火中的猴子，他忽然猛地急跳起来，气极败坏猛打着转转，挥着左手，又挥着右手，然后张慌失措，气咻咻地，

急步退出了会场。

联合国大会何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何曾有人敢于在这里如此公然的、直接了当地指责美国、控诉美国，无情地揭露它和唾落它，美国佬简直向马戏团的狒狒一样，被卡斯特罗像个训兽员似的对它挥着长鞭进行了耍弄。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他没有出席这天的大会深感自慰庆幸，他热烈地表扬和夸赞美国国务院的高水平的外交官，非常巧妙地安排使他本人躲过了也可能被直逼得团团打转转的灾难。

不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们，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如此表扬和夸赞，仍然并不满足和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还埋怨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看到或忘记了提到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更大的功劳，这就是在这档事上；美国国务院的高水平的外交官们，不仅千方百计巧加安排，避免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坐在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厅里充当被控诉被审判的罪犯角色，另一方面，他们还千方百计，巧妙安排，让另一个满腔热血，容易激愤，特别想伸张正义，打抱不平而且绝不畏惧任何敌人厉鬼和恶兽的汉子，在卡斯特罗大会发表演说中，没有坐在大厅里的埃及代表团席上。

美国佬就怕听到卡斯特罗对他们的愤怒控诉和审判。

美国佬也特别怕让埃及人民的英雄、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听到卡斯特罗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和指责。为此，美国国务院“高瞻远瞩”地进行了巧妙的安排。他们在提前量好长时间以前，和埃及方面达成协议，这个协议，恰好是规定在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的时间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和纳赛尔总统举行埃美两国有关事务的双边会谈，这个双边会谈安排在美国的白宫进行，那里离联合国大会总部，有着相当的距离。

就这样，艾森豪威尔总统逃过了听卡斯特罗控诉和审判的现场，美国佬也巧妙地把纳赛尔总统调离了那个纳赛尔总统与卡斯特罗总理可以同志共鸣，兄弟般地鼓舞的战斗现场。

当卡斯特罗看到美国的代表席上，美国总统缺席的时候，他丝毫也没有奇怪。但是，当他发现纳赛尔总统在他发言时，也没有坐在埃及总统该坐的位置上，卡斯特罗当时，实在感到不无遗憾，同时，他当然也会想：这是为什么？

而就在那一天的晚上，就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最成功的演说，受到与会者的极大同情，在演说过程中被一阵阵的掌声打断，在演讲结束后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经久不息，卡斯特罗无论怎么估量，都是又赢得了一次巨大胜利的行动结束之后，当他率领古巴代表团回到哈莱姆区他们下榻的宾馆时，时隔不大一会儿，在美国白宫那边结束了和艾森豪威尔进行双边谈判的纳赛尔总统，马上又径直地赶到了哈莱姆区古巴代表团的驻地来，再一次拜会卡斯特罗，专门来表示他对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成功的热烈祝贺！

卡斯特罗说：

谢谢你纳赛尔总统！今天大会你缺席，真叫我想到了遗憾两个字，同时也曾一时涌起失落之感，好像突然少了一个膀臂，就好像是在阵地上，战斗中，少了一个战友和兄弟依持，当时我甚至为此而感到了一阵的骤然紧张，可是，旋即我马上想到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我们是否同在一起，我们的兄弟的血脉是联在一起的，我们的同志之情，同志之志，是完全心心相印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最可贵可爱的切·格瓦拉，他向我保证过，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也向我证明过，所以，想到这里，我就放心了。我就想到你是另外出击去了，我们战斗的同志

之心,同志之情,同志之志,是永远同在的。想到如此,后来我就像你完全和我一起一样,充分地支配使用了联合国大会的讲坛。

纳赛尔总统听到卡斯特罗的这一番发自肺腑中的话。当他听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到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另外两个兄弟和朋友时,纳赛尔不无感叹地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我真应该十分感谢你,感谢你还在古巴革命还刚刚胜利不久的日里,你就派出了你亲密的战友和同志,我们共同珍贵的最可爱的切·格瓦拉,出访了我们埃及,正是他那一次到埃及,使埃及认识了你们,他使你们认识了埃及,并且马上建筑起事实上牢不可破的渠道,沟通了我们完全的兄弟的同志的血脉和情谊。我本人,和埃及人民,是十分宝贵十分珍视这样的情谊的。特别是,后来,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再一次访问开罗,更加深了这种兄弟和同志的情谊,使我们增加了战斗的兄弟支持,增加了战友的可以生死与共、同舟共济的相依力量。因此,我们对埃古两国人民,两国革命的兄弟同志之情和关系缔造者们,充满了怀念和敬意,切·格瓦拉好吗?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好吗?我们郑重地邀请您,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阁下,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访问埃及。我们还请您转达对切·格瓦拉和劳尔少校亲切问候的同时,欢迎和邀请他们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再度访问埃及。”

纳赛尔总统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郑重地提出了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埃及的邀请。同时,也诚恳热情地希望转达纳赛尔总统对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再次访问埃及的邀请。

卡斯特罗特别感动,他非常由衷地感谢纳赛尔总统的盛情,他对纳赛尔总统表示:

“只要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是一定要到埃及访问的。我

## 切·格瓦拉

们在任何时候,还准备着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纳赛尔总统光降到哈瓦那去。至于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少校,他们的心,是永远向往埃及的。在他们有必要访问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一定会非常高兴和愉快地飞到埃及,飞奔到您这样的伟大的革命英雄,我们的同志和兄长,尊敬的纳赛尔总统的身边去的。”

卡斯特罗向纳赛尔作出了这样的肯定的表示,亲切的表示。纳赛尔总统十分高兴,十分欣慰。

可是,他太忙了。

他们是中小国家的领袖但是他们各自的国家:古巴和埃及,当时,都是首当其冲,直面面对着,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元凶的前线国家。他们的战斗形势严峻,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和威胁,始终地不间断地横在他们头上,常常会突然或渐进地制造出临在他们头上几乎可以致使他们倾覆和被消灭的危险。

当然,革命的埃及不怕任何帝国主义,自然也不惧怕美帝国主义。

当然,革命的古巴从它诞生之日开始始终在对抗着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压迫,它已经习惯了和美帝国主义纸老虎展开战斗的阵势,它自然也是始终不怕美国佬的。

埃及挺立着。

古巴挺立着。

挺立着的顶天立地的警惕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着强大凶狠卑鄙无耻的帝国主义,是绝对不能有一刻松懈的。而与此同时,革命中的,战斗中的真正的人民国家,在国内,还要加紧建设,解决国家的贫穷问题,解决人民的贫穷的问题,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国家的生产水平,壮大国家的国力,

## 第二部 热吻埃及与黑非洲的土地

工作总是无尽的，困难总是沉重的，重担千钧，几乎总是令人难以支撑的，何况是这样的国家里挑着最沉重的担子的人们。

纳赛尔总统太忙了。

卡斯特罗总理也太忙了。

他们匆匆相会，匆匆地告别。他们很难长久地相聚在一起共度彼此最珍视的日子，他们往往不得不长久的分离，虽然总各自满怀着热情的召唤，然而，大忙人互访的机会，总是难以兑现。

从1960年9、10月间，卡斯特罗和纳赛尔总统相聚和分离，又几年以后，他们虽然总是鸿雁传书，沟通来往总是不断，但是他们重逢愉悦的时刻，总还没有再来得及创造出来。

而且，不仅如此，不仅卡斯特罗与纳赛尔一别几年难得再相聚会和见面，包括切·格瓦拉少校和劳尔·卡斯特罗少校，也难得再有机会来到开罗，虽然分别的时间越久，越是在加深着同样英雄心性的人们的热切的思念，但是，他们还是分别的太久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的思念，总是在日日地加深着。

终于，1965年2月11日，风从东方来。切·格瓦拉少校，作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代表团长，又率领革命古巴的政治代表团来到了他久别重逢的开罗。

纳赛尔总统是感情丰富而细腻的革命领导人。他仍然牢牢地记着几年前，美帝国主义在十五届联大期间，蓄意要欺凌和侮辱古巴领导人，不容古巴领导人下榻纽约的高档饭店，而逼使古巴领导人不得不屈身住进哈莱姆区的普通饭店。纳赛尔记着这笔旧账，所以，他下达严格的命令，接待古巴领导人，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格瓦拉，只要他们来开罗，就绝对要安排住进开罗最高级的，最高档的无以复加的高级饭店去。纳赛尔至今不忘这口气，至今还想着要给古巴的同志和兄弟以补偿。

所以,这一回,1965年2月11日,切格瓦拉第二次来到开罗,他因此被破格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规格来接待,他被安排住进了开罗的最高级的谢泼德饭店的总统套房里,他要让切·格瓦拉在这里充分地享受排场,充分地显赫一番。纳赛尔总统不无这样的用意,他们仍然想以这样的规格和接待,来让美帝国主义看看,以此来再一次气气美国佬。

不过,纳赛尔总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安排,却使切·格瓦拉感到非常的不安和难以受用,他在谢泼德饭店的总统套房里,不安地来回踱步,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在他和纳赛尔总统的亲密助手和机要秘书经过一番联系和磋商,得到哈桑·霍利先生的回答,要他一定要按照纳赛尔总统的安排好好住着,等着纳赛尔总统接见时,再作其它议论。于是,切·格瓦拉便更加焦急地开始等待着纳赛尔总统的接见。

切·格瓦拉在开罗一夜的休息,调节了长途奔波飞行来去的疲劳。他来到开罗的第二天上午,接到了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会见他的邀请,会见时间还是像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商定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三十分准时开始。

于是,在开罗,纳赛尔总统和切·格瓦拉,又共同迎接了一个令他们俩人都格外激动的,兄弟见面,战友重逢,朋友聚会的最亲切的、最热烈的、最令他们愉快的时刻。当然,他们的会见,自然也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时刻。

## 回到哈瓦那

1965年3月14日

切·格瓦拉在成功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坦桑尼亚等诸多国家以后，凯旋回到哈瓦那。

在哈瓦那“兰乔博耶罗斯”机场，热烈欢迎他归来的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总统、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以及其他许多古巴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到哈瓦那“兰乔博耶罗斯”欢迎切·格瓦拉胜利归来的，还有一辆最为欢腾的小型面包车。在这辆车子里，坐着切·格瓦拉亲爱的妻子、往昔的女游击队员阿莱达·马尔奇，以及他们的，年龄都还很小的一群孩子。

这群孩子里，包括格瓦拉和他的前妻伊尔达·加德亚生的十分漂亮而可爱的刚刚度过十周岁生日的小伊尔达，以及在古



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与伊尔达·加德亚离婚，和阿莱达·马尔奇结婚后又生的，当时还不满五周岁的小阿莱达。小阿莱达和小伊尔达一样，都是两个十分漂亮可爱的小姑娘。只是，小伊尔达总是显得更骄傲一些，小阿莱达虽然比姐姐整整小五岁，反而似乎更乖巧，更谦和，当然，她们同样都特别地，异常地天真和活泼。

在这两位十岁、五岁的小姐姐下边，这一天跟着妈妈来飞机场迎接爸爸的，还有她们当时还唯一的小弟弟，刚刚三岁的小卡米洛，以及刚刚只有一岁半的小妹妹小塞莉亚。

小卡米洛长得很像爸爸，他英武而漂亮，只是他当时当然也还没有长着爸爸一样的蓬松卷曲的大胡子，但是他长着完全像爸爸一样的卷曲的金发，他的眼睛，鼻脊都酷似爸爸，简直和爸爸相像的完全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简直是太相像了。只是，他的名字，小卡米洛，与爸爸的名号没有联系，而完全是与一个叔叔的名字联系着的，这就是与爸爸最亲爱最伟大的战友之一，古巴革命最伟大最光荣的英雄之一，即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叔叔联系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叔叔，曾经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伯伯的和切·格瓦拉爸爸手下的，最果敢、最忠勇、功劳最大的爱将之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叔叔，就是那个曾经和所有古巴革命勇士一起，从《格拉玛号》登上古巴海岸开始革命战争，最初硕果仅存的十二勇士之一，后来在切·格瓦拉爸爸的第四纵队，作为主要的勇敢战将，后来又根据菲德尔总司令的决定，代替切·格瓦拉爸爸指挥第四纵队，最后又和指挥着第八纵队的格瓦拉爸爸，一起解放拉斯维利亚斯省，攻下圣克拉腊，和切·格瓦拉爸爸统率着起义军，最先进入到首都哈瓦那，为解放哈瓦那，最后彻底消灭巴蒂斯塔政权，建立革命的古巴的人民政府。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权,可以完全算作是开国元勋的英雄。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的叔叔,在胜利后不久,在他继续进行着勇敢战斗和辛勤工作的岗位上,被帝国主义的走狗暗藏的敌人伸出卑鄙的黑手,令人痛惜地被杀害了。对于他的牺牲,菲德尔·卡斯特罗伯伯和切·格瓦拉爸爸,都痛惜万分。而就在卡米洛叔叔被敌人暗杀牺牲的那一年,小卡米洛来到了世界上,英雄爸爸切·格瓦拉,为了永远纪念他不幸牺牲的伟大的战友和同志,他给他新生的儿子起名叫小卡米洛,以让他的儿子不仅是他的儿子,也成为卡米洛的生命和名字的延续。

这样,切·格瓦拉和阿莱达·马尔奇共有的小儿子小卡米洛,事实上因为名叫小卡米洛,所以他还是一个难忘的英雄的战友和兄弟的宝贵的纪念“物”。

切·格瓦拉是特别地喜欢和宠爱着小卡米洛的。

当然,那时候,在1965年3月14日的这时节,切·格瓦拉和阿莱达·马尔奇最后一个孩子,他们的小儿子小埃内斯托还没有出生。因此,其时,他们的另一个最小的孩子,小女儿小赛莉亚,还只是个刚刚一岁半的小囡囡,不过,这小囡囡也已经长的像是初绽的鲜花一般,十分可爱了,她已经特别地懂得了不能拒绝把自己的有如鲜花一般细嫩美丽的小脸,无条件地埋伏在爸爸的,长满着蓬松的大胡子的脸颊上,让亲爱的爸爸尽情尽意的热吻她了。

格瓦拉回来了。

整个“兰乔博耶罗斯”机场,欢声笑语,一片欢腾。

那一天,整个古巴,整个哈瓦那,似乎都为切·格瓦拉的归来而欢腾,而喜气洋洋。

那一天,整个哈瓦那的上空都一片晴朗,整个古巴全岛的天

## 切·格瓦拉

气，都异乎寻常地好，环绕古巴岛国的加勒比海的蓝湛湛碧水，都十分的风平浪静，海流十分安稳。

仍然显得十分年轻的，非常美丽漂亮的切·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在飞机的舷梯旁，领着一大班孩子，热情地迎接她最亲最爱的丈夫时，她一任丈夫伸开健壮的双臂，让她浑身的骨骼都咯咯响着，紧紧地拥抱她，热情地，完全张开着嘴巴，热情地亲吻她。

但是，此时此刻无比幸福和激动的阿莱达·马尔奇，则总是一直的默默无语，除了眼睛，她不用嘴巴说话。这是因为，她每逢此刻，总是不能说话，不敢说话。她能说什么？能说想念，能说甜言蜜语，能说说亲爱的孩子们的故事吗？

她几乎都不能说。

她几乎都不敢说。

她怕她一说话就眼泪汪汪，一说话就痛哭起来。

阿莱达·马尔奇实在是太爱她的丈夫了。

阿莱达·马尔奇实在不能想象，世界上在什么地方，还能找到比切·格瓦拉更好的丈夫。

只是，阿莱达·马尔奇，除了无比的热爱着切·格瓦拉，热爱着这个丈夫之外，她还总是在无比的心疼着他，总是在差不多是令人心碎地牵挂着他。

今天，他一去数月，又是走过了千山万水，为着完成非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民交托给他的使命，他差不多又千辛万苦，无比紧张劳累地走遍了半个世界。今天，他完成使命，终于又胜利地归来了。

但是，有一句话，叫作是“久别胜似新婚”。这一句话，现在用在切·格瓦拉和阿莱达·马尔奇这一对年龄还完全处在青壮时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期,正在盛年的恩爱的夫妻身上,还可以适用吗?

适用当然无疑是适用的。

只是,适用却有时也不能适用。

因为,切·格瓦拉不仅是阿莱达·马尔奇的丈夫,不仅是他们亲爱的孩子们的无比亲爱的父亲,而且,他还是古巴人民忠诚的儿子,他还是古巴革命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

因此,切·格瓦拉不仅属于作为妻子的阿莱达·马尔奇,不仅属于作为他的子女的亲爱的父亲,他还首先是无条件地属于伟大的古巴革命事业。所以,即使在飞机的舷梯旁,夫妻们忘情而热烈的拥抱时,一直默默无语的阿莱达·马尔奇,也没有向丈夫说出“先回家吧”的这句话来。

于是,接下来,阿莱达·马尔奇又张双臂,拉扯,拦拢着来到飞机场欢天喜地地迎接到了亲爱的爸爸,又一个接一个地爬上了运载他们来机场迎接爸爸的那辆小型面包车,当孩子们从拉开的面包车的车窗里,伸出小手,露出小脸,热情地招呼他们的爸爸也到这一辆车上来,来和他们在一起时,他们的爸爸却只是在飞机场停机坪上,也向他们招招手,然后钻进了另一辆车体很长的黑色轿车。

孩子们注意到了,站在爸爸身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大胡子伯伯也在向他们招手,然后他便也钻进了爸爸已经进入的那辆车体很长的黑色轿车。

孩子们无不感到遗憾和失望。不过,好在,与他们本来同车的妈妈现在发话了:

“孩子们,坐好。你们的爸爸还得先去办公,然后才能再回家和我们大家一起团聚。孩子们,团聚的时刻会有的,再忍耐一下吧!”

阿莱达·马尔奇妈妈这样来安慰孩子们。

但是，首先还是大姑娘小伊尔达，开始发牢骚，表示她对爸爸的不满了。

“我已经忍耐十年了。他还要我忍耐多久！”

接着，小卡米洛究竟是男子汉，他也开始不高兴表示着对爸爸的不满：

“唉！真是的，爸爸怎么老是去办什么公啊！见他，比见我们院子里的警卫员叔叔都难多了。真是的！”

唯有二姑娘小阿莱达最乖巧，似乎能懂得体谅他们的爸爸的苦衷，她不高声地教训着姐弟们说：

“不许你们再抱怨我们的亲爱的好爸爸，谁抱怨，再见到爸爸时，就不许抢着让爸爸来抱，看你们怕不怕！”

小阿莱达的话很有威力。她的话果然把小姐弟、小妹妹们震慑住了。他们不再吵吵嚷嚷，一律闭起了嘴巴，沉默了下来。

只是，孩子们这时不知道他们的阿莱达·马尔奇妈妈，此刻的心里会有多么苦。她扭歪着嘴，扭歪着脸，也使劲儿地沉默，更不敢多说一句什么话了。

## 居无定所的国家领导人

切·格瓦拉长时间地远离古巴出国访问，归来时并不马上回到自己的小家 and 快乐的窝巢里去。这在一般人看来，也会深感离奇。但是，在古巴领导人们的眼里看来，并不感到有丝毫的高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奇之处。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事业观念，一向大大地，远远地胜于家庭观念。虽然他们事实上往往比寻常的人对家人更富挚爱和深情，往往更具亲切的亲情和无比的爱心。

在这一方面，无疑，菲德尔·卡斯特罗，似乎也不折不扣地提供了一个表率范例。

菲德尔·卡斯特罗出生在古巴奥连特省的一个在全古巴都知名的富足的大地主家庭，他父亲曾经拥有过一万三千多公顷已被开垦的土地和甘蔗田。菲德尔·卡斯特罗从小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他在哈瓦那大学学习法律，接着当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曾经是非常吸引众多女大学生注目的英姿勃勃的美男子，他曾经是许许多多女同学追逐企图建立爱恋关系的目标。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禀性独特，他在很年轻的时候，热衷于研究学问，极大地富有着关注社会的热情。富有着关注政治的激情，但是对女色，他却总是难为所动，总是激发不起很大的浓烈兴趣，年轻时候，他除了读书、研究学问和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以外，对女色的兴趣，似乎还不如他进行体育锻炼，打垒球和游泳钓鱼。

不过，后来，在1948年，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终于也发生过一次恋爱，并且他也拥有过一次婚姻，他的那一次婚姻，与他结发的妻子，原是他在哈瓦那大学的同学，名字叫美莎·达雅兹·巴拉特。

卡斯特罗和美莎·达雅兹·巴拉特婚后，还生育过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后来长大成人，成了卡斯特罗最亲密的家庭生活部分。只是，卡斯特罗和美莎·达雅兹·巴拉特的婚姻，并没有维持非常久。1955年，卡斯特罗从巴蒂斯塔的松树监狱被释放出来，当他决计潜往墨西哥继续进行革命造反的斗争活动时，他和

美莎·达雅兹·巴拉特宣告了离婚，然后，卡斯特罗就没有续弦过妻子。

一直到古巴革命胜利许多年以后，卡斯特罗也没有续弦过妻子。

因为没有再续弦妻子，所以，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也就没有过有妻室的家庭。虽然他后来还曾收养过许多革命遗孤，作为他的养子、养女，但是，他实际上仍然并没有再构造过什么家庭。

由于没有这样的构造，当然，事实上他就是没有家庭，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他几乎没有拥有过自己的“私宅”。

而且，他不仅没有构造过这样的“家”，这样的“私宅”，他后来甚至也放弃了他私人办公室和甚至国务办公室的拥有。

在古巴革命胜利最初的月份里，菲德尔·卡斯特罗刚刚出任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的时候，他在指挥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以新的国家机器取代旧的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有许多国家机器，是被原封不动地接收了过来。比如政府大厦，总统府堂皇的国家宫，那都是豪华的、排场的、牢固的可以令老爷安然居住，发号施令的地方。

在最初的月份里，古巴革命政府的卡斯特罗总理，在原先国家总理的府第里，也建立起了原模原样的总理府。卡斯特罗一度，也曾进到了这样的总理府内来办公和处理事务。

但是，他在这里只坐了几天，为时不久，他就发现在这个官僚机器的组成部分里，他不能够像鱼儿得水般的获得美好的自由，相反，他好像是开始被套上了枷锁，他发现总理府的宦门深似海，普通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起义军的士兵，很难有在这里来去的自由，而令他极为乏味和难得有兴趣的人，却纷纷奔

到这里来,要求与他“幸会”和交谈,请求和期望他给予无量的慷慨的赐予。

卡斯特罗坐在这样的总理府上,不到几天,就完全彻底地烦透了,然而,烦透了还并不要紧,后来,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也可以说是他的首席书记吧,也就是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时期开始就和他再没有分开过的也是昔日的哈瓦那大学的女同学塞莉亚·桑切斯,向他报告说:

“菲德尔,可了不得了,我已经计算过,你的这个总理府,如果像旧政权的总理府同样不差地支撑下去,一年下来,不说别的,仅仅办公费开销,就要最少花费一百多万比索!”

卡斯特罗一听塞莉亚·桑切斯的如此报告,他简直马上吓了一跳。

“要花这么多钱吗?多么可怕的浪费,是罪恶的奢侈!”

卡斯特罗在一声惊呼中,马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而这样的结论得出来,卡斯特罗就决不能听之任之。他几乎是毫不犹豫,马上和塞莉亚·桑切斯商量:

“那就撤消这个总理府,停止在这们总理府的办公机构的运转吧。我们可以在总理府之外,找一栋什么小些的房子。你塞莉亚·桑切斯,再带上少数几个助手,去开劈一处更为简便的,实在的,而不是官僚机器庞然大物的办公处吧。”

塞莉亚·桑切斯物赞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这个决定,说了一声“好!”然后,她就开始推行这个决定,照着这个决定办事,马上向总理府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总理府从此停止办公的总理决定。

嗣后,塞莉亚·桑切斯就带领着另外很少几个助手,在另一个地方,搞到一套楼房,开设起了卡斯特罗总理的联络办公室



来。

在这个联络办公室里,安排了几部自动录音电话。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附加在电话机上的录音磁盘就开始工作,反复播放这样的录音:

“晚上七点以后,不要来电话。如果不是急事,不要来电话。如果你打电话是为了谈个人的事,诸如有关住房,被征用的土地,海滩上的住所、家俱、冰箱、汽车、汽车零件、奖学金、出境签证或囚犯等等问题,请你找有关机关,我不管这些部门的工作。”

这个录音磁带播送完毕,还会重复一遍,如果两遍重复录音以后,打电话的人还不放下电话,卡斯特罗联络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便开始收接电话,这收接电话的人,有的时候是塞莉亚·桑切斯,有的时候会是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接受电话以后,负责接洽和卡斯特罗总理取得联系,如果卡斯特罗总理同意会见和商谈什么,或共同研究处理办一些什么事情,他就会向你具体的约定在某一个时间,并且约定好会见的具体地点,这可能在某个工厂,也可能是在一个甘蔗园,或者是渔村,或者是在农业部的办公地,或者在全国土改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处,有的时候,还可能在起义军的某一个要塞司令部或者是训练营地。

因为,在卡斯特罗作出决定,关闭了他的总理府庞大的官僚机器以后,他实行了无办公室的作法。研究土地改革,他就到土地改革委员会来办公,研究军队事务,他就到武装力量部去办公,研究工业问题,他就到工业部去。他到一切地方去现场办公。他完全摒弃了发号施令的官僚办公室。他到哪里办公,就吃住在哪里,节省往返的时间,似乎也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他的工作效率,似乎也更便于他养精蓄锐。

而这样一来,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就成了一个既无家室、私

宅的、全身心了无牵挂的革命者，同时也成为了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没有官邸的国家领导人。对于这样的领导人，金碧辉煌的宫殿大厦是没有意义的。豪华的别墅和排场奢侈的居室，也是了无意义的。这样的伟大，仅仅在这个方面，也有着绝非平庸的神采和神姿，他每年每月每日，生活在人民中间，生活在一切劳动战斗的岗位上，他经常来到卡马圭省无垠的甘蔗田里参加体力劳动，经常到工厂里去，经常到兵营里去，和工人士兵们一起开动机器，参加掌握火炮武器驾驶坦克喷发火箭筒的训练，即使胜利的日子年复一年地过去，他每年总还要在那当年踏上马埃斯特腊山区扯开战斗旗帜的日子，约几名老战友、老伙伴，还是蹬着伞兵靴，背着加满子弹和给养、书籍和药品的战斗行军包，重回到那条行军路线上去，沿着当年的行军路线，爬山涉水，披荆斩棘地走一趟，饿了仍然野炊，困倦时，也还坚持在山间野地荒草和榛莽丛中，实行露营，有的时候，也还仅仅用点燃篝火的办法，来警戒野兽的袭击，来驱逐蚊蚋。

卡斯特罗就是这样不可腐蚀地生活着，因此，他的战友们，真正的百炼成钢，纯金一样的战友们，自然也会是这般如此地不可腐蚀地生活着。

所以，当切·格瓦拉从万里之外重又飞回来，重又回到古巴的时候，他几乎仍然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不是首先回到他的私宅和小家里去，他首先的动作，仍然是来到革命的大本营，战斗的司令部，首先要向无可置疑的领袖和总司令，作他进行完一场或几番工作任务、战斗使命后的履职报告。

因为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最必要的。

## 伟大的兄弟聚会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坐在非常朴素的这辆奥斯比尔牌轿车上。在进入哈瓦那市区后。卡斯特罗再一次要给他开车的一名起义军战士按按按钮摇下轿车后排座上的车窗，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再一次伸出手臂，朝着跟在他们这一辆车之后的阿莱达·马尔奇和格瓦拉的孩子乘坐的小型面包车招手告别。然后，看着这辆车从卡斯特罗轿车的车队分了出去，在一辆警卫随车的护送下，回归格瓦拉的私邸。

而切·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坐的轿车，现在在一行几辆轿车的车队陪同下，驶向了哈瓦那总统府的“革命宫”。

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以及一直陪同切·格瓦拉在国外访问并且同时归来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负责对外联络的领导人，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奥斯马尼·西恩高戈斯·戈里亚兰同坐在后边一辆车上，也同车队一起，来到了总统府的“革命宫”。

劳尔·卡斯特罗因为有要事处理，今天没有到“兰乔博耶罗斯”机场迎接切·格瓦拉，现在在总统府的“革命宫”门前，他和其他一些党政领导成员，以及塞莉亚·桑切斯、比尔马·埃斯平等同志，等着热烈迎接切·格瓦拉归来。

塞莉亚·桑切斯最初在哈瓦那作“七二六运动”组织的地下联络工作，1958年年初离开哈瓦那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革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命战争。她一直和菲德尔一起,作为菲德尔的主要助手之一,他和切·格瓦拉自然也是感情笃深的老战友和老同志,当初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武装成立第四纵队,菲德尔下令晋升格瓦拉为起义军的第二名少校时,少校的星徽,还是塞莉亚·桑切斯亲手用针线给格瓦拉缝缀在软帽上的。

塞莉亚·桑切斯比切·格瓦拉年长许多。切·格瓦拉一直视她为可尊敬的老大姐。

至于比尔马·埃斯平,是一个高挑儿的漂亮人物,如果说塞莉亚·桑切斯热情可亲,十分招人尊敬和喜爱,但却难说是很漂亮的话,比尔马·埃斯平却是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漂亮人物。她最初是马埃斯特腊山区临近的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的大学生,也是“七·二六运动”组织的参加者,后来也在1958年初,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战斗活动,一直留在劳尔·卡斯特罗纵队纵横转战,后来在战斗中和劳尔·卡斯特罗发展友谊,建立爱情关系,终于也成了劳尔·卡斯特的夫人,古巴革命胜利后,她开始领导着古巴妇女联合会的工作。

切·格瓦拉出访外国,久别归来了。

所有战友,都像久别归来的,回到家里来的亲人和兄弟一样地欢迎他。

在这样的迎接亲密的兄弟和战友归来的时刻,往往也是都很忙碌的兄弟和战友们难得聚会的时刻。在这样的時候,战友和兄弟们还可以有聚在一起吃一顿便饭的机会。

当然,大家即使在一起吃一顿便饭的时候,也会考虑到最好不要使菲德尔·卡斯特的生活习惯受到干扰。古巴革命领导集团的战友们,从很早开始,就非常自觉地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革命领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进行革命战争的中期,革命的领导

集团就开始限制卡斯特罗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强调卡斯特罗必须很好地，只应该站在他应该站着的位置上，不能无端的超前，无谓的冒险，在每一场交锋激烈，纵队司令进入前沿指挥的时候，革命的领导核心，宁肯让卡斯特罗去直接指挥一个迫击炮连，也不让他暴露在前沿阵地上。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总是自觉地考虑到和处处维护卡斯特罗，注意保护他，注意照顾他，包括人们往往照顾甚至迁就他的生活习惯。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在总统府的“革命官”吃一顿便饭，因为怕打乱卡斯特罗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规律，因此，不管谁饿谁不饿，开饭的时间还是定在晚上的七点钟以后开始。因为，卡斯特罗每天规定的两餐饭，其中的第二顿饭，也是每天的最后一餐饭，总是规定在晚上的七、八点钟，因此，提前开饭怕他吃不下，拖后开饭怕影响他第二天的胃口，考虑到这样的细节，他们欢迎格瓦拉归来的聚餐，还就是定在了卡斯特罗平时开晚饭的时间。

终于，他们高高兴兴在一起吃喝了起来。不过，他们即使是这样的聚餐，也十分简单，不过是米饭、面包、糕点、鸡块、炼乳、蔬菜和水果。他们基本没有人喝酒。

饭很快吃罢了。

吃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不会慢条斯理，都不会文文皱皱，都好像是赶着进度，要抢着吃完饭似的。原来，吃完饭的气氛，才能说明大家为什么都要赶着用餐了，因为，吃完饭的时候，大家就该每个人操着又粗又长的雪茄烟，喝着又甜又浓的黑咖啡，要开始比吃饭更重要也更热闹，最为无拘无束的开怀畅谈了。

他们不谈女人，倒不是因为有塞莉亚·桑切斯和比尔马·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埃斯平这样的一些女同志在场，怕对她们引起失礼或失敬。不是的，原因实在并不出在这里，而是完全出于能聚在这里谈话的人们，几乎都有更为广阔和重要的兴趣，他们往往要为深刻的哲学问题，展开至为深刻的讨论、也会为非常迫切的社会政治是非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为采取至为重大的决策或紧急措施，进行几乎是不可调和，难以调和的争论。

在这样的讨论、辩论和争论中，无疑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个最雄辩的角色。但是，在任何讨论，辩论和争论的民主决策过程中，在集思广益的过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从来绝不作独裁者和霸主，他是绝不会武断和霸道的。

而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思想行为从来差不多是天然吻合，总是非常默契而性格又很不相同的切·格瓦拉，在平时的生活中，他往往静如处子，喜欢沉默而寡言少语，他从来也不爱热闹，别人拉他来网球场上打网球，他也往往略略参与，然后就静坐在网球场的看台上，去默默读书或思考，仿佛懒与人为伍，极不合群。但是，一到辩论学问，辩论是非，争论问题的时候，情况立刻就会不同了，他几乎总是立刻就会活跃起来，极为热情奔放地参与进来，使他自己也完全能够扮演雄辩的角色。而且，有趣的是，尽管他的思想意识包括敏锐的感觉，经常会与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默契和几乎总是天然般的吻合，但是，他们俩人，也常常不乏争论和辩论，有的时候也会各持己见，寸步不让，当然最后他们又总能由衷地找到共鸣和一致，非常诚挚地又走到一起来。

正因为如此，在他们之间展开对话、讨论和交流的时候，再加上别的其他一些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相近的同志来参加，他们在聚会讨论中的所有话题，都将会是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最富激越情致的最为精彩的话题。所以，这样的谈话和聚

会讨论交流的宝贵时刻，是几乎任何布满佳肴美酒的盛宴都不可比拟的，是任何酒吧和夜总会游乐场俱乐部跳舞厅都寻觅不到的欢乐。他们高级的、壮丽的、激越辉煌的话题那么多，因此，他们自然不会，绝对不会在这样宝贵的时间里浪费哪怕是仅只一秒钟，来谈论任何鄙琐的话题、无聊的话题，包括谈性、谈女人的话题。即使必须谈，有必要谈，他们也只能到另外的适当的场合去谈，他们是身心最为健康的人，他们绝不会一有机会就津津乐道地咀嚼那些不该咀嚼不休的事情。特别是在最为珍贵的，往往有可能是世界历史里程碑的时刻。

古巴革命，无疑集合着这样一些崇高的、纯粹的精英，他们的生存方式，确实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相当地独特的。

今晚，他们准备要请切·格瓦拉彻夜畅谈他出访外国的印象，特别是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访埃及，和出访诸多非洲的战斗国家的印象，由于话题的重要，而且可能引发更为重要的话题，所以，刚才大家吃饭都是急迫的，是相当草率行事的，只有大家点起粗粗大大的雪茄烟，品味着香喷喷的浓咖啡，准备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主持下，请切·格瓦拉扮演今天聚会谈话场上的主角的时候，大家才神情最为倾注，觉得是开始走进了难得的、重要的、同时是最有情趣的时刻。

忽然，切·格瓦拉即使在这样的兄弟们、战友们的中间，也又习惯似的涌起了一种男性的羞怯和腼腆，他不知道怎样对所有的在场的同志致一个得体的开场白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本来是相当老成，相当严肃的，可是，他忽然看到切·格瓦拉的羞怯的样子，也忍不住笑了。接着，他对格瓦拉说：

“切！你在从飞机场进入哈瓦那市区的汽车上，你对我提起

了，你在埃及访问的时候，我们的朋友纳赛尔总统给你讲过一个关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故事。今晚，你不妨就从纳赛尔总统所讲的这个故事讲起吧。也许是很有趣的。不是吗？”

切·格瓦拉说：

“也许是的吧。”

于是，切·格瓦拉就在亲密的领袖和朋友，尊敬的同志和战友们面前，展开了一个大家似乎熟悉却又并不完全熟悉的话题。

### 从赫鲁晓夫的故事说起

1962年10月间，古巴发生了震动世界的所谓“导弹危机。”

在这场危机发生之后，古巴和美国的关系，趋于更加紧张。而与此同时，古巴和苏联的关系，也趋于紧张起来。苏联几乎不再是古巴领导人强烈向往的一个地方。古巴最主要的革命领袖和领导人，都尽量避免出访苏联。不过，出于斗争的大局的需要，1964年的10月，古巴党和政府，还是派遣当时的古巴总统，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书记处书记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出访苏联，协调古、苏关系。

多尔蒂科斯是1964年10月14日到达莫斯科的。然而，就在这一天，苏联发生了一桩同样能够令世界震动的非常事件。这即是，曾经张扬一时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一天已经被宣布下台。

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赫鲁晓夫的政



策和影响已经在苏联结束？还是意味着苏联的政策，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呢？一时价，苏联的情况肯定出现了巨大的未知数。一时是难以完全辨析清楚的。

于是，10月14日到达莫斯科的多尔蒂科斯，和刚刚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刚刚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政府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米高扬草草见过面，草草地进行了一番不涉及任何重大实质性问题的会谈，然后就草草地离开了苏联，紧马返回到古巴，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古巴最高领导机构汇报刚刚发生的崭新情况。

情况当然还是一时难明，很是令人摸不着头脑。苏联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新的趋向将要向什么方向发展，这对古巴来说，无疑会有着十分深刻的关系，因此，情况是不能不进一步的清楚和明了的。

于是，在多尔蒂科斯回到古巴二十多天以后，切·格瓦拉作为古巴负责决策权力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由于他不仅负责古巴的经济工作，同时还是负责分管外交和对外联络，同时还主管着古巴的意识形态事务，所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最高领导核心，就又派遣他，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以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为由，赴莫斯科进行访问。

在切·格瓦拉这一次访问苏联的过程中，格瓦拉被邀请安排登上列宁墓，参加了莫斯科红场庆祝活动阅兵盛典的检阅和群众游行。

这一次切·格瓦拉的访问苏联，是他的第三次。

1960年11月，切·格瓦拉率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也曾参加过莫斯科十月革命的庆典，也曾登上列宁墓，参加过阅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兵盛典和群众游行的检阅。那是他访问苏联的第一次。

他对苏联访问的第二次，来去匆匆是在1962年的8月末到9月初，那次他率古巴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在当时负有极为高度机密的使命。那次进行的重要谈判，就是后来引出危机的关于苏联在古巴领土上设置导弹问题的谈判。

切·格瓦拉第三次来到莫斯科，以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隆重庆典为由，实际上也负有着不仅对苏联的新领导层摸底的工作，同时，也还负有着艰巨的谈判使命和任务。

主要的目标，当然，古巴是期待着，或者说也是期望着，赫鲁晓夫的下台，新领导人的更替，能够得到一个契机，这就是恢复、改善和进一步发展古苏关系。因为，从1962年10月“导弹危机”之后，古苏关系更加紧张，古苏关系严重倒退，一度几乎也就要面临着决裂的边缘了。

本来，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最初的起因，实在就是首先来自苏联，首先来自赫鲁晓夫。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在胜利的最初的日子里，全世界所有这场革命的局外人，几乎都一时摸不清头脑，摸不清楚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

当时的美国当权者，包括许多美国新闻媒体和知识阶层，以为这是一帮大学生、嘻皮士，在闹着玩儿似的干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革命涌现出的菲德尔兄弟和切·格瓦拉一班革命英雄，不过是一些欧洲革命传说中的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罗宾汉”式的人物。他们对这场革命和这场革命所产生的英雄人物，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大不以为然，绝没有引起绝对的刮目相看，高度重视的。

美国佬如此。

西方国家的许多各种色彩的人物，最初也是这样认识。

至于东方国家，当时还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为首的苏联，是怎样认识古巴革命的出现，和古巴革命涌现出来的杰出英雄呢？

当时在苏联，把持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权的赫鲁晓夫，一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在最初的时候，他特别认真，特别卖劲儿地表示，说古巴革命和古巴革命的英雄们，和共产主义共产党，都绝无牵连。他唯恐这场革命其实很糟糕，唯恐这场革命和这场革命涌现出的英雄们，给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沾了包。

赫鲁晓夫当时采取这样的态度，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极有根据的。那就是，当时在古巴革命发生的整个过程中，直到古巴革命的完全胜利，在古巴，确曾存在过一个当时受莫斯科控制和指挥的共产党，这个党的纲领和党章，是共产党性质的，但是它的名称，当时在古巴，被叫做是“人民社会党”。

这个“人民社会党”，在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统治古巴的时候，是一个进行着公开活动的合法政党，它的一部分负责的党的领导人，还曾一直参加巴蒂斯塔政府的工作，在巴蒂斯塔政府里有很高的职位，这个政党在巴蒂斯塔政权控制的“议会”里，也有着相当比例的议席。

因此，这个“人民社会党”，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中，不仅不是这场革命的积极支持和参加者，除了一部分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参加古巴革命的武装斗争外，作为党的组织，它的领导机构，以及多数时候是居住在莫斯科的这个党的领导人，一直是站在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即使不是激烈的反对派，也绝对不是合作者和参加者。

所以，在古巴革命中，这个人民社会党总是利用一切机会，

来表白这个党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绝无关系，甚至有的时候还发表谴责性的声明，以表明它和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存在着不可融合的界限。

当然，由于这个人民社会党，没有太光彩的行为和作为，甚至为虎作伥，它的名声相当恶臭，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也绝不承认他们的革命与这个党是有牵连有瓜葛的。

当切·格瓦拉最初带领着起义军进军到哈瓦那，和占领哈瓦那之后，一家媒体提问切·格瓦拉是不是共产党员时，切·格瓦拉十分明确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不是古巴人民社会党党员。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起义军，也与古巴人民党绝无关系。”切·格瓦拉的这个回答，是绝对坦率的，也是绝结真实的。

他表示的清清楚楚，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和古巴革命的胜利，与古巴当时的人民社会党是绝无关系的。

由于和苏联控制的人民社会党绝无关系，因此，当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和它的胜利，自然也就没有任何联系。

而正因为如此，当时在苏联，在谈到古巴革命时，赫鲁晓夫总是极力表白古巴革命，与共产党是毫无关系的。为了让人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一贯爱编撰谎言和笑话、故事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还特别编撰一个并到处宣讲广为流传的，关于古巴革命的故事。

赫鲁晓夫在这个故事中说：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们，有一天被召到了上帝的殿堂里。他们好大一队人马，站成了两排，于是，上帝就开始下达命令，上帝说：“谁是共产党员？出列！向前三步走！”

“切·格瓦拉第一个站出来了，第一个向前走了三步。”

“接着，劳尔·卡斯特罗也出列，向前走了三步。

“接下来呢，就再没有人出列了。

“于是，上帝就冲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喊了起来：

“喂！你这个大胡子，你怎么不出列，你不是共产党员吗？

“卡斯特罗愣了一下，说：

“上帝呀！我什么时候是个共产党员了呢？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呀！”

赫鲁晓夫讲这个故事时，总是绘声绘色，总能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

可是，赫鲁晓夫编撰，讲述这个故事，是要表明什么意思呢？不外乎要表明古巴革命的来历不明和它的非正统体系。

他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这样急于地表示着。

然而，接下来呢？由于古巴革命发展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被世界所瞩目和看重，越来越产生着几乎具有无比冲击力的影响，越来越是个顶天立地的新世界的擎天柱了。这时候，赫鲁晓夫把持的苏联，或作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开始想要掌握和控制古巴，开始想着要掌握和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以及卡斯特罗本人了。

赫鲁晓夫耳提面命，首先采取的步骤是，赶紧把长期居住在莫斯科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分批地纷纷派他们返回古巴，赫鲁晓夫开始想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来逐渐地控制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

卡斯特罗当年还不完全是一个自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有着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修养，思想、感情、实质上饱含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了。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他领导的古巴革命，在赢得政权的伟大胜利以后，它正确地实行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政策。古巴人民社会党，虽然它在古巴革命过程中无所作为，甚至总是不无有不堪的动作，名声实在不好，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的政党。所以，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还是把这个党容纳进了革命的行列中来了。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自然的原因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起义军，仅仅经过两年多一点时间的奋战即夺取了国家政权，而他当时拥有的革命力量，包括全部起义军的干部和战士在内，也不过一千人，训练有素的党务行政干部，是极为有限的，这样，掌握领导管理一个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事实上是必须拓宽干部力量渠道的。所以，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组织，理所当然地吸纳毕竟以革命组织名义的人民社会党人，来参与古巴革命百废待兴的诸多工作。

然而，这样一来，却也就开始产生着人民社会党渗透、控制甚至有了取而代之为革命领导正统主角的试图。这种试图在强有力的组织形式下，很快加大了实行的力度。在这样的表演中，身在莫斯科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充当着总导演的角色。

古巴革命的胜利，卡斯特罗这样一些古巴革命英雄的出现，在最初的日月里，还在首先并没有引起美国佬的可怕的时候，就已经十分地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惊恐和惊慌。

在行将进入六十年代的时候，由于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始作俑，在世界上的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曾经传播过一种相当鄙污的“恐帝病”和“恐战病”。特别是1959年，就在古巴革命赢得政权，赢得胜利的那一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富强的不可匹敌的美国。他在访问过美国以后，更认为美国几乎完全可以制取整个

世界。赫鲁晓夫的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他既愚蠢，又卑鄙，他认识了这样的美国后他就试图和美帝国主义达成默契，由美、苏两大家和世界势力抗衡。为此，他当时甚至主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完全由包括国民党蒋介石代表参加的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来共同主宰世界一切事务，来处理世界一切事务。这实际上，完全是迎合着世界帝国主义的逻辑，迎合着世界帝国主义的需要，可以保障世界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能够完全随心所欲地镇压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革命运动，使他们真正成为世界的永恒的霸主和统治者。

而赫鲁晓夫所以要这样，是为什么呢？他也有他的道理和理由，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集团太强大了，任何人，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万万反抗不得，千万不要再闹什么革命，否则，美帝国主义一发威、一瞪眼、一动怒，星星之火就可以引发世界大战，整个世界就会处在热核的毁灭当中，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

赫鲁晓夫在整个性格中，都包含着蝇营狗苟的苟且灵魂。他没有顶天立地的革命者的骨头。他永远宁肯在强人或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完全苟且偷生地，委曲求全地，忍气吞声地活着，即使是被脚踏在地，即使是五体叩拜，双膝跪下来伏地，他也绝不想再革命、再战斗、反抗，他自己已经是可以养尊处优，可以出人头地，可以颐指气使压迫别人的大老爷了，是大贵族了，他还能要求革命，要求斗争和反抗吗？

因此，他不仅像帝国主义一样害怕各国人民的反抗怒火和革命的战斗的怒火，他在害怕帝国主义的同时，害怕这样的怒火，他有双料的害怕。

正因为这样，他对古巴革命的熊熊烈火，而且是在美帝国主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义家门口，眼皮底下燃烧起来的怒火，与他到美国去亲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脸颊，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们乞求缓和，乞求和平的姿态，是完全不相容的。因此，他力图控制古巴革命，力图驾驭古巴革命的发展，几乎完全成了他的一种非常自然本能的热望。

所以，他绝非不无伎俩地当起大导演来，他导演着苏联控制着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展开了越演越烈的窃取革命胜利成果的活动，有的公然的进行，有的开始在暗中谋划。中心目标是夺权，力图取而代之。

赫鲁晓夫从苏联派回古巴的这样一些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首先走到中心舞台上来的，是一个名叫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的人。他是原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负责组织干部工作的书记。这个人在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的过程中，一直呆在苏联，曾经作为世界共产党组织兄弟党的代表团领导人，参加过苏联共产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

苏共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打击忠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两次最集中地进行丑恶表演的大会。作为赫鲁晓夫门徒的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忠实地学习了赫鲁晓夫的全部思想、手段和伎俩。

他回到古巴以后，首先在人民社会党内，强力地推行赫鲁晓夫的思想路线和理论，打击和清洗对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以及赫鲁晓夫思想路线持有严重怀疑的人民社会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老党员，一部分有过斗争经历、斗争经验的老干部，和倾向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运动的人。他还迫不及待地吧斗争的矛头直指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也试图展开反对卡斯特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运动，他开始组织人马，动员舆论，攻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差甚远，



甚至攻击诬蔑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后，在敌人法庭上的长篇辩护著作，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东西，由此，他也攻击卡斯特罗的主要助手们，也都统统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他们没有几个能背得出来几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字，他们甚至也提出了这样的说词：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山沟沟里，能出马列主义？他们甚至还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对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起义军中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身攻击，攻击这个“下流的胖子”，攻击那个是“粗鄙的农民”，攻击这个“政治水平低”，攻击那个“连《资本论》都不知道是一本什么书。”他们先造这样的舆论，然后就借助人民社会党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在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容纳下，从而使人民社会党在古巴革命运动合流的过程中窃取的权力，开始对“卡斯特罗分子”们动起了手术。

还是在1961年将近岁尾的时候，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为了扩大革命的核心和阵线，在原先以“七·二六运动”组织为主体的革命起义军的基础上，联合了当时在古巴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在城市里确实坚持着一定的斗争范围的另一个大学生革命组织，即“革命指导委员会”，以及当时虽然没有参与什么斗争，但毕竟是有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组合成了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便是叫：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

古巴人民社会党的部分领导人，就是在这样的组合合并的过程中，获得了古巴革命领导方面的一部分实质性的领导权，比如那一位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他原在人民社会党内，是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书记，进入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以后，他仍然充作了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领导，掌握了很大一部分在这方面的权力。而因此，他在接下来进行的，在明目张胆地已经展开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的反卡斯特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进程中，开始大批地打扫卡斯特罗的忠诚战友和追随者的时候，他也就有了操手术刀的权力，他手中也就有了大动手术的手术刀。

他开出了长长的名单，开始以他的亲信干将和信徒，以古巴的赫鲁晓夫主义者，来取代属于卡斯特罗体系的干部，一级一级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各市、各大厂矿，全国和地方的土改工作委员会，他都动起了这样的手术。甚至，在古巴革命军中。他们也开始如此这般动起手术来了。

有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到一个军区去视察部队，他忽然发现，这个军区，已经有一百多位经过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战争锻炼培养出来的起义军军官，业已被免职。

菲德尔·卡斯特罗马上问：

“这是为什么？”

属于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体系的，已经在这里掌了权的人回答说：

“因为他们政治水平低，而且都没有较长的党龄资格。”

菲德尔立刻表示了愤怒：

“我知道你阁下可能有人民社会党二十年的党龄资格，可是，你有一天实际战斗和斗争的经历吗？你是救世主？你是神仙和皇帝？按照你们的理论，你们的逻辑，我们的创造古巴革命胜利的英雄之一，军区司令员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同志是不是也要被免职呢？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我们任命他为第四纵队的纵队司令员时，也并没有要他鸚鵡学舌地背过几条《资本论》的文字，你们是否也认为他的政治水平低，因而要接下来免除他的司令员职务呢？”

卡斯特罗愤怒地质问着执行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路线的

人。

卡斯特罗最后的结论和留下来的话语是：

“你们演的好戏该收场了！你们要干的好事，你们干不成！”

卡斯特罗的这结论是明确的，这样的话语是斩钉截铁的。

而且，卡斯特罗的这样的结论，并非仅仅只是即兴的，他的斩钉截铁的话语，也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激情说出来的话语。

因为，事实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以他为核心的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核心，经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洗礼和锻炼，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迭宕的严峻考验，同时，有过那样的开天劈地，耕云播雨，扭转乾坤，排山倒海，指点江山的革命领导经历，他们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了的不仅是坚强的，而且也是能够把握一切风云气候，明察秋毫的，非常英明的领导集体。虽然在这个集体中，都是一些年轻的人物，全部所有的成员，都不过在三十五岁上下，当然包括菲德尔、劳尔和格瓦拉，他们实在全部都还年轻，但是，他们却绝对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幼稚和轻飘的年轻人，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领导革命运动的大家，是挥写世界革命历史的大手笔了，他们在不会被任何小情小趣所吸引的时候，他们也绝不会被冲天的，盖世的，甚至是能够震撼世界的伟大成功，伟大胜利所冲昏头脑，因而陶醉飘飘然起来，因而忘乎所以完全麻木不仁起来。

不，菲德尔和他的伟大战友们，决不是这样一班无心无肺无头脑和心计城府的低水平的人。相反，事实上，他们都已经是至臻成熟的统帅和大将了。

他们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他们的眼睛，始终是明亮的。

他们在任何困难和曲折挫折面前能够坚韧如钢，坚强如铁，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他们在任何胜利和成功顺利的情况下,也能够心平如水,波澜不惊。

一场巨大的革命胜利几乎是一夜之间被赢得到他们的手上,赢得到他们的面前的,虽然他们并无把握和经营过这般如此巨大胜利的经历,因此虽然他们还都在少壮年纪都还没有过领导和管理一个相当富有特色的国家的经验。但是,接下来的工作,他们既然能够把政权精彩地、漂亮地赢得到手,他们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可以照样的精彩地、漂亮地领导和管理这个国家。

他们能够夺取政权。

他们也能够巩固政权和掌握政权。

他们懂得,学会了夺取政权。

他们也将学会和懂得将怎样把握和巩固政权。

他们不仅有聪明的头脑,他们事实上还都已经有了深厚的学问,都已经有了运转世界的能力。

因此,在一切都在顺利发展和前进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在什么环节上脱节,因而造成任何革命的车轮失散的凌乱。

在古巴革命胜利最初的日子里,虽然一切工作和事情,忽然像大海的海啸一般,突然涌流到了古巴革命领导人们的头上,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出现过忽然间的忙乱现象。

不过,就是在那样的时候,古巴革命的舵手,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忙而失措的张慌。即使在大风大浪最险急的关头,他也总还是目光如注,牢牢地把握航向,紧紧地把握着舵盘,同时,总是发出权威而正确的指令,指挥着他的大副、二副和三副以及水手长们,和他协同作战,协力前进。

在古巴革命赢得完全的胜利的最初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无可置疑的领袖,在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核心里,事实

## 切·格瓦拉

上是曾经作过非常明确的,同时是细致的革命分工的。比如,除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革命的主要领袖和革命的像征总理一切,总司令一切工作,他下属的主要助手,也作了明确的分兵把守环节的分工。比如切·格瓦拉很快被分工管古巴的全部钱财,因为钱财十分重要,还要求他直接插手管,好管住和管好钱财同时,让他当国家银行行长之外,还让他当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工业部长,负责国家建设和工业化的实现,然而,在这样的明确分工,具体工作之外,切·格瓦拉还事实上被分工分管外交工作,对外联络和意识形态文化宣传工作,同时他一直在兼任一个前线大军区的司令员职务之外,他还兼着相当于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的古巴武装部队训练部的部长,同时,他还负责主管古巴起义军的干部训练和古巴民兵的组织武装等等诸多方面的工作。

切·格瓦拉分管着如此大面积的工作。

作为古巴革命三足鼎立的重要领导人中的另一个,即劳尔·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被分工统管的工作方面,大体上也是一个非常宽大的面积。他首先是被分配担任了古巴武装力量部的部长,统管古巴一切武装力量。同时,他还被分配领导和负责国家的内务治安,统帅警察部队和司法行政部门。此外,劳尔·卡斯特罗,还被分配主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紧要的机构,这就是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这个革命保卫委员会,主管一切情报反谍和除奸以及肃反工作,包括十分广泛的职权和重要的工作内容。

于是,正是在劳尔·卡斯特罗主管的这个革命保卫委员会负责的工作领导领域里,在1961年岁尾开始的前后,他们的正在工作和战斗生活中摸索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干部们,开始日逐渐多地积累着印象,他们在发现古巴人民社会党的原领导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人，现在属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的组织书记，在令人迷惑不解地大批解除和清洗古巴革命的元老、开国元勋和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战争参加者同时，还有着另外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非常活跃的习惯性的行动，这就是，他和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大使，几乎保持着比与任何领导人都多的联系。而这个苏联驻古巴哈瓦那的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于这个人物，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们，早已经领教过了。他首先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大人物，架子很大，派头很足，面目可憎，有一副狼一样的喜欢嗅嗅的鼻子，有一双鹰眼。

这个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但是，他的形象和作派，他的架子和气势，叫人立刻能想起从前美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那时候，不管是艾森豪威尔派给巴蒂斯塔政权的第一任大使阿瑟·加纳德也好，还是他的继任者，第二任大使厄尔·史密斯也好，虽然他们都是巴蒂斯塔的坚决支持者和密友，但他们同时也是置身在巴蒂斯塔总统头上的太上皇，他们不仅比巴蒂斯塔更尊贵，也比巴蒂斯塔更威风，他们在哈瓦那的街市上，不仅仅是在政府大厦和各种要害部门，包括在酒吧间，夜总会来来去去出没的时候，他们的身边都不仅簇拥着大批巴蒂斯塔政府的官员，同时还簇拥着大批的保镖。

在巴蒂斯塔政权统治古巴的时候，古巴和苏联也有外交关系，但是没有在双方的首都互派大使，并没有设置大使馆。古巴革命胜利后，苏联在古巴设置大使馆，并且派来了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当大使。这位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实际上是苏联克格勃机构的一个高级官员，许多年来，一直是披着外交官的身份，在世界许多国家从事情报工作。他曾在奥地利、土耳其、加拿大、西德、法国等重要国家和地区从事过重要使命，他被遴选

来到古巴当大使，事实上肩负着准备控制古巴的重要使命，他也是抱着要成为古巴革命的太上皇的目标，来到古巴履职的。

所以，他一到古巴，就端起了太上皇的架子，有些很是放不下来，当他第一次会见菲德尔·卡斯特罗时，提出来的一项要求，就是，苏联大使在古巴应该受到特别的尊敬和安全保卫，他要求首先给他本人提供特别的保镖。

仅仅这一项要求，就令卡斯特罗对他感到格外的反感和泄气，诸多的古巴领导人，许多人身负重任和要职，匆匆忙忙来来去去，在很不安宁复杂的情况下，保持着充分的警惕，但却也都是自带枪械武器，主要靠自己来保卫自己，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提出这样的请求，即配置特别的保镖。

但是，现在，苏联大使来了，这位以贵族自居，以未来古巴的太上皇自居的苏联大使，他第一个提出了配置特别保镖的请求，而且，竟然是这样理直气壮的请求，似乎他提出的请求，完全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应份的。

然而，卡斯特罗却立刻产生了一种仿佛苏联大使要临驾其上的感觉。而卡斯特罗决不像曾经心甘情愿接受美国奴役的巴蒂斯塔，他绝对不会产生接受美国，也包括接受苏联奴役的任何想法，而如果不管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苏联的任何这样的奴役思想，几乎是自然的，非常的必然，是一定绝对引起卡斯特罗的不仅是反感和憎恶，而且肯定还有百倍的，百分之百的警惕。

为此，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一次和苏联这位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大使接触会晤以后，他就特别地向切·格瓦拉提出，要警惕这位苏联大使，要警惕他的越权。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向劳尔·卡斯特罗发出通报，要他注意这位苏联大使的行为，要注意他的行为出格。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都是绝对忠诚于菲德尔·卡斯特的。他们不仅尊敬和绝对地服从卡斯特的指示和命令，他们有充分的经验，知道卡斯特的敏感性和预见性，总是包含着绝对正确的真知灼见，所以，他们对菲德尔·卡斯特的通报和提示，总是高度重视和谨慎缜密地非常认真的对待，绝对不会有半点塞责和敷衍，所以，当菲德尔·卡斯特提醒他们警惕和注意苏联大使的姿态和行为以后，他们都理所当然地睁大了眼睛，开始警惕地注视着他，开始相当严密的注意着他。

于是，这个苏联大使越格的行为，自然首先是被负责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的工作的劳尔·卡斯特罗注意到了。他的助手们，很快开始，把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和苏联大使的异乎寻常的，总是紧锣密鼓的联系活动，写成日日报告，不断地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的高度机密的办公室的案头上来。

头脑一贯清晰、冷静，又总是果断处置事务的劳尔·卡斯特罗，于是决断，指示采取进一步监视措施，包括启动一些非常的技术手段。

于是，罪恶的，可耻卑鄙的阴谋活动，开始被渐次地发现了。原来，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苏联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的操纵和控制下展开的，他们展开的这样的活动，最终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呢？无可置疑地就是要实现古巴被苏联所控制，古巴被赫鲁晓夫所控制。而实现这样的目标，他们就必须首先瓦解卡斯特的基础，进而把矛头直指卡斯特罗，败坏卡斯特罗，以便最终取而代之，这样，苏联控制古巴赫鲁晓夫控制古巴的目标，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由于劳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保卫委员会系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样的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和苏联大使谢尔盖·



库特尼亚伏切夫代表各自系统内外勾连进行阴谋活动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据被掌握，他们自然也就与他们的愿望适得其反地走向了覆灭。

卡斯特罗果决决断，迅速采取了差不多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击措施。

菲德尔·卡斯特罗直接指挥，亲自采取步骤。

1962年3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电视台，不拿事先准备好的任何文字材料，以《关于统一革命组织工作方法的某些问题》为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视演说。

这篇演说，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战斗的锐利，锋芒毫不含糊，毫不隐晦地指向着妄图非分地控制古巴的阴谋集团和阴谋分子，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阴谋活动，实质上是通过宗派活动达到政变的目的，卡斯特罗绝不含糊地点名道姓，揪出了苏联派回古巴，准备控制古巴的代表人物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点了苏联派回古巴的原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等人的名。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妄图实行一系列的方法，把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建成一个由他控制的组织，建成一个由他控制的“枷锁”，建成一件由他控制的“疯人束身衣。”

卡斯特罗在这里愤怒的提到的，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要建“一件疯人束身衣，”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呢？不是的。卡斯特罗点到这样的话，事实上的矛头已经是直接指着苏联，直接指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为，那一句语的来头，首先就是从赫鲁晓夫那里来的。正是赫鲁晓夫，在向苏联驻古巴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布置任务，交待任务提到他对古巴的评价，他对卡斯特罗的评价时，他曾经说过：“古巴那伙闹革命的猴子，全是一班玩火的疯子，他们在美国的眼皮底下玩

火，玩不好就触发世界大战，导致人类的覆灭，因此，苏联大使到古巴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这群猴子赶进笼子里，要给这班玩火的疯子，穿上一件不容他们乱打乱跳的束身衣。”

赫鲁晓夫给他所派的驻古巴的大使发出的这样的圣旨，他的大使立刻鸡毛当令箭，捧在手里当上方宝剑，动不动就搬出这套话来，教训他们拳养控制多年的古巴走卒。而古巴的这些走卒们，也就把这套鬼话当成了“圣经”，当成了旗帜和他们行动的口号，到处张扬，四处宣称，结果成了一条完全暴露在外的狐狸尾巴。

这狐狸尾巴被抓住了，这狐狸尾巴自然也就成了连着狐狸脑袋和心肝肺的罪证。所以卡斯特罗在他的揭露苏联控制的阴谋集团时，他很自然地点到了这从老根上传道过来的指令和口号。

三个小时的长篇讲话，卡斯特罗一条又一条，一层又一层地抽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这些苏联控制的阴谋家们的筋，剥他们的皮，触目惊心，完全是豺狼恶鬼，他们的罪恶累累、罪恶昭彰，他们的魔爪已经伸向了古巴革命的各个领域，他们已经在完全准备着实行最后一击的政变，完全夺取古巴的革命赢来的政权，完全要由他们来控制制驭古巴了。

这样一伙人，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一伙豺狼野兽吗？

对于这样的豺狼野兽，应该怎么办呢？是养疽为患，纵容他们，姑息他们，迁就他们，还是应该除恶务尽，彻底铲除他们，彻底动他们的手术呢？

现在，终于，该是真正的古巴革命派采取操起手术刀来动手术的时候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还在古巴哈瓦那电视台，仍然心平气静，

娓娓道来，一条一条陈述，展示着妄图取而代之，控制古巴的野心家、阴谋家们的种种罪恶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延续着讲话的时间。而在古巴哈瓦那电视台可以复盖着的几乎全部区域里，另一个战斗的果决的行动，也已经开始了不容迟缓的进程。

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同志，正在挥动着他的铁的手腕。他安然地坐在他的警备森严的司令部里，平静耐心地等待从哈瓦那以及古巴全国各省各地区发来的报告，在此一时刻，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正在全国开始搜捕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阴谋集团的全部走卒，当然也包括逮捕身居高位的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本人。

而同样也在这同一的时刻，切·格瓦拉少校同志，根据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授命。业已出现在古巴革命政府外交部的办公大楼里，他正在古巴革命作家、外交部长罗亚的办公室里，一边抽着长长的粗粗的雪茄烟，同时端着一杯浓咖啡在来回踱步，他和罗亚部长一起在等待一个消息，等待着一位正在执行任务和使命的外交部的负责行政事务的副部长，在执行使命完成任务后归来的述职报告。

这位外交部的负责行政事务的副部长，此刻也是在这一座古巴外交部的办公大楼里，只是，他是在大楼的最下边的一层，那是在外交部的会见厅内，他在紧急召见苏联驻古比特命全权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先生。副部长根据古巴革命政府的授权，向这位苏联大使宣布，由于他从事了与外交官职责不相适应的，干涉古巴内政的非法活动，因此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对他的驱逐令是命令他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哈瓦那，离开古巴。

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是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官，是拥有

将军军衔的克格勃官员，他有丰富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他知道事已至此，肯定只能是他卷铺盖离开古巴的时刻了。他完全知道古巴方面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也并不是没有想到古巴方面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从1960年开始来到古巴当大使，在已经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古巴不是东欧的那些本来就是完全由苏联一手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也像南斯拉夫一样，因为完全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权，所以，它也像南斯拉夫一样，不易被苏联控制，而且甚至更甚。作为有洞察能力的情报军官和外交官，他是有这样的观察能力和认识水平的。不过，在前此的时候，尽管他得到了这样的看法和认识，而且，正是因为他得到了这样的看法和认识，他不是想放弃控制古巴的努力，相反，他肯定是更加拼命地进行了努力，他竭尽全力地推动了控制古巴的工作，他知道越是困难而必要做的工作，在完成以后，他的功劳越大，奖赏也就越多越高，最少如果他真正能够成为古巴的总督，那也将是非常辉煌和非常够排场的，古巴虽然是个不大的国家，但它实在太甜美了，实在太漂亮了。

然而，他的努力，现在却终于失败了。而且，他马上知道这失败已经永远无法挽回，他的前景，肯定也不会再存在光明的斑斓色彩了，所以，当他听到古巴外交部这位负责行政的，像是一位上尉连长一样年轻而英武的副部长，好像是给一个班长下达降职命令似地向他宣布古巴政府对他的驱逐令时，他的内心深处立刻变成了泛滥的苦海，他的精神灵魂立刻陷入了完全崩溃的境地，所以，他再也没有力量像一个受辱的贵族一样大发雷霆，大大发作和咆哮起来，而是，他几乎是无力再说什么，他只能勉强地支撑着他的龙钟老态，迈开仿佛是久已疲惫的双脚，步履蹒

删的悄然离开了古巴外交部的会见大厅，他竟然不想留下任何一句说词。他没有留下任何一句申辩。

等这位本来原先准备来古巴充当太上皇的，原先有一身贵族气派的苏联大使先生，躬着突然严重的弯曲下来的肩背，终于走到会见大厅的门外，钻进他的伏尔加牌轿车离去以后，古巴外交部的，像一名上尉连长一样年轻的行政副部长，差不多是以跑百米的飞快速度，来不及等电梯，而是跑过楼梯，跑上位置在第四层上的部长办公室，他马上像完成一次战斗任务的连长向团长报告完成任务的情况一样，首先直接是向切·格瓦拉少校，当然也同时向着罗亚部长，进行了郑重其事的，然而同时又是绘声绘色的报告。

切·格瓦拉听完报告，和罗亚部长会心地交换了一个目光，然后，说了一句：

“谢谢外交部长的咖啡招待！”

说罢，他说准备走了。但忽然又回过头来，转过身来，拍了一下刚才执行对苏联大使下达驱逐令的那位年轻的副部长的肩膀，又说了一句：

“吓！好样的！”

## 偷鸡不成的苏联大使

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苏联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灰溜溜地，严格遵照古巴政府的驱逐令里给他规定的时间，在四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十八小时最后一小时到来的时候，泪眼潸然地离开了哈瓦那，永远地离开了曾经使他拥有过最灿烂辉煌梦想的古巴。

经过一天的转机飞行，他在离开古巴又四十几小时以后，飞回了时令虽说已经是春天，但是大地仍然迟迟没有解冻的莫斯科。

在莫斯科的努伏科沃民用机场上，苏联外交部和克格勃总部两个级别并不很低的官员迎接了他。

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在莫斯科有他的后方基地，有他的公寓和别墅。他的已经不再是尊贵的大使夫人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从古巴带回来的许多大包小包的行李，被安排到另外的车上，送回了在莫斯科他们的私宅。

而他，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本人，却被拥上了另一辆车，径直飞驶进入莫斯科，沿着莫斯科河岸飞奔，然后从斯巴斯克门进入克里姆林宫。汽车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翻修的辉煌排场的政府大厦前阶的下面停下。然后，车门打开，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被请下车。从飞机场迎接他归来的两位外交部和克格勃总部的官员，陪他走上梯阶，进入大厦后，交托给一位库特尼亚伏切夫完全不熟识的官员，他们就告退了。

这位库特尼亚伏切夫不熟识的官员，只轻声地对库特尼亚伏切夫说了一句：

“跟我来吧。”

随后，库特尼亚伏切夫，被引进了克里姆林宫内当时最豪华、最排场的宏大的办公室内。

这是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包括斯大林本人和老一代的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们，绝不曾使用过的豪华的办公室。

不过，陈设也还简单，只是在整个地面上，都铺着厚厚的纯

毛的提花地毯。

过去,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只是在他习惯踱步的地当央,才铺着不厚的、朴素的粗毛地毯。现在在这间宏大的办公室内,包括在茶几和桌子底下,都被厚厚的提花地毯覆盖着。

而在这间办公室里,全部可坐的真皮沙发,不像斯大林时期的办公室坐椅,多是可以旋转的椅子,现在在这间办公室里的沙发,都是扶手离地面很近的见方形的、半方形沙发。这说明了这个办公室的主人,一定是个又粗又圆的矮胖子,他很注意和讲究,在这个办公室里,如果是体型高大的客人再坐较为高大的沙发坐椅里,他一定会使这间办公室里的主人,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好像在这里坐下来的客人,忽然可以居高临下于这里的主人似人。那是很不适宜的。

因为这间宏大的办公室的主人,现在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现在被领进了这间宏大的办公室。

当然,他现在明白了。他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他是被领进了谁的办公室。因为在他到古巴出任大使之初,也曾来过这间办公室,那是他临行告别莫斯科即将踏上赴任的征程的前一天,他也曾被召到这里来过。那一次,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也曾与他就坐在这间办公室的两只低矮的方型沙发上,赫鲁晓夫笑容可掬,非常亲切,侃侃而谈,向他交待步骤,讲述策略,面授机宜,指点库特尼亚伏切夫到达古巴,到达哈瓦那以后,就应该如何如何,怎样怎样行事。要把古巴闹革命的大胡子猴子们关进笼子,要给古巴玩革命之火的“猴子们”带上束身衣的话,就是那一回赫鲁晓夫亲自向库特尼亚伏切夫讲说过和交待的。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然而，库特尼亚伏切夫，现在没有完成赫鲁晓夫交托的任务，而且有辱使命，像一只癩狗似的被从古巴赶回来了，他将怎样来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又将会怎样来会见他呢？

库特尼亚伏切夫知道赫鲁晓夫脾气暴躁、粗野，没有文化，有的时候，会变得像老虎一般的凶暴，特别是对苏联国内他手下的人，他的狂暴往往会是肆无忌惮的，人们可想而知，这个人，堂堂一个大国的国家领导人，既然可能在联合国大会的高层会议上，当着世界上诸多国家的领导人的面，会脱下皮鞋来猛敲桌子。会和西班牙大使大打出手，那么，在国内，在他的官邸或办公室内，他就不可能脱下他的皮鞋来，用皮鞋头也来敲给他带来烦恼和不快的手下人们的脑袋吗？在赫鲁晓夫身边，谁能想到，什么磨难不会发生呢？

库特尼亚伏切夫的心“砰砰”地跳动着，他胆突突地跟着赫鲁晓夫的侍卫官走进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他料想他是难得看见赫鲁晓夫还会有一张笑容可掬的脸，怎么可能呢？很可能的是，赫鲁晓夫会愤怒地，圆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哥萨克人特有的翻白的圆眼，他会狠狠地像吃人兽一般的瞪着你，他会脸色铁青，猛然间像一只皮球似地弹跳起来，然后向你扑了过来，向你咆哮着、吼叫着、恶毒地骂你“败类！”“蠢猪！”“白痴！”“叛徒！”“变节者！”“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可耻的叛徒！”据说赫鲁晓夫经常会这样。他是很爱发狂、发燥、很爱满嘴粗话，恣意侮辱人，恣意骂人的。虽然人们说他在斯大林面前曾经是最善奉承，最善阿谀，也是最有好脾气的一个人，可是，后来，这就谈不上了，现在，克格勃总部的官员们都知道，美国情报部门已经遥测出了赫鲁晓夫的身患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集合了二十多名生理、病理、心理、神经病学专家。遥测中的赫鲁晓夫，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



燥郁症的病患者，常常的在脑海里产生幻觉的冲动，产生难以抑制的狂燥，都是自然的，必然的病态反映，是一种病理现象，因此，遭遇他的发病折磨，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也是难免的，何况现在出现在他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吃了败仗，砸了大锅，插下大漏子的灰溜溜的家伙呢。

库特尼亚伏切夫，实在胆胆突突，他缩着脖子，高高的个子忽然好像矮了半尺，他缩头缩脑来见赫鲁晓夫，他实在骇怕极了，他不仅骇怕今天的遭遇，他还担心骇怕着接下的恶果，也许从明天就开始的暗谈前景。库特尼亚伏切夫，完全陷在了一种可怕的深渊中，一种深不可测的深渊中。

但是，不管他多么恐惧和骇怕、担心，他终于还是走到了赫鲁晓夫的面前。他终于看到了正站在办公室的地当央，两手插在衣兜里，好像是叉腰站着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似乎平静地站在他的对面，迎接着库特尼亚伏切夫的到来，谢天谢地。库特尼亚伏切夫开始在心里默念着。他发现赫鲁晓脸上没有乌云，没有怒气。赫鲁晓夫仍然好似上次一样，笑容可掬，似乎和蔼可亲。他一点儿也没有生气的样子，显然库特尼亚伏切夫现在可以放心，他今天遇上了赫鲁晓夫的好天气。

“您好！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请接受我们对您最忠心的敬意！”

赫鲁晓夫走过来，张开双臂，竟然拥抱起了库特尼亚伏切夫来。赫鲁晓夫一边拥抱库特尼亚伏切夫，一边说：

“亲爱的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同志，欢迎你回国。我们要谢谢你为苏维埃祖国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您干得很好。你无私地贡献了您的力量。特别是后来风云骤变，出现不测，你处

理的很得体,很机智,很有分寸,很有远见,你没有愤怒地回报向你宣布驱逐令的古巴毛猴子,这就对了,不然,和他们闹翻,完全彻底地闹翻,就更不会有办法控制他们了,你立刻采取了进退裕如的聪明办法,你不愧是苏维埃国家的老资格的外交家,你的分寸掌握得很好,所以,我们将准备决定授你一枚劳动红旗勋章,以表彰你为苏维埃国家建立的功勋。”

赫鲁晓夫亲切地说着。

这倒叫库特尼亚伏切夫大出所料,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亲爱的尼斯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会是这样的通情达理,这么样儿的心怀广阔。

库特尼亚伏切夫简直要感动的掉出泪来了,他忽然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似地嘟哝着:

“亲爱的,尊敬的,最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我本来还寻思,您会批评处分我呢,真没想到您会对我这样,有这么样儿的伟大的宽宏。真是的……”

赫鲁晓夫说:

“你在古巴的全部活动,都表明着您对苏维埃祖国的忠诚,因此,我们怎么能批评您呢?你虽然现在退出来了,从那里撤出来了,你不是在那里留了很好的工作基础嘛?我们要进行的工作,我们要预期达到的目标,不是还可以继续努力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再改变一种方式,再调换一种方式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用,投其所好的方法吗?我们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对待古巴的那一班子年轻人,那一班大胡子猴子,我们为什么不试一试这另一种办法呢!……”

## 赫鲁晓夫派来了新的合适人选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抓得很紧。在他接见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仅仅几天以后，仍然是在他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他的那间宏大排场的办公室里，他又接见了一位刚刚紧急应招从苏联驻古使馆紧急赶回莫斯科的年轻人，此人便是亚·阿列克谢耶夫。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首先也是苏联克格勃的一名积极活动的官员。他曾以苏联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法国、荷兰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工作过。1959年古巴开展革命胜利最初的日子里，他从阿根廷来到古巴，以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古巴开展采访活动。1960年古巴和苏联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苏联在哈瓦那建馆，选馆址筹建工作，就是亚·阿列克谢耶夫进行的。接下来，当苏联大使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来哈瓦那上任时，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也就由塔斯社记者摇身一变，而成为了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政务参赞。

亚·阿列克谢耶夫和谢尔盖·库特尼亚伏切夫有很大的不同。本来，库特尼亚伏切夫，在克格勃机构内，就享有着将军的军衔，而亚·阿列克谢耶夫，充其量不过是个校官。从年龄上说，阿列克谢耶夫也比库特尼亚伏切夫年轻的多。同时，从职业上看，库特尼亚伏切夫在哈瓦那出现之始，就是以一個贵族官僚的面目出现的，令卡斯特罗第一次会见他，就立刻让卡斯特罗想起了美国从前驻古巴的大使，这印象肯定是很难令卡斯特罗愉快的，而有了这样的印象，此后的交道就很不好打了。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可是,阿列克谢耶夫呢?他一开始,不是以一个官僚的面目出现在古巴的。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的日子里,正在哈瓦那还处在乱腾腾的欢庆胜利的气氛中时,阿列克谢耶夫急忙匆匆从阿根廷赶到了哈瓦那来。他以一个衣着朴素,既有身份却又似一个牛仔或嘻皮士的记者的姿态,出现在哈瓦那满脸大胡子的起义军面前,而且,他是苏联记者,他立刻被认为是来自伟大苏联的代表,他立刻受到了进入哈瓦那的古巴革命起义军的热烈欢迎,何况他本人还会操用西班牙语文字,可以与哈瓦那的起义军官兵直接交流。当时由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特别忙,切·格瓦拉在忙碌之外严重地犯着哮喘病,因此,最初和阿列克谢耶夫接上头,取得联系的古巴领导人,是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一见这个苏联记者,只见他年轻漂亮,风度翩翩,却没有架子,而且异常的热情开朗,对古巴革命的胜利满怀惊喜和敬意,因此,劳尔·卡斯特罗对他印象很好,很愿意马上成为他的朋友,很愿意对他开展工作给予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最早反映和报道古巴革命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马修斯。正是因为他的报道,对古巴革命的胜利进程,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

而由此,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们,即使在战争年代,也充分认识到了新闻报道、舆论宣传的重要。他们非常遗憾当时没有更多的新闻工作者,来到他们的战斗地区。而当时,为了进行舆论宣传,在卡斯特的受命下,切·格瓦拉甚至创办过手抄体的小报,当然后来也还办起了油印的小报,甚至在后来也还办起了无线电广播电台,以进行舆论宣传工作。

古巴领导人们,参加领导核心的成员,无一例外都是高级知

识分子。所以他们知道思想舆论阵地的重要。他们渴望看到苏联的代表，苏联的记者已久，而现在，苏联的记者、苏联的代表终于来了，他理所当然会受到古巴革命领导人的最热情的欢迎。

在劳尔·卡斯特罗引荐下，阿列克谢耶夫很快也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虽然在病中，后来也很快接见了

他。

年轻的阿列克谢耶夫，像年轻的古巴领导人们一样，不乏有奔放的革命激情。这激情，很容易使他们共鸣起来，很快地更为接近起来，同时，因为他们的年龄也似相仿佛，又相互拥有交流会话的方便，所以，阿列克谢耶夫很快成了古巴主要领导人们的朋友，他和菲德尔、劳尔、格瓦拉都建立了相当紧密的联系。

而且，他也实在和库特尼亚伏切夫不同，不仅在形象上不同，大约在思想上也有不同。库特尼亚伏切夫由于地位的显赫，已经是一身官僚习气，而这种习气，对他和当时最嫉恨这种习气，也最蔑视鄙夷这种习气的古巴领导人打交道时，无论谁来，都是最坏菜的。而阿列克谢耶夫当时只是一个下级官员，离普通劳动者革命群众的色彩还相距不远，所以，他自然较少染上官僚主义的臭习气。而由此，阿列克谢耶夫的思想，也还并不僵化，再说，他当时也并没有直接从上头那里领受旨在控制古巴领导人和古巴的明确任务，同时在后来，在使馆当参赞的期间，他也没有被分工从事过与古巴人民社会党的原班人马打交道的工作，那时候库特尼亚伏切夫非常自信而专横地直接把持着那一项工作，他甚至是绝不容别人来插手于这项工作的。而这样一来。在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操纵着一个库特尼亚伏切夫为核心的反对古巴革命的阴谋集团展开嚣张的活动时，也就使阿列克谢耶夫置身在了这样的瓜葛之外。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当时,作为苏联驻古巴大馆政务参赞的阿列克谢耶夫,他在成为参赞前还是新闻记者,那时,就已经是古巴诸多领导人的朋友,和许多人都建立了私谊,成为参赞后,他主要还是被安排从正面与古巴领导人的联系,确实没有让他参与反面联系的工作。而且,当他在工作中,发现在他正面与古巴领导人加强联系的过程中,别人也在积极地开展着反面联系的工作进程时,他不知道其间的来头,他还有过异议,利用他与莫斯科属于他活动范围的克格勃渠道,越过大使库特尼亚伏切夫,直接打过反对进行负面联系的报告。他的报告在当时,在急功近利利令智昏的莫斯科,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理采。然而,在他这一方面,由于他对那种负面的联系活动持有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看法,所以,他对那些积极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直接搞有负面联系关系而来往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活跃人物,也持有着疏远和反感的态度,这样一来,他就没有沾染上与古巴人民社会党阴谋分子们合流的黑污。

年轻的,基本上少有侦察工作经验的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在后来不排除技术手段的侦察活动中,他们成功地对苏联驻古巴大使馆与以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为首的古巴阴谋分子们进行了长时间大量有成效的监视。他们从中没有发现阿列克谢耶夫这位苏联参赞,与这一阴谋活动有任何联系和牵连。于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库特尼亚伏切夫被驱逐以后,他被古巴方面认为是唯一可靠的朋友。

而这样的状况,使远在莫斯科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看到了在与古巴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走了一步几乎使全盘棋皆输的臭棋之后,忽然又好像看到了一步可行致胜的好棋。

当库特尼亚伏切夫领受了赫鲁晓夫的褒扬和安慰,并在胸前领受了一枚不难看的劳动红旗勋章以后,库特尼亚伏切夫在

接下来被赫鲁晓夫问及下一步应该怎样对付古巴人时，库特尼亚伏切夫告诉了赫鲁晓夫他在古巴大使馆开展工作时留着的一手，那就是他始终严格地没有让阿列克谢耶夫染指与人民社会党联系的秘密工作，始终让他完全地扮演着古巴卡斯特罗派领导人真正的朋友的角色。因此，库特尼亚伏切夫向赫鲁晓夫献计献策说：现在这个阿列克谢耶夫就大可以派上用场了，完全可以利用他仍然被古巴人信任的条件，再继续进行把古巴那群大胡子猴子最终能够抓进笼子里的工作，只是，方法要换全新的方法，要从全新的角度了。看起来，用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去搞渗透、篡权，以期取而代之的那一套策略手段，是很难用的上了。因为，第一，卡斯特罗他们太强，第二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人，实在没有基础，名声太臭，事实上也真是一班扶不起来的天子，一班乌七八糟的家伙。库特尼亚伏切夫毕竟最后献的计策，就是赞成赫鲁晓夫所说的投其所好的控制古巴人的办法，至于投什么所好才能使古巴人好起来呢？库特尼亚伏切夫说：

“给他们武器！多多给他们武器！那确实是一伙最喜欢武器的猴子，只要你给他们武器，他们就愿意当你的兵士，就愿意听你的指挥了，那时候，只要你的一声哨响，他们就可以规规矩矩听你的口令，听你的命令，向着任何一个可以关住猴群的笼子，一二一地齐步走了。那时候，您就完全可以把他们集合管住在猴笼子里了。我们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库特尼亚伏切夫兴奋地说着。

他的献计献策，马上给了赫鲁晓夫极为深刻的启示。于是，赫鲁晓夫也忽然欢天喜地激动起来，拍着他肥肉厚厚的大脸，从半方不见圆的沙发上跳起来了，高兴得直搓手。然后，他亲昵地扶着库特尼亚伏切夫的肩背，把他送出了办公室，还激动地说了

一声：“再见，亲爱的库特尼亚伏切夫同志！”

转过身来，赫鲁晓夫就立刻抓起电话筒来，不是给苏联外交部，而是给在党中央协助赫鲁晓夫本人主管苏共和苏联国家全部干部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显赫而忠诚的赫鲁晓夫的帮手科兹洛夫打电话，下命令，让科兹洛夫马上协调一切渠道，立刻把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政务参赞急调回莫斯科来，以便给他交托更为重大的任务。

这样，在苏联驻古巴特使全权大使库特尼亚伏切夫被逐出古巴的极短时间内，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急匆匆奉命赶回莫斯科。

他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赫鲁晓夫便又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内，紧急地召见了。

召见也是在愉快的气氛中开始的。

阿列克谢耶夫一开始有些惊讶。他第一次单独来见赫鲁晓夫。他有些紧张。也有些拘束。但是，赫鲁晓夫十分亲切，十分平易近人，他看到阿列克谢耶夫，并不像是见到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而是好像是见到了一个久已熟识的老朋友。

“哦！亲爱的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欢迎你回到苏维埃祖国来！”赫鲁晓夫见到了名不见经传的阿列克谢耶夫，简直是在欢呼着了。他接着说：“坐下，坐下，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你在古巴干得很好。你挽救了我们在古巴的局势。谢尔盖·库特尼亚切伏，那是一个猪罗、白痴、大笨蛋，完全把古巴的事情搞糟了。他不该，完全不该支持那些什么人民社会党的野心家、阴谋家们，妄想去夺什么卡斯特罗的权，他们是妄费心机。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成熟的革命家，他有经验，有能力，完全粉碎那些阴谋家、野心家阴谋篡权的罪恶伎俩，事实已经很清楚的证明了，人



民社会党那些猪罗，完全不是卡斯特罗的对手。卡斯特罗是完全有能力镇压他们。对，对，什么？他们已经也来苏联了？卡斯特罗把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一伙也逐出了古巴？卡斯特罗没有枪毙他们？啊，卡斯特罗真伟大，他做得很有分寸，很照顾了我们苏联的面子，他懂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团结。哦，哦……”

赫鲁晓夫一开始，就像是打机关枪似的，发表着长篇大论，当他提到卡斯特罗逮捕镇压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阴谋集团时，阿列克谢耶夫插话说，卡斯特罗对这些人采取了逐出古巴的办法，因此这些人，现在也就还由古巴转回到苏联来了。阿列克谢耶夫还告诉赫鲁晓夫，被古巴逐出的阴谋集团头目阿尼瓦耳·埃斯卡兰特，已由苏联大使馆安排，包括代他购买了机票，让他和阿列克谢耶夫同道从古巴又来到了苏联。赫鲁晓夫听到阿列克谢耶夫介绍的这情况后，似乎马上又感到宽慰地表扬和夸赞卡斯特罗伟大，接着他又急匆匆地操起了他的坐位一侧的台子上的电话机来，他还是大声地呼喊：

“科兹洛夫同志！古巴逐出的那些他们的同胞，已经来到莫斯科了。对，这是阿列克谢耶夫同志刚刚向我报告过的。对，这位同志现在就坐在我的身边。好，我向他转达您的致意。好，科兹洛夫同志，您通知安德罗波夫同志，从古巴回来的那些人，要控制起来，要给他们面包吃，但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那全是一帮蠢猪，但是喂肥了，也许还是会有用处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再跑到圈外去，以免叫人看见了又会讨厌他们。对，对，科兹洛夫同志，现在还不是该叫他们挨刀的时候。好，您安排吧。我现在就和阿列克谢耶夫同志谈关于他的任命的的问题。”

接着，赫鲁晓夫搁下了电话。然后，他又转过来，和阿列克谢耶夫继续对话。他接着又说：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亲爱的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知道了。我们听说了。你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你像朋友一样地出现在卡斯特罗兄弟面前，还有那个切，哦，据说这个人尤其不好对付，哦，不过，据说连他也喜欢你，于是，你就和古巴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交上了朋友了，而且交上了真正的朋友，你一直坦诚地支持他们，和他们推心置腹，而因此，他们也信任你，信赖你，所以，在库特尼亚伏切夫这个蠢猪把事情搞砸了锅，搞糟了，把苏联和古巴的关系搞僵了以后，你还能来挽救局势，这你就给我们的党和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建立了很大的功劳。我们准备要向你颁发光荣的红星勋章，最高苏维埃主席会发布命令的，我已经向阿·伊·米高扬同志亲自发出了指示。他会很高兴给你颁发勋章，他知道你，他到古巴都是你给当翻译，他对你印象很好，他对你有很好的评价。哦，哦，不过，现在，让我来谈一谈我要和你谈的郑重题目吧，亲爱的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鉴于库特尼亚伏切夫这个无能的蠢家伙，一个十足的贵族老爷，不能再返回古巴去当大使了，因此，我们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成员们已经决定，准备遴选你来接着干，准备派你回到古巴去担任苏联驻那里的特命全权大使。关于这一个决定，我们已经通知了苏联外交部。但是，外交部向我们报告说，在现在的情况下，苏联驻古巴大使的重新任命人选，尤其需要争得古巴政府和领导人的同意。我们也考虑了这样的必要，所以，向古巴政府争求的努力，还需要你自己亲自来作，你不妨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和切他们，先打一个专递的外交电报。你可以告诉菲德尔、劳尔和切，你可以说尼基塔·谢尔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以及苏联党和政府，是完全、彻底的、全心全意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的，他们都严厉地谴责了古巴人民社会党阴谋集团的活动，他们也严厉批评了库特尼亚伏切

夫。你就说赫鲁晓夫同志已经命令库特尼亚伏切夫，向着西伯利亚起步走了。你就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菲德尔、切和劳尔同志，是完全一致的。你就说，哦，哦，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的谈话该结束了，你同意了吧。派你去当苏联驻古巴大使，很光荣，我想你一定会是很同意的，是吧？哦！…

赫鲁晓夫也许确实很忙。他说结束谈话，他就开始站起身来送客。

### 赫鲁晓夫出妙招奇谋

亚·阿列克谢耶夫很乐于重返哈瓦那到古巴工作。他当然更高兴成为苏联驻古巴大使。他实在也由衷的很想支持和帮助古巴革命。他很想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一起多干点儿什么。

他和赫鲁晓夫见面以后，他遵命通过外交电讯，他直接给劳尔·卡斯特罗发了电报，电报内容写得很长、很详细，把他与赫鲁晓夫谈话的内容都包括进去了。他为什么把这封电报先发给劳尔·卡斯特罗呢？这是因为，确实的，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与劳尔接触的时候较多，所以，他觉得他与劳尔的友情也更深些，可以更自然些，也可以更随便些。在他的印象中，卡斯特罗毕竟比较老成，而且总是很郑重，总是很庄严，切·格瓦拉呢，又特别敏锐，许多时候都是显得凌厉和警觉，因此，菲德尔和切，都不如劳尔更随和，所以，阿列克谢耶夫，要找菲德尔、切和劳尔办事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说话联系接洽什么事时，他总是首先找到劳尔，通过劳尔，再与非德尔或切打交道。

这一回，他传达赫鲁晓夫意图的传话电报，也是首先直接打给劳尔·卡斯特罗，又请劳尔·卡斯特罗转致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以及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周知的。

阿列克谢耶夫办事效率高，他迅速打出这样的电报。

令他欣慰和兴奋的是，仅只就在他发出这份电报的第二天早上，古巴驻苏联大使就亲自把电话给他打到了他在莫斯科的寓所，转告他说他给劳尔·卡斯特罗的长篇电报，古巴领导同志们都已经看过，经过郑重的研究，决定以多尔蒂科斯总统的名义，通知苏联驻古巴大使馆并转致苏联政府，古巴政府准备同意苏联政府委派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出任苏联驻古巴大使的正式任命。

接到这样的信息反馈以后，他在欣慰兴奋的同时，马上通过专线电话，打进了克里姆林宫，他被允许直接把电话打进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马上不无兴奋的向赫鲁晓夫报告了反馈的信息。

在电话那边，赫鲁晓夫好像有几分难以相信地迟疑了一下。但是只间隔了不到一秒钟，赫鲁晓夫就说：

“好极了！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要祝贺你。那么，你将就是我们的准备走马上任的驻古巴大使了。因此，从现在起，你不要到任何地方去，请您等着我们进一步的重要通知！”

说着，赫鲁晓夫搁下了电话。

阿列克谢耶夫不无焦急地等了两天。他接到赫鲁晓夫在电话里的那样的指示，他哪里也不敢随便走动，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重要通知和命令。

果然，赫鲁晓夫有的时候说话是算数的。阿列克谢耶夫并没

有被晒起来久等，就在他返回莫斯科的第四天头上，可以说真是来得够快的了，他终于真的接到了新的急迫重要的通知，让他马上进入克里姆林宫，到党中央大厦的政治局会议室，参加重要会议。

阿列克谢耶夫应命迅速来到这间宏大的讲究的设备齐全能够令人感到惬意和舒服的会议室，这里也几乎是铺天盖地地铺展着厚厚的提花地毯，坐在这样的会议室里开会的人，一般得不了寒腿病，也难得患上流行性感冒。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其时最依重的书记处书记科兹洛夫，以及米高扬，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已经坐在这里了。而令阿列克谢耶夫吃惊的是，现在在这间会议室里，还坐着另外两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他们中一位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另一位是苏联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元帅。最末的一位，是苏共中央负责对外援助工作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拉希多夫。

与阿列克谢耶夫来到会议室的差不多同时，赫鲁晓夫从另一个侧门也走进了会议室。

赫鲁晓夫还没有走到他主席的位置上，也还没有等阿列克谢耶夫在被指定的位置上坐好，就一只左手插在衣兜里，扬起了一只右手来，几乎是忽然间动了怒，严厉地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将全力支持古巴，我们将全力支持卡斯特罗，为了对付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古巴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决心，我们准备把我们的导弹部队开到古巴去，开到哈瓦那去。你看这个决策怎么样？你看这个决策怎么样！”

阿列克谢耶夫一听赫鲁晓夫的这句话差一点儿吓得跳起来。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阿列克谢耶夫的反应还是灵敏的。他马上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派导弹部队开进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未必能同意。他们很珍视他们的国家主权。”

赫鲁晓夫“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忽然好像逗乐子一样似的乐得很开心。他指着阿列克谢耶夫说：

“你听错了，阿列克谢耶夫！我们不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是去搞侵略，我们怎么会把导弹部队开到古巴去呢？我们仅仅是想，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就是，为了支持古巴，为了支持卡斯特罗，我们把现在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可以运载一切核弹头和别的一切威力巨大的杀伤力的导弹，运送到古巴去，像在那个小小的美丽的岛国栽花种草一般，把苏联的导弹栽下来，布署下来，这样，强有力的古巴，就会有着强有力的依仗，美国佬也就不敢动不动就欺凌他们了。你看我们这个想法，是不是一个最美妙的想法呢！”

赫鲁晓夫仅在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内，就把说话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且，接下来把在古巴栽花种草一般栽种苏联导弹的美妙想法，说得如此天花乱坠。可是，很了解古巴情况，很了解古巴人思想感情状态的阿列克谢耶夫，一时思想上还捋不出清晰的头绪，他不能非常把握地说出或认可，赫鲁晓夫的这个美妙想法，在古巴一定会受欢迎。因此，他一时迷惑着眼睛，似乎有些难以所云，不知所云。

而他的这种表情，似乎立刻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那里遭到了不良的反映。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拉着令人很难感到轻松的猪肚子脸，不是严肃，简直是冷酷地瞪了阿列克谢耶夫一眼，说：

“现在不是允许你犹豫的时候，是该你回答怎样坚决执行赫鲁晓夫同志的意志和命令的时候，我们对古巴给予最强大的军事援助，古巴人还不会乐得跳？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这时候，米高扬也说：

“阿列克耶夫同志，你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的天才思想，总是深思熟虑的，永远会包含着正确的预见性和广阔的战略胸襟。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是知道的。仅仅就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前，在古巴发生过一件什么事情？那就是众所周知的，所谓的猪湾事件，美帝国主义派出了他们转手操纵着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和强大的雇佣军，浩浩荡荡地对古巴进行了明目张胆的侵略和入侵。那来头是很大的。当然，卡斯特罗他们坚决地进行了抗击，而且最终消灭了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的雇佣军，他们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狠狠地教训了美国。然而，不要忘了，美帝国主义毕竟是一个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他们是很有能量，也很有胃口，是能吃掉小小的古巴，也是很想吃掉在他们嘴巴下游动的小小的沙丁鱼的。前不久，经过美国佬相当认真的努力，他们通过一些体面的方式，通过美国的私人团体，答应了古巴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古巴在猪湾事件中，消灭了很大一部分美国雇佣军的同时，他们还俘虏了一千二百多名美国佬武装起来的雇佣军。美国佬向古巴提出释放这些俘虏的要求，古巴提出了条件，卡斯特罗真是别出心裁，他答应美国佬说，释放这些雇佣军俘虏是可以的。但是，由于他们的人侵给古巴带来了经济损失，所以必须赔偿，赔偿的条件是，美国佬可以用一台拖拉机，换回一个雇佣军俘虏，一台换一个，不能讨价还价。这很为难美国佬的威风 and 面子，有点儿可笑，但也包含着合理的要求。最后，美国佬转个弯儿，通过民间组织，还是满足古巴的条

件,用拖拉机和其他种类的一些工农业生产器具和机械,把那些古巴在猪湾事件中俘虏的一千二百名雇佣军都释放,让美国人来船,把他们又都接回到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而这些美国雇佣军重新登上美国海岸时,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欢迎呢?他们受到像英雄凯旋一般的,最隆重的欢迎,美国总统肯尼迪先生,都从华盛顿的白宫赶到了迈阿密,来亲自参加欢迎雇佣军战俘归来的仪式,而且,这还不算,肯尼迪还把他的美若天仙的漂亮的夫人,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杰基,带到了欢迎雇佣军战俘归来的棕榈滩。在欢迎仪式上,肯尼迪向雇佣军归来的战俘们发表了讲话,他也让他的夫人,风流的第二夫人向雇佣军们讲了话,而且,他还特别赏了一个大光,让杰基走到雇佣军归来的战俘们的人群中去,和一些战俘握手,还亲吻了一些释放归来战俘的脸颊,好不隆重,好不动人!而肯尼迪,包括他的夫人杰基,在欢迎大会上的演说讲话中说了一些什么内容呢?他们都明白无误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在美国的近处出现这样政权的事实,他们是永远也不能接受的。而这话是表明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美国的人侵,终还是要卷土重来的,美国的报复,终归还是要搞起来的。”

米高扬罗哩罗索地说着。

他说到这里,赫鲁晓夫粗着脖子大着嗓门打断了米高扬的发言,但他是说出喝彩的话,他说:

“对啦!阿纳斯塔斯说的对极啦!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定还是要寻机对古巴发动入侵,寻机要对古巴进行报复的,因此,我们把强大的、无敌的、不可战胜的苏联武器,我们的导弹送给古巴一些,布署在那里一些,就可以万无一失地、绝对地保障古巴的安全了,何况,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有的是导



弹,我们能够像制做香肠一般容易地制造导弹,我们制造出来的导弹干什么?不就是要对付万恶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吗?不要犹豫了,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就这样决定吧:我们下决心要在古巴布署导弹了,你的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走马上任,到古巴去当大使,并且立刻去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通报,向他传达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他,你就说,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已经下定了决心决定在古巴布署苏联导弹,要用苏联的导弹,来保卫古巴人民,保卫古巴革命。你也可以喊一句古巴人的口号: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

赫鲁晓夫可以堪称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他一旦演说起来的时候,极富爆发力,声音特别宏亮,在他讲话的会议室里,就像回响着“嘎嘎”的回响。

然而,奇怪的是,即将被正式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听着各位领导人的所有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他还是不敢马上激动起来,高呼“乌拉”,反而他还是保持着相对的冷静,他坚持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和请求,这就是,他认为关于在古巴布署苏联导弹的事,有可能会被古巴领导人同意和接受,但是必须和他们进行协商,如果苏联单方面做出决定,通告他们接受和执行,恐怕也会引起他们各种可能的判断和误会,从而加以拒绝,因此,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最好先由苏联党的政府方面,派出一个权威的代表团,去和古巴领导人协商谈判,提出这样的意向,而不是首先作出决定,让苏联大使去通知古巴人来执行。

阿列克谢耶夫冷静地陈述着这样的意见。

赫鲁晓夫沉下了脸来。

他忽然回过头来,冲着一直坐在坐席上默默一言不发的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葛问了一句:

“葛罗米柯同志，你说说应该怎么办？”

葛罗米柯反应迟缓。但他终还是回答了一句：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的意见附合外交规则和程序。”

赫鲁晓夫忽然气嘟嘟呶起了嘴来，他把放在桌子上的两只又粗胖，又短小的手，在这一刹间握成了好像烤制的很好的面包似的拳头，两只拳头一起并没有用很大的力量擂在桌子的台布上，他不无感情地说：“什么外交规则、程序！你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和教条主义彻底决裂呢？安·葛罗米柯同志！不过，好吧，也许你们是对的，就照你们的说法来办，我们不妨就先来一些外交规则和程序吧。”

赫鲁晓夫这样一锤定音。接下来就作出了相应的决定，立即决定由负责援外事务的主席团候补委员拉希多夫，以及比留佐夫元帅，以及尚未正式任命和上任的苏联驻古巴的内定大使阿列克谢耶夫，组成关于苏联导弹在古巴布署问题的谈判全权代表团。

并且，这样的决定作出后，接下来的紧锣密鼓，便是在尚不及正式通知古巴政府的情况下，这个急促组成的级别甚高的代表团，便秘密地飞到了哈瓦那。

比留佐夫元帅把他的元帅服和元帅服胸前横竖数排的奖章勋章一起留在了莫斯科。他只穿了仿佛是军工生产部门的工程师所穿戴的军便服和轻便帽，以瓦夏的名号，出现在哈瓦那的街头，完全不为人们所注意。

阿列克谢耶夫马上紧急约见劳尔·卡斯特罗。

劳尔·卡斯特罗一见阿列克谢耶夫，还不等阿列克谢耶夫说什么话，劳尔倒先说话：

“阿列克谢耶夫！你这个尚未正式上任的大使多排场，不仅

有一位主席团的候补委员来伴驾，还来了一位元帅级的保镖，你真行呀！”

阿列克谢耶夫感到吃惊，劳尔怎么已知比留佐夫元帅也来到了哈瓦那呢？真是聪明机警的古巴人！劳尔指挥的革命保卫委员会，真也都不是一些吃素的善行使者了。

阿列克谢耶夫笑了起来，马上抬头对劳尔·卡斯特罗少校说：

“部长同志，既然您似乎什么都知道了，请您安排我们尽快地与菲德尔见面吧，这是最重要的。”

劳尔诡秘地一笑，算是给了阿列克谢耶夫一个肯定的答复。

几个小时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一起，接见了前来古巴秘密访问的苏联高级代表团。

菲德尔·卡斯特罗完全不提已经过去了的古巴和苏联两国之间或人士之间发生的完全不能叫人愉快的事件，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似的，绝无尴尬而坦然从容地接待拉希多夫，和用着瓦夏这样一个假名的比留佐夫元帅，以及阿列克谢耶夫。

拉希多夫立刻向卡斯特罗传达了赫鲁晓夫亲自决定的，准备在古巴布署苏联强大导弹的建议。

卡斯特罗没有激动起来。

他几乎完全不动声色地说：

“这是重大问题。这样的重大问题，需要和我们领导核心的所有成员共同讨论。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定在明天。怎么样？”

苏联人当然只能表示同意。

于是，第二天，苏联党政军高级代表团的成员，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奥斯瓦尔多·多尔帝科斯总统，进行了高级秘密会谈。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苏联代表团，陈述了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坚决支持古巴反对和抗击美帝国主义可能强加在古巴人民头上的侵略，因此，建议在古巴的领土上，布署针对美帝国主义的强力导弹。苏联代表团临出发离开莫斯科时，还又接到赫鲁晓夫的直接指示，还又加了两项，即在布署导弹的同进，苏联准备还要向古巴提供可以用来作高速远距离飞行，从而可以运输和投掷原子弹的伊尔—28 轰炸机，还准备再向古巴提供用于海上作战的“蚊型”鱼雷快艇。现在，苏联代表团把所有这些建议，都一揽子提了出来。

这是一盘多么丰美，多么丰盛的好菜啊！

古巴领导人们，听着苏联代表团陈述，一个个眼睛都睁亮起来。他们明显感到欢欣鼓舞，也许他们甚至还想到了：还是苏联，真不亏是伟大的苏联，多么坚决的革命，多么伟大的慷慨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啊！

古巴领导人一到欢欣鼓舞的时候，便会竞相抽大抽起长筒的古巴自制的雪茄烟来，并且，立刻会要来古巴自产的黑色浓咖啡，来招待朋友和客人。

不过，古巴领导人仍然是谨慎的，是慎重的。

他们虽然是面对着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联元帅，苏联大使的高级代表团，但是，决策如此重大重要的问题，似乎还应该在更高层次的权威决策人之间，制定出决断施行的决策。何况，许多方面，事关国家主权，都是必须经过更为缜密的研究，郑重谈判，然后才能正式形成国家协议，才能实施执行的。

想到了这些方面。

于是，古巴领导人们在耐心而认真专注地倾听完苏联代表团的全部建议后，他们立刻郑重的表示：第一，古巴方面准备同

意苏联的建议；第二，愿意和苏联方面就苏联建议的实施的细节，进行周密的讨论和达成明确无误的具体条款和协议；第三，古巴最高领导核心决定派遣古巴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少校，率古巴高级代表团，赴苏联，和苏联最高决策机构领导人，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协议的会谈。

古巴年轻的革命领导人们，决策办事是十分周密的。

苏联代表团觉得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肩负使命的任务，他们同时完全接受了古巴领导人派遣劳尔·卡斯特罗部长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和苏联最高决策机构作最后谈判，作出最后议定书的要求。

雷厉风行，闻鸡起舞的古巴领导人，办事效率更高，行动更快，当苏联代表团准备返回莫斯科时，劳尔·卡斯特罗部长率领的古巴高级代表团，也已经和他们一起乘机同行了。当然，劳尔·卡斯特的这次出访，也是秘而不宣，是绝对机密的。

劳尔·卡斯特罗来到了莫斯科。

赫鲁晓夫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立刻会见了他们。并且，马上组织了范围很小，但是是最高级别的会谈。赫鲁晓夫亲自代表苏联方面，他选择的主要谈判助手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比留佐夫元帅，还包括海军空军的两名将军和克格勃的一位上将。

会谈军事性质的色彩胜于政治性质的色彩，军事性质的格调更胜于政治性质的格调。

这种格调和色彩，也许是赫鲁晓夫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班子航空母舰、重型巡洋舰般的元帅和将军，包围着一名充其量不过像一艘鱼雷快艇的古巴少校。

苏联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最少都拥有中将以上的军衔，马利诺夫斯基是元帅、比留佐夫是元帅、一名空军上将、一名海军上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将、一名克格勃上将，只有一名中将，这就是赫鲁晓夫本人。

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里，曾经发生过有人为他闹军衔的问题。那就是还算是赫鲁晓夫的老朋友，曾经和赫鲁晓夫一起在顿河方面军工作过的老搭档，后来的苏联元帅叶廖缅科，也许是受到了赫鲁晓夫的鼓动和驱使，总之他拟定了一个签名争求单，亲自出马，到处去登门争求战争时期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元帅们的签名，要求给赫鲁晓夫补授元帅军衔。因为在苏联二战以后，有过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战后授予元帅军衔的元帅，都应该得到战时授予元帅军衔的元帅的一半人以上的签名同意。可是，当叶廖缅科元帅拿着这样的答名单，分别去登门拜访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戈洛瓦诺夫、库兹涅佐夫等元帅时。朱可夫元帅说：“元帅军衔是战争才能创造出来的，不是签名单可以创造出来的。”因此，朱可夫元帅拒绝签字。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也说：“赫鲁晓夫同志在战争期间真正领导过结果是胜利的战役吗？授中将军衔难道不也还是斯大林偏着他授予他的荣誉军衔吗？最好还是请他保留着这样的荣誉吧，这就不错了。”于是，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拒绝签字，其他一些元帅呢，签字的几乎全部只有寥寥那么两三个本来就有马屁精名声的人。

于是，虽然，赫鲁晓夫很是认真地闹过一番军衔待遇问题，但是最终，他还是只拥有中将军衔。

而中将军衔，在少校面前，那不也会像是一只恶虎，在面对着一只年轻的牡鹿吗？

总之，这样的谈判阵势，难免不能不使劳尔·卡斯特罗少校感到压抑。

他似乎还很少面临过这样的阵势。

特别是，与总是仿佛非常激动，总是挥舞着拳头狂吼滥喊要

惩罚美帝国主义的赫鲁晓夫形影相照的是苏联元帅马利诺斯基，这位元帅永远不像赫鲁晓夫一样奔放热情，而是，他的猪肚子大脸，总好像是生铁铸出来的，永远也没有一丝笑容，他的胳膊总是伏在会议桌上，他的手掌总是握着拳头，从来也不伸展开，而且总是一说话就轻轻地，但同时是有力的擂着会议桌，他声调不高，嗓门不大，但声音宽厚、有力，他总是一字一句地说话，每说一句话，几乎都要捶一拳头桌子，他在发言中，反复强调的，几乎是命令似的词语是：战略导弹，现代化的强大武器，必须由高度现代化，人员技术水平经过强化训练的部队才能掌握，因此，在古巴布署苏联强力导弹的同时，必须有训练有素的苏联战斗部队的同步进入，因此，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指挥、操纵、使用的权力，还只能是完全地掌握在苏联派驻古巴的苏联军事指挥员的手里，在军事职权的行使范围内，是不能有含糊的概念的。

劳尔·卡斯特罗不懂俄语。

而他的谈判对手们，几乎无不例外一律全部操用俄语。好在，在这次谈判中，劳尔熟悉的尚未正式上任的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亲自充当着谈判勾通语言信息的翻译。阿列克谢耶夫的西班牙语文字和会话能力都好，所以，他能准确无误地使西班牙语和俄语变通交流。

而且，在两种语言翻译变通的过程中，劳尔·卡斯特罗可以有时间进行对话的思考，他虽然是面对着威严无比的将军和元帅们的一名少校，而且，这些将军元帅们，是像一堵墙似的横在他的面前，劳尔·卡斯特罗并不怯阵，并不害怕这种阵势，他不仅全力以赴，而且也还可以说是胜任愉快地承担着他的古巴祖国赋予他的使命和职责。

在谈判中，他得到了明确的，令人可以鼓舞的印象，这就是，不管赫鲁晓夫也好，还是其他将军、元帅们也好，他们在发言中，这样一点是充满了真心诚意的，这就是，苏联确实真是下定了决心，要以强大的武器来支援古巴，来支持赫鲁晓夫革命，支持赫鲁晓夫反对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样的支持和支援，无疑是非常伟大的，是非常了不起，也是非常慷慨的。当年，古巴革命还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当时武器奇缺，有一天，城市地下组织送来了他们为起义军购买的武器，其中有三挺机关枪，几支自动步枪和长杆枪，几千发子弹，为了得到这些枪支弹药，起义军几乎迎来了世界上的一个最能振奋人心的场面，大家简直高兴的发狂。在那一次的武器分配中，切·格瓦拉被菲德尔特别颁发了一支马德林式自动枪，切高兴得只掉泪，而劳尔自己，得到了是一支有三脚架的机关枪，也是高兴的难以言喻，简直说不出话来。同志们当时得到这些枪支弹药时，真想呼喊城市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万岁。而这样的印象，曾几何时，不是晃如昨日吗？现在，苏联人，慷慨伟大的苏联革命者，这样的苏联领袖，这样的苏联元帅和将军，现在会是如此出手大方，不仅要把导弹送到古巴，而且要把能扔原子弹的飞机，比蚊子还快的鱼雷艇，无条件地布置到古巴去，这样的壮举，这样的好事，古巴人还能到何处去求呢？

为此一条，劳尔·卡斯特罗就由衷的感到鼓舞和激动，感到由衷的满意。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关于导弹、飞机和快艇进入古巴以后的控制操纵权，使用办法，苏联方面提出一套办法，劳尔·卡斯特罗引起了一些思考，但是，马上觉得，这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问题，仅仅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不管怎么说，导弹、飞机和快艇弄



到古巴去，当然首先归属古巴所拥有，这是主要的，出于技术方面的考虑，苏联人开赴古巴，帮助古巴操纵这些武器，似乎也是合理的。何况，掌握先进武器，确实是需要技术人才的，比如开飞机吧，就必须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而古巴有多少飞行员呢？1961年在吉隆滩消灭入侵的美国雇佣军的战斗中，古巴拥有十架飞机可以投入战斗，而能驾驶飞机的驾驶员，却只有七个人，因此，即使在最需要的时候，也不能把十架飞机都开到天上去，因为这是实际困难决定的。现在，苏联不仅提出要慷慨给予导弹、飞机和快艇，同时还提出了要支援人马，派出操纵这些武器的专家，甚至还要派出指挥使用和这些作战武器指挥人员，这真是帮忙帮到家，想得太周到，帮得太周到了，世界上哪儿还能有这样的大好事呢？

好！

劳尔·卡斯特罗开始一项一项拍板。

只是，劳尔毕竟还是聪明的劳尔少校，他在所有的拍板之后，声明他的授权只能是草签谈判协议，草签过的协议，还要有待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最高领导机构的批准。

赫鲁晓夫说：

“好！劳尔·卡斯特罗少校，亲爱的部长同志，看起来你也是个滴水不漏的厉害人。米高扬说过，你们古巴有一个可以号称‘不’字的大将，我说的是你们的切·格瓦拉少校。在亚美尼亚语中，‘切’就是‘不’。米高扬说，他是个不懈地维护古巴利益的谈判专家，很可怕。但是，我却没有领教过他的招数，我现在倒领教到你劳尔同志的招数了，很好。你说你拥有的授权，只有草签协议的权力，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可以负责任的权力。所以，我们认为，协议草签之后，我们可以等待你们古巴最高领导机构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的批准,但是,在我们方面,我是苏联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就是苏联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因此,我就可以决定一切,我就可以说了算,所以,在我们这一方面,也就是完全批准了。在你们方面,你可以再履行批准程序,但是,有一条我希望您能同意,这就是,我们的已拟草签的协议,在你履行古巴最高权力机构批准的程序的同时,马上付诸实施,因为我们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心肝儿,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要发动侵略,什么时候要开始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们必须赶前不赶后,赶快行动起来,超前一步。我想你是会同意如此的。对不对,劳尔少校?顺便我先告诉您,我真想现在就授给你苏联军队的少将军衔!”

赫鲁晓夫风趣幽默,有条有理的说着,他令劳尔·卡斯特罗感到是一个通情达理的长者,于是,他表示对赫鲁晓夫有经验的论点,将不持异议。

这样,经过一度紧张郑重而认真的谈判,大体上逐条逐项达成可以草签的协议,为了保密的必要,协议文本由俄文、西班牙文两种文字形成,西班牙文本的形成,由劳尔和阿列克谢耶夫亲自动手共同草拟。

然后,在赫鲁晓夫出席的情况下,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代表苏联方面;古巴武装力量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少校代表古巴方面正式进行了文本草签的签字仪式。

所有这一切程序的动作,都是在高效率的进程中进行了。

五月初,赫鲁晓夫首先提出了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想法。接着,拉希多夫、比留佐夫一行秘访古巴,六月初,劳尔·卡斯特罗来到莫斯科,通过正式会谈,草签协议后,劳尔拿着尚待批准,并且行将在正式批准以后还需交换的文本,飞回了古巴。

而在劳尔·卡斯特的罗的坐机尚未回到哈瓦那机场的时候,

在苏联这里，被严密伪装起来的长达二十米之巨的四十二枚导弹，已经在波罗的海封锁最为严密的军事港口，开始秘密分解装船，在进入这一年七月初的时候，这些装载重型武器的运输船，在苏联的核动力潜艇的一级护卫下，从波罗的海驶出，通过北海穿越大西洋，已经在公海上全速前进，向着加勒比海的岛国古巴，急速的进发了。

## 格瓦拉二赴莫斯科

1962年8月初，业已正式被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共和国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的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正式来到古巴上任，他郑重地向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递交了国书。

但是，他做的实际比递交国书还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他风尘扑扑重返古巴，重归哈瓦那以后的当天，即也就是他正式递交国书的头一天，他首先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时候进行的。他拜会菲德尔·卡斯特罗所进行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呈交关于苏古导弹的协定的正式换文。苏联方面交来的正文换文，有着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和部长会议主席的签字。

然而，当即，菲德尔·卡斯特罗却严然宛拒了接受这样的换文文本。

菲德尔·卡斯特罗明确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大使说：

“大使同志，这样的换文文本，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忙于进行。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并不对已经部分运到古巴的导弹设场安装会持有异议。对此,我们是不会持有异议的。但是,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进行明确的讨论,比如,协议中,有些涉及古巴主权的款项,我们最高领导核心,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至为必要进行恰当的修改,有些条文,是必须修改的。所以,我们已经确定‘切’拿着我们领导核心讨论的修改意见,即日可以飞赴莫斯科,以便和苏联最权威的领导同志作最后的文本修定,我们已经作出全权的授权,切·格瓦拉同志拥有全权,和苏联最高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和互换最后经过修改的文本。”

对于卡斯特罗这样的回答,阿列克谢耶夫的心,禁不住就砰砰地跳了起来。他马上已经预感到了,事情将要出现麻烦。

阿列克谢耶夫可以认为,切·格瓦拉也是他的朋友。特别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前,他有很长时间是在阿根廷工作,在那里充当塔斯社的驻南美记者,而阿根廷是格瓦拉的老家,他们之间,多有一份关于阿根廷的话题可以交流,因此,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和切·格瓦拉的亲切谈话、交流,来往也是很多的。不过,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印象中,切·格瓦拉喜欢沉默寡言,懒与人共,他有的时候似乎不很合群,不很随和;特别不喜欢过分的亲昵和热闹,性喜沉静,总是专注认真的样子,有的时候显得过分严肃,所以,阿列克谢耶夫觉得,切·格瓦拉远不如劳尔·卡斯特罗更容易亲近,更容易建立私人间的友谊关系。在这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有不同,切·格瓦拉似乎有更大的不同。很明显,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一样,思想更深邃,意志坚强,行为坚定,因此也更严谨,更老练和更成熟。

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很透彻地知道,切·格瓦拉,在原则问题

上,从来是不会被感情通融的。在这一点上,有的时候,他甚至能够令人生畏。所以,法国伟大而杰出的现代作家萨特,在访问古巴,和切·格瓦拉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和接触后,曾经给过切·格瓦拉两“人”字的评价,第一个人字的评价是说:切·格瓦拉是最完整的人;第二个人的评价是:切·是不可腐蚀的人。

事实上,阿列克谢耶夫读到萨特这样评价切·格瓦拉的文字时,他是极为共鸣的。他对切·格瓦拉也是充满了由衷的敬重。正像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起义军中,在古巴人民中的人的形象和他的影响;虽然他不善于像菲德尔那样容易接触普通战士、普通群众,他更富一些知识分子的习气,但是,他由衷的平等待人的坦诚和绝对的真挚和诚恳,还是被人们所热烈的喜欢、信任,甚至也像菲德尔一样,也在战斗和人群中,备受赞叹和爱戴。虽然他是个阿根廷人,在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的2月9日郑重地宣布了切·格瓦拉已经拥有了古巴国籍,其实,不谈国籍不国籍的问题,但从人这个字眼上来说,切·格瓦拉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有组织的人群中,都会成为一个最被人们所喜爱的人。

新任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阿列克谢耶夫,事实上也真诚的敬重和喜欢切·格瓦拉。但他听卡斯特罗说将要派切·格瓦拉就导弹协议问题赴莫斯科进一步打交道时,他不由的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他感到了问题似将很严峻。

他在告辞卡斯特罗,回到哈瓦那的苏联大使馆后,他立刻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文,马上向莫斯科报告了切·格瓦拉将要奉命前往莫斯科进行进一步谈判的情况。

8月27日。切·格瓦拉飞到了莫斯科。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1960年11月间,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过莫斯科,参加过那一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隆重庆典,在那一次的访问中,他也曾受到过苏联党和政府的高规格的接待。不过,在那一次的访问中,有一些不微妙的情況存在。当时,在莫斯科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四周年庆典时,以这次纪念活动为契机,赫鲁晓夫试图加强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控制,进一步确立苏联“老大哥”的地位,其间在莫斯科举行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当时,古巴革命的领导组织号称“七·二六运动”,还没有标明自己是共产党的性质,因此,古巴的“七·二六运动”,没有受到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邀请,受到邀请的,当时只是古巴人民社会党,而当时,在古巴,虽然古巴革命阵线容纳着古巴人民社会党,但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还没有正式产生瓜葛。因此,古巴革命组织,和人民社会党,还是单独行事

当时,人民社会党无疑已经是苏联完全可以控制的古巴党,而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组织还完全不是。因此,在苏联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总还不忘突出强调和尽可能显示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正统地位。所以,在切·格瓦拉那次访问苏联时,虽然也可以说是受到了非常高规格的接待,但是,在许多规格微妙的场合,并不把切·格瓦拉的接待,超过对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的规格。而布拉斯·罗加,作为总书记领导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在苏联“老大哥”的眼里是没有什么高规格的地位的,因此,为了不使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表面过份地显得失衡,对切·格瓦拉的高规格的接待,也控制在一个一定的程序范围里。那一次出现在莫斯科的切·格瓦拉,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苏联党和政

府，特别是当时的最高领导有赫鲁晓夫的主要接待对象。

但是，1962年8月27日，这一次，从远距莫斯科一万三千公里之外的遥遥岛国古巴来的切·格瓦拉，虽然他的访问当时也是不事张扬的秘密访问，但是，他在莫斯科还是受到了远比第一次访问时规格更为高的高得简直不可思议的隆重接待，为了严加保密，在不举行任何欢迎仪式的情况下，在莫斯科努伏沃政府首脑专用的二号机场上，切·格瓦拉走下飞机舷梯时，他还是受到了苏联共产党资格最老的主席团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阿·伊·米高扬，以及主席团另外两个级别突出的委员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还包括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共中央负责对外联络的书记安德罗波夫，以及拉希多夫，比留佐夫元帅等等好大一批苏联党政军的当权人物，一一热情拥抱和热烈欢迎。

切·格瓦拉由阿·伊·米高扬陪同，坐上一辆苏联党政最高官员乘坐的特别专车，长长的流体型“海鸥”牌轿车，飞驰进入了莫斯科，一路红灯紧闭，线路上显然进行了最严格的戒严，以保证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车队，风驰电掣地驰入克里姆林宫。

海鸥牌轿车在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大厦的办公楼前停下来。前面的轿车略迟延几分钟，等着后面的几辆主要的人乘坐的轿车，也驰过来，平稳地停好以后，车门才由专门迎上来的礼宾官员轻轻打开，不久，他们请车上的官员们下车。

阿·伊·米高扬亲切地挽着切·格瓦拉的手，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紧紧跟在其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葛罗米柯夫们，更拉开一些距离，跟在后面的台阶上。

从部长会议大厦的第一层宽敞的大厅穿过，就可以进入到门庭宏伟豪华的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厅了。

门被打开了。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已经在门首里有一段距离的那边站着。

他虽然身材矮小粗胖，但是，厚敦敦的，不失魁伟。

他的穿着显然十分考究，今天似乎穿扎的尤其气派，锃亮的皮鞋，一身十分合身的黑色西装，雪白的衬衫，扎着一条相当鲜艳的褐色的领带。他在左胸前的衣襟前上，别着三枚红星勋章。斯大林在生前，他在二战后穿大元帅便服时胸前也曾别着一枚秀美夺目的红星勋章，因此，他的这一排星章，显然更为耀眼，何况，他在右面的胸前，也另外别着一枚什么星章，显然，他是一个喜欢装饰和打扮的人。

不过，仅仅这一条，在赫鲁晓夫和切·格瓦拉在此刻的第一眼照面的过程中，不是马上把距离缩短了起来，恰恰相反，却是拉大了距离。

与年纪已近七十古稀穿扎打扮考究的赫鲁晓夫比较起来，年纪刚过三十多岁的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他的穿着也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会涌起寒酸之感，相反，他的穿着显然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振奋。革命胜利已经四年，作为国家领导成员出入古巴到各国来去访问，率领党政、军事、和经济代表团参加所有重要国际性活动和会议，切·格瓦拉从来不穿第二套服装，他始终只是这一套服装，这一套橄榄绿的戎装，基本上是橄榄绿的军便装。而且，尽管古巴革命胜利后，给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革命战争的老战士，给古巴革命和解放战争的全部参加者，以及在反击美帝国主义雇佣军猪湾战役中的英雄们，都颁发了相当数量，种类品级繁多的奖章和勋章，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革命的最高领导核心，颁发奖授给切·格瓦拉的



## 切·格瓦拉

奖章和勋章少说也不下数十枚，但是，他从来不喜欢炫耀他的功勋，在国内，他从来不戴这些勋章、奖章，到国外访问的时候，他也从来不戴这样的装饰品。

切·格瓦拉有着对自身价值的绝对的自信，所以，他从来不喜欢借助装饰来标榜自己。

不过，接下来，切·格瓦拉和尼·谢·赫鲁晓夫一照面所立刻拉大加长了距离，尼基塔·谢尔盖耶奇却还是有办法迅速缩短、缩小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忽然从洞开的门边口外看到了像火一样热情洋溢的切·格瓦拉少校。

没有迟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仿佛马上完全变成了一个生性活泼的年青人，他几乎是手舞足蹈地立刻放声地呼喊了起来：

“唔！切·格瓦拉少校！亲爱的，最亲爱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古巴革命真正的伟大的英雄，您不能知道，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直是在怎样的地渴望地想着欢迎你这个古巴革命领导中心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亲爱的，从真正的政治意义上来看，你才是古巴革命运动真正的正统和核心。所以，我们一直在准备着，准备着最热烈的欢迎您。”

切·格瓦拉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他从容地听着主人的欢迎词，但马上也冷静而语调徐缓，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致词说：“我们古巴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的时候起，就经历着独特的创造形式。这个创造形式的最主要的设计者，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因此，他才是我们革命的最主要的核心和灵魂。我只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热情，真正全心全意地投入参加了他领导的革命的、正义的事业。不过，作为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员，我的心，自然的，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多少年来,是向着列宁的故乡,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最主导的力量,战胜了法西斯、拯救人类免于灾难的伟大的苏联的。因此,我踏上伟大苏联的土地,来到了世界瞩目的莫斯科,见到在苏联的各个历史时期为建设和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劳动和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共产党员,我理所当然,满怀着赤诚的尊敬和敬意,不仅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我还带来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其他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同志,以及其他苏联同志和人民最尊敬的敬意和最亲切地问候。

切·格瓦拉朗声地说着,他的语言亲切、朴素,却同时充满了几乎是诗一般的意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文化不高,他受教育的历程,不过是在苏联的革命过程中,在对工农干部培训的过程中,使他拥有了工农速成中学到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他在1932年从莫斯科大林工业学院肄业开始再次走上工作岗位时,其时已经是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壮年人了,而且,那时候,他也已经是一个拥有四个儿女的父亲,所以,他也就不再可能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了。因此,他的文化素养,文化水平,始终是很低的。

但是文化素养、文化水平的低下,并不就等于是一个智力水平的绝对低下。其实,赫鲁晓夫虽然家庭出身清贫,他是出生在沙皇帝国时代南俄顿河地区一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贫穷的农奴村庄一户乡村铁匠的家庭,他最初开始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比一贫如洗还要贫穷。然而,使赫鲁晓夫有幸的是,他的这样的家庭,并没有影响他早期的,非常及时重要的智力开发。这是因为他摊上了一个非常杰出而聪明的母亲,他的母亲名字叫阿卡西尼娅,

曾经是嗓子很好，嗓子十分高亢的南俄地区著名的民间歌手，能够演唱许许多多非常忧郁而又非常抒情，也有激情和欢快的南俄民歌。这些大量的民歌，使赫鲁晓夫在很小的时候，受到了深刻的熏陶，因此，后来不仅造就了他热情奔放的性格，也扩大了他的思维能力，特别训练了他的表演能力，和掌握词语音韵的表达能力，再加上后来的乡村工矿低层的生活磨练，使他特别的具有了非常狡黠的头脑和思维方式，因此，他后来在所有的行为处事方面，他都显得特别特别的机警和聪明，以至世界上最可堪称伟大的英雄和伟大的聪明人之一的斯大林，无疑也被他所蒙骗，被他所耍了。他是在斯大林进行内部肃反严重扩大化最灼热的年代里，蹿进了苏联最高的领导层，而且，他当时，蹿入苏联最高领导层之前，也不过是个小小的煤矿的副矿长，而且是个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但是，他就凭借着极善逢圆的狡黠和机智，他极善于抓住和把握一闪而过的机会，然后一步登天，平步青云。

当然，这也是需要非凡的器量和胆识的。

因此，无论怎么说，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如果在这个世纪里确实出现过一些天才人物的话，不管怎么评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都可以毫不逊色地算一个。

而所以，在赫鲁晓夫往往显得缺乏文化教养，显出一派完全粗俗的习性时，有的时候，他却也能并非附庸风雅的谈论一些有关文化艺术的话题。而且，他曾经说过：“在艺术问题上，我是个斯大林主义者。”确实，斯大林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聪敏好学，后来接受过神学院的高等教育。他读过许许多多哲学的、社会学的、文学的、艺术的经典作品，他尤其喜欢文学，非常专长音乐，特别喜欢戏剧和绘画艺术，因此，他实在不能说是一个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外行，在他生前，他也总是十分关注和重视文学艺术领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域里的所有现象和活动,斯大林在日理万机工作量十分浩繁巨大的情况下,他每天规定在晚间的阅读量,还一定要达到阅读四至五百页书,因此,他在大量阅读各种文件、各种电报和呈文的同时,他不仅几乎阅读遍了俄罗斯的所有的古典文学著作,而且,他甚至还阅读遍了产生在他所在世的苏联时期的差不多全部的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和诗歌作品,苏联时期最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都曾受过他的关注和关心,他一向对文学艺术领域的工作和指导,都是相当热心的。因此,这也使总是逢迎斯大林左右的赫鲁晓夫耳濡目染,他从中也聪明地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也在后来,经常热衷于和作家、诗人们打交道,交朋友,他经常也会绝非附庸风雅,而是作为一种学习的手段和渠道。应该肯定地说,赫鲁晓夫是十分善于学习的,有的时候,他为了学习,为了打开眼界,深受启发,他也愿意和作家、诗人、艺术家们,不仅是苏联的,还包括一些国外来访的,进行尽可能多的聚会和交流。

有许多苏联和国外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也是十分喜欢赫鲁晓夫,愿意和他见面和交流的。当然,这不包括全部的被视为是革命者的作家,有些这样的作家甚至看不起他,他们有的人甚至指责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而不反他自己,骂他是犹太,骂他是偷天换日的骗子,因而也不愿意理睬他,拒绝接受他邀请会见的请柬。

不过,有一个世界上很有影响,非常有名的诗人,是来自智利的大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这是一个智利共产党的老党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中间,他受到了至为真诚的广泛的尊敬。他曾经是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世界评委。这样的评委当初不仅包括苏联的法捷耶夫、西

蒙诺夫和爱伦堡，还包括中国的郭沫若和法国的阿拉以及其他一些人。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掀起反斯大林的风暴以后，斯大林的形象一时间在苏联被打翻在地，后来甚至被扒坟掘墓，极尽侮辱，当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金，也取消了他的名字，而改成了列宁的名字，更名叫成了列宁文学奖金，评委有一些变化，有一些人拒绝了再当评委的聘书，但有一些人仍然还愿意干这样的评委，巴勃罗·聂鲁达就是这些愿意继续干评委中的一个。

巴勃罗·聂鲁达直到后来许多年，他仍然坚持说，如果有什么斯大林分子的话，他宁肯也是一个这样的分子，因为正是斯大林，在法西斯行将灭绝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人民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中流砥柱，战胜了法西斯，拯救了世界，拯救了人类文明，所以，当一个有这样功德的斯大林分子没有什么不好。正因为巴勃罗·聂鲁达一直这样坚持认识宣称自己，所以，他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明显的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的蜚短流长以至恶毒攻讦，都十分反感。但是作为苏联的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有的方面，聂鲁达还能够保持着适当的尊敬。

而赫鲁晓夫的了不起之处，也在这里。他是知道聂鲁达对斯大林的尊敬和信仰十分死硬，明知道聂鲁达对他本人颇有看法，但是尽管如此，聂鲁达每次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只要有机会，总还有可能会在他的宽大排场的别墅式的住宅里，让人们安排他与聂鲁达的见面。

前不久，聂鲁达又一次来到莫斯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就又一次安排了这样的会见，又一次见到了聂鲁达。当赫鲁晓夫问聂鲁达：

“您从哪里来？”

聂鲁达说：

“我从哈瓦那来。我刚刚访问过革命的古巴。”

“见到了谁？”

“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见到了劳尔，见到了切·格瓦拉，见到了多尔蒂科斯，见到了罗亚。”

“你对谁的印象最深？”

“对每一个人。古巴现在是一个充满真正革命英雄群像的列岛。那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自由的人，真正站起来的人。”

赫鲁晓夫坚持问：

“我是说，在古巴领导人中，你对哪几个人的印象最深？”

聂鲁达说：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菲德尔、劳尔和切·格瓦拉。”

赫鲁晓夫似乎很内行的给大诗人聂鲁达出了个题目。赫鲁晓夫突然对聂鲁达说：“亲爱的朋友，作为伟大的诗人，您能不能用诗人的笔调，来给我用诗的语言描绘一下，那位菲德尔，那位劳尔，切·格瓦拉，他们各自有什么像诗一般的特点？”

聂鲁达很高兴赫鲁晓夫能出如此智慧的题目。但他同时几乎是不假思索，马上回答赫鲁晓夫说：

“尼基塔！你提的这三个人，他们的特点，确实是像最亮丽的诗句一样，菲德尔最亮丽的特点和色彩看出，无疑是他天才领袖的特征；劳尔最亮丽的特点和色彩，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如钢铁般沉静的战士，而切·格瓦拉呢，我觉得他完全可以让我们全世界的伟大诗人感到骄傲，因为切·格瓦拉，也是一个感情

最丰富，感情最为迤丽的诗人。萨特、伏波瓦两人，一见切·格瓦拉，就完全迷上了他，据我们说，他们所以被切·格瓦拉的魅力所吸引就是格瓦拉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诗人的激情。此外，我们伟大的朋友，我们智利的伟大的希望之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最初见到切·格瓦拉的时候，就认定切·格瓦拉是感情最为圣洁、崇高的诗人。以至，这位诗人魅力会强烈到这样的程度，在美国佬的雇佣军人入侵古巴，在猪湾的战斗前线，切·格瓦拉在起义军战士和民兵们中间，正在指挥作战，却被一名来到战地采访的法国女记者撞上了。女记者看到切·格瓦拉严肃的，苍白而疲惫但又全神贯注的脸，她看到切·格瓦拉在那里从容指挥战斗，从容不迫，平静而了无恶怒地审问着年轻的黑人战俘，忽然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那位女记者，突然就抱着头高叫起来：“天哪！切·格瓦拉！你多么像是一首诗啊！不仅整个拉丁美洲的少女会倾倒你，整个的法国少女也会倾倒你的，你真是上帝造出来的最美妙的诗行！……”

聂鲁达绘声绘色地给赫鲁晓夫说着，他差不多是在给赫鲁晓夫讲着一堂诗学或美学的课。

赫鲁晓夫静静地听着，此一刻，他好像又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规规矩矩的小学生，聂鲁达关于切·格瓦拉的话，竟然把他说得两眼泪浸浸的，眼眶里转动着泪水。

而此刻，当切·格瓦拉出现在尼·谢·赫鲁晓夫身边，他果真是在像诗人一样般、包含诗蕴，充满着诗人的激情，这样生动而动人的像诗人一样朗声说话，侃侃道来最为严谨而得体的话语言词时，赫鲁晓夫忽然猛想起了巴勃罗·聂鲁达那位智利老党员，世界著名老诗人给他讲过的，关于他对切·格瓦拉的评语。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赫鲁晓夫热情奔放地热烈拥抱切·格瓦拉,最亲切地热吻切·格瓦拉的双颊,出于难以抑制的激动,也可能确实还包含着难以抑制的挚爱,他不仅热情地挎起了切·格瓦拉的胳膊,还热情地攥着,紧紧地攥着切·格瓦拉的手背,他几乎是用力拖拽着格瓦拉,赶快进到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厅里,直奔有糖果和茶点,可以使用饮品的,中间设有红木茶几的,围在其外的一圈宽大的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

赫鲁晓夫马上询问切·格瓦拉:

“你想喝点什么? 葛瓦斯? 矿泉水? 还是热咖啡?”

格瓦拉一笑说:

“喝热咖啡吧。”

赫鲁晓夫说:

“好,喝热咖啡吧,我们可以慷慨地请您多放些糖。因为,这是我们从你们那里买来的,世界上最好的糖,也是三美分一磅的,最便宜的糖,最甜美的糖。”

赫鲁晓夫说得很亲切,很俏皮。

只是,切·格瓦拉还没有喝到这赫鲁晓夫准备慷慨地多加些包含着友谊情感的最甜的糖时,他似乎忽然感到了嘴里有些发苦,他情不自禁地就朝着现在也在附近一只真皮沙发上坐下来的阿·伊·米高扬那边看了一眼。切·格瓦拉想到了自己作为古巴经济代表团的团长和进行贸易谈判的首席代表,在古巴建国后,第一桩的外贸谈判中,由于自己缺乏经验,而同时又逢临碰上了像阿·伊·米高扬这样的老资格的苏联对外贸易部长,谈判和作买卖的老手,结果,第一次的谈判下来,第一桩的古古贸易,苏联就拼命地提高他们易货贸易的物价,而比美国佬几乎还狠心地压低古巴的糖价,结果使古巴奉献着甜蜜,收获着苦



果,吃了好大的亏。

切·格瓦拉想到了和苏联作食糖生意的买卖时所定的糖价,赫鲁晓夫也很清楚明白。米高扬在古巴占了便宜回来,一定也在赫鲁晓夫面前卖过乖,显示过,不然赫鲁晓夫未必一定会过问和知道苏联只用3美分就买来古巴的一磅糖,他肯定也许还知道,当时世界市场的食糖价格是4、5美分一磅,他甚至也一定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部,明知亚洲食糖市场价格低于世界市场食糖价格,却宁肯出4、7美分一磅的价格,大量进口古巴生产的全部产量中的五分之一,一百万吨的古巴食糖,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不富,自己的困难很多,但他们却宁肯自己吃亏,绝不让朋友感到心里发苦。真正伟大,真正的好朋友还是难说存真心的好朋友,是完全能够看出来的。

坐下来,切·格瓦拉忽然间就又想到了这样的许多事情。忍不住把目光投向了米高扬。

这时候,赫鲁晓夫一边招呼服务人员给切·格瓦拉端来了咖啡,一边把一只肥肥胖胖,厚厚敦敦的手,放在了切·格瓦拉放在沙发扶手的胳膊腕上。

“切·格瓦拉同志,包含着苏古两国革命情感的古巴糖,确实是更甜吧。多放点儿,多放点儿。应该说,我们能吃到这么甜的糖,有你切·格瓦拉同志的功劳,因为,这是你主持卖给苏联的。”

赫鲁晓夫现在不知切·格瓦拉的心思表里,他还接着往下借题发挥地唠话。

格瓦拉说:

“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我们的经济封锁,他们断了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传统食糖市场,过去,美国人包销古巴食糖的五

分之四,大约是四百万吨,现在,他们想切断这样的市场来扼杀古巴的经济。”

赫鲁晓夫说:

“但是,我们是可以为朋友解难的。美国佬封锁你们,切断了你们的市場,但是苏联却把市場向你们打开了,我们在你们困难的时候,总是拔刀相助。不过,我听说,尽管如此,您精明的切·格瓦拉同志,好像还很有意见,很有看法,因而也还很有一些说法,当然,我们的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同志,首先还是很称赞你的,米高扬同志,您是怎样称赞切·格瓦拉同志来着?”

赫鲁晓夫说着,转过脸去,抬起头来向坐在格瓦拉下手一边的阿·伊·米高扬发问。

米高扬一笑,欣然说:

“尼基塔,我不是称赞,我只是如实地说过,这个古巴的小小的少校,一个年轻的娃娃,被菲德尔派出来管古巴的钱財,管古巴的经济命脉,他好像天上掉下来的魔术师似的,立刻便由一个外科医生,一个革命起义军的少校,变成了一个可以与世界上第一流经济学家比拟的真正经济学家,很会算账,很会作买卖,很会尽最大可能争取和维护古巴的最大利益,同时又善于掌握买卖成交,即使没有大利可图然而可以达到成功贸易目标的机会,这确实就是太天才,太难得的,真正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了。确实是这样的,切·格瓦拉同志,我是曾经这样向赫鲁晓夫同志提起过您,介绍过您的。而且,我还说过,我们苏联,如果发现有你这样的人才,我们也抓他来当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当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主席,或者当对外贸易部长,不过,我们的尼基塔也还说,甚至也还可以请他来当我们的苏联

的,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您是这样说过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

米高扬善于词令,同时他也知道不能抢了赫鲁晓夫的话筒,于是,他又把与格瓦拉对话的话头,很快给赫鲁晓夫传了回来。

赫鲁晓夫很高兴米高扬及时把话筒又给他传了回来。他依然不减与切·格瓦拉叙话的热情,马上接着米高扬的话头说:“不过,切·格瓦拉同志,你不要光听米高扬同志的甜言蜜语,他有的时候,也会说您的坏话的,我刚才说的苏古贸易成交有了买卖好做,你卖糖,我买糖,各取所需,但是据说你还有微词,有看法,曾经和米高扬同志也红过脸,也争吵过,甚至还吵得很凶,因此,他曾经告诉过你说你在古巴可以引以为荣,引为骄傲的绰号‘切’,在苏联的亚美尼亚语中,就是‘不’。因此,米高扬同志对你说过,你的名字干脆也就叫‘不’好了。当然,他实质上,对您这样说,并不是人身攻击,并无恶意,甚至,当然也还是深含爱意的。不过,这个‘切’,如果在苏联人面前变成了‘不’,那可是太不应该了,我们是不能欢迎,也不能允许的。”

赫鲁晓夫笑着说,他的这一串话,也还含着玩笑和幽默的意味,但是似乎也不无骨子里流露出来的一些别的意味。

于是,机敏的切·格瓦拉几乎是不失时机,却不动声色的说话,对着赫鲁晓夫满含笑意地说:

“可是赫鲁晓夫同志,您知道我这个名字,我这个在古巴革命生活中产生的‘切’的名字,在中国同志们那里,会被认为是什么意思吗?他和苏联亚美尼亚语中的‘切’就是‘不’的含义有完全相反的含意,中国的一些同志告诉过我说,在中国的汉语中‘切’只含亲切,热切,美好的意思,也还能含着‘是’、‘好’、‘对’的深意。”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切·格瓦拉徐缓不急，清楚明白地说出了这样一串话来。

切·格瓦拉在说出这些话时，在内心深处，确实不乏对中国思念一些机带双敲的深切含意，只是，他以为是近乎微妙，是深藏不露的，他以为，苏联人甚至不会听出任何弦外之音，弦外之意来。

但是，完全出乎切·格瓦拉的意外，赫鲁晓夫的不知那一个穴位，忽然好像被针扎了一下，他的脸蛋子突然嘟噜了下来，他忽然冲着切·格瓦拉，不是再说话，而是好像喷发嗜秋莎火箭炮似的喷射起话来，他甚至立刻“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扬了一下手，仿佛是深痛恶绝地，差不多是喊了一句：

“不要提中国人！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他们完全是一些忘恩负义的人，苏联无私的援助，帮助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他们最喜欢的政权；苏联无私的援助，在美国侵略朝鲜的时候，让他们安然无恙，苏联拿出了多少钱，帮助他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他们的长江天险，南北中国人都不得来往，只因为苏联帮他们造了一座长江大桥，南北两个中国才联系成了一个中国，可是，可是，这些黄祸的后代，他们完全忘恩负义！”

赫鲁晓夫说着这样的语言，十分地气咻咻起来。

切·格瓦拉这人确实从来不随和，确实几乎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形成了一种不喜欢看人眼色说话，绝不顺情说好话，或者违心附和迎合别人胡说八道的习惯，他听着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的不正确评价，他马上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无知是一种恶魔般的力量。然而，切·格瓦拉从来不准备让这样的力量具有压倒的优势。于是，他就冲着赫鲁晓夫，说出了语调平静，词语仍然徐缓，却不无辩论意味的话来。他说：

“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根据我们

的观察和所知，您对中国同志的评价，已经离开了客观的真实。首先，我们不认为中国同志是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他们在与蒋介石作战的时候，斯大林宁肯援助蒋介石，并不十分热心援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当然，有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些援助的，然而，据我们所知，有许多我们是亲自听到看到的，中国同志，在他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几乎总是口口声声表示苏联支持了中国革命，口口声声感谢斯大林给过的所有援助，但是他们几乎从来不提，或从来不公开地提到斯大林和苏联对他们的敌人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和大量援助。还有关于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民援助了朝鲜人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同作战，挡住了美帝国主义可能对苏联进行的战争挑衅试探，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保卫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但是，在赫鲁晓夫同志刚才的话中，却是后方保卫了前方，这是违背事实，也是违背逻辑的。此外还有一条，我到过中国，在中国的长江上行过船，确实，我在中国的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市，也参观游览过武汉长江大桥，可以向您报告的是，中国人是很乐于告诉参观者，在这座大桥的建筑过程中，确实得到过苏联的无私援助，他们经常提到苏联专家的功劳。但是，也只仅此而已，他们并没有说过因为苏联帮他们造成了一座大桥，才把南北两个中国联系了起来，中国从来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长江作为国家的内河，是与陆地可以浑然为一体的，就像苏联的伏尔加河一样，从来也不可能把一个苏联分割成两个苏联。有桥没桥，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言过其辞，不能言过其实。总之，您在向我评述中国同志是忘恩负义者的时候，我必须向您表明，我们是不能认同您的这样的观点的。”

切·格瓦拉似乎是本能地非常严肃和郑重起来。确实，他对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于任何胡说八道，绝没有苟同的习惯。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或什么人物面前，他对说明真相，辩明是非，澄清事实，都有表明看法，参加讨论，甚至进行辩论的激情。他从来热爱追求真理。

实在的，切·格瓦拉也是一个最认真的，喜欢辩论的人，是喜欢追求真理的人。

不过，今天，他可是来到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面前，赫鲁晓夫的脾气和个性，从来并不是喜欢任何的辩论，他对是非，从来并不太过认真，他的倾向性太强，有的时候他会为真理而斗争，有的时候，他也会为错误，明明知道的错误而拚命，拚命地进行斗争和维护。他对是非的要求从来并不十分严格，在这一方面，他的辩证法学得最好，是耶，非耶，完全可以不在话下，只要我取我要，就是好的，就是宝贝。他对追求真理，从来也不傻得可以，执着得痴迷。

然而，他也喜欢吵吵嚷嚷，大喊大叫，大嚷大闹，也许这不能叫喜欢辩论，而是可以叫作喜欢打嘴仗。

一个喜欢辩论的人，遇到了一个喜欢打嘴仗的人，他们很有可能在有的时候，也会产生文不对题的语言冲突，辩论和吵嚷，有的时候就会参杂起来，状态相当恣肆的进行。

切·格瓦拉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人面前，都不怯场进行辩论和争论。

尼·谢·赫鲁晓夫，在何种时候，何种场合，何人面前，不敢恣意地进行大吵大嚷呢？在他成为苏联党政一把手以后，那样的时间、地点、人物，几乎已经完全没有有了。

所以，现在，他当然也不可能惧怕与一个小小的，来自古巴的少校部长，展开一番大吵大嚷和吼叫。

他忽然好像也严肃了起来，郑重了起来。他完全站了起来。

## 切·格瓦拉

他伸出了一只手上的圆圆滚滚的手指头来。他忽然直端端地指向了切·格瓦拉。他说：

“切·格瓦拉同志，我应该向您发出警告，我应该向您年轻的少校同志提个醒了，亲爱的同志，你看今天都有谁在场？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也来了。”赫鲁晓夫说着，转过身来，手指指着苏斯洛夫。

戴眼镜的、瘦高挑有些水蛇腰的苏斯洛夫，此刻正好坐在切·格瓦拉的斜对面。他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最显要的委员之一，是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红衣主教的最权威的理论家，一向主管苏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赫鲁晓夫现在指着他，对切·格瓦拉说：

“你知道我们的米·安·苏斯洛夫同志吧？切·格瓦拉同志！他是我们的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我们党的最高意识形态专家，据我们所知，你切·格瓦拉少校，你在古巴最高领导核心里，你也是分管意识形态的。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曾读过你切·格瓦拉同志发表在古巴《绿橄榄树》军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叫什么题目来着？”

赫鲁晓夫转身回头又问苏斯洛夫。

苏斯洛夫回答说：

“叫做《研究古巴革命思想意识形态的笔记》。”

赫鲁晓夫又转过身来，依然还是用胖手大指头指住切·格瓦拉说：“对啦，是这样的题目。苏斯洛夫同志把俄文翻译件拿来，也给我看过，你这篇文章写得真妙，对苏联共产党创造性的伟大的新思想，新观念，‘二十大’、‘二十二’的伟大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贡献，你几乎一句话也不肯提及，相反的，你倒在这篇文章中，竟然列出了这样一个名单，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斯大林排在了一起。而且，如此这般还不算数，更有甚者，你还把毛泽东排在了斯大林其后，接下来还有谁呢？接下来就没有人了，好像当今的世界上，在当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一个毛泽东可以成为领袖，好像别人都不行，都不在你们古巴人的眼里，都不在你切·格瓦拉同志的眼里了。对不对？是不是？”

赫鲁晓夫开始质问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依然沉静，他回答赫鲁晓夫的质问的话语，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还有什么？赫鲁晓夫同志，请您把您的话讲完，把您的论点讲透。”

格瓦拉话说的从容不迫，不急不怒。

赫鲁晓夫激动地转了一个圈圈，他环视了一圈在场的人，大家都相当沉默而严肃紧张地坐着。

这里坐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以及米高扬、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多名苏共中央的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多名元帅、部长和将军。

古巴方面，只有切·格瓦拉少校一人。一方面，古巴领导人轻车简从业已成为习惯。另一方面切·格瓦拉此次出行所负使命事关绝对机密，而且，事前约定和苏联方面只进行最高层会谈，所以，他没有率领一个代表团，而仅仅是他一个人，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最高领导核心委派的唯一的全权代表。为了高度的保密，切·格瓦拉的此行，甚至连古巴驻苏联大使，事先也没有招呼和通告，暂时越过任何渠道，直通到了苏联的最高层。

赫鲁晓夫现在环视一圈以后，他又开始面对着切·格瓦拉。他接着说：

“我们知道您，切·格瓦拉同志，你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著



作家，你很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理论家，你确实写了许多文章，你  
有许多文章，我们是写不来的。甚至，连我们的苏斯洛夫同志，也  
不一定能写得来。”

苏斯洛夫插话说：

“切·格瓦拉同志，确实才气横溢，他现在确实是古巴党在  
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权威之一，他确实已经写出了许多能使人  
产生兴趣的文章，他什么文章都写，研究土地改革的，研究农业  
生产的，他提出了在古巴不能仅有甘蔗——糖生产的单一经济，  
他提出了要多种经营，甚至也要大养其猪，大养北京鸭，这一方  
面，他有许多新鲜的思想，他还写了许多关于论述金融财政方面  
的文章，非常难得，看来他确实很有经济头脑，他提出的建立外  
贸专业银行的思想，对我们苏联的国家银行管理，也是有启发的，  
还有，他还写出了大量的研究国家工业化，发展什么小水电，  
什么两条腿走路搞工业企业的论文，他不仅就工业、农业、金融  
财贸等等建设问题，写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在意识形态的著作方  
面，他还写出了一部《古巴革命史》，他还写出了一部《古巴：是历  
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斗争的先锋？》而在他全部著作中，他写的  
研究和记录古巴革命战争，特别是论述古巴革命战争的性质、方  
法和战略战术艺术的文章，他写得是更高文采和激情的。比如他  
写的《游击战：一种手段》以及发表在古巴军内刊物《绿橄榄树》  
《波希米亚》上的系列文章：《革命战争随笔》，他的这些研究战争  
的文章，似乎也有所谓积小胜为大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倾  
向，包含着一些几乎与毛泽东论述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似乎相  
同相近的观点。”

苏斯洛夫说着。显然，他思想清晰，确实是研究意识形态的  
专家，他一定掌握和了解大量的情况，包括一些苏联国外的情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况，因此，他在谈到格瓦拉的理论思想时，好像也是一个研究切·格瓦拉的专家，他几乎能够说出好些条1、2、3、4来。

不过，他说起话来，不免略显繁琐、冗长。所以，赫鲁晓夫等他把话说到要害点子上，已经有些急不可耐，等着他刚刚说到格瓦拉的思想倾向，有的方面带有与毛泽东思想观点有相同相近之处时，赫鲁晓夫终于忍不住了，他打断了苏斯洛夫的讲话说：

“苏斯洛夫同志，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切·格瓦拉同志指出，指出他，告诉他，他毕竟是一个年轻的革命家，应该向他指出和告诉他，就说他已经走近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我们不要再绕圈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向切·格瓦拉同志敲警钟，告诉他，应该让他知道，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人在议论：切·格瓦拉可能是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可能是古巴的毛分子。切·格瓦拉同志，你能自己回答您是不是古巴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是不是古巴的毛分子吗？我看你那么喜欢研究游击战，也想研究什么想入非非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有，你们在建设方面，也接过了许多中国人的口号，也要搞什么‘大养其猪’也要搞什么呱呱叫的北京鸭。你切·格瓦拉同志难道就真愿意是一个毛的信徒吗？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吗？他总是喜欢说一些古怪话的，比如什么东风压倒西风，还有什么纸老虎，他完完全全，是一只好斗的公鸡，阴天打鸣儿，都是胡说八道！”赫鲁晓夫说着，嗓门越提越高，简直有些激动不已起来。

赫鲁晓夫这样说着。

忽然，也许他想到了应该控制自己，或者，也许因为他的脑动脉硬化，血流输氧有些周转不继，思维忽然阻断，他语塞了起来，他抬起来的胖手，禁不住哆嗦了一下，不知接下去该怎么说，说什么才好了，他眼盯盯地盯住切·格瓦拉，他终于还是又喷出

一句话来：

“你说说吧，切同志！你说说你到底是否有倾向要真的当一个斯大林主义者，当一个毛分子吧！”

赫鲁晓夫坐了下来。

切·格瓦拉请求在坐的同志能够允许他抽烟。他得到了大多数同志宽容的手势许可以后，他没有取用搁在茶几桌面上的苏联烟草，而是从自己的旅行提包里，拽出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雪茄烟来。

切·格瓦拉点燃了雪茄烟，他饮着咖啡，他终于开始了沉着、冷静的答辩。

末曾说话，他先笑了一下。他满脸蓬松的卷曲胡子，笑起来的时候，十分生动，更显得他十分年轻。

切·格瓦拉开始说话，他徐声慢语，完全不使自己说话的声音达到刚才赫鲁晓夫说话和吵嚷的那种高度。

切·格瓦拉首先还是“吓”的一声笑了。他几乎是俏皮地亮着眼睛，看着赫鲁晓夫说：

“尊敬的赫鲁晓夫同志，实在不敢当，如果有人说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那是他们的事，我在您的面前，我是不敢当的，如果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我看赫鲁晓夫同志是最有资格的，我从许多文字记录材料上看到过，你最少有一万次，宣布过自己是斯大林的最忠诚的学生。我想，您也确实是斯大林培养、塑造和树立起来的，许多时候，你不也坦然承认这一点吗？所以，如果说我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话，即使我愿意是，恐怕也还没有这样的资格，而您赫鲁晓夫同志，是完全有资格的。这种资格你不必否认，因为事实上，您是否定不了的。”

格瓦拉从容地说着。他接着说：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至于你问我是不是甘当毛分子，我不能理解您的指属。如果说你说的是毛泽东同志革命精神胆略所在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论断，对古巴革命是有启发，有鼓舞作用的，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关于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我们确实很欣赏，对我们确实也很鼓舞。如果我们确实只知道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而不知道帝国主义同时还是纸老虎的话，我们很难有勇气，有信心，坚决地和帝国主义展开无畏的战斗。当然，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时候，也曾论述到了帝国主义是真老虎，是铁老虎，是吃人的老虎的一面，但是，毛泽东同志主要强调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一面，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教育和鼓舞革命者，任何时候，都不要被帝国主义和任何强大的敌人以及他们的走狗所吓倒；不要不敢反抗，不敢革命，不敢斗争，不敢胜利，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和他的阐明的思想，是极为正确的，也是极为宝贵的，我们没有理由不从其中受到启发和教益。”

切·格瓦拉从容地说话，他从容地抽着他的雪茄烟，从容地喝着咖啡茶。

他接着说：

“至于说到关于游击战的研究和论述，你们，包括苏斯洛夫同志，你们可能不无误会。我们古巴革命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我们所进行的游击战，和毛泽东同志所论述，在中国实行过的革命的游击战，是几乎完全不同的。如果有不无相同的地方，也是完全出于巧合。只是，我们后来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在展开古巴的革命战争以前，展开古巴的革命的游击战争之前，我们当时虽然也学习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比如菲德尔、劳尔与我，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大约就读过了《共产党宣言》，啃《资本

论》，一直是我们的一种强烈的渴望，我们知道《资本论》的重要，但是，《资本论》不好啃，菲德尔说，在他当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啃过《资本论》，但是读到第三百七十页，他就搁下了，他说他当时没有读进去，情况我也一样，在古巴革命开始前，我读过了第一卷，但也觉得难懂，后来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分配我分管经济，再不读《资本论》不行了，我补习自学了高等数学，掌握了高等数学知识，这才帮助我能够理解读懂《资本论》，终于通读了三卷本，而且通读了两遍，受益自然匪浅，如果细叙，是可以写成一部大书的。”

格瓦拉从容不迫，有板有眼地说着。

赫鲁晓夫听着，他不感厌烦。他这个人有这样的的好处，有时候会十分专注。他很希望从格瓦拉的谈话中，找到一些他可以用来驳诘他的谈话对象的机会。

至于别的人，对切·格瓦拉的谈吐也很注意听，他们往往被切·格瓦拉谈吐的睿智和深刻所吸引。特别是米·安·苏斯洛夫，听到格瓦拉谈到古巴革命领导人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刻苦学习和精研，心中深感惊异，由衷地暗暗佩服，所以，他听着格瓦拉的话，有的时候禁不住就似乎是引以共鸣般地深深地、缓缓地地点着头、意味着表示赞同。

也许只有两三个人，对赫鲁晓夫和格瓦拉的谈话，特别是对格瓦拉的谈话，听起来有些心不在焉。其中第一位是科兹洛夫，此人心脏状况不好，体态、面部都虚胖臃肿，他平白坐着，有的时候也会喘息起来，他显然是受着冠状动脉硬化的压迫，因而不时地引起窒闷。他是苏共中央现在几乎是仅次于赫鲁晓夫的第二把手，可以说是除了赫鲁晓夫以外，他是级别最高的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1957年，在一场特别的非常会议上，以莫洛托夫、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为领袖的反赫鲁晓夫集团，在一次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投票表决中，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七票，对米高扬，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的三票，罢免了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第一书记的官职。就在这个赫鲁晓夫岌岌可危的时候，早已被赫鲁晓夫提拔重用安排在列宁格勒的当州委书记的科兹洛夫，闻讯立刻组合一帮被赫鲁晓夫安排为中央委员的亲信，啸聚到莫斯科来，他们争取到了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克格勃头目谢罗夫的支持，从而，事实上是通过了一场政变，保住了赫鲁晓夫，而把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统统打成了反党集团，完全反被成了罢官免职的对象。

就是在那次相当惊心动魄的夺权政变斗争中，科兹洛夫显示了中心骨干的组织领导才能，同时也充分地表现出了对赫鲁晓夫的绝对忠诚，而且立下堪称头功的汗马功劳，所以，在那次政变后，科兹洛夫就进入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主管组织和干部工作。只是，此人除了对赫鲁晓夫的绝对忠信之外，脑满肠肥，沉迷酒色，经常酒气醺醺，酒精中毒病相毕露，目光呆滞，脸上的肌肉几乎总是僵硬的，脸相上往往还拥有一种仿佛正在呕逆欲吐的气色。

对切·格瓦拉谈话了无兴趣的，自然首推此人，因此，虽然他由于官职地位显赫，在坐下来的时候，被安排在了显赫的坐位上，是紧挨着赫鲁晓夫一侧的，可是，就在这样的位置上，格瓦拉和赫鲁晓夫相当热烈地进行谈话的过程中，他先是开始打盹儿，后来干脆就睡着了。

因此，此人似乎成了第一个赫鲁晓夫、格瓦拉谈话场合里的局外人。

第二人是哪一位呢？大约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这一个曾经是农民出身的沙俄士兵，在斯大林时代经过战争的锻炼和培养，成长为了元帅。但他的文化水平也还不高，所以，当他听到格瓦拉提到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读过《法兰西内战》、《拿破仑·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两部书时，他以为那是提到两本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马利诺夫斯基一向很喜欢坦克大炮之类的重型武器，他喜欢战场上的炮火硝烟和整个战争机器的机声轰响。他不像有一些苏联元帅一样，也喜欢文艺作品，在他眼里，他很看不起那些玩弄笔杆子的作家。小说和诗他从来一本也没有读过，他甚至觉得，作为一个国防部长和苏联元帅，读那种劳什子胡说八道的东西，简直掉价。

因此，在切·格瓦拉和赫鲁晓夫的谈话圈子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显然也是一个不断把目光投向天棚上挂着的水晶吊灯的风从耳边吹过的局外人。

然而，格瓦拉的谈话，仍然还在继续中。

他向赫鲁晓夫、苏斯洛夫、阿·伊·米高扬提到古巴一些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领导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精研精读的情况。

阿·伊·米高扬，是在列宁时期就进入苏共领导层的元老。列宁在世时，在苏共最高领导层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著作家和理论家，很罕见有人不是高级知识分子，比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在进入最高领导层时，都已经堪谓是大理论家了。

后来，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开始主政。斯大林开始大量吸收工农兵革命骨干进入苏共的领导层，其中赫鲁晓夫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但是，就是在斯大林主政时期，斯大林也很注意理论工作，很注意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学习，很强调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的提高。阿·伊·米高揚，可以說是難得罕見的聰明人，因此，在斯大林時期，他也非常刻苦認真地閱讀學習過大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所以，當切·格瓦拉提到這樣一些話題時他並不覺得太陌生，並不覺得格瓦拉是在談論他差不多完全不懂的解析幾何和高等代數，因此，他似也還能聽得進去，並且似也還能有一些興味，他甚至也在暗暗地想：這些年輕的古巴領導人，年齡不大，但是學問很深，頗有造詣，思想確實成熟，因此確實不能等閒視之。

阿·伊·米高揚甚至暗想，真的如果是切·格瓦拉在理論問題上，在哲學問題亦或是在世界戰略的分析認識上，如果真的和尼·謝·赫魯曉夫展開對陣對壘的辯論，如果他們針鋒相對起來，恐怕善於吼叫吵嚷的赫魯曉夫，絕不會一定站在優勢的方面，他甚至簡直可能完全不是切·格瓦拉對手。

米高揚是很了解尼·謝·赫魯曉夫的水平。

所以，現在，米高揚能夠欣賞到切·格瓦拉對赫魯曉夫的駁詰，簡直也還可以说是一種令人舒服愉快的享受。

赫魯曉夫在蘇聯當政已經數年，黨政大權一總抓在他的手裡，他已經越來越自信，越來越霸道，越來橫行無忌，胡說八道和恣意妄為，在國外，當然不乏有人總是在無情地攻他，駁難他，但是在蘇聯國內，在蘇共黨內，大約除了莫洛托夫在堅持戰鬥之外，似乎就再也不會有人會有那樣的膽量了。

所以，現在在克里姆林宮這個地方，駁詰赫魯曉夫的言談，簡直可比是令人开心的怒放的奇花異草在這裡的花壇草坪上出現。

因此，阿·伊·米高揚聽著格瓦拉的談話，也還真的悄悄開心。他不會像科茲洛夫一樣打盹兒大睡其覺，也不會像馬利諾夫



斯基元帅同志一样乏味得发慌。

切·格瓦拉相当详尽地向他的主要谈话对象们，讲述了一番他本人，以及古巴其他主要革命领导人学习和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古巴革命发生联系和进入结合的历史。

切·格瓦拉谈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最初寻求革命道路的过程。

“我们当然也走过非常幼稚的阶段。”切·格瓦拉说，“比如，我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当然，他是天生的革命家。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最初，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他开始在自己的祖国古巴生活时，他绝对不能对无法无天的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巴蒂斯塔政权对古巴人民的残酷剥削压榨和血腥的屠杀镇压熟视无睹，于是，他就采取革命行动的步骤。他最初的革命步骤是什么呢？这就是以他法学博士的博学，向当时古巴巴蒂斯塔政权下的古巴哈瓦那法院，提起了状告巴蒂斯塔政权的起诉书，他希望哈瓦那法院，能够受理他的起诉书。这样一个杰出的人，但是他也曾经是这样天真烂漫，以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确实是有保障了。可是，当巴蒂斯塔政权控制下的哈瓦那法院，退回了他的起诉书，拒不受理他的起诉后，他开始想到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暴力革命的论述。于是在1952年发生卡斯特罗又在古巴的圣地亚哥，组织了有162名大学生参加的攻打有1500名政府军守备的蒙卡达兵营的行动，结果遭到了巴蒂斯塔政权最为令人发指的残酷血腥镇压，使一场在城市展开的武装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遭到了悲惨的失败，卡斯特罗和劳尔，几乎是都遭到了被敌人推上断头台的危险。经过这样一文一武的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教训，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墨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

西哥又把革命力量集合起来,这才决定了在古巴农村、山区,展开游击战争的步骤。以后来,古巴革命确实的也是走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赢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只是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我们才发现,在一定意义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古巴的革命,是走了一条与中国革命相似相近的道路,从游击战争起家,进而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点上,确实,是大有相似之处的。有过,不管中国同志会不会强调他们对这种革命方式,赢得胜利的方式,拥有绝对的专利权,也许他们有权利可以拥有这样的专利权,因为他们利用这种方式,经过了二十二年漫长的时间和历史,才赢得了胜利,无疑,他们是这种方式的伟大发明家和伟大实践家。他们拥有这种方式的专利权,也会是被我们的古巴革命所尊重和所承认的,因为,古巴革命确实发生在他们赢得胜利之后,而且,运用和实践的时间,也只短短不到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完全可以尊重和承认中国同志的专利权的。但是,我们说的这种尊重和承认,却并不是等于说,我们古巴革命是抄袭了中国革命的样板。完全不是这样的。”

格瓦拉这样说着。

赫鲁晓夫听着,他一会儿皱眉,一会儿舒眉。听到格瓦拉强调说古巴革命不是抄袭中国革命的样式时,他以为格瓦拉准备向他表明古巴和中国的距离了。所以,他马上高兴地舒展开了眉头。

从1960年赫鲁晓夫采取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决裂的行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层,特别是它的领袖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心中,已经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敌手,他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它的领导人几乎已经是满怀着铭心刻骨的仇恨了。

所以,他一听格瓦拉强调古巴革命不是抄袭中国革命而来,

他就显然高兴起来，并且，马上插上一句话来说：

“你完全是对的，切·格瓦拉同志，你们应该记住，古巴革命，确实与中国没有联系，中国是一个大国不错，但是那是一个人民喝大锅清水汤，穷得连裤子也穿不上的国家，他们怎么会援助古巴，他们怎么会与古巴革命有联系呢？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古巴革命与中国革命，是不存在任何联系的。”

赫鲁晓夫说得很绝对，似乎也很有感情色彩。

格瓦拉还是从容不迫接着说话，但是，他似乎刻意要给赫鲁晓夫上课。他接着又说：

“不错，赫鲁晓夫同志，您的这话，在一定意义上，部分是对的。我们所说的古巴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存在联系，是说在形式上不存在联系。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的创造，古巴革命，也是我们古巴人的一种创造，是经过巨大的牺牲和流血探索实践摸索出来的一种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是抄袭中国革命的图形，完全搬用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不是那样进行革命和开展古巴革命，并且赢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的。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当我们回首革命的往事，开始总结古巴革命走过历程和我们的经验时，我们忽然发现，古巴的革命，与中国革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联系，在内在的，深刻的方面，却有着几乎是完全相近相同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总结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感到遗憾，这就是，在古巴革命的过程中，我们虽然也曾把中国革命引为榜样，但是我们并没有更直接、更自觉地展开这面榜样的旗帜，然而，这面榜样的旗帜，如果在我们的面前展开，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有着更宽阔的通向战斗胜利和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可供我们选择的。”

切·格瓦拉说到了这里。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赫魯晓夫听到这里，他忽然有些耐不住性子，有些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嚯”地一闪身，马上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这一次，他站起来的冲力似乎更大，他几乎冲到了一圈沙发围着的会见厅的中心，他激动地打着转转，在大厅里转了个大圈儿。然而，他还是又回到切·格瓦拉坐着的沙发前来，他居高临下，他站在了切·格瓦拉的面前，又一次挥起胖手，指着格瓦拉近乎是质问一般地发问：

“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你的话，我实在听不懂，也实在听不进去。我实在不能相信，中国的旗帜，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可供选择的好道路呢？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道路。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道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格瓦拉说：

马克思主义只能承认辩证唯物主义是真理。永远不能认为唯心主义的绝对化会是真理。刚才，有的同志以非常不屑的语调，提到了我们向中国同志学习‘大养其猪’，养殖北京鸭的经验。其实，我们这样的学习，有什么不好呢？按照中国同志的说法，这叫做多种经营。中国人有一个著名的伟大战略思想，叫做‘自力更生’，这个思想，这个口号，对我们的启发和教益，就是极为深刻的。我们要学‘大养其猪’，我们要养殖鸭，都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同志的‘自力更生’思想的启发。我们从这个思想里，得到启发就是必须打破古巴传统的种植甘蔗和制糖的单一经济。我们必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地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绝不能在单一经济的钢丝上只走钢丝的来回。我们必须在一切实方面学会两条腿走路，创造立足‘自力更生’的条件，我们不仅要养猪、养鸭，我们还要学会种水稻，学会种玉米，学会种棉花，这样，不仅我们可以真正创造出‘自力更生’的基础和条件，打破太脆弱的单一

经济,事实上我们还能加速我们农业生产的周转速度。你们知道我们种植甘蔗的生产周期的‘死季’吗?什么是种植甘蔗的周期‘死季’呢?就是,所有的甘蔗农工,在每年的一二三,三个月份,砍甘蔗收获的同时又耕植,然后一年余下来的其他九个月,甘蔗农工就都形同无业游民了。

“这是生产力的最大浪费。为此,我们也要打破甘蔗、制糖这单一经济模式,我的要发展多种经营,我们要立足于创造这样的‘自力更生’条件。假如有一天,美帝国主义用他们的飞机、大炮、中远程导弹和海军窒息古巴,扼杀古巴的经济生命线的話,完全封锁我们的話,我们仍然能够不仅有甘蔗、不仅有糖吃,我们可以引进埃及的长丝绒棉花,我们也可以自己纺纱织布,我们还可以不仅大养其猪,而且大养其牛,我们要让古巴十二万农户每户养上一头奶牛,这样,古巴全岛的所有小孩和老人,就不再只靠购买外国进口的炼乳来补充营养了。

“我们创造这样的自力更生条件,有什么不好呢?相反,形势迫使着我们,正好恰恰相反,我们这样下决心立足自力更生,是至为必要的。而这个伟大的自力更生的思想,应该说,也可以说,正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启示我们的。”

格瓦拉说着。

赫鲁晓夫一听说格瓦拉讲中国人的好话,简直好像孙猴子听到了唐僧大念紧箍咒,使他实在头疼得很,于是,他就实在忍耐不住,再一次跳起来,而且,在这一次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抓起了一只摆在前边茶几上的装矿泉水的玻璃瓶。

赫鲁晓夫在1960年的联合国的会议厅内大喊大叫,脱下皮鞋来大敲讲话台,其实不是一时激动,不是偶然发生的情况,斯大林去世以后,没有人再约束他了,他官升脾气长,脾气越来越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大，越来越邪，他有的时候，一要发急发火的时候，经常还会发歪，冲着任何人挥拳头，那是常事儿，更有甚者，他还有的时候会冲着令他愤怒，令他气恼的人挥东西，比如摔烟灰缸，摔水杯，甚至还吐唾沫，喊“滚”！喊“让谢列平给他发放签证，让他滚到外国去！”等等。

谢列平曾经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上台后提拔他当了克格勃主席，所以，出国签证在总体上，是由他来管的。

今天，赫鲁晓夫在格瓦拉面前，听着一些令他头疼、气恼的话，他操着玻璃瓶子跳起来，会不会在格瓦拉面前，冲着格瓦拉也摔玻璃瓶子呢？他当时确实又是很激动，很冲动了。

所以，阿·米高扬还是提醒了他一句：

“尼基塔，控制住自己，冷静点儿。”

赫鲁晓夫瞪大了眼睛，他盯着切·格瓦拉。在米高扬插话时，他也瞪了米高扬一眼，一种观念，一种提醒，可能起了作用，告诉他，无论如何，在外国客人面前不能太放肆地肆无忌惮地摔瓶子，这种观念一定在他脑海里转了个弯儿，所以，他的玻璃瓶子没有摔下来，只是成了他似乎想在手中把玩的角色表演的道具。

经过米高扬的提醒，赫鲁晓夫确实冷静下来一点儿，他本来想激动地喊着说话了，但是，现在，忽然又平缓了语调和口气，他一时差不多是温和了起来，他冲着米高扬，当然也还冲着格瓦拉说：

“切·格瓦拉同志，实在还是太年轻了。在理论问题上，作为同是共产党员，我们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还是可以给年轻的共产党员上课的。切·格瓦拉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我本人，是

191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而你切·格瓦拉同志是出生在1928年，赫鲁晓夫同志的党龄，比较切·格瓦拉的年龄还长十岁，所以，我以老共产党员的名义，也是可以给你上课的，你刚才讲的那一套什么中国的‘自力更生’主义，完全是一套糊涂的东西，你完全是上了中国人的大当，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伎俩，使你蒙上了眼睛。中国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一帮子农民和从山沟里打游击走出来的游击队员，是些大兵，他们没有文化，甚至连2+2等于4也算不出来，他们还能有什么思想，他们还能有什么眼界，他们完全看不到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进行国际分工，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特别还可以受到强大的苏联的无私援助，因此，本来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分工中，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和发挥各自的优点。这样的结构，其实在苏联内部，也是这样进行的，比如我们的乌克兰，就是苏联的大粮仓，主要以发展农业为主，我们在中亚的乌兹别克，那里气候温热，和埃及差不多。我们就在那里专门大种棉花，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的，我要说的是阿塞拜疆，那里盛产天然气和石油，我们就把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建设成一个石油天然气的加盟共和国。等等。在苏联国内，我们有这样非常协调的分工，在苏联国外，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经互会范围内，我们事实上也在成功地进行着这样的分工的尝试，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发明专利权，这就是国际分工的尝试，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那里玻璃生产工艺好，我们就强调要他们多多生产玻璃器皿，什么高脚杯啦，酒杯啦，玻璃装饰品啦，这是各国人民生活中必需的物品，很宝贵，捷克斯洛伐克的玻璃器皿，确实是最上乘的，你看，你眼面前的烟灰罐，也就是。”

赫鲁晓夫也善演说,演说起来也会滔滔不绝,往往也能说得头头是道。

他接着说话。由于他顺畅地说出了一大段话,他又注意到切·格瓦拉也还确实在专注地听着他说话,所以,赫鲁晓夫现在一边说话,一边掩去了刚才开始说话时红头涨脸的神色,开始又变得笑容可掬,和谒可亲起来。

他说着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玻璃烟灰缸的质量很好,形态秀美,简直是艺术品,他说着,还放下了玻璃瓶,抓起一只烟灰缸来,递到格瓦拉手上,请格瓦拉欣赏。切·格瓦拉确实也欣赏一番,左看右看了一番这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玻璃烟灰缸,他脸上不无赞许的神色。

赫鲁晓夫看着切·格瓦拉的表情,有些不无得意起来,他接着说话,现在他把两只胖手抱在了胸前,显然更有兴味要娓娓道来一些有思想,有意味的话: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玻璃器皿很有特色,可以大量生产之外,在保加利亚,哦,在保加利亚,特别是在保加利亚,有更美妙的东西,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我可以告诉您的一件事是,正是我在保加利亚访问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想到了要把苏联的导弹,运送安装到古巴的岛上去,把古巴彻底武装起来,强化起来,完全变成一个反对和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强大基地。正是在保加利亚,我在那里访问的时候,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是在今年的三四月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正在保加利亚的玫瑰谷里欣赏那里如火如荼的玫瑰花。噢,亲爱的切·格瓦拉同志,保加利亚真是个好美丽的地方,可惜你还没去过,你已经去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你还去过了南斯拉夫,你将来也该去保加利亚,最好是在玫瑰花盛开的季节,实在的,保加



利亚,真可以就说是一个玫瑰国,保加利亚的玫瑰花,简直又肥又大,因此,那样大量的玫瑰花,就可以大量地收获,来制香料、香精、玫瑰酱。保加利亚的玫瑰酱简直好极了,因此,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互会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分工专门请保加利亚这样的兄弟之帮,来专门生产玫瑰酱做玫瑰酱王国呢?这有什么不好呢?”

赫鲁晓夫越说,似乎越能言之成理。接下来,他又说到了蒙古。

“那里有广阔的草原和戈壁,他们能生产什么?那是个地广人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喜欢过游牧生活,这样,我们就要求蒙古国,专门以生产牛、羊、奶品、肉食和皮毛为主。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正好是发挥着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吗?而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布匹,生产机械和生活用品,又是在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调济,可以得到充分的供应和保障的,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最无私的援助,总是可以是他们最可靠的后盾和保障的。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蒙古的蒙古人们,还要闹什么‘自力更生’,他们有这种必要吗?不完全是胡闹吗?”

赫鲁晓夫说着,他好像已经把道理说得很圆,说得很透了。他甚至相信,他几乎已经可以说动切·格瓦拉,说服这个切·格瓦拉了。

所以,赫鲁晓夫想停下话来,歇息一下,喘上一口气了。于是,他重又坐了下来。然而,切·格瓦拉似乎不让赫鲁晓夫喘息似的,他等赫鲁晓夫刚刚重又坐好,就又冲着赫鲁晓夫发问了一句。

格瓦拉向着赫鲁晓夫发问:

“赫鲁晓夫同志,你刚才说的,是一种情况,假如说突然有另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一种情况来临时,比如在蒙古,假如说忽然有一天,一切外来援助和交换都停止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他们光是生产牛羊,届时,难道他们就永远只能以奶品和肉类为食?他们就不再需要面包、蔬菜和水果了吗?他们将穿戴什么?难道就只能是穿戴兽皮,而不再穿戴任何衣料和绸缎了吗?据我所知,蒙古人民,还是个特别喜欢穿绸缎衣服的民族呢!”

赫鲁晓夫听着格瓦拉的这一发问,惊讶起来,瞪大了眼睛,他好像忽然奇怪起来,这个切·格瓦拉,怎么这么榆木脑袋,不可开化,他苦口婆心这么耐心地一番说教,怎么竟硬是说不通他呢?

赫鲁晓夫圆睁着眼睛,忍不住心里又开始发火,他终于又有了一种准备向切·格瓦拉喊的冲动。

但是,一开始,赫鲁晓夫还是只又冷静地反问了一句切·格瓦拉:

“怎么?格瓦拉同志,尼·谢·赫鲁晓夫同志这么耐心,细致地给你讲道理,讲述伟大的共产主义真理,怎么还是说服不了你,你是不是还要死抱着中国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自力更生’的思想不放呀?”

格瓦拉说:

“老实说,坦诚地说,我们只能这样说话,赫鲁晓夫同志,你说的那些道理,我看不足以成为共产主义的真理,因为,它与生活中的实际,是有很大距离的,比如说,您强调的苏联无私援助,有的时候是否无私,是可以表示怀疑的,因此,有的时候的援助,也就自然不能说绝对有把握可以靠得住。”

“什么,你说什么?格瓦拉同志,你说什么?你说苏联的无私援助的无私,有的时候是可以被怀疑的,因此援助有时候也是没

有把握靠不住的吗？你是不是这样说了？”

“我是这样说的，确实是这样说的。”

“这就是你的恶毒攻击了！”

“可是，我说出的是事实。”

“你传染上了中国人的忘恩负义的病！”

“我们古巴人从来不会忘恩负义。我同样认为，中国的同志们，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相反，我倒认为，中国的同志们，是真正喜欢义气行事的，比如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侵略军将要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时候，是刚刚建国仅仅只有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兄弟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这是世界上最为行侠仗义的行为。这种情况，在我们古巴，同样也是有例可寻的，我们古巴革命，从来绝不遗忘任何一个为古巴革命作出贡献，作出牺牲的人，而且，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古巴人，还是外国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资产阶级的法官，在卡斯特罗领导革命者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在圣地亚哥的法庭上被审判的时候，这个法官主持了正义，提出反对卡斯特罗有罪，他这样的恩德和正义行动，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对他的报答，就是卡斯特罗请他来当古巴革命后第一任国家总统。当然，后来因为此人反对古巴的革命政策而解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足以说明，古巴的革命者，确实不会是忘恩负义的人，正像中国人不会背信弃义一样，古巴人也不会背信弃义。我们决不会像有的人那样，在自以为是聪明起来的时候，会去恶毒地咒骂他们的过去的恩师是什么白痴，是什么胆小鬼和昏庸无能的家伙。”

切·格瓦拉义正严词地说着，他的话语虽然也含委婉，但是也还是太直了。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他的话,马上又刺到了赫鲁晓夫的痛处。

赫鲁晓夫能听出来,切·格瓦拉所说的后来聪明的学生咒骂他先前的恩师是白痴,明显是指责他在“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攻击的。在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最少有四五次在提到斯大林的时候,咒骂过斯大林是白痴,是胆小鬼,是恶棍。

切·格瓦拉现在话语中,如此直接地刺到了赫晓夫的痛处,这可就要使赫鲁晓夫着实地恼怒起来了,他忽然把胖乎乎的大手猛然间攥成了拳头,“嘭”地一声砸在真皮沙发宽厚的扶手上,他终于又一次激动得跳了起来:

“切·格瓦拉同志,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不是派遣你来侮辱苏联领导人,不是派遣你来进行攻击和挑畔行为的。可是,你却处处攻击,处处挑畔,甚至竟敢放肆侮辱苏联领导人,你是太放肆了,而且,因为你死抱着中国人的自力更生的臭观点不放,我们有可能也学你们的样子,宣布你切·格瓦拉同志为不受欢迎的人,请你回古巴去吧!请你死抱着你的自力更生观点去自力更生吧,我们可能就不准备再向古巴提供导弹了,看你们古巴人在美帝国主义的老虎嘴巴下会不会发抖,看你们在美帝国主义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侵略威胁面前,你们将怎样生存? 是的,我警告你切·格瓦拉同志,由于你的恶劣态度,我们将准备再提起研究,和重新作出决定,将可能作出从古巴撤回导弹的决定,那时候,我看你切·格瓦拉同志回古巴后,将会怎样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复命和交差,我想看到你会捅下多大的漏子惹出多大的麻烦,看你还能不能再来当古巴的最高全权代表!您听见我的这些警告了吗? 切·格瓦拉同志!”

赫鲁晓夫猛的又是一阵这样的狂喊怒吼。

切·格瓦拉接着说: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您的话，是不是严肃的，郑重的，是负责的？”

切·格瓦拉接着说：

“不过，赫鲁晓夫同志，请您不要混淆这样的事实：关于在古巴安置苏联导弹，配置伊尔—28飞机和“蚊型”鱼雷快艇的提议，并不是首先由古巴提出请求的，而是，首先是由苏联方面提出来的。是在苏联方面提出这样的意向以后，我们才派遣劳尔·卡斯特罗同志，来到莫斯科和你们会谈谈判，草签了关于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飞机和快艇事宜的军事合作协定。而且，这样的协定，是在古苏两国各自作为主权国家，是在权力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是在共同的意向下达成的，我们决不把这一协定看成是仅仅是苏联方面加在古巴方面头上的决定。所以，既然作为是草签的协定，理所当然还需经过双方最高领导层和有关局的最后批准程序，为了正确地履行这种程序，我是受命作为古巴方面的最高全权代表，来到莫斯科，进行和修改最终签署这一协议的使命的，所以，我不是作为一般的外交代表，苏联方面可以恣意地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如果办联方面作出这样的宣布，我们唯一的认识是，这即意味着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协定已为被苏联方面的撕毁，我们已经不再具有谈判的余地。如果退一步讲，苏联方面仅仅是认为古巴领导人抱有自力更生的思想观念，苏联方面也要撤回导弹、飞机和鱼雷快艇的话，那就请你们尽管这样决定，这样办好了，古巴革命过去没有导弹、飞机和鱼雷快艇我们也进行了自己的革命动作，今后，没有这些，我们也还会发展和挺立，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我们的战斗信念是坚定的，我们的信心也是坚定的，美帝国主义吓不倒我们，美帝国主义也压不倒我们，真正站起来的人民，是完全不会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屈服的，再说，全世界，包括苏联、中国、埃及、亚非拉各国人民，都不会让古巴革命永远处在孤立的地位，这样的信心，我们也是有的。所以，如果苏联方面，赫鲁晓夫同志，认为我们古巴领导人同意和持有自力更生的观念和思想，因为这完全不合你们的口味，而要单方面撕毁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协议的话，我们也只好说：悉听尊便。因为，事实上，我这次到莫斯科来的最根本的使命，是来争古巴的主权的。在已经草签的协议上，有这样一条，即：在古巴列岛各导弹基地、伊尔—28 轰炸机场和“蚊型”鱼雷快艇船位的军港，其操纵、使用和指挥权，全部由苏联军事指挥人员管辖和统制。经过我们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研究，我们建议务必彻底修改这一条，古苏军事合作协议，只能表明是古巴方面向苏联方面提供军事基地，而不是苏联方面向古巴提供防卫支持和援助，这是事关古巴国家主权性质不能含糊混淆的原则问题、重大问题，所以，是绝不能含糊和马虎不清的。古巴要求的最低纲领是古苏军事协定在古巴方面执行的时候，必须由古巴方面肩负主导的节制责任。苏联运进并设置在古巴列岛上的支持古巴防卫任务的全部导弹基地、轰炸机地、鱼雷快艇军港，在苏联军事指挥技术人员的援助下，在可以建立联合司令部负责作战指挥的同时，必须在古巴革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统帅范围里，接受古巴革命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的节制和指挥。这是绝对必要的。我来到莫斯科，修改和最后负责全权签署古苏这一军事合作协定，最主要、最重要，也是要使这一条得以确立。我们必须拥有这样确立的权利。如果苏联方面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拒绝我们这样的权力要求的话，我们将同时否决已经草签的古苏军事合作协议的存在。”

切·格瓦拉侃侃而言，有的时候是提出雄辨的论证，有的时候

## 切·格瓦拉

候是操用着逻辑严密、掷地有声的外交词令，他简直是一阵一阵的排炮，把刚才妄图一意恐吓和恣意施压胡说八道的赫鲁晓夫的嘴巴完全打哑了。

赫鲁晓夫目瞪口呆，一时他完全说不上任何别的什么话来了。

但是，堂堂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论军衔也还是个中将，怎么能如此这般就败倒在一个小小古巴的少校部长面前呢？

赫鲁晓夫终于大发威了，他抡着两条胳膊同时高举，同时猛抡了一个很大的动作，终于完全是吼喊起来，他冲着切·格瓦拉吼喊：

“好吧！切·格瓦拉少校，请你走吧，苏古之间，关于军事合作，关于导弹问题，完全吹了！吹的责任完全就在你切·格瓦拉身上！你走吧！”

赫鲁晓夫把手一挥，作出了一个请格瓦拉开步姿态。

切·格瓦拉不慌不忙。他弯下腰，拎起了他的公文包。他说：

“如果我们刚才所说的全部话题，全是正式的谈判话题，那么，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正式宣布，古苏两国军事合作，导弹设置的草签协定已经告吹的话，我们的谈判任务，自然也就全部结束了。这样的谈判结果，自然，我是敢于对之负责的，因为我拥有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授权，但是，说吹的责任全在我的方面，我想赫鲁晓夫同志不是开玩笑吧！好吧，再见了，亲爱的同志们！”

切·格瓦拉说着，迈开他少校特有的矫捷的步伐，就要从这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接见大厅里走出去了。

阿·伊·米高扬这时候急忙站起来，拉住了切·格瓦拉的一条胳膊，说：

“别忙，切·格瓦拉同志，我们还可以再谈一谈。”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格瓦拉说：

“会议已经结束，协议已经完全撕毁、完全破裂了，还谈什么？我们还有谈闲话的时间吗？没有了吧！”

米高扬回过头来要招呼赫鲁晓夫，想劝说赫鲁晓夫留住的客人，留住从古巴迎来的贵宾。

然而，尼基塔·赫鲁晓夫用得着米高扬多此一举吗？他早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早就拽着格瓦拉，紧紧不放。

赫鲁晓夫，这才叫地道的，真正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呢，他最善于表演，最善于逢场作戏。

他此刻，哪里象是刚才和切·格瓦拉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辩论过，打过嘴架，好像从来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紧拉着切·格瓦拉的手，忽然语调又亲切和完全平和起来说：

“少校，亲爱的少校，你忙什么？我们的正式谈判还没有开始呢！刚才进行的，只是同志间，非正式谈话，不过，我们也不能再干谈下去了，我们也都有些累了吧？我们也该休息一阵了。你看看，亲爱的少校，你看一看我们这位可爱的尊贵的主席团委员，我们的科兹洛夫同志，他是个多么可怜的人啊，他有心脏病，完全累坏了，看看，他睡得多香，他还正在打鼾呢。”

赫鲁晓夫说着，他一手拽着切·格瓦拉的手背，另一只胖手开始扯住了正在沙发上确实仍然在喷发着鼾声的科兹洛夫的一只肥厚的大耳朵。

“唔，唔，醒来吧，可怜的伊万，可怜的人儿，我们还要招待亲爱的，尊贵的客人，我们的尊贵的，亲爱的切·格瓦拉少校，要好好喝一场呢，快起来吧，科斯佳，该是您露威风的时候到了，多少酌满伏特卡美酒的高脚杯，已经在向您招手了呢！”

接下来，气氛完全扭转了，缓和了。在赫鲁晓夫开玩笑，闹腾



鱼般的幽默中，在大厅中的人们都轰然笑了起来，包括马利诺夫斯基都绽开铁青的大脸笑了起来，苏斯洛夫更是前仰后合，其乐不止。

这时候，安德罗波夫提示赫鲁晓夫说，欢迎切·格瓦拉同志宴会已经安排好了，大家还是入席以后，边吃，边喝，边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吧。

赫鲁晓夫大声称赞这样的安排，说：“好！”但他同时又好像郑重地对切·格瓦拉说：“咱们就此打住任何不轻松的话题，把所有不轻松的话题，还是推到明天开始的正式会谈的谈判桌子去说吧，今天我们可是再也不谈了，可以谈酒，谈醉鬼，甚至也还可以谈姑娘们，今天福尔采娃同志不在这里，谈谈姑娘们，是不会有谁吃醋的，对不对，科兹洛夫同志。”

科兹洛夫现在有了精神，他接着赫鲁晓夫的话头说：

“当然，赫鲁晓夫同志总是对的。”

于是，切·格瓦拉被赫鲁晓夫牵着手，被米高扬、苏斯洛夫、科兹洛夫等人簇拥着，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见大厅又穿过楼道，走进了后边一侧的宴会大厅，这里果然已经铺陈设置好了几桌佳肴丰盛，杯盘琳琅的酒席，同时，几乎举目遍地站着一些穿着洁白衬衫的苏联服务员姑娘，她们一个个几乎都是可以令人眼花缭乱，真正金发碧眼的美女。

宴会上响起了“正当梨花开遍的季节”的“喀秋莎”的乐曲。祝酒致词，马上就热烈地展开了。

但是，切·格瓦拉好像打不起很大的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这热情洋溢的欢宴气氛中。他的思绪，忽然开始了对伟大苏联大地的漫游，对伟大苏联的历史的漫游。

宴会终于结束了。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宴会结束后，切·格瓦拉在主客分手散去的时候，他忽然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苏联同志能允许他，就在今晚，就在这静静的明亮的夏夜里，让他到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外的红场上去，让他在那里徜徉一番，散一会儿步。

当然，切·格瓦拉的这个请求，被完全地满足了。

切·格瓦拉在苏共中央负责对外联络的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同志和克里姆林宫卫队司令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场上。

他们的小小车队来到红场的中心。

他们的小小的车队，在红场的列宁墓前停下来。他们依次下了车。

他们一行人，向列宁墓走来。

这里即使在夜间，也像白昼一样，被辉煌的灯光照映得十分明亮。

列宁墓前，苏维埃国家几乎人所共知的光荣的一号哨位，英雄的苏联红军战士，在肃穆而机警地，警惕百倍，同时又无比骄傲地守卫着伟大列宁安睡的地方。

1960年，切·格瓦拉代表英雄的革命的古巴，第一次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的时候，他曾经拜谒过列宁的陵墓，那时候，苏联的“二十大”开过了，但“二十二大”还没有召开，因此，当时的斯大林，还没有被实行扒坟掘墓的处置，因此，那时候的列宁墓，还被称为列宁——斯大林陵墓。在陵墓里，伟大列宁栩栩如生，躺在这里；穿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也安详地躺在这里。这两位伟大苏联的缔造者，在为苏联的伟大事业辛勤工作战斗奉献，把胜利的基业留给他们的伟大国家和人民以后，安静地睡了，他们好像都得到了安息的权利。

## 切·格瓦拉

在那一次的拜谒中，切·格瓦拉以古巴革命政府代表团和他本人的名义向列宁，也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

切·格瓦拉，和他的同志们，都在列宁、斯大林的水晶棺前，怀着崇敬的心情，默立了很久，他们当时，感到能看到两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忠骸，是一非常神圣的、重要的事情，是一种产生伟大的鼓舞力量的宝贵的机遇，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然而，又几年，仅仅几年过去以后，切·格瓦拉再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物换星移，这里已经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苏联“二十二大”以后，赫鲁晓夫以及他的一些忠实的追随者，一阵鼓噪，他们扒坟掘墓，把斯大林的忠骸从这里搬出去了。这是为什么呢？皆因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做过一个秘密报告，大肆底毁一番斯大林后。一开始很令许多人兴奋、激动甚至高兴。斯大林作为一个国家统治力量的象征，他毕竟曾经高踞在亿万人民之上，不管他为这亿万人民作过多少好事，赢来过多大的胜利，但他毕竟也严格地管理过这个国家，甚至不惜用铁的手腕保护这个国家的利益和维持这个国家的秩序，何况，他毕竟也是人而不是能够绝对明察秋毫的上帝和神灵，所以，他肯定也有过大量的失察和危急关头和紧迫的情况下处置失当的错误。在他活着的时候，人们生活在大体上比较康乐的生活条件下，在战胜法西斯以后又长时间地生活在胜利的欢乐的气氛中，人民感念斯大林的领导，感念他的丰功伟绩，衷心地热爱他，敬仰他，爱戴他，从内心深处呼喊他“乌拉”！

可是，他死了。

而就在他死后，他的人民和国家，由于忽然失去了胆略震惊世界的伟大形象的支撑，这样的国家和人民甚至出现了一时间的张惶和绝望情绪，一时几乎找不着了他们的梦魂可依之处。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也正是在这样的時候，忽然有一位自命非凡的神仙，他利用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抓到的話筒，在苏联各地，在上上下下的人民中间，到处提拔他所青睐的干部，到处给老百姓开具着空头支票，作出提供更好的房子住、更漂亮的衣服穿，更多的猪油和面包给大家吃的许诺，在一个四面受敌，被帝国主义严重包围，因而管理严格，纪律严酷的国家，在被严格要求和约束惯了的人民中间，肯定会有更大的诱感力。

赫鲁晓夫压根儿上，绝不是一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物。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是不敢大肆胡说八道的。可是，斯大林一死，他就开始真相毕露，他开始到处发表讲话说：“马克思主义好是好，只是再抹点儿猪油就更好了！”正因为他如此胡说八道，四处吹牛，八方许诺，收买人心，当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班苏共领导层的元老，才要奋起罢他的官。只是因为那些老人们太斯文了一些，赫鲁晓夫哺育了一帮兄弟，打了一番无赖行径流氓拳，终还是把那班斯文的老人打下去，完全由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的一切大权。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打击斯大林，抬高他自己，这样，叫人们一时看到了十分开眼的被展示的一大堆斯大林的错误、罪恶的丑行，而赫鲁晓夫自己，扮演成一个多行善事的释加摩尼和美丽可人的护花使者，使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包含着希望和更大的光明注视到了赫鲁晓夫的身上，而同时，开始唾弃和厌恶憎嫉斯大林。

然而，这样的偷天换日的伎俩，很快就开始了败露和破产的机缘，赫鲁晓夫的一切许诺，日渐都成了泡影，苏联国内出现了饥饿和粮荒，赫鲁晓夫开始抛售斯大林保存下来的黄金收购外国的发霉剩余的粮食打发苏联人的肚子，牛皮到处开始吹破，苏

联的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地下降。可以制约的地盘越来越缩小，苏联进入了几乎是空前黑暗的内外交困的时期，人民和苏共广大的党员，开始明显地感觉到了行将亡党亡国的危机，于是，他们开始又想起斯大林的伟大，怀念起斯大林的伟大功劳来。

在这样的状态下，赫鲁晓夫能采取什么办法呢？他采取的得心应手的办法，还是力图打击斯大林，而力图抬高自己，他在更加咒骂鞭笞斯大林的时候，同时宣布他将让苏联人在1980年到来的时候过上完全富裕的，物质极大涌流的，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生活，于是，他在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抛出了这样的天花乱坠的纲领，以迷惑苏联人民的眼睛，是时，他下决心拆除能引起人民怀念和祭奠斯大林的斯大林陵墓，把斯大林从列宁——斯大林陵墓搬了出去，就在列宁墓后的旁边，又用推土机挖了一个深达十八米的大坑，然后把斯大林的水晶棺和斯大林的忠骸一同扔下去，然后浇铸水泥，进行了封闭，只是在这一片地上，又立了一个小小的朴素的墓碑，只写着一行字：斯大林墓。

赫鲁晓夫以为，从此，伟大的斯大林便将永不再成为令他生畏的形象，从此，斯大林的伟大形象，就会被他一劳永逸地淹灭掉了。

然而，这是可能的吗？

伟大的历史，什么样的魑魅魍魉有本事可以对其加以更改呢？

历史，只能是不朽的。

现在，一个远从天涯岛国来的年轻的伟大的革命家——切·格瓦拉，他在这个夏夜的夜阑沉静中，特意来到这伟大莫斯科的伟大红场，当他在这里漫步，他在列宁的陵墓外伫立许久以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后,他又来到了斯大林的墓碑旁,他不近不远地站着,他默立了许久。后来,他更走近一步,他伸手轻摸俄文写的“斯大林墓”的几个字时,他发现在斯大林墓碑的石墓上,安放着一束鲜艳俏丽的矢车菊。

切·格瓦拉在这里又默立了许久。

后来,他在红场上又长久地徘徊,不时地停下来,抬头仰望着克里姆林宫上空的宝塔尖上的,那颗几乎为全世界人民熟悉和渴念向往的紅星。

他一次又一次地仰望。

他久久的,久久的不肯离去。

后来,当他再次仰望着那宝塔上的闪闪紅星时,正好有一团烟云从紅星闪亮的上空飘过。正在这个时候,安德罗波夫提议请他结束散步,回到克里姆林宫内的苏共中央招待所休息。但是,切·格瓦拉宁肯耐心地等着那团罩在闪闪紅星之上的烟云飘过,散开以后,他才终于同意结束这一番的散步,登上轿车,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心中的崇高的圣地一般的伟大莫斯科的红场,紅星照耀的红场。

### 不吃素食的美国总统肯尼迪

苏联向古巴秘密运送重武器的船只,首先被联邦德国的军事情报机关发现,然后深入一步地进行了秘密的侦探和追踪遥测。

当联邦德国的情报机关,确信无疑地掌握了苏联向古巴运送大量重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秘密后,联邦情报机关经过联邦德国政府总理阿登纳的批准,迅速把他们所掌握到的有关苏联向古巴运送重型武器的机密,提供给了他们的友邦,美国的同行。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部门同时得到联邦德国情报机关提供的报告资料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迅速加强了美国在古巴本土的派遣特务的侦察活动。

这些被派遣活跃在古巴本土上的派遣特务们，很快通过红外线夜视望远镜，侦察到了古巴封锁严密，戒备森严的军用海港码头，几乎在1962年的8、9、10月间的每天的夜晚，都处在一种纷乱忙碌的景像中。

古巴革命保卫委员指导下的保密协调行动，大量的调动军事警戒和民兵的武装巡逻，使活跃起来的，隐蔽活动的美国派遣特务，几乎靠近不了任何一个军事秘密港湾和码头，虽然这些美国的派遣特务，主要的，多数也还是古巴人，他们有的人本身就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巴蒂斯塔政权的爪牙。他们有的人在古巴革命后逃出古巴，逃到了美国，他们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成为特务，在美国佛吉尼亚州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在地经过严格的培养训练以后，作为浑身有特务解数本领的特工人员又派回到古巴活动，因此，他们能够相当成功地古巴隐蔽下来。虽然他们被警惕的古巴革命保密措施封锁在一定的保密界限范围以外，但是，他们靠着相当先进的特工手段和工作器械，最主要的是红外线夜视望远镜。他们侦察到了在夜幕中，从军港里停泊着的苏联货船上卸下来的物品，又被运载能力在二十吨以上的载重汽车拖着，足有二十米见长的伪装严密的物体，开进了古巴岛上的秘密阵地，特务们进行了红外线摄影拍照。

这些特务把他们侦察到的秘密资料和信息，迅速反馈传递回美国佛吉尼亚州的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有关专家，立刻进行透视性分析，他们马上得出了苏联正在向古巴运送和装置中程以上强力导弹的结论。

但他们的结论，仍然是判断性质的。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情报和结论的正确性，中央情报局马上展开了最高层机器的运转，经过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批准，美国开始出动U—2高空侦察机，对古巴列岛进行贯穿性的侦察工作。

苏联把重武器，特别是把可以进行核打击的运载武器运进古巴，安置在距美国仅90海里之外的大门口，这对美国安全来说，无论怎么看，都是严重的问题，是重大问题。

因此，1962年9月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亲自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送了一份总统函电，向赫鲁晓夫提出了警告，郑重警告苏联不得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和在古巴设置阵地。否则，美国将作出必要的强烈反映。

赫鲁晓夫在接到肯尼迪总统的这封警告电报后，立刻给肯尼迪总统复电说，苏联将绝对不会向古巴运送战略核武器，保证不作给美国带来紧张，给肯尼迪总统带来麻烦的事情。

赫鲁晓夫信誓旦旦，言之凿凿。

也许，这就叫作是赫鲁晓夫的战术选择，叫做：兵不厌诈。

在国际生活里，像赫鲁晓夫这样信誓旦旦实行“兵不厌诈”的战术，实在是空前的，因此当然也是极为危险的。

美国的情报专家，在认真阅读肯尼迪总统批转的赫鲁晓夫的复电电文以后，郑重建议肯尼迪总统对赫鲁晓夫的复电持严重怀疑的态度，并且同时建议不停顿地继续进行对古巴全岛的U—2飞机的飞行侦察。

肯尼迪总统是一个绰号被叫作是“枪骑兵”的总统。但是也是一个头脑冷静，视野广阔的聪明的年轻总统。当时的年纪只有四十四岁，风流倜傥，当美国总统正当得胜任愉快，相当机智和潇洒。



他的绰号所以被叫作是“枪骑兵”，不是指什么别的事情，而主要是指他的性攻击能力。他是一个对性攻击非常积极的美国年轻总统。当时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们曾经散布过这样的流言蜚语玩笑话，他们根据肯尼迪总统的前任艾森豪威尔总统是一个高尔夫球迷，而肯尼迪总统是一个性攻击的能手，所以，他们说过：在上一届政府时期，主要是为了高尔夫球工作，在这一届政府的时下，主要是为总统的性攻击工作。

对这样的流言蜚语玩笑，传到肯尼迪总统的耳朵里，总统不仅不特别气恼，反而总是报之一笑，全然不在话下。肯尼迪总统对性，实在非常热衷，而且也实在并不喜欢遮遮掩掩，他人长得十分帅气，而且特别机智、风趣、幽默而热情，所以对女性，也特具魅力，再加上他总是热情不懈的勾引女人，所以许多漂亮女人都可能成为他的猎物 and 俘虏，好莱坞著名的影星玛丽莲·梦露，是尽人皆知的肯尼迪总统的情妇，其实好莱坞另一个著名的性感明星珍妮·曼斯菲尔德，也基本上是肯尼迪总统差不多公开的情妇，他还和其他许多女演员、红歌星、红舞星、飞机上的空姐，大饭店里的女服务员，白宫的女工作人员有染，有的妓女，甚至赤身裸体进出他在白宫里的总统办公室，即使如此，肯尼迪也并不特别引以为意。他喜欢经常与女性为伍和厮混，甚至他每到一处巡察和办事，他从来不限制他的手下工作人员进行适当的性游戏，但是，在他们进行性游戏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了给肯尼迪本人安排好这样的性游戏，不然他就会批评他的这些手下人了：“你们恣意玩乐，可是，你们怎么忘了给总司令也得准备好女人呀！”

肯尼迪在性方面，总是能玩得很恣肆、很开心的。只是在一个女人身上，他的功夫没有到家，没有追求成功，这个女人就是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意大利著名的女演员索菲娅·罗兰，在美国迈阿密的棕榈滩，肯尼迪总统几次三番麻烦美国前驻古巴大使斯福罗·斯密斯给他和索菲娅·罗兰搭桥，但是总是遭到女方的断然拒绝。不过，尽管如此，肯尼迪也绝不对这个女人略有嫉恨。合则来，不合则不来，肯尼迪总统确实也还不以势凌人。

肯尼迪所以如此，大约与他还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妻子，也是美国当时的第一夫人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的开明不无关系。

杰奎琳昵称杰基，和富家子弟出身的肯尼迪一样，也是来自大家的闺秀，性格外向甚至流于乖张，但身段脸蛋都宛若天仙，堪称十分美丽漂亮。她喜欢打网球，喜欢在有鲨鱼出没的大海里游泳，有的时候也喜欢狂放豪饮，喜欢只穿着三点式的遮拦物，光着脚丫赤着脚板大跳扭摆舞，据说她的情人也相当不少，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身材修长脸条俊俏的麦克纳马拉，身材健美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还有一位芭蕾舞演员尼鲁雷耶夫，一位歌星库克，也都与她关系密切而有染。

因此，既然她也如此这般，所以，她对她的丈夫肯尼迪总统成为“枪骑兵”式的性攻击能手，经常猎艳，也是甚不为意。有的时候，在白宫的寝室里，女仆在整理总统的睡具时，偶尔发现一条黑色的丝质连袜裤，以为是杰基的物品，给她送过来时，杰基一看不是她的东西，她就会似乎毫不介意地再送给肯尼迪总统说：“还是你拿去转交这条连袜裤的主人吧，这不是我的尺码，你这杂种！”

当然，肯尼迪也就一笑，然后也不特别在意地把这条连袜裤收拾起来。

总之，美国这位四十岁刚刚出头的肯尼迪总统，和他的第一

夫人杰奎琳，实在是两个非常浪漫而杰出的人物。他们的特色个性，确实具有许多惊世骇俗之处，但同时，他们在政治思想，头脑的聪明机智，性格的顽强方面。也还有着似乎是更多的共鸣和默契一致，在总统竞选，治理国家处理重大政治事务方面，他们总是相互一致，携手并进，全力以赴的，特别是，这一位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都不会因为他们非常热衷于性游戏而丝毫地影响了别的更为重要的事情。

肯尼迪，事实上一直是忠于职守，胜任裕如地坚守在他的美国总统的岗位上，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个制定国家重大决策的大家，是一个处理重大政治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头脑冷静的天才。

9月4日，当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发出警告电报，并且当日即就收到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信誓旦旦的复电。当赫鲁晓夫的这一纸复电被美国的情报分析专家，立刻认定是一种骗局的时候，事实上赫鲁晓夫的这份假凤虚凰的诈骗电文，几乎也完全蒙蔽不了肯尼迪的眼睛。

肯尼迪不是再有什么犹豫，而是立刻又下达新的命令和指示，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进一步搜集情报，命令美国的高空间谍飞机，继续对古巴实行更为严密的全方位侦察。

于是，在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复电，保证不把苏联战略核武器运进古巴的外交辞令许诺过的第二天，9月5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再一次掠过了古巴的上空。

应该说，美国人的嗅觉很灵敏，侦察情况的系统很健全。但是，也还可以说，古巴人和苏联人，干活儿的手脚也还是特别漂亮的。

他们就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干活儿，他们明显承受着美国佬的严密监视，可是，美国佬硬是看不清，看不到他们手脚干活

的动作。美国佬硬是只听到辘辘把响,找不到井绳在哪里。

古巴人和苏联人秘密从海船上卸下导弹和其他武器装置,一切都在灯火管制的夜幕中进行,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有成效的工作,和古巴武装部队以及民兵的设防,硬是叫美国的派遣特务们,只能看到影,不能摸到踪,他们始终只能从远处观察,却永远接近不了,接触不到正在运进的导弹和正在建筑中的导弹发射场。由于一切都在夜间进行,而且伪装得十分严密巧妙,同时,也由于在白天的时候绝不进行任何施工,以至美国飞掠古巴上空的高空可以进行有效侦察的U—2间谍飞机,硬是很难发现在古巴列岛上已经动作很大的装置导弹的手脚。

但是,美国人干事情也相当执着,他们既然听到了辘辘把响,就一定不放弃找到井绳在哪里的机会。

9月17日、26日、29日,以及10月5日、7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仍然不间断地,连续地对古巴列岛进行全方位的搜索侦察,侦察每一片山地,过滤每一片密林,拍摄下了长达几万公尺长的摄影胶片。

尽管古巴人和苏联人配合默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卸下、运输和设场装置苏联导弹,布置伊尔—28轰炸机群,但是,时至10月上旬,美国的高科技侦察手段,仍然还是瞎子,仍然还是在古巴岛上找不到什么,查不到什么,发现不了什么异常现象。

赫鲁晓夫同志的保证也许是可靠的,是真的?

这样的闪念,在肯尼迪总统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但却马上便被完全的排除了。

肯尼迪命令中央情报局:U—2飞机继续在古巴上空飞行侦察,继续加大侦察力度,在没有弄清楚结果时,绝不能停下手来。

于是，美国的高空侦察，依然在畅行无阻的继续中。

终于，这样的高空侦察，在10月14日的时候，突然有了极为惊人的重大突破性的发现。在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圣安东尼奥角的近处的圣克鲁斯地区，美国的侦察飞机，终于清楚地发现了已经暴露出来的装置安装起来的进攻性导弹基地，挺直起来的苏联中程强力导弹，已经昂扬起头来，把瞄准的方向对准着美国。

美国高空侦察机，在这里立刻盘旋下去，来回的拍照和摄影，最少拍下了一千张清晰的照片，然后才平安返航，去汇报它的侦察结果。

这样的侦察结果，显然是吓人的，是惊人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麦科恩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他拿着一大皮包资料 and 图象清晰的照片，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乔治·邦迪一起，疾步走进了坐阵等待他们到来的肯尼迪总统在白宫的办公室。

肯尼迪限定时间听毕麦科恩和邦迪的言简意赅的汇报。肯尼迪亲自审阅了不下十张U-2飞机在古巴岛上空拍摄下来的导弹发射场上导弹林立的照片。

肯尼迪只骂了一句：

“赫鲁晓夫是个骗子！是个无耻的骗子！他干得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是对美国大国地位的挑衅，他是一个杂种，是一个蠢猪，蠢笨的俄国猪！”

肯尼迪很生气，很恼怒，但他并不暴跳如雷，一时没有任何慌乱和激动，他只是马上向乔治·邦迪特别助理下达清晰明白的命令：立刻向美国最高安全会议成员发出通知，请他们不得有误地参加定于10月16日上午11点45分开始的讨论美国国家

最高安全利益的紧急会议。

这个会议理所当然地如期得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肯尼迪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和参谋，他的亲兄弟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接下来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副总统约翰逊，中央情报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上将，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国防部助理部长尼采，还包括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

这些人组成的会议，也是美国的最高防务会议。

所有人的发言，都是限时的。

肯尼迪总统让乔治·邦迪向与会者通报情况，并且向每个与会者散发了一套会议结束必须收缴的文件，文件装在精致的文件袋里，附有各种简略的背景材料和加有分析说明的图片资料。

由于肯尼迪总统认为这一次的会议的重要程度，可能会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临战状态最严重的会议中的一次，所以，他还特别邀请了美国老资格的政治家，曾经参与过二战以后美国最严重临战状态重大决策步骤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紧张气氛，由于它的高效率要求，在召开不到30分钟以后，就开始进入了沸点的状态，大家不是仍然讨论应对办法和措施，而是开始明确无误地表述各自的决策意志。

会议进行到又过了将近30分钟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两种决策意志的组合，以泰勒上将，国防部部长助理尼采和财政部长为同一组合的观点，主张立刻对古巴实行不宣而战的“外科手术”打击，要毫不犹豫，毫不留情地行动起来。

而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腊斯克以及邦迪为一方

的组合,却提出了可以首先试探使用政治解决、外交解决的办法

会议只进行了不到 100 分钟,肯尼迪总统宣布散会,同时宣布在第二天,10 月 17 日的同一时间,接着召开第二次同样人员参加,同样性质的会议。

散会后,肯尼迪总统继续从容不迫的处理各种国家事务,他不急不燥,不慌不乱,出现在一些来访的客人和新闻记者们面前的时候,仍然乐天潇洒,仿佛若无其事,身边并不存在任何紧急要务。他甚至仍然在谈笑风生地与出入白宫的特别漂亮的女人们主动搭话,说着一些几乎是仅有热情而无关系紧要的话语。

然而,不管以往如何,今天的肯尼迪总统的所有这些表演,似乎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这就是:掩饰。

肯尼迪总统在“掩饰”这种伎俩的掩护下,事实上他是在进行着彻底的冷静的独立的思考。

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他知道作为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总统,在处理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的时候,他必须是一个能够高瞻远瞩的,既不能举棋不定,又不能胡乱贸然走出臭棋和错步的棋手。他懂得他应该是一个并不平庸的高明的棋手。他下棋,最少还是能够想到三步棋之外,能够想到更长远一些的棋路的。

10 月 17 日,还是在前一天的同一时间,肯尼迪总统正式简称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委会”,如期在白宫的保密措施异常严密的会议厅内,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前一次会议上的两种决策意志的两种组合,现在出现了一个强弱的对比。采取以“外科手术”强硬立场观点的组合,现在占据了压倒的优势。

有一个据查可信的背景,给这种占压倒多数主张动“外科手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术”突袭打击古巴苏联导弹基地组合者们，提供了强而有力的依据，这就是，根据美国确实核准的材料表明，苏联当时已经拥有的核弹头，充其量，不过三百枚。而美国当时已经现成的核弹头，是五千枚。五千对三百，正好是 17:1，这就是说，美国最少拥有十七次对苏联为目标的进行热核战争的机会，而苏联充其量，也只有一次。17 比 1，优势和劣势实在太明显了。显然的，如果进行一场热核战争的话，美国几乎绝对掌握着覆灭苏联的机会。

所以，既然如此，而苏联人又把他们的势力逼到了美国的大门口，美国人为什么不抓住这难得的战机大打一场呢？

肯定可以打赢一场大战的胜利的把握，激动和热昏着多数参加肯尼迪总统主持的“执委会”第二次会议的美国高级官员，他们主张大打出手，先下手为强的意志更坚决，建议也更坚决了。特别是美国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他已经进行了一番大体粗略的预算，如果这一场大战打起来，美国的财政肯定可以赢得再一次的新生，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这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败将，却知道即使在败战的战争年代，军人也只有战争发生的时期，可以处在历史和国家政治的中心舞台，为了渴望进入中心舞台充当表演角色，他也是主战的，他是坚决主张美国立刻刻不容缓地打击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的。

不过，尽管在第二次的紧急“执委会”上，主张立刻开展打击，动“外科手术”的鹰派们，越来越占据了压倒的多数，集合起了更多的人马，但是，前一天主张政治解决外交解决的势力，也还没有退让，麦克纳马拉向主战派提供了大量的可以证明美国在一场对苏联的大战中占绝对优势的背景材料，尽管如此，他却仍然和国务卿腊斯克一样，宁肯属于少数，处在“鹰派”行列之外。



最后,在肯尼迪总统主持的第二次“执委会”上,平行地记录下了不属于决策决定的,仅供选择的六项方案,第一,继续静观事态的发展,进一步地掌握情况;第二,派特使出访赫鲁晓夫,秘密协商化解矛盾,了结此事;第三,向联合国提出对苏联的检举和控告;第四,封锁古巴海域空域;第五,实施空袭,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实行空中打击;第六,向古巴全面宣战,举兵入侵古巴,彻底解决危机。

第二次“执委会”后,肯尼迪决定继续进行深入的独立思考。他决不为人左右地掌握着他的最高决策和最后决策的权力。

他越出了“执委会”的圈子,他更进一步地了解情况和了解实际,他要力求考虑到全部可能出现的可能。

他频繁地秘密召见美国的战略基地的司令官和战术基地的司令官,他要清楚明白地掌握各种情况,和形形色色的实际。

正是战略基地的司令官和参谋人员们告诉总统,一旦美国和苏联真正地触发了一场热核战争,不管美国和苏联的核弹头是17:1,还是1:17,结果在第一天的时候可能会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热核冲突中,第一天欧洲,当然以苏联为主体,伤亡的人数大约会是在一亿左右;而美国这边呢?当然是以美国为主体的,伤亡人数可能不会低于八千万人左右。

当美国的战略司令部的司令和参谋长们,非常平静而条理明了地告诉肯尼迪总统这个状况时,他们总是显得朝气蓬勃,年轻乐天的总统,几乎立刻满脸苍白,失去了血色,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接着,他在召见美国军队的战术空军司令问及关于空袭的一切可能性时,这些司令们几乎众口一词,告诉他们年轻的总统说:美国战术空军的作战能力,肯定将会是强有力的,但是,能否

一举压倒和全部消灭敌人的反击力量,是绝对没有把握的。因此,美国任何的空袭和突然袭击,也必须甘冒被空袭和反袭击的报复,我们可以袭击敌人的任何目标,敌人也可以任意选择他们报复袭击的目标,既然是战争,就总是难以完全预测战争的结果。包括胜败,有的时候可能是长期的,永恒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临时的,短暂的,任何战争都往往会包含着一些令人永难解密的不解之谜。

肯尼迪总统倒真善于掌握着作为统治者最难于掌握的一种高超超绝的艺术:兼听的艺术。当然他还有着另一种独到的天份,真正能够天才地进行冷静的独立思考。

在高度紧张严肃的第二次“执委会”后,肯尼迪总统仍然在一定的“掩饰”的伎俩的掩饰下,仍然相对从容地进行了充分的必要的详尽的会外调查活动。

此时,肯尼迪总统开始在心底和脑海深处,逐渐成形地形成了他准备应付这场重大事件的横竖总谱。

10月19日,还是在前两次会议开始的那个时间,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前两次会议的同一会场里,举行了第三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三次“执委会”。

肯尼迪总统再一次一任“执委会”的两种观点组合的两派成员,各自充分地阐述他们各自的战略和战术意志。这一次,肯尼迪总统不限他们时间,让他们透彻地表述他们各自的思想、观点、见解和主张。

天才的,年轻的,有本事的美国总统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表情,坐在他很大的,高靠背的安乐椅上,腿脚高翘着,只是并没有这样的腿脚摆到桌面上来,但他似乎完全沉埋到了安乐椅内,紧紧地,牢牢地闭着他的嘴巴,合着两只平放在胸

前的手，不停地拨弄着他的两只大姆指。

不限时间发言的“执委会”于是便如此这般开成了相当漫长道路的马拉松会。时间比第一、二次的“执委会”用去的时间，大约延长了不知多少倍，一直开到了这一天的深夜，直到大家终于口干舌燥，扯尽了话题，拖大家都精疲力竭，实在也没得什么好谈好议的了。这时候，肯尼迪总统终于冷冷地笑出了声来。他接着，正襟危坐起来，他把两只手抱成拳头，放在会议桌上，他目光炯炯扫射着与会的所有委员。他充分自信地显示着他的最高权威。

会议室里所有的人，一时都屏息起来。把目光投向了肯尼迪总统。

肯尼迪说话了。他的声音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很轻，他的声音不管多么平直，却无疑包含着一种斩钉截铁的意味。

他说：

“好吧。我们决定和赫鲁晓夫，展开一场较量。我们要准备从现在起，展开这一场较量。”

总统的话语很有分量。立刻使全部参加“执委会”的老少成员，文武成员的心，都砰砰地跳了起来。所有与会的人，都急切想知道总统的最高决策，最后决策是怎样的。他说出来的较量，主要包含着怎样的内容，什么样的实质。肯尼迪总统的这一句话，好像完全可以关练着差不多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命运。

肯尼迪总统是决定进行一场美苏的严重对抗，进行一场足令举世皆惊和震颤的热核战争吗？

肯尼迪总统控制着他的冷静思维，控制着他语言表达的速度。

他接下来说：

“我们要充分地调动我们的实力。我们要作好一切战争的准备，包括进行一场殊死的热核大战的准备，一定要有备无患。但是我们同时要不懈地努力，要争取绝对地避免这样的大战发生，但是我们必须万无一失。而我们现在接下来将要全力以赴进行的较量，中心的目标、战略的目标，正是为着制止这样的大战的可能发生，制止热核战争的可能发生。而为此，我们必须把握和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较量，同时也要有效地进行必须有效的较量，必须规定和达到我们规定的目标，我们必须赢得我们所必要的最终结果，为此，我们要准备付出代价，但是代价又是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将不抱过分的，难以期求和不可期求达到目标的幻想。我们必须赢得胜利，同时我们必须适可而止，我们在这场棋局，我们将只走五步棋，最多只走五步棋，决不多走一步臭棋。”

肯尼迪总统阐述着他的思想逻辑。他也懂得所有斗士们的武装，必须首先是思想上的武装，必须有清醒的头脑，正确地确定目标和正确地决定战法，以鼓起无往不胜的战斗意志和勇气。

肯尼迪总统讲明白他的战略思想以后，他开始阐明他的战略战术决策决定。

这位年轻的总统，真堪谓是一位美国的最杰出的艺术家，他肯定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在美国的国民中，曾经出现过的最为明智，最为聪明的人才中的一个。

他面对着他的智囊团，他的“执委会”参与重大决策的一大批有资格的老的少的有水平，有分量的人物，他开始像是蜜蜂采蜜一般采撷他们头脑、思想中的花粉，然后来酝酿成蜜。

肯尼迪没有让“执委会”鹰派们的人物，感到他们在一场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辩论中，落到了输的方面。没有。肯尼迪总统

已经决定采纳他们主战的主导思想，肯尼迪总统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策，以主战的实力，来作为较量行动的基础。但是肯尼迪总统准备走出这样的第一步棋的时候，他准备仅此而已。只把实力作为一种基础，而不把实力即刻投入运转。

肯尼迪总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首先不是对古巴和苏联导弹基地实行“外科手术”，而是采取对其封闭的办法。首先不施以空中打击和陆海方面的人侵，而是开始命令美国海军的 180 艘舰艇，在加勒比海海域环绕古巴领海环行，派遣 B-52 轰炸机群满载各类原子武器在古巴领空之外的空间 24 小时轮班不停地航行，并且马上调集包括一个装甲师在内的六个一级战备师的共约二十万陆军以及相当数量的海军陆战队，进入到毗邻古巴只有九十海里，一水之隔的佛罗里达洲的军事基地和港口，完全进入准备投入战斗的状态。

而在这样的决策基础和前提下，肯尼迪在决定对古巴实行严密封锁的同时，准备展开对苏联强有力的外交攻势。并且，试图最终达到以外交攻势取胜的目标。而肯尼迪的这一决定，又同样使他的“执委会”中被列为鸽派的人们，也没有落到在“执委会”决策辩论中输家的位置上。

实际上，肯尼迪天才地把他的“执委会”的全班人马都集合调动在他的大权之下，他志在必得，使美国人都成为赢家，而使赫鲁晓夫丢人现眼，成为唯一的输家。

肯尼迪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一切都在高度绝密的状态下进行。

美国所为时已久迅速展开的紧锣密鼓的行动措施，一直不动声色，完全把苏联赫鲁晓夫之流全然地埋在鼓里，让他们几乎一点儿也没有觉察。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直到1962年10月22日之前，苏联方面还完全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美国人已经不仅知道了，而且完全掌握了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的机密。赫鲁晓夫们更不知道，美国人已经开始布置着可以令人窒息的巨大行动。

在8月末9月初，切·格瓦拉赴莫斯科，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最高领导机构的派遣，作为古巴最高领导机构，同时也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全权代表，在莫斯科就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战略轰炸机和鱼雷快艇的军事合作协定，在草签协议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条文的谈判。

这个谈判，在不愉快的，甚至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开始的，同时，也是在更为不愉快的，甚至是更为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结束的。

切·格瓦拉在谈判中，忠诚地，坚决地坚守着，表述着古巴最高领导机构决定持有的态度和观点，这就是，关于在古巴设置的苏联导弹，飞机和快艇的控制权和指挥权，在联合司令部的协调下，古巴最高当局和总司令，不容置疑应该拥有对这些军事设备和军事力量的统辖权和统帅权，否则，势必就会产生出这样的不合理的逻辑：苏联控制设置在古巴的导弹，而设置在古巴的苏联导弹控制着古巴，也就是说，苏联的武装力量如果在古巴不受古巴当局的控制，那么古巴当局自然地就被苏联的武装力量控制了，这是古巴方面决不能接受的。

切·格瓦拉坚决坚持着这样的原则性的谈判，从第一天与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开吵，后来接着又整整吵了一个星期，又和米高扬吵，和苏斯洛夫吵，和马利诺夫斯基吵。切·格瓦拉以一当十，舌战群儒，决不妥协，无所畏惧，志在必得，坚持着他的战斗任务、谈判目标。

可是，光吵有什么用呢？

赫鲁晓夫也还是有头脑的。

问题是他的头脑有的时候就确实是太简单一些了。

一开始，他只考虑着这一着棋好：在古巴布置苏联导弹，这一着棋一旦走出，他相信他就可以完全取得古巴领导人的信任，进而就完全可以控制着古巴领导人了。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也许就从未想过，这苏联导弹设置在古巴岛上受不受古巴领导人指挥节制的问题。他肯定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第二步棋该怎么走。然而，现在轮到该走第二步棋了，他就该被“将”住了。怎么办呢？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核弹头，真的能交给古巴领导人来控制，驾驭和指挥吗？

赫鲁晓夫有把握这样放手吗？

显然，他没有这种把握。

他已经尝试过了，他已经最少有一次期望控制古巴革命领导人的图谋，是完全失败的。

因此，他怎么可以认为他能够控制得了古巴革命领导人呢？

无论如何，他不敢那样认为。

而如果没有能够控制古巴革命领导人手段和能力，他把他看来是极为危险可怕的家伙，完全信任地，放心地完全交到古巴人手上，他不是立刻犹豫了，而是立刻感到胆怯了。

他现在才想到原来走完一步棋，还要接着走第二步棋才行，否则，一盘棋怎么能下得下去呢？

可是，他如果按照古巴人的意愿，他再走出了第二步棋的话，第三步棋又怎么走？如果古巴人真的和美国对峙起来，干起了仗来，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赫鲁晓夫才想到了第三步棋还有个对美国的问题，

这时候他才想到了这盘棋如果走下去,将如何与美国对峙,如何与美国准备打仗的问题。

这可不得了!

赫鲁晓夫想也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赫鲁晓夫由于他的愚蠢、鲁莽,在他头脑发热的轻率的举措决定中,他显然已经陷进了一个无法拔腿的烂泥污沼泽地上的怪圈。

他害怕古巴革命引发世界大战,因此要千方百计地控制古巴革命领导人,为了达到控制古巴革命领导人的目的,他轻率提出把导弹安装到古巴列岛上去,以期取得古巴领导人的信任,进而加以控制,然而,现在,苏联的导弹和重轰炸机安装到古巴去了,古巴领导人仍然警惕地拒不接受苏联的全面控制,而且反过来又提出了控制苏联武装力量的要求,而这样一来,理所当然,就又把赫鲁晓夫更逼到一个他本来力图躲避的深渊的边缘上了。

这样,赫鲁晓夫就又不干了。他目光短浅,但却也还坚决不肯干失算的事情。

所以,他在亲自领导苏联代表团和切·格瓦拉的谈判中,他死磨硬泡,拐弯抹角,调动人马,与切·格瓦拉轮番对阵,唇枪舌剑地你来我往。

切·格瓦拉看透了这样的谈判一时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无谓地浪费时间,因为使谈判破裂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切·格瓦拉和国内经过联系,和非德尔有过信息互通以后,就宣布和苏联方面暂时中断谈判,暂时也不最后签署协定,而把问题搁置起来,拖延时间,以期慢慢再待时日进行充分的协商得以最终解决。



这样,来到莫斯科仅只一周时间的切·格瓦拉,就不得解决问题,无所重要收获,但已作出了充分的努力和工作,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将军”的棋势,然后就离开了莫斯科,赶赴捷克斯洛伐克,看望正在那里接受培养和训练的古巴飞行员去了。

切·格瓦拉离开莫斯科以后,尼·谢·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军界首脑,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他们总结了与劳尔以及格瓦拉谈判的经验,他们决定,还是把导弹与军事设备,加紧运进古巴,加紧在古巴设置起来,到了一旦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再和古巴领导人协商讨论指挥权和控制权的问题,到了那时候,既然苏联的导弹、飞机、快艇和武装力量已经集合在那里,控制权的讨论,自然也就可以是一个永远实际掌握在苏联人手中的而对古巴人却是永远可以沉寂在马拉松谈判争论中悬而不决的问题了。

赫鲁晓夫也会掌握小九九,打好小算盘的。

于是,苏联人,便一直怀着满肚子的如意算盘,赶着时间,拚着进度,拚命地使着劲儿,加紧把42枚巨型中程导弹,和伊尔-28轰炸机群,运进古巴,开进古巴,接着把“蚊型”鱼雷快艇也弄进了古巴军港。苏联人一时热情奋发,得意洋洋,以为他们在走着制胜绝招的一步高棋。

然而,苏联人,这里指的苏联人,主要是指尼基塔和他的伙伴们,正是他们在1962年秋天最为得意忘形的时候,忽然就在10月22日的这天,在他们的头顶上,猛然间响起一声晴天霹雳。

这一日,是一个星期一的一天,刚刚经过一个星期日的休息。苏联驻美国华盛顿的大使馆,在刚刚上班的时候,就收到了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美国国务院腊斯克国务卿将在本日的下午五点三十分准时召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通知。

多勃雷宁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履职多年的老资格的外交官，腊斯克召见他的事，是经常有的。所以，在接到通知后，他没有感到应该向莫斯科报告什么，只准备在召见之后，知道有什么样的事情以后，再向他的国家和政府报告。

但是，尽管如此，多勃雷宁大使还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在美国国务院规定召见他的那个时刻，准时地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外国大使会见厅。

多勃雷宁大使尽管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进入大厅的，但他进入大厅时，仍然是从容地迈着款款的方步，仪表不俗，神态雍容地走进来的。

然而，仅只很短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多勃雷宁大使从召见大厅走出来时，他面色如土，仿佛是变成了刚刚在拳击台上被打倒在地，满脸青紫而神情沮丧的吃了大败仗的拳手，他禁不住哆嗦的嘴巴，显然是扭歪了。

这位大使走出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大厦，惊慌万状地赶忙钻进他的伏尔加牌轿车。急忙命令司机启动车轮，赶快向着本国使馆大厦飞奔。

35分钟以后，当多勃雷宁回到苏联使馆，启动最机密的应急电话，直接要通莫斯科的尼·谢·赫鲁晓夫的电话，开始哆哆嗦嗦，差不多是完全前言不答后语，语气急迫而慌乱地向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直接报告腊斯克国务卿在紧急召见中提出的强烈抗议照会时，赫鲁晓夫在接电话的那边，好像想说一句“亲爱的人，多勃雷宁同志，您是害上了虐疾病了吗？”赫鲁晓夫似乎还想说出这样一句玩笑的话，可是，当他终于听清楚多

勃雷宁忽然向他说出什么样的话后，赫鲁晓夫似乎也哆哆嗦嗦起来，他几乎像一时变成了聋子似的，急忙向多勃雷宁喊着：

“什，什，什么，多勃雷宁，你再说一遍！多勃雷宁，你再说一遍！”

赫鲁晓夫开始在紧急启动的加密电话上喊个不停。

而就在同一时刻，美国政府通令美国的本土和国外的一切广播电讯机构和电视网络，一律停止一切其他节目，而来转播肯尼迪总统正在他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向美国全国和全世界发表的讲话。

肯尼迪总统明白而简要地说明了苏联把核导弹运进并设置在古巴岛屿上的事实；

肯尼迪总统宣布了尚不意味着宣战的对古巴列岛实行“隔离措施”的决定；这虽然并非正式宣战，但明白无误地表明美国军事力量已经投入到了临战的状态；

接下来，肯尼迪总统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将被认为是苏联对美国的战争攻击，美苏即将进入完全的战争状态。

因此，为了避免一场世界热核大战的发生，美国的既定目标是，赫鲁晓夫必须完全放弃他们准备统治世界的方针，否则，一切严重的后果，责任都在苏联方面。

在肯尼迪总统向全美国、全世界发出这样的内容明确，态度强硬的讲话的时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科勒，同时把一份美国的强烈抗议照会的外交电报，送到了苏联外交部。

一时间，整个苏联和美国，似乎已经跌到了一场基本上是一触即发的热核大战的边缘。

明显的，赫鲁晓夫已经把这场火，玩得太大了。好像世界就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要进入末日了。

然而,这时候,第一个发抖的是他,第一个抖颤的再也站不直身子骨的也是他:尼·谢·赫鲁晓夫。

怎么办呢?

赫鲁晓夫一时完全吓傻了眼。

怎么办呢?

他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他连他在莫斯科列宁山上的他的豪华别墅般的家室,他都回不去了。他开始居住在他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室里,吃住都在这里,艰难地度过以后一连许多个令他头皮发麻,满身心悸,手脚冰凉颤抖不停的日子。

他完全不曾料想到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会如此严重地招惹了美国人。他完全没有预料过,美国人还会来这一手,因此,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他只能是处在了一种完全手足无措的慌乱中,好像他真的已经面临着了可怕的深渊,可怕的灭顶之灾。

#### 格瓦拉出任西部前线最高指挥

苏联火箭部队古巴分遣兵团司令别尔乌金中将,第一次见到闻名已久的切·格瓦拉少校,是在一次苏军运输车队,运送最后几枚巨型导弹和其他一些重要装备,从哈瓦那省的某一秘密军港开出,向着正在最后建筑起来的位置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圣安东尼奥角附近不远的圣克鲁斯基地在一次暴风雨袭扰后行进的途中,在遇到公路上山体重大的塌方事故,车队被严重受阻的情况下,这甚至是在一个紧急关头的时刻,别尔乌金中将和切·格瓦拉少校不期相遇了。

这正好是在1962年10月22日的午夜以后,在23日的黎

明佛晓行将到来之前。

10月22日，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情报监听电话，几乎就是在这天下午的6点25分，在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在那个时刻发表关于苏联导弹设置在古巴的强硬声明讲话的同一时刻，他们收听记录了讲话的全部内容。

这是极为重要的情报信息。

劳尔·卡斯特罗这一位古巴武装力量部的部长，革命保卫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其时不在哈瓦那的武装力量部的办公大楼，也不在革命保卫委员会的戒备森严的总部大楼，当时，他正在古巴东部的奥连特省奥尔金海岸地区，视察那里的海防设施和海岸炮兵部队，因此，他不在哈瓦那。

但是，革命保卫委员会监听电台收录的来自美国的重要情报信息，还是在最短的时限内，通过非常健全的渠道，送到了古巴革命部队的最高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手里。

在1960年以后，美国已经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因此，美国在哈瓦那，古巴在华盛顿，都不再设置外交使馆，因此，自然的，美国也就不会召见什么古巴大使，自然也不会对古巴发出什么抗议声明和照会。

所以，古巴领导人得到来自美国的情报信息，只能是通过监听电台的记录。

得到革命保卫委员会监听电台的重要报告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没有立刻引起任何惊慌，他的头脑依然冷静如铁，他当然已经立刻判断清楚了正在发生中的严重事态，他立刻请塞莉亚·桑切斯马上亲自打电话通知在哈瓦那的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成员，马上紧急集合到古巴总统府的革命宫来开会。他布置完这样的通知后，他坐到一台高功率的收音机前，拨定出一个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最清晰的美国电台，他又亲自收听了一遍关于肯尼迪在白宫讲话的新闻播报。

在这一个晚间，在肯尼迪从6点35分钟开始在白宫美国总统办公室向全美国、全世界发表关于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的抗议声明讲话以后，美国的新闻广播电台和电视网，完全把美国的天空炒成了一锅肯尼迪声音的粥，你随便拨到哪一个美国电台，重复的几乎都是肯尼迪的声音。

当然，菲德尔·卡斯特罗听到这样的肯尼迪的声音以后，他当然知道紧急的情况已经发生，当然知道情况已经发生和接下来可能发展到何等的严重状态，他完全判断清楚了局势，古巴事实上已经处在了一种严重的临战状态的局势中了。

但是，尽管如此，无论如何，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惊慌。他不会惊慌。他绝不可能像远在一万三千公里之外的赫鲁晓夫一样，一听到肯尼迪的声音就发抖，一听到肯尼迪的声音就惊慌失措，几乎立刻就吓散了架子。

卡斯特罗是绝不会如此的。

不过，卡斯特罗虽然不会惊慌万状，但他却也不会不马上在严重的事态面前，迅速地采取紧急而有条不紊的断然行动，不会不在突发事件的突然到来时，采取必要的在沉着冷静的前提下的果决应急措施。

在总统府的革命宫。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从哈瓦那正在卸下从中国运来的大米港口上，坐着他的奥斯莫比尔轿车，飞速赶回这里来的。

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本来已经在这里。

接着，切·格瓦拉也从哈瓦那远郊之外的一家新建的，今天正在试车的制糖厂，亲自驾着他的吉普车，而他的警卫员和司

机坐在首长的位置上，迅速飞驰赶回了这里。

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劳尔·卡斯特罗也接到了速归哈瓦那的通知。但是他不可能马上飞速地赶回到这里来。他还需要些时间才能赶回到哈瓦那来。

因此，现在，在总统府的革命宫，最高领导核心的紧急会议，只能在劳尔缺席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了。

在会议的开始前，菲德尔·卡斯特罗请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总统从现在开始，加强和保持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联系。

多尔蒂科斯总统已经几次打电话，亲自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通话。多尔蒂科斯总统告诉阿列克谢耶夫，古巴领导人希望能及时听到从莫斯科来到的信息。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告诉多尔蒂科斯总统说：除了他们大使馆也只是从美国的广播中听到了关于肯尼迪讲话的信息之外，还没有收到过来自莫斯科的片言只字和任何一点儿声音。

“怎么办呢？”

在革命宫，坐下来主持最高领导核心会议的非德尔·卡斯特罗，沉着冷静，一如平常地环顾左右。只是，他点燃起了又粗又长的雪茄烟，现在增多了一些吸人口内的频率，同时，他现在也在眼前，摆好了一杯好黑的浓咖啡。他要的这杯好黑的浓咖啡，是不要加糖的。

“怎么办呢？”

卡斯特罗轻轻的，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是在问自己，还是在向他的战友发问？

切·格瓦拉说：

“菲德尔！，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你曾经不止一次，甚至是千

回万回的说过，我们不能靠任何神仙和上帝。没有救世主。我们自己的事，只能自己靠自己，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吗？我想是不会有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抬起头来，他们目光如炬地盯着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的炯炯目光，也是如炬一般地盯着菲德尔·卡斯特罗。

他们俩个人的目光，完全交汇在了一起，简直是开始了一种完全是深刻共鸣和感应的交汇流通。

多少年了，从1955年在墨西哥城的那个7月的夜晚开始，菲德尔和格瓦拉，他们两人的目光，如果交汇在一起，似乎就会立刻产生一种奇异的热流，或者说是奇异的电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奇异的脑电波，几乎就会差不多是有形的，非常激荡的交通和流汇，那中间包含着几乎是无限的语言也不能表达或难以表达清楚的感应和共鸣，他们相互共鸣的目光，也许在一刹那间，便会交汇和流通千句万句的语言。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思想信息，脑电波频率，也许实在是太吻合、太默契、太一致了。他们的思想信息，他们的脑电波，几乎总是吻合共鸣默契地在一起，几乎总是不会出现距离和差异的。

切·格瓦拉，在8月末，领衔受命，肩负着重任重托，代表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代表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使莫斯科，在莫斯科展开了完全料想不到的，完全不会有任何可以期望结果的艰难艰巨的谈判，后来在不必导致谈判完全破裂又不得不中断谈判的情况下，切·格瓦拉经过国内同志们的同意，决然中断了在那里不可能很快取得满意结果的谈判，然后就匆忙地告别



莫斯科，离开苏联，赶赴捷克斯洛伐克，去看望视察那里正在培训中的战斗轰炸机飞行员，同时，到那里考察一些古巴准备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机器设备，但是，他在布拉格并没久留，办完在那里该办的事情之后，他便又昼夜兼程地返回了古巴。

其时，古巴国内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国家建设，人民群众劳动生产忙，到处都在突击生产，突击建设，古巴人民不可抑制在意气风发的激情中，努力创造着完全可以自力更生的一切条件，各条战线，都在齐头并进，都在突飞猛进，而战备事宜，理所当然，也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积极地，非常紧迫地加紧进行。

因为，刚刚在一年多一点时间以前，美帝国主义已经组织过一次几乎是海陆空并进的雇佣军对古巴的大规模入侵。这就是所谓的猪湾事件。但是，在那次事件和那次入侵中，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雇佣军，遭到的是完全的，彻底的，最可耻的失败，一千数百名雇佣军和近百艘舰船和还有不少的作战飞机，被卡斯特罗指挥的古巴军民，只用了72小时的时间，就完全彻底地消灭了个干干净净，古巴人那真是打出了二十世纪世界各个战场上可以比较的最为奇观的漂亮仗，那可真是对美帝国主义羞辱最为严重的一次教训，也是最令美帝国主义悲哀沉痛威名扫地的一次教训。

在那样可耻的惨败发生以后，自认为是全世界无可匹敌的世界宪兵，老大帝国的美帝国主义，能够完全地，老老实实在地蒙受羞辱，甘于接受他们的失败吗？显然，那不可能是美帝国主义的个性和脾气。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才有可能终止他们的再捣乱，而只要现在美帝国主义还真实地，而且也确实是强大而不可一世地存在着，那么，它的捣乱，它的压迫和欺诈，他们的侵略和暴行，就总是可能随时发生的。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猪湾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国会通过决议案,叫嚣绝不允许古巴革命政权在加勒比海地区存在下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他的第一夫人杰基,在迈阿密欢迎从古巴释放归来的雇佣军战俘时,也公然作出允诺,美国政府终归会有一天,要使这些从古巴释放回来的雇佣军喽罗们再重返古巴,而最终成为古巴的主人。

因此,美帝国主义亡古巴革命之心不死,它是一直把侵略战争的威胁,差不多是由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强加在古巴人民的头上的。

所以,古巴,革命的古巴,不可能,也不得不,在紧张繁忙的国家建设的沉重劳动的同时,进行着必须加强的战备活动。

作为古巴国家的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大管家和当家人,作为古巴工业部长的切·格瓦拉少校,同时他还是古巴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古巴的一切建设和经济生活,都是他主管和必须关心备至的工作范畴。而同时,作为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左右手,他随时都可能肩负起最高领导机构和卡斯特罗交付给他的一切更为重要的和特殊的使命,去挑起一切更沉重的担子,去完成更为艰巨或艰险的一切任务。

切·格瓦拉从莫斯科、布拉格回到古巴,回到哈瓦那以后,他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们,汇报和介绍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以及全部谈判过程和全部谈判情况。

他谈到了他完全没有达到谈判目标的谈判情况。

菲德尔·卡斯特罗高度评价了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所进行的全部艰巨的工作。菲德尔·卡斯特罗甚至指出,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是只有切·格瓦拉才能够愉

快胜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胸怀广阔，目光大度，他在评价切·格瓦拉在出使莫斯科进行谈判的工作中，虽然没有达到期望达到的谈判目标，没有把这样的目标用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在实质上，在无形中，切·格瓦拉事实上已经非常完美地，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而且是再好也不过地完成了使命。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切·格瓦拉在赫鲁晓夫同志面前，毫不畏惧，了无怯色，绝不退让，明确无误地声明和指出古苏两国在导弹设置等一系列军事合作协定中，必须平等而又独立存在的古巴主权，强调了这种平等独立的主权存在的地位，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对苏联可能凌驾于古巴主权之上的控制权的一种明确无误的否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切·格瓦拉出使莫斯科，虽然没有签定目标明确的文字协议，但是谈判本身已经实现了既定的目标。

菲德尔·卡斯特的这个结论的评价和认识，是非常了不起，非常英明的。

而正是基于这样的结论和认识，在切·格瓦拉归来后，在进一步研究如何实施苏联导弹、飞机和快艇在古巴设置的军事合作协定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以及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很快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不管在那一份协议中，都没有存在过苏联可以节制和指挥古巴的条款。因此，尽管在草签的协议上，有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由苏联军事技术人员指挥、管辖，操纵和使用的条款，但是，这不妨碍在古巴主权国家土地上活动的所有苏联军事人员和技术人员，受古巴一切国家法令的约束，包括他们接受古巴国家领导人对他们发出的全部指令，因为古巴是主权国家，古巴不是苏联的军事基地，因此，一切合理的程序只能是这样的，不应该，也不可以是另外别样的。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这个共识和认识很重要。

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共识，古巴革命领导人，就完全可以更为自觉地，清楚明白地节制和把握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军事装备和武装人员了。

无可置疑，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古巴武装力量的最高总司令，他可以对包括所有援助古巴的苏联军事力量的全部属于古巴的军事力量，含有绝对地发布任何必须坚决执行的命令的权力。

这将是十分明确的。

这将是十分明确的确定着的。

而有了这样的明确的确定，卡斯特罗事实上便开始发布着这样的，完全有据可依的，一条又一条的命令，这些命令，在向古巴各武装力量和部队下达的同时，理所当然地也下达到了苏联进入古巴领土援助古巴进行防卫战备工作的所有苏联军事人员。

无可例外，苏联火箭部队驻古巴分遣兵团司令部，自然也收签收到了这样一些可以遵循行事的命令。这样一些指示明确的命令，有的是属于在必要条件下投入战斗的预设性命令。在后来古巴形势发生急剧骤变的时候，这样一些预设的命令，起到了极为关键的，重要的制敌作用。

不过，下达不下达明确的指令和命令是一回事，执行和不执行命令是又一回事。

古巴领导人，特别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深深地懂得和明白，下达正确的命令，需要指挥英明的统帅，而执行正确的命令，也还必须是聪明的有觉悟的战士，没有觉悟的战士，是不会有执行命令的热情和勇敢献身精神的，所以，在进行任何系统的组织

工程中,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至为必要的。

古巴革命在从开始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它的聪明而杰出的领导人们,不仅很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学会了指挥武装斗争的军事指挥艺术,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很快学会和掌握了政治斗争和政治工作的领导艺术。古巴革命由于政治工作的开展和加强,保障了古巴革命胜利的进程。而在古巴革命赢得政权,赢得胜利以后,古巴领导人从来也没有忽略过进行有声有色的政治工作。

在这一方面,菲德尔·卡斯特罗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专家,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宣传鼓动专家,在最杰出的演说家们行列里也属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非常具有学识,他特别善于学习和思考,他像酷爱全球运动,酷爱游泳捕鱼,酷爱拳击和排球运动一样,非常酷爱博览群书,他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几乎已经穷尽,世界上一切有才智的人的著作,几乎都是他涉猎的范围,因此,他实在也知多识广,具有透彻分析问题的能力,具有全面观察问题的目光,而且对于任何复杂错综的事物,他都不乏进行准确描述详尽表达的词汇。

因此,只要是需要他前往演说的场合,凡是需要他宣传鼓动去的地方,他都从不拒绝,他都绝对不会不去,绝对不会放弃这样的宣传鼓动机会。

所以,他一般的不拒绝被新闻记者采访。

不过,他一般的不会热衷于见到专门的摄影记者,一见到这样的摄影家,他往往会说:“你们要照美男子的照片,可以去找切或劳尔,他们俩都比我漂亮。”但是他在这样作出选择的时候,他又特别不拒绝会见电视摄影记者,而且,他甚至特别愿意到电视台去,接受任何的电视现场采访,而且,这样的电视采访,他并不

要求任何记者在开镜给他录相录音之前,向他提供任何回答问题的备忘资料。他完全不用这些东西,他脑子里有一部很好的词典,有一部很好的电子计算机,有一部连英国的大百科全书也不一定能赶得上的包罗万象和各种知识资料的百科全书,他可以在现场请任何记者提出任何问题,他特别不怕任何难于回答或者难于启齿回答的刁钻问题和古怪问题,他最最不乏的是他的辩论才能和他的无穷的机智,只要站在任何可以讲话的宣传话筒旁边,他可以手中不拿任何讲话稿或者别的任何文件,娓娓道来,有条有理,绝不同义反复地进行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四至五个小时的,令人听来振奋,令人听来兴趣盎然的,具有透彻说服力的讲话和畅谈。在电视直播中,他也绝对与此同样,永远不会有怯场或者思维阻断和语滞语迟的时候。

而因此,他的讲话,他的宣传讲话的声音,总是围绕在古巴的空间,总是传播在人们的生活中,菲德尔好像总是和大家在一起,他好像总是在呼喊着:“一二一,起步走!”带领着古巴革命人民,步调一致地向前进,向前进。

由此可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实在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最热情的宣传家,他无疑是完备的宣传鼓动大师,在这方面,他实在是非常杰出的。

除了卡斯特罗以外,古巴革命领导人中,也还并不缺乏在宣传鼓动方面,也就是在政治工作方面,思想工作方面同样杰出的人物。

切·格瓦拉当然也就是一个。

他的特长更多的是舞文弄墨。在革命领导核心里,他主管和负责宣传鼓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喜欢办报办刊,他到哪个部门工作,都要创办报纸,创办刊物,在马埃

斯特腊山区还在打游击的时候,他就创办手抄体的小报、油印小报,创办无线电广播电台,后来他到古巴国家银行工作,他创办了《古巴金融》杂志,他到工业部工作,创办了《我国工业》,他兼任古巴武装力量训练部部长,这是相当于古巴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他在这里又创办了《绿橄榄树》《波希米亚》等综合性刊物和文艺刊物。

他大量地写文章,什么内容的文章都有,归总的内容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绝没有无病呻吟,而且绝没有粗制滥造,为了写好一篇文章,他好像是干任何一件工作一样热情而专注,长长会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以至,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只一次,在深夜以后,走到他挑灯夜战的窗下,看着他全神贯注的学习和写作,那么聚精会神,那么专注,以至连心疼他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定,拿不好主意,不知是该催他去休息,还是万万不该打断他的思路。

切·格瓦拉写的不管什么文章,都好看,都好读,首先一般都比较短小,即使谈很复杂的问题,包括谈重大的哲学问题,政治问题,他也尽量不把文字写得太长,尽量做到鞭辟入里,明了透彻却又言简意赅,往往即使意味深长,也只不过点到为止。

他写文章好看好读的第二个特色,是思想深刻而又总是充满了激情。他永远不用干巴巴的官样文章那样的臭瘪三文字,也永远不会像教师爷说教那样的居高临下地说教和教训人,他总是以他的文章代替分送给人们的花束,他给人们的花束里,总是充满着最新鲜的绽开的鲜花的幽香和芳菲,他写的文章,有的时候好像是人们在沙漠里行走,正在你干渴的时候,他双手合十给你捧来了一捧晶亮的清泉。

人们如果读切·格瓦拉的文章,你会听到他的心跳,你会听

到他的脉流的激流回荡的声音,你会听到什么叫真正的伟大的纯洁的信息,你会听到什么叫真正的诚挚和善良的情愫发出来的回响。

读切·格瓦拉的文章,你抑制不住会感到他人格的亲切和美好,你抑制不住会热爱他,向往他,把他引为朋友,把他引为亲人。

切·格瓦拉的文字充满了激情,像诗。

他写的信,更是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独特的诗行。

格瓦拉在他身居要职,作为古巴革命领导最高核心成员的时候,他最少身兼十个以上统管全国的非常重要的实质性的职务,他有的时候,简直忙极了,工作繁杂,负担沉重,他经常没有享受家庭生活和热爱妻子儿女的权利,这些权利总是被他的繁忙的工作剥夺了。他有爱妻,他的爱妻阿莱达·马尔奇又健壮,又漂亮,而且贤慧温柔极了,是切·格瓦拉不折不扣的贤内助。他们的爱情的结晶,他的亲爱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像绽放的鲜花,比任何鲜花都美丽,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的孩子都比鲜花美丽,因为他们都比鲜花更可爱,更能动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亲爱和动人的时候并不能常有,切·格瓦拉经常不会有时间回家看望他们,不能看望他们的母亲,不能看望他们兄弟姊妹。以至他的小女儿小阿莱达也会总是不无报怨地对他说:“爸爸,我们见你的时候,比你的警卫员叔叔见你的时候少多了。爸爸,我们可是你的孩子呀!”

切·格瓦拉热爱家庭。

切·格瓦拉热爱妻子。

切·格瓦拉热爱他的孩子们。

可是,格瓦拉的爱心,他还包含着更为广阔的方面,在他那



个有着严重哮喘病的并不特别魁梧发达和健壮的身躯里，他包容着更大的爱心和更多的关心，当他处在他作为古巴革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位置上时，他的爱，他的关心，在整个古巴，几乎是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

他工作，紧张繁忙地工作。

他学习，刻苦地废寝忘食地学习。

他写文章，作学问，进行呕心沥血地研究和思考。

他少有家庭生活的享受，他几乎也少有休息和嗜好投入的权利。他也狂热地喜欢运动，但他经常不能去看网球比赛，经常不能去看拳击比赛，也经常不能去参加类似打扑克的游戏。他实在没有更多的在他看来几乎每一分钟都是无比宝贵的时间。

因此，如果他能挤出来一些略为宽裕的时间的话，他还特别热衷做另一项在他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大批量地亲自处理人民群众的来访来信，古巴国内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作家、诗人、拳击手和记者等等各色的人物，还包括一些世界各国向往他的人物，想与他取得联系的人物，甚至还包括许多古巴的刚刚踏入小学的校园刚刚启蒙懂事的孩子，也会给他一封一封地把信寄来。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无耻官僚，有的时候也会装模作样标榜他们非常重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对人民群众的来信，他们多半是看也不看，不是随随便便往废纸篓里扔，就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卖给拣破烂的工人，让他们去往造纸厂的纸浆池里去随便一扔，他们全然不管这里边扔掉了多少对不公正的控诉，饱含热望的乞求，甚至还饱含着的赤诚的信任。

切·格瓦拉，在任何国家的领导职位上，不管他的职位是怎样低或怎样高，他的人品禀赋，会决定他一定不会堕落成为如此

这般的官僚。

在古巴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切·格瓦拉的勤政，表现在他对人民来信的处理方面，也是最感动人的。

他尽量地阅读所有人的来信。

他尽可能地亲自处理这些信件，尽可能地给所有给他因公、因私来信的人复信，解答他们的问题，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一切可以解决和可能解决的问题，他甚至郑重其事地给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复信，接受他的某种批评建议，并且因为复信太晚而向他道歉。

格瓦拉这样的大量的复信，像是放飞的鲜活的鸽子，飞上古巴的蓝天，飞向古巴的四面八方，像是一篮专递邮送的花篮，送给了普通的寻常人家；像把一个节日的彩球，甚至送到某一个孩子的手上。

切·格瓦拉的所有这些复信，给古巴多少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给多少寻常的人，普通的人，包括许许多多老人和孩子，带来了多少惊喜和多少难以比拟的珍贵赠予啊！

切·格瓦拉牺牲以后，他的许多这样的信件集结起来，印成读物出版发行，多少人把它们当作诗来读，当作最高丽的音乐和美术作品来欣赏、来读。甚至埃及人民的伟大领袖加麦尔·纳赛尔总统读到这些格瓦拉生前给他的人民和朋友的书信时，都垂泪不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切·格瓦拉给人民群众，给所有的朋友和同志的大量书信，不也是一种热流的赠予，不也是一种伟大思想和感情的交流和汇通吗？其中，不也包含着绝非面目可憎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感染力吗？

总之所有这些种种，能够充分表明古巴革命领导人们，一个

个也真都是杰出的，政治工作专家，宣传鼓动专家，他们完全拥有着这方面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他们掌握着这样的优势，他们可以充分地利用这样的优势。

因此，正因为他们拥有并善于掌握和运用这样的优势，在切·格瓦拉从莫斯科谈判归来后，在确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既定政策后，他们在加强古巴革命军民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工作时，他们也深入地展开了对进入古巴的，参加援助古巴的苏联军事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各行各业苏联同志的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工作。古巴同志体贴入微地尊敬和爱护关怀所有来古巴工作的苏联同志。完全把他们视若亲人、兄弟、同志和朋友，感染和感召这些来到古巴的苏联同志，完全能和古巴同志、古巴人民肝胆相照，心心相印，彼此的思想感情能够相知相通地融合起来，以期身心合力，全心全意，携手并肩，同仇敌忾，拥有共同的决心和意志，共同面对横在他们面前的美帝国主义。

古巴这样的工作，是最有成效的。

其时，整个古巴列岛，全体古巴人民，在非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充满了昂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爱国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决不畏惧任何敌人，敢于决战决胜的战斗意志。“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的口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古巴列岛的每一个角落里回响。

在古巴人民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的影响下，进入古巴，备受传统国际主义教育的所有苏联人，包括军人和所有技术人员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同志，也都热血沸腾，备受古巴革命人民的鼓舞和感染，他们也差不多和古巴革命人民浑为一体，交融起来，真正联合了起来，充满了与古巴人民相仿佛的战斗激情和战斗意志。他们也激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激发着为战胜共同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

的敌人不惜贡献出一切的决心,他们也真心诚意热情奔放地呼喊“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的战斗口号。

而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和环境氛围里,古巴迎来了 1962 年 10 月 22 日这个形势骤然间急剧严峻起来的日子。

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在这一天的下午 6 点 35 分,肯尼迪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的讲话,无疑已经在把战争的魔剑,突然间垂悬在了古巴人民的头上。

菲德尔·卡斯特罗紧急召开最高领导核心会议,与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从容冷静,沉着镇定地研究必须准备迅速实施的应急措施。

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菲德尔·卡斯特罗连续请多尔蒂科斯总统多次给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打电话,希望从阿列克谢耶夫大使那里,听到苏联对肯尼迪讲话反馈的信息。

但是,没有。

在此严峻的时刻,没有莫斯科的任何信息。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一再表明,他已经在与克里姆林宫进行着高频率的紧急联系,但是,莫斯科不作任何反响。莫斯科不作任何回答。

这样,在哈瓦那,在古巴总统府内的革命宫里,菲德尔·卡斯特罗主持召开的古巴最高领导核心会议,将该作出怎样的应急决策呢?

切·格瓦拉已经迅速表明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我们自己的事,首先必须自己靠自己。

但是,怎样自己靠自己呢?

是立刻跪下来祷告上帝的救助吗？

遗憾的是：上帝太远，美国太近了！

那么，是该跪下来向美国佬叩头，向美国佬求饶吗？

美国佬也许会大度开恩施以饶恕的，但是从此必须带上他们拴狗的项圈或者早已给你准备好的镣铐，从而永远失去你全部生命的最为美妙的自由。

可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早已明确地否定了这样的意思。

菲德尔·卡斯特罗不只一次说过：

“宁肯为自由生活一秒钟，也要不惜拚死去战斗。”

有着这样的崇高思想，有着这样的战斗意志，其实，接下来，古巴的应付突发事件的应急决策，根底就已经有了。

这就是：宁肯站着死，也绝不跪着活。宁肯在战斗中死去，也不能在苟且中生存。

自由的古巴人，是绝不能再戴上美国的镣铐的。

有了这样的根底，有着这样的信念，而且，卡斯特罗和他最亲密的兄弟和战友，这样的根底，这样的信念，是如此这般的相同和一致，简直不存在任何分差，这样，古巴革命最高领导核心在空前严峻的形势事态面前所可选择的应急决策，几乎就立刻耀眼而明确地出现在他们的心头，出现在他们的唇边，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首先只是一个字：打。

要立足于打。

要不怕打。

要准备打。

要打到底，打到胜利。如果不胜利，毋宁死。而且，宁肯死，决不投降。同时如果我们可能被野兽吃掉，也一定要使野兽落下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不可愈合的伤痛,或者,也许我们也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总之,我们绝不能像羔羊一样,被帝国主义这样的饿虎恶狼像不塞牙缝的小菜一样吃掉。

在站起来的古巴人面前,任何野兽准备张开血盆大口,它都必须准备着承受,它就一定要付出被痛击,被致伤,甚至也被致死的代价。

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决策思想,接下来的所有事情,几乎便也不再存在着太大的难题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立刻想到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具体决策就是,立刻把切·格瓦拉派遣到最关键、最紧迫的重要战斗前线指挥位置上去。

于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即就作出决定,并且马上命令总司令部向古巴全国发出通令,从1962年10月22日6点35分钟开始,切·格瓦拉已经是古巴西部最前线的省份,也是最临近美国佛罗里达州海岸,同时也还是苏联导弹设置的主要中心基地的,比那尔德里奥省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的这一军事指挥员的任命,立刻也通知了古苏防卫联合司令部。特别通知了比那尔德里奥省驻扎着的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的作战司令部。

由于形势紧迫,危急的情况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最高核心领导成员不能再陷落在总统府“革命宫”的会议室里。

所以,最重要的决定作出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作出相应的决定,请多尔蒂科斯总统坐阵总统府,负责和苏联大使馆的联系,以及处理其他一般外交事务。而菲德尔本人将去坐阵古巴总司令部的作战室,并且宣布全国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全国立即实行全面灯火管制并进入戒严。

而切·格瓦拉呢？他从总统府的“革命宫”走出来，他和菲德尔握别以后，就跳上了他的吉普车。

他没有时间给妻子和孩子们往家里打一个电话，更没有时间赶回家去和那里的亲人作一次吻别。他只是不得已，恐怕不带药品犯了哮喘病无法工作，他不得不驱车赶回在工业部的他的小小的办公室里，取出了挂在那里墙上专供备战用的药箱。那里面装置着急救包和简单的手术器械。主要是装置着他须臾不能离身不备的治疗和控制哮喘病的特效药。

当然，此外，在药箱旁边，也还挂着一支他的，永远装满着弹夹的冲锋枪，平时他活动的时候，总是佩带着压着子弹的手枪，并不带这支冲锋枪，现在因为是到最前线的指挥位置上去，他当然也还要把这支冲锋枪从墙上的铁钉上摘下来，拎在手中，然后差不多是跑着跳着赶到楼下，再一次地登上了他的越野吉普车。

当他的吉普车行将驶出哈瓦那市区的警戒区时，卡斯特罗亲自命令和布置警卫切·格瓦拉少校的一个配置着多种火器，加强了的警卫排，分乘几辆装甲运兵车，在他的车后紧随上来。

沿着从哈瓦那驶出的沿海岸线西进的公路，穿过一阵突然飞卷而来的暴风雨袭扰，仅只在数十分钟以后，切·格瓦拉的吉普车与跟他疾进的警卫车队，已经穿出哈瓦那省的马里亚奥市。进入到了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防区，接着又很快飞驰越过比那尔德里奥省的较大城市阿特米莎和帕拉西奥斯，进入到比那尔德里奥省的省城。在这里，他检查了比那尔德里奥省军区的战备值班机构，和军区司令以及防卫部队的几名少校和上尉举行了见面，他只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便又开始登车赶路。

他已经作出决定，他在比那尔德里奥的最高司令部，将设置在靠近最前线地区靠近苏联火箭部队导弹基地最临近的小市瓜

内。

而就是在切·格瓦拉的车队驱近比那尔德里奥省最靠西边近海的小市瓜内的的时候,在一处不大的小小的山体滑坡阻拦了苏联运载导弹的车队的现场上,切·格瓦拉少校见到了苏联火箭部队古巴分遣兵团司令员别尔乌金中将的指挥车。

当然,接下来,切·格瓦拉少校自然的也就马上见到了高大魁梧的,也颇英俊潇洒的别尔乌金中将。

### 谢什金上校的奇遇

山体滑坡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截断了足有一公里地段的公路。

公路的另一侧是山,公路的一侧是沟。不知怎样才能估量出重量和面积的滑坡塌方,基本上是一侧山体落下来的泥石,现在像山移了一般,横断在原来的公路的路面上。这不是一块两块巨石,也不是十吨八吨重,十立方米八立方米厚的山石泥土,这是整个半座山头滑下来,横在了公路的路面上。要想把这一段路面上的这些横挡物迅速的清除开,是多么巨大的工程,谈何容易!

而且,时间呢?急迫的时间允许人们可以从容地移开横在公路上数万立方米的山石沉土吗?时间似乎是不允许的。

古巴环海的气候条件异常奇特,在深秋的季节,仍然炎热而多风多雨,风来的急,风走的也急,雨来的急,雨走的也急,一场急风暴雨从这里飞掠而过,留下这里巨大的山体滑坡以后,迅速地向远方流逝退去了。而留住这里的空间,现在是满天的星光闪烁。

只是,从远处的沟岔沟涧里,白蒙蒙的雾气,正像升起来的



云团,已经在向着这边涌动了。那是从海面上飘来的雾气,而这雾气本身,明明的就是佛晓行将来到的黎明的通知。

黎明的时分,已经就漫步在前边不远的地方了。星光将散去,白日将来临,暴风雨过后,海雾飘起来的时候,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日子,一定是一个万里无云,碧空晴朗的日子。

这样碧空晴朗的日子,如果在寻常的时候,人们一般会认为是一个好天气的日子。

但是,今天,如果这样的好天气的日子,迅速地、太过飞快的来到别尔乌金中将面前的话,这可就是一个大可认为是最糟糕的时刻的到来了。

这是因为,由于巨大的山体滑坡,受阻而不能迅速行进的运载导弹的长长的车队,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不能迅速进入预定的隐蔽地带,不能进入已经修筑完备已经巧妙地伪装起来的掩体阵地,这可就是明晃晃的摆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而且,所有导弹现在都是横躺着的,都是横躺在运载它们的车体上的,虽然它们一个个都是有二十米长短的庞然大物,实实在在都是一条条又粗又长的汉子,而且,它们本来还是可以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可以划破长空,翻飞天地的蛟龙,然而,它们现在横躺着、竖卧着,被装载到巨大的重载车辆的车厢板上,却也只得好似是变成了襁褓中的娇儿,一只乌鸦从它们头顶上“呱呱”呱噪着飞过,大约也会惊吓得它们“哇哇”哭泣。因为它们还没有站立起来,因为它们还没有挺起胸膛,因为它们还没有真正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的时候,因为它们还是车体运载中的襁褓中的娇儿的时候,它们实在是头顶上飞来一只黑鸟也会被恐吓,也会被欺凌的。

正因为如此,在黎明行将到来之前,在白日行将来临之时,现在横躺竖卧在向四面八方天空和山路裸露着形体的强攻击力

的导弹，是不可以再继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晃晃地横陈在这里的，它们必须照着预定的时间，进入早已安置好了的掩体方位，它们决不应该完全暴露在无遮无掩的地方，如果这样，巨大的危险系数，是可怕的，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正因为如此，当运载导弹的车队被滑坡所阻挡在这里，情况出现严重紧急的状态时，指挥导弹运载车队行进的谢什金上校，立刻通过无线电话直接向自己的导弹基地指挥中心紧急报告严重情况，请求紧急支援。

这情况当然是至为紧急，至为严重的。

因此，分遣兵团司令员，也即是圣克鲁斯导弹基地司令别尔乌金中将，立刻在夜雾中，登上了他的“云雀”坐机，刻不容缓地立刻亲自飞到这边发生严重情况的现场上来。

他来到现场后，立刻走到泥泞的山体滑坡上去踏查。巨大的山体滑坡堆积在公路路面上的泥石，确实是厚重的，是不可能不付出巨大的劳动就能排除的，而付出这样的巨大劳动，仅靠运载车队的两百来人的司机和警卫战士是不够的。用他们仅有备用的一些锹镐来铲除，远不可能达到目的。

别尔乌金中将踩着泥泞的泥石，踏查着山体的滑落物。他目睹着这天外飞来的横祸，一时也几乎想不到会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他愤怒地踢踏着脚下的泥石，嘴巴紧闭，脸颊上明显地横起了几道棱肉。他焦愁着，急想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果决措施和办法才好。

而正在他焦思枯想，在脑海里紧张地搜索着可以解决问题的可取可行的办法的时候，忽然间，导弹运载车队指挥员谢什金上校气喘吁吁地从车队的后边跑步过来，向身子还站在山体滑

## 切·格瓦拉

落物间的别尔乌金中将报告说：

“中、中将同志！报告！中将同志，古巴的切·格瓦拉少校来了！”

别尔乌金中将站在泥泞的山体滑落物上，不觉浑身一震。

“什么？上校同志，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请你复述一遍！”

也许，可能别尔乌金中将一时什么也没有听清。

于是，谢什金上校马上又激动地重复报告着：

“是古巴少校切·格瓦拉同志来了。中将同志！”

“什么？你说什么？”

“是切·格瓦拉同志来了。”

“你说什么？是切·格瓦拉同志来了？是‘切’吗？是英雄的‘切’吗？”

别尔乌金中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急忙拔腿从山体滑坡的泥泞中走了出来。

这时候，飒爽英姿的切·格瓦拉少校，在几名古巴警卫人员的簇拥下，向着别尔乌金中将这边疾步走了过来。

别尔乌金中将赶忙迎上去，他差不多是呼喊了起来：

“是切·格瓦拉同志吗？是切·格瓦拉少校同志吗？”

“是我。中将同志，我是切·格瓦拉少校。”

切·格瓦拉少校迎了上来。

“啊！报告切·格瓦拉少校同志，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司令员别尔乌金中将向您报告！”

切·格瓦拉走近过来，他拉下了别尔乌金中将举起来向他敬礼的手，他展开了臂膀，和别尔乌金中将拥抱起来：

“您好！中将同志，论军衔，我应该向您敬礼报告呢！”

别尔乌金中将说：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可您是古巴的最高指挥成员呀！尊敬的切同志，尊敬的格瓦拉同志，见到您真高兴！”

别尔乌金确实非常激动。他确实为此时此刻能见到切·格瓦拉同志而激动。

别尔乌金中将，是8月下旬来到古巴的。

他来到古巴时，正好切·格瓦拉少校飞到莫斯科去了。因此，他们失去了在哈瓦那及时见面的机会。

后来，切·格瓦拉访问毕莫斯科，然后又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又用了一些时间。这样，切·格瓦拉再回到古巴时，已经是九月中旬以后的事情了。

切·格瓦拉回到古巴以后，一直忙着处理在哈瓦那积累下来的大量工作。

而别尔乌金中将，在哈瓦那拜会过应该拜会和会见的所有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和苏联驻古巴大使馆、武官处，以及到古苏军事合作联合司令部的所有机构作过必要的接洽以后，他就迅速地来到了古巴西部的省份比那尔德里奥省，并且马上进入隐落在群山环绕中的，被珊瑚礁海域包围的圣克鲁斯导弹基地指挥中心。他的分遣兵团的司令部，在他来到之前，已经设置在这里了。

别尔乌金中将对切·格瓦拉的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并且，他非常熟知切·格瓦拉少校的英雄事迹。他特别读过著名的苏联军旅作家波列伏依的文学特写：《切同志》。他觉得切·格瓦拉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很值得尊重的真正的英雄。所以，事实上别尔乌金中将，是早已渴望着与切·格瓦拉少校相会，早已经渴望着见到他了。

切·格瓦拉呢，他对别尔乌金中将的名字，也是熟知的。不

仅中将的名字他熟知，就是刚才运输导弹车队的指挥员谢什金上校的名字，格瓦拉也是早就熟知的了。

切·格瓦拉今天和别尔乌金中将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和谢什金上校见面，却已经很难说清楚是第几次了。

这是因为，谢什金上校是导弹运输车队的指挥员，他已经不只一次，指挥运输导弹的庞大的车队，开进过哈瓦那远海湾的秘密军港码头，在那里装载从苏联驶来的商船卸下的包括导弹以及其他军事物质装备的货物，有一次，就在卸货场上，在强烈的聚光灯下，谢什金上校在指挥他的战士们既开动机器，也当然还要肩扛背抬地卸船和装货，忽然，在匆忙和苏联士兵一起干活的古巴士兵群中，谢什金上校看到一位身穿战士训练服的，直干得汗流夹背，大汗淋漓的古巴大胡子士兵，显然，这人干活太卖力气，从他汗水淋漓塌透了训练服的前襟后襟，就能看得出来。作为中级指挥员的谢什金上校，经常和普通战士打交道，他特别喜欢勤奋肯干，不怕苦累的士兵，所以，他看这个苦干勤干的古巴大胡子兵，干得这么卖劲儿，他就特别喜欢，特别欣赏，于是，在聚光灯下，他就多看了几眼，一看不要紧，眨眨眼再一细看，这个大胡子兵乍这么面熟？“噢！”了一声，谢什金上校想起来了，这个大胡子兵，不很像是一个人吗？那个人的照片，在古巴的报纸上，有时还在电视广播网中，能够经常见到，那就是切·格瓦拉少校。眼前这个大胡子兵，不明明也很像他吗？于是，谢什金就冲着这位大胡子兵喊了一声：“喂，当兵的，过来！奖赏你一支烟，抽一口，歇一歇再干，不然你要累坏了，看你满身满脸的汗！”

谢什金上校这样呼喊。

那位大胡子古巴士兵抬起头来看着上校，迟疑了一下，但是马上张开嘴巴笑了，露出了一排整齐的白生生的牙齿。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他朝谢什金上校这边走过来。

谢什金上校把一支香烟给大胡子兵递过去。

大胡子兵接过了香烟来，欣赏了一下烟杆，捻了捻，然后摇头，把烟夹在了耳朵根上。

上校说：

“抽一口吧，这里没关系，你没看见我是站在四面安有防火玻璃的吸烟区吗？这里抽烟没关系。”

大胡子兵说：

“不行，上校。我害怕指挥员抽烟，招得战士同志们犯烟瘾。您站的这个地域，战士们是不能进入的。”

谢什金上校笑了，他立刻称赞起大胡子兵来：

“哦，你还真是个有觉悟的战士呢！你老兄知道你的这副模样儿象谁吗？”

“不知道。”

“你像你们古巴人的领袖。你很像是切·格瓦拉。”

大胡子忍俊不禁，也笑起来。然后，他说：

“我就是切·格瓦拉。不过，我不是领袖。我们的领袖是菲德尔！”

“什么？你是切·格瓦拉？你不是吓唬我吧，老弟！”谢什金说着，差一点喊了起来，差一点是跳了起来。

切·格瓦拉伸出手来。

谢什金赶忙拔下嘴角上含着的烟火，飞快在地上踩灭，也把手伸向了切·格瓦拉。

“你尊姓？”

“报告少校同志，我是苏军上校谢什金，导弹运载车队指挥员。”

## 切·格瓦拉

“唔，您辛苦了！谢什金上校同志，很高兴我们的相识。你的西班牙语怎么说的这么好？”

“报告少校同志，我原来也是西班牙人，我的父亲在二战的时候参加了苏联红军，所以，我们后来也就成了苏联公民。”

切·格瓦拉说：

“这样看来，我们还是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啦，我母亲的家族，也是原先的西班牙家族。”

谢什金说：

“是！少校！”

谢什金不知怎么地，忽然还给格瓦拉打起立正来，也许他脑海里转了好大一阵弯儿，才确知了他眼前的，果真就是古巴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切·格瓦拉吧。

不过，谢什金从此就和切·格瓦拉成了相识相知的朋友，以后再在卸货场上与参加劳动的切·格瓦拉见面相遇时，切·格瓦拉总是向他招手呼喊：“您好！谢什金上校，我的乡亲！”

今天，刚才，也就是切·格瓦拉以及他的警卫车队，从后面上来，行将接近苏联运载导弹的车队，进入导弹车队的临时警戒线后，谢什金上校亲自迎上来查问后面跟进的车辆是什么人，结果，他用西班牙语一发问，切·格瓦拉立刻从吉普车上跳了下来，先喊了他一声：“是谢什金上校吗？”

“您是——”谢什金上校已经好像听出来了是谁，但他一时也还不敢相信，所以，他想再验证一下，于是他又想发问一声，但是，不等他把发问的话语说完，这边就响亮地回答他了：

“我是切·格瓦拉少校。上校同志！”

谢什金几乎完全还像第一次见到切·格瓦拉一样，满心窝发出了“咚咚”激越的声音。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切·格瓦拉走了过来。他马上发问。

谢什金马上报告说：

“我们的别尔乌金司令员在这里，这里发生了山体塌方，阻断了公路，阻断了导弹准时进入阵地的道路，情况很严重，切·格瓦拉同志！”

切·格瓦拉说：

“不要急。上校同志，请带我去见中将同志，我们会有办法的。”

于是，谢什金便马上把切·格瓦拉带到了别尔乌金中将这边来。而在此一刻前，首先是切·格瓦拉和谢什金，两位乡亲，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

而此刻，切·格瓦拉见到别尔乌金中将时，却似乎也早有神交，并不完全陌生，关于别尔乌金司令员的情况，除了他的大名和军衔级别以外，其他的情况，也还知道的不少。比如说，切·格瓦拉未曾与别尔乌金中将谋面以前，他已经知道这位中将同志，也能娴熟地完全用西班牙语与古巴同志交流和对话，因为据说别尔乌金中将的父亲，也是曾参加过保卫马德里西班牙内战的西班牙老共产党员。

别尔乌金中将现在与切·格瓦拉见面了。

他们一见如故，虽然在朦胧的夜色中互相并不能非常细微地看到他们脸上各自的惊喜相逢相识的表情，但他们的心的感应，激情的交流，是完全可以通畅地相通的。

“切·格瓦拉同志，您来的正好，我们正好碰到了非常严重的情况，碰到了几乎是一时非常难于克服的困难，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



别尔乌金司令员非常坦诚地向切·格瓦拉说出了这样的话来。

情况,刚才从车队后面走到前边来的路上,谢什金上校已经粗略地向格瓦拉作了汇报。格瓦拉能够非常容易地理解他经常能够听到的几乎所有的复杂情况,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和丰富的联想能力,他能够对任何情况迅速地在脑海里进行快速的思维逻辑类推,因而能够同步迅速的作出差不多总能接近正确的判断,和对任何事物接近正确的认识和估量。

确实,切·格瓦拉现在完全认识到了眼前发生情况的严重性。何况,目前,在这里,有谁能比他更清楚的知道,从几个小时之前开始,美帝国主义元凶,已经事实上把一种状态强加在了古巴人民头上,这就是战争状态。

这样骤变的情况,切·格瓦拉离开哈瓦那时,苏联大使馆还了无反馈的信息,因此,想必远在基地这边的别尔乌金将军,也不一定已经知道,目前这里事实上业已处在一种怎样的局势中吧?

然而,现在,在这里发生了的情况,是怎样严重的情况呢?

这是无需费力估量的。

这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横陈竖卧着的庞大的导弹躯体,赤裸裸地暴露在这样的无遮掩的地方,无疑是露出屁股来让敌人踢,而敌人的任何一种小小的打击,不是立刻在这里,造成一种惊天动地的灾难吗?

夜雾正在缓缓散开,拂晓来临的时刻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如果天将黎明的时候,即使敌人不派任何侦察飞机在古巴的上空飞掠,仅就从美国的佛罗里达海岸高高的了望塔,在晴朗的天气状况下,也会完全能够看清够这里是摆放着一些什么样

的物体了。

而这样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也不可以发生的。

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处置呢?

切·格瓦拉紧急开动他脑海思维的机器,让他的聪明和灵秀最充分地转动起来,他开始了在几乎无边的选择范围里,迅速地过滤和选择最好的办法,挑拣着完全存在唯一最好,唯一最为正确和有效的办法。

切·格瓦拉,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心中装着整个古巴,他心中装着古巴的一切部分和所有细微末节的所在,他非常非常了解古巴各处的情况,他也非常熟悉山体塌方阻挡着导弹车队迅速通过,不得进入安全位置和阵地的,这段发生了严重困难局面,造成了严重局势的地段左近的一切情况。

想到了很多办法。

切·格瓦拉很快想出了办法,拿出了主意,下定了解决问题的决心。

他立刻把他的决心和办法告诉了别尔乌金中将和谢什金上校。

别尔乌金中将惊异地睁大了眼睛。

谢什金上校马上攥紧了拳头,耸起了肩膀来。

因为,他们听到切·格瓦拉少校拿定的主意,想出来的办法,下定的战斗决心,听来简直就是创造任何人都不敢想象,几乎简直不可能办到的奇迹。

因为,创造这样的奇迹的前提条件是,仅从眼下即刻开始,在两个小时之内,紧急集合和调动强而有力的两万只人手,也就是调动起一万名能够投入战斗的劳动者来,锹挖,镐刨,用一切有效的办法,把数万吨,数万立方米的塌方泥土,在黎明前的大

雾笼罩中,拨开、清除出可以行军的路面。这是可能的吗?

切·格瓦拉果决地下达了执行他决定的命令。他马上迅速地用他的一切手段调兵遣将。

别尔乌金中将和谢什金上校终于也认定了切·格瓦拉少校的决定,也许确实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因为,他们在听到切·格瓦拉少校作出这样决定的同时,他还同时提出一个以备万一有失的防备措施,决定导弹车队实行分散隐蔽,后退到一些可以隐蔽的场地上去,而后立即辅以尽可能的伪装,并且始终保持准备疾进,进入预定掩体和阵地的姿态。

### 格瓦拉与苏军中将的友谊

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西部城市瓜内,只是一个不到四万居民的小城。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小城之内,当市政当局,城市卫戍司令部、民兵指挥部,通过遍布全市差不多各个角落的有线广播喇叭,在午夜零点刚过的时刻,突然发布通告,传达切·格瓦拉少校的命令和号召,请大家马上紧急集合、紧急出动,投入战斗性质的突击劳动,来帮助古巴革命武装部队解决受山体滑坡阻拦不能进入战位的困难的时候。人们差不多都是从睡梦中被惊醒、被呼唤了起来,但是,当他们听到了紧急集合、紧急出动,特别是,他们听到了这是切·格瓦拉少校直接发出的动员令和命令,整个瓜内市,马上完全沸腾起来,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们,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集合地点,都有自己的组织指挥中心,他们都蜂涌一般的飞来,他们浩浩荡荡,但是,他们的阵列分明,纵队、横队,完完全全,井然有序。整个古巴已经组织起来。”这里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本来只准备调动一万人两万只劳动的手、战斗的手,然而,倾刻之间,瓜内市集合起了三万人、六万只手,每

一个人、每一双手，都急切地跃跃欲试，争取要参加劳动、参加战斗。

但是，指挥是有效的、指挥是有节奏的，好像弹钢琴一样，必须节奏分明才能成为乐章，才能好听，成为艺术的乐曲，钢琴是不能没有节奏的乱弹的！乱弹的乐曲，不可能成为好听的乐曲。

切·格瓦拉，不止一次地指挥过攻城略地的重大战役，在古巴解放战争中，他带领和指挥他的英雄第八纵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一系列攻坚战中，他胜利挺进，连续作战，死打硬拼，巧夺智取，在一连串的重大战役中，他指挥部队几乎日下一城，有的时候甚至两日之内连连攻夺三城，他一次又一次地创造小鱼吃大鱼的奇迹，他指挥二百人，在一连串的战役中，竟然能一连串的消灭和克敌数千人，近万人。

切·格瓦拉从来是个打硬仗的能手，是个赢得大胜利、创造大奇迹的能手，他有丰富的指挥作战和进行任何战斗的经验，包括指挥劳动大军进行大兵团作战劳动建设的战斗。所以，他在任何一次战役中，总是调度有方，布阵有序。

他说定从瓜内市调动六千精兵，他一个也不多要，但一定要精兵，而且，自行解决装备，自行解决交通，但却必须准时赶到战斗现场，限时完成清理滑落山体泥石流的规定任务。

于是，切·格瓦拉比他规定的时限还快了一些，从瓜内市调来了六千战斗劳动的精兵，主要是战斗骨干的工人民兵。

切·格瓦拉熟悉山体滑坡阻塞公路地段附近的情况，他知道有一个人民农场就在沟坡的对面，他有把握从那里也可以调来最少一千二百人的突击力量。那里至少有十台推土机，也是可以投入工程的。切·格瓦拉还知道，有一个糖业工人技术干部军训营，正在野营拉练在附近一带宿营，他当然还知道有两个战斗

值班野战营也布置在此附近，现在也可以应急出动。这样他解决一万兵力、两万只劳动战斗的手的问题，似乎本来就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的。

切·格瓦拉紧张运筹，从容指挥，在几个小时以后，在凌晨的晓雾还正浓密的时刻，终于疏通了被山体滑坡阻断了的公路。然后，队伍迅速撤离，散开，让导弹运载车迅疾地通过，终于保证这些宝物还是按照规定的时限，进入和消隐到了它们应该进入和消隐而去的地方。

在黎明的晨光里，在排除万难而胜利的时刻，别尔乌金中将满眶盈盈热泪。他睁着泪花转动的热目，仔仔细细地看着切·格瓦拉少校的脸。中将仿佛要一根一根数清楚少校脸上总共有多少根卷曲的胡子，他也许在猜想，是不是这些根胡子里饱含着无限的聪明，无限的毅力，可以帮这样杰出的人物一场一场，一桩一桩，令人不可思议，不可想象地创造奇迹。

别尔乌金中将一遍又一遍地拥抱切·格瓦拉少校，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切·格瓦拉的脸颊，他还一句一句地嘟味着这样的话：

“尊敬的切同志，尊敬的格瓦拉少校，你应该是我的上将，你应该是我的元帅。”

切·格瓦拉却说：

“我们的统帅是非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让我们倾听着他的号令，并且携手，齐步前进吧，将军同志！”

别尔乌金中将双手攥成拳头，热切地松开拥抱格瓦拉的身子，搔着格瓦拉的两臂说：

“好的，少校同志，让我们共同倾听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号令，为着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永远携手并肩，战斗前进

吧，亲爱的同志！”

别尔乌金非常激动，非常赤诚。

切·格瓦拉也以同样的赤诚，同样的激动，视别尔乌金中将为真正的亲爱的同志，真正的亲爱的朋友。

于是，接下来，这两个真正的同志和朋友，在1962年10月震动世界的所谓古巴“导弹危机”的月份里，正是他们两个亲密的、赤诚的朋友，在那次的严重的危机时刻，最为轰动地创造了一个最为响亮的奇迹：他们在一起，几乎差不多是完全默契地携手合作，一起按动了一个小小的键盘，送给了美国佬一个在其历史上永远也不能忘怀的，让他们当时肝裂胆碎，此后也会永远心惊不止的“黑色星期六”。

那是在1962年的10月27日。

那一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日子。

那一天，是一个周末的日子。

美国的权贵和大老板们，在这样的日子通常，会驱动着他们豪华的轿车，携带着他们衣装华丽的太太和儿女，自然也还不忘带上酒柜和满满一大花篮营养丰富的食品，到好山好水的地方，到森林里或金风吹动着红叶的山涧里，或者仅只就到他们的私家别墅或牧场上去，他们可以去那里消闲和欢度他们的周末，并且享受第二天主赐的一个传统的休息日。

美国佬的大多数权贵和资本家，甚至更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本来也都完全可以这样安然无事地去享乐，他们的本来甚至还可以选择更为恣意的玩乐和消遣，他们完全有那样的机会，完全有那样的条件。

他们是很强大的国家。

他们是很富足的国家。

然而，正好像为富不仁几乎总会成为一些富人的天性一样，为富不仁似乎也总会成为一些富国强国的天性。为富不仁似乎久已成为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天性。他们在本来该去平安无事悠哉悠哉消闲度假，恣意玩乐的日子，偏偏还要派出他们的间谍飞机，来不厌其烦，无量无度地、恣意无穷地，侵犯小小的古巴的领空，随心所欲地来欺凌这里的人民。

美帝国主义实在是无以复加，欺人太甚了。

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美国总统白宫办公室，向全美国全世界发出强硬的声音，由于发现了古巴用于防卫的苏联导弹，美国佬因而怒不可遏，暴跳如雷，马上厉声发出了可怕的讹诈和可怕的威胁。

美国佬天天叫嚣要灭亡古巴人民拥戴的革命政权，天天在武装训练，培植旨在侵犯和灭亡古巴人民政权的雇佣军，美国佬的大炮、飞机、火箭和核弹头，一直重压在古巴人民的头上。而古巴设置了用于反侵略，用于自卫的苏联人援助的导弹，这样美国佬就坚决不干了。这样，美国佬就说古巴威胁了美国。

于是，自美国发现古巴设置了苏联导弹开始，同肯尼迪总统发表强硬的讲话开始，美国事实上就如临大敌，对古巴开始了大兵压境如黑云压城的军事封锁。

在肯尼迪总统公开发出战争威胁的强硬声音以后，突然闻听其声的苏联领导人，一时完全吓麻了手脚，惶然不知所措，完全惊慌失措。倒是英雄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冷静沉着，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地开始了针锋相对应付突然事件的透彻准备。

美国的封锁开始。

古巴进入了一级战备，全国军民进入了紧急临战的状态。

箭上弦。

弹上膛。

全国军民完全进入了战位上的角色。

这时候，自然，古巴时刻面临着被侵犯和袭击，面临着被轰炸和致命的打击。

美国的国家决策机构，所谓的国家安全“执委会”的大官僚们，其中绝大一部分家伙，不是本来已经叫嚣不断，多日连声不断地叫嚣要轰炸，要空袭，要海陆并进入侵古巴吗？

因此，为了防范敌人的空袭、轰炸和海陆并进的人侵，古巴进入战阵的军民，也必须箭上弦，弹上堂，必须开动和预热他们的战争机器，包括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武器。

这当然包括已经林立起来的 42 枚苏联中程导弹，12 枚多级远程导弹，以及 144 具地对空萨姆导弹的发射架，当然，也还包括已经装备好的 42 架伊尔——28 轰炸机，还有一些巡逻快艇，鱼雷艇一类的可以自卫，也可以攻击的船只，完全投入了临战状态。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以前没有启动过的防空雷达设备，也都启动起来了。而雷达设备的运转和启动，自然必须启动和投入地对空萨姆导弹的战斗警戒，不然，启动雷达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圣克鲁斯导弹基地，在最后完成安装配置过程时，别尔乌金中将作为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司令，同时是圣克鲁斯导弹基地指挥中心司令，他特别邀请在瓜内小城设置了古巴比那尔德里奥省最高军事指挥部的最高指挥员切·格瓦拉少校，由他亲自陪同，检阅和视察了苏联火箭分遣兵团的战斗序列和各导弹基地，包括中程远程导弹，以及地对空防空导弹基地，以及雷达兵、电讯部门，后勤基地和野战医院。

因为这是陪同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



由于他现在不仅是此处前线地区的最高指挥员，同时还是古巴全国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别尔乌金中将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让切·格瓦拉同志检阅了解分遣兵团一切方面的情况，包括基地的全部指挥系统，指挥中心。

别尔乌金中将，特别请切·格瓦拉检阅了他本人作为基地司令员和兵团司令员，在可能发生战争中应该所在的指挥中心。

这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员所在的位置。这里不像旧式的战时司令部的环境，这里不允许存在任何参谋人员纷乱繁忙的现象，不准有任何嘈杂的电话铃声和喊话通话的嘈杂声音，这里摆满了台案的是各种仪器、电脑和电子设备。

这里是完全不同凡响的世界上最现代化战争的作战司令部。这样的司令部如果运转工作起来，肯定能使整个世界都立刻随之震动，这是毫不含糊的。

而别尔乌金中将，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举足轻重、关系重大、责任重大的作战司令部的司令。因此，他当然也完全是一个绝对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过去的几天里，切·格瓦拉少校和别尔乌金中将，从第一天见面伊始，他们就建立起了完全亲密无间的战斗友谊关系。他们几乎也马上成为了须臾不可分开的两只手和形影不离的朋友。切·格瓦拉请别尔乌金中将会见比那尔德里奥的所有军种兵种和省军区各级的司令，同时也检阅了海空军、炮兵、装甲兵、坦克兵、战斗值班野战营，以及许多民兵武装、准军事组织。切·格瓦拉也还请别尔乌金司令员和他一起，会见了比那尔德里奥省众多的党政干部，参加了许多地方的群众集会。

在每一次集会和会见中，切·格瓦拉都进行了充满革命战斗激情的动员讲话。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在每一次这样的集会和会见中，切·格瓦拉都不仅把别尔乌金中将介绍给大家，而且总是坚持也要请别尔乌金来作演讲。

别尔乌金从切·格瓦拉身上看到了火一样的革命激情，看到了无可比拟的人的尊严和自信，看到了最为辉煌灿烂的崇高精神和果敢精神。

别尔乌金也从热情奋发的、斗志昂扬的古巴人民身上，看到了站起来的革命人民，会激发出多么巨大的奉献精神 and 革命毅力，他们差不多都完全组织了起来，完全自觉地过起了几乎全然如同战斗部队一般的军事生活。别尔乌金从古巴人民身上，看到了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风貌。

别尔乌金的心和切·格瓦拉的心，简直完全跳成了同样的节拍。他和古巴人民的血流差不多完全汇合了起来，同样地沸腾了起来。

当然，别尔乌金，作为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的司令，作为伟大苏联英雄的苏联红军的中将同志，他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国际主义的战士和旗帜，他理所当然被视为是为正义事业，为和平事业可以擎天柱地的伟大英雄，他当然的，也能给任何一个古巴同志，包括切·格瓦拉，能给任何一个古巴人，带来巨大的激励和更大的必胜的信念，激发更为有根由的必胜的信心，产生着巨大的鼓舞。

总之，切·格瓦拉和别尔乌金在几天来的相处中，也完全成了情同手足的兄弟，思想默契的战友和无话不可交谈的朋友。

因为他们两人不仅能用西班牙语直接交谈，完全不必需要翻译的帮忙，而且，除了西班牙语之外，他们两人也还可以用法语交谈。别尔乌金中将的妻子阿妮达·科萨阔娃，曾经是留学巴黎的法兰西艺术学院的法国文学研究生，现在是莫斯科苏联文

学研究所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同时还兼任着莫斯科大学的法语教授,因此,别尔乌金中将在莫斯科的家庭生活中,有着使用法语的生活环境,所以,别尔乌金中将,除俄语之外,他不仅还本能地掌握着西班牙语,而且也聪明地学会了使用法语,而且,如果不是由于生活的偶然现象把他规定成为了一名军人,成为了一名将军的话,他也许本来还可以成为一个语言天才,他自己有的时候也奇怪他自己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为什么会是那么强。卫国战争结束之时,作为一个炮兵中尉,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驻军时,他很快学会了匈牙利语,后来到了捷克,他又学会了捷克语,而后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驻军中,在那里的埃尔富特区,他又学会了德语,后来在列宁格勒高等军事学院进修深造时,他还完全掌握了英语。

别尔乌金中将的语言天才,能够充分表明他的天资聪明。而聪明人和聪明人相聚在一起时,他们之间谈话的热情,至少会比与任何平庸的人们交流谈话的热情增加十倍,他们理所当然会有更多的相通的语言和共同的共通的语言。他们的谈话锋芒,有的时候突然会在哲学的范畴里盎然起来,有的时候又会在政治学的范畴里,开始着机智的逡巡,而即使是目前形势,局势严重,严峻到如此程度的时候,特别是他们俩人:切·格瓦拉和别尔乌金,在目前几乎完全可能一触即发的大战面前,他们两个人,分明是处在这一触即发的大战的双方中的一方,最前沿、最关键位置上的指挥员,他们的每一缕思绪、每一个神经细胞,无疑也全部集合在了最紧要的,必须全神关注的热点上。然而,尽管如此,尽管几天来一直相处在一起的切·格瓦拉和别尔乌金都是全天候的如此这般的,但是,他们在有的时候,几乎仍然会插空偷闲,来谈上几句家庭、老婆和孩子,谈抽烟的话题,谈喝酒的话题。谈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到喝酒的话题，别尔乌金马上告诉切·格瓦拉说，他的妻子阿妮达，有一瓶保存有七年历史的法国酒，因为阿妮达写了一本评价和研究罗曼·罗兰的书，罗曼·罗兰的妻子认为写得很漂亮，所以从罗曼·罗兰的藏酒窖里，特别选一瓶有罗曼·罗兰签名的藏酒，送给阿妮达作为感谢，也作为纪念，别尔乌金说，如果切·格瓦拉再到莫斯科访问，如果恰好他也能在莫斯科，如果他们能在莫斯科相聚的话，他一定要和切·格瓦拉来尝一尝这瓶酒，喝掉这瓶酒，只留下瓶子来作纪念品，也就行了。

于是，这样，他们也就有可能又谈起了罗曼·罗兰，有可能谈起了文学，谈起了他们都曾阅读过的罗曼·罗兰的文学佳作《约翰·克里斯朵夫》，而谈到这个在卑怯虚伪的世俗生活中不屈的灵魂和崇高可爱的音乐家的形象，切·格瓦拉忽然也会把话题岔到他的一个女儿的身上去，他也会满脸幸福的得色，谈到他有一个女儿，奇特地喜欢唱歌，奇特地喜欢音乐、喜欢她妈妈唱歌，特别喜欢听萨克斯管的吹奏，特别喜欢听西班牙牧歌，而谈到女儿，自然也会谈到女儿的母亲，切·格瓦拉也会很有兴味，但只把简明的结论告诉别尔乌金，说：“很漂亮。”当然，他是得意地称赞他的妻子很漂亮。切·格瓦拉还告诉别尔乌金说，他的妻子阿莱达是一个烤玉米面包的能手，烧的咖啡也特别好喝，下次如果别尔乌金到哈瓦那时，切·格瓦拉一定会也请他到舍下去作客的。切·格瓦拉说，他那里也有一打子好酒，是中国驻古巴大使申健同志，听说格瓦拉有过称赞中国四川泸州大曲酒的话，因此特别送给了切·格瓦拉一箱这样的泸州大曲酒。切·格瓦拉告诉别尔乌金说，可惜这箱子酒还没有时间打开尝过呢，如果别尔乌金同志到家作客的时候，那可就要打开了。

总之，切·格瓦拉与别尔乌金中将仅仅几日的形影不离，朝

夕相处,使他们完全成为亲密的兄弟、至诚的同志以外,同时成为了完全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朋友。

当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他们谈话的主题,最主要的,最中心的,还是关于形势的分析,谈各种可能的趋向,谈各种可能的选择和结果,而在这样的時候,他们也就每每会更多地谈到他们的战斗决心和战斗的意志,谈到他们对胜利的期待和热望。而他们对他们的热望和期待的胜利果实的共识,也仍然是一致的,这不过就是人们尊严而相安无事地生活,展开对欢乐和幸福的创造和追求,并且热情不懈。

他们两个有情有意的,仿佛是久已有着深情和厚谊的朋友,在他们相聚在一起热烈谈话,热情谈话的时候,不乏音乐、美学和文学的话题,诗和温馨的家庭之爱,妻子儿女之爱的情愫,却绝不存在着任何一丝战争贩子的任何怪诞的热望和激情,而只是有一天,他们俩人,忽然有兴趣在一起,如此专注,如此热烈地研究起了哪些一长串的算数题来。他们最初是从计算关于援古苏联军事技术人员,导弹基地工作的专家和战士同志们所需要的食糖的要求开始的。苏联人,似乎是特别喜欢甜食,特别喜欢吃糖的,喝一杯浓咖啡几乎总是要一大把一大把的放糖。古巴是食糖生产严重过剩的“糖的王国”,有的是糖,完全可以敞开供应援古的苏联同志放开肚子来吃糖。但是,糖这种好东西,放开肚子来吃,可能就会要产生和出现麻烦。糖尿病被激发是可能的,而更麻烦的方面,是热卡含量在人体内的过分吸收,就会造成人体内脂肪的过分的积累和过剩,这样势必就会使人体的机制开始出现失衡现象,而任何失衡现象都可能是危险的,都可能会立即或者逐渐地引起一连串各种可能的连锁反映,这就会造成很大的糟糕,甚至会开始形成不可弥补的缺憾。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切·格瓦拉在检阅视察苏联火箭分遣兵团和导弹基地序列的过程中,他印象深刻地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列出一串并不复杂的算数题,和别尔乌金中将一起运算,以期用科学的数据来说明,吃太多的糖,热卡会失衡到怎样的程度,而蔬菜,水果和鱼、肉、奶制品如果受到热卡过剩的排挤,蛋白质的比例又将会怎样被压抑或遭到废弃。切·格瓦拉以飞速的运算速度,迅速地口算心算,向别尔乌金中将提供着一个又一个数据,他想让别尔乌金中将印象至为深刻地接受他的科学论证,开始采取适当的步骤,控制援古军事技术人员过分的食糖的问题,以免久而久之,最终产生影响部队战斗能力的问题。

切·格瓦拉快速的口算,心算能力,是他在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那个时期,埋头苦干,为掌握的各种金融运算法则,在苦学苦钻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和大代数的基础之上,锻炼出来的技能,掌握在手的技能,而他的这种惊人的快速运算的技能,当然也会使别尔乌金中将引起惊奇和注意,于是,别尔乌金中将在这样一次的谈话中,他似乎受到了好奇心的支配,他立刻产生了一种想考一考切·格瓦拉这位古巴领导人和他的朋友神奇的运算能力,倒底能神奇到一种怎样神奇的程度。

因为切·格瓦拉和别尔乌金中将的这次谈话,本来就是在别尔乌金中将的作战指挥中心的作战室里进行的,所以,别尔乌金中将差不多是灵机一动,他站了起来,忽然走到了他的作战室的指挥仪器前,他开始请切·格瓦拉少校也走到这边来。

别尔乌金中将忽然指着一个电脑机械仪盘,似乎开始测验他的朋友,开始测验这位可尊敬的古巴年轻的领导人的神奇的运算能力了。

“尊敬的切·格瓦拉同志,您看,这是地对空萨姆导弹基地

的指挥系统。我现在请您来和我一起来进行一次实战指挥演习，我想给您试一试您的心算口算能力，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电子计算机的水平。”

切·格瓦拉禁不住摇了摇头。但是，显然，他对这种测验很感兴趣。于是，他说：

“好吧，试一试吧，中将同志。”

别尔乌金中将开动了计算机。

他终于开始提出正式的题目了。他说：

“注意，格瓦拉同志，开始——请您看，从佛罗里达空军基地起飞的美军 B——52 轰炸机，现在，从这个距离之间，进入我们雷达监控区，它的飞行高度，是这样一个数据；它们飞行速度，是这样一个数据；而它行将进入我们萨姆导弹飞行控制的空域，是这样一个距离，请你注意看清楚这些数据，马上进行运算，请您看一看如果你作为导弹指挥中心的司令员，你可能能有几分钟的时间，作出您的指挥作战的司令员的决断。”

别尔乌金中将兴致盎然地给切·格瓦拉出着这样的题目。他所指点着的电子仪器上，飞速地变动着一些不断飞速变动着的数据，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了，目不暇给。

别尔乌金出完了习题，他就转过了脸来，盯住切·格瓦拉，想看看切·格瓦拉会是怎样紧张的口中仿佛念念有词的心算和口算，别尔乌金很想看看切·格瓦拉会不会立刻被这样的刁钻题目考住。

然而，令别尔乌金深感惊奇和怪异的是，他现在发现，切·格瓦拉根本没有任何紧张的样子，而是神情坦然的简直可以，他只是微微地，极高他那种特有的微笑的样子相当含蓄地微笑着。

“哎，切·格瓦拉同志，您运算出您能有几分钟考虑指挥决

断时间了吗？”别尔乌金中将有些急切地发问。

切·格瓦拉却笑了，说：

“我不需要有任何考虑决断的时间。我只知道，现在，敌机如果进入我们的导弹可以击落它们的空域，我立刻就会按动这个键钮，立刻发出导弹击发的指令，因为，事实上，我们的所有作战指挥决断，不是已经经过我们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决断了吗？他已经向古巴的一切军事力量，发布过这样的命令：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在古巴的海域、空域和领土上，只要发现任何入侵者，来犯者，都不必再请示命令，也不必再向入侵者来犯者发出警告，坚决开火，坚决消灭它们就是了，因为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达，这样的警告都已经作过了，因此，绝对不必有任何犹豫，决不允许有任何的犹豫不决！”

切·格瓦拉给别尔乌金中将重新复述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给古巴所有武装力量发出的这样的通令和命令。

别尔乌金中将顿然地一拍脑瓜，惊悟地说了一句：

“唔！尊敬的格瓦拉同志，我想起来了，我已经也见到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这样的命令，很好。非常好。不过，切·格瓦拉同志，是您，让我加深了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这个重要命令的理解。”

切·格瓦拉亲切地拍着他的朋友别尔乌金中将宽大厚实的膀背，亲切地说：

“深切地理解，坚决地执行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的命令，是决不能犹豫不决，当然也是最正确的。”

别尔乌金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赞同：

“当然。切·格瓦拉同志，这是当然的！”

切·格瓦拉说：



“这就最好，最好了！”

切·格瓦拉向别尔乌金说出了这样的“最好了”的之说。

于是，别尔乌金中将作为古巴人民的无比忠诚的朋友，在1962年的10月27日这一天，终于干出了“最好了”的漂亮事。

那一刻，战斗的警报突然鸣响起来。

别尔乌金作为基地的指挥作战的最高司令，迅速地出现在他的指挥员位置上。

基地高速旋转的精密的雷达仪器的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闪亮的光点。

这个光点一旦出现，就开始了非常活跃的闪烁。

于是，电子显微仪器迅速开始对它进行运算和解析，解析它在时空中存在的形态和质量。接着，计算机马上就推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架美国的型号为U——2的高空间谍飞机，从两万二千米高空的空间里，正在以闪电一般的速度，进入了古巴的领空，正在古巴的领空之内，好像一只自由来去的大鸟一样，正准备自由地飞掠而来，飞掠而去，不过，它绝不是一只普通的鸟类，它是一种完全旨在吃人的战鹰，它是一种夹带着血腥气味的战鹰。

于是，在这一刻里，地球，仿佛突然在飞速变小，时间，突然在瞬息万里般的缩紧和流逝着。

来到了作战指挥员位置上的别尔乌金中将，现在面对着地对空萨姆导弹基地的指挥仪器，飞向而来，即将能够飞向而去的这架入侵进入古巴上空的U——2高空间谍飞机，在他所指挥的萨姆导弹可以管制的空域，只包含在仅两分钟的时间之内飞行穿越的辖区，因此，指挥员决策指挥的决断的时间，也都全部完全包括在这仅有的两分钟时间之内。

而仅仅就在美国的U——2飞机从两万二千米的上空，在

两分钟之内的穿越最初开始的几秒钟里，在别尔乌金中将的耳根里，马上骤然响起了切·格瓦拉的声音：不需请示，不需警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这已经是绝不能犹豫不决不予执行的古巴武装部队最高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决然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别尔乌金很欣喜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全部身心回响着，激荡着这样的声音，他完全知道这是一种与真正的革命英雄共鸣的热流。

于是，他的身心，忽然在这令世界紧缩了的两分钟之内，却坚定地宽余起来。他觉得他竟然可以有这样充裕的时间进行如此从容的决策和作战指挥，他是如此地冷静，简直完全可以非常沉着而镇定地仅仅轻按一下他眼面前的一个绝不比衣服上的钮扣更大的指挥仪上的按钮。

然而，当这个按钮刚刚按动下去的只一闪之内，在并非相距十分遥远的一个地场上，忽然应时而起一声喷火的惊雷，只见一缕白烟仿佛骤然在长空里拉开了一条雪白闪亮的丝线，然后，忽然从仿佛是远山和大海那边，传来了一声更大的回响，这时候，人们才猛然惊异的抬起头来，看到了在晶明的天空里，在远距二十二公里的高空深处，闪亮起了一个巨大的火团，接着，在人们头顶上的半空里，开始出现了一些雪片一般飞飘的散落物。

不及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安德松少校和他的被一弹命中的U—2飞机一样，血肉横飞被撕成了飞尘般的碎片，从天空里飘落下来，飘落的无影无踪。

而这样一个晴天霹雳过后，远在九十海里以外的美国，立刻进入了“黑色星期六”的黑暗空间。白宫顿然一片混乱，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美国佬当权人物，一个个如丧考妣，一筹莫展，只有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麦科恩还算聪明，他躲到白宫挺干净的卫生间里去，蹲在马桶上抽烟斗，喝咖啡，以期躲过四处搜查追寻，向他讨要丈夫的安德松少校的妻子，终于躲过了这个被摧毁的间谍飞机飞行员的妻子，没有被这个刁蛮的泼妇撕破他的脸皮，甚至把他的裤子也撕了下来。

当时，在这个“黑色的星期六”里，美国几乎真是面临着了天塌地陷的黑暗，到处是一片惊慌，到处是无边的恐怖，仿佛美国真的面临着了世纪的末日。仿佛美国的好日子，几乎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

只是，还算美国当时有幸，在白宫的椭圆型办公室内，其时还安坐着一位年轻然而头脑机敏的总统，这就是约翰·肯尼迪总统。他还点燃起一支蜡烛来继续考虑他政治棋盘上的棋子儿，他想到了从此该更冷静更小心地拨动他手下的棋子儿，决不冒出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事实上早已经向他手下的众多的各各都自以为是的官僚谋士们说过，他要下的这局棋，绝不能多走一步，绝不能走出开始对抗的第一步棋，进入对峙的第二步棋，开始僵持的第三步棋，开始意志较量的第四步，然后再走出小试进逼的第五步棋后，却绝不能越雷池一步，再迈出第六步棋，那将是一步绝对的死棋，那是绝不可以迈上去的台阶，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步棋，肯定就是甘冒热核战争的风险。这样的台阶是不能迈上去，也迈不上去的。如果这样的台阶迈上去，如此不顾一切地玩火，肯定将会自取灭亡，走向灭亡。那样争取来的棋局，将还会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疯子，抑或是傻子，略微聪明些的人，总是不能把棋走到那样的道路上去的。

而现在，美国人已经走完了第五步棋，几乎就要迈到最后一个面向毁灭的台阶上去了。那么，棋局还将怎样走下去呢？

聪明的人看得很清楚。

下一步棋只能是“和”。

争取“和棋”，只能是下一步必须争取的目标，几乎不可以再有什么别的选择。

而肯尼迪总统肯定是这样的聪明人。

他肯定不是疯子。

他也不是傻子。

然而，肯尼迪总统不是疯子，不是傻子，这并不表明，现在与他对弈的棋手，也能是个高明的棋手，也能是个聪明的家伙。情况是，恰恰相反，现在与肯尼迪总统对弈的这位棋手，苏共中央的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怎么能是这么一个愚蠢的家伙，他有的时候那么粗野，那么蛮犟，他要高喊大叫起来的时候，简直气壮如牛，简直胜过狮吼，完全正像中国故事中善吼的黔驴一样，而且，他总是蛮犟的很，动不动就要掉转屁股，飞扬起两只蹄子来挥舞，显示要踢人，摆开一种完全是搏击和战斗的架势。可是，实际上，只要他的如此这般黔驴技穷之后，他就实在完全就是一匹可怜而又可笑，甚至是可鄙的蠢驴了。

尼·谢·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国际政治斗争棋盘上的好棋手，他是一个可以说是相当不称职，相当没有分量的，可鄙的滥竽充数的棋手。真难想象斯大林那么伟大精明的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耕播龙种，却植造出了如此一只跳蚤。赫鲁晓夫事实上，也许仅仅不过是一个鼓上蚤而已，他只是善跳的一只跳蚤，也善于有的时候咬上人们一口，但他终归似乎没有如狼似虎显示牙齿和扑击力量的威风，他事实上是一个真正胆小如鼠的鼠辈，而且是个鼠目寸光的鼠辈，他心胸狭窄，目光如豆。他跳到国际政

治斗争的棋台上来试图一显身手,参与杀棋比赛,实在是技薄而智拙,他连三步棋也看不出来,更别说能走四步五步棋了。

赫鲁晓夫最初把苏联导弹运进古巴,迈出事实上确实是针对着美国的对抗性的第一步的棋后,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到第二步的棋该怎样走。

他以为先下手为强,走出这一步棋,就足以把美国佬“将”死了。

他不相信美国佬会有什么办法,他完全想不到美国佬一旦看清楚了他走的第一步棋,立刻也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完全是对抗性的也来走出迎头针锋相对的一步棋。

问题是这个蠢驴棋手,他怎么真的能够蠢到这样的程度,他似乎真的以为他走出第一步棋后,他的对弈的棋手立刻就会放下棋子儿告输,而当他对弈的棋手并没有如此这般,而是也迎头走出第一步针锋相对的棋路以后,赫鲁晓夫简直就再也想不出他在棋盘上还怎样走出第二步棋来。

这就是,1962年10月22日,当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向全美国全世界发表讲话,针对苏联武装古巴导弹,提出强硬抗议和照会,宣布从即日起,对苏联实行对抗的坚决步骤时,赫鲁晓夫立时吓麻了手脚,躺倒在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长沙发上,哆哆嗦嗦,饮食难进,惊惶失措,完全忘记了所以然,完全忘记了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了。赫鲁晓夫从第一个小时听到肯尼迪怒喝的声音以后,他竟然吓倒在地,躺倒在他的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拖了整整二十三个小时,想不出该怎么回答,一时竟然也作不出任何回答,没有任何反映。

于是,赫鲁晓夫错过了走出第二棋步的时限。他完全放弃了走出第二步棋的主动。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这样,美国佬立刻逮住了机会,马上主动走出了第二步高棋。10月24日,美国派出一支强大的以“特遣——136”为番号的编组舰队,在大西洋通往古巴的五条传统航道,也就是全部可行的航道,突然实行了强力的武装封锁。

在这样的武装封锁下,十八艘苏联巨型轮船,被封锁在了公海上。

在美国人的封锁面前,苏联船怎么办呢?有六艘开始在上海停泊,余下的十二艘,马上开始掉头返航。

赫鲁晓夫这时候,还是不知道下一步的棋该怎么走,完全茫然无措。对于美国“特遣——136”舰队对苏联商船的军事封锁,赫鲁晓夫只是打了个电报给肯尼迪提出抗议,指责这是“海盗行为”。

对这样的指责,美国人除了嗤之一笑之外,辅之以的是嗤之以鼻。

美国人显然走过了对抗开局的第一步棋后,开始走出了与苏联人对峙的第二步棋,确实已经完全以实力和苏联人对峙起来。

美国人走出第二步棋。苏联人完全举棋不定,还是走不出第二步棋来。他们在与美国人对峙的面前,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于是,美国人接着又主动走出了第三步棋,不管苏联人抗议不抗议什么“海盗行为”,美国的军事封锁,只是有增不减,有增无已。美国人开始对苏联人展开了僵峙局面的压迫。

苏联的赫鲁晓夫,完全被镇住了,完全被压得喘不上气来了。因此,这个赫鲁晓夫,还是迈不开步,还是走不出第三步棋来。事实上,他的第二步棋还没走,又能走什么第三步棋呢。

老美在第三步棋对苏联开展的僵峙压迫中，开始提出了相当刻苛的条件：苏联的导弹、飞机、鱼雷快艇，必须撤出古巴，怎么运来，就再怎么运走。

赫鲁晓夫终于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想起了请联合国的秘书长吴丹先生出面进行调停。

吴丹是缅甸人，是亚洲人士。在联合国被共推为秘书长，可见此人还很有才能。

他接到了赫鲁晓夫的请求。

吴丹乐于出面调停。

然而，肯尼迪立刻拒绝了吴丹的调停。肯尼迪咄咄逼人地走出了第四步棋，展开了与赫鲁晓夫意志和毅力的较量。

然而，直至此时，赫鲁晓夫仍然一筹莫展，仍然徘徊在第一步棋的棋局里，完全处在被动挨打，被“将死”的位置上，仍然走不出相应的棋路。他走不出任何的第二步棋来。

不过，赫鲁晓夫毕竟也还有一些聪明，他实在走不出第二步棋，又似乎将在棋盘上被“将死”的时候，他忽然又急中生智，他想“缓”棋，他想“回”棋了，他公开地向美国人开始表示，他不想走出第二步棋了，他只想“缓”棋，“回”棋，干脆通过交易而不是打擂，把这盘已经开局的棋再悄声地收局算了。

当然，这样的公开表示，实质上是公开提出交易的表示，但形式上，赫鲁晓夫也还想能够选择一个可以维护和维持体面的渠道。

正式的外交渠道，现在处在完全的对峙和僵峙的较量中，正式渠道已经难以开通。

于是，赫鲁晓夫现在开始启动苏联的特工机器。他不是指示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去正式求见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向人

家发出肯定不会有回答的恳求，因为正在较量中的敌手，恳求只能意味着投降，要求宽恕和放此一码的恳求，肯定是得不到回应的。因此，赫鲁晓夫就不得不使用本来秘密的渠道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领有参赞头衔的，实质是克格勃驻美国华盛顿工作站的站长亚历山大·弗明，开始与明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同行，有着美国广播公司驻美国国务院记者头衔的约翰·斯卡利接触，请他通过他的渠道向肯尼迪总统透透赫鲁晓夫准备作出交易的愿望，赫鲁晓夫在这样的透风中，许诺他准备退回他已经走出的第一步棋，他提出了一个交易的条件是，如果美国撤出布署在苏联大门口外土耳其境内对准苏联的导弹的话，苏联将准备立即同时撤出已经安置在古巴国土上的苏联导弹。

显然，赫鲁晓夫要“回”棋，要“缓”棋，要从他已经走出的第一步棋的棋盘上退出去了。

美国人马上高兴起来。

明显的，赫鲁晓夫这是要逃跑了，要完全的退却了。

但是，美国人实际上所期望的，还不仅是逼使赫鲁晓夫认输，实际上还想逼使赫鲁晓夫投降。

所以，美国人当然很高兴看到赫鲁晓夫将要逃跑的狼狈样儿，很高兴看到赫鲁晓夫准备退却的惊慌。不过，美国人当然已希望看到赫鲁晓夫完全认输，完全承认失败，完全低下头来，垂头丧气的窘迫情景，在那个时刻，美国人将是要大肆欢呼和庆祝一番胜利的，而美国人的胃口，实际上是越来越大，他们还进而指望着苏联的彻底溃败和投降，让赫鲁晓夫不是低下头来，垂头丧气，而是完全跪倒下来，可怜巴巴的乞求饶命，乞求从此充当美国佬可以任意宰割的猪羊，那才叫更为大快美国人心，那才叫更为痛快呢。



由于美国人不无这样绝无止境的热望和幻想，所以，经过特务们的联系，虽然美国人已经笑了起来，但是为了希望还能更进一步地大笑和大笑出声来，美国人开始准备再晒一晒赫鲁晓夫。

美国人决定，对苏联派出特务进行联络交易的请求，完全不予理置，不予理睬。

而这样一来，一直像是在热锅上的蚂蚁，几天来吃住都一直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惊慌万状的赫鲁晓夫，完全是亲自出马，由他亲自口述，请求他的秘书来捉刀，干脆以私人的身份，来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写信，他眼泪巴巴地恳陈着可怜巴巴的请求，他的恳请词语实在很能打动人们善良的心肺，所以，他的秘书们完全照抄照录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听的恳求的话语，他给肯尼迪总统这封信，实在可怜巴巴的可以。后来，果真给肯尼迪总统以很大的震动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后来又多少年后，当年肯尼迪总统的亲兄弟，也是解决所谓古巴“导弹危机”的美国方面的主要决策人之一罗伯特·肯尼迪，在他那本非常著名的记述所谓古巴“导弹危机”解决处理经过的题为《十三天》的著述中，几乎全文引述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总统的那封可怜巴巴的求告信，罗伯特·肯尼迪很想以这封信来表述赫鲁晓夫的可怜巴巴的人情味儿，当然，他更为的是表述肯尼迪总统因这封赫鲁晓夫的信件所产生的人性的同情感和慈善心。

不过，尽管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亲自向肯尼迪总统苦苦求告，希望以某种交易来了结苏联和美国在这场棋盘上你死我活的对局，尽管肯尼迪总统也确实对赫鲁晓夫产生了人性的同情心和慈善心，但是肯尼迪总统并不是耶稣会布道的传教士，专门宣讲博爱，也不是喇嘛教的大喇嘛，总是劝道人们以慈善为怀。肯尼迪总统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当然也还是世界

上最大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是美国的总统,也是美国的总司令,总统和总司令,都是不能凭仗人情味慈善心来干事的。

所以,尽管尼·谢·赫鲁晓夫又是一番苦苦哀求,肯尼迪总统还是绝不肯立马高抬贵手,让他“回”棋,让他罢手,让他“缓”了这盘棋。不行。美国人在这盘棋上,是一定要把赫鲁晓夫完全逼输的。

于是,从10月22日美国宣布和苏联对抗开始,23日完全进入对峙,24日以后开始僵峙的美国对苏联的压迫,接着美国人在优势的位置上展开了和被已经压迫的喘不上气来的赫鲁晓夫进行意志和毅力的较量,志在必得,要看看在这一场掰腕子的过程中,倒底是谁能压倒谁的腕子。

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真要翻起腕子来,不是赫鲁晓夫不是草包,是苏联人其实并不是草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最伟大的主导力量,作为最主要的手,赢得了战胜世界上最凶恶的德国法西斯的伟大的苏联,曾几何时,能完全变成了草包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苏联和美国,真要是硬来较量,翻起腕子来,这本来完全可以是旗鼓相当的一双,最少是旗鼓相当的一双,本来也许是很很难决出谁输谁赢的。

但是,聪明的肯尼迪总统,完全掌握着棋盘上的主动权,他在走出第四步较量的棋招之后,马上决定绕过过分的较量的时间,于是,他就作出了走出第五步棋的决定,看这最后一步险棋,能不能最终叫赫鲁晓夫就范,最终叫他完全认输,叫他马上脱掉裤子,露出屁股来,狠狠地挨板子。

这样,肯尼迪总统下达命令,从10月27日开始,美国佬走出了“小试进逼”的第五步棋,把安德松驾驶的间谍飞机,派遣到了本来已经知道那里雷达启动,萨姆导弹已经朝天昂立的古巴

上空去,再试来一次恣意飞行,肯尼迪总统硬是想试一试,看一看苏联人真不真能有些胆量,来迎击一下美国的真枪实弹的挑战。

总统的命令下达,这是美国总司令的命令,安德松少校立刻驾起U——2间谍飞机,从佛罗里达洲的基地,转眼之间就飞到了古巴的上空,本来,他在这里,原也只准备一掠而过,来一次尽可能超过闪电速度的飞行,他想这样可以减少被摧毁和击落的危险,谨慎的美国总统亲自作出指示,他担心这样的危险出现,他要求中央情报局长作出不出现这种危险局面的保证和许诺,但是麦科恩只能作出含糊其词的回答,肯尼迪自然也不会奢望更明确的回答,他决意为着美国的最高利益,铤而走险走出他准备走出,又准备控制的最后一步险棋,这一步棋走过,事实上赫鲁晓夫在这一场对阵的棋盘上,就等于是完全的输了,接下来,就可以逼迫他跪下来求饶,逼迫他抱起脑袋来投降了。

那将是自由世界多么伟大的胜利啊!

肯尼迪总统渴望着要创造惊天动地,足令天翻地覆的伟大奇迹了。

肯尼迪总统把安德松驾驶的美国U——2飞机,送到了古巴共和国的上空。他准备的时间,只想在这里一闪而过。

然而,这一闪却就闪出了麻烦。

几天来,古巴人在美苏两大国的棋擂对阵中,几乎一直只能站在局外观棋。美国佬似乎并不愿和古巴人下棋。赫鲁晓夫也硬是不想听古巴人“支招儿”,他不想在古巴人的促令下,扮演傀儡戏,所以,古巴人在过去的几天紧张对峙中,一直事实上被排挤在对垒的局外。古巴人想对赫鲁晓夫提个醒儿,想替他走一步绝招的棋来,赫鲁晓夫却硬是不放心,硬是不肯。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可是,今天,10月27日,忽然,猛的,安德松驾着美国的间谍飞机来了。于是,机会终于来到了古巴人的手上,古巴人终于抓住了在这一场巨大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严重对垒的棋盘上,可以代行一步棋的机会。于是,这步棋,也就是赫鲁晓夫把苏联导弹运进古巴走过的第一步棋之后的第二步棋,古巴人毅然绝然地走了出来。这步棋,就是在古巴的西部地区,在卡斯特罗任命为此时在此前线地区的最高司令,古巴最高领导机构的代表,切·格瓦拉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促令他的忠诚战友和朋友,光荣的苏联英雄别尔乌金中将,在决定性的两分钟内,毅然决然按动了促令萨姆导弹飞起来,让安德松远在两万两千米之外的间谍飞机应声倒栽葱地栽下来的那个切·格瓦拉也不止一次抚摸过的那一枚像钮扣一样差不多的电钮。

就在这个电钮按过的一分钟之后,当圣克鲁斯导弹基地的斜插一边的上空,忽然爆开一团火焰,当那里的美国U——2间谍飞机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具会飞的棺材,当安德松的血肉和U——2飞机的碎片正在变成灰尘和垃圾飘下来时,在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司令员兼导弹基地司令员的指挥室里,专线电话响了起来,别尔乌金拿起电话机来时,他好像立刻又看到了切·格瓦拉少校同志满脸卷曲蓬松的太胡子上,每一根胡子都挂着一丝迷人的微笑。切·格瓦拉在电话中,用那么徐缓,平静的声调,对别尔乌金中将说着这样亲切的话语:

“祝贺您,中将同志!向所有参战的苏联同志祝贺!古巴党和政府,以及古巴全体军民,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

别尔乌金听着切·格瓦拉少校如此朴素和如此亲切的话语,他满身激荡着热流,他想再和切·格瓦拉少校叙唠几句什么别的话。但是,他马上又想到了,切·格瓦拉同志肯定要投入到

更紧张艰巨的工作中去了。

切·格瓦拉同志的时间，是特别宝贵的。

切·格瓦拉同志，是特别宝贵的，他的生命的时间，是应该被同志们、战友们宝贵和爱护的。

## 美国的黑色星期六

古巴打下了美国飞机。

美国骤然天塌地陷，全国进入可怕的、恐怖的“黑色星期六”。

可以说，这是美国在本世纪最黑暗、最悲惨的日子之一。

年轻的，聪明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全美国骤然进入“黑色星期六”的时刻，他在美国总统的华盛顿白宫办公室内，终还没有完全被击倒，终还没有最后接受一败涂地的结果，他还在支撑着，他知道自己肩膀上的责任，他不能完全被击倒，他不能完全的接受一败涂地的结果，他还要想些办法，他还要问计于他的聪明，问计于他的灵秀。

他的手下的人马中，有好几只面目可憎的乌鸦，又在他耳畔咆哮起来，“哇哇”鼓噪着、吼着、叫着，要他马上下达命令，施以报复，开始连续性的袭击，开始对古巴进行无休止的、地毯式的轰炸。他们早已经在佛罗里达州的军用机场上，准备好了装满核弹头的炸弹，最少一百架B—52重轰炸机，有多大的古巴，能经得起这样多的B—52，向它倾泻炸弹呢？美国该是结束古巴这个

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了。

这样的鼓噪声，在肯尼迪总统的耳边，一时鼓噪得震耳欲聋，他们所产生的噪音和“黑色星期六”带来的黑暗，使肯尼迪总统虽然年轻，但却本来就患有的严重的阿狄森病，马上又严重的犯了。这种阿狄森病，又名“青铜色皮病”，可以导致人的整个肌体僵硬，皮肤都变成棕色。但是，这却并不仅仅是一种皮肤病，它是人的肾上腺机能发生了严重的故障，而肾上腺机能的故障，又可能会使人体的全部重要机能严重失调，因此，肯尼迪总统的这种病一旦严重发作起来的时候，他会出现全身性的痉挛，背痛的厉害，简直站不起来。到了这样的时候，他的病痛的样子，也能叫人感觉到他十分可怜。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肯尼迪总统一时陷入了如此严重的黑暗形势，在严重病痛如火的压迫和烧灼下，他的脑海，却依然是聪明的，依然是灵秀的。聪明和灵秀的最主要的特征和根基，原来在肯尼迪总统的身上，可以被人们这样清楚的发现，这就是他的冷静。

在这样严重的令人不安、令人恐怖、畏惧、冲动的形势下，一个仅仅四十二岁的年轻人，能够是这样心平如海的冷静，这真是天才，这真是了不起的，真是很不简单的。

而正因为这个肯尼迪总统很不简单，他在他耳边响亮的鼓噪着黑乌鸦们“哇哇”的聒噪声时，他绝不马上随声唱影，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般地一起共鸣起来，他没有这样。

肯尼迪总统有冷静的头脑，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当然还可能具有一种非凡的高人一筹的远大目光。

所以，当一大班黑乌鸦在他耳畔鼓噪不休的时候，他不仅不予共鸣，相反在心中暗暗咒骂这些年纪都比他长的这些老家伙

们的愚蠢。他们怎么这么废物，总司令已经带领着他们走出了五步高棋，他们怎么会也像赫鲁晓夫一样蠢笨，竟然在如此的时候，还看不出下一步的棋该怎么走。

这棋还能走吗？

这棋不明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再走一步，不明明就是全然的死棋吗？

怎么这么多黑乌鸦，怎么就硬是看不出来呢？

令肯尼迪总统略感欣慰的是，在他手下的人马中，毕竟不全是——班黑乌鸦，原来也还有这样几只白鸦，他们全然不同黑乌鸦们一起“哇哇”吼叫。他们也还是只叫响着另外一种声音。这些白鸦就是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他的总统国家安全特别助理邦迪。

在肯尼迪总统的眼里和心里，不高不矮的肥肥胖胖的邦迪，无疑是他可以信赖的朋友，但是，麦克纳马拉就不一样，这个家伙身材修长，脸条子漂亮，是个美男子，也是同样有风流病的家伙，肯尼迪总统尤其对这个家伙满心充满了嫉妒，因为这个麦克纳马拉，竟然也会这样胡来，完全不照顾他总统的面子，在迈阿密棕榈滩那边的狂欢舞会上，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他便和美国第一夫人杰基胡斯鬼混式的跳舞，杰基赤着脚丫子，漂亮的脸蛋儿深深地贴在敞开了怀的麦克纳马拉多毛的胸口上，实在太暧昧了；令肯尼迪总统实在醋意大发，目不忍睹，他真想闪身飞扑上去，把杰基扯开，然后挥起拳头来，一拳把这个麦克纳马拉打倒在地，这家伙实在也太令人看不下去，也实在太欺负人了，而且简直就欺负到了总统头上，不教训他，如何可以呢！

只是，当时，肯尼迪总统产生灵秀之气的冷静之本，还是占了上风。看不下去吗？看不下去为什么不看呢？看不下去为什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么不绕开呢？总统夫人在这边恣意寻欢作乐，总统本人为什么不能到另一边去也同样寻欢作乐呢？总统是可以玩得更漂亮的。哪一个漂亮的女人，不愿意和年轻美貌帅气的总统跳一跳舞呢？肯尼迪应接不暇，但是他尤其陷进了一个名字叫琼尼·曼的混血女人的怀抱，这个混血女人，奶子如峰，性感十足，那才叫棒呢，只跳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她便立刻扯着总统悄然走了，几乎是悄然便消失了，甚至几乎成功地甩掉了肯尼迪黑压压的七八名保镖。

第二天早上，第一夫人复又见到总统后，语气不无平淡地对总统说：

“那个女人你是玩不过的。注意些身体吧，你这杂种！”

肯尼迪总统只是一笑，但是立刻反唇相讥，说：

“麦克纳马拉那家伙是一个很会深耕土地的犁手吧？你也注意保护你的土地不被深翻沙化了吧！”

肯尼迪总统当时对总统夫人的敲打，实在也是够露骨的。不过，尽管如此，肯尼迪对杰基和麦克纳马拉的暧昧关系，狗扯羊皮的事儿，总还是实行着已经既定的熟视无睹的政策，不过，作为男人，在心怀之中，对此类事情，只是难免还会心怀愤然，心怀嫉恨的。

然而，尽管如此，却也还并不影响肯尼迪总统在政治观点上和麦克纳马拉的共鸣，并不影响肯尼迪在看到麦克纳马拉持有在肯尼迪看来是正确的招数，聪明的思想时，依然表示欣赏。

肯尼迪总统实在有着这样的心怀大度。

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大度使然，当美国在10月27日这个全美国陷入黑色星期六的时刻，当肯尼迪总统终于还是支撑着病痛的身体，在美国总统白宫办公室里悄然点亮一支蜡烛，在



苦苦向上帝祈祷,苦苦寻计问计之时,他看到了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助理邦迪,也点燃了这样的照亮的灯火。

肯尼迪总统和他的情敌,但却是政友的麦克纳马拉,以及邦迪和索伦辛等等政见共同的助手们,一起又运算了一个数学题,这就是,美国在“黑色星期六”后,如果再多走一步棋,如果把美国的脚步踏上目前危机发展的第六个台阶上去,可能会等出怎样的运算结果呢?

运算结果还是清楚明了的:第六步棋的迈出,将等于是,在以后的第一天,在以后的第一天的一天之内,主要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那边,将有一亿人死亡;而在主要包括美国的这边,至少也要有八千万人死亡。

有了这个运算数字,肯尼迪就坚决地,绝不再有任何犹豫地准备坚决地放弃走出第六步棋的任何冲动了。

然而,接下来还会有没有问题呢?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美国该怎么办?

接下来美国就该是这样悲惨地,这样屈辱而无可奈何地,完全沉沦在“黑色星期六”拉开的黑暗帷幕中了吗?

接下来,美国就该接受已经走出五步好棋,却因古巴走出了一步绝招妙棋,就被彻底“将”死,彻底认输吗?

如果不这样,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肯尼迪总统撑着病痛的筋骨,乘着微弱的烛光,为难而伤心地几乎就要落泪,就要咬碎牙根,准备要在彻底认输的同时,蒙耻而蒙羞地大哭上一场了。

无论如何,不能再走第六步棋。

第六步棋不能救美国。

第六步棋也不能救肯尼迪总统。

现在,美国和肯尼迪都走在了绝路上。

肯尼迪总统只能完全陷在了无可奈何,简直完全无力再摆脱的黑暗和绝望中了。

美国也许必须承认,美国已经可耻地输了,已经可耻的失败了。

然而,简直是意想不到,几乎简直不可想象,正当美国几乎已经迈向深渊绝路的时候,几乎忽然上帝真的更偏向着美国,在美国最困难无奈的时候,它忽然伸出了一只强而有力的手,他不仅已经在过去就造就了一个俄国的祸种赫鲁晓夫,他现在更在此时,忽然又特别地赋予了这个俄国的蠢驴的特别偏执执拗的愚蠢。这个愚蠢执拗的蠢驴,他在最初跃跃欲试,跳上棋盘,不可一世的迈出第一步棋后,以为绝对可以一步致胜,后来美国人给他迎头来了一二三步“将”军,他却又一时完全昏头昏脑,完全吓成了傻冒,再连一步棋也走不出来了,但是,当美国走出第五步棋,忽然古巴人代替赫鲁晓夫走出了第二步棋,一步高棋已经把美国佬置于死地,已经“将”死的状态下,当美国佬被逼得不得不正准备搁下手中的棋子完全准备认输的时候,忽然就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候,赫鲁晓夫几乎是抢天扑地突然来了灵发劲儿,他抓起棋盘上来的棋子,“砰”地一声,马上走出一步急棋,并且马上声嘶力竭地高叫起来:“和!和!”同时,他更为低声下气地仰脸看着美国佬,开始乞求:“和棋吧!和棋吧!怎么样,求求您了!”

美国人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眼睛里又出现了什么。本来已经走到了绝路死路上的棋,本来已经输掉的棋,怎么只因为赫鲁晓夫先生不走则已,一走便是这样的“高”棋,他只这一步棋下去,美国佬的“死”棋和输棋,忽然又全盘皆活,美国佬忽然在死棋路

又活了起来，输棋忽然又出现了变成赢棋的可能。

美国人立刻暗暗嘘出一口气来，立刻偷偷喜欢，他们简直乐不可支，要手舞足蹈地准备跳起来，准备欢庆摆脱危机的胜利了。

而赫鲁晓夫呢，一直还在傻呵呵的看着美国人，等着美国人还他一句，同意他求和的话呢。

### 克里姆林宮爛成一鍋粥

10月27日。在古巴。蘇聯火箭部部隊分遣兵團司令兼導彈基地司令員別爾烏金中將，在切·格瓦拉的支持、影響和鼓舞下，堅決執行古巴領袖卡斯特羅作出的嚴懲來犯者的命令，一摠指揮鍵鈕，就把薩姆導彈送上長空，把美國間諜飛機打了下來。

這裡霹靂一聲巨響過後，美國立刻陷入了“黑色星期六”的無邊黑暗，陷人在了一片的喪魂落魄中，陷人在了一片可怕的恐怖的悲鳴中。

然而，其實，這裡還不是發生了最黑暗的地方，這裡還不是最使人胆破心裂的地方，也還不是最為造成了惶惶和恐怖的地方。

造成了更大的黑暗，更大的惶惶和恐怖，仿佛已經是災難臨頭的地方，是在離古巴還有一萬三千公里遙遠的蘇聯，那是在莫斯科，那是在克里姆林宮內赫魯曉夫辦公和已經連續幾天須臾

不敢离开的地方。

通过电讯，那古巴上空的突然一声巨响，立刻似乎比霹雳更可怕地传到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耳道里，他几乎立时便为之魂飞而魄散，他甚至立时抱起脑袋来，在他的办公室内，想马上寻到个洞，就要往里钻了。

赫鲁晓夫马上打电话要所有能够求告和可以求告的朋友、同志和伙计赶快奔到他这里来：

“科兹洛夫同志，你快来吧，天要塌下来了！”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快来吧，地要裂了！”

“米·安·苏斯洛夫同志，末日已经来临，你快来想想办法吧！勃列日涅夫呢？伊利切夫呢？还有福尔采娃，该死的小挨刀的，他们都哪里去了？”

应着赫鲁晓夫丧魂落魄的紧急电话，苏共中央的凡是正在莫斯科的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外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首长，陆、海、空军，火箭部队，其他各兵种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元帅们、主帅们，大将们、上将们，还有一些此处比较少量的中将少将还有更少量的校官们，一时都乱哄哄地被一起召到了尼·谢·赫鲁晓夫的办公室里来。亏了赫鲁晓夫早有远见，在斯大林死后，尤其是在他当权之后，他亲自出主意，亲自指挥人马，不仅在莫斯科最漂亮的风景区列宁山上，建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宽敞宏大气魄壮观的高级别墅和住宅区。在克里姆林宫内，他也一改列宁、斯大林过去在小屋子里居住和办公的传统，他亲自指挥建造现在所拥有的既能办公，也可以会客，甚至可以变成跳舞场的如此有气魄的宏大办公厅，如果当时没有远见造下这样的大屋子，现在忽然召来这么多的黑压压的人马，怎么能坐得下，站得开呢？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在这个宏大的办公厅里，现在站满了，形形色色的，粗的细的，肥的瘦的，有的脸相似猫，有的脸相如狗，比如米高扬，他的长脸，就完全酷似一只猎狗。他们有的笑容可掬，有的面目冷酷，比如马利诺夫斯基，实在很像一只穿着元帅服的大猩猩，那大下巴，几乎总是在向外地涨大着。这么多人物，这么多各色的人物，一时都聚到了赫鲁晓夫的衙门厅堂里来，高矮参差不齐，你推我搡，到处嗡嗡嚶嚶，大声说话或者窃窃私语，甚至有的老男人还伏在了年轻的女官员耳根上来咬耳朵，他们有的人开始发出嘘声，传递着惊慌、可怖的话语和气息，自然的，他们来到这里的时侯，都已经知道了远在万里之外古巴上空发生的事情了，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现在拥有的惶惶心情，充满了恐怖和绝望情绪，也是无须说的。不过，尽管如此，不知是谁，不知为什么，是幸灾乐祸，还是怎么地，忽然发出了一阵“咯咯”的干笑，好像立刻要撕裂人们的神经要引发传染歇斯底里的大发作了，于是人们更嗡嗡嚶嚶地大声嘈杂哄哄起来，更显得哄乱了起来。

满屋子都是惊慌失措，绝望和似乎是世界进入末口的情绪。

而这时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更完全似乎是变成了这锅热粥烂粥中心的一把搅粥的勺子，他一会儿搅到这边，一会儿搅到那边，他大声地吵嚷着，大声地呼喊着：

“比留佐夫元帅！事情完全是你惹出来的，你说说，你怎样来拯救俄国吧！”

赫鲁晓夫扯着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的衣襟吵嚷。

比留佐夫悄然无声，不敢搭话。

赫鲁晓夫也不敢更深地质问他，因为比留佐夫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可以随便把导弹运进到古巴那边去。赫鲁晓夫心中完全清楚，祸是他自己打头招出来的。

但是，他仍然还是要抓替罪羊，他又抓住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衣襟：

“元帅！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是不是你在苏乎米海岸和我一起散步的时候，你指着海那边的土耳其说：美国人在那里设置了导弹，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古巴也针锋相对，设置起导弹来呢。你是不是这样说过？好一个聪明人！现在大祸惹出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赫鲁晓夫冲着马利诺夫斯基又是一顿喊，然后，他忽然又跳到了苏斯洛夫的面前，愤怒而疑惑地挥起了拳头：

“苏斯洛夫同志，你为什么笑，你是在幸灾乐祸吗？原子弹飞来，你也会变成一堆肉的，你不要幸灾乐祸吧！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苏斯洛夫紧忙辩白：

“赫鲁晓夫同志，我没有笑。你知道我的肺有病。我是在咳嗽。我为什么会幸灾乐祸呢！”

赫鲁晓夫还是说：

“你一贯阴阳怪气，叫人摸不着头脑！你完全可能心怀不满，不怀好意，因为你总以教皇自居，总想当上二把手，或者还想当上一把手吧！”

苏斯洛夫说：

“尼基塔！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力？你是首长吗？你有什么权力来侮辱你的同事？我是主席团委员！”

赫鲁晓夫说：

“明天你可能就不是了！因为你在困难的时候，你竟敢笑话我，你竟敢笑话我尼·谢·赫鲁晓夫！”

苏斯洛夫只得再说一遍，嚷着说：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我没有笑话你，我只是在咳嗽，我只因为肺有病，我忍不住要咳嗽！”

赫鲁晓夫还要吵下去。

但是，这时候，他终还是被阿·伊·米高扬喝住了：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忘记了过去那个人，他在的时候……”

米高扬点到为止。他不能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显然，米高扬现在是向赫鲁晓夫揭示当年斯大林的榜样。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曾经大肆制造谎话，指责说斯大林在1941年6月25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入侵苏联时，斯大林一时惊慌失措，完全失去了应对的能力，简直完全变成了吓坏了的白痴，几乎马上就要夹着尾巴逃出莫斯科，准备到古比雪夫逃命去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活灵活现、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斯大林，说斯大林也有过这样的狼狈处境。米高扬当时听到了赫鲁晓夫的这话，不过，他当时就知道赫鲁晓夫是在扯谎，哪有过那种事情呢，怎么会有那种事情呢？斯大林，那可是斯大林呀！德国法西斯在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在1941年6月25日的那个早上，的确是突然袭击，突破了苏联红军的防线，苏联红军的确是立刻蒙受了巨大的溃败，把敌军引进了纵深，许多重要城市和战线，立刻在一日之内崩溃和陷落了，然而，在距离西部边境前线并非千里之遥的斯大林，并没有马上惊慌失措的手忙脚乱起来。赫鲁晓夫那时在乌克兰的基辅，他在那里当他的，被斯大林委任的“乌克兰王”，他并不在莫斯科，他并没有见到过斯大林在战争最初开始的日子的情景，可是，当时，作为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成员政治局委员的阿·伊·米高扬，却是一目了然见识过当时斯大林的情景的，在克里姆林宫的大本营里，他一



如往常地镇定自若,他总是安祥地坐在他的安乐椅上,从容地抽着烟斗,专注地静听着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关于战争形势的分析和战况的报告,前线的形势,确实是火上眉毛,十分危急的,但是,斯大林仍然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从容踱步,条令分明而镇定地作出各种各样的应急的决断和调兵遣将的命令。斯大林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困难危急的形势面前,表露出过哪怕一丝的失措和惊慌,至于到古比雪夫去的话,斯大林确有过这样的指示,在古比雪夫再建立一个二线的司令部,并把各国的外交使团迁移到古比雪夫去,但是斯大林本人,则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离开莫斯科一步的念头,尽管后来为了绝对的安全,把列宁的遗体都从列宁墓中移出,秘密地运送到了苏联的远东地区秘密安放了起来,斯大林却仍然绝不离开莫斯科他的大本营,他的最高统帅的指挥员位置。

阿·伊·米高扬见识过斯大林当年的雄风和神采。见过那样的榜样的英姿,他也是真开过眼界,因此,他现在面对着在一锅粥一般慌乱的人群中,像一把搅粥的勺子一样胡乱搅动着的赫鲁晓夫,实在有些看不入眼。而且,阿·伊·米高扬最晓得可以镇定赫鲁晓夫的神经的穴位。他与赫鲁晓夫在眼下这班人群中,可以算是交道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赫鲁晓夫的每一根神经,他都似乎可以清楚的摸到,所以,他也能够很准的针灸赫鲁晓夫的,可以使他镇静和安稳下来的穴位。

现在,阿·伊·米高扬,猛的这一针刺到赫鲁晓夫的穴位上来,赫鲁晓夫猛的一惊。米高扬显然刺得他有些疼痛,因此,赫鲁晓夫差点也冲米高扬瞪起眼来。此时正是最心乱如麻,急急歪歪的时候,所以,即使对米高扬,赫鲁晓夫也说不定会发急歪,发脾气,尽管米高扬曾经是他的头上的太阳,曾经是压在他头上的很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大的领导，米高扬在已经当着中央首长的时候，赫鲁晓夫连个区委书记还不是呢。不过，彼一时，此一时也，不管过去米高扬何等高在上，现在他不也在赫鲁晓夫的手下了吗？如果赫鲁晓夫真向他发脾气的时候，他也只能是乖乖的伺候着了。

不过，米高扬可是又狡猾又有手腕本事的一个玩政治游戏的老手。要说玩政治牌的圆滑娴熟，赫鲁晓夫除了颇富匹夫之勇之外，他那儿能在米高扬的话下？也许米高扬正是由于他的不可比拟的老练和政治上的无比的圆熟，使他不无谨小慎微，却又机巧有度，宁肯在一场又一场风波之后甘居一场又一场斗争中不怕冒险争勇好斗的赫鲁晓夫之下，却也不肯充当任何挡风的墙壁，出头的椽子先烂。后来的事实证明，还是米高扬当大官的时间来的早，在大官的位置上维持的时间长，下台比赫鲁晓夫还要晚得多，而且最后也还算善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到后来，在政治游戏场上，也还是没有玩过阿·伊·米高扬。米高扬还是舵盘把的稳，最终还是比赫鲁晓夫高了一筹。

只是，在这一天的当时，赫鲁晓夫到底还是没有冲米高扬瞪起眼来。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完全的匹夫，他有的时候，还是能够相当有些机敏的。当米高扬向他当头棒喝一声时，他最初的一惊显然是想发火，在这样的朝廷里，有谁还能有捧喝赫鲁晓夫的权力呢，就是米高扬也当然不行。不过，他的脑海里忽地一转弯儿，他看到了米高扬，他终于好像看到了救命的稻草。

是呀，谁能有米高扬经多识广，见过世面，颇富经验呢？

特别是，米高扬此时此刻，还忽然又提到了那个人。赫鲁晓夫当然知道，能听出来，米高扬提到的那个人，当然就是指斯大林。

是的。赫鲁晓夫并不是完全不熟悉斯大林。恰恰相反，他是

熟悉斯大林的。他是很见过斯大林的。他在斯大林的鞍前马后，身旁左右，当过了多少年的近卫军战士，曾经对斯大林几乎真的怀有过儿子一般的忠诚，喊“斯大林是我们最亲爱的父亲”，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是有着独特的专利权的。从1934年在苏联共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大会发言中第一个独创发明这句说词以来，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前，这句说词一直是赫鲁晓夫的口头禅，在没有任何一次的正式发言和演讲中，赫鲁晓夫是不反复重复这一个唯他独创的说词的，仿佛他总是害怕别人抢去他的专利发明权似的。而事实上，斯大林对赫鲁晓夫来说，实在也真可谓是他的政治生活之父。

人们可以推想，如果不是1929年9月里，赫鲁晓夫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入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从而和斯大林的夫人娜佳成为同系的同学，进而成为娜佳的朋友，娜佳又很快把他引荐到斯大林身边的话，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怎么能显示出来自顿巴斯矿区一个小煤矿的副矿长，一个普通的矿工出身的工农兵大学生，后来那种若大的政治天才呢？

事实上，完全是斯大林，把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所以，说斯大林是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活之父，当然也属正确不谬。

只是后来，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突然在一夜之间，确实是在一夜之间，那是在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已经胜利闭幕以后，就在这个“二十大”业已闭幕的当天晚上，在苏共“二十大”上当选为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突然从这天夜里23点30分开始，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钟，召开秘密会议，赫鲁晓夫进行了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从那一夜开始，赫鲁晓夫这个斯大林的忠实儿子，就变成了斯大林的死敌，对斯大林极尽诋毁和泼污，直至后来扒坟掘墓，焚尸扬灰。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不过,尽管如此,儿子毕竟还是儿子,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活之父,毕竟还是他的政治生活之父。斯大林作为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活之父,作为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活的老师,在赫鲁晓夫身上,除了他难移的狡诈性不可更改以外,耳濡目染,斯大林也传给了他一些政治生活的技能和本事。

斯大林在这方面,无疑是无师自通的杰出天才。有谁教导过斯大林应该在政治生活中怎样表演呢?列宁在政治上,思想上,哲学和理论上,对斯大林有过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生活和斗争的舞台上,列宁也并没有导演过斯大林。

而斯大林在这样的舞台上,却始终能够自如地表演好他庄严的角色,他在这样的角色表演中,总是镇定自若,举步从容的。

在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突然袭击突破苏联,大兵压境的严重局势中,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决没有像尼·谢·赫鲁晓夫今天在这里一样,在严重局势面前,立刻惶惶万状,完全变得像个跳马猴子一样。

还有,另一次,美国人也突然袭击斯大林,那是在1945年,罗斯福总统死了,新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来到了波茨坦,他忽然想吓唬一下斯大林,扯着斯大林的袖子说:“元帅先生,美国现在拥有了一种破坏力极大的杀伤性武器,厉害的很!”杜鲁门总统很想吓上斯大林一跳,但是,斯大林的表情立刻令他失望,斯大林对杜鲁门总统的无异于讹诈的吓人话,所报之的,只是似乎是了不为意的,心不在焉的,淡淡的一句,轻轻的一句:“哦”。斯大林脸上找不到任何惊愕的表情。

杜鲁门总统进行的,事实上那不也是最初的核讹诈吗?可是,斯大林是怎样把他顶回去了呢?尽管斯大林在那时,实在也

还没有原子弹，可以和美国人较量，但是，斯大林还是把杜鲁门给顶回去了。

那是什么年代？

那是什么样的年月里的人物风采呢？

那不正是当年赫鲁晓夫政治上的父亲和老师斯大林吗？

可是，岁月流逝，到了1962年10月，斯大林逝世还不满十周年，到了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赫鲁晓夫这个本来在多数时候凭着匹夫之勇，气壮如牛的汉子，怎么变得如此泥巴牛屎一般的稀松平常，软塌塌了的呢？

当年，斯大林和杜鲁门较量，杜鲁门手中有了原子弹，斯大林两手空空，也许还有手榴弹，可是斯大林并没有被杜鲁门吓倒，并没有被杜鲁门吓的腿软下来。

但是，后来，斯大林下命令加紧制造原子弹。他下死命令，要贝利亚负责，两年之内，苏联一定要拥有原子弹，结果贝利亚不负斯大林之期望，一年零九个月，在1948年9月以前，搞出了苏联的原子弹，后来，斯大林死了，贝利亚被赫鲁晓夫杀了，但是，他们留下来的，造出来的原子弹、氢弹，已经足够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势力面对面，针锋相对地对峙和抗衡了。到了1962年10月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实际上完全是这样一种状况：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你有氢弹，我有氢弹。你的导弹对着我，我的导弹对着你。实际上，这完全只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是一种对峙的状态，是一种要想活，谁也不能动手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本来，能有什么了不起呢？

简直没有什么了不起！

完全可以说并不存在什么了不起。

可是，就在这样的状态中，赫鲁晓夫突然能在一点儿波澜骤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起的时候，便完全地吓慌了魂儿，完全吓麻了手脚。

而正是在他不知该如何所以，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完全没了招儿，完全手足无措之时，忽然米高扬向他提起了“那个人”来。

是呀，“那个人”如果今天还活着，情景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呢？

是呀，“那个人”，不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样子，活生生的榜样吗？

米高扬向赫鲁晓夫提起了“那个人”，立刻仿佛真有了效应，真壮了一下赫鲁晓夫的胆子。他的已经被吓昏的神智忽然清醒了许多，他发现了米高扬可以是根救命的稻草，他经多识广，富有经验，怎么现在不来问计于他呢？不早就应该问计于他了吗？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亲爱的米高扬同志，苏维埃国家，我们全苏联的人民，我们大家，我们的妻子儿女，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已经整个地，完全地，十分危险地处在美国的核打击的阴云之下了，你说该怎么办吧？我们在那边，我们派到古巴去的败家子儿，胆大包天，打下了美国飞机，美国人要报复，一场原子大战，即刻就要爆发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吧，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同志，你说这次该怎么办吧？”赫鲁晓夫差不多是嚷着声儿，他扑到了米高扬的身边，抱住了米高扬的臂膀。赫鲁晓夫情真意切，眼泪汪汪，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米高扬马上开始安慰赫鲁晓夫：

“不要慌忙。尼基塔！不要慌忙。有您和我们同在。我看，我们是能度过危险时期的。”

赫鲁晓夫马上打断他：

“米高扬同志，您不要唱高调了。现在不是唱高调的时候，时间紧迫。热核战争可能就在眼下的某一秒钟就要开始发生了，所

以,您不能再唱高调了,您得赶紧拿出个能够行得通的主意来。”

米高扬说:

“主意会有的,赫鲁晓夫同志,主意会有的。”

赫鲁晓夫说:

“什么好主意,您快说吧,米高扬同志,你快说吧!”

米高扬眨巴了一下眼睛。

米高扬开始在心里打鼓,这主意怎么出,这好主意的话又该怎么说出口来才好呢?赫鲁晓夫是个心眼不大,而且多疑的人,他一向嫉恨比他聪明,比他有本事的人,比如贝利亚,比如马林科夫,比如莫洛托夫,当然,也还包括朱可夫,在朱可夫元帅身上,还可以看到赫鲁晓夫过河拆桥的品质。当年,朱可夫动用军队的力量帮助赫鲁晓夫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包括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赶下了台,可是,真是后来马上应验了“狡兔死,走狗烹”的这句话,赫鲁晓夫战胜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之后,几乎是第二天,就把他的帮手朱可夫元帅也登下了深渊。为什么?只因为朱可夫元帅在帮助赫鲁晓夫展开对莫洛托夫一伙人的斗争中,显示出了决定性的力量。赫鲁晓夫是不允许比他聪明,比他有本事,有能力,有力量的人永远呆在他的身边的。他一向最喜欢,最欣赏,最爱使用的人,不是马屁精,就是草包,不是草包,就是马屁精。斯大林过去喜欢聪明练达能干的人,赫鲁晓夫实际上最喜欢唯唯诺诺的草包;他以前内定的第二书记基里钦科,那是他从乌克兰带来的老搭档,可是,那家伙,绝对是全苏联最大的草包,最可鄙的无能之辈。后来,基里钦科作了替罪羊,被赶下台,赶到莫斯科以外的什么地方去了,现在又内定选了一个酒鬼、色鬼、马屁精外加双料的大草包,来充当第二书记,临驾在苏斯洛夫之上,当然也还临驾在他米高扬

的头上，真是岂有此理，咄咄怪事！

米高扬对此愤愤不平，但他倒也并不十分引以为意。米高扬多年总结的一个宝贵经验是：官大有险。所以，要越谨慎越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恣意，不能放肆，说话必须三思，行事必须九思，决不能冒然，绝不能求一时痛快，一时得意，而忘乎所以，而轻率行事，不能顾前不顾后，不能不计后果。

比如眼前的赫鲁晓夫，大火烧了猴屁股似的，差不多完全是要狗急跳墙起来，这时候，正是他头脑发热，头脑昏乱的时候，什么样的丑事、臭事，都有可能施行，都有可能干得出来，而事过之后，如果他忽然又要当事后诸葛亮，事后的大佛祖、大明公，追究丑事、臭事、错事，就是明明是他干的，是他亲手干的，他也会寻找替罪羊推委，他也要文过饰非，把自己打扮成一贯英雄正确的先知先觉，而别人都是大败势中的白痴、傻瓜、无能之辈、混仗东西。

想到这些赫鲁晓夫一贯的伎俩，一贯的个性脾气，米高扬在赫鲁晓夫求助他的时候，问计于他的时候，他不能完全不管，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何况，这实际上也又到了他的一个显示才能和高明的机会，怎么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呢？不过，无论如何，这是到了又一个关键的时期，非常的时候，他还是不能不小心为佳，谨慎从事的。

在过去的几天中，克里姆林宫里乱成了一锅粥，在克里姆林宫外的莫斯科，更是乱成了一锅粥。首先是从列宁山上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们居住的别墅区开始，一辆一辆汽车，拉着高级官员们的老婆孩子、七姑八姨，以及儿子女婿，金银细软，宝贝物资，纷纷撤到莫斯科郊外，有的人家甚至已经在苏联的远东小城小镇包租下了房子，准备搬迁到那里去。大官们的家眷们这样行动起



来,接着就会影响中间的官僚。部长会议的政府部长们,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们,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向莫斯科城外运送家眷,简直又像是1812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故事差不多:拿破仑要来了,所有的贵族们,都在争相逃离出莫斯科。而1962年,莫斯科的贵族们,似乎也要在美国人的核威胁下,把莫斯科完全变成一座空城了。

然而,就在这样的纷纷嚷嚷的纷乱中,在所有这样的逃出莫斯科的车水马龙中,人们却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阿·伊·米高扬的家属,完全找不到米高扬的妻子儿女。为什么呢?因为米高扬的家属更恋栈列宁山上高级别墅区高级住宅楼的所有现代化的齐全设备,他们的完全不忙于去奔波逃难,因为米高扬早已向他的家人们打过了招呼:

“战争打不起来。你们谁也不要动。你们哪里也不要去。”

他的亲属们提醒他说:

“赫鲁晓夫家把孙子、外甥们都迁到莫斯科城外去了。”

米高扬却说:

“那是他们家的事。你们不要迁。现在正值深秋。正是黑松林别墅那边蚊子咬人最厉害的季节。蚊子还会传染脑膜炎的,别弄的原子弹没有飞来,倒是蚊子飞来了,弄得孩子们得了脑膜炎。”

由于米高扬的坚持,确实,他们家的人,在从10月22日开始,进入最紧张的危机的日子以来,是一个人也没有离开莫斯科的。米高扬的家人们知道米高扬如果没有把握,他是绝不会不加谨慎冒然行事的。他们知道米高扬既然这样行事,想必是因为他手里确有把握的王牌。

当然他的家人也有怀疑的时候,因为他们听说了,赫鲁晓夫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家的孙子外甥们撤到莫斯科郊外去,竟然还是赫鲁晓夫从克里姆林宫打回来的电话发出来的指示。可是,尽管如此,米高扬也不为所动,不准他的家人们照猫画虎。米高扬的家人们也能想到米高扬其实比赫鲁晓夫更富有经验,也更聪明和更富远见卓识,而且,他从来几乎都没有作过错误的决定,所以,米高扬的家人们,到头来无论别的人家怎样人心慌慌,一片纷乱,仍然不受其扰,保持着家庭的安然的正常生活。

事实上,米高扬确实已经进行过对事态的仔细分析,他得出来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严重对峙,真正的战争现在不会发生,特别是真正的核战争,现在不会发生。因为他还没有听说,也还没有看到,美国已经选了个疯子或颠狂病人,来充当美国的总统。相反,据米高扬所知和听到的信息,据说美国的现任总统肯尼迪,倒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比如,米高扬听说,1961年美国人指挥雇佣军人侵古巴,失败后美国人大肆鼓噪要求大加报复,可是,据说肯尼迪则认为:搞雇佣军人侵,本身就是错误的。这认识可真是棋高一招,足见其聪明。因此,如果认为这样的聪明人会糊涂地发动一场难说你死我活,也许只能是同归于尽的核战争的话,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所以,尽管从10月20日以后,从肯尼迪在美国白宫发出强硬讲话以后,苏美两国已经出现了严重战争对峙的严峻形势,米高扬却仍然坚持认定,核战争是打不起来的,因为核战争完全不可能是一两个顽童可以胡闹的把戏。

在克里姆林宫最高决策的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含糊其词地谈过他的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和赫鲁晓夫的观点认识,有着完全的不同。所以,不容他说出来,说清楚,赫鲁晓夫就厉声地打断他的话,指责他没有伟大政治家的头脑,不能正确认识目

前美国太强大了的这个客观形势，还是一套形而上学的旧思想，旧观念在作怪。

赫鲁晓夫甚至还点到了斯大林曾经对米高扬的一次批评。那还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米高扬到美国去办外贸交易，在和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们打交道时，总有些自惭形秽直不起腰来的味道，因此，有些美国的新闻媒体，就作了一些米高扬在美国人面前不无奴颜媚膝的报道。斯大林看到这些报道后，等米高扬回来，把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叫在一起，大批一顿米高扬，批评他没有能够与资产阶级硬碰硬的硬骨头，甚至连不亢不卑也作不到。因此，赫鲁晓夫现在点到米高扬的这一次挨批，质问米高扬：“你是不是还在斯大林的阴影里走不出来，你要我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进行危险的冒险活动呀！米高扬同志？不可能！”

所以，既然米高扬的判断、认识，不合赫鲁晓夫的胃口，与赫鲁晓夫的观点认识有异，因此，后来米高扬完全咽回了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宁肯充个哑巴，不再吱声。

不过，今天，现在，再不吱声就不行了。再不吱声，赫鲁晓夫就会说你也是想幸灾乐祸，是见死不救，是一个野心家了。

很久以来，米高扬知道赫鲁晓夫越来越离不开他，可是也同时发现，赫鲁晓夫对他，也越来警惕。有的时候米高扬能发现，赫鲁晓夫脸上的两个明显的肉疣会突然鼓着，两只褐色的小眼睛忽然瞪起他来，闪烁一种几乎明显显示权力威信的，同时又是疑惑警惕的目光。

米高扬太知道伴君如伴虎的意味了。他完全知道，伴赫鲁晓夫，也只能是这样的意味，必须格外的小心，必须慎之又慎。

那么，赫鲁晓夫现在问计于他，米高扬事实上也成竹在胸，完全知道该照计而行什么新的办法。其实，有许多办法，是可以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选择和实行的，完全可以镇定下来，从容的选择和实行，不必慌忙万状。

不过，米高扬心中有数，在赫鲁晓夫恣意发泄的时候，不能马上要他打住。在赫鲁晓夫办错事，特别是满腔热情、全力以赴办错事的时候，任谁也不能向他指出错误，更不能对他实行批评。如果这样，这个到头来也改不掉老脾气的畜子，改不掉其劣根性的狡黠的顿巴斯矿区游手好闲的小酒馆和妓院的暗门子里泡出来的二流子，总还是要嫉恨你不忘的，即使后来他知道你是对的，他是错的，他也会嫉恨你。因为，事实上，仅仅因为你比他聪明，他也会绝不忘怀地嫉恨你，永远嫉恨你的。

此时此刻，倒底该怎样向赫鲁晓夫献计献策，献个什么计，献个什么策才好呢？

米高扬认为，再不能拧着赫鲁晓夫偏执劲儿，向他指出不大会有核战争威胁和危险的存在。如果这样指出，已经认定处在核战争阴云之下的赫鲁晓夫，就又要跳起来，指责你是在不负责任，你是还要冒险的疯子了。他还会把你的话头打断的。

赫鲁晓夫向来不会欣赏不能顺着他的思路和意志的献计献策，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老规矩了，米高扬到了此时此刻，也还是不能不循着这规矩办事的。

毕竟米高扬老奸巨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乏机巧和圆滑的智慧。他在脑海里经过一番三思九想，他终于向赫鲁晓夫说出一个差不多完全可行的良好计策来。其实，米高扬知道，他的这个计策，也不过仅仅是 $2+2=4$ 的数学题，简单的很，根本不是什么高等数学。但是，他却依然是极为郑重其事的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目前如此严重的事态形势之下，决策行事的最好办法，最佳办法，也许只能是——”

米高扬突然又打住话头，撩起眼皮来，抬起头，让眼珠子盯着大房子高屋顶上的水晶玻璃吊灯旋转起来。

赫鲁晓夫差点要急的跺起脚来了，他攥紧两只拳头，忽然朝地下挥着，冲米高扬急切地喊：

“您快说出您的好主意来，米高扬同志！”

米高扬终于又放平了脑袋，转回了脸来，仿佛是非常热切地伸出两只手来，把住了赫夫的两只胳膊说：

“到了这样严重的局势危急的时刻，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最好的应对处置办法，也许只能如此，那就是完全由您本人，来充分地展示您伟大政治家的风度了，你可以完全仅以您的名义，马上给肯尼迪写上一封电函，立即告诉他，您已经作出决定，苏联已经作出决定，准备开始从古巴撤出导弹。这样，马上便会釜底抽薪，使矛盾和对峙立刻不复存在，烟消云散。危险严重的形势和局面，将由于您的政治家的胸怀和风度，举重若轻的伟大作为，马上就会开始缓和进而逐渐的消解了。”

米高扬说出了他的好主意。

赫鲁晓夫瞪大了眼睛，盯着米高扬，半天眼珠子转不过来弯儿来，又老半天，才终于又眨巴了一下，问了米高扬一声：

“这就行了吗？米高扬同志。”

米高扬说：

“十有七八，这是可行的。尤其是由您来出面办这件事，直接和肯尼迪打交道，这件事是能办成的。”

赫鲁晓夫还是不无疑惑，但是，除了米高扬这样的好主意，谁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科兹洛夫甚至出主意要主席成员们都到鲍罗费克斯大教堂去搞一次集体祷告，恳请上帝来保佑苏联，这样的主意怎么能拿得出来，不是简直荒唐透顶吗？吵了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老半天无神论，忽然又去祷告上帝，请求上帝开恩保佑，而且是主席团委员全体去，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愤怒的上帝不把大家的裤子都扯下来痛打每人一顿屁股，那才叫怪呢！赫鲁晓夫能采纳这样的“好”主意，干出这样的蠢事吗？

那还是不能够的。

赫鲁晓夫还是很有头脑的。

他现在比较出来了，还是米高扬更高一筹，更有一手。

而且，米高扬的主意更有体面的说法，好听的名头。严重的形势怎么应对呢？只要赫鲁晓夫同志展示一下伟大政治家的风度就可以了嘛。这是多么体面的办法呀！

真是好办法。

好了。就照这样的办法来办吧。米高扬还说八九不离十能成功，这就是肯定能成功的。米高扬这个老油条，没有十二分的把握，他是绝不会说十分的。

赫鲁晓夫这样想着。他准备要下定决心了。

接着，他立刻就下定了决心。好吧，就这样办了。

他迅速开始赶走多余的人，让那些元帅、将军们都走开，他这里现在只要留下一些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的书记处书记，得让他们大家帮他措措词儿，得让他们大家给他提着点词儿，以便他能给肯尼迪写好一封信。

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绝不一样，绝不能比。斯大林有很多著作。他的讲话稿，重要的电文，重要的信件，都是他亲自动手动笔写。斯大林从来不用别人捉刀。而且，斯大林在文字游戏中，从来都十分挑剔，谁在俄文中拼错了一个词儿，变格不对，或者用错了标点附号，那都是不行的，那他都是要指出来的。可是，赫鲁晓夫在这方面，实在完全不行，他的文化基础太差，他的俄文拼

写,就是直到后来,也完全不能过关,经常把“青天”拼写成“牲口”,甚至把“文化”拼写成“野猪”,实在很不像话。因此,他后来也绝不亲自动手抓摸文墨,哪怕是给他儿子写信,他也只是口授,而他的秘书们来抄录。

赫鲁晓夫有好几个秘书,是从乌克兰开始,经过战争年代,一直带到他身边的,经常替他口授抄录文件的,是阿·萨秋科夫和鲍·列别杰夫,赫鲁晓夫一直把他们当作小文书来使唤,总是干一些抄抄写写之类的琐事,但是,他们实际上又是大秘书,级别都很高,都有相当中央副部长的级别,但是,他们在赫鲁晓夫这里,经常干的不过是记录赫鲁晓夫的口授文书,包括给儿女们写信,特别是给孙儿孙女们写信,写便条,赫鲁晓夫都不敢亲自动笔,他唯恐拼写错误被孩子们看不起,被别人议论讥笑。赫鲁晓夫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他因为很久以来就位居高官之职,配有秘书,所以,他也就有了完全不摸纸笔的条件。

本来,在平时,在一般的情况下,诸如像起草什么文件啦;电文啦,公文信件啦等等之类的文书,在赫鲁晓夫这里,基本上是连口授也不作的,顶多是说上一个框框,说上一点意思,然后就全由秘书们起草拟稿,然后讨论修改,再反复一番,最后成文再写成定稿。赫鲁晓夫出手的文书材料,一般都经过这样的渠道过程。在通常的时候,他宁肯说完意思让秘书们去一边拟稿,而他自己悠悠哉哉独酌独饮白兰地酒,他才不来磨嘴皮儿搞什么口授呢。

然而,这一次,给肯尼迪写信,要展示一下他的伟大政治家的风度了。这样的机会,他是不能让人来掠美的,这一次给肯尼迪总统写信,他完全坚持一定要亲自来口授。他只要求萨秋科夫来记录,让列别杰夫来打字,校印成稿。

同时,他让主席团委员、书记处的书记们,等在会议室里,等着讨论,通过一下这篇信稿。

这时候,米高扬又提示赫鲁晓夫说:

“尼基塔! 不要太匆忙,要充分展开您的才智,以充分的说理,让他明智起来。您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赫鲁晓夫说:

“当然。米高扬同志,我们务必作到这一点。我必须引导肯尼迪总统聪明起来,要引导他能像我们一样明智,我们决不能让他蛮干和胡来。这样,事实上,现在事关拯救全人类命运的大事,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而现在世界的命运危在顷刻间,我们不忙些作好这件事,这怎么成呢?我们不能有任何懒懒散散的三流子思想,那是要误大事,捅大漏子的,我们不能冒那样的险,我们必须抓紧,我们必须对世界人民负责任,对整个世界负责任。”

赫鲁晓夫似乎又要有些得意忘形的唠叨起来了,好像真的人类的命运都握在了他的手心里,人类真的就要全靠他来一手拯救了。

米高扬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任务,虽然他还有一整套想法,还有很多想法,他本来还是想有所进言的。他想提醒一下赫鲁晓夫,这封信,还应该仅仅是一种要求对话而放弃对抗的姿态,仍然应该坚持尊严的立场,不能没有完全必要的适当强硬态度和实力的显示,最少不能降低到不亢不卑的界标以下,绝不能流露出任何乞求和平甚至低三下四的姿色。

米高扬想提醒赫鲁晓夫注意这些方面,但是他再次想到了在赫鲁晓夫面前不能显示过分的、过多的高明。于是,后来,米高扬把心里已经打好复稿的如此这般的一些谏言,也都打住了。

米高扬不想再说什么。



可是，有另外一个人，现在蹭到前面来，要和赫鲁晓夫搭话。这个人是苏联外长安·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不是主席团成员，也不是中央书记，可是，他是外交部长，现在这里人们面对的主要工作，当然主要是处理外交事宜，所以，他即使不是委员、书记，他也还是被特别指定留了下来，像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一样，他虽然也不是委员和书记，但因为目前的工作也事关战争问题，所以，作为国防部长，他也被留在这里，同时，当然也还留着比留佐夫元帅，苏联火箭部队的司令。

葛罗米柯现在蹭到了赫鲁晓夫的身边来。

葛罗米柯是苏联老资格的外交官，在苏联全部外交史上，有十分辉煌的经历，从1939年开始，斯大林就亲自派他到美国去当大使，当时，他年龄只有三十岁，还算是一个年轻人。不过，他到华盛顿任职不久，美国人就给他送了个绰号，叫作是“华盛顿最老的年轻人”。意思了无贬意，只是说这位年轻的苏联大使温文尔雅，老成持重。因此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和尊敬。后来，在二战期间，在斯大林生前，葛罗米柯备受器重，成了苏联最著名的外交官之一，为人练达而思想缜密，是完全能够胜任一切外交事宜的，非常称职的外交部长，办外交，在形式上，几乎从来不出纰漏，平时寡言慎行，一言不多出，一步不多行，一般的，总似象工具似的被他的国家领导人来使用，却很难像器具一般发出共鸣，赫鲁晓夫不只一次说过：我让葛罗米柯同志在冰山上坐着，如果我不发话，他一辈子也不会下来。这也可以说明他何等的忠于职守，也还可以说明他后来为赫鲁晓夫所如何好用。

而且，在平时，他在全部外交工作的过程中，他总结的最主要的一条根本经验是：根据授权办事，绝不讨权越权办事。外交

工作,多含峻严,多含微妙,往往必须严字为界,绝不能越雷池一步。

所以,葛罗米柯在他的顶头上司和领导人之下,从来是听吆喝、听指挥,却总是不肯蹭步靠前,总是不肯试图左右更不用说试图临驾在他的所有指挥棒之上的,特别是对赫鲁晓夫,他更是绝对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只是,今天可怪了,不知是怎么样的鬼使神差,他忍不住在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说完一番话后,就向赫鲁晓夫蹭了过来,一改他平时寡言少语的本色,他忽然也向赫鲁晓夫主动进起了言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您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先生直接写信,直接交涉关于撤出苏联设置在古巴领土上的导弹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明智的,也是可行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您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这就是,这里有一个外交程序问题。首先,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是根据苏联和古巴军事合作协定进行的。既然是苏古两国的军事合作协定决定了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那么,在古巴设置苏联导弹,就不只是仅属于苏联方面一方的事情了,它有一半还对等地属于古巴方面,所以,您在对于苏联设置在古巴的导弹作撤出的决定时,首先还需要和古巴方面取得认同和一致,在和古巴方面经过磋商和研究,取得共同同意撤出苏联设在古巴的导弹的共识和决定以后,才可以由您来不仅仅是代表苏联,而且也代表着苏古共同的一方,和肯尼迪总统再进行交涉,否则,没有古巴方面的同意和授权,我们只能代表苏联一方,而不能代表古巴一方。然而,现在的对抗和对峙,实在也还不仅是苏、美的对抗和对峙,而是苏古为一方,美国为另一方的对抗和对峙。所以,我们现在由您来与肯尼迪总统先生打交道,他如果对您的授权因为古巴方面没有明确的授权而提出

异议的话，我们在外交上将会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我们的外交地位将有可能会遇到被推到非常被动的位置上去的挑战。”

葛罗米柯是外交官。他习惯了使用缜密的外交词令，如此有条有理，有板有眼地向赫鲁晓夫进言，请求赫鲁晓夫考虑这样的外交程序。

葛罗米柯认定这样的外交程序，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

赫鲁晓夫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葛罗米柯的进言。

赫鲁晓夫圆睁着一双褐色的不大的，但是仿佛总是包含着异常的狡黠和机敏，同时包含着似乎是不无威胁和权势意味的眼睛，他专注地盯住葛罗米柯的鼻子头，这双眼睛咕辘辘地旋转了起来。

葛罗米柯开始变得像一条木偶似地被他盯着。

赫鲁晓夫专注地盯了一阵葛罗米柯，忽然，他又在葛罗米柯的面前，低下了头来，打起了转转来。

显然，他也展开了紧张的思想。他开始思考葛罗米柯的话。葛罗米柯的话，不能是一点儿也打动不了他的。

赫鲁晓夫开始急躁起来。他的转转更急躁地转动起来。终于，他不想再转下去了。他握紧了两只胖乎乎的，然而还在发着抖颤的拳头，他站到了葛罗米柯面前，他猛得冲着葛罗米柯大声呼喊起来：

“葛罗米柯同志！你是一个机械唯物论者，你是一个外交工作中的傻瓜，干了这么多年外交部长，你还没有学会什么是外交，外交只能是有权力的人们才能进行的，你懂吗？什么叫外交程序？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就是外交程序。你现在胡言滥语，婆婆妈妈，你是在耽误我的宝贵时间。现在整个世界都处在了核战争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的阴云下，全世界人的命运都危在旦夕，都在急迫地等待着赫鲁晓夫同志去拯救他们，可是，你小小的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忽然从哪里跳出来要给赫鲁晓夫同志上课，讲什么狗屁外交程序。卡斯特罗算什么？古巴算什么？古巴不过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湾之外，飘浮在加勒比海上的一条小小的短短的香肠！肯尼迪是大国的总统，只有大国的领袖才能和他对等地打交道。卡斯特罗凭什么也能往其间放呢？凭着他那一脸喜欢吵吵嚷嚷的大胡子？不行！他没有这个资格。再说，这已经是什么时候，火烧眉毛，非常时期，原子弹都要扔到头上来了，整个世界已经处在了崩溃和被摧毁的边缘上，已经是非常危险，危险极了！可是你这个傻冒外交部长，还要慢腾腾地搞什么外交程序。你快站远点吧，葛罗米柯，当心赫鲁晓夫同志真的把你送到苏联的冻土带去，真的让你永远坐到冰山上去，永远再不得下来，你听明白了吗？葛罗米柯！”

赫鲁晓夫喊着、叫着。

他的喊声、叫声，不仅葛罗米柯听到了，全体在场的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也都明明白白，听到了这喊声和叫声。

大家立刻开始噤若寒蝉，没有任何一个人，还敢再站出来，多嘴多舌。谁还能有这样的胆呢？谁不怕赫鲁晓夫送他到永难见天日的冻土带地区去呢？送下了台的主席团委员到冻土带去，也并不是无例可找，以前赫鲁晓夫的呢友，后来反目成仇被撤了职的基里钦科被赶出莫斯科，不就被送到了冻土带地区去了吗？

这样，再没有任何嘈杂声在赫鲁晓夫的耳边搅搅了。赫鲁晓夫开始聚精会神地让他的秘书们准备好纸笔，然后便开始亲自口授，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写信。

一开始,他婆婆妈妈,罗哩罗嗦说了一大堆废话。但是,他坚决要求他的秘书完全照他的口授抄录,因为这封信要充分展示赫鲁晓夫自己的伟大政治家风度,所以,他命令秘书们抄录他口授的信件时,要注意表述好他个人的语气和语态,因为这将是拯救世界的里程碑式的文书,必须保留着他赫鲁晓夫的个人的色彩和烙印,以便在千百年后,全世界人民再来读这封维系过世界命运,拯救过全世界亿万人不死于核灾难的伟大历史性文件时,能仿佛历历可见历史上出现过的这样一个伟人,甚至还能让人们千百年后仍然能听到他的声音。

后来,当这封信写到中间的时候,赫鲁晓夫要他的秘书们,一定措好词,一定写清楚,一定要让肯尼迪总统看到这封电函时,马上能明白的,毫不含糊地看到这样的话:赫鲁晓夫为了拯救全人类免于核灾难,已经准备好从即日起,就要发布命令,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地从古巴岛上,撤出全部苏联导弹了。而且,关于这一点,请肯尼迪总统一定要相信,赫鲁晓夫说话是算数的。如果肯尼迪总统还是不能相信的话,可以请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撤出设置在古巴的导弹时,派人来登上古巴的岛上来监视和检查,肯尼迪总统完全可以派任何人,来检验苏联撤除古巴岛上设置的苏联导弹的诚意。

这封信,真是非常壮观地表现出了泱泱大国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的伟大政治家风度。表现出了赫鲁晓夫的伟大政治家风度。

赫鲁晓夫口述着这封信。

赫鲁晓夫自己动手干不了文墨。但是论说嘴,他也还是很有天才的,既经过训练,也经历了长时间的锻炼。因此,他要说起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一般肯定还能头头是道,有的时候还会充满着一种激情,充满着一种强烈的自信,往往能够自我感觉良好,自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以为确实是能说会道，他从来相信他会说理，会论理，相信他能使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能够在任何论理，说理的过程中，被他说服，被他辩倒。

他今天口授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件，按照阿·伊·米高扬的说法，是要表现伟大政治家的风度，这样的表演，自然会使他格外的兴奋和激动。人要是在兴奋激动的时候，思维激荡，语言流畅，侃起来的时候会越侃越不打绷儿，越侃好像越能娓娓道来，理直气壮，充满了激昂。

赫鲁晓夫简直像高山流水，奔流直泻，滔滔不绝地口述口授着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他口述口授的口干舌燥，他口述口授出好长好长的一封长信。虽然确实罗嗦，但是主要的思想、意思，都还是十分明白无误地讲清楚了，讲全面了。

他一边口授，一边记录，另一边已经在打字，校对，以便最后形成书面文字。以便最后把书面文字再传给主席团成员、书记处的书记们讨论修改，然后必要的话，再表决通过一下。

按照正常程序，也还应该是这样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定过规矩，在政治局通过任何决议时，光举手还不行，往往还要求每个政治局委员在所通过的决议上签字，同意的签同意，有保留意见的，也还可以签上保留意见。这个规矩在斯大林死后就破坏了。但是，通过表决程序，还仍然是照行的。

因此，现在在这里所要通过的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事关苏联的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重大决策，是关于选择战争还是和平的重大决策，所以，这样的事关如此重大问题的书面文字材料，当然应该是在主席团表决通过的。

然而，赫鲁晓夫口述口授来的快，抄录，打字，核校略有些跟不上速度，所以赫鲁晓夫口授完了，打字稿还没有完全出来，核

校修改工作还在进行,秘书们似乎觉得还须进行一些文字润色,不然文字也太琐屑了。

书面文字现在还没有形成,理所当然还不能传到主席团会上来念一遍,然后让大家讨论,修改,再付诸表决,并且,一定要得到表决通过,然后才能开始操作使之成为电函。

不过,这样一来,不知又要耗费多少功夫和时间,赫鲁晓夫忽然觉得这可不行,危险的时刻一刻也不能多有,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既然已经口授出来了,还修改什么?还通过什么?难道赫鲁晓夫就不能说了完全算数吗?

不!非常时期,必须打破一切程序,一切完全得全照着赫鲁晓夫的政治家风度行事了。

书面文字可以改着、校着,但是,必须马上形成电码,马上往美国拍发,必须通过电台,马上向美国,向全世界发出苏联争取和平的声音,赫鲁晓夫呼吁拯救全人类的声音。不然原子弹就要扔到头上来了。

于是,1962年10月27日的这一个美国的“黑色星期六”的晚间,深夜之时,肯尼迪总统当正在一筹莫展的白宫办公室里愁绪万千之时,办公桌上忽然跳出来了无异是一纸请降书的赫鲁晓夫求和的特急电函。而在此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信息监听电台,却也已经把业已在莫斯科那边,在开动最大频率的各种语言的无线电广播中广播出来的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肯尼迪求和信的录音磁带,送到了肯尼迪总统的办公桌上。

于是,这一天整整一日紧张万端的肯尼迪总统,马上笑了起来,同时,马上在安乐椅上坐了下来,把两只穿着漂亮皮鞋的大脚,高高地翘在了总统的办公桌上,他“嘿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全身轻松下来。接着,他马上操起了电话来,给总统夫人拨通了

直拨电话：

“杰基吧？告诉你一个最新信息：俄国人投降了！赫鲁晓夫已经送来了降书。我现在就回家去。我们今晚该好好地庆祝一下了！”

### 赢家只能属于古巴

打掉美国飞机，进入紧急状态，这是自然的。

从1962年10月22日突然拉开所谓古巴“导弹危机”的帷幕。实际上短兵相接的对垒，真枪实弹的交锋，还只有10月27日的这一次，也就是别尔乌金中将毅然绝然按动电钮，启动萨姆导弹，打下美国少校安德松驾驶的间谍飞机的这一次。

直至后来，当所谓的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后，甚至再后来进入新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当历史学家们面对着已经发黄的厚厚的记载着关于古巴导弹危机资料的故纸，在平心静气，安然从容地研究这场往昔发生的历史故事时，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当年发生的那件轰轰烈烈震动世界的大冲突、大对峙中，真正祭给可怕的战神的牺牲的祭品，竟然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安德松少校，也唯有这样一个安德松少校。他就是那场巨大危机中的全部牺牲品。

这样一个牺牲数字，只相当于昔时美国纽约每日的自杀人数的五分之一。虽然这个数字使那场轰轰烈烈震动了世界的巨大危机的战争冲突和对峙的伤亡人数还是突破了零。不过，尽管



如此,这个零的突破,还只能是说明,那场沸沸扬扬,惊天动地的所谓“世界危机”,其实也不过是雷声大而雨点小的可怜的一场虚惊,完全没有战争的必然意味,只不过是历史上最平庸的政治家们完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场虚张声势的把戏和游戏。

然而,当然,在那场人为的把戏和游戏中,当在进入10月27日,在古巴上空真的动起真枪实弹来,真的把美国飞机打掉,把驾机的美军少校飞行员击毙丧命的时刻,当时的形势,自然是理所当然进入了一个更为紧张严重的时期。

在拳击场上,谁见过只出手挥拳而不出手还拳的拳手?在古巴的上空,萨姆导弹忽地一闪,打下了美国飞机,美国怎么办?你有地对空,我有空对地。苏联有地对空的萨姆导弹,美国有空对地的SS导弹。你能打我天上的飞机,我怎么不能炸你的导弹基地?你来我往,来而不往非礼耶。你来一拳,我还一拳,一场恶战就要真正地打起来了。真有可能真正地打起来了。

所以,局势自然进入了最紧张状态。

因此,当切·格瓦拉少校,从古巴西部最前线他的前线司令部,把电话打到哈瓦那,当他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汇报报告了在西部前线地区,击落美国的入侵飞机,击毙美国的飞行员的经过以后,他们两位亲密的战友,两位饱富战略思想和战术经验的年轻少校,接着进行了对局势十分必要的分析和讨论,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很快便达成了共识。

切·格瓦拉少校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少校,在此一时刻,他们共同认识到了,真正的危机局势,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真正的关键的时刻,美国人的报复和反击,完全是可能的。美国佬有能力、有力量作出可以叫作反击的决然反应。为此,古巴必须作好迎战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和打的准备,前线军民,必须严阵以待,迅速投入最高级别的临战状态,整个古巴列岛,也要再一次作出最严重的临战状态动员,所有军民都拿起枪来,开始准备投入战斗,古巴要开始作好一切这样的准备,准备打,准备打局部的战争,准备打举国抗击的战争,准备小打,也要准备大打,准备在沿海沼泽地上打,也要准备进入山区打,要作重上马埃斯特腊山的准备,要准备以全古巴的六百万军民,来对抗美国佬的六千万入侵者。切·格瓦拉少校曾经指挥二百人的第八纵队,对抗并消灭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八千到一万人的军队,那是以一对十的战斗,那是以一对百的战斗,过去曾经创造过这样的奇迹,现在,古巴人怎么不可能仍然以一对十,以一对百地对抗和消灭美国人入侵者呢?让美国佬把六千万入侵者派遣到古巴岛上来入侵吧,古巴是不怕他们的!

切·格瓦拉在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打报告的时候,特别仔细地讲述了他的战略意志和战术决心,对切·格瓦拉说出来的全部思想,全部想法,卡斯特罗都十分欣赏,非常赞同,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在西部最前线的战斗布署和指挥完全是绝对放心的。与此同时,卡斯特罗与格瓦拉,对于这场危机可能导致的最高危机界限,他们也使用他们已经经常使用的非常有效为别人很难破译的特定的隐语,在长途电话中,进行了十分深切的讨论和交流,切·格瓦拉迅速说出了他的观点。卡斯特罗马上对格瓦拉的观点报之以共鸣。于是,他们接下来对他们讨论的问题,进行了论断。切·格瓦拉在这样的讨论中,认为当前这场危机,尽管实际上已经展开了美苏两个核大国的严重对峙和对抗,但是,真正发生核大战、核冲突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尽管对于核大战、核冲突的爆发,古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况是古巴当然也作了这方面的准

备。因为事实上古巴一直在面对着核威胁，它是不能不作出必要的和可能进行的核反击准备的。

而且，对于这样的核反击的准备，古巴也进行了尽可能掌握机会的努力。

8月末9月初，切·格瓦拉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谈判，达不到任何可以预期的结果，于是，格瓦拉毅然中断了谈判，迅速地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几乎是匆匆忙忙去看望正在布拉格接受培训的古巴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他们将可以驾驶伊尔—28战斗轰炸机。伊尔—28在当时已经是陈旧的速度不是很快的战斗轰炸机了，但是，却仍然可以是一种可以运载核武器，可以用来进行核袭击、核轰炸的飞机。苏联在苏古军事合作协定中，已经同意把四十二架这样的轰炸机布置在古巴的领土上。这样，如果有一天，这样的装载核炸弹的伊尔—28飞机，如果它们的苏军飞行员不能授命驾驶起飞的话，在必要起飞执行战斗任务时，如果古巴有了自己的轰炸机驾驶员，就可以在那样的时刻，完全奋发地来奋起替代苏军的驾驶员，来驾机起飞去执行他们应该执行的战斗任务去了。装载着核炸弹的伊尔—28飞机，古巴驾驶员来驾驶，也是可以执行同样性质的战斗任务的。

在这方面，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思想非常默契一致地提前作好了准备的。

除此之外，切·格瓦拉在到西部前线，在那里迅速展开工作，迅速深入地进行人的工作，人的影响工作，他深刻地影响了这里的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和导弹基地的司令，引别尔乌金中将为至为默契同心的同志和朋友，事实上，切·格瓦拉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位苏联中将。而既然已经掌握了这位中将同志，理所当然，自然也可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切·格瓦拉已经掌握了

### 第三部 在红星的照耀下

这里的火箭分遣兵团和导弹基地的指挥,最少已经拥有了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能力,而有了这样的能力,这里的核火器,如果到了一定必须启动的时刻,当然也就能够被启动起来了。

但是,尽管这样,尽管古巴也确定进行了应付核冲突的准备,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争取,或者还可以说,在思想、战略思想的准备方面,也许比物质方面的准备充实更多。面对着核威胁的古巴人,总不能只有核恐惧而没有准备对付核战争的必要思想准备。他们明明知道帝国主义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因此他们完全不可能对核威胁,核战争不持有充分的警惕。所以说,古巴进行了适当的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这还是确定的。

然而,即使如此,古巴领导人虽然年轻,却不乏他们所特有的聪明和胆略。他们不仅有聪明的思想,而且有革命的勇气,他们的思想既能清醒,又能镇定,所以也能够做到冷静而不昏乱,完全能够作出接近事物发展规律的比较正确的判断。

他们明确的认识是,核战争有可能爆发,但是这种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少在眼前是极小的,特别是双方都有能力进行核对峙的情况下,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因为那样的棋步,明显是走上了绝路,走上了死路,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人们何苦要作出那样的选择呢?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认为,从实质上讲,对这样一种核对峙、核冲突的发展趋势,即通向最后发生核战争的爆发的心理恐惧,更甚的,肯定只能是美国佬。美国佬对核爆发战争的恐惧心理,肯定会比仅有温饱生活水平的国家和人民,要严重十倍,因为即使就是同归于尽的结果,他们失掉的也肯定会更多,这可以比如是一边是宝玉,一边是顽石,如果出现玉石俱碎的结果,是宝玉更甚比顽石的损失之大,还是顽石更甚于宝玉的

损失,这样的价值比例,是不言自明的。

有着这样的判断和论断,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相应地作出这样的论断和判断:他们认定了美国佬启动核战争的机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如果他们一定要启动战争机器的话,他们倒有更多的可能选择暴风骤雨般的常规战争,比如出动飞机轰炸,出动海上的封锁和袭击,出动大兵团的陆上入侵。这样的启动战争的可能性,远甚于选择启动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在这样的可能性下,古巴应该十分坚定镇定地作好常规战争的充分准备之中,而绝不能处在盲目的热核战争威胁的慌乱之中。古巴不能手忙脚乱。古巴不能张慌失措,如果美国佬敢于向古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的话,那优势就完全不在美国佬的那一方了,尽管美国佬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但是古巴有更多的能够勇敢投入战斗,不怕流血和牺牲的人,而且,古巴的山山水水和每一寸土地,除了成为入侵来犯的美国佬的坟场和墓地之外,哪里都不会有他们的掩体和隐蔽物。

这样,古巴人既不怕美国佬发动热核战争,古巴人也绝不怕美国佬发动常规战争,古巴人不怕死,强大的美国佬能奈我何?

有了这样的清醒、冷静的分析、认识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在他们用他们特有的隐语的长途保密电话中,又研究和磋商了他们,接下来的布署和步骤。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要求切·格瓦拉坚守在古巴西部地区的比那尔德里奥省,作为最高领导核心的全权代表,统帅指挥临敌最前线的古巴军民抗击力量,协调那里苏联火箭部队分遣兵团和导弹基地的防卫和打击力量。此时,劳尔·卡斯特罗已经领命又回到了古巴的东部地区,在古巴的第二大城市设置了他的作战司令部,他开始主要密切地监视美国尚在美国一直没有撤出的关塔那摩军事

基地，警惕美国佬从那里展开军事行动。

而非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呢，他仍然坐镇在哈瓦那，一方面全面指挥全国军民加紧备战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在多尔蒂科斯总统的协助之下，直接负责外交联络工作。特别是直接负责与苏联的协调行动。

由于情况明，决心大，头脑冷静，判断清楚，成竹在胸，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能够从容镇定，一切按照既定章法，有条不紊地冷静而果决的行事，一切都完全从容不迫地行事。

在与切·格瓦拉通电话，交流情况和进一步磋商研究战斗部署以后，他开始打电话与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利克谢耶夫联系。

不管菲德尔·卡斯特罗如何从容冷静，却也绝不会麻痹和麻木。他同时是机敏的，仍然是格外的机敏的。

萨姆导弹打下了美国的间谍飞机，是真正拉开了实战的序幕。美国佬的报复反击很可能紧接着，便展开进行。

因此，此时此刻，在古巴，当然是完全处在了严重的临战形势之中，也可以说是处在了十分危险的局势之中了。

卡斯特罗除了与切·格瓦拉通话，他当然也与劳尔·卡斯特罗进行了通话，一切经过进一步严密部署以后，他要向苏联大使馆询问，在已经发生萨姆导弹击落美国间谍飞机的战争步骤以后，古苏军事合作的一方，苏联领导人们面对目前的局势和情况，准备作出怎样的反映。

卡斯特罗要通了苏联大使馆的专线电话。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立刻亲自来接卡斯特罗的电话。

“菲德尔！”苏联大使用西班牙语与卡斯特罗通话。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的日子里，阿列克谢耶夫作为塔斯社记者，来哈瓦那活动，和劳尔·菲德尔与格瓦拉都交上了朋友，所以，即使当大

使以后，他也还以古巴领导人的朋友自居，有的时候直呼其名，追求亲切的效果，不拘外交礼仪，所以，他在电话中，一听是卡斯特罗的声音，立刻直呼其名，然后，他在电话机的那一头，他显然又在耸着肩膀，摊着手对卡斯特罗说：“没有办去。莫斯科那边又没有声音了。”

卡斯特罗说：

“阿列克谢耶夫同志，目前形势十分严重，莫斯科怎么又没有了声音呢？”

“我不知道。卡斯特罗总理同志！”

“可你是苏联大使呀！”

“大使怎么样，大使只是大使，大使不是赫鲁晓夫同志的总参谋长。”

“那好吧。我到你们大使馆去。我们一起来和莫斯科联系。我们一定要与莫斯科取得联系，要和赫鲁晓夫同志取得联系。在目前严重危险的形势局面下，古苏两国作为这场军事对峙和斗争的共同的一方，我们必须密切地协调行动。”卡斯特罗在电话里，向苏联大使强调着。

阿列克谢耶夫马上响应卡斯特罗的意向，他显然高兴起来，甚至是不无急切之情地邀请卡斯特罗说：

“那，总理同志，就请您马上来到我们的大使馆吧。我马上向莫斯科报告，卡斯特罗同志来到了苏联驻古巴大使馆，要求和赫鲁晓夫同志直接对话。”

卡斯特罗说：

“好。阿列克谢耶夫同志，你马上发出这样的电报，我马上就会来到你们的大使馆了。”

1962年，世界电讯业还处在一个并不十分开通的时期，古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巴到苏联的电话,还是不能直通的,所以,哈瓦那和莫斯科的通讯联络,主要依靠的还仅只是密码电报,这样的联络手段,有的时候难尽人意,根本谈不上是通畅。

卡斯特罗撂下与阿列克谢耶夫的电话以后,把他的行址告诉多尔蒂科斯总统,然后他就驱车急驰来到了苏联大使馆。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已经在大使馆门口迎接着他。

此时,时已入秋,平常时候灯火辉煌的哈瓦那,今天又处在了灯火管制的状态中。苏联大使馆,现在也完全是一片黑魆魆的建筑群了。

大使迎了上来。

菲德尔立刻问:

“莫斯科有了回声吗?”

大使说:

“还是没有,菲德尔同志。”

他们进入了大使馆。

他们来到了大使馆办公大楼底层的会议厅。这里是可防原子弹袭击的地下室。

这里有自备电机发电,所以,这里的灯火依然通明。

“你们加紧联系。请再发一次急电,告诉莫斯科,菲德尔坐在你们的大使馆里,在等待着莫斯科的回答。”

阿列克谢耶夫忙说:

“好的,我马上再发急电,我请求他们迅速回音。”

菲德尔说:

“您不必求!我可以有一些耐心,在这里等莫斯科的声音。”

阿列克谢耶夫请卡斯特罗坐在沙发上。卡斯特罗宁肯选择一个安乐椅坐。他不想身体坐的太低,也不想坐得太舒服,因为



那样会令人脑部的血流畅慢，会令人发困，会令人很想睡觉。

连日来，睡眠严重不足，几乎一直都在连轴转的卡斯特罗，是很容易被睡眠的强烈欲望战胜的。但是，他的意志又绝不允许被这样的欲望所压倒，因为他的理智告诉他现在是绝不可以安然睡觉的时候。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命人端来了肉冻、鱼罐头和伏特加、白兰地酒，还有面包和水果。

卡斯特罗拒绝吃任何东西，也拒绝饮酒。只是，他要求喝古巴式的浓咖啡，千万不要放糖。

后来，在苏联大使馆的地下大厅里，他便一杯接一杯地大饮咖啡，大抽他自己带来的雪茄烟。苏联大使馆准备的，送上来的香烟，烟丝和烟斗，他连看也不看，闻也不闻。

他在苏联大使馆，耐心地、十分耐心地等待着苏联的声音，等待着莫斯科的回答。

他真有耐心。

他也真地是能够身临大事有静气、不慌不忙。

他完全不知道莫斯科那边不是不想马上发出回答哈瓦那大使馆问题的声音。苏联外交部，党中央的书记处，都得到了从古巴发来的请求回音的加急电报。可是，他们得不到授权，他们完全回答不出什么。

因为，这样的回答，只能是赫鲁晓夫发出来的声音，谁有权力发出那样的最高权力的声音呢？赫鲁晓夫现在已经完全把苏联的党政军权，包括外交事务的决策和指挥的权力，都完全彻底地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上了。

而此时此刻，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惊慌万状如处在世界末日的边缘上的赫鲁晓夫的办公厅里，人马鼎沸，乱哄哄的一片纷

乱,完全变成了一锅搅不清楚米粒汤水的粘糊粥了。他们好像已经准备承受灭顶之灾的到来,他们已经似乎自顾不暇,因此,怎么还能顾得上回答远在一万三千公里以外的古巴和苏联大使馆发出来的声音呢?

简直完全不可能回答任何来自古巴,以及来自那里苏联大使馆的声音。管什么卡斯特罗是不是坐在苏联大使馆里等待,在苏联人赫鲁晓夫自顾不暇的时候,谁等待他,他都是绝不会伸出一只手来,顾及于他的。

于是,苏联人只好让在古巴忙得连轴转,辛苦劳累无比的卡斯特罗,不得不在苏联驻古巴大使馆的地下办公室内,干坐着,干等着,整整等了一整夜,从10月27日晚间开始,等到10月28日的黎明时分来临之后,还是等不来莫斯科的任何回答的声音。

还要等多久?

还要等下去吗?

一直等到10月28日早上7点钟的时候,大使馆通向古巴总统府的专线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急忙拿起电话机来:

“您好!多尔蒂科斯总统阁下。我是苏联大使。是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还在这里。是的,莫斯科还没有任何回答。”

阿列克谢耶夫大使接着多尔蒂科斯总统的电话。

突然,阿列克谢耶夫的脸色红涨起来,进而青紫起来,他突然冲着话筒喊了起来:“什么?总统先生,您说什么?这一定是美国的电台在造谣!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苏联怎么可能向美国宣布投降?事实上的投降?绝不会!形式上的投降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绝对不会,完全不会,肯定只能是美国之音在造谣,美

国之音是造谣公司，我们完全不能受骗上当，绝不能让他们挑拨离间，不，不，这不可能。苏联绝不会背叛出卖古巴，赫鲁晓夫同志掌舵，他是不会这样的，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很伟大的人，他是很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什么？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来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广播？是吗？”

阿列克谢耶夫吃惊地接着电话。

他红头涨紫的脸，忽然开始变得苍白起来。他的嘴巴都哆嗦歪了。

阿列克谢耶夫把电话交给了卡斯特罗。

多尔蒂科斯总统，向卡斯特罗报告了情况，他告诉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已经公布了给肯尼迪总统的信件，已经正式宣布苏联将从古巴撤出全部导弹和所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同意请美国派人来古巴监督撤离，检查撤离。

卡斯特罗听着多尔蒂科斯总统的报告。他操着电话机的手，好长一刻放不下来。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多尔蒂科斯总统最后又补充告诉卡斯特罗一句：

“菲德尔！您现在可以亲自听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正在向古巴用西班牙语广播着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

卡斯特罗撂下了电话。

阿列克谢耶夫已经命人搬来了一台老大的基辅牌收音机。收音机已经打开了，在对着古巴的频道上，果然是西班牙语，娓娓道说着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语调低三下四，卑躬屈节。

卡斯特罗站起来，把一支燃着的雪茄烟丢在了地毯上，他扯了扯他的军服大襟，一声不吱，迈开登着伞兵靴的双脚，从苏联大使馆走了出来。

他的几个警卫员手持冲锋枪跟在他的身后，隔开来追赶上

来送他走出大使馆的苏联大使。大使气极败坏，他知道赫鲁晓夫又出卖了古巴，也完全出卖了自己国家驻古巴的大使馆，作出那样的决定，竟连本国大使馆也不通报一声，赫鲁晓夫使苏联驻古巴大使完全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灰溜溜的家伙，成了一个全世界最不幸的可怜而尴尬的可怜虫，简直像蛔虫一样令人厌恶而不值钱。

卡斯特罗不再理睬他。头也不回，蹬上他的轿车走了。

在卡斯特罗离开苏联大使馆又两个小时以后，大使馆终于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密电，向大使馆通报了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件内容，自然主要是宣布从古巴撤出苏联导弹，请美国人来古巴监视，检验撤离事宜，并实行检查。莫斯科的密电要苏联大使把这样的决定电函呈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

没有办法，受人驱使的苏联大使，只好来再寻找卡斯特罗。但是，卡斯特罗哪还能再有兴趣搭理苏联大使呢？让苏联人滚得更远一点吧！此后三四天之内，苏联大使实在也再见不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了。

卡斯特罗哪里去了呢？

卡斯特罗还在哈瓦那，只是回到了他在武装力量部的作战指挥部。

卡斯特罗迅疾干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马上把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从东西两个方向地区的战斗前线召回到哈瓦那来。他们开始研究接下来必须郑重对待的局势。

他们进一步认识了美国佬。

他们也深刻地认识了赫鲁晓夫。

他们当然也重新审视了一番他们自己。

菲德尔、格瓦拉和劳尔，他们非常骄傲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和共识；在这场所谓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佬暴露了它的纸老虎原形。赫鲁晓夫暴露了他软骨头的面目。他们验证了自己：只有古巴人民，是英雄的，不屈不挠地光荣挺立的人民。

美国佬可耻的退缩了。

赫鲁晓夫可耻的投降了。

只有古巴人，在高举着战斗的旗帜，在胜利中前进。

那么，赫鲁晓夫在宣布投降后，在他向美国佬许诺要撤出在古巴设置的全部导弹，怎么办呢？

那是赫鲁晓夫自己的事。那些苏联导弹，要撤走就撤走吧！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可是，赫鲁晓夫还向美国人作出了许诺，要请美国人来古巴监督和检查撤离，这又该怎么处置呢？

这很简单，赫鲁晓夫可以支配苏联的导弹，却无权支配古巴的主权和土地。

美国佬要登上古巴岛上来监督、检查苏联撤离导弹吗？古巴人的回答只能是，监督、检查苏联的导弹撤离那是美国佬和苏联人的事。但美国佬要登上古巴的土地上来，那可是绝对不行！

美国佬和赫鲁晓夫联手出面。还请了联合国的秘书长吴丹来帮忙。吴丹来访问古巴，亲自转达美苏两方的商定，请古巴同意在古巴的海港、码头之内或者之外，允许美国来监督、检查苏联导弹的装船撤离。卡斯特罗会见了吴丹，还同意和吴丹进行了秘密会谈。但是，会谈纪要必须公开。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劳尔又经过磋商，他们对吴丹略有好感，很想给这个希望为折冲平衡作出不懈努力的亚州人一点儿面子，但是，考虑到古巴的主权和尊严，那样折冲的平衡目标，古巴人仍然绝不接受。古巴还是这样的立场：美国人愿意怎样监视苏联人，那是美国的事。苏联人

### 第三部 在紅星的照耀下

愿意怎样被监视,那是苏联人的事。但是,美苏两国的任何交易,不能在古巴的领土上进行,也不能在古巴的领海上进行,他们的监视、检查,被监视和被检查,可以到公海大洋上去做,在古巴的码头港湾里不行,在古巴的领海里,也是不行的。

在古巴坚定的尊严立场面前,苏联人又一次尴尬无奈,无计可施,最后还是美国佬给已经完全丢尽脸皮的赫鲁晓夫们留了一些可以最后周旋的余地,美国人当然主要的也还是为了全面地收获它转败为胜赢来的丰果,最早还是美国佬终于向古巴的尊严低头,同意不在古巴陆地,不在古巴的海湾和码头上,也不在古巴的领空领海中,而是到公海上去,到大洋上去,监视、检查和清点苏联撤离设置古巴所有重武器的船只。

在这一场 1962 年 10 月的所谓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实在是完全彻底地丢尽了脸,丢尽了面皮,为他再后两年彻底的崩溃和垮台作了一个加速的铺垫。

美国佬在这场危机中,由于赫鲁晓夫的投降,在转败为胜中,从“黑色的时期六”走出来,好像是赢得了一场辉煌的大胜利,可是,当历史学家们细细算计评价时,实在找不到美国佬的辉煌胜利到底胜利在了哪里。

赢得了真正胜利和尊严的赢家,后来越来越被历史证明,唯一的只能是当时充满了战斗不屈精神,充满了正义肝胆,充满了冲天革命正气的古巴,属于英雄的古巴。

在这场震撼世界的巨大较量中,真正雕琢出来的最伟大最杰出的核心英雄人物,当然也只能是非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

副册上,也许还可以加上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美国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助理邦迪,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名

字。他们可以说是在这场世界危机中，表现不俗，甚至是杰出的人物，真正为历史的和平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在这场世界性危机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和杰出人物的花名册上，却无论如何不能写上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因为，正是他，始作俑，制造了这场世界性危机，而在这场危机发展解决的过程中，他又完全扮演了一个最为卑鄙和无耻的角色。

## 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谈话方式

1965年3月14日。

切·格瓦拉访问中国、埃及、坦桑尼亚重返古巴，回到哈瓦那。

菲德尔·卡斯特罗亲自到哈瓦那“兰乔博耶罗斯”机场，把切·格瓦拉迎回到了哈瓦那市内的总统府“革命宫”。

晚间，在“革命宫”举行的欢迎聚会上，切·格瓦拉向所有来到总统府欢迎他归来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包括在哈瓦那的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革命政府的诸多领导成员，汇报和畅谈了他在国外访问的情况和工作情况，他讲了很多话，占用了很长时间，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还是提请他尽量多讲一点情况给大家听，以增长同志们的见识，开阔同志们的视野。

以畅谈杨叙为主要内容的欢迎聚会，差不多延续到深夜零



点之后又两三个小时，才告结束。

但是，在这个较大的聚会结束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他们三人又相约，一起来到了塞莉亚·桑切斯的办公处。这里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特别会见客人的一间不大不小的工作室。他们来到这里，三人更加猛劲儿地抽起香喷喷的雪茄烟，要求这里的炊事员沏上更浓更醇的咖啡来，以便他们三个兄弟、同志和朋友，一边喝咖啡，一边更有精神谈话。

塞莉亚·桑切斯比不上他们三条壮汉的精力充沛，如果确实需要她到场参加谈话或工作的话，她会无条件地坚持参加的，但是，这三条汉子在一起谈话和工作的时候，一般是不需要她来照顾和陪伴的，只嘱咐一声炊事员同志，保证他们有足量的咖啡喝，也便行了。

塞莉亚·桑切斯比他们三条汉子都年长，最近又血压偏高，心脏机能状况不好，所以她很快便告退，休息去了。

这样，菲德尔、劳尔和格瓦拉坐下来，也就可以更无拘无束地开始他们的谈话了。首先他们可以不受时间限制了。他们三个心地相连，思想感情完全融汇和融合的同志、朋友和兄弟，在他们作小范围的聚谈时，他们不怕他们谈话的时间无限地延长下去，只要情况允许，他们在一起，交流畅谈几个白天连续几个夜晚，似乎都会不知疲倦的，都会是愉快的。

在今晚较大范围的聚会和交谈中，切·格瓦拉已经说了许多情况，说了许多甚为重要的信息。比如关于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内部“四清”运动，在埃及正在发生的新的困难情况，以及在非洲发展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有一些十分难尽表述的情况，在大的聚会范围内，切·格瓦拉只能语焉不详的粗略介绍，而且，不很可

能展开研讨性的论述。可是，现在，在接下来的这个只有菲德尔、劳尔和切参加的小范围的聚会中，他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谈论，更详尽地议论一些信息和事情了。

在今晚大范围的聚会中，切·格瓦拉给大家汇报和介绍他此行出国访问的情况时，他首先是从他在埃及的时候，听到了纳赛尔总统介绍赫鲁晓夫说过的一个故事开始介绍讲起的。

切·格瓦拉在埃及见到纳赛尔总统的时候，纳赛尔总统向他介绍和转述了赫鲁晓夫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原来，1964年的5月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率领苏联一个人数众多，十分庞大浩荡的党政代表团，到达埃及访问，参加埃及阿斯旺水坝电站一个机组的开机典礼。

阿斯旺水坝，是赫鲁晓夫为了显示自己的英雄气，和美国人制气，让苏联“瘦驴拉僵屎”，硬掏腰包拿出一亿美元来支援埃及建造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对于赫鲁晓夫的如此慷慨仗义，埃及当然要大大地讲一些感谢苏联，感谢赫鲁晓夫并表示真诚和感激的话，纳赛尔总统还慨然宣布了埃及要实行阿拉伯的社会主义体制。赫鲁晓夫由此得到的感觉是，他已经把埃及也缔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埃及人也已经承认了他的世界领导人的地位，因此，他便也满心的高兴和欢喜起来，于是，他在1964年5月的这次对埃及的访问中，就宣布埃及总统纳赛尔是“苏联英雄”，并且作出决定，授予纳赛尔总统“苏联英雄”勋章。

于是，在隆重的正式授勋仪式将要进行的时候，赫鲁晓夫首先给纳赛尔总统讲了个故事。这个故事与古巴有关，就是纳赛尔总统在切·格瓦拉此次访问埃及时，向切·格瓦拉转述的赫鲁晓夫讲过的这个故事。

在赫鲁晓夫给纳赛尔总统讲述的故事中，赫鲁晓夫耸人听闻地对纳赛尔总统说：1962年，在那样一个令人难忘的世界严重危机的时期，是赫鲁晓夫本人，举重若轻，拯救了世界没有变成一片火海，而在那场人类行将毁灭的巨大灾难即将降的时候，古巴的领导人们聪明了起来，听了赫鲁晓夫的吆喝和指挥，关上了灾难即将发生的阀门，世界和人类才总算避免了毁灭。为此，他赫鲁晓夫本人，亲自作出了一个决定，等到第二年的五月，也就是1963年的5月，他邀请古巴领袖卡斯特罗访问了苏联，首先也宣布了卡斯特罗为“苏联英雄”，接着也授给了卡斯特罗“苏联英雄”勋章。

赫鲁晓夫实在是煞有介事地给纳赛尔总统讲了这样一个几乎可以刊为传奇小说类型的故事。

纳赛尔总统当然完全明白事情的发展经过和真相究竟是如何和怎样的。

纳赛尔总统在埃及，给切·格瓦拉转述这个赫鲁晓夫讲述的传奇故事时，还笑着对格瓦拉说：“切！我和你们古巴人的信仰不一样。我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不过，我还宁愿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赫鲁晓夫先生阁下，又肯掏钱帮我们的埃及建水坝，又乐于奖给我什么‘苏联英雄’称号和‘苏联英雄’勋章，虽然这种东西在苏联也许很为人们重视，很了不起，很难得，可是，在埃及，值什么呢？一钱不值。弄不好，还会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纳赛尔是卖国贼呢，埃及的总统，怎么当上了苏联的英雄，不显然是把埃及卖给苏联了吗？不过，我纳赛尔也还是不怕，因为我是个实用主义者，我主要想要的是苏联的钱，弄来这些苏联钱，我们可以造水坝，扩展埃及的良田，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赫鲁晓夫硬给我塞的勋章，也没有什么，又不占地方，那还找不到一个昏鬼，

把它们扔到那里去呢！只要赫鲁晓夫还肯多给我们些钱，再给纳赛尔两个‘苏联英雄’的称号和勋章，我纳赛尔仍然敢要。”

纳赛尔总统给切·格瓦拉转述完了赫鲁晓夫给纳赛尔总统讲的故事，接着又说了一大段纳赛尔总统本人的议论和感想，接下来，纳赛尔总统接着又说到了与此相关的话题。

纳赛尔总统告诉切·格瓦拉说，赫鲁晓夫在讲完那个与古巴有关的传奇故事以后，接下来还有一段表演也很有趣。那天，赫鲁晓夫在给纳赛尔讲完那段与古巴相关的传奇故事后，忽然还似乎十分动情地抱怨起古巴人来，他对纳赛尔说：“那些古巴人，反过来并不识好歹。赫鲁晓夫同志大度地援助了他们，拯救了他们，还给卡斯特罗发了‘苏联英雄’奖章，可是，他们反过来，却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他们不仅没有来点儿报答赫鲁晓夫同志恩德的行动，比如说，也宣布赫鲁晓夫同志为‘古巴英雄’，也给赫鲁晓夫同志一枚‘古巴英雄’奖章，不，他们都舍不得给，他们甚至连一封感谢信，致敬信都没有写来。这些古巴人，真是的！……”

赫鲁晓夫给纳赛尔总统说这些抱怨话时，似乎饱含着十足的怨气。

纳赛尔总统给切·格瓦拉转述这些情景后，接下来还说，他，纳赛尔总统本人，在听到赫鲁晓夫讲出来的这些对古巴人的抱怨话时，他曾经马上猜想，赫鲁晓夫所以如此这般冲着纳赛尔抱怨古巴人，是不是为着给埃及人提个醒儿，让埃及人能给赫鲁晓夫一些虚荣的满足，比如说，纳赛尔总统也来对等地宣布，赫鲁晓夫是“埃及英雄”，这样一来，也许会使赫鲁晓夫高兴万分，手舞足蹈起来吧？

可是，纳赛尔总统还是马上想到了。这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可

取的。如果他要作出这样的决定，真的宣布赫鲁晓夫为“埃及英雄”，那以后，在埃及，谁还肯来当英雄呢？恐怕埃及人就都会不齿于此了吧！那埃及可能就会有麻烦了。

因为想到了这样可能的结果，纳赛尔总统听到赫鲁晓夫对古巴人的抱怨时，完全不予反应，完全不吱声，硬装听不见。

不过，对此，纳赛尔总统似乎不无感到后悔。

在纳赛尔总统给切·格瓦拉叙述这样一些有关赫鲁晓夫的话题和议论之后，在谈话中，不知是真的，还是仍然是为了表现他的幽默，他几乎是挺认真的还对切·格瓦拉说了以下这样一些话：

“切！其实，我们真可以为此而感到遗憾，如果我们当时，确实能知道赫鲁晓夫真的确实有那样一种真切的渴望与需要，我们就是真的宣布他为‘埃及英雄’、‘古巴英雄’，又能有何妨呢？反正我是实用主义者，只要埃及仍然能从赫鲁晓夫的腰包里掏出建设埃及的钱，我就不管他赫鲁晓夫的那些钱，是怎么赚来的，反正埃及是古国，但是苏联，他们是大国，而且，他们也还真比我们强大和富裕，所以，我们自然也不在乎花他们的钱，何况赫鲁晓夫差不多天天标榜，他们有国际主义义务，而我们埃及，却也真的正需要他来尽这样的义务，他心甘情愿来尽这样的义务，无论怎么说，我们还是能高兴的，能欢迎的，所以，当我们后来发现苏联人在一个早上就扫地出门，把他赶下了台，我们还真是无不可惜，无不后悔，我真的还认真想到过，如果他真的是‘埃及英雄’，真的是‘古巴英雄’，他也许还不至于被他的苏联同志们毫不客气地撵下了台吧！”

切·格瓦拉当时给纳赛尔总统的回话是：

“问题是真遗憾，真遗憾他不是‘古巴英雄’。不管埃及的情

况如何，我们古巴却真的给过这位赫鲁晓夫成为‘古巴英雄’的机会。可惜在这样的机会中，他反而走到了更为遥远的地方。”

当纳赛尔总统听到切·格瓦拉的这样的话语和议论时，纳赛尔的目光里，传出了一丝忧虑。他接着又对切·格瓦拉说：

“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下台了。在把他赶下台的苏联新领导人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他们以后将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呢？特别是对外政策，他们是全面继承赫鲁晓夫的遗产，还是全面的予以摒弃呢？”纳赛尔总统说到这里时，他还特别询问切·格瓦拉，知道不知道在赶赫鲁晓夫下台的罪名中，据说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指责赫鲁晓夫对埃及的“大手大脚”的支援。然而，纳赛尔总统提到此时，他甚不为意的笑了一下，接着说：“其实，对埃及来说，苏联的所谓‘大手大脚’的支援，是重要的，但却也还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苏联实在穷，我们也可以完全不要这样的支援。我们埃及所担心的最主要的问题，倒是怕因为埃及得到了苏联的‘大手大脚’援助，反遮了苏联并不真心诚意支援世界各革命国家人民的丑。比如在整个黑非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为着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桎梏和压迫，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它们渴望并至诚地期待着苏联给予强有力的支援，哪怕首先是道义上的支援，而且，这种支援必须是至诚的，真诚的，不应该含有半点的虚伪和欺骗，更不能在最关键的时候产生任何可耻的叛变和出卖，如果那样，就只能制造悲剧，制造像刚果制造的那样的悲剧，制造像卢蒙巴总理被杀害的那样的悲剧。”

纳赛尔总统说到这样的话题时，十分动情，特别是当他谈到被杀害的刚果总理卢蒙巴时，眼圈儿似乎都红了。

接着这样的话头，纳赛尔总统还说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话题

呢？纳赛尔知道切·格瓦拉是先到中国访问，然后他才又从北京飞到开罗来的，所以，纳赛尔问起了中国的情况，问起了他的朋友周恩来的情况。

纳赛尔总统倒是很了解切·格瓦拉和周恩来的行踪的。他知道仅仅几个月前，当苏联发生政局骤变，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以后，周恩来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曾经到过莫斯科。他知道在那一个相同的时间里，切·格瓦拉，也受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派遣，前往了莫斯科。纳赛尔知道周恩来和切·格瓦拉同时到莫斯科去，借的名头是参加1964年11月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而真正的主要的活动内容，肯定不是为着这个，而是为摸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的底儿。

纳赛尔熟识中国总理周恩来。纳赛尔对周恩来完全以最真诚的朋友视之和相待。自从1954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纳赛尔和周恩来结交认识以来，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特别欣赏纳赛尔异乎寻常的风彩，而纳赛尔也深被周恩来奇异的魅力所吸引，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虽然是忘年交，但明显地产生着仿佛是兄弟般的情谊。这样，几乎是自然的，也就拉开了中埃两个伟大古国间的，崭新一页的兄弟友谊的联系。

纳赛尔深深知道，中、埃两个伟大的古国，有着许许多多的共同之处。两个伟大国家各自拥有的灿烂辉煌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世界上少有国家可以比拟的。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都里程碑式地标志着中埃两个国家伟大民族的久远的文明。而同样，在近代史上，两个历史上的伟大古国，备受世界上的现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蹂躏的历史，也是十分相似的，而这样一来，在本世纪中，在两个伟大国家间所发生的两场至为深刻的革命，虽然革命的广阔内容不尽相同，但在反帝、反

殖、反封建的方面，其性质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性。因此，埃、中两个伟大国家，埃中两国人民，在崭新的历史时期，自然产生着相互的同情、相互的支持和兄弟相依关系的本能的要求和渴望。

自从1954年，在万隆会议上，纳赛尔和周恩来里程碑式的伟大握手，架起了中、埃两国人民彼此联结的金桥，疏通了中、埃两国人民联系和来往的渠道之后，两国人民的友谊交流和互相的支持帮助，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

在许多关键的时刻，中、埃两国人民的相互支持，是至为强有力的。

当帝国主义者遗留下来的问题，边界问题，使中国和印度两个伟大国家相互在边界问题上冲突和交恶的时候，纳赛尔总统严格信守中立，他以既是印度总理尼赫鲁至诚的朋友，又是中国总理周恩来至诚的朋友的关系，从中折冲调停，绝不有偏有依，从而，为中、印两个友好邻邦关系的弥合和平衡，作了大量宝贵而有成效的工作和贡献，这是十分重要的。对印、中两国和两国人民，都作出了非常难得的帮助，十分有效的帮助。

除此之外，埃及给中国的道义上的帮助，当然也还是更多的，比如在联合国，坚决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埃及的努力，一向是坚定的，是坚持不懈的。

总之，埃及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还是尽可能的，是尽可能多的。

然而，当然，同样的，中国给予埃及和埃及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从来都是至为尽力的。特别是在难忘的1956年，当埃及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手里，毅然收复苏伊士运河的时候，特别是



在后来紧接着进行的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入侵的艰难斗争中,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人民一边,中国不仅在道义上全力支持了埃及人民的斗争,而且在可能有的物质方面,也差不多是竭尽全力,给了埃及人民以强有力的支援,比如,纳赛尔总统曾经得到过这样的情报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支持埃及人民在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需要,甚至几乎竭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银行的法郎外汇贮备,来全力支持埃及人民在此一方面的需要。这样的友谊的支持,是真正的难能可贵,真正的至为真诚的。

说到中国的难能可贵,至为真诚的援助,不仅埃及,几乎所有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革命的国家,都有口皆碑,无不称颂来自中国的、真正至诚友谊的,真正无私的援助。这真是实在没有话说的。

真诚和无私,实在是中国援助的最大的特色和特点。而且,中国对所有兄弟国家的支援和援助,几乎总是竭尽可能,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在道义方面,中国对各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从来也是最坚定最彻底的,是从来不作任何的暧昧和退缩的事情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是,纳赛尔总统也深切的知道,虽然中国对各国人民的支持帮助至为真诚无私,至为宝贵重要,只可惜的是,除了道义方面的充分支持和声援以外,在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实在还十分有限,经常难以叫人期望是大规模的,极为充分和大量的。

对此,纳赛尔总统当然也能深刻理解,而且,何止可以理解,纳赛尔总统有的时候,也会设身处地,为中国人民心疼。他能深刻的知道,中国也太不容易了,一个老大的古国,一个人民众多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的老大的国家，曾几何时，还受着周恩来曾经告诉过纳赛尔总统所说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沉重压迫下，特别是在近代史的历史上，中国和埃及实在十分相似，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摧残和欺凌，几乎被榨干了每一根毛细血管里的鲜血，以至使两个古老的国度，都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人民淹淹待毙。如果不是两国人民在革命运动中获得新生和再生，古老的民族事实上完全处在行将走向覆灭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这样一种严重的状况下，从濒临绝境的边缘上获得新生和转折的国家，它新生和转折的时日又不是已经相当久远，所以，它即使是迅速康复的肌体，也远不可能马上会变得强健无比，充满了余力，这情况是完全真实的，是完全自然的，因此，除了坚定彻底的道义支持之外，要中国拿出更多的物质力量和可行的实际力量，更多地支持和支援在奋起反抗和斗争中的各国人民，无疑是不现实的，是在现阶段，近期内并不可能的。

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而且是一个几乎难以弥补的，几乎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中国的物质力量的援助，纯洁而宝贵，确实是真诚和无私的，确实不会包含着任何枷锁和圈套甚至是陷阱，是完全可以令人放心的。

可惜只是太少了。

可惜只是太有限了。

可惜实在是太遗憾了。

然而，与中国的有限的物质援助相遥对的，不是也还有着各式各样的，也可以被称为是“援助”的项目类型吗？

现代帝国主义，不是也会拿出大宗的财富来，拿出他们的大宗的，简直无处花销的钱财来，不是也表示可以援助一些国家和

人民吗？比如对埃及，美国的当权人物，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就曾经从腰包里掏出过很大一笔钱，那是六千万美元，在埃及人民，在纳赛尔总统面前眼前大晃特晃过，也好似热切地向埃及、向纳赛尔总统表示过，美国可以花这么多钱，拿出这么多贷款，支援埃及建造除害利民的阿斯旺水坝。

但是，接下来，约翰·杜勒斯表示，埃及使用这笔美国钱，使用这笔美国贷款，将是有条件的。这样的条件是什么呢？这样的条件就是：埃及必须参加反共阵营，埃及必须停止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兴起的革命运动给予支持和援助。

看看，这样的援助，就明显地包含着公然的枷锁和陷阱。你要这笔美国钱，你要这笔美国的援助吗？你得参加反共阵营，你得背叛你的阿拉伯兄弟和黑非洲的兄弟。

纳赛尔总统信奉伊斯兰教，不信奉共产主义，可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纳赛尔总统为什么要参加反共阵营呢？而且，特别是，当帝国主义的压迫还时时临在埃及人民的头上的时候，纳赛尔总统为什么要去参与和埃及人民相距遥远的反共阵营去呢？

同时，所有阿拉伯国家和民族，所有黑非洲的国家和民族，他们的呼息，他们的存在和命运，与埃及的存在和命运，从来具有，今后也不会割断，有着千丝万缕的，息息相关、血肌相连的联系。在这样的相关和联系中，美国只想以塞几个臭钱就来阻断，这是可能的吗？

美帝国主义真是以为金钱万能，太把金钱的能力和作用看重了，所以他们也会白日做梦！

所以，在那样的“援助”面前，纳赛尔总统只能报之以何止是鄙视和轻蔑，而且简直是仇视的轻蔑，断然的拒绝。

拒绝了美国的这样的援助，埃及人民并不感到遗憾，而有的

外国人,则更为高兴起来,他们也许看到了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出现了真空的地区,于是,他们也便跃跃欲试,前来填充这空白。在赫鲁晓夫治下其时的苏联,是不是如此,便十分令人可疑。美国人掏六千万美元,圈套不住埃及,赫鲁晓夫为此十分高兴,他便慨然地从腰包里掏出了相当一亿美元的苏联钱,并且,号称是无私的,绝不附加任何条件,只给比平常国际规定还低微的利息就行了,绝不含任何枷锁和链条。

起初,埃及人和纳赛尔总统都有些不敢相信,埃及人怎么能逢到如此的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呢?可是,经过一个时期的犹豫观察,竟发现这样的好事,确实还可能是真的。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也许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会多行善事,比如中国,不一直就是确实如此,非常真诚而实际地尽可能尽力的声援和支援着世界上的备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奋起战斗吗?也许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如此,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被明确规定是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的,因此,既然有着这样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真诚无私援助的好例可援,相信苏联对埃及真诚无私的援助,似乎也就有了根据。

这样,后来,纳赛尔总统宁肯把自己自命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慨然地把赫鲁晓夫已经掏出了腰包的一亿美元接受了过来,用来投入到对埃及人民至关重要的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建设中去。

苏联的钱,当然也是好花的。埃及人民拿着这些苏联钱,让它们在巨大的有着举世影响的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工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埃及人民的阿斯旺水坝工程。埃及人民深刻的感受到了这样的苏联援

助的威力。对此，埃及人民开始产生着对苏联人民真挚深忱的感念和感激之情。埃及人民认识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他们伸张正义，对争取翻身解放的世界革命人民，真是可谓怀有牺牲奉献精神，毫无民族利己主义地真正站在一起，真正无私地给予慷慨真诚的援助。这样的援助，当然是伟大的，是最可宝贵的。对此，埃及人民对苏联人民总是滋生着越来越多的尊敬和感激之情。

然而，后来，意想不到，也有些情况，开始发生着变化。这就是埃及人，包括纳赛尔总统，逐渐开始看到了一些赫鲁晓夫之类的表演。

赫鲁晓夫对埃及，对纳赛尔总统，似乎始终都是充满了饱满的热情，正像他对别的一些国家一样，似乎充满着不懈的热情，甚至是特别的热情。据纳赛尔总统仔细观察，赫鲁晓夫对于古巴，包括对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包括对卡斯特罗兄弟，包括对切·格瓦拉，似乎都热烈地持有着十分充沛的热情。对于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强烈热情和友爱，纳赛尔总统本人甚至觉得，有的时候实在太难于自然容纳，甚至有些过分的令人灼痛和不舒服了。不过，尽管如此，兄弟们总还是不会拒绝过分热情的拥抱和握手的，虽然有的时候热烈的拥抱和使劲地握手，会令人手痛甚至喘不上气来，感到窒息，甜蜜的痛苦，往往也会是一种痛快，也绝不会令人不愉快和引以为意的。

相反，倒是人们如果在这样的热情拥抱和热烈的握手中，如果不仅仅是发现，有的时候是感觉到了对方的虚情假意，发现和感觉到了对方的感情不仅并不深刻，而且并不真实，那才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悲剧，因为这样如此扭怩作态的表演，如果不是在舞台上、戏曲表演种种的游戏中，而是在真实的人际关系，包括政

治家在国际的关系中,在人与人正常的生活关系中,如果也是这样的表演的话,那实在是太丑恶的一种表演了,简直令人恶心!

然而,最为令人头痛的是,纳赛尔总统在后来和赫鲁晓夫日益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中,纳赛尔总统起先是隐约的,后来是越明显越深刻的发现,认识和感觉到了这个胖乎乎的,笑脸总是十分可人,憨态总是十分可掬的赫鲁晓夫,有的时候明明如此进行并不高明的表演,他对埃及,对纳赛尔总统,总是在不时地,也许还是始终一贯地进行着这样的表演。纳赛尔总统已经明显的看到了证据,比如在埃及和叙利亚在1958年到1961年联合合并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期间,赫鲁晓夫这种表演的伎俩,就越来越露骨。他首先通过插手控制在叙利亚有广泛影响的叙利亚共产党,进而影响控制了一部分当时当权的叙利亚头面人物,接着赫鲁晓夫便特别激发起了觊觎,进一步控制整个阿联的十分的热情。赫鲁晓夫这种通过叙利亚共产党控制阿联的企图,和当时基本上同时在进行着的通过为赫鲁晓夫控制的古巴人民社会党的活动企图控制革命后古巴的企图是绝无二致的。

只是,在古巴,卡斯特罗很快发现了人民社会党的篡权阴谋,很快粉碎了古巴人民社会党企图窃取古巴革命成果,取而代之的谋略。

而在埃及,纳赛尔则是采取了更为残酷无情的铁的手腕。他把积极活动起来的埃及共产党员有多少是多少的全部逮捕起来,一网打尽,全部送到最黑暗的监狱里去受洋罪,作苦役。

纳赛尔不使埃及参加世界反共阵营,却也不准予任何埃及共产党的活动在埃及铺展开来。他认为埃及人走共产主义的道路是误入歧途,同时会把埃及导向歧路。他既然这样认为,他就坚决不让埃及走上这条道路,也不允许任何埃及人在埃及的土

地上,为走上这一条道路而蛊惑。

然而,在这一件事情上,本来似乎挺聪明的赫鲁晓夫,却又想极不明事理地钻空子。

他乱插手脚,别出心裁,想暗中使劲儿,操纵他能够控制的叙利亚、埃及共产党人,篡入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导位置上来,改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国体和国家机制的性质。但,这样的活动很快败露了,很快被粉碎了。纳赛尔毫不留情的斩草除根。只是,纳赛尔总统他确实是革命领袖,是英明的杰出人物,他永远不会成为屠夫。当年他率领埃及自由军官团的年轻军官们,推翻法鲁克王朝,把法鲁克国王的王冠打入尘埃,在自由军官团中有重要影响的成员,蛊惑纳赛尔把被打翻在地的法鲁克国王绞死或杀掉,纳赛尔却坚决拒绝了这样的献策,他决不这样做,而是允许体重为三百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最昏聩无耻的法鲁克国王,打点他的全部行李和可以带走的钱财,马上离开埃及,让他自由地选择一个生活的去处,选择到意大利定居当富翁去了。

纳赛尔对埃及革命最主要的公敌和所全力针对的元凶,都采取了如此开明其实更得人心的处置。那么,他对他严格禁绝的埃及共产党人,他虽然残酷镇压,坚决镇压,只是也还并不格杀勿论,并不都报之以绞死和杀头的办法,而仅只是把他们投入到黑暗的监狱里去作苦役,彻底翦灭他们可能在埃及重新展开活动的可能。

对被逮捕的埃及共产党人,纳赛尔总统确实是这样处理的。

然而,当纳赛尔总统这样处置埃及的共产党人时,赫鲁晓夫看着这位总统冷酷却也英明,看着纳赛尔总统在埃及,并不像当年中国的蒋介石一样,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地屠杀共产

党人，特别是蒋介石如果逮住了当时中共的领导干部，哪怕是最  
高领袖级的人物，比如瞿秋白，一律亲自手令杀害，统统实行格  
杀的政策。纳赛尔在埃及绝不实行蒋介石在中国实行过的这一  
套，因此，这能看出来纳赛尔非凡的大度。除此之外，纳赛尔还有  
一点大了不起，他在埃及镇压埃及共产党，却也并不刻意渲染被  
镇压的埃及共产党与苏联或中国，或其他任何共产党领导的国  
家，硬是牵扯和牵连，这也不像当年中国的蒋介石，逮着一个中  
共党员，就指责是拿苏俄卢布花的赤匪，其实，苏俄当时能拿得  
出多少卢布，能养活得了那么多风起云涌人数众多的中国共产  
党人吗？有多少人拿过这样的卢布呢？几乎可以说没有，他们可  
并不像许多叙利亚的共产党员一样，很多人是终年在莫斯科养  
着。不过，尽管如此，纳赛尔在镇压埃及共产党时，也还是并不牵  
扯苏联，尽管他镇压的埃及共产党内，还确实有可能会有着苏联  
的代理人，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不过，即使如此，纳赛尔总统也不  
采取把埃及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等同和牵扯在一起的政策。

纳赛尔总统对外拒绝参加反共阵营，对内严格禁止和镇压  
共产党，对共产党国家，特别是对南斯拉夫，对中国，对古巴，对  
苏联，一律采取极为友好的政策。纳赛尔总统以他自以为是的实  
用主义哲学，实行着他们如此这般的实用主义的逻辑政策。而且  
实行的极为高明，不露任何缝隙，表现着至臻成熟的超凡的领导  
艺术。

可是，对这样的高人，赫鲁晓夫竟然也还想对其耍花招，对  
其钻空子。

他操纵了阿联的共产党活动。纳赛尔对阿联的共产党镇压  
后，没有牵连拉扯苏联，于是赫鲁晓夫就又想得寸进尺。他还想  
干涉埃及的内政，他觉得他掏了那么大的腰包，给了埃及那么大



的好处,他肯定已经拥有了干涉埃及内政的权力,所以,他开始想向纳赛尔发出指示了。他想向纳赛尔发出要求,要求纳赛尔把逮捕的共产党全部无罪开释,全部快放出来。

对此,纳赛尔也并不产生激烈的反感。但是,赫鲁晓夫的这样施为,肯定是既有好心,却又有歹意。他是真想开释被镇压的埃及共产党呢,还是想试图测验埃及被控制的程度呢?纳赛尔对此想到了很多,并且,他坚决地推迟了他本来准备作出的特赦共产党在押犯的决定。他把赫鲁晓夫的招数,硬是坚决地顶了回去。

然而,仅仅这样的顶回去,纳赛尔总统还不想就此了结这场公案,他还要重新开始检查和审视埃苏两国的全部关系。他現在要查看一下苏联赫鲁晓夫的无私援助,到底含不含有任何暗算了。赫鲁晓夫无私的援助,果真不含任何暗藏的机关和动机吗?

纳赛尔本来对赫鲁晓夫的真情实意,还是深有戒心的。纳赛尔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建立着特别亲密的关系,关系最密切的,可能首推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他们可谓是莫逆之交。纳赛尔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友谊,也是非比寻常的。对古巴的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利比亚的卡扎菲,加纳的恩克鲁玛,纳赛尔也与他们建立了非常深切的友情。可是,唯独对苏联的赫鲁晓夫,虽然接触来往也不少,每到一起,赫鲁晓夫甚是热情,纳赛尔也特别客气,但是却就是不能亲密无间起来,总觉得中间有形无形地深隔着一些什么,硬是很难融洽起来。为什么会如此呢?久而久之,纳赛尔是聪明人,是有心人,他思想深刻,感情细腻,他发现他和赫鲁晓夫交往越多,接触越多,感情就越不能至诚的融合起来,首先是因为在他这边,始终似乎存在着戒心,几乎总是不能磨平,总

是不能冲淡，总是挥之不去。

这其间的原因是什么呢？

纳赛尔为之进行过思考。一经思考，纳赛尔发现，原来他所以对赫鲁晓夫怀有戒心总也不能被冲淡，是因为这种戒心总是在被一些不断发生的事情更深地激发和加强着。

纳赛尔不仅可以透过埃苏关系来寻找这种戒心越来越深刻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他在从旁观察赫鲁晓夫处理苏联和别的国家间的关系时，也真是旁观者清，他总能看到赫鲁晓夫在对待别的国家，哪怕是对待友好邻邦，兄弟国家，经常也会心怀鬼胎，居心叵测，比如他当年要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制原子弹，他们本意何为呢？据纳赛尔总统的推想，赫鲁晓夫所以帮助中国试制原子弹，其实也是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中国不能成为核武器独立拥有的国家，只是他后来发现毛泽东和中国根本是他所控制不了的，他才又宁肯甘冒背信弃义的指责，全部撤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专家，这时候赫鲁晓夫是又想把中国永远排拒在核大国俱乐部的大门之外，仍然想以此来控制中国，结果中国还是不受控制，于是开始了彻底反目，昨日的兄弟，变成了后来形同水火的敌手，原因主要在中国方面呢，还是主要在赫鲁晓夫方面呢？问题很明显，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赫鲁晓夫挑起来的。赫鲁晓夫对中国是如此，另一个可援的例子，还可以说到古巴，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始作俑者是谁，当然不是别个，只是赫鲁晓夫，可是，他究竟是干了一场什么好事呢？他究竟为什么要把苏联的导弹运到古巴去，究竟为什么美帝国主义一压，他又马上乖乖把安装在古巴的苏联导弹撤了出来，这又是为什么呢？按照合乎逻辑的推理来看，赫鲁晓夫把苏联导弹安放到古巴去，本来就不是为着与美帝国主义抗衡和对峙，实际上的如意算盘，也不过是为

了用苏联的导弹,主要目标是要来控制古巴本身。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美国逼迫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倒是首先是打消了苏联导弹对古巴的控制,否则人们可以试想,苏联人因为在古巴安置了导弹,赫鲁晓夫不就完全是可以向古巴发号施令的太上皇了吗?而那则正可能是赫鲁晓夫在古巴设置导弹的真正目的。

赫鲁晓夫对中国曾经是那个样子。

赫鲁晓夫对古巴曾经是那个样子。

那么,他对埃及、偏偏就会完全的不同于那个样子吗?

纳赛尔总统想过,赫鲁晓夫的战略目标,会不会把埃及也作为一个关键的控制目标,通过对埃及的控制,进而控制整个阿拉伯世界,控制整个非洲地区呢?

因为赫鲁晓夫有过许许多多控制别国的试图,纳赛尔对赫鲁晓夫自然也对埃及会有这样试图而越来越充满了不仅是戒心,而且逐渐变成了警惕,严重的警惕。

而由此,接下来可以有的进一步思考应该是什么呢?这当然应该思考的是,赫鲁晓夫的所有这种控制的试图,其目标到底又是什么呢?而如果真的被其控制,其结果又将会如何呢?

有一个非常现实可观的,可以透析的图样是在刚果。

1960年6月30日,刚果从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宣布独立;成立了刚果共和国。在争取刚果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斗争中,刚果有一个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运动党,在领导刚果人民奋起斗争的过程中,表现不俗,赢得了刚果人民比较广泛的支持,因此,在独立时的大选中,在议会中赢得了较多的席位,它们杰出的领袖卢蒙巴被推选为新生的刚果共和国总理,组织了独立后刚果的第一届政府。

卢蒙巴·帕特里斯·埃墨齐,1925年7月2日出生在刚果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的开赛省。他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卢蒙巴在少年时期，得以在教会学校上学，受到了比较好的基础教育。后来，他又进入一所职业护士学校上学，受到了中等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由于他的天赋秉能，他自我开拓了更广阔更大的文化熏陶范围，他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展开了大量的阅读，卢梭的作品，伏尔泰、雨果等伟大思想家和著作家的各种各样的哲学的，政治思想，人文思想的著作和文艺作品，都成为他广为涉猎的对象，因此，他在职业训练中迅速成为专业人才的同时，也迅速自学成为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的杰出人物，他有了非常开阔的思想能力，和向往人文尊严自由的胸怀和倾向，因此自然地也就开始具有了革命进步的思想，具有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的热烈愿望。于是后来，他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便越来越积极，越来越自觉地投入了反抗殖民压迫，反抗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并且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成长成为领导这样斗争的组织者和领袖。在比较长时期的斗争中，他经受了锤炼，领导群众罢工，展开游行示威，进行革命的宣传，因此，他曾经是比利时殖民统治者缉拿追捕的对象，被手戴镣铐投入监狱服刑的对象。

但是，任何逮捕和监禁，只能拘禁一个人的肉身，绝难作到连他的灵魂也拘禁起来。

卢蒙巴在斗争的磨炼中成熟。

他的斗志不仅不会被挫折，反而越来越坚定。

他的思想锋芒不仅不会在挫折中被磨钝，相反的，他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仇视和痛恨殖民主义统治，越来越仇视世界帝国主义的压迫。

刚果是位处伟大非洲心脏地区的一个较大的非洲国家，面

积达 234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千三百多万之多。物产资源十分丰富，一直被视为非洲矿藏最丰富的宝地。

早从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属于部落酋长公国的刚果，就开始沦为比利时王国政府的殖民地，到 1960 年时期，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八十多年。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刚果在成为比利时殖民地的同时，由于它丰富的矿藏资源的吸引，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列强，包括美帝国主义和英、法帝国主义势力，也把他们的大量资本，注入到这个比利时的殖民地上来，开始共享和瓜分刚果这块巨大的闪亮的璀璨宝石，帝国主义日逐深刻地吸吮着刚果璀璨宝石心中的膏血，比利时殖民地宗主国，在这里的投资高达三十亿美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里的投资，也下了很大的赌注，到 1960 年，已经在刚果投资六亿多美元，用来开发刚果的矿藏。刚果盛产的铀矿石，成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最主要的资源产地。

除了比利时和迅速填充进来的美国之外，英国、法国、荷兰帝国主义集团，都把他们的血手伸进了刚果，它们三国的投资也有近四亿美元，形成了榨取刚果人民膏血的管道。

如此嗜血成性，疯狂的鬣狗群，血腥地撕扯着刚果母亲的血肉，作为刚果母亲的伟大儿子，卢蒙巴，他的心头会燃烧着怎样的愤怒烈火，会呼啸着怎样的怒吼的旋风呢？

这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在 1960 年 6 月 30 日，在刚果在斗争中赢来独立后，在独立的大选中获胜因而担任了刚果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总理的卢蒙巴，在他的第一篇施政纲领的宣言中，就充满了对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的愤怒和痛恨的言词，表明着他与世界帝国主义誓不两立的立场。

他的这篇宣言，实在是堪称痛快淋漓了。

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子们，看到卢蒙巴的独立施政纲领时，他们第一声的惊呼是：“又出了一个卡斯特罗！又出了一个非洲的卡斯特罗！甚至是一个比卡斯特罗更坏的卡斯特罗！”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气极败坏，也激发起了对卢蒙巴特别仇恨的心理，他甚至在他在白宫的美国总统办公室；马上给他的下属，中央情报局的头领艾伦·杜勒斯发出指令，让中央情报局马上行动起来，展开对这个非洲的新独立国家刚果的领袖断然的暗杀行动。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是专门用来统治和镇压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的鹰犬，它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暗杀卢蒙巴明确的指令以后，立刻便闻鸡起舞，紧张急忙地行动了起来，马上开动起了旨在杀死卢蒙巴的庞大的杀人机器。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佬们，为什么会如此铭心刻骨地仇恨卢蒙巴呢？为什么如此拍案而起，闻风而动，马上要开动起杀害卢蒙巴总理的庞大的杀人轮转机来呢？

原来这情况在帝国主义看来，是最可怕、最急迫、也是最严重的。

它的可怕、急迫、严重在于，卢蒙巴在他的施政纲领宣言中，不仅刻骨地表述了他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心理和誓不两立划清界限的决心，他还同时一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仇恨心理，而以不可想象的热情和激动，几近是十分狂热地称颂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不仅把苏联说成是从来也没有剥削压迫过刚果人民的伟大国家，而且是一直鼓舞和同情刚果人民进行反抗，挣脱帝国主义锁链的伟大国家。因此，苏联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寄托期望，照亮黑非的土地的太阳。

总之，卢蒙巴对苏联立刻表现出了非你不嫁的热烈爱情和激情，试图立刻就投入苏联温暖而厚实的怀抱，马上展开新婚蜜月一般的幸福甜蜜生活。

而作为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苏联的代表人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呢？这个顿河的哥萨克，一贯喜欢和漂亮的女人或富有的女人玩耍婚姻的把戏，他理所当然，乐不可支地高兴再有一位黑得透明晶亮的富有的非洲女人来充当他的性伴侣。赫鲁晓夫是不会拒绝如此的。赫鲁晓夫对漂亮的黑人女人一向情有独钟。有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他竟然也会情不自禁地热烈爱上了一位美国代表团的黑人女大使。

正因为赫鲁晓夫有这样的独钟之情，他对从黑非洲刚果传来的以身相许求爱的声音，当然也会“投我木瓜，报以琼琚”。赫鲁晓夫在听到卢蒙巴一厢情愿热情灼人的施政纲领宣言以后，立刻便派出了大批迎亲的宾相，马上坐飞机、轮船，来到了刚果，这些人当然都是军事人员、技术专家。苏联造的飞机，一些轻重武器和弹药。为了迎接这些宾相，卢蒙巴甚至亲临金沙机场和刚果河口的码头。当时，卢蒙巴真为他马上嫁给了如此强悍健壮的名叫苏联的郎君而得意、自豪，有了这样强悍健壮的无敌郎君，有谁还敢欺辱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挣脱出来的黑非洲的小女子呢？卢蒙巴得意极了，放心极了。他庆幸着他已经使刚果得到了一场可以无限安然、甜蜜、幸福、无忧无虑，只有快乐的生活的婚姻，他可以完全放心地过日子了。

然而，他怎么能想得到，对此，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不仅气得要死，而且恨的要命，这些帝国主义恶棍和流氓们，怎么能容得他们所喜爱的怎么也玩乐不够的黑非洲最漂亮的美女之一刚果，落到苏联的怀抱中去呢？仅仅是为了嫉妒，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他们也会不惜动手打架,何况,他们还更重视着这黑非洲美人身上的相当于无价之宝的财富,她有那么多的钻石和明珠挂在丰满圆实的胸前,甚至她的手腕和脚裸之上,都披戴着价值连城的无价的宝贝,因此,如此漂亮而富有的女人,他们是怎么也不能让她落在红毛鬼苏联的手里的。

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恶棍和流氓团伙,毅然决定要动起武来,要动武争夺,要把他们失去的女人再争夺回来。可是,一谈到动武,帝国主义集团又似乎犹豫了起来。

和谁动武呢?

和苏联吗?

说实在的,帝国主义有些疑虑,不无恐惧心,他们着实也很害怕。

没有不可惧怕和不必担心疑虑的理由,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主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战后,苏联更成了已经把卫星送上了太空的核武器大国,苏联无疑是可以与任何国家匹敌和较量的强国,因此,轻易决定要和苏联打架,为争夺一个非洲女人而大干一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帝国主义流氓集团也还是聪明的集团,他们决定在这场争夺刚果这一名漂亮的非洲女郎时,并不展开与苏联的争夺,只想把刚果这个漂亮女人猛的一个冷子抢到手,再抢回来。他们甚至决定,宁肯把这个非洲美女撕成碎片,也不容它落到苏联这条红毛鬼的胳膊腕里。

而这样一来,作为刚果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卢蒙巴,他的命运自然也就开始大成问题。

他几乎很快看到了,帝国主义已经明显的,完全明火执杖地动起了手脚来,又要夺回他们丢失的刚果,又要试图再一次来凌



辱刚果这一个漂亮的美妇人了。

在这样的时候，本来，刚果这个已经获得了独立自由的美妇人，完全有理由指望她已经毫不含糊以身相许的新郎官苏联的庇佑和保护。没有一个新郎官是会拒绝保护他的新娘子的。那怕是和流氓恶势力展开一场打架的争斗，不容他的新娘子受到欺凌和伤害，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新郎官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是绝不能怀疑和犹豫彷徨的必须毅然履行的义务。

可是，不知道赫鲁晓夫这个顿河的哥萨克是怎么了，不知他为什么会变得这样胆怯和没有血性，当一个以身相许完全依在他身旁；指望依靠着他，准备和他厮守终身白头到老一起生活的女人，在猛然受到流氓恶势力抢夺和欺凌的时候，他竟然完全无动于衷，全然麻木不仁更绝不挥起铁拳来，或拔刀相向那些恶人，他甚至好像怕与女人沾上什么牵连带罪似的，马上跳了开来，立刻把刚果扔在了无人管顾的境地。

这真叫人立刻想到了一支叙利亚的民歌：

“你把我送到了井底下，丢开井绳你就走啦，

你呀，

你呀，

……。”

于是，卢蒙巴的刚果，立刻处在了一种悲剧绝望的境地。

以身相许的新郎官既然不肯来保护自己的新娘子。已经开始又备受欺凌的刚果，该到何处去状告不平，伸诉帝国主义的强暴和欺凌呢？

既然苏联赫鲁晓夫不管，谁还有力量抗击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呢？谁还能强有力而最效力地为刚果伸张正义，打抱不平呢？

一时,明显的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的好汉。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卢蒙巴只好糊里糊涂地向联合国发出了求告和投诉,他要请联合国来主持公道,来解救刚果,来帮刚果的忙了。

卢蒙巴毕竟也还年轻,1960年,他时年只有三十三岁,他还并不饱富政治生活的斗争经验,他是政治家,但却仍然总是热情地怀有作为诗人的追求,他爱好写作,执迷地偏爱写诗,因此,诗人的激情总是在激发着他的心智,使他的心中总还是充满着幻想和天真,对这个完全混浊的世界,往往还会持有十分幼稚的单纯。

卢蒙巴忘记了联合国那时候,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已经完全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化身的魔鬼,在那个魔鬼的殿堂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还被腐败的蒋介石集团盘踞着。而苏联的赫鲁晓夫呢,虽然在1960年15次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一会儿脱下皮鞋来敲打桌子,一会儿大喊大叫,吵吵嚷嚷,甚至一会儿又无端地出手和西班牙年老的外交部长卡铁利亚厮打起来,一次大会期间,他蹿上蹿下,发言讲话辩论吵闹竟有十次之多,而且,尽管他表现野蛮粗俗缺少文化教养又总撒泼无赖喜欢恣意横行,其实他这样如此,在当时的联合国大会的那个魔鬼的殿堂里,不过扮演的的是一个马戏团的小丑的角色,完全只是联合国的一点儿可以看热闹的点缀。在当时的联合国,并不存在各个成员国的事实上的平等。联合国不仅成了美国的化身,而且已经完全是一柄美帝国主义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摆弄的工具。

因此,卢蒙巴天真烂漫地向联合国提出了对帝国主义新的侵略行为告诉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把刚果这个令帝国主义垂涎

不置的美妇人，又推上了可供帝国主义集团恣肆轮奸的淫床。

美国佬对此简直高兴坏了，简直有些恣意忘形了。

这个时候，最可耻最卑鄙的，是不久前还充当刚果美妇人新郎官角色的苏联，它竟然充当起了将要走向淫床的美帝国主义的傕相，他明明知道美帝国主义插手刚果事务，绝不会给刚果带来任何好的结果，但他仍然毫不推委地成了美帝国主义走向欺凌刚果的淫床的抬轿子的角色。

美国和苏联联手通过了联合国出兵刚果的议案，接着便以美国大兵和他的仆从国家的走狗为主体，组成了联合国部队，开进了刚果。

接下来，卢蒙巴很快发现，他已经是引狼入室。

他领导的刚果合法政府——正是这个合法政府请来了联合国部队。但是，狼来了，合法政府也就不能存在了。联合国部队很快地完全吞下了刚果合法政府的肌体。联合国部队，完全变成了花销美国金钱，因而也完全由美国操纵指挥的雇佣军。他们占领刚果国家电台，切断政府的对外联系，包围封锁了总理府和政府大厦，他们明目张胆地干起了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伎俩。

卢蒙巴终于如梦初醒，擦亮了眼睛。他认清楚了联合国的本来面目。

于是，卢蒙巴又发出了愤怒的呼喊：“不允许用联合国军的占领代替比利时的占领。”

但是，时已至此，卢蒙巴还是又生幻想，他又一次向苏联发出了急切的呼吁，恳请苏联来为刚果解难。

而与此同时，卢蒙巴代表刚果政府，宣布断绝和联合国的关系。

这可又开始了诗人的冲动的幼稚的幻想。引而入室的恶狼

饿虎，哪儿能那么容易挥之而去呢？

那是绝对挥之不去的。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后批准了对卢蒙巴的暗杀令。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签发署名密电，命令中央情报局驻刚果工作站的站长劳伦斯·德夫林，开始执行诛杀卢蒙巴的秘密行动，为了诛杀行动不露马脚，不留痕迹，美国还迅速给德夫林派来了两名非美国籍然而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并且还派来了一个情报专家贾斯廷·奥康奈，充当监督暗杀任务的执行官。

接下来，受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把卢蒙巴软禁了起来，使卢蒙巴完全成了与外界切断联系的阶下囚。最后，联合国军又巧妙地制造出卢蒙巴“逃脱”的闹剧，使卢蒙巴落人到了美国在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后支持起来的刚果叛军的手里。美国佬为了把杀人的活计干得更漂亮些，而且不沾他们的手脚和衣服鞋袜，他们又作出决定不使卢蒙巴被杀死在美国控制的叛军手里，而是让卢蒙巴又被比利时人的走狗冲伯集团的土匪武装劫持，最后被枪杀在刚果的加丹加省的省府城市伊丽莎白维尔的一间小房子里，一名比利时雇佣军的上尉，举着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冲着大睁着一双政治家和诗人的眼睛瞪着他的卢蒙巴总理的脸颊、胸口和脖子，连连击发完全部六发子弹。

卢蒙巴在最后一刻，也许还在默念着豪言壮语，默念着抒情诗句，向往着苏联，期待和期望着强而有力的苏联，最终能援救他逃出虎口，援助刚果能重获自由，然而，苏联最终还是没有伸出手来。因为，事实上，赫鲁晓夫那只肥肥实实、粗粗胖胖、厚厚敦敦的圆手，才不会火中取栗似的来救援他呢。赫鲁晓夫在这样的时候，是绝不会不怕烈火烧灼了他的手指头的。

事实上,这个满嘴甜如蜜的话语,满脸灿然谄笑的赫鲁晓夫,对任何一个同志、朋友、父兄和情人,从来有过什么样的真情真义吗?

总的观察是,没有过。可曾也不曾有,这样论断他,绝不是谤言,而是万千有例可援的,全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 关于黑非洲的兄弟

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在塞利亚·桑切斯办公处属于卡斯特罗的这间小小的特别会客室里,促膝深谈,一杯又一杯地接连喝着咖啡,他们的精神很好,谈兴一直很浓。

因为他们一直是谈论着深刻的话题,严峻的话题,所以,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凝重,心情也相当的沉重。

切·格瓦拉声调徐缓,娓娓道来,他近乎是绘声绘色地,转述着他在埃及首都开罗的谢泼德饭店里,和纳赛尔总统不只一次深谈畅谈的话题。在转述他和纳赛尔总统谈及刚果,谈及卢蒙巴的话题时,切·格瓦拉已经不再强调哪些话是纳赛尔总统说的,哪些话是他本人说的,粗略地说着一些过程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简捷地说出一些问题的性质。关于刚果,关于卢蒙巴,实际上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他们对其情况,也知道的并非很少,而是很多,有些问题,知道的甚至也很详细。

美帝国主义曾经把古巴革命和刚果的革命等同起来过。他们也把卢蒙巴和卡斯特罗等同起来过。古巴革命和刚果革命,在打碎帝国主义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统治链条方面,确实有着相同相近的性质。卢蒙巴和革命的古巴的领导人中的许多人,也确颇有相似之处,比如卢蒙巴和卡斯特罗,就都曾非常投入地深刻地学习和研究过法国哲人伏尔泰的人文主义学说,并且在青年成长时期深受其影响。比如卢蒙巴和切·格瓦拉,也有颇多相似之处,都能高水平地掌握法文语法,都曾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都热爱文学,喜欢写作,都曾有过作诗人的热望,而且几乎都终身习作写诗不辍。还有他们的年龄,也太相近太仿佛了,卢蒙巴比卡斯特罗大一岁,比格瓦拉大三岁,比劳尔大五岁。他们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他们又都是在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以轰轰烈烈的姿态,以震动世界的声势,跃上了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舞台。1959年的古巴革命,1960年的刚果革命,曾经使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到过地动山摇。这是两场震动世界,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古巴革命,刚果革命在冲决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的罗网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一个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最丰饶的乐园——非洲,一个在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后院——拉丁美洲。古巴革命和刚果革命无疑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和人民民主的革命,产生着先导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这两场革命,也曾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同时,这两个地区,也曾空前地激发起来过对帝国主义的仇视和深刻的仇恨。

因此,作为有着如此多共同点的两场革命中的其中一方,古巴方面的革命领导人,肯定也曾至为关注过刚果发生的事变,甚至至为深刻地研究过它的每一个细节,悉心地总结过刚果革命

不同于古巴革命的胜利和稳固，只落得悲惨结局的教训，并且，总是期望从中找出完全合乎逻辑而又可以有大量事实根据作为佐证的原因，以期引为借鉴和引起警惕。

事实上，从1960年刚果事件发生，到1965年3月14日夜到3月15日的凌晨时分，古巴领导人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刚果革命的种种研究和分析。因为，研究刚果革命的种种遭遇，对古巴不是没有针对性和深切的意义的。古巴领导人们认识到，让帝国主义彻底扑灭刚果革命的烈火，让帝国主义能充分地领略和他们扑灭一场革命甜滋滋的甘美滋味，因而更鼓舞他们扑灭革命的凶焰，增大他们扑灭任何革命的魔头的话，那是一定不可以的。所有革命的人民，在和帝国主义，残酷激烈的斗争中，即使由于一时的力量悬殊，让强大的帝国主义赢得了胜利，而革命人民输了，也一定要让帝国主义胜利者们倍尝苦果，要让他们在身体上深深地烙印下永远也不能愈合的伤痛。革命者就是被帝国主义吃到肚里去，也绝不给他们造成好胃口，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消化掉。

从1960年刚果事件发生以来，刚果革命被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从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总理被美帝国主义假手他们的走狗残酷地杀害到1965年3月卡斯特罗兄弟和切·格瓦拉聚会深谈的今天，刚果革命，事实上并没有如帝国主义所愿。他们所期望的以杀害卢蒙巴来划上刚果革命的句号，事实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前赴后继的革命的刚果人民，在卢蒙巴总理被杀害以后，一直还被卢蒙巴总理热血化作的旗帜与精神所鼓舞和召唤，一直还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先是以基赞加为领导的刚果合法政府。在卢蒙巴总理还在活着的时候，当他被联合国军包围在他的总理官邸，被软禁起来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勝背相依之間

时,忠于卢蒙巴总理的合法政府的副总理基赞加,组织领导合法政府从刚果首都当时的利奥波德维尔迁出,来到刚果东北部地区的斯坦利维尔,在卢蒙巴总理被联合国军扣押期间,基赞加宣布代行总理职务,主持合法政府的工作。后来,卢蒙巴总理被杀害,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军,在刚果又扶植起了非法政府。基赞加仍然主持着合法政府,领导刚果人民展开与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的斗争。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浴血奋战,到了1962年初,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军以及他们的走狗集团,采用武力逼进和阴谋拢络的两手,瓦解了基赞加领导的合法政府,成立了以帝国主义走狗阿杜拉为总理的新政府,基赞加被吸纳为副总理,但很快被投入了监狱。原先忠于合法政府的军队,也被命令解除武装,实行遣散。

然而,不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开始实行这一步骤,部分原刚果合法政府的武装,在原卢蒙巴任总理的合法政府里担任过青年和体育部长的廖勒尔带领下,仍然高举卢蒙巴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旗帜,继承着卢蒙巴开创的革命斗争事业,继续坚持着开展武装斗争。

这支坚持进行武装斗争的刚果革命人民武装,在刚果的东北部地区,在基伍湖一带,很快建立起了游击中心区和游击根据地,并且迅速地壮大起来,逐渐开始形成了燎原烈火之势。从1962年开始,到1965年的这个时候,这里已经形成了扑不灭的火焰。

但是,帝国主义仍然是强大的。

而且,帝国主义也会成为变色龙。

老牌殖民主义已经变成千疮百孔糜烂透了的腐尸,而在帝国主义的当权人物集团里,也不乏很多聪明灵秀的家伙,他们知



道老牌殖民主义已经臭不堪闻，四处遭人厌恶、痛绝和唾骂，因此，帝国主义再以老殖民主义的面目招摇过市，那它势必马上就会无异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或者是繁华街市上跑过的疯狗了，有的人会急忙躲避，更多的人则会奋起痛打。因此，帝国主义以老牌的殖民主义的面目出现，显然是完全不行的了。

那怎么办呢？

帝国主义的谋士们，他们都不是傻子，他们还会想办法。

他们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呢？

他们还会想出摇身一变的好办法，他们可以巧夺天工，化腐朽为神奇，他们可以把老殖民主义的陈尸腐尸摇变成新殖民主义的美女，而且，他们可以巧加梳妆，把这新殖民主义的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人见人爱，简直比美国的风流娘们儿还要浪漫和漂亮。

她们也会身披洁白的羽纱，像是和平天使一般地走来。

她们也会把红唇抹的鲜紫发亮，时时口露白牙冲着你微笑，让那笑烈开来的红唇，好像是一朵献给你的盛开的玫瑰花，红唇白牙总是朝着你诉说着亲蜜的友爱，会向你不停地喊出“亲爱的！”“亲爱的！”字样儿。

他们摇身一变，有的时候忽然还会变成神情激动，怒气冲冲的汉子，骑士和拳手，他们也要伸张正义，拔刀相助，维持和平，甚或也会口喊和平、进步和发展，口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援助，甚至也还会口喊出吓人一跳的“革命”两个字来。

当然，这“革命”两个字，自从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也就开始了被人用来作为伪饰的情况，因此，“革命”这两个字，有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成为新殖民主义的化身，帝国主义自然也会利用招摇的假革命的旗帜。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勝背相依之間

不过，“革命”这两个字，有些太专门化了，反革命分子不能马上接过革命的旗帜来招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贯镇压革命，是各国人民的死敌，他们如果忽然也招摇起革命的旗帜来，知道他们肮脏老底的各国人民，立刻会笑掉大牙，识穿他们的伎俩和欺骗。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

帝国主义有办法，他可以寻找和塑造他们的代理人和傀儡。然而，如果这些代理人和傀儡，有的时候由于他们的劣迹斑斑，形象极为丑恶，打出革命的旗号也还是不能蒙骗人民，不能对人民产生一定的感召力时，又该怎么办呢？

帝国主义还会有办法的，这进一步的办法就是，帝国主义会大把大把地掏出钱来，为他们扶植起来的假革命、反革命的“民族独立政府”、“民主共和政府”，招募和训练大批量的雇佣军，把他们也冠以“民族军”、“政府军”的番号，让他们实际上行使镇压真正的革命人民奋起革命斗争的使命。

1964年6月，联合国在多数国家的强烈要求下，终于从刚果撤出了已经使联合国蓝色的旗帜上沾满了鲜血的，完全一直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军。

但是，联合国军撤出了刚果，美国的势力还是死赖在刚果不走，这才叫做请美国佬容易，送美国佬难。

而且，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美国佬要进一步稳固它在刚果的既得权势和地位。美国佬把顶替卢蒙巴合法政府而拼凑起来的阿杜拉政府立刻推倒，马上又召回了曾经因不听美国指挥，被美国赶出了刚果的刚果加丹加省军阀冲伯，让他重返刚果来组织和领导刚果新政府。

冲伯这个家伙，从他的父辈开始，就是比利时老牌殖民主义的忠实走狗，他出生在刚果加丹加省一个十分豪富的黑人家庭。

他的父亲曾经是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加丹加省的首要代理人。加丹加省贮藏着十分富饶的铜矿资源，比利时殖民者早已经在这里开拓出了可以攫取暴利的铜矿业，所以，加丹加成为刚果最富庶的省份，地方势力也比较强大。1960年，卢蒙巴领导刚果民族独立运动，冲伯这个比利时殖民者的忠实走狗，也一度试图投机，他借机掌握了在加丹加省的领导权，表示承认卢蒙巴领导的刚果合法政府，可是，仅只过了两个星期，在他窃夺了加丹加省的革命成果后，立刻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比利时殖民者的怀抱里去，宣布了加丹加省独立，他自命为加丹加独立国的总统，重操故技，全力以赴地为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服务，因而当然也受到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全力武装支持和保护。由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在加丹加省也有利益存在，因此，冲伯也就同时受到了英、法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

在后来的刚果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在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蓄意造成刚果一片混乱局势，在卢蒙巴总理被拘押期间，冲伯亲自指挥他所控制的军队，在比利时军事顾问人员的直接参与下，劫持卢蒙巴到达加丹加省首府伊丽莎白维尔，毫不犹豫地就彻底消灭了卢蒙巴的肉体，以示殖民主义统治者的仇恨和报复。

再后来，美帝国主义控制的联合国军在卢蒙巴死后，逐渐地控制了刚果的大部分地区，美帝国主义当然又产生了对加丹加省这块肥肉的覬覦。美国佬是一条大狗，它不管在加丹加这块肥肉骨头上，已经有一群狗，包括比利时和英、法帝国主义者这些狗们，正在撕扯着这块肥肉骨头上的油星和肉屑，美国大狗不管他们，因为他们比较说来，已经是一些老狗、小狗和弱狗，美帝国主义这条恶狗一呲牙，嗷叫一声，赶开了这群老狗、小狗和弱狗，它又把加丹加省这块肥骨头抢了过来，镇在了它的爪下，而加丹

加的殖民主义者忠实的走狗冲伯呢？他自然也被美国恶狗追赶着，挟着尾巴逃跑了。

他跑到哪里去了呢？

他跑到了西班牙，躲到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开设的走狗窝里去作寓公去了。

这是 1963 年发生的事情。

物换星移，仅仅过了一年时间。联合国军也撤出刚果，美国进一步控制了刚果。

这时候，美国佬突然发现，虽然卢蒙巴在几年前，已经被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了，卢蒙巴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所开创的事业、民族独立解放的烈火，仍然在刚果遍地燃烧，而且大有越烧越旺之势，在刚果辽阔的东北部，卢蒙巴在他的诗歌里，无数次的提到过的伟大的非洲的心脏地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片燎原之势。卢蒙巴的激越的诗句：

“让我们的刚果，  
在这伟大的非洲的  
自由的心脏，  
生存下去，  
赢得胜利吧！”

仿佛已经响彻了刚果整个东北部的上空，正在整个刚果，回荡着巨大的回声。

美国佬发现，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他们是不能真正完全地控制刚果的，甚至明显还面临着失去这样的控制的危险。

怎么办呢？

美国佬忽然也想到了冲伯。

美国佬虽然赶走了他，把他赶到西班牙的狗窝里去了，但

是，美国佬已经知道，冲伯是一条厉害的恶狗，他既残忍凶猛而且也还聪明，他可以在主人需要他动作的时候，只使一个眼色，就扑上去，把卢蒙巴的脖子咬断，把那样一个杰出人物活生生的咬死，他在所有的主子面前，在摇尾乞怜的时候，是多么乖觉可爱，显示着他的机巧和聪明。

美国佬想到了这条聪明和厉害的恶狗，于是，马上就决定召他回来当刚果新政府的总理，让他彻底改换门庭，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充当美帝国主义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代理人。

于是，冲伯这条恶狗和聪明狗，一听到美帝国主义的召唤，便又摇着尾巴，撒着欢儿地奔来了。

他一跃登上了刚果新政府总理的宝座，沐猴而冠，显出一种炫炫然耀耀然的样子，美国佬还指点训练了一番演技，让他学会了一些就地打滚儿的把式，然后就让他粉墨登场，大肆演起了马戏团里的狗戏来。

1964年7月里，美国佬把冲伯扶上了刚果总理的宝座，8月里，他就颁发了刚果新宪法，宣布刚果改名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且立即在刚果全国展开捐弃前嫌的“全国和解运动”。这个手上沾满卢蒙巴总理鲜血的杀人凶犯和刽子手，让人们忘记了仇恨来和他实现和解。美国佬聪明太过，选来了这样的宝贝走狗，让他嘴上挂着人肉却又让人们当良犬和爱犬来待他，真是利令智昏、异想天开的可以。在中国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里，有一章“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写的是一个十分尴尬难堪的故事，读来令人玩味不尽。美国佬在导演冲伯这个歹徒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狗戏的时候，有时似乎也会按捺不住利令智昏的情绪，昏头昏脑地就大演起“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的故事来，美国佬真是机关算尽。他们指挥冲伯在刚果国内搞“全国和解运动”，他还要

把这样的“和解运动”搞到国际上去，美帝国主义直接扼杀刚果革命，假手利用冲伯的狗爪杀害非洲人民伟大的光荣而可以引为骄傲的儿子卢蒙巴，他们已经成了非洲人民的公敌和死敌，整个非洲人民，众多的非洲国家，对他们充满了敌意甚至是刻骨的仇恨，然而，美国佬毫不觉醒，冲伯这家伙也太不自量力，他在全国搞“和解运动”也还罢了，还要把“和解运动”搞到国外去，搞到全非洲去。他上台不久，正值非洲诸多国家的领导人，来到了埃及的首都开罗，大家聚集在这里开会，研究非洲的团结、革命和发展的课题，非洲一些最著名的国家领导人都来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几内亚总统赛古·杜尔，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等等一些非洲杰出领导人，济济一堂，十分欢欣地聚到了一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冲伯，也在埃及拒发签证的情况下，硬是坐飞机来到了开罗，硬是也要挤到朋友们聚会的会场上来。

于是，在开罗，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局面。

已经来到这里聚会的非洲各国领导人，他们大都是为非洲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和杰出人物。

他们怎么能和明显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冲伯坐到一张桌子前来开会呢？

而且，所有已经来此聚会的非洲杰出领导人，他们都曾经是刚果独立的坚定支持者，都曾经是卢蒙巴至为亲密无间的战友、同志和朋友，他们怎么能和杀害他们战友、同志和朋友的刽子手的这个杀人犯冲伯，坐下一起来开会呢？

很多人，见到了冲伯这个不共戴天的死敌，实在难以抑制欲饮其血、欲啖其肉，为卢蒙巴报仇雪恨的冲动。很多人鼓动起来，

跃跃欲试，要逮捕冲伯，把他交付非洲人民公审，然后施以绞刑。

冲伯这人，这条恶狗，他杀害卢蒙巴残忍的血腥气，一直缠绕在他身上，怎么也冲淡不了，洗刷不尽，非洲人民因此对他铭心刻骨的深仇大恨，实在是难解难消的，以至他仅一年后再次被迫下台，再次妄图寄身到西班牙狗窝里去作寓公时，在路经阿尔及利亚时，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英雄，卢蒙巴的忠实朋友布迈丁将军下令逮住，把他投入死牢，让他死在了狱中，阿尔及利亚英雄替卢蒙巴讨还了血债。

话题还是退回到 1964 年，那一次冲伯硬是闯到开罗来，他最后的下场是怎样的呢？他当然在那一次也没得好下场，埃及总统纳赛尔，卢蒙巴总理最赤诚的朋友，他接到冲伯不持埃及签发的护照已经坐飞机闯到开罗时的报告后，他立即下达命令，命令埃及警察，立刻把这个歹徒逮捕起来，把他关进了禁闭室。

然后，纳赛尔总统坐下来，从容不迫地主持来自非洲列国朋友们的聚会，使聚会欢谈在洋洋喜气中结束以后，纳赛尔总统从容不迫地一批一批送走他所请来的全部贵宾之后，他才又签发一道命令给他的警察部队司令，让他派遣两名埃及警察部队的下级警官，指挥一个班的警察部队，把冲伯从埃及远郊之外的警察部队的禁闭室里，直接解送到飞机场，把他解上开往利奥波德维尔去的飞机，让他自行返回刚果。

这样，冲伯便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刚果，继续来做他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统治刚果的美梦。

然而，他的如此白日梦，又怎么能做的成呢？

他的白日梦越来越难做了。就在这歹徒在美国的扶植下当上刚果政府总理的个把月之后，在刚果东方省开展武装斗争的廖勒尔指挥的，仍然忠于卢蒙巴旗帜的武装部队，一举解放了基

赞加代总理曾经设置过刚果全国合法政府的临时首都斯坦利维尔，刚果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以雷霆万钧，不可阻挡之势向前推进。

在这样的情况下，冲伯这家伙，还想再耍花招。非洲所有进步国家不理睬他，他就又掏出好多美国给他的活动经费来，拢络一些中立色彩较浓的国家来和他结盟，他向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等国求援。可是，冲伯其人的形象太丑恶了，他的走狗形象不管如何沐猴而冠，也掩饰不往，因此，即使这样一些国家，也绝不愿意和他来往，绝不愿意和他结盟，绝不愿意借给他一兵一卒，来帮助他镇压风起云涌的刚果革命人民。

不过，终还是美帝国主义有眼力，它认定了冲伯是一条凶猛的厉害狗，认定了冲伯还是一条聪明的忠实于主人的狗，所以，美国佬养着这条狗，一直使用着这条狗。

这条狗虽然学会了打滚儿摇尾乞怜取悦人意的本事，但终究还是掩不往他吃人的凶相和利齿，因而，这条狗还是不能被人们视为良犬和善兽，更不能成为人们的爱犬和朋友，它不能以摇尾打滚儿来讨得人们的喜欢。

不能如此这般，那么又该行哪招呢？

当然还是行他的恶招为上。

他本来是一条恶犬，狼犬和吃人的狂犬，还是让他来当恶犬、狼犬、吃人的狂犬好了。

于是，美国佬又掏出更多的钱来，资助和豢养冲伯这条恶狗和吃人兽，让他又肆无忌惮地施展起他的咬人、吃人的技能来。

冲伯派出了大批人马，拿着美国佬赠予的大把钞票，到法国、英国、比利时、南非等地，招募白人雇佣军，让那里的一些兵痞、恶棍、职业杀手，来刚果杀人赚钱。杀人赚大钱。



美国佬当然不会只让冲伯独力来干这种大事，美国佬直接帮助冲伯训练这些白人雇佣军，直接给他们配备杀伤力很大的枪枝、弹药、火箭筒、手雷，还有白刃格斗的匕首，以及远投杀伤目标的飞刀，美国佬在这些方面，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和能手，他们能干得十分认真和仔细，在训练好、武装好冲伯的这些雇佣军后，美国佬一次出动十二架重型运输飞机，把全体雇佣军和他们的辎重车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等等重型武器，一古脑儿运到了刚果来，并立刻开赴刚果的东北部去，疯狂地去扑灭那里正在胜利展开的人民革命战争。

如此兴师动众，美国佬仍然怕不保险，仍然甚不放心，于是美国佬又鼓动和支持比利时老殖民主义回到非洲去，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美国出动战斗轰炸机和作战飞机掩护，又派运输机把大批比利时伞兵空投到已经被刚果爱国武装解放和控制了的斯坦利维尔，于是，在那里又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激战。刚果爱国武装，在强大的敌人的突袭和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已经赢得的城市和战果，又且战且退，退向到基伍湖一带的山地、丛林和荒原。

这样，刚果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爱国武装斗争，就又到了一个更为艰苦的形势严峻的时期，充满了更多的困难和曲折，也充满了更险恶的被强敌扑灭火种的危机。

## 关于家庭的情思

1964年2月20日。切·格瓦拉在给一位家住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安纳路36号名叫罗萨里奥的非洲朋友的复信中，曾经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如果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你就愤慨得发抖，那么我们就是同志。

切·格瓦拉是在回答这位陌生的非洲朋友他愿不愿意成为她的同志和朋友时作出了如此简明的回答。

1964年11月，美帝国主义出动大批飞机，空运冲伯这条吃人的恶犬在欧洲等地招募的白人雇佣军进入刚果，同时运送比利时伞兵飞临斯坦利维尔，在那里降落下来，和白人雇佣军一道，联手镇压和打击刚果革命的爱国武装，逼使刚果爱国武装又放弃他们的解放区和大片的根据地，进入更为荒芜遥远的山地和丛林，使他们一时处在极端的困难和危急的境地。

而就在这之后不久，1965年的2月间，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就愤慨得发抖的切·格瓦拉，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他来到了非洲，2月11日，他首先来到了埃及的开罗。2月12日纳赛尔总统欢迎他的到来，在会见他这至诚的老朋友，与他进行彻夜的长谈时，切·格瓦拉与纳赛尔总统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谈了许许多多方面的事情。

在他们所谈的许许多多话题里，有一个话题后来被明显的突出出来。这就是他们谈到了刚果的话题，谈到了刚果人民的斗

争形势。他们谈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疯狂操纵，如何给走狗冲伯雇佣、训练和运送白人雇佣军，如何空投比利时伞兵，来镇压刚果的爱国武装、革命武装。

谈到美帝国主义如此嚣张地多端作恶时，纳赛尔总统愤慨得发抖，切·格瓦拉也愤慨得发抖。

于是，切·格瓦拉便对纳赛尔总统说：

“我想到刚果去。我想到那里去看一看。”

纳赛尔略略一惊，他问格瓦拉：

“你想到那里看什么？”

切·格瓦拉回答说：

“我想到那里去看看，帝国主义，冲伯集团的白人雇佣军，以及比利时伞兵，是怎样屠杀和镇压刚果爱国者的。我要去看一看，我们能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帮助战斗中的刚果人民和兄弟。”

纳赛尔问：

“卡斯特罗同意你去吗？”

切·格瓦拉说：

“我们经过了研究。”

纳赛尔看着切·格瓦拉，眼睛里流露着十分的关切。他说：

“去那里相当困难，而且充满了危险，你能不能先不亲自去，而派出一些得力能干的同志去看看。你的目标太大了。而且，你也太重要了，不可以轻率地去冒险。”

切·格瓦拉说：

“我不是要去作轻率的冒险，我可能是准备去作巨大的行动。帝国主义到处干坏事，他们简直欺人太甚，太疯狂，太嚣张了，我们必须准备让他们在一切地方吃尽苦头，在一切地方都斩断他们的魔爪，使他们最终不能再肆无忌惮地疯狂，到处作恶多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端,到处横行霸道。为了作到这一点,为了这样的目标,我去,是值得的,是必须的。是必要的。即使可能付出代价和牺牲,这也是应该的,所以,危险并不能成为阻拦我们前进的障碍,至于困难,我们已经作了准备,我们有可能克服任何困难,去达到目的。”

纳赛尔总统已经完全听明白了。

到刚果的战斗丛林中去看看,看来已经是切·格瓦拉坚定下来的决心。

纳赛尔总统十分感动。他为这些古巴人,毅然作出的对非洲人民,对刚果人民的援助而感动,他们的行动完全是正义之举,他们只想到那里被屠杀的人民中间去,拔刀相助,保护那里被屠杀的人民,帮助那里的人民去进行决死的反抗,他们完全不被私利所驱,他们才真正是无私的,而且,他们无私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肯于,他们甘于为那里的人民事业,为那里的正义事业,为那里的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宝贵的青春、鲜血和生命,对切·格瓦拉来说,当然还包括着崇高的地位和官职,也包括他的荣耀和权力,还有他的无限的爱。

兄弟般的纳赛尔总统,从一开始就兄弟般地爱上了切·格瓦拉少校,从一开始,他就对切·格瓦拉产生着一种兄长般的慈爱,所以,他也更多地了解和透析了切·格瓦拉的感情世界。

纳赛尔知道,切·格瓦拉的感情世界真是太辽阔,太丰富了,他的爱,实在太多,也太深,他对母亲,对父亲,对兄弟姐妹,对妻子儿女,他有多么深沉的爱啊!他一谈到母亲塞莉亚的时候,总会涌起一种男性的羞怯之情,眼睛会忽然亮晶晶泪闪闪起来,还有他提到父亲林奇先生,他说他很难发现第二个如此仁慈善良的老人。切·格瓦拉曾经告诉过纳赛尔总统,小时候,他得

了严重的哮喘病，被憋闷的终夜喘不上气来，怎么也睡不着觉，只有伏在父亲林奇先生的胸脯上来，他才能够酣然入眠，进入睡梦之中，而父亲则会完全无怨无艾地以终夜的不眠来分担他儿子的痛苦。

提到他对妻子和儿女的爱，纳赛尔听来，有时候也会为切·格瓦拉感到心痛。

这次他来开罗，由于他们相互问起了各自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自然地也便谈到了一些他们家庭的私生活状况。纳赛尔发现切·格瓦拉其实是一个真正儿女情长的人。他很爱他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每逢谈起阿莱达·马尔奇时，切·格瓦拉的脸上都浮现着十分骄傲的神色，除了公然告诉纳赛尔总统他的妻子“很漂亮”之外，还总喜欢说：“她曾是个不错的女游击队员，因此，自然也是游击战专家切·格瓦拉少校的一个不错的老婆子！”

谈到儿女，切·格瓦拉对他的所有孩子，都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他夸赞他最小的女儿长的简直比鲜花还要美丽；他夸赞他的小儿子卡米洛长得很像他英雄的叔叔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切·格瓦拉对牺牲的战友，也一往情深，古巴英雄卡米洛·亚恩富戈斯少校被暗藏的敌人杀害时，正好切·格瓦拉的小儿子诞生，为了纪念战友，他就给他第一个男孩儿起了卡米洛战友的名字。

在切·格瓦拉谈到他的两个大女儿时，也会公然地对他尊敬的兄长般的朋友纳赛尔总统夸赞：“这是两个女杰，绝对的女杰。小伊尔达是姐姐，小阿莱达是妹妹。”

切·格瓦拉还告诉纳赛尔总统，小伊尔达和小阿莱达不是一母所生。小伊尔达是他第一个妻子伊尔达·加德亚所生的女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儿,小阿莱达是他第二个妻子阿莱达·马尔奇所生的女儿。但是,这两个千金小姐,因为她们都是切·格瓦拉的女儿,所以,她们两人之间,关系特别亲密,而且,这种亲情关系,似乎有时候还饱含微妙,叫切·格瓦拉爸爸也能看得出来,这就是尽管大妹妹小阿莱达比大姐姐小伊尔达小五岁,但小阿莱达更懂得多亲爱,多尊重她的大姐姐,唯恐大姐姐因为不是她的亲生妈妈阿莱达·马尔奇所生,而是另一个妈妈所生,因而有时候感到委屈。小阿莱达似乎很懂得使小伊尔达大姐姐,永远不会产生这样的委屈,小阿莱达总有办法打消大姐姐产生这样委屈的任何机缘。而当然,切·格瓦拉的孩子,自然也都是天生的非常奇特的乖觉的孩子。小妹妹小阿莱达年纪小小,却很懂得,很注意珍视和处理与异母所生姐姐的关系,自然的,她的年仅八岁的大姐姐小伊尔达,也大有大姐姐的样儿和大度,在小妹妹,小弟弟们面前,她真亲真爱,活泼而天真烂漫,全不在意什么异母后娘所生什么的意思,相反总是耐心而极端负责地爱护弟弟妹妹们,帮这个扯开裤兜儿尿尿,帮那个擦鼻涕抹眼泪,绝对体谅和礼让着小弟小妹们,从来不在小弟小妹们面前撒娇,争强好胜,因此,切·格瓦拉爸爸给她起了个不伤大雅的绰号,叫她“小老太”而阿莱达·马尔奇妈妈则管她叫“小天使!”

阿莱达·马尔奇年轻、漂亮,曾经是勇敢的女游击队员,是切·格瓦拉出生入死,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在战斗中,在战场上,也是一位不怕炮火硝烟,不怕流血牺牲的战将,可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她和切·格瓦拉结婚以后,生儿育女,也是格瓦拉贤慧而温情满怀的好妻子,又温柔又宽宏大气,绝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绝不是缠着男人,绊着男人难干大事业的那种女人,恰恰相反,她是格瓦拉绝对可以得到安然和放心依恃的相夫教

子的贤内助,她全力以赴地支持着切·格瓦拉的工作和事业,全力以赴地替格瓦拉营造着一个幸福、温暖、充满亲情和爱的家庭,她使切·格瓦拉的生活,绝无任何缺憾,任何隐忧,而只有甜蜜和欢乐。

而且,在一件特别的事情上,阿莱达·马尔奇也还有着特别特别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总令她小心翼翼,慎之又慎,绝不敢差错毫分,这就是,在一件事上,阿莱达·马尔奇还要扮演好一个并不十分容易扮演好的角色,这就是后娘的角色。

特别的是,她是一个年轻的后娘。她开始时,没有任何当娘的经验,更当然不会与生俱来,就有当后娘的经验。当后娘的孩子有的时候不好当。当后娘孩子的后娘,有的时候也许更难当,有的时候后娘也许会比当后娘的孩子有更多一百倍的委屈,就是你怎么小心又小心,总之后娘总难当得好;后娘是一个很难让任何女人胜任愉快的职务。

然而,尽管如此,阿莱达·马尔奇,在给小伊尔达当后娘的时候,她似乎总是十分得体,十分成功地扮演着她的角色,甚至可以说,阿莱达·马尔奇几乎是非常成功地,胜任愉快地当了小伊尔达的一个好后娘,她们的感情深厚笃挚,爱得非常自然朴素而默契,可以说,她们的母女关系是真正亲密无间的,真正像亲生的孩儿和亲生的亲娘一个样儿。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阿莱达·马尔奇妈妈给了小伊尔达比任何妈妈都绝不会少半分的爱和亲情,却仍然不能使小伊尔达忘记得了她的亲生的妈妈忘记得了她的亲生的亲娘。

忘记亲娘,对小伊尔达来说,是不能够的。

小伊尔达在古巴解放后,从墨西哥来到了古巴,离开了亲爱的妈妈,来到了切·格瓦拉爸爸的身边来生活。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墨西哥城又大又破，古老陈旧，总是烟雾霏霏的。哈瓦那却是美丽的哈瓦那，阳光灿烂，房屋真明亮。

只是，爸爸太忙了。小伊尔达总是非常难、非常少见到爸爸。而且，在最初的时候，尽管切·格瓦拉爸爸总是十分狂喜地亲吻小伊尔达，但小伊尔达却总是对爸爸一脸蓬松的黄胡子，充满了警惕和陌生感。她对爸爸的，总是充满了狂喜和热爱的长吻，特别十分难于接受，爸爸在拥抱她的时候，也总是过分用力，有的时候会搂抱得她差不多喘不上气来。另外，有的时候也隔肢得她真可笑，真有点儿受不了。当然，从一开始再见到爸爸时，小伊尔达就几乎是产生着本能的亲情。他是他的骨肉。她对这个大胡子，这个在她印象中第一次见面就目光闪闪，眼睛晶亮，笑咪咪的，令人陶醉的大胡子，她无论怎么说，还是本能的很亲的，是本能的很爱的，是非常爱的，因为，这正是她已经向妈妈要了多年的，最亲爱的爸爸呀！

1956年2月15日，小伊尔达出生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妈妈在怀着她的时候，在墨西哥城生活的十分艰难，十分的苦。

1954年，切·格瓦拉爸爸在危地马拉参加支持阿本斯合法政府的革命工作，革命失败以后，他成了反动政权的通缉犯，逃到了墨西哥来，在墨西哥街头，他几乎什么零活儿都干，还当过街头摄影师，靠给游人照相挣钱来维持生活。

时隔不久，原来在危地马拉和切·格瓦拉爸爸结识并成为好朋友的，拉丁美洲秘鲁籍的女共产党员，也就是小伊尔达亲爱的妈妈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也从危地马拉辗转逃了出来，来到了墨西哥城，她在这里找到了切·格瓦拉爸爸，然后，他们两个革命者，一个是秘鲁籍的女共产党员，一个是在危地马拉的革命斗争中成为了共产党员的阿根廷人，他们因为在危地马



拉生死与共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不仅产生了友谊,而且产生了爱情,因此,他们现在来到了墨西哥城,又到一起时,便结了婚。

爱情。结婚。开花结果。不久,妈妈就怀上了小伊尔达。

那时候,切·格瓦拉爸爸已经在墨西哥城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所以,他在墨西哥的市立医院里,重操起了医生的职业,因而,他也有了比较丰裕的,足够养家糊口和花销的收入,如果追求平庸、安逸、暖烘烘的生活,这个目标可以说就已经是达到了。

但是,切·格瓦拉爸爸是天生的热血青年,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绝对不甘平庸。1955年,他听说在危地马拉时他已闻知的古巴革命英雄卡斯特罗伯伯也来到了墨西哥城,切·格瓦拉爸爸几乎立刻就去与卡斯特罗伯伯结识。

而他们一见如故,一拍即合。

当即,切·格瓦拉爸爸就成为了卡斯特罗伯伯组织领导的古巴革命队伍义无反顾的一员。

那是从1955年7月里的一个闷热的晚上开始的。而那一天,小伊尔达,已经在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怀腹里,开始拥有了生命的形态。从那一天开始,切·格瓦拉爸爸已经作好了准备,准备要投入到古巴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去了,而他的女儿,也正在母腹中,等待着来到这个明亮灿烂的世界上的时机。

1956年2月15日,这样一个灿然辉煌的时刻来到了,小伊尔达吹响了第一声进军世界的嘹亮的军号,她灿然一闪,就脱出母体,来到了这个如此难得,宝贵和重要的世界上。

小伊尔达自己记不起来,完全不知道,她只是听亲爱的伊尔达·加德亚妈妈说的,那一刻,在产院里,因为切·格瓦拉爸爸本身是外科医生,因此,他被允许来到了产妇临盆的产床前。他

充当着助产士最得力的好帮手，所以，他也就能在小伊尔达灿然一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个美好的时刻里，他立刻就成为了爸爸，他立刻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而最主要，他竟然立刻就托起了浑身还湿淋淋的女儿的婴体，他能够立刻就热吻起来。

小伊尔达当然完全记不起这样的情景。这些情景，都是后来，在小伊尔达稍稍懂事的时候，亲爱的伊尔达·加德亚妈妈告诉她的。

而伊尔达·加德亚妈妈每逢告诉小伊尔达这些事情，这样的故事时，就总是先是热泪汪汪，后来就啜泣，后来就甚至大哭起来。

小伊尔达不知道加德亚妈妈，为什么一提起这样的事儿来，就如此的伤心。

尽管如此，后来的故事，加德亚妈妈也还告诉过小伊尔达许许多多遍。

加德亚妈妈告诉小伊尔达，爸爸真是爱她，真为她感到幸福和骄傲。可是，妈妈告诉小伊尔达说：“爸爸的胸怀，不因为有了女儿一朵花，就能填得满的，爸爸的胸中，有一个很大的世界。因此，在小伊尔达刚刚出生的当日，他就热吻初为产妇的妻子，热吻新生婴孩的女儿，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和她们母子告别，然后就忙匆匆地赶到墨西哥城外的古巴革命军的训练基地去，马上重新投入了在那里正在展开的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的紧张而严酷的训练。

切·格瓦拉爸爸很少回到城里来探看初为产娘的妻子和新生的爱女，他不是不想回来，只是因为他在基地的训练太紧张，也太忙。他不仅是那里的被训练的普通战士成员，他也还是受卡斯特罗委托，担任那里的干部工作负责人，同时，他也还是那里

的战地救护和医疗的教育，所以，他总难抽身回来，看望他的爱妻和爱女。

而且，后来，又突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那是古巴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派到墨西哥来的，专门侦探卡斯特罗革命活动的特务，他们发现了卡斯特罗在紧张地组织力量，进行着重返古巴开展革命斗争的准备和武装训练，于是就通报墨西哥政府，让墨西哥的警察，把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爸爸都抓了起来，投入到了墨西哥的外国侨民监狱。

这事情发生在1956的6月下旬。当时，小伊尔达出生，才刚刚四个来月。

而接下来发展的事件进程是，墨西哥警察搜查了古巴革命者所有的居室和住处。他们自然也搜查了格瓦拉的家室，于是，格瓦拉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四个月的女儿，便也都成了被逮捕的对象。这样，在小伊尔达出生四个月后，和加德亚妈妈一起，押进了墨西哥外国侨民监狱。

只是，小伊尔达并不是外国侨民。

她是墨西哥出生的孩子，虽然爸爸是阿根廷人，妈妈是秘鲁人，但因为她是出生在墨西哥城的，所以，她可以拥有墨西哥国籍。当然她本来也可以随爸爸、或随妈妈，也可以或人阿根廷国籍、或人秘鲁国籍，但是在最初谈到加入国籍的问题时，格瓦拉是力主让他的女儿加入墨西哥国籍的，格瓦拉当时对他的妻子加德亚说：“共产党人的理想是成为世界公民，在现在世界各国国籍界限分明的情况下，拉丁美洲人，先可以把眼界放在拉丁美洲的范围内，让自己首先成为一个拉丁美洲的公民，在拉丁美洲的各国，都可以视为是自己的祖国，因为拉丁美洲，本来就是一个历史传统、地域近密的群体。”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所以,当时,在讨论小伊尔达加入国籍的问题时,切·格瓦拉爸爸,坚持让小伊尔达加入墨西哥籍,成了墨西哥人。

而正因为是如此,小伊尔达虽然是墨西哥人,却又是外国侨民的女儿,因此,也只好跟着她的侨民妈妈坐进了外国侨民监狱。

经过墨西哥进步力量,著名人士声援帮助,卡斯特罗兄弟和其他大部分人,都是很快被释放了。

加德亚和小伊尔达,也很快被释放了出来。

但是,切·格瓦拉遇到了比别人更多一层的麻烦,他因为是从危地马拉逃到墨西哥来的革命者,他没有任何国家的护照,属于非法移民,因此,他只能是被遣送出墨西哥的对象,而不是被释放的对象,所以,格瓦拉一时还陷在了麻烦的纠缠中,他在监狱里多呆了许多时候,差不多呆满了两个月。

然而,经过已经在早些时候释放出狱的卡斯特罗的多方努力,四处托门子奔波,格瓦拉最终还是释放了出来。。

这时候,时间已经在1956年9月间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们,在出狱以后,并没有被挫伤锐气,他们重返古巴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顿,更加紧锣密鼓地筹措和进行起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投入到了更为紧张的繁忙中来,废寝忘食,简直都不在话下了。

在一切准备已经行将就绪,开往古巴投入战斗的行船“格拉玛”号业已买好,武器都运集到了一个秘密贮藏的地点,即将要整装出发了,但是离计划出发的时间还有一段空档,就在这样的空档时间里,忽然又出现了危急的情况,出现了窃贼和叛徒出卖革命的行为。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菲德尔·卡斯特罗毅然作

出决定：“格拉玛”号，准备提前出发了。

而在这一刻，本来只是准备在“格拉玛”号如期出发开船前的一段计划中的空档时间里，格瓦拉是要抽身回到墨西哥城里他的家中去，回到他的那个有妻有女儿的小窝里去，要和他亲爱的妻子女儿来一次深情的辞别。此一去远走天涯，生死难卜。这样的离别，简直就是生离死别。美丽的妻子还年轻、漂亮，可爱的女儿还正如待放的花蕾，刚刚生下来还不满一岁，她来到这个世界上还刚刚只有十个月，就要面临与踏上生死难卜的战斗征途的爸爸的这样的离别。但是，她当时正在丫丫学语中，她已经能够认出了爸爸，她已经能够呼唤着“爸！”“爸！”这样的单词。她似乎已经完全明白了，除了亲爱的妈妈以外，这个总是难得来看她们的，但也还总是回来探看她们娘俩的男人，一定是她最亲爱的一个人，虽然她其时还并不完全理解和明白“爸”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样的，与妻子女儿的作别，无论如何，格瓦拉还是要赶回来做的。出发的时间已经提前了。格瓦拉只能是匆匆地赶回家里来作别了。菲德尔也要求他，必须这样做。

于是，那一天，切·格瓦拉匆匆地赶回到他在墨西哥城里有妻有女的小窝里来。

这里有他热爱的亲人，有他最热爱的妻、女。这里是给了他无限幸福、甜蜜和温暖、温馨的家。

可是，格瓦拉的突然出现，加德亚立刻就站不起来了。这个聪明的女人，秘鲁利马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一个秘鲁党忠诚的共产党员，她心中什么都明白，她心中完全清楚明白地理解着亲爱的丈夫格瓦拉，她知道此时此刻，他的突然出现，就意味着他们分别的时间来到了。于是，她立刻泉涌一般地流起泪来。

格瓦拉一定经过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一定知道了他应该掌握处理好这样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刻，所以，尽管他突然回到家里来，突然看到加德亚一经看到他，便立刻开始垂泪和哭泣，他也完全没有乱了方寸，他还保持着必要的从容和镇定。他首先不管妻子，而是抱起还在幼稚中的女儿，他开始长时间地，默默地热吻着他的女儿，他让女儿冲着他“呵呵”笑起来，他让女儿丫丫呼喊他“爸！”“爸！”最后，他搁下了女儿，把她在小床上放好，塞给女儿一只只有奶嘴儿的凉开水瓶子，让女儿去吸吮，然后，他才转过身来，把手掌按在了妻子抽动不止，抖颤不止的肩膀上，他扶起了妻来，他抱起了妻来，他开始热吻起妻来。

加德亚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她对丈夫说：

“我真是怎么也亲不够你，爱不够你！”

格瓦拉说：

“我也热爱你，我亲爱的伊尔达·加德亚，我最亲爱的老婆子！我无限的热爱你和我们最娇嫩的爱情的花瓣儿；我们的女儿。不管我走到哪里，你们俩都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只是，亲爱的，只是在离别的时候，请你不要过分的哭泣。你得保重，我把你留下了。我还把沉重的花篮也留给了你，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从今之后，你将开始的是既当妈妈，又当爸爸的日子。生活将十分艰难。你和我们的女儿，肯定会吃许多的苦。但是，为了解除世界上的人民的苦难，我们有的时候也必须迎着无法排解的苦难，因为，有的时候，这是难免的，是没有办法的”。

加德亚热烈地亲吻着格瓦拉的脸颊，对她来说，这张脸，似乎总是既亲切、又生熟，令她总是看不够，有的时候令她似乎还感到陌生，这样一张奇特的有着火热的细腻感情的脸，却几乎总

是苍白的，因此，他在一个温情满怀的妻子的心怀里总能勾起一种对他的可怜兮兮的感觉。这样的时刻，对一个女人来说，她的妻性，忽然就会变成是一种母性，她不仅会把她怀中的这个男人看成是自己的丈夫，有的时候也会看成是自己的儿子。

加德亚和格瓦拉成为夫妻以后一些最初开始使他们产生友谊和爱情的故事，还常常涌上她的心头，最初，那是在1953年的时候，格瓦拉向往危地马拉的革命生活，他持着一封智利著名活动家阿连德写的介绍信，从萨尔瓦多来到了危地马拉城。阿连德这封介绍信正是写给伊尔达·加德亚的。他在介绍信上要求伊尔达帮助和照顾格瓦拉这个来自阿根廷向往危地马拉革命事业的热血青年。

当时，伊尔达·加德亚是一个热情奔放的女革命家，也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儿大姑娘，她在利马圣马科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也是向往危地马拉革命先期来到了危地马拉城，在阿本斯合法政府，也是革命政府的全国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找到了工作。所以，后来格瓦拉来投奔她的时候，她还有条件给予帮助。

不过，格瓦拉最初来到危地马拉时，他首先遇到了一个自身带来的麻烦，一个很大的麻烦，这就是他自幼形成的严重哮喘病。来到危地马拉城后，他的哮喘病严重发作起来。伊尔达·加德亚不仅要给他安排住处，解决吃饭问题，还要给他疗病和护理他。

也许是上帝造就了他们会有一场患难夫妻的缘份。也许这种共患难的缘份，从他们最初的相识相聚业已开始。

来到危地马拉城以后，格瓦拉的哮喘简直快把他窒闷死了。难受得要命，晚上完全的不能睡觉，只有可怕的喘息，有一天略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微好些,伊尔达问起了格瓦拉的病况史,格瓦拉在给伊尔达讲自己的病况史的时候,提到了在他小的时候,犯病时,常常只能伏在爸爸林奇先生胸脯上,才能好受些,才能得到一阵安然下来。

格瓦拉这故事引起了伊尔达的注意,她认识到在格瓦拉犯病时,人的体温,可以给哮喘病人实际上痉挛的部位增温,因而使病人的哮喘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缓解,伊尔达知道了这个常识以后,在格瓦拉再严重哮喘不息的时候,她就会张开自己的后背,让格瓦拉像靠他父亲的胸肺一样来贴靠。这样一来,果然有效,格瓦拉每每发病哮喘难受不置的时候,伊尔达·加德亚就挺起后背来,让格瓦拉来紧贴依靠,后来,因为这样的姿势时间久了太累人,使格瓦拉的哮喘缓解下来以后,伊尔达·加德亚就会转过身来,把格瓦拉的脑袋抱住,把他的头颅放在她的腿上,让他靠在自己的腹部,给他温慰,给他安然,促令他休息。

再后来,伊尔达·加德亚在一个药铺里,寻到了一具治疗哮喘病的器械:吸入器。可以帮助哮喘病人增扩气管,通畅呼吸。这样,伊尔达·加德亚帮助哮喘得很厉害,简直动弹不得的格瓦拉使用吸入器的时候,也会把格瓦拉的脑袋抱在胸前,让他舒服地躺在她的腿上,以使他得到安然。

这样,他们的热流交汇很容易把真挚的友情开始转化为火热的爱情。他们开始有了人性的交流。这样,也就自然的,在他们先后又都来到墨西哥,又相逢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是必然地便结婚成为了夫妻。

而且,他们是一对何等情深意蜜的恩爱夫妻啊!患难夫妻的恩爱,总会是山高水远,地久天长的。何况,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他们不是还有了个娇嫩的爱情的花瓣儿小伊尔达吗?这将是他们爱情的一个永恒的纽带。永恒的,不朽的纪念碑。



可是,现在,今天,他们来到了又一个远离和久别的关口,生离死别,从此一别,将前途未卜的痛苦时刻。

他们还能说什么话呢?

关于必将迎来这次离别的话题,他们已经有机会说过了很多。

现在,不能更多说了。他们只有以无限的热烈长吻,来代替所有要说的话,来代替所有要说的爱。

伊尔达·加德亚热烈地搂着他的亲爱的丈夫的脖子和肩膀,她痛哭不止,啜泣不止,心要碎了,心乱如麻,但是她还要作坚强的,镇静的叮咛:

“你走吧,亲爱的格瓦拉,孩子我会好好地替你爱护,好好抚育她长大的,她不仅是你的女儿,也是我的。你可以放心的走。我知道你作为革命者,不能仅仅为着你的妻儿,你就不去战斗,作为有觉悟的一个妇女,一个自命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的妇女,我也没有任何权利把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你走吧。我会在天天夜里的梦中去看望你的,但愿你也不要有一天关上梦中的窗户,不打开窗扉让我进来。亲爱的,你走吧。你可要走好。你不要忘记了在遥远的墨西哥城的这一幢贫民窟的房子里,居住着你的妻儿,有日夜点燃着四只明亮的灯火,会导引照耀你的脚步走向遥远的地方,那是我们娘儿俩个的四只眼睛,我们还会倾听你任何时候发回来的呼喊、笑声、想念的话语,不过,就是我宁肯听到你的哭声,亲爱的,我也不愿意听到你哮喘病发作时的呻吟声,你走时,你一定要带好吸入器,你一定要带好你妻子给你新买的一具吸入器,让它陪伴你去战斗,像我陪伴你去战斗一样,如果你突然哮喘病又犯的时候,你马上用起吸入器来,立刻就会有你的妻子到了你的身边,她来帮助你呼吸,亲爱的,我多么想

在你困难的时候全力以赴地来帮助你呼吸啊！”

伊尔达·加德亚倾诉着无限深情的叮咛，她热烈地拥抱着丈夫，啜泣不止，不知怎么能止住心灵被撕裂的伤痛。

格瓦拉在那一刻也哭了。

但他咬紧牙根，一定不让自己在与妻儿的分别的时刻，脸上没有笑容，他一定不能哭出声来，他的脸上热泪横流，但他始终还在笑着，尽管也许这更令人难受，不过，他总觉得这可以给妻子一些安慰和鼓舞，也许会鼓舞她不至于因为这样的分别而失魂落魄。

不过，他们共有的同在一起的时刻，好像在飞闪一般地迅速消逝，最后分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然而，就在这时，聪明的小女儿小伊尔达，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或则她是完全地感应着了，她好像已经知道了与爸爸最后分离的时刻终于已经来到了，她突然叫起来，与她亲爱的妈妈争夺着爸爸亲热她们的时间，她忽然“哇哇”哭叫起来，大声地呼唤着：“爸！”“爸！”

分手的时刻已经到了。

卡斯特罗派来迎接格瓦拉的同志，已经站在了房子那边的不远处等着。

但是，女儿叫了起来，格瓦拉不得不又抱起女儿来，再一次亲切地，亲热地亲吻着小小的爱女。可是，小伊尔达忽然好象真懂事了，她紧紧搂住爸爸的脖子，她猛劲儿地蹬着在爸爸怀里的脚丫，她硬是不想再松开她的行将远别的爸爸。

此刻再也不能多留一分钟了。

格瓦拉必须走了。

伊尔达·加德亚不得不过来帮忙，不得不把格瓦拉怀中的孩

儿接了下来，她不得不催了一句：

“走吧！亲爱的！”

格瓦拉走了。

他连连回头看着伊尔达·加德亚，看着小伊尔达，走出几步之外以后，他还抬起头来，全面扫视了一番他与他的亲人曾经一起居住过的这一幢房子，他好象把他的妻儿，和这一幢房子一起，完全装在他的心里，把他们一起带走。

伊尔达·加德亚张着一双泪眼，看着不断回过头来看她们的丈夫远去，最后，丈夫的背影终于也消失了。伊尔达·加德亚猛得又抱着她的爱女小伊尔达痛哭出声来，她一下子在床头上猛坐下来，但是，就在这一刻，她惊呆了，她猛的吓了一跳，她发现了丈夫走的太忙，太难分难舍，却忘下了他最必须的最重要的东西，伊尔达·加德亚给他新买的吸人器，防治哮喘病的吸人器。

格瓦拉没有吸人器怎么行呢？

伊尔达·加德亚立刻抓起吸人器来，抱起小伊尔达来，发狂似的呼喊起来：

“格——瓦——拉！亲爱的！”

“格——瓦——拉！亲爱的！”

她赤着脚板，抱着孩子，她什么也不顾，跑过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她的悲怆的呼喊声，惊天动地，惊动了许许多多的路人，许多人都站下来看，向她投来了凄楚的，同情的目光。

可是，她悲怆的呼喊声，格瓦拉已经听不到了。格瓦拉和他的伙伴快马加鞭匆忙地赶奔到墨西哥城外远郊的图克斯潘港，他们越过了重重关卡，终于登上了“格拉玛”号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立刻发出了开船起航的命令。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于是，格瓦拉和他的妻儿伊尔达·加德亚以及小伊尔达的这一次的长离和远别，终于彻底地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大地拉开了距离。

七天后，“格拉玛”号把古巴革命的英雄们送上了古巴的科洛腊多斯海滩，切·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立刻展开了在古巴的土地上出生入死的战斗。

而他遥远的高舍在墨西哥城的妻儿，又开始了一种怎样令人难耐煎熬的生活呢？今后，伊尔达·加德亚这个年轻的女人，要含辛茹苦地独立支撑生活和哺育女儿，而且，多少牵挂被格瓦拉带走，年轻女人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她将要开始着怎样的惦念，要过多少个思念的日子，才能在梦中再见到亲人呢？

日日等，天天盼，终于，到了1957年的2月间，伊尔达·加德亚在墨西哥城，收到了格瓦拉从古巴战地给她寄来的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分别已经两个月后。

2月15日，是小伊尔达出世一周岁的生日，爸爸的信，无疑也是送给她的最好的生日礼物。于是，在她生日的这一天，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一遍又一遍的念着爸爸的来信，让小伊尔达一字不落地，幸福的聆听着：

亲爱的老婆子：

这几行马蒂体的热情洋溢的文字，是我在古巴的林莽中给你写下的。我还活着，并且渴望鲜血。我俨然是一个真正的兵士了。凭什么这么说呢？至少我很脏而且衣衫褴褛，再说我是把信笺衬在军用饭盒上给你写信的，而且肩上背着步枪，嘴里还衔着新近得到的佳品——雪茄。我们的事情看来并不一帆风顺。你已经知道，我们乘着“格拉玛”号航行了七天，在这七天之内，甚至连喘口气都不行。之后，由于领航员的过失，我们落到了臭气

冲天的红树丛里，而且厄运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们，直到业已举世闻名的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一战之后才和我们告别。在那次战斗中，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像一群鸽子那样被人家驱散了。我的脖子在那里挂了花，我之所以得免一死，无非因为我像猫一样命大福大：一枚瞄准我胸部的机枪子弹打在我的胸前的子弹盒上了，于是从那里蹦进了我的脖子。我在山沟里跋涉了好几天，自认为伤势险恶，除了脖子挂了花，我还觉得胸部疼得厉害。你认识的人中，只有吉米·赫茨勒已不在人世，他投降了，当了俘虏，结果被他们杀死了。而我呢，同你所熟悉的阿尔梅达和拉米里托过了整整七天饥渴的可怕的日子，直到我们冲出重围，并在农民的帮助下与非德尔会合之后才算摆脱了这种困境（据说，可怜的尼科也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还没有证实）。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队伍重新整顿好，重新武装起来，然后，我们袭击了敌人的一个军事哨所，击毙和打伤了一些士兵，还俘虏了一些。击毙的敌人就听暴尸战场。过了些时候，我们又活捉了三名兵士，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如果再加上我们一无伤亡，而且我们在山上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般，你就明白了，那些大兵的士气是何等的低落，他们永远包围不了我们。当然，斗争还未胜利，今后还有不少战斗，但是天平秤上的指针已经偏向我们这边，而且，我们这边的重量将与日俱增。

现在来谈谈你们吧，我很想知道你是否仍旧住在我现在寄信给你的那幢房子里？你们，特别是“最娇嫩的爱情的花瓣”，近况如何？代我以她的骨骼所忍受得了的力气拥抱她，吻她。我走得如此急促，竟把你和女儿的照片都忘在潘乔家了。把这些照片寄来给我。来信可寄往叔叔处，并写明交帕托霍收。信可能会耽搁一些时候，但我想定能收到。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再一次热烈地拥抱你们，我的最亲爱的亲人！

无疑，伊尔达·加德亚收到格瓦拉的这封信的日子，是一个令她最为高兴激动的日子，也是一个属于伊尔达·加德亚和小伊尔达母女俩最幸福的日子。

不过，这封信通过以后，由于在古巴圣地亚哥的城市革命组织被破坏，也由于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派出大军，对马埃斯特山区实行了最为严密的军事包围和封锁，切·格瓦拉的信就再也寄发不出来了。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了。格瓦拉再也没有来信。

一次次，格瓦拉带着流血的伤口，出现在伊尔达·加德亚的梦中，一次次，她在梦里看到人们抬着一具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人，雪白的白布遮盖着他的身体和脸面，人们向伊尔达·加德亚说：“这是你的丈夫格瓦拉，还给你吧！”

伊尔达·加德亚从梦中惊醒，她开始万分忧惧地哭泣，她抱起她的已经会说话，会唱歌的女儿来，哭泣不止，终夜不眠。

生活进入了最难煎熬的时期，一个独立支撑家庭生活 and 养育一个婴儿的年轻女人，孤立无援，举目无亲，又是在异国他乡，谁能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帮忙，照顾一下她们母女呢？

正好在最困难的时候，伊尔达·加德亚和在秘鲁利马圣马科斯大学时的几个同学和朋友，他们来到了墨西哥城旅游，他们巧遇了伊尔达·加德亚，他们看到了伊尔达·加德亚艰难狼狈的生活景况，他们对伊尔达·加德亚说出他们推心置腹的劝导的话来：“别等了。你的革命者可能已经不在。”“为了孩子，你应该有更明智的选择。”“走吧，回利马，回秘鲁去吧，那里有更多的亲戚朋友都会照应你，都会帮助你。”

## 切·格瓦拉

伊尔达·加德亚哭干了眼泪，哭断了肝肠，再也收不到亲人的信息，1958年春天的时候，生活实在太艰难了，她只好抱着年龄刚满两周岁的儿子小伊尔达离开了永难忘怀的墨西哥城，回到了她的祖国，回到了秘鲁，在利马，她终于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1958年接近岁尾时候，从古巴传来了古巴革命即将走向最后胜利的巨大喜讯，同时，辗转传来了格瓦拉四处寻找伊尔达·加德亚母女的信息。伊尔达·加德亚深为古巴革命的伟大胜利欢欣鼓舞，她也为曾经是切·格瓦拉的同志、战友、妻子和爱人而深感骄傲，但她相当冷静地告诉切·格瓦拉说：她有她的朋友，她在利马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伊尔达·加德亚同时告诉切·格瓦拉说：她将同意把他们的爱女小伊尔达，交给切·格瓦拉来教养哺育。

切·格瓦拉接受了伊尔达·加德亚的安排。

1959年6月2日，切·格瓦拉和曾经是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的地下秘密工作者，后来的女游击队员阿莱达·马尔奇结婚，组织起了新的家庭。

之后不久，伊尔达·加德亚托朋友把已经三岁半的小伊尔达送到了哈瓦那来，送到了切·格瓦拉的身边来，小伊尔达也开始了她的崭新生活。

年轻漂亮的阿莱达·马尔奇，很爱切·格瓦拉，自然也很喜欢、很爱切·格瓦拉的孩子。她热情地欢迎小伊尔达的到来，对这个三岁半的小女孩，立刻展开亲生妈妈一样的爱的攻势，她想尽快成为她的朋友和挚友，她用热烈的感情迅速冲淡小伊尔达对亲生妈妈的思念，尽快忘记离别亲生妈妈的痛苦。

然而，她的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

小伊尔达确实很快成为了阿莱达·马尔奇的朋友和挚友。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小伊尔达很快对她的这一位妈妈，开始充满了信任，产生了亲切的挚情。

但是，她们之间这种亲密关系的产生和建立，却并不能够完全代替小伊尔达对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感情。

小伊尔达跟着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一起度过了血泪浸泡，生死与共的非常艰难的日子，虽然那只是三年半的时间，虽然小伊尔达小小年龄并不很懂什么，但是她能知道妈妈的眼泪是酸的，她能知道妈妈的眼泪是苦的，在那些爸爸远去的日子里，在那些风雨来到的夜里，雷鸣电动，雨点敲打房屋上的薄瓦和铁皮上，仿佛山摇地动，屋外已经是一片炮火连天的战场，伊尔达妈妈从床上惊坐起来，小伊尔达惊吓得哭泣不止，这时候，妈妈赶紧把她抱在怀里，把并不丰饶满含甜蜜乳汁的奶头塞进她的嘴里，阻住她的哭泣，镇住她的惊吓，在昏昏的微弱电灯的灯光下，妈妈倾听着外边的风雨，她一定牵挂起了在遥远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正在风雨中露营，或者是在风雨中进行激战，正在穿越着流血和死亡的格瓦拉，妈妈的牵挂，肯定是无限的沉重的，所以，她一边奶着女儿，一边在垂泪。妈妈的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泪滴滚落在妈妈的乳峰上，然后又从乳峰上潺流下来，渗流进了小伊尔达的嘴角，妈妈的奶水不甜了，而是变成了酸的、苦的滋味，但是，小伊尔达把妈妈的乳头含得更紧，她同时懂得了抬起手来，用她小小的手掌替妈妈擦泪，她的小嘴甚至还会松开妈妈的乳头，对妈妈说：

“妈妈，不要哭！亲爱的妈妈！”

唉！那是什么样的艰难的日子啊！小伊尔达小，很难深深懂得什么，但是她完全能够明白什么是辛酸和苦涩，她是能懂，她再小也能懂，而且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小伊尔达和伊尔达·加德亚妈妈共患难，共煎熬过那样艰难，辛酸和苦涩的生活日月，所以，那样的生活日月给她幼小的心灵上，给她正在发育成熟起来的脑海中，留下了沉重烙印，肯定也是至为深刻的，是很难冲洗掉，很难用别的什么来填得平的。

所以小伊尔达对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深情，不会因为日月的流逝而变浅，恰恰相反，这种深情似乎只能因为岁月的积累而变得更深、更浓，小伊尔达对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思念，似乎总也不会冲淡下来，而是相反，总是在日复一日地延续着，而且明显是越来越坚韧起来。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她和这一位阿莱达·马尔奇妈妈的感情也更深切，更真挚，更亲密，特别是后来，这一位阿莱达·马尔奇妈妈又给她生出了可爱的小妹妹和可爱的小弟弟，因此，她们的亲情已有了更深刻的联系，但是尽管如此，阿莱达·马尔奇妈妈，还是不能完全代替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两个妈妈的爱即使是相同的，也还完全是两个妈妈的，小伊尔达永远不会因为有了这一个亲爱的妈妈，即忘记了另一个亲爱的妈妈，何况，那另一个亲爱的妈妈，正是她的亲生妈妈。

不过小伊尔达，也逐渐的，越来越懂在这样的感情世界中，永远会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微妙，尽管她和阿莱达·马尔奇妈妈也是绝对坦诚的，关系是完全自然的，三岁半就来到这一位妈妈的身边，阿莱达·马尔奇妈妈也完全视她如己出，她们建立的亲情关系也是绝对无邪的，可是尽管如此，感情完全没有微妙，还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深刻的微妙。

因为小伊尔达越来越懂这样的深刻的微妙感情，所以，她也懂得从来不在阿莱达·马尔奇妈妈面前，热烈表演她对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思念，经常是到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去，往往是

在长时间的沉默中进行的。在她们家在哈瓦那的居住处，在一边的房山角那边，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凉亭，小伊尔达向爸爸的一个年轻的警卫员，问清楚了冲着秘鲁，冲着秘鲁利马的方向，于是，小伊尔达有的时候，就独自一个人，跑到这个小凉亭来，冲着秘鲁，冲着利马的方向，张开她的小嘴巴，用很低的，为别人所听不见的声音，喊一声：“妈妈——！”再喊一声“妈妈——！”“妈妈，我喊你了！你听见了吗？”

小伊尔达这样来表现她思念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感情。

有的时候，她还会在睡梦中，来追逐这样的思念妈妈的深情，她从夜晚躺在床上时便开始呼唤：“妈妈，我今晚要看到你！”“妈妈，让我今晚再拥抱你一次，再亲吻你一次吧！亲爱的妈妈！”

只有在特别痛苦、思念妈妈的感情令小伊尔达特别心疼的时候，小伊尔达才会抓住偶然能够见到切·格瓦拉爸爸的机会，请他帮助女儿，能给他的小女儿一点儿特别的安慰。

在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小伊尔达会趁着爸爸来亲吻她的机会，把小嘴巴伏在爸爸的耳根上，对切·格瓦拉爸爸说：

“我想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了。爸爸，你也会想吗？”

每当这时候，切·格瓦拉总会受到强烈的震撼和震惊。

可是他很难说出来。

而有这么一天，小伊尔达忽然又牵着切·格瓦拉爸爸的手，请他到自己的小房间来作客和参观，小伊尔达说她有许多图画，可以请爸爸过目。

但是，当小伊尔达把她的爸爸牵引到她的小房子后，她就会很细心地关好门，让爸爸在她的小床上坐下来，然后她就开始翻箱倒柜。

小伊尔达从利马上乘飞机到古巴来时，伊尔达·加德亚妈妈戴着黑黑的墨镜，到利马的飞机场上为小伊尔达送行。

妈妈交给小伊达一个皮箱，托护送小伊尔达的叔叔，替小伊尔达带在身边。在飞机场上的候机楼里，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吻着即将离去的女儿，同时，一遍又一遍地叮咛嘱咐女儿：

“亲爱的乖妞儿，有的时候，如果你想妈妈时，你可以打开这只箱子，妈妈给你带上了妈妈给你买的玩具，有你最喜欢的布娃娃。妈妈还给带上了妈妈的照片，你想吻妈妈时，你就吻这照片。妈妈还给你带上了妈妈的一缕头发，装在一个小包里，装在一个小口袋里，有妈妈的气味儿，你特别想念妈妈时，你就可以嗅一嗅这气味儿，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妈妈又在你身边了。对啦，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你要带给爸爸的盒子，就是妈妈替爸爸在过去买下的盒子，妈妈也给你带在箱子里了。不过，你到了哈瓦那，你到了爸爸的新家后，也不要再把这个盒子交给爸爸了。爸爸已经再也用不着这个盒子了。”

妈妈当时在候机室里，一边说，一边哭，但是她就是不让小伊尔达摘下她的宽大的墨镜来，让小伊尔达擦去她眼角的泪水，吻吮她眼眶里的泪花。直到后来许多日子，小伊尔达还深感遗憾，她遗憾她当时没有坚持摘下妈妈地墨镜，在离别的最后一刻吻尽妈妈的离别的痛苦和悲伤。

后来，来到哈瓦那即阿莱达·马尔奇妈妈当女主人的这个新家的时候，爸爸和这位更美丽的年轻妈妈一起，让小伊尔达任意挑选一间他们家的房子居住，小伊尔达知道自己是小孩，应该住小房子，她就特别挑了一间最小的小房子，这间房子也许真是太小了一点儿，摆过床，摆过学习的桌子和梳妆台以后，还放了

两个大衣柜，这样，小伊尔达从利马带来的加德亚妈妈带给她的大皮箱，好像就没有地方好放了，爸爸亲自要把它存放到专门放东西的贮藏室里去，但是，小伊尔达硬是坚持不干，她一定坚持要把这个箱子摆在她住的小房子里，因为，在小伊尔达看来，那只伊尔达·加德亚妈妈交给她的，让她随身带到哈瓦那这个新家来的箱子里，装满着的，主要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装满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全部爱心，装满着她的永远能令小伊尔达感到温馨和亲切的味儿。

爸爸和马尔奇妈妈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也许猜到了，在随小伊尔达来的皮箱里，一定装满了小伊尔达最珍视的，最珍贵的东西。她既然不愿把这只箱子和她分开，就同意把这只箱子摆进了小伊尔达的房间，这样，也就给小伊尔达在她的房子里，开拓出了一个别样世界的区域，可以使小伊尔达在她认为是适当和需要的时候，她就能够随便自由地打开这只皮箱，她可以立刻再热吻亲爱的妈妈的脸颊，虽然只是妈妈的照片，冰凉冰凉的照片上不会有妈妈的温暖，可那毕竟是真实生勃的妈妈呀！透过照片，常常的不是还会在耳畔里突然地回荡着妈妈的呼唤吗：“小—伊—尔—达！”“小—伊—尔—达！”而且，除此之外，小伊尔达不是还可以嗅嗅妈妈给她缝制的小包，小包里还有一个小袋儿，那里有妈妈的一缕青丝，小伊尔达把小包小袋贴在脸颊上，她不是立刻还会嗅到妈妈的满身的，圣洁的仙女一般的芳菲气味吗？

小伊尔达的这只皮箱，装满着她的无价之宝，也装满着她的深藏的秘密，她从来不作任何许诺。请爸爸和马尔奇这位新妈妈，来看她的皮箱里装满着的许许多多的宝物。

当然，爸爸和马尔奇妈妈，也完全尊重小伊尔达所拥有的这样的权利。他们也不想对小伊尔达所拥有的秘密世界发生好奇

心和进行任何探求，尽管他们可能已经猜想过了，那箱子里可能装满着一些小伊尔达所无限珍爱的宝物。

可是，终于，小伊尔达渐渐长大了，她从三岁半的女娃娃、小妞妞，终于长成了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寄宿学校的小学生。当然，她也已经是个快满八周岁的大姑娘了。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的这样一日，当小伊尔达从寄宿学校回家来度周末和周日，正好爸爸也回家来了，他们父女也难得见面，全家人在一起亲热了一阵之后，小伊尔达趁着马尔奇妈妈去烤面包，爸爸有功夫独处的時候，她便把爸爸牵手牵到她的小房间里，她好大一阵神秘兮兮的翻箱倒柜，终于从箱子里拿出一件她已经责任珍藏了多年的宝物，也就是妈妈曾经交给她带在身边的小盒子。妈妈交给她这只小盒子时，什么故事都交待过了，同时，告诉过她，这只小盒子随身带在她身边，也仅作纪念之物，不必把它再交给爸爸。小伊尔达很能听伊尔达·加德亚妈妈的话，好几年过去了，她确实一直遵照着妈妈的嘱咐，把这个小盒子一直深藏在她的皮箱里，从来也没有让切·格瓦拉爸爸看过它。因此，切·格瓦拉爸爸也从来不知道爱女的身边，一直还带着这样一个奇特的小盒子。

今天，小伊尔达不知为什么，她一定要把爸爸拉到她的小屋子里来，她忽然想请爸爸开开眼，想请切·格瓦拉爸爸好好看一看这只小盒子了。

小伊尔达从箱子里拿出了这个小盒子来。她把小盒子送到了爸爸的手上。

“爸爸，你看这是什么？”

切·格瓦拉打开了有些陈旧的薄铁盒子。他认出了这是一个装医疗器械的铁盒子。他打开铁盒子后，立刻发现盒子里装的

是一具已经老式的吸入器。

格瓦拉立刻明白了一些什么。

切·格瓦拉心头一震，他的心头骤然沉重起来，他一时又几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小伊尔达则是平静地笑着。她平静地问了一句：

“爸爸，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吸入器。”

“你知道这是谁给你买下的吗？”

“当然。”

“你还能记得她吗？”

“……。”

切·格瓦拉，几乎什么也回答不出来了。他该怎么回答呢？他能怎样回答呢？

## 沙丁鱼斗大鲨鱼的哲学议论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非常深情、非常感动地听着切·格瓦拉叙说着他的家庭的私生活故事。这故事使他简直心情沉重，简直也让他快喘不上气来了。

纳赛尔总统听罢切·格瓦拉讲述的他的女儿小伊尔达的故事以后，他沉默了很久。

终于，纳赛尔总统再一次摇起头来。他把话题再一次引回到严峻的政治话题上，纳赛尔总统还想打消和阻止切·格瓦拉到

## 切·格瓦拉

刚果去看一看的想法。他想劝阻切·格瓦拉的这种想法。

纳赛尔总统说：

“切！关于你要去刚果的事，我还想要求你们重新审视一下，重新再考虑一下，你可以飞回哈瓦那去，去和非德尔、劳尔再重新研究一下，去刚果，实际上会有很多问题的，不仅仅是会有十分的危险，比如，你是个白人，而且，你是切·格瓦拉，你的目标是这样明显，你的目标是这样的大，你到一个黑非洲的黑人国家里开展活动，你是很难包藏你的真实身份的，而你的真实身份如果不能深深包藏，你就会立刻陷入到寸步难行的境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那些猪猡们，是会有办法对付你的。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像你们在墨西哥的时候一样，再也不会像你们初入古巴开劈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根据地时一样，对你们漠然视之，不加警觉，不以为意了，现在的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了受伤的老虎，它正四面楚歌，四面受敌，它已经机警的很了，它再也不会麻痹大意了，特别是在刚果，它已经费了多大的力气，四五年来，美国佬也真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现在才把刚果控制到这种程度，尽管那里的刚果爱国者在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他们的武装力量有着很大的发展，可是，在他们发展的同时，美帝国主义、比利时老殖民主义，也联手在那里发动了更大的攻势，加大了镇压的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古巴人介入，有切·格瓦拉介入，帝国主义的打击力度，肯定会更为疯狂的加大和加强。而在和帝国主义的较量中，我们无论如何还要承认，完全的正面较力和较量，刚刚从被压迫的状态站起来国家和人民，显然还是能够绝对压倒帝国主义对手，我们一时实在还很难压倒他们。”

纳赛尔总统坦诚地，诚恳地向切·格瓦拉说着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话。

切·格瓦拉与纳赛尔总统无疑存在着十分深切厚重的友谊，他对纳赛尔总统是由衷的崇敬甚至是十分的崇拜的，因为纳赛尔总统也确曾给过古巴革命无上鼓舞和激励，确曾是古巴领导人们所非常推崇和崇拜的偶像。但是，今天，当纳赛尔总统谈到这里时，切·格瓦拉却不由得想和纳赛尔总统进行友好的争辩。

切·格瓦拉说：“是的，崇敬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您说的是对的。从表面上说，你说的是对的。比如美国和古巴比，简直不能成为比例，不用作十分复杂的比较，可以作的一个简单的比较是，在一张同样比例尺的地图上，如果把古巴的地图剪下来，贴到美国的地图上去，那简直等于是一条小鱼被投进了一池水，小鱼立刻会被池水所吞没。关于这一点，还是您以前的那个比喻是最深刻，最恰当，也最生动，最形象，最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崇敬的纳赛尔总统曾经比喻过，古巴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沙丁鱼和大鲨鱼的斗争。我们是沙丁鱼，沙丁鱼确实小得可怜，简直就像一粒沙子那么小的小小的铁钉一样，小得实在无足轻重。而美国佬是大鲨鱼，大鲨鱼是庞然大物，一条大鲨鱼，有的时候简直能够活活吞下一个驾船捕鱼的渔夫，大鲨鱼有的是尖牙利齿，它的血盆大口，甚至有一种想要一口吞下整个世界的气势，大鲨鱼多么厉害呢？简直厉害得令人恐怖，令人畏惧。大鲨鱼和沙丁鱼对阵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如果在想象中，这首先是完全不可能的，人们怎么会有这样大胆地想象呢？而即使有这样的想象力，他们恐怕也会立刻作出这样的判断和结论：不用怀疑，沙丁鱼一定会被大鲨鱼吃掉，甚至无须咽进胃肠，塞在牙缝里就可以把沙丁鱼消化掉了，这还能有什么疑问呢？大鲨鱼和沙丁鱼，实在太难成比例了，大鲨鱼和沙丁鱼的斗争，结果是不容



置疑的,大鲨鱼肯定对沙丁鱼,有着绝对压倒的力量,这几乎是无须任何人讨论的定理、常理。但是,问题是,世界上的任何比喻,都可能是蹩脚的。美国佬毕竟不是大鲨鱼,古巴也毕竟不是沙丁鱼。美国佬就是美国佬,古巴就是古巴。我们在和美国佬对阵的时候,我们首先没有因为美国佬是一条大鲨鱼,就被它的血盆大口所吓倒。我们自视自己是一条沙丁鱼,可是,我们不是沙丁鱼,我们完全可以像一条沙丁鱼大小的鱼钩。我们可以让大鲨鱼吞下去,但是我们可以钩出它的肠胃来,我们可以钩住它的咽喉,让它翻江倒海,让它拼命挣扎,最后让它把一切吞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最后,我们还要把它拖到沙滩上来,拖到河岸上来,把它晒成鱼干儿,一块一块再拉下来,做成鱼肉来吃。纳赛尔总统,您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干的?”

切·格瓦拉有的时候和纳赛尔总统展开友好的争辩。切·格瓦拉在平常时候,常常会寡言少语,但是一旦进入争辩的状态时,他思维敏捷,词锋犀利,逻辑严密,充满了雄辩的机智,这时候,纳赛尔就充分地展开了兄长的姿态和胸怀,绝不会被切·格瓦拉的争辩所激恼、激怒,恰恰相反,他还会更为痛快淋漓地欣赏起他挚诚的朋友的英雄气量和智慧的闪光来。

刚才,切·格瓦拉侃侃而谈,说着雄辩的话语,强调着他所要特别强调和坚持强调的逻辑。纳赛尔总统用心地听着,专注地听着,他一直严肃的,但是笑咪咪地盯着切·格瓦拉。

当切·格瓦拉说到古巴变成一个沙丁鱼般大小的鱼钩,把美国大鲨鱼钩住,把美国佬拖到沙滩上,拖到海岸上,晒起来,当鱼干儿吃,切·格瓦拉有些不无稚气地冲着纳赛尔总统问“你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干的?”纳赛尔

马上会心地笑了。

纳赛尔突然明白了切·格瓦拉是在指什么。

确实，切·格瓦拉确实不是在痛快淋漓地说大话。切·格瓦拉当然说的是完全的事实，甚至绝对没有夸张，是绝对的事实。

这样的事实，全世界都看到了，纳赛尔总统怎么能看不到呢？

纳赛尔总统知道切·格瓦拉现在形象地说着晒美国佬鱼干的故事，当然是指说1961年4月17日至4月19日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发生的二十世纪最富色彩的战争奇观。在那个七十二小时内，在古巴的吉隆滩海湾里，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在古巴近海的猪湾海滩上，发生了一场有如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所发生的赤壁之战那样激烈的战争奇观，当然也是一种奇特的战争奇观。

赤壁之战，是典型的以小克大，以弱制强，以智慧战胜鲁莽，以正义战争战胜非正义战争的典型战例。当时曹魏挥师号称百万雄师，水陆并进，来势汹汹，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志在扫灭孙吴，一统大江南北，陈兵赤壁，仿佛必然所向披靡，所向无敌。

在曹魏气焰冲击之下的弱小的孙吴，偏师江南一隅，和强大的曹魏比较，简直弱小可欺，弱小得可怜，水陆骑步各兵种统数不足十万，而且，军械老旧，辎重亏乏，简直不堪强师一击。

然而，孙吴出了雄才大略主帅孙权和名将周瑜，他们联合还在游击战争中寻求立足之地的蜀汉刘备势力，借来了高参诸葛亮，共同主战坚决抗敌，首先是不畏强敌，坚定战志，然后采取主动出击，智取火攻的策略，火烧曹操指挥的曹魏万条战船，百万雄兵，在长江水道赤壁，顷刻之间，强兵被弱兵打得落花流水，强师被弱师横扫得灰飞烟灭，结果也是小鱼吃了大鱼，蝌蚪吃了乌

龟王八。

这个以弱制强，以小克大的赤壁之战的故事，后来流传下来，令人痛快淋漓地传颂了将近一千年，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宋朝时期，出了一个伟大杰出的诗人苏轼，他写了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首在中国一般人都会慷慨高歌，悉熟在心的词，有着这样的一些大气磅礴的词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这些气壮山河的词句，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赤壁之战中伟大杰出英雄们的冲天的英雄气蕴。

所谓的“千古风流人物”，“多少豪杰”，“雄姿英发”形象地写出了赤壁之战中英雄们的风流神采，“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多么痛快淋漓地写出了英雄们当时的战况和战绩。

这样的大战大捷，当时领衔指挥的统帅，大将和高参，也不过都是一班二、三十岁的杰出人物。在指挥赤壁之战中的主帅和大将周瑜，时年只有三十六岁，另一位高参和大将诸葛亮，时年只刚二十九岁，都还正在英年盛时。

有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发生的“赤壁之战”的战绩，在发生将近两千年之后，在1961年的4月间，几乎又是气蕴性质如出一辙地出现在了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领海之内的猪湾。

古巴革命军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和指挥下的，在猪湾打击和消灭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和支使的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武装入侵的雇佣军之战，其出奇制胜，其战斗的精采，完全可以和中国历史上的赤壁之战比美。也是“千古风流人物”们，在“谈笑间”，使“强虏灰飞烟灭。”

这场猪湾的战斗，实际上完全是美帝国主义和小小的古巴进行了真枪实弹、明火执仗的较力。

结果是小小的古巴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几名年轻少校的指挥下，以完全、彻底、漂亮，干净地消灭“强虏”的歼灭战战绩，打败了美国的五星上将、总统和一大班高级谋士和职业杀手们共同策划和发动的一场穷凶极恶的，极为卑鄙无耻的侵略战争。

### 无耻的美国佬

1959年1月，在古巴革命最初赢得政权，赢得胜利之时，全世界几乎是都很茫然地接受这个突然来到的重大新闻。

古巴革命是什么性质？在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明白，赫鲁晓夫后来逢人就讲那个上帝最初喊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出列排队的故事，就是一再表明，对于古巴革命的性质，一开始时候，社会主义阵营这边的人们，是完全不清楚的。

古巴革命的胜利信息，最初以极大的传奇色彩传到世界各地的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传奇色彩颇浓的新闻媒介报道中的古巴革命人物，也都摸不着头脑，认不出他们是一些什么面

目,在绝大部分人们的印象里,这不过是一些伸张正义,感情冲动,臂力过人,杀富济贫的“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

古巴革命的胜利,当时在帝国主义集团方面,也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注意,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头面人物,他们简直不认为在美国的眼皮底下,鼻孔前面,会出现一个令它刺眼,令它刺鼻的物体。大多数美国媒体,在最初的传媒中,都以猎奇和兴奋的笔调和语气,介绍着一班子古巴的和明显还包括着一位阿根廷人的大胡子青年的大学生,领导了一场武装斗争,推翻了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也绝对是个残忍血腥的家伙,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的巴蒂斯塔政权,这些胜利者得意洋洋,潇洒恣肆,一个个漂亮的要紧,迷人的要紧。更多的美国人,甚至不把他们认为是传说中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式的英雄人物,而只是把他们看成是好莱坞电影《罗宾汉》中饰演罗宾汉这位侠客的男演员埃罗尔·弗林式的人物,不过是一伙喜欢逢场作戏,喜欢热热闹闹的电影演员而已,实在也不过是一班虽然引人注目,却无足轻重,可以被随心支使,踢来踢去的人物。

可是,时间过的好快。并没有经过很长的,许多的时间,美国人开始感觉到,他们不对了!他们眼睛里突然出现的换了新天的古巴,开始变得刺眼了起来,他们的鼻孔似乎也开始嗅到了刺鼻的异味儿,他们的嘴巴里在饮料和食品中吞下的古巴糖,怎么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咸味儿和苦味儿,有时涩得他们的嘴巴都开始痉挛了。

1959年的4月间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古巴革命政府的总理菲德尔·卡特罗访问了美国。

他在美国各地,受到了美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和年轻的大学生们狂风暴雨般的热烈欢迎。卡斯特罗在许多大学的欢

腾的俱乐部里,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控诉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血腥罪行,在这样的控诉中,卡斯特罗并不回避对美帝国主义可耻地支持巴蒂斯塔政权的指责,同时,卡斯特罗热情地宣传着古巴的革命事业,宣传它的激发和发展过程,卡斯特罗极富逻辑力量的演讲,赢得了广大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广大新闻传媒的热烈反响。

美国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其时已经是一个年过七十岁的身体衰迈的老朽。他已经越来越不愿意会见比他年轻太多的外国领导人,以避免使他的形象在美国的电视传媒中,显现的太为过分的相形见拙,再说,这样的相形见拙的会见,往往又会使他无端的自惭形秽和高度的紧张。两年前,也就是在1957年的11月间,艾森豪威尔就是在接见年轻英俊的摩洛哥国王默罕默德五世时,不知怎么受到了刺激,接见结束,忽然感到浑身哆嗦发冷,结果是发生了脑动脉硬化血管的破裂。从那以后,即使在康复以后,他再不敢轻易地接见年轻的外国领导人了。

现在,在那次脑溢血事件发生的两年以后,华盛顿又来了一位更为年轻英俊大胡子满脸充满男子汉阳刚气息的外国领导人,古巴新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艾森豪威尔虽然知道,自己肩膀上的亮光闪闪的五星上将肩章,是有足够的威风,可以镇住卡斯特罗的少校肩章的,在军衔的差距方面,艾森豪威尔据有着绝对的优势,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无论如何,也还是聪明的,他知道肩膀上无论装饰着什么样花俏的饰物,所有的身外之物,都不能压得过任何人内在的魅力,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总统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认识到了,他明知道他不能是卡斯特罗这个年轻人的对手,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比卡斯特罗年长三十八岁,在这样一个英俊小生面前,他确实已经是一个老态聳钟

的,可怜的老朽了。

正因为这样的一些考虑,在卡斯特罗访问美国时,艾森豪威尔没有安排对卡斯特罗的接见,而是安排他的副总统尼克松,和卡斯特罗进行了会见和会谈。

尼克松比艾森豪威尔年轻许多。他比卡斯特罗年长十三岁。他从1952年开始充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总统。到了1959年,已经是他连续两届担当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副总统的第七个年头。他是美国唯一的一位纯粹是来自赤贫家庭进入美国总统班子的聪明人,他饱经沧桑,饱经磨炼,是从农场的十岁童工磨练起步踏上他生活的征程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内向而机灵的家伙,头脑发达,思维敏捷,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一个与他的性格相当相附的响亮的绰号,叫做“机警的小狼”。后来,他凭着他贪婪的野心,进入了美国的政坛,在他还年仅三十九岁的1952年,他跃上了美国副总统的宝座。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尼克松副总统十分信任和器重,很放心让他参与很多政治事务和重大的国际政治活动。1958年他在莫斯科和那一位世界著名的俄罗斯蛮子尼·谢·赫鲁晓夫展开激烈的所谓“厨房辩论”,以压倒的优势;从容、冷静、理智和胆略,狠扫了跳马猴子一般的赫鲁晓夫的威风,从而标志着尼克松已经成为相当成熟老练的世界政治家。

于是,正因为尼克松有着如此分量,在1959年4月里,当卡斯特罗来到美国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尼克松副总统代表他接待菲德尔·卡斯特罗。

在尼克松正式安排接见卡斯特罗之前,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已经向卡斯特罗显示着相当的热乎,向卡斯特罗展示着一项似乎是十分慷慨的援助计划,然而,卡斯特罗所报以的,并不是

感激的笑脸，而是冷冰冰的一种相当警惕和怀疑的目光。

卡斯特罗在理论上，早已深刻地了解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实质。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侵略，剥削和压迫的同义词。帝国主义从来不会无条件地援助刚刚赢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和人民的。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来都是有条件的，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来就同时意味着是桎梏和枷锁。

所以卡斯特罗对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压根上也不抱幻想。

因此，对于美国国务院官员主动展示的援助古巴计划，卡斯特罗甚至不想亲自给予理睬，他只是派遣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古巴政府的财政部长鲁福·洛佩斯，和美国的财政部长安德逊和国务卿帮办鲁博特姆进行了十分有限的接触，而在这种接触的同时，卡斯特罗本人，却已经向美国和报界发表讲话，表示对美国的援助了无兴趣。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尼克松接见了卡斯特罗，并与卡斯特罗进行了古美两国政府间的正式会谈。

会谈是在礼貌周到的客气的气氛中进行的。

但是，会谈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还进行了压缩。因为没得多少要谈的东西，还能谈什么呢？

但是，通过简明的会谈，聪明冷静的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已经得出这样两条极为明晰的结论，并且，在与卡斯特罗刚刚结束会谈之后，他就驱车来到了正在等待他会谈信息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高尔夫球场上去，作了极为肯定的两条结论性的汇报，第一，尼克松肯定地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这个卡斯特罗，绝对不是我们的人。第二，尼克松更为肯定地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卡斯特罗，也绝不是一个可以由美国控制的人。

对于尼克松的汇报和结论，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相信的。



因此，他立刻就忧心忡忡起来，立刻就又隐隐发作了偏头痛。他拉着高尔夫球竿，立刻在绿茵场上展开了寻思：那么，这个卡斯特罗，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由的自言自语起来。他并没有期望一旁站着的尼克松总统作出回答，但是，尼克松却作了回答：

“用不着忙，大约卡斯特罗很快会急切地告诉我们他是个什么人的。让我们略微再等等看吧。”

然而，用不着忙是不行的。等等看也太不必要了。

卡斯特罗从美国结束访问，回到了古巴。

他立刻迅雷不及掩耳地，接二连三地发布起古巴革命政府的政令来。

他首先发布一条政令，在古巴全国，严格实行降低所有住房房租的决定。这一决定，无疑给古巴所有居住房屋的人民，带来了好处和福音，但是，古巴大部分居民区的房子，很少不是美国人的资产，大幅度下调住房租金，简直等于让美国的房地产资本家破产。

于是，美国人开始跳起来了。

但是，美国人跳一跳，并不能影响卡斯特罗迅雷不及掩耳发布新的政令的声浪。头一天，卡斯特罗让美国的房地产资本家气极败坏的跳了起来，第二天，他又一道政令，让又一批美国的资本家跳了起来。

卡斯特罗接着又发布了对电力和电话公司收费标准大幅度降价的限令。美国控制着古巴90%的电力公司，同时控制着古巴90%的公用事业设施，包括百分之百地控制着古巴全部的电话电报公司，卡斯特罗发布这样政令如何了得，这不是要在美国人的屁股眼上插腊点灯吗？美国人怎么能让呢？

于是，美国人一片哗然，跳得更高了。

怪不得这个卡斯特罗不想要美国的援助，原来他是想从美国资本家们这里得到比美国援助更多的东西。

虽然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古巴自家的东西。

然而，至此，卡斯特罗简直完全就是针对美国人的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声又一声的惊雷般的政令，还是并无嘎然而止停下来的迹象，相反的，卡斯特罗作出了更为令美国佬心惊肉悸的杀手锏，卡斯特罗宣布封闭了赌场，妓院和只允许特权阶级进出的夜总会和俱乐部，把那里许多地方收归国家所有，甚至开始收归美国人控制的古巴铁路运输，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美国资产。

这可如何了得！卡斯特罗这样一来，不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类同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了吗？他一挥金箍棒，就完全打乱了美国佬的天堂秩序。

这可不得了。

美国鲨鱼在古巴受到了解剖和割切，美国佬的大财阀们，简直像被翻肠破肚，古巴人要他们把吞下去的古巴财物宝物都倒出来，都吐出来。

这可是太过份了！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和头面人物总统艾森豪威尔看来，这怎么是可以的呢？世界上谁敢在美国太岁头上动土？谁敢上来卡一卡美国的脖子，古巴人算什么？古巴人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立刻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起来。他决心马上下令，美国绝不接受古巴的“欺负”别说是欺负，就是冒犯一下也不行。

于是，你卡斯特罗会发出一道又一道政令通令吗？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有这样的发布命令的权力和条件。艾森豪威尔总统得

知古巴卡斯特罗开始在古巴采取行动和措施,限制和剥夺美国人在古巴的既得利益时,他马上在华盛顿召开他的紧急会议,他马上召来了他的最得力的两条汉子和两个打手,这就是杜勒斯兄弟这一对儿,一个是美国务院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一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艾伦·杜勒斯。

两个杜勒斯,这是一对儿强硬的手。

约翰·杜勒斯是艾伦·杜勒斯的亲哥哥,这是一个最死硬的反共老手,可以说是一个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所有革命共产党人的仇敌。但是,这个老家伙,却也是一个聪明至极,老奸巨滑,颇有韬略和智谋的老家伙,他痛恨共产主义,一腔肝胆都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但他由于极至的聪明而十分的狡诈,总是在谋略着最有效地一劳永逸地消灭共产主义思想和倾向的策略是:要坚决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和趋向的漫延,实行边缘政策,对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向进行限制,耐心等待共产主义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覆亡。为此,他也不排斥和拒绝对此采取可能的促动措施,甚至也可以同意不择手段,比如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实行肉体消灭的恐怖活动和暗杀行为

这个约翰·杜勒斯当然是个心肠刻毒的家伙。

而他的兄弟艾伦·杜勒斯,更是一个心肠变本加厉,无比刻毒的东西。他生于1893年的4月7日。在1959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年近七十岁的老家伙了,但在办坏事方面,他似乎仍然有着比一个年轻的歹徒和无赖更充沛的激情。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便成为美国政府的官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成为美国在欧洲的情报中心头目,在瑞士主持美国的秘密情报工作多年。他在那个期间,干过的一件最有名的坏事是,企图使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盟国分崩离析,而由美国和德国法西斯中反对希特

勒的势力单独构和,然后在德国法西斯希特勒的反对派们踢开希特勒而得势以后,促使美国和没有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势力联合起来,以共同对付苏联,当时,艾伦·杜勒斯给他阴谋实施的这项行动,冠了一个很好的美名,叫做“日出行动”。

这个无耻而罪恶的行动,由于被本事也很不小的苏联红军情报总局侦破,马上向斯大林作了证据确凿的报告,斯大林又迅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强烈的质询和抗议,这样,罗斯福总统和英国邱吉尔首相共同干预,才坚决制止了这样的无耻叛卖盟友的罪恶行为。

不过,尽管如此,艾伦·杜勒斯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并没有变臭,反而变得更香喷喷起来。1953年2月26日,刚刚当选为美国三十四届总统走马上任的艾森豪威尔,任命他担任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长,使他从此开始了美国连任八年情报局长的生涯,使他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位上任职最长的一人,并且,在他任职期间,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和影响,推上了这个美国政府特殊机构的顶峰,使它几乎成了凌驾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以及其他任何部门之上的超级机构。

1959年4月以后,当革命的古巴越来越令美国不安,越来越令美国人因为失去他们在古巴那个美丽的岛屿上的利益和天堂,而气极败坏,而撕心裂肺地狂呼滥叫起来之时,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时也暴跳如雷,怒不可遏的时候,他把他的高参和左右两只手杜勒斯兄弟,召到了他的白宫椭圆型办公室,他们开始共议和密谋针对古巴,针对卡斯特罗的“锦囊妙计”。

这三个美国的杰出人物,美国的最高层的政治家,相加起来总年龄已经超过二百一十岁的老混蛋,他们三个人坐下来商谈妙计时,几乎很快就一起想到了一个最捷径的办法,这办法愚蠢

得简直令后来的人们难以置信,但却实实在在又是完全真实的,这个可以取得走捷径的办法,就是这三位现代文明国家的文明的老人,却想到了可以对卡斯特罗实行野蛮的肉体暗杀行动。这样,可以通过消灭领袖的办法,使古巴革命走向衰落和灭亡。

这一个艾克和两个杜勒斯,为他们在美国白宫的总统办公室,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一致共识共谋出如此的锦囊妙计和上乘办法,他们简直手舞足蹈,乐不可支,每人要来一杯香槟酒,还肋肩搂腰共干了一杯。

之后,艾森豪威尔马上拍着艾伦·杜勒斯的肩膀,说:

“请你的那些专家们,马上制定出一整套行动计划来。不能只有一个计划。总司令需要很多可供选择的计划,你们可以多搞一些,然后立刻向我报告,我会立刻批准实行的。”

艾伦·杜勒斯领衔受命,肩当大任,从白宫出来,马不停蹄地飞车赶回到位在华盛顿林肯纪念碑附近的中央情报局办公大厦。他迫不及待地召来了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主要助手:行动计划处的处长比斯尔。

艾伦·杜勒斯坐在安乐椅上,他把两只长腿高高地翘在他的办公室桌上,左手握着烟斗,得意而洒脱地喷吐着烟雾,看着比斯尔匆匆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挥起右手来,打了个响指,像个老少年似的,幽默地喊了一声:

“好买卖来啦,伙计!”

“什么好买卖,局长先生?”

“我要让你们玩起来,干一些漂亮的游戏。”

“怎么玩?”

“这就要看你们的啦。怎么聪明,就怎么玩儿。”杜勒斯说着,用右手把掌比成一把刀,作了个砍头锯脑袋的手势。

比斯尔笑了。他的智力也很可以。他立刻明白了局长想要他来干什么了。何况，这样的手势也已经不是今天第一次打，而是久已可以交流汇通的一种真正的语言信号了。这信号就是暗杀两字的隐语。

“对谁呢？”

“对那个古巴的大胡子。对那个卡斯特罗。”

比斯尔立刻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知道这将是采取非常危险的重大行动。

于是，他问了一句：

“这是您给我的授权吗？”

艾伦·杜勒斯说：

“不。这是最高机关的授权。”

杜勒斯当然不能说出艾森豪威尔的名字。

但是比斯尔马上全明白了。

他这样的明白很重要，因为他知道了大来头，自然便会产生出更大的行动的动力来。

于是，他便即刻辞别局长，马上回到他的计划处去，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他马上召来了他手下的一大批专门养活着干这种事情的专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具体策划。

他们首先是开始组织和物色执行暗杀行动任务的兵马和人选。

他们知道干这样的事情，必须是作恶多端的亡命徒。这样的亡命徒，只要多给钱，或者给比钱还重要的许诺，他们就会无所顾忌，勇往直前地去冒险。不过，这样的家伙，大体上只能在黑社会、黑手党里才能找到。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的黑社会、黑手党，不管是在公开的

方面还是秘密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有着千条万条瞬息可通的渠道，在这样的联系渠道上，比斯尔可以一点儿也不费力气地找到他所可资利用和需要的人选。

在执行暗杀任务的罪犯和亡命徒物色和组织起来以后，比斯尔立刻展开了边研究，边实施的行动。

比斯尔完全明白此中规矩，既然最高机关已经授权了如此行动，行动的过程中，就不必要繁文缛节的过多的请示报告，有的时候完全可以先斩后奏，不然，多奏而应验不了，反而显得无能和有辱使命，而干这种事情，明显的，成功的系数，总是有限的，失败的可能又总是无限的。

所以比斯尔的组织计划行动投入动作以后，他即刻便在边研究办法手段的过程中，付诸了行动的实施。

先是，中央情报局这位行动计划处的处长理查德·比斯尔，招募到了美国正在通缉的十大罪犯之一的萨姆·戈尔德，他是黑手党的头目，又是职业杀手。比斯尔亲自把这个亡命的歹徒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和他密切地磋商，提议请这位萨姆·戈尔德潜入古巴，用打冷枪的方式，来除掉卡斯特罗。

当然，回报将是丰厚的，中央情报局将保护萨姆·戈尔德在美国的任何罪恶将不被追究，并且还可以赠予他一座王宫一般的大厦，但是条件是务必完成使命和任务。

萨姆·戈尔德很乐于成交这一笔生意，这笔生意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

但是，这个家伙原来也有人性的聪明和人性的畏惧。他知道潜入古巴容易，但是打冷枪暗杀卡斯特罗，恐怕并不那么易行。古巴革命以后，很多黑手党头目，黑社会的渣滓在古巴都不能存在，不能容留，都纷纷跑出了古巴。古巴现在没有黑社会黑手党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气候,也没有那样的土壤,因此,黑社会、黑手党这样的罍粟花,自然在那里不能开花结果,大吐芬芳,所以,那里的黑社会黑手党的形影,已经迅速陷入沉寂,那样的罍粟花,正在萎缩和凋谢中,所以,再隐匿到古巴去伏击和打冷枪,暗杀卡斯特罗,实际上也只能是有去无回的自杀行动,再大的回报,还能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亡命徒萨姆·戈尔德拒绝埋伏到哈瓦那去打冷枪暗杀卡斯特罗,但他还想成交好买卖,他提出了一个投毒暗杀卡斯特罗的好办法,他的这个办法不仅可行,而且不会露出蛛丝马迹,杀了卡斯特罗,还能让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杀的,更不知道是谁杀的。

萨姆·戈尔德这样献计献策。

比斯尔立刻高兴地拍起手巴掌来,连声叫:

“好!好!妙极了!”

萨姆·戈尔德提出要求,中央情报局应提供毒药。

中央情报局早准备好了这样的毒药。

比斯尔立刻向萨姆·戈尔德提供了一种肉毒杆菌菌株胶囊。这是一种烈性剧毒药,在猴子身上作过许多次实验,可以取得投服之后立竿见影的杀伤效果,是中央情报局现有的一大专利发明。

萨姆·戈尔德十分欣喜。这家伙也实在聪明的可以。在得到这样的杀人宝物之后,他仍然不想去亲自冒险,他在他的黑社会朋友中,找到了一个从古巴逃出来的过去在哈瓦那一家妓院里当过大茶壶的无赖。他逃到了美国来,美国并不给他免费可以吃饱肚子的面包和香肠,这家伙正穷愁潦倒,生活无着,萨姆·戈尔德便掏出一把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支给他的钱,雇用了他,并且对他进行了一番教导和训练,,也和他签了一份完成使命必有



厚报的协定,然后派他潜回古巴,千方百计,去探寻往卡斯特罗饮用咖啡的碗里投放毒药菌株的机会和可能。

比斯尔认真监督萨姆·戈尔德的行动。他质问萨姆·戈尔德为什么还留在美国而没有马上潜到古巴去。

萨姆·戈尔德向比斯尔报告了他已经展开行动的情况。比斯尔倒觉得萨姆·戈尔德不亲自去冒险,而选择更合适的人选去执行任务,是一种明智的创举。因此,他并不认为萨姆·戈尔德是一个不可靠的人,倒显然是一个可以悉心合作的伙伴。所以,比斯尔又决定派遣他在计划处的一个下属,名字叫罗塞利的人,和萨姆·戈尔德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组,扩大他们进行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范围,同时提供了后来计划发明准备实行的一些新的办法,也由罗塞利和萨姆·戈尔德一起,招募黑社会、黑手党内的合适的人选,去投入行动。

除了在卡斯特罗饮用咖啡的杯子里投放肉毒杆菌菌株之外,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还设计了这样一种方案,可供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们选择使用,这就是制造出一种可致迷幻的迷幻药,想办法在他发表演说和讲话的时候,放置在他的话筒前,造成迷幻中毒现象,以破坏他的讲话效果。

不过,这个方案最大的弊病是不能使卡斯特罗致死,达不到暗杀的效果,因此,比斯尔认为没有多大意思,指示不必实行这个方案,同时,他推荐另一种方案,就是想办法把注了毒素的雪茄烟插在卡斯特罗的嘴巴上去,以使这个嗜雪茄烟如命的人,能吸一口这样的雪茄就致死。

比斯尔觉得这个办法最好。

不过,还有一个不能致卡斯特罗死命的办法,比斯尔也没有予以否定,相反,他倒认为这个办法也是大可实行的。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这个办法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化学有毒制剂的专家们，还特别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铊盐，这种铊盐可以在卡斯特罗访问外国时，收买那里他所下榻饭店的服务人员，把这种粉状的铊盐，洒在卡斯特罗的靴子上，它完全可能不被注意，不被发现，然而，卡斯特罗再穿起这样的洒过铊盐的靴子以后，他的皮质神经就会受到全身性的刺激，主要的效能将是使卡斯特罗全身搔痒难耐，而且全部头发胡须将脱落脱光，他将变得非常怪模怪样而再不能具有男性的魅力，再不能具有领袖的风采。那样，他甚至会自惭形秽，也就再不会到大庭广众中间来，鼓动人民，号召人民了。而且，那样一来，所有的人，看见他的怪模怪样就会大笑不止，谁还能尊敬他，仰视他，听他的号召，听他的讲话呢？那样的话，他即使活着，也就形同死了。

所以，这个办法，也还真是不错的，是可行的，比斯尔绝不否定这样的办法。甚至，他倒十分乐于看到这种办法所能达到的奇效。

比斯尔奉命努力地推行着暗杀卡斯特罗的步骤。好在他的上司艾伦·杜勒斯也能理解暗杀卡斯特罗，不是唾手即可得来的事情，他倒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比斯尔的终获成功，并不十分催逼。因为他还相信，比斯尔在执行这一项暗杀卡斯特罗的任务时，既不会犹豫不决，也不会是消极的进行。因为杜勒斯知道比斯尔野心勃勃，急欲立大功，急欲在艾森豪威尔总统面前露两手大动作，他急欲成为杜勒斯的接班人，期想在最近的时日内，能够攀上中央情报局长的高位呢。

## 卑鄙的阴谋伎俩

然而，正在艾伦·杜勒斯亲自坐阵指挥，由他手下的大将理查德·比斯尔积极行动，紧锣密鼓，环环紧扣，一套一套魑魅魍魉的肮脏无耻把戏，一场一场粉墨登台登场的时候，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机构，即西半球处，这个处的处长金，耳闻并掌握到了一些由计划处长比斯尔运作的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信息。于是，这位西半球处的金处长，就把他的一份由西半球处搜集整理的情报资料，编写成一份备忘录，呈交给了艾伦·杜勒斯。

作为中央情报局的西半球处，它的情报网遍布拉丁美洲，当然也包括古巴的情报侦察，因此，它掌握着更为权威的古巴的情报资料，同时，有着似乎更近逻辑的分析。

金处长在备忘录中，向艾伦·杜勒斯陈述着一些什么情况呢？

首先一条是对暗杀卡斯特罗的质疑和辨析。

在金处长的备忘录中，他指出，首先，在古巴，光暗杀一个卡斯特罗，是不够的。

金认为，古巴革命无疑卡斯特罗是一个领袖，是一个代表和象征。但是，他不是古巴全部的领导核心。金知道，古巴革命最坚硬的领导核心，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这三个人，第一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第二是切·格瓦拉，第三是劳尔·卡斯特罗。这三个人，几乎浑然而为三位一体。如果暗杀其中的一个，三分之一倒下，三分之二还会站着，还会坚挺，而且可能立刻更加坚挺，因为他们会更加百倍地机警和警惕起来。所以，暗杀他们三个中的

一个,是不可取的,要暗杀,得同时暗杀这三个人,否则,将无济于事,反会激发更为严重的事态,而暗杀他们三个人的活动同时进行,却几乎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这三个人都机警百倍,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将是三百倍的机警,任何想对付他们的人,可能只能反过来被他们所对付,这三个人,文韬武略,每个人都是文武兼备,打枪放炮都不是外行,就是进行拳击和格斗,他们可能也只愿意参加重量级的比赛,不会争着往轻量级的拳击队里挤,他们实在机智果敢,而且总是子弹上堂,枪不离身,他们真是不好对付的,所以,暗杀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百分的不容易,暗杀他们三个人,更是三百分的不容易,实在是难行通的。

金处长作着这样的分析。

接下来,他还有更为新奇的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暗杀卡斯特罗,如果得手,而后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卡斯特罗如果被消除了,接班的,接上来的领袖,会不会是切·格瓦拉?

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格瓦拉本来就是古巴革命的第二个少校,第二个纵队司令,第一个是卡斯特罗,第二个就是他。

他和卡斯特罗可以有怎样的比较呢?他们的坚定和强硬,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的特点,还可以同时包括在劳尔·卡斯特罗身上。但是,在领导艺术的圆熟,特别是掌握分寸和时机的灵活性方面,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肯定不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善于把握火候和稳健,相反,切和劳尔,很有可能更为强硬坚定有余而灵活通变不足,因此,如果卡斯特罗缺席不存在的情况下,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将是两个更为僵硬,几乎会完全阻死对话渠道的对手。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还不如让卡斯特罗代表他们,似乎总还有可能与其寻求通变和权宜的

机会。因此，还不如卡斯罗存在更好。

因此，西半球处的金处长，也极不主张仅仅暗杀卡斯罗，或者首先暗杀卡斯罗。

所以，他提请艾伦·杜勒斯深入一步考虑采取更为有力有效的行动，不要指望把全部输赢，都压在暗杀这一个键盘的黑心赌注上，应该打开更为宽阔可行的方面和范围。

打开什么样的更为宽阔可行的方面和范围呢？

原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半球处处长金，也并不是一个不想吃肉的狼。他在不建议对卡斯罗个人实行暗杀行动的同时，却提出了比暗杀卡斯罗还要大得多的行动建议，这就是一举扼杀整个古巴革命政权，一举通体消灭卡斯罗政府的全面计划，他建议大干一场，而不是仅仅偷偷摸摸，小打小闹。

金处长在提出这个行动建议时，还特别强调，古巴卡斯罗政权，在美国人面前越来越放肆和肆无忌惮，他们在古巴，一方面加紧限制甚至没收美国投资的资产，另一方面，加紧稳固政权的步骤，大搞拢络民心的土地改革，把本来属于美国资本家和古巴地主的甘蔗田和耕地，分给了没有土地的农民，而与此同时，他们还迅速把全国的老百姓都武装起来，卡斯罗担任总司令、总指挥，劳尔指挥全体古巴的正规军和所有的野战营，而切·格瓦拉则负责宣传、发动和组建民兵队伍，把古巴的全体工人、农民、学生和商店职员、城市居民都武装起来，正在把整个古巴迅速军事化，全国都快变成是一个军营了。

所以，搞慢慢腾腾的暗杀行为，远不能利刀斩乱麻，应该进行大的手术，凭借着美国如此大的强势和力量，稍微拨拉一下古巴，就能把古巴扫平，因此，干扫灭卡斯罗政府的活计，实在不应该太小里小气，小手小脚起来，应该大刀阔斧起来进行，不然，

古巴的声色气势,长久地存在下去,会成为整个拉丁美洲诸多国家效仿的榜样,他们也都连锁反应起来,那时候事情就将更难办了,所以还不如早下决心早来一次大刀阔斧的手术开刀为好。

金处长拿着他的备忘录和报告,来到艾伦·杜勒斯的办公室里,喋喋陈词,说得似乎也还条条有理,头头是道。

艾伦·杜斯坐在他宽大的写字台后面,他两个胳膊肘支在写字台上,一只手捏着烟斗,另一只手捻着他红灰色的髭须,他银光烁闪的花白头发下面,两只看上去并不神秘莫测,似乎也不含冷酷色彩的眼睛,透过略有反光的眼镜片,不无鄙夷地扫视着站在他面前好是喋喋了一阵子的这个上校处长。

金反对暗杀卡斯特罗个人的陈词,令杜勒斯听来十分刺耳和反感,因为这对他内心深处的自尊心,是不无伤害的。因为,最早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出主意要走捷径消灭古巴政权,要从暗杀卡斯特罗开始,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妙计,并且立刻得到了他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国务卿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认同和赏识,那是三个大人物共同作出的决定,然而,眼面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好歹的小小的上校处长,却要公然给予批判,公然给予否定,简直也是太放肆,太混仗东西了。

然而,杜勒斯并不为此而发作起来,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年轻的上校先生,似乎他也说得并不是没有道理,甚至是很有道理,很有可取之处的。基于这一点,他深刻的理智,又不容他不对这个小小上校的可用和聪明,在内心深处给予肯定和承认。

但是,他难得不用相当冷淡的语言,对这位处长说:

“年轻人,你不要试图取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计划。暗杀计划的那一班车已经开出去了。现在拉不回来,也收不住了。何况,那是……”杜勒斯几乎说出:何况那是经最高机关批准执行的计

划,但是,话到唇边,他还是收住了口,即使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也必须控制范围,决不能让所有人知道,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是经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决定和批准的,实行恐怖手段,采取卑鄙肮脏的暗杀行动,是会弄坏了艾克总统的形象的,但是,为着美国的需要和利益,又是必须采取的断然行动,所以,唯一最好的办法是,坚决干这样的事,却同样要永远坚决强调艾森豪威尔总统是永远不会干这种肮脏事儿的干净人。这是美国人的交际原则,当然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办事准则。

所以,杜勒斯喷到唇边的泄露天机的话,又硬是咽了回去。但是,接下来,杜勒斯开始要说出令金处长能感到欣慰和鼓舞的话了。

杜勒斯抬起头来,又看了一眼金,他冷笑出一声来。但是,在话语里却开始包含着热情,甚至是激情,他以欣赏的语调问金处长:

“年轻人,你的这个大刀阔斧的动手术的想法很好。我想你既然已经提出来了,你就一定已经想过,该是个怎样的大刀阔斧地动手术法。我想你也是知道的,美国现在是不能搞直接的大举入侵的,因为现在还不是这样的时机,我们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指导方针,你应该是知道的。”

金听着杜勒斯开始热情地对他的妙计作出反映,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马上说:

“当然。我们现在必须执行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我是清楚的,美国确实不宜直接插手进攻和直接打击古巴。但是,我们不是有很好的现成经验,可以用来对付古巴,对付卡斯特罗吗?这样现成的经验就是,您不要忘记了,正是您创造出来的经验:亦即消灭危地马拉阿本斯政权的经验,而且,现在我们有比在对

付危地马拉时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杜勒斯听着，有些振奋起来，他的眼镜片子似乎更闪亮起来，他更专注地盯着金，说：

“什么好的基础和条件呢？”

金说：

“我们每天都有给您的专呈报告。您应该是知道的，现在，在迈阿密，每天都有从古巴跑出来的杰出人物，从前古巴政权的军警头目，典狱长和巴蒂斯塔前总统的私人卫队成员，还有一些娱乐业的专业经营者，比如，……”

杜勒斯打断他的话说：

“你是不是把古巴黑社会的渣滓们，包括那些赌场经营者，和妓院老板，夜总会的经理先生们，也都列为了杰出人物？那是一些渣滓，你不要指望他们去为美国的利益进行战斗。”

金笑了。说：

“我不指望他们去为美国的利益去流血，去送死，去投入战斗。可是，我们可以期待他们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投入战斗，为夺回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拚死拚活。你不要轻视这样一些无耻的社会渣滓。一点儿也不错，他们不过是一些流氓、歹人和暴徒，但是，他们失去的利益不比美国人少，他们的赌场被关闭，妓院被取缔，他们还被逼迫去干苦力活，他们有的人的损失，比美国人还多，最少受到的折磨和打击，比美国人多，所以，他们更愤恨，更仇视卡斯特罗政权，他们更是与卡斯特罗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当然这中间还包括着许许多多古巴的土地改革中被瓜分了土地和甘蔗园的庄园主，以及其他一些失去大宗财产的人，甚至还有一些纯粹是政见不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我们都不能轻视他们，他们对古巴政权的愤慨，对卡斯特罗的仇视、敌视，决不



亚于我们。”

金说的很快，他还点到了一些著名的古巴人的名字，说出了一些具体的统计数字，比如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已经集纳了多少古巴“难民”，多少“流亡者”，只是他点出的一些著名古巴名人的名字，似乎都是古巴的黑社会、黑手党或者与巴蒂斯塔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物，似乎没有一个形象还算不错的人物。

尽管如此，杜勒斯听着金的陈词，显然越来越有了更浓的兴趣，他开始催促着金处长：

“说下去。说下去。年轻人，把你的想法都统统说出来。”

杜勒斯鼓励着金。

受到鼓励的金，接着说下去的时候，就眉飞色舞起来，所用词语也就更流畅了。而且，他还偏起了脑袋来，显然不无得意地反问杜勒斯：

“局长先生，我们现在的手上，掌握着这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也像当年在危地马拉干过的一样，组织起一支雇佣军队，我们可以花钱支持这支队伍，我们有的是可以武装他们的多余的武器装备，给他们舰船，给他们飞机，给他们坦克大炮，给他们充分的辎重和给养，经过一番训练，把他们训练，武装成一支钢铁一般棒的队伍。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像卡斯特罗他们自己当年的样子，从墨西哥打回古巴去，现在，我们可以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派遣他们的敌人，打回他们的古巴去，而且，我们可以是强大的派遣，可以海陆空三军并进，一但在古巴岛上站住脚跟，建立起足以支撑的桥头堡来，他们可以立刻宣布古巴新政府业已成立，古巴不满意卡斯特罗的人民，可以人心所向，人心来归，美国立刻行动，对新的古巴政府带头给予国际承认，我们对拉丁美洲绝大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多数国家,现在还掌握着可以一呼百应的影响,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包括美国的所有盟国,立刻对古巴新政府给予承认,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采取广泛的联合行动,对古巴新政府给予更为可以堂而皇之,名正言顺的国际支持和国际援助了,到那时候,强大的古巴新政府,扫除卡斯特罗政权,也就只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了。哈哈,那时候,局长先生,美国总统就得又像在危地马拉事件中我们完全得手后一样,得给您颁发新的紫心勋章了。”

金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好像他说的一套,已经在古巴岛上全部应验和兑现,因此,他越是嘴冒白沫,手舞足蹈起来,完全忘记了他作为军人,作为上校,在上司面前说话和作报告时应有的军仪。虽然他今天来到此间局长办公室的此刻,身上穿的是便服,肩上没有肩章,胸前没有授带,但如此放浪形骸,说明他实在缺乏军人的素养。

美国不乏素质优秀的军人,但是也不乏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拥有了上校军衔的家伙,比如像金上校这样的家伙。

不过,杜勒斯倒也见怪不怪,他早已看惯了在中央情报局中工作的形形色色的放浪形骸的各种各样人物,因此,在他看来对此并不刺眼,再说,他已经是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他还有老人心肠,能容纳得了一些年轻人得意忘形的举动。

更何况,在杜勒斯看来,这个年轻的西半球处处长金,确实并没有长着一颗没有多大用处的脑袋,他想出来的一整套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内容十分周密周详的东西,好像方方面面他都思考到了,这很不简单,很投合杜勒斯局长的心意。

杜勒斯还立刻感到,金的这一套好主意,肯定也还是能投合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心意的。

想到这里,杜勒斯几乎也要学起少年狂来,一反他惯有的文

质彬彬的学者式的风度,他“啪”的一声又打了个指响,并且,马上按响电铃,叫来他的女秘书,要她通知理查德·比斯尔马上到他的办公室来。

理查德·比斯尔应召立刻来到了局长办公室。

杜勒斯立刻指着金,对比斯尔说:

“这位年轻的上校有一些好主意,不囿于仅仅对卡斯特罗实行特殊消灭的行动,他还有一些更为宏大的想法。所以,我现在正式向你们宣布,中央情报局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现在已经正式成立,理查德·比斯尔先生将是主要负责人,而金,从现在起,全力协同比斯尔先生处理对古巴采取行动的一切事宜,在不取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令的同时,可以计划采取更强有力,更壮观的伟大行动。你们马上行动起来,把制定好的全盘计划,在24小时之内,呈报到我的这张办公桌上来。”

这样,在1959年12月岁尾将至的时候,由中央情报局行动计划处处长理查德·比斯尔牵头,由中央情报局西半球处处长金协同为副的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小组,制定出了一项完备的,计划周详的“反对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秘密行动纲要”。

纲要的宗旨是:“尽快消灭卡斯特罗政权”。

纲要分四个步骤,第一步,马上在逃亡到美国来的各色古巴人群中,物色和组建事实上的古巴流亡政府;第二步,以古巴流亡政府组织的名义,开始招募和组建训练雇佣军;第三步,派遣先遣游击行动小组,建立游击走廊,开展破坏活动,作好与雇佣军里应外合的联合作战准备,第四个步骤是,在古巴近海的岛屿上建设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的自由古巴之声电台,加大反对卡斯特罗政府的宣传攻势。

这个纲要简明扼要,但却并不粗略。有一些部分,是十分具

体和明确的。

艾伦·杜勒斯认真审定了这个计划纲要，他相当满意，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精采的可行的计划纲要，因此，他在接到这份计划纲要报告的第二天，他就把这份重要文件装在他的皮包里，来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椭圆型办公室，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作了汇报，恳请总统批准执行。

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个计划严密周详而主要是目标明确的行动纲要，十分欣喜。他差不多是立刻批准了付诸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急于要消灭卡斯特罗政府的心，是十分急切的。这个老人对古巴的几个少校在那里掀起的太不对他胃口和心思的革命，早已经产生了太多的烦躁情绪了，赶快迅速地采取行动消灭卡斯特罗政权，已经是他的一种老年人的偏执的渴望。

艾伦·杜勒斯心满意足，兴冲冲地从艾森豪威尔总统那里取回比斯尔——金行动计划纲要以后，马上开始付诸实施。

第一步，马上开始在中古流亡分子中物色完全合美国心思的人选，以组建古巴事实上的流亡政府。可是，这一步，刚刚迈开腿脚，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几乎完全找不到落脚的支撑点，经过略微仔细的一筛选，才发现尽管从古巴逃亡到美国迈阿密来的古巴流亡者不少，但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可谓是杰出的人物，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物。野心家倒能找到几个，可是这些家伙一个比一个的胃口大，他要当总统，他也要当总统。他要当总理，他也要当总理。还并没有真正掌权，就已经争权夺利不可开交。他要当财政部长，他要当总司令，都还要抢着管钱，而去组建雇佣军，训练雇佣军，领导雇佣军，有兴趣的人倒反而极少。这些人要地位，要名利，要满足野心，期望复仇和报复，但是却绝没有作出流血的贡献和富有牺牲精神的热情。在这样一些

沙子一般的古巴渣滓堆上，营造一个哪怕是稍微可观的古巴政府大厦，几乎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这第一步，就很有点儿难于迈开阵脚。

第一步迈不开阵脚，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并不算什么大事，本来也只是物色一些代理人和傀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找不到得力的干将和打手，找不到可以豢养而好听使唤的走狗，他们可以先不忙走这第一步，他们可以跃过这第一步，以后再说第一步的问题，而直接飞跃到第二步上来，从第二步上开始，甚至还可以把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连系起来，同时大踏步地前进起来。

这第二步，就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招募、组建、训练和指挥准备投入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战斗的雇佣军；第三步，马上选拔一些反卡斯特罗政权的骨干分子，先行派遣回古巴本土上去，开展游击战，建立游击走廊，第四步就是建立反卡斯特罗政权的自由古巴之声电台，开展宣传攻势。这些步骤，完全可以由中央情报局来越俎代庖，控制操纵就行了。

于是，在1960年春天的时候，计划迅速消灭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全面行动就完全全面地启动了起来。

为了实施这样的行动，中央情报局作的第一步的花销预算，是准备投入一千三百万美元。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投资数字，但艾森豪威尔总统马上也予以批准了，为了消灭古巴革命政权，消灭卡斯特罗，美国帝国主义的大头目艾森豪威尔，是很舍得下点儿大投入的。

针对古巴革命政权的中央情报局全面行动计划的实施，坐阵指挥的前线司令员，当然首先还是艾伦·杜勒斯。而具体在前线作战执行使命的，还是他的得力干将，对这桩消灭古巴革命政

权的战斗有疯狂激情的理查德·比斯尔。

比斯尔开始迅速地招募一批又一批的雇佣军，他首先是在迈阿密城的郊外，建立了训练基地，他花大价钱，在古巴流亡者中招募亡命徒，但是，尽管花很大的价钱，应召的亡命徒并不是很多，很多人一开始前来报名预支了津贴费，但一听说是要他们回古巴去参加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战争，一些前来领取预支津贴费的前古巴巴蒂斯塔政权的军警，都和古巴革命起义军作过战，知道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队伍锐不可敌，因此，心有余悸，所以，他们带着津贴费，吃过几顿饱饭以后，就开小差跑了。

看起来，在迈阿密办训练营地不行，这里的古巴应招者，混一顿饭吃，混几个津贴就又开小差跑回迈阿密城里去了，这不行。于是，比斯尔又把训练营地改在了巴拿马的运河区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专门训练基地上去。不过，到了那里，也还是不行，凝聚不住这些古巴的既想吃肥喝辣，又不想送死的歹徒。最后，比斯尔决定把招募来的雇佣军弄到危地马拉的荒野丛林中去，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无人烟的地区，集中训练那些从古巴亡命徒中招募来的雇佣军，这总算集合起了第一批准备用来进攻古巴的队伍。

从这时开始，比斯尔亲自从这些雇佣军杂碎们中间，挑选一些骨干分子，分批强化训练，强化武装，开始组织向古巴本土的渗透和潜入。

卡斯特罗当年从墨西哥出发，登上《格拉玛》号，回到古巴时，进入的是马埃斯特腊山区。

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出来的反卡斯特罗政权的为美国利益服务的游击队员们，被派遣运动到了埃斯坎布拉山区，准备在这里组建他们的游击根据地。

他们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马。

有的是空投进去的。

有的是用小艇潜运进来的。

他们的来到，可绝不像卡斯特罗从墨西哥搭乘小游艇，回古巴时，八十二人挤在一条超载的小船上，憋得连气也透不过来，几天吃不上饭食，喝不上足量的淡水，那样困难和穷酸。

美国武装起来的潜入古巴的雇佣军游击队员，可是不仅带足了精良的武器装备，也带足了可口可乐、白兰地、巧克力和肉罐头之类的给养。

而且，他们一经进入埃斯坎布拉山区，一旦发出了他们的电讯联系，第一批来到这里的雇佣军骨干游击队员，在他们发出通讯联络的第一个星期之内，美国人就在他们指明的地域里，开始不断地空投着供他们补充的武器和弹药，给他们空投下了准重型的武器，包括反坦克炮，各种型号的拍击炮，以及火箭筒，数量竟达千件之多，空投下来的装备给养，更是应有尽有，包括蚊帐、毯子、吊床、便携式帐篷以及各种食品饮料和烟酒，美国人是准备在古巴埃斯坎布拉山区养一批世界上最富足的、不愁吃、不愁穿的游击队员的。

当然，这些不愁吃、不愁穿的美国雇佣的游击队员们，既然已经拿了美国的大价钱，而且还准备进一步拿，何况，他们确实也是古巴革命的仇敌，古巴革命砸烂了他们的赌场、妓院、色情夜总会等等类型的天堂，他们当然也愤恨这场革命，充满了对这场革命的仇恨心和报复心，所以，他们既然来了，就要大肆地、积极地展开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了。

他们想拢络和收买一些当地的农民中的不满分子，但是这很难办到，古巴革命不到两年的时间，全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土地

改革,过去在巴蒂斯塔政权时期贫苦无着的农民,现在都分得了甘蔗田,分得了耕地,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得到了迅速的改善,他们为什么会给他们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古巴革命不满意呢?这样的不满分子,几乎完全找不到,而且,相反,更令这些美国雇来的游击队员们气恼的是,仅仅不到两年,古巴深山里的农民,也已经差不多被古巴革命给完全赤化了,古巴革命政府派出来的大量的扫除文盲的教师队伍,几乎使每一个没有文化的古巴人,迅速脱盲,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差不多很快就扫除了一切文盲,使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有知识、能读书、能看报的聪明人,卡斯特罗和他的兄弟们,来的这一手,实在太厉害了。除此以外,卡斯特罗政权厉害的一手还很多,比如遍地修筑公路、疏通山地和平原,农村和城市的联系,过去山里的甘蔗运不出去,山里的木炭也运不出去,山民的经济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现在路修通了,大量的山货可以运出山区进行贸易,山民的收入自然比过去成十倍成百倍的增加了,这自然最有效地迅速改善着山区人民的生活,还有一条最有趣的好处是,据说,卡斯特罗根据切·格瓦拉的建议,组织了城市里的医院医生和护士,进入山区和农村,为广大山民和农民实行巡回医疗保健和卫生知识宣传,这似乎也深得民心。

这样大得民心的卡斯特罗政权,在正经八百的人民群众中,怎么能容易找到极为心怀不满的分子呢?

不用说,完全是不可能的。

当然,美国雇佣的游击队员们,在进入埃斯坎布拉山区开展活动时,一开始,也还是带着一些类似中国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所需要的那样的“联络图”的。在那样的“联络图”上,也写着一些昔日与巴蒂斯塔反动政权有根深蒂固联系的



人,比如前军警人员,还有本来是巴蒂斯塔政权安插下来的特务,以及一些过去和流氓集团黑社会势力有联系的人物。真正如果把这样的人员都联系组合起来,也可以壮大美国派遣来的游击队的力量,也可能帮助美国雇来的游击队,不会显得太势孤力单。

令美国雇来的游击队成员们懊恼的是,他们带来的“联络图”,由于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的强有力打击,也使他们的联络图都成了废纸。劳尔·卡斯特罗亲自指挥的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在古巴并没有搞什么镇压反革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也没有让这种镇压产生出任何恐怖气氛和血腥气,他们偶而发现逮捕错了人的时候,一经查明,马上予以赔礼和补偿,立即无条件释放。但是,他们逮到真正的谋图不轨的罪犯和反革命分子,虽然大多不杀,一般却也要被送到远离古巴本土的皮诺斯岛的劳改监狱里关押起来的。

皮诺斯岛,也就是松树岛,那里的监狱是巴蒂斯塔政权建造起来,留下来的。

当年,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大学生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以后,被投入监狱,也是被关押在松树岛上的。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都在那里的监狱中,受过漫长时间的监狱生活。

因此,这里,现在自然也就成了古巴革命政权关押死顽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犯罪分子的现成的场所。

一时,这里确实关押了不少这样的反动分子。但是,流散在古巴社会生活中的这样的分子,就是十分难得罕见的了。

由于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完全不动声色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美国雇佣的游击队员们,潜进埃斯埃布拉山区后,很难再找到扎根和扩展的基础。于是,这些美国的雇佣游击队员们,只能

开始孤军作战。

他们作战，能够进行怎样的作战呢？

他们不敢袭击任何一个古巴革命军的哨所，也完全不敢袭击任何一个民兵训练营地，因为，如果袭击，无疑会使他们暴露，无疑会导致他们被立刻包围和聚歼。

于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就投放到了捣乱和破坏的方面，美国佬为他们空投下来许多可以用来进行捣乱破坏的有效武器，比如燃烧装置，烈性爆炸物，这样，美国雇佣的游击队员们，便可以在埃斯卡布拉的山里山外，大搞一番破坏活动了。他们向正在生产的榨糖厂投掷燃烧弹，引起糖厂的大火。他们在城市里或村镇上的商店里，装置安放强烈的定时爆破弹，以引起爆炸和杀伤，引发混乱和恐怖，引发动乱和不安的情绪，尽可能给卡斯特罗政权造成越来越多的滋扰和麻烦。

但是，美国雇佣的这些空投到埃斯卡布拉山里的亡命徒游击队，一旦他们杀人放火搞起了破坏活动，事实上也就暴露了他们的罪恶魔爪和他们在暗中活动的魔影。同时，美帝国主义的间谍飞机，大批量的，一批又一批地向埃斯卡布拉山里空投武器，弹药和给养物质，埃斯卡布拉山区的农业合作社员，人民农场的职工和广大的民兵，许多人收集到了这样的空投物质，于是，马上向哈瓦那方面报告，这样，哈瓦那革命政府和古巴革命的最高总司令部，立刻得知了美国雇佣游击队在埃斯卡布拉山区活动的信息。

怎么办呢？

卡斯特罗没有慌忙。

他只是马上拿起电话来，请切·格瓦拉少校来到他的司令部一下。

切·格瓦拉来到以后，卡斯特罗只是轻轻地弹了弹他手指上的雪茄烟，对格瓦拉说：

“切，埃斯坎布拉山区，本来是你们第八纵队后来进军拉斯维利亚斯省的时候，开辟出来的革命根据地，现在美国佬投下了雇佣的游击队，有一些人马，也可能有很多，也可能并不很多，但是，我们收集来的他们丢下的武器，包括迫击炮和火箭筒，轻重机关枪，卡宾枪和自动步枪，以及步话机，通讯电讯器材，已经是很可观的一大堆了。”卡斯特罗冲着切·格瓦拉笑了笑说：“美国佬从现在开始，大约也要给我们充当运输大队长了。”他接着，对格瓦拉继续说：“切！你对埃斯坎布拉山区的地形是很熟的，你去执行打扫干净那里美国雇佣游击的任务吧，可以捎带着同干别的事情一起进行，可以结合着去整顿一下拉斯维利亚斯省的革命统一组织的问题同时进行。”

这是在1960年的秋月里，当时，除了美国明目张胆，基本上是公然的组织准备对古巴的武装干涉，并不断派遣武装特务潜入古巴，展开相当规模破坏活动以外，在古巴革命的内部，有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景的古巴人民社会党，也正趁着与卡斯特罗原来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合并为“革命统一组织”的时机，在古巴革命阵线之内，激烈地展开着趁机夺权篡权的阴谋活动，拉斯维利亚斯省，成了原古巴人民社会党组织书记，这种夺权篡权阴谋活动的头目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活动的一个中心，他几乎在这里已经牢固地建立起了他的活动基地，已经在大肆地胡作非为，比如，他大肆地打击和清洗曾经参加过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的老战士和领导干部，企图在那里取而代之建立他自己的一统天下。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领导核心，发现这个情况和问题后，原已作出决定，准备让切·格瓦拉前往这个地区，解决处理

这样的问题，扭转和改变这种状况，现在，埃斯卡布拉山区的剿匪任务也提上了切·格瓦拉奔赴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工作日程。自然的，切·格瓦拉领受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指示以后，他就迅速地赶赴到了拉斯维利亚斯省来。

切·格瓦拉的到来，一切问题几乎统统利刀斩乱麻，迎刃而解。切·瓦拉不仅拥有很高的大权，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解决任何艰巨任务、困难的能力和魄力，特别是，他还有着足令任何人倾倒的崇高影响威信。原来在拉斯维利亚斯省开展积极阴谋活动的头目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在切·格瓦拉的影响和威信下面，简直不过是一粒望尘不及的细砂。

切·格瓦拉迅速解决拉斯维利亚斯省的组织机构，扭转政局的同时，他迅速果断地指挥了对美国投入到埃斯卡布拉山区的特务武装和雇佣游击队的大规模清剿战役。

切·格瓦拉在这场清剿战役中，似乎是出于实验，或者是为着训练的目的，他主要是调动了埃斯卡布拉山区的民兵组织，几乎没有调动任何一个正规的野战营，他就是完全依靠了武装起来的人民的力量。他设置了一道又一道民兵封锁线，组织了一队又一队的民兵队伍突袭和巡逻，美国向他们的雇佣游击队特务们空投的一切武器、弹药和给养，古巴的人民武装报之以统统没收。那些美国人投放到埃斯卡布拉山区来的武装匪徒，在这里寸步难行绝无任何回旋的余地，他们只能整日猫在山脊晃的阴沟里，整日忍饥挨饿。挨蚊虫蛇蝎嘶咬吃喝，他们的给养得不到补充，他们是不得不爬出阴沟来找些什么能吃的东西的，结果是，他们出来一个，便被民兵们发现一个，逮住一个，出来两个时，便被民兵们发现一对儿，逮住一双，结果，在埃斯卡布拉山区，匪徒们很快被肃清，美国佬接下来也就打消了在埃斯卡布拉山区建

立反卡斯特罗政权的武装游击基地的步骤。

美国佬当然并不能因此而甘心挫折和失败。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头目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得力干将理查德·比斯尔,进一步地接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督促和指令。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冷酷地嘲笑杜勒斯呈给他过目的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炸毁糖厂的搞破坏活动的照片,总统一边抛开这样的照片,一边说:

“这算什么!炸毁一个糖厂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今天炸毁,他们明天还会再盖出一个来。最主要的,还是要从根儿上动手术。”

于是,艾伦·杜勒斯和理查德·比斯尔,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旨意,进一步加大反对古巴革命,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力度,他们开始更疯狂地、大规模地继续招募、训练用来对付古巴的雇佣军,扩大了在危地马拉的训练基地,同时在与危地马拉毗邻的也是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声名极坏的血腥刽子手索摩查控制的尼加拉瓜,也设置了准备用来入侵古巴的雇佣军训练营地。

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美国政府的冠冕堂皇的对外政策,在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在美国本土开拓大规模的外国雇佣军训练营地,因为这样就会使美国的肮脏的手太暴露了,有损美国冠冕堂皇的整体形象,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还是要尽可能避免这样做的。

不过,后来,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走狗政权,也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了担心,担心在他们的国家土地上设置反对古巴的雇佣军训练营地,会不会招来卡斯特罗派遣切·格瓦拉领导和指挥的古巴准军事部队,以反击为借口,趁机进入这两个国家展开游击战争。因此,他们提出了这种大规模的训练准备入侵古

巴雇佣军的营地,还是最好设置到美国的本土上去为好。

中央情报局的比斯尔准备同意这样的请求了。但是,比他更高层的大特务,还是不同意这样做,只是答应派遣美国海军舰艇巡逻队,加强对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海岸线的巡逻和警戒,以强有力地防范招来切·格瓦拉指挥的古巴准军事部队的进入,防范切·格瓦拉把古巴的民兵带到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来打游击。

这样,美国基本上等于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开始以正式的军事手段来支持对准备入侵古巴的雇佣军的武装和训练了。因此,美国把反对卡斯特罗古巴政权的军事步骤,也升级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这个同步的时候,美国的大特务比斯尔亲自选择加勒比海地区属于洪都拉斯领海之内的一个巴掌大的小岛,名为“鹅岛”,建立起了一个50千瓦的,功率很大的广播电台,号称“自由古巴之声”,每天开始24小时昼夜不停的广播,大量制造谣言,展开人身攻击和毁谤,散布恐慌情绪和混乱消息,以扰乱古巴国内的民心,煽动古巴社会的动荡。

但是,这样的宣传攻势,成效甚微,几乎很难被应验能产生什么作用。古巴人宁肯收视哈瓦那电台、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也不想听打着“自由古巴之声”旗号而明明是美国电台的造谣广播,美国人的油滑腔调,就是用西班牙文说出来,也是能被听的一清二楚的。

宣传攻势成效甚微、甚至几乎没有任何成效。潜入古巴境内埃斯坎布拉特务游击活动组,又一批一批地被歼灭。在危地马拉、尼加拉瓜,以及波多黎各,后来在美国的本土新奥尔良州,也开设了进攻古巴的雇佣军训练基地,开始不断地扩大这样的雇

佣军队伍,不断的对他们加大投资强化训练。可是,不知如何才好,这些雇佣军队伍,不管怎么组织,怎么武装,怎么训练,到头来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怎么也捏不成豆腐,成不了气候。因此,从1959年的岁尾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着的准备大规模武装入侵古巴的军事行动,经过1960年整整一年的准备,花费了大量资金和力气,到了这一年岁尽的时候,还是完全没有一点儿可能投入行动,完全不能去攻占古巴。

而这个时候,却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个伤心的时刻到了。1960年是他第二任总统任期届满的时候。经过美国全国大选,年轻的,只有四十二岁的新总统肯尼迪,已经击败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全力举荐的总统候选人,原副总统尼克松,业已被选出来了。是时已经年过七十的老总统艾森豪威尔,该是下台从白宫卷铺盖的时候了。

这位老总统临将下台回他葛底斯堡老家去当逸民之时,最令他失望和遗憾的一件事是:在他任上,尽管他曾经那样期待和渴望过,但却终于并没有迎来那样一个令他心花怒放、心头大快的时候,那就是美国雇佣军终于入侵古巴,终于如愿以偿地拿下古巴的时刻。

不过,这位老总统,同时是美国的五星上将,曾经当过麦克阿瑟元帅的随从参谋,当过马歇尔元帅的手下爱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军欧洲大陆,指挥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司令,二战之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这是美国身经百战的伟大英雄和司令官、指挥官,一贯以周密的运筹计划组织安排指挥调动兵马投入行动赢得胜利而著称。在他行将去职的过去一年间,他已经为又一场不大不小的,消灭一个国家政权的战争,进行了不懈的督察和筹谋,事实上正在临近他下台的时刻,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

他认为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准备和筹划,已经到了成熟和可以揭锅的时候了。可惜由于美国的法律制度不容他缓期下台,所以他就不得不放弃这个发动一场新侵略战争的主灶厨师的职责和使命了。

也许,这使这位身经百战,总是在赢得胜利的老将军实在感到万分遗憾。

不过,他并不完全失望而去。

1961年1月19日,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临将下台的前一天,他还和20日即将宣誓就任美国36届总统的肯尼迪,就进攻古巴的事宜作了磋商和明确的交待。

艾将军告诉年轻的肯尼迪,手术已经完全准备好了,该是掌刀动这场必须动的手术的时候了。

艾森豪威尔即使到了老年时候,办事仍然具有随从参谋的习惯。他在和肯尼迪总统交待关于处置古巴问题的事宜时,他特别指定一名白宫高级顾问官员克利福德作了谈话纪要,并且让他整理成条理明确的备忘录,在肯尼迪总统宣誓就任总统后呈交给这位年轻的总统,以使他决不能忽略和忘记该马上指挥一场为捍卫美国利益,而坚决打击古巴革命政权,消灭卡斯特罗政府的决战行动。

### 肯尼迪总统大打出手

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以后,他春风得意,大有不可一



世之感。刚刚四十二岁，已经主宰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其情是甚可骄人的。

不过，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否认，肯尼迪是美国人很难得的最聪明的总统中的一个。

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聪明的总统之一，也当然不可能不会有犯错误办砸锅事的时候。

特别是，在发动美国雇佣军向古巴大举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这一件事情上，肯尼迪也许太相信了那位地位崇高的前总统的遗产，那位曾经几乎是百战百胜的五星上将，已经完全筹谋策划好了的一场胜利在握的战争，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不可以借以露上漂亮的一手，来显示一下他无可比拟的杰出和辉煌呢？

那么伟大的将军、北大西洋武装力量的最高司令，还能指挥一场没有把握赢得巨大胜利而规模并不很大的战争吗？

似乎是没大问题的。

肯尼迪几乎绝对地相信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留下来的进攻古巴，消灭古巴的计划和准备，将是一笔最可靠的遗产。

肯尼迪很想使这笔遗产再锦上添花。

肯尼迪是不想当败家子的。

不过，这位年轻的四十二岁的总统，尽管如此崇敬和相信他的前任的才能和英明，他却仍然并不忘记自己独立的责任，他在继承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进攻古巴的这笔计划中的遗产的时候，他的责任心驱使他，终还是决定进行一场必要的重新的审议。

肯尼迪在重新审议入侵古巴的决战计划时，他首先召来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入侵古巴计划主要执行负责人比斯

尔汇报。

肯尼迪总统也许是为着很好地继承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筹划好的人侵古巴的这一计划遗产，所以，在他粉墨登场当上美国总统，一朝天子一朝臣，实施政府人选大换班时，并没有想使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两届任内已经任职八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易位。

杜勒斯还安居在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上。只是，他的这个位置，现在有了明确的接班人，但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卡贝尔，而是协助杜勒斯制定和组织对古巴实行人侵攻击行动的计划处长比斯尔。

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是，比斯尔是肯尼迪总统非常莫逆的朋友。肯尼迪总统风流倜傥，爱好女色，经常也会被漂亮的妓女所吸引，而漂亮的妓女，往往会与黑社会黑手党的头面人物们有瓜葛。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经常离不开黑手党黑社会头面人物的帮忙，所以，在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肯尼迪与比斯尔早就拥有相识和产生莫逆友谊的关系。他们的私交是很深的。在肯尼迪总统上台以后，已经对比斯尔有过明确的许诺，将来杜勒斯空缺出来的局长宝座，将由比斯尔来顶替。

于是，现在，当肯尼迪总统召请杜勒斯和比斯尔给他有头有尾地汇报和介绍进攻古巴的计划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过程时，杜勒斯极尽强调这项计划执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意义，而比斯尔更是极力炫耀这业已是他八九不离十即将漂亮完成的一部佳作。

肯尼迪被杜勒斯的强调理由所深深折服。

肯尼迪知道杜勒斯的历史，他虽也已经是一匹珠黄老马了，但是也确有过能征惯战的历史，也是一个可资器重和依靠的人

物,他的头脑、智谋,显然也是有分量的。所以,肯尼迪对杜勒斯智力和能力经验的信赖,基本上也不持怀疑。

肯尼迪在和理查德·比斯尔的接触中也深感比斯尔是一个头脑灵敏的家伙,而且,明显的野心勃勃,很有想干大事,建大伟业的气概,这家伙的聪明才智,无疑也是不容怀疑的。

特别是,比斯尔把业已组成的准备进攻古巴的战斗旅“2506”旅的全部战斗力,它的装备和进攻能力,人员配置情况,以及空军、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飞机和舰艇的配备,全天候的立体作战水平,以及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后勤供应,按照比尔斯的说法,单单为“2506”旅机动车辆、船只、坦克、飞机准备贮备的汽油,也可以把大半个古巴岛淹没,至于飞机扫射的机关炮弹和可以在任何地方投掷的燃烧弹、杀伤弹,基本上可以让六百万古巴人不得不在枪林弹雨和炮火硝烟的火焰里游泳。

比斯尔说到这些准备情况时,他唯恐肯尼迪总统产生犹豫和怀疑,所以,他追求了戏曲表演的夸张效果,并且,特别强调着他的轻松和俏皮自如,尽力显示着他的自信情绪。

实际上,比斯尔对攻击和入侵古巴计划的实施,早已经产生了一种狂热的赌搏心理,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可突然一举建立下顶天立地大功大业的机会,一旦赢了,他就会拥有一切,何止中央情报局长的宝座,还有更多的机会和美妙的东西肯定可以任他来自由选择,所以,比斯尔想把他的宝,他的整个命运的宝,都要压到这桩事情上了,他下决心,要用最大的热情,来促成这一件可令他平步青云和突然辉煌盖世的事情,他极力想说动、说服肯尼迪总统听过他的陈词以后,就立刻敲定下来,以他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开始执行人侵古巴,把“2506”旅数千名雇佣军投入战斗的命令。

肯尼迪总统为杜勒斯和比斯尔的汇报和说项，深深地鼓舞和振奋起来，他也是年轻人，渴望着更大的荣誉和虚荣，如果在他刚刚上任不日之内，为美国赢得一个丰硕而甜蜜的瓜熟蒂落的果实，赢得一场漂亮而胜利的战斗，无疑，他这个年轻的新总统，在广大的美国人民中，就再不会有人怀疑他的能力和水平了。因为他的当选，事实上比尼克松并非多了很多选票，他只是以微弱的多数当选的，因此，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本来还对他的能力怀疑着呢，而如果他在进攻古巴，赢得古巴的战斗中能够打一个响炮，那一半对他持不信赖态度的美国人，不也就会转而充分地信任他和充分地尊敬他了吗？

所以，从本心来说，肯尼迪也是渴望着，很需要赢得一场漂亮仗、赢得一场大胜利的。

不过，此人还是聪明而且谨慎。他的责任心相当可以，虽然他急于创奇功，立大业，但又绝不肯急图轻进，贸然行事。

听过杜勒斯和比斯尔的汇报说项以后，在他上任仅一个半月以后，在1961年的3月11日，他又召开了一次最高国策会议，请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财政部长狄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以及三军参谋长，因为是讨论战争问题，差不多还请来了华盛顿的陆海空军四星以上的将军，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官员，来参加这个会议。

肯尼迪让杜勒斯和比斯尔这两名中央情报局的大将，再次向这个最高国策会议汇报和报告经过前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悉心经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的攻击古巴的行动计划的全部细节和步骤。请最高国策会议最后来决定实施。

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方面，对于这一行动计划的细节，很难一时悉心了解很透，既然这是中央情报局独

立策划的事情,而且又是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手上传下来的事情,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最好还是由肯尼迪总统和中央情报局来拿主意,他们不想再说长道短,说三道四。

只有肯尼迪总统特聘的总统顾问施莱辛格,对这一发动对古巴的攻击和入侵计划,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甚至提出了几乎是针锋相对的指责,指出这可能是干一场肮脏的丑事,道义上说不过去,将来无法向历史交待,而且,后果并非一定可以保证是良好和万无一失的。

施莱辛格的陈词相当直率,坚定甚至十分激昂。

但是,他的发言,立刻遭到了暴风雨般的反击。

而且,这反击,首先不是来自杜勒斯,也不是来自比斯尔。而主要是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和其他诸多的将军们。

这些肩有四颗星以上的将军们,也许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有很深的执行他意志的情结和不可动摇的迷信,他们开始竞相发言,指责施莱辛格是“书生娃娃”,是“信口雌黄”,“完全没有政治家的应有品质”,“不配给总统出谋划策”,等等,他们是坚决支持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决定下来,并且已经充分作好了准备的打击古巴的入侵计划的。

绝大多数将军们,还作出了极为乐观的展望,有些将军阁下们甚至指出:古巴算什么?那里不也就是有几个小小的少校吗?而且,那些少校,还不都是一些自封的少校吗?我怕他们的人,肯定不可以继续成为美国的将军。

将军们这样发言、议论和论断着。

将军们这样的发言、论断,对肯尼迪总统,尤其产生着一种刺激,这就是令他不得不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无法弥补的欠缺

感,他深知,谈论战争,谈论军事知识,他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充作权威,不能充作是经验丰富的大将,因此,作为美国的总司令,明智的举措,还是应该多听一些参谋长们的谋略。

但是,将军们的发言,所给他的刺激,这还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将军们似乎好像还在“将”他的“军”,他们扬言没有一个美国将军会害怕任何年轻的古巴少校,言下之意,是不是说如果肯尼迪总统举棋不定,不敢下达攻击古巴和消灭卡斯特罗政权的命令的话,也不配成为美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呢?

将军们的弦外之音,包含着不包含着这样的音调,肯尼迪有些捉摸不定。但是,有一条,他作了权衡,这就是,作为美国的总统,他不必要扮演一个胆小鬼的角色。他何必要扮演这样一种形象呢?同时,他还想到了,既然艾森豪威尔总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营和运筹,展示着他的勇往直前的冲决精神和魄力,作为年轻的肯尼迪总统,仅仅因为缺少经验而非常地缩手缩脚起来吗?

他想他不该这样。

于是他终于签发了执行中央情报局拟定的派遣雇佣军人侵古巴的命令。

### 美国雇佣军葬身猪湾

美国中央情报局拟定的雇佣人侵古巴的行动计划,是十分周密和详细的。

他们拟定的初期作战目标,是首先摧毁古巴拥有的空军力

量,第一步完全的掌握制空权,这一点,他们觉得好像并不难予作到。

不过,掌握古巴的制空权,在拉开入侵古巴的帷幕以后,需要立刻由地面部队配合,迅速攻入古巴的陆地,在迅速扩展滩头阵地的同时,一定要迅速控制一个可供飞机起降的机场。否则,入侵古巴的飞机全部由美国的迈阿密机场起降飞来飞去,好像就不是古巴的流亡政府“临时政府”在返回古巴,而完全就是赤裸裸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侵行动了。美国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有一层面纱的,它不能完全把面纱撕下来,完全暴露自己的凶相和狰狞面孔。

然而,关于这方面的设想和计划,本来安排的是很好的。

在原来的计划和安排中,入侵古巴雇佣军的登陆点,是瞄准在古巴南部海岸的特里尼达地区的。

特里尼达是古巴南部海岸地区的一个中心小镇。

它的背后就是埃斯坎布拉山区。

按照中央情报局的设想,它们在埃斯坎布拉成功地建立起游击基地后,在特里尼达地区登陆,立刻会形成里应外合的夹击局面,因此,这样就很容易争夺到一个滩头区域,在特里尼达镇,本来还是有一个小型机场的,所以,如果攻占了特里尼达,雇佣军部队也就能够在古巴的本土上拥有一个可以掌握制空权的飞机场了。

怎奈,当中央情报局把一批又一批颇能战斗的特务骨干派遣到埃斯坎布拉山区展开活动后,很快召来了切·格瓦拉组织指挥的清剿和围歼,很快把潜入到埃斯坎布拉山区的特务,肃清的特别干净和彻底,几乎一个也没有保留下来。

切·格瓦拉是打游击战的专家。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而同时,他也是消灭雇佣军游击队的专家,他来到埃斯卡布拉山区组织这里的民兵剿灭派遣特务和游击雇佣军时,他发布的一道非常奇绝的命令是:不首先搜索追剿藏匿的匪特,而是首先警惕起来,切断美国的空投支援,让潜人的雇佣军特务们完全断绝给养,让他们在深藏在山沟里饿的半死渴得半死被蚊虫蛇蝎咬叮的半死的时候,自己跑出来投降。

这一个绝招儿百灵百验。后来埃斯卡布拉山里,也就再也传不出一声游击雇佣军特务的电讯信息了,只有逃逸出来的几个特务,带出了这样的情报:埃斯卡布拉山区,已经真正变成了“人民战争的海洋”,真正变成了“铜墙铁壁”的地区。

特里尼达镇,是埃斯卡布拉群山环绕的一个镇,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任何人侵者可怕的陷阱。

这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聪明的头头们,自然就不会再把他们的雇佣军派遣到特里尼达这边来作为入侵的登陆点了。

如果特里尼达不是理想的攻击登陆点,那么,还有何处是可供选择的理想登陆点呢?

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还有一个军事基地,那是美国的租借地,是历史留给美国的财产,美国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仍然赖在那里不肯撤出。

因此,那边,有一些美国的海岸环境,也可以是雇佣军选取登陆的好地点。但是,那也当然有问题,那样一来,雇佣军的人侵,美国的标识也就更明显了,再说,那样也可能招来古巴人攻击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借口。所以,关塔那摩美军基地那边登陆入侵古巴,环境虽好,却也并不可取。

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供登陆入侵的好地方呢?

还有一个皮诺斯岛,也就是松树岛。这个岛在古巴的南部海



湾,离古巴本土有很长一段海路。

美国的雇佣军,如果登上松树岛,在古巴的领土上,就可以说是占有了一块地盘,古巴的由雇佣军支撑的“临时政府”,似乎也就可以在古巴的土地上正式升起一面旗帜了,美国政府显然也就可以迅速组织起国际承认的声浪来了。

而且,松树岛上有着很大不小的劳改监狱,巴蒂斯塔政府的许多杀人犯和刽子手,黑社会、黑手党的许多大头目和他们手下的职业杀手,以及一些杀人越货的流氓无赖,还有一些用死硬的手段和行动来反对古巴革命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捣乱分子、阴谋颠覆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在这里实行劳动改造,在这里种甘蔗或刨土挖石植造树木。如果雇佣军在这里登陆入侵成功,这一班子被劳动改造的囚犯,甚至也不乏野心家,便会立刻被雇佣军吸纳进来,进而甚至可能成为雇佣军的中坚骨干人物,使雇佣军更加壮大起来;更加具有战斗的能力。

不过,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知道了,这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选择。因为,从松树岛劳改监狱不断有人被释放出来,而古巴政府对从松树岛监狱释放出来的刑满释放犯,并不限制他们走出古巴来到美国充当移民,美国中央情报局总是如获至宝地接待这样的移民,经常想从他们身上获取一些具有价值的情报,这些移民也确实能向他们提供很有价值的情报,比如,不止一个人,可以向他们报告说,松树岛绝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登陆的地方,因为卡斯特罗已经在那里布署了好几个最精锐的野战营,充分地加强了在那里的警备,除了美国派遣大兵团进行海陆空立体战争袭击,准备付出十万八万美国士兵生命的代价,否则,要想登上松树岛,谈何容易,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还选择何处来作为攻击登陆的好地点呢?

到奥连特省,从圣地亚哥那边开始吗?

显然在那边是不行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派遣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在古巴东部地区统帅军队,负责戒备和指挥,劳尔·卡斯特罗思维敏捷,办事精细,指挥果断,出手有力,从来是任何敌人的克星,在他指挥部队戒备的地域里攻击和登陆,所遭受到的迎头痛击,肯定会是灭顶之灾,那是不可以去试一试的。

东部不行。西部行不行呢?

西部同样无论如何也不行。

菲德尔·卡斯特罗坐镇哈瓦那,他把劳尔派到了东部区域,全权指挥古巴东部地区的战备;西部他交托给了谁了呢?当然还是交给了切·格瓦拉少校,因为西部地区是更临近美国海岸的前线,因此也是更为重要的战区,那里是必须有强将统帅的。

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在情报工作方面,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在相当准确的程度上,掌握着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行动的进程,所以,古巴有针对性的战备活动,在全国的各地各处,是十分到位的。

特别是当古巴革命指挥核心以菲德尔少校为总司令的一班少校们,在他们嗅觉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雇佣军即将在古巴展开入侵行动的前夕,他们几乎都警惕地守备在各自的战位上。

特别是,愚蠢的美国佬,他们在指挥二十世纪世界战争史上最愚蠢的这次入侵古巴猪湾的战争行动时,他们完全不采取任何突然袭击的方式,而是凭借他们武器和装备的精良,首先是慢条斯理地展开对古巴的有限而频繁空中打击,实际上首先为古巴军民拉响了战斗警报。

1960年4月15日,由美国提供的战斗飞机,在美国中央情

报局训练的飞行员的驾驶下，从尼加拉瓜的空军基地起飞，以首批八架飞机的机群，展开对古巴列岛既定目标的轰炸。

这样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肮脏的战争行动，当然立刻引起全世界的舆论哗然。联合国的机器也不得不开动起来，响起了揭露和谴责美国侵略者、战争贩子的声浪。

因为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策划的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一点儿也不知道信息，所以，他还在联合国矢口否认美国的罪责。

但是，不管美国佬如何矢口否认，古巴领导人却坚信不疑，一场美国佬进攻入侵古巴的恶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古巴领导人都进入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的特级战备状态。

1960年4月17日午夜过后凌晨3点15分，在哈瓦那总司令部作战指挥室的地板上和衣而睡的古巴革命军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中，接到了美国雇佣军在古巴吉隆滩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和登陆行动的紧急报告。

菲德尔·卡斯特罗，迅速地站到了作战室作战地图的前面。他马上皱了皱眉头，嘴角却难为人所观察到地掠过了一丝微笑。

菲德尔立刻断定，入侵的敌人已经正在踏上一条死路。

事实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术专家们，经过了相当仔细的斟酌，在仔细权衡过古巴可供雇佣军登陆的所有地点以后，他们觉得各处都是危险的，大部分地区的路径，已经被完全堵死了。唯有这个位处古巴南海岸地区，比较邻近哈瓦那的古巴海湾，也即是俗称中的猪湾地域，是一个好的，可供登陆和建立滩头堡阵地的地方。但是他们忘记了详细地进行调查和摸底儿，他们不知道这一片海湾里，到处布满了乱石，暗礁和珊瑚礁，而且，在前面的海陆相间地带，又是一片人马机械都无法行走的沼泽地，那是

著名的萨帕塔沼泽地。

不过,尽管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奉美国两届总统共同的命令组织指挥的这一场大规模的雇佣军入侵登陆行动,还是大有声势,颇有气势的。

当海面上,在海雾苍茫的夜色中,出现了运送雇佣军的“梭鱼”号、“小海豚”号、“长喙鱼”号、“沙丁鱼”号、“鲨鱼”号、“鲸鱼”号等等大大小小一百多条浩浩荡荡的舰船时,在船队舰队的上空,还飞掠而过十多架护航的美国造 B26 飞机和佩刀式战斗机。

真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在这些浩浩荡荡的舰船上,装载着“2506”旅近两千多名战斗人员和战斗辅助人员,他们都膘肥体壮,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的,他们的口袋里的钱包也是鼓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给每一个雇佣军官兵,在登船前又发了一笔大饷,是加了码的。

几个小时前,他们在从尼加拉瓜海湾的卡贝萨斯港出发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以及美国在尼加拉瓜的忠实走狗,其后又一些年后,终于被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军赶下台,赶到美国去的杀人魔王,当时的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还亲自到港口为“2506”旅送行,并且发表讲话说:“谁能把卡斯特罗的胡子拔来一根,我就奖他十万美金!”

有美金支撑着的“2506”旅的雇佣军们,头上有飞机掩护,脚下有铁甲军舰,五千吨级的坦克登陆舰还飞驶在船队的前面,简直也是排山倒海的队伍,简直也能令人惊心动魄,所以,深被鼓动起来的雇佣军士兵,也还真是雄纠纠气昂昂。

只是他们当然也并不整齐,他们到头来仍然还不过是一帮被招兵买马用金钱雇佣来的雇佣兵,全是一些杂牌货色,有的还

只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年龄最大的已经六十多岁，腰弯背驼，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而且，他们中间，除了少数一些骨干分子外，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到哪里打仗，有些人甚至完全不知道他们前面要到达投入战斗的地方是古巴。

不过，这些人当然也还是被一些亡命徒骨干分子裹胁着的。

他们终于到达古巴近海的猪湾时，就听从着战斗的号令开始登陆了。

为了这个攻击登陆的时刻的到来，美国的军舰、船只，在古巴东部奥连特省的圣地亚哥海域，巴拉高海岸地区，关塔那摩基地周围，制造挑衅性的佯动，假造集结兵力准备攻击登陆的迹象，在古巴最西端的圣安东尼奥海角，美国兵船在近海游戈，也仿佛要拿出进攻登陆的架势，实行着战术心理的佯攻。

美国佬挖空心思，想着各种办法，给他们的雇佣军创造着最好的攻击和在古巴的领土上登陆的良机。

4月17日凌晨2点30分，第一艘登陆艇在黑色的夜雾中，开进了猪湾的湾沟深处的长滩海滩上，第一批雇佣军开始登上了海边的烂石滩。他们迅速展开散兵线，向着古巴的海岸摸了上去。

从这里登上海岸的，是雇佣军的特别加强营第二营，这是雇佣军的先头部队，是主攻营。

但是，绝非出于偶然，而完全是出于必然。这个雇佣军的先头部队，从下船踏上古巴的海滩还不到二十分钟，前方就传来了“口令”的喝令声，他们马上已经遭遇到了一支在海岸巡逻的古巴民兵队伍，大约是一个民兵排。

雇佣军哪能答上口令，立即开火，于是战斗开始打响，古巴民兵排和入侵的登陆部队展开了坚决的抵抗和激战。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与此同时，雇佣军的第三营，也是一个加强营，第四营，是一个装甲坦克营，开始在猪湾突出部的吉隆滩上登陆，结果也立即遭到了古巴革命军的两个巡逻排的狙击。

古巴革命军的几个排和一个排的古巴民兵，面对着三个加强营潮水般涌来的雇佣军的冲击，没有一个后退和逃遁，全部忘我地投入到了浴血的战斗中去，在他们面前，马上展开了抗击入侵者的弹雨和火海，同时，他们马上把发生战斗的情况，向他们各自的指挥系统，作出紧急的战斗报告。

这样，卡斯特罗在雇佣军登陆的半个多小时以后，在雇佣军和古巴军民展开激战的十几分钟以后，在哈瓦那的最高作战司令部里，展开了应战的指挥。

古巴南海岸猪湾地区的所有守备点和哨所，都开始用短波电台向司令部机关报告他们从各个海域发现的敌情，这使古巴最高作战指挥机关，立刻纵观到了战役的全局全貌。

卡斯特罗立刻开始调兵遣将。

他首先调动起来由切·格瓦拉负责组建训练起来的一个糖厂工人民兵战斗营和也是相当一个战斗营的民兵干部学校，马上投入战斗，因为这两个战斗单位距离前线阵地最近，同时，卡斯特罗迅速调集坦克部队、炮兵部队、防空部队，这都是机械化部队，调动起来可以快速行动。同时，卡斯特罗马上发布命令让古巴革命空军迅速作好战斗准备。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们，15日轰炸袭击了古巴的所有空军基地，他们邀功请赏，谎报军情，给他们的主子说他们已经完全摧毁了古巴革命空军的战斗飞机。当时，古巴革命空军拥有的全部从巴蒂斯塔政权手里接过来的战斗和轰炸机，总共不过十架，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飞行员们报告他们的上司说，15

日一天的空袭中，他们已经击毁了古巴革命空军的 28 架飞机。实际上，除了两架破旧的飞机在袭击中受到损失以外，已经准备好投入战斗的其他十架飞机，早已分散多处，用高射机枪防卫起来。

所以，古巴革命空军，在“2506”旅雇佣军入侵古巴时，它们完全是摆着严阵以待的架式。

敌人来势汹汹。好大的一场战斗啊。海陆空一起并进，完全是一场现代化的立体战争。

但是，卡斯特罗从容镇定，果决指挥。他命令切·格瓦拉少校和劳尔·卡斯特罗少校，在他们的指挥区域高度警惕和戒备，保证两翼不受敌人侵犯，在猪湾地区消灭入侵雇佣军的战斗，由他来亲自指挥和直接指挥。

4月17日黎明来到了。

雇佣军的伞兵第一营，开始在古巴革命军滩头抵抗战斗各排，包括战斗民兵排的背后降落下来，把古巴革命武装的抵抗部队事实上包夹了起来。但是，这几个古巴革命武装的战斗排，他们仍然像钉子一样钉死在自己的战位上，他们的阵脚仍然绝不纷乱。他们知道最高司令一定会指挥调动战斗力量来支援和加强他们。

卡斯特罗当然是在这样做。

只是，敌机疯狂地袭扰和轰击扫射古巴革命军的增援部队，迟滞着增援部队的迅速挺进。

古巴革命军、民兵战士们，在英勇地挺进中，付出着巨大的牺牲，一个同志又一个同志，挂花负伤，流血牺牲。

但是，这不能动摇革命领袖的革命毅力。为了革命的总体利益，为了祖国的胜利，有的时候，牺牲是必要的，流血也是不可避

免的。

前线战士们的流血牺牲，不能动摇卡斯特罗的战略抱负。他在4月17日黎明来到时，他马上命令古巴革命空军的战斗飞机，轰炸机迅速起飞出动。他命令这些战机，不必去迎战敌人的飞机，不必去掩护自己的向前线挺进的战友，首先是扑到最前线上去，狠狠地打击敌人，去狠狠地掐断敌人的咽喉。

卡斯特罗不想把敌人打走赶跑拉倒。他是志在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地歼灭敌人，干干净净地把敌人全部歼灭。

十架古巴革命空军的战斗飞机，不足十名战斗飞机驾驶员，轮番起飞，去投入战斗。子弹打光，炸弹投尽，马上返回基地，让机械师和地勤人员检修飞机，重新装弹，然后再跳上另一架飞机，去重新投入战斗，古巴革命空军的战鹰们，真是忘我牺牲，英勇无比。

从17日6点30分开始，古巴空军的飞机，奉卡斯特罗之令，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在敌人的舰船上，首先击沉敌人的两艘近海登陆艇，接着马上击沉一艘五千吨级的坦克登陆舰，紧接着又集中打击另一艘五千吨级的洋名“长啄鱼”的大型舰船，这个舰船装载着雇佣军预备机动的第五营的兵员，军舰被一支火箭击中，立刻爆炸沉入海底，满船的兵员都成了鱼虾的食物，后来有一部分游到了岸上，充当了古巴军民的俘虏。紧接着，古巴革命空军奉命继续攻击敌人舰船，一连又是六艘舰船被击沉，从6点30分开始，到12点20分，古巴空军在不到六个小时之内，击沉整整十艘数万吨位的雇佣军舰船。卡斯特罗就是要关起门来打狗，让来犯的敌人统统有来无回。

敌人的舰船一艘接一艘地被击沉，这对海滩上作战的雇佣军心理的压力比炮火的压力似乎还要严重，他们的退路已经被



切断,逃是无路好逃了。

有趣的是,古巴革命空军,集中力量攻击敌人舰船,一艘一艘地击沉敌人的舰船,他们一般在最初的阶段不迎击,也不追击雇佣军的飞机,但是,雇佣军的飞机,眼睁睁的在天空高处,看着古巴革命军的飞机炸沉一艘又一艘舰船,不知怎么竟被古巴空军的神威吓得丧魂落魄,在天空里,一旦遭迂古巴空军的飞机,马上便掉转屁股逃蹿,而古巴空军的飞机绝不放过战机,马上搂草打兔子,趁势追歼敌机,结果,第一天,即4月17日一天整天打下来,古巴空军飞机不仅击沉雇佣军的十艘舰船,而且还打掉了雇佣军的四架B26飞机。

古巴空军也损失了两架飞机。

其中一架飞机是起落架发生了故障,在返回基地时,打不开起落架,只好又重上蓝天,待汽油用尽,英雄的驾驶员为了避免飞机爆炸给机场,给古巴祖国的土地带来损伤,他把飞机驾到深海之上空,在那里让飞机爆炸,而自己以身殉国。

入侵古巴海滩的美国雇佣军,天上的飞机,海上的舰船,被打得一塌糊涂,落花流水,陆上的兵员,已经爬到了海滩上的二、三、四、六营,以及重炮营和坦克加强连,都被控制在了难以进展的沼泽地上,空投到海岸上的第一营,也迅速被疾速赶来的古巴民兵营和民兵干部学校的指战员们把他们分割开来,一块一块地挤压和吃掉。

古巴两个民兵营的兵力和古巴革命军的几个独立的战斗排,在顽强地狙击,抵抗雇佣军的优势兵力数小时以后,古巴革命军的四个野战营、四个榴弹炮连、一个120迫击炮连、八个高射机枪防空连、驰援进入了主阵地,雇佣军的攻势迅速失去了优势和主动能力。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到了4月18日,古巴革命军调集来了更加优势的兵力,又投入五个野战营、一个坦克营、两个坦克连、十一个榴弹炮连、一个迫击炮连、八个防空连,还有一个内务部队营。战役对阵的优势,完全转入到了古巴革命军方面。

在17日雇佣军最初进入的长滩、吉隆滩、卡约、拉蒙纳、圣布拉斯四个登陆点,现在都沉沦在了古巴革命军的重兵包围之中。

但是,雇佣军凭着他们中间的一些骨干分子,他们操纵着十分先进的M—41坦克和薛尔曼坦克,和数十辆装甲车,他们操纵着80多支火箭筒,十多门重型迫击炮、十多门无后座力的反坦克炮,还有各种各样的机关枪。他们负隅进行着顽抗。他们并不甘心一败涂地,束手就擒,不到最后灭亡之时,他们还是要垂死挣扎的。

怎么办呢?

打狗不能手软。

古巴革命军的优势兵力集中起来以后,卡斯特罗就下令:所有的榴弹炮连,所有的迫击炮连不停顿、不间断地轰击敌人,一刻也不让敌人喘息,即使到了夜间,也不停炮击,不容敌人有一刻松懈休息的时间。

同时,在长滩和吉隆滩两处,古巴革命军的坦克部队排成铁壁,向雇佣军的阵地轰击推进。

雇佣军完全被压爬蛋了。他们开始紧缩阵地。

他们有的部分,已经开始投降。

在行将形成歼灭战格局的时候,卡斯特罗非常及时地把切格瓦拉少校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前线,迅速调回到吉隆滩战斗

前线这边来,担任了猪湾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协调和统帅现在在这里越来越多的集结起来的古巴革命部队,包括所有的野战营、炮兵部队、坦克部队、防空军,以及所有民兵部队。

切·格瓦拉来到前线后,他坚决执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命令,集中一切火力,坚决压制敌人,战役目标是速决。同时,切·格瓦拉马上组织人员,开展对入侵雇佣军的政治瓦解工作,对所有的雇佣军投降官兵俘虏,一律实行优待,保全他们的性命,对他们也实行救死扶伤,不打不骂,不搜他们的个人财产腰包,不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在围剿革命起义军的政府军中,曾经流传很广过一句相当响亮流传的几乎每个政府军官兵都皆知的话,叫作“切说不杀俘虏!”

切说不杀俘虏。就是指切·格瓦拉说过:“起义军不杀俘虏。”

起义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作战的年份,就是在开始势力很弱的时候,也坚决执行这样的俘虏政策。在切·格瓦拉指挥的第一次赢得胜利的战斗,袭击一个敌军哨所,击毙两名抵抗的敌人,生俘三名缴械投降的敌军军士兵后,格瓦拉亲自给他们训了话,给他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就释放了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如果在释放走出山地丛林的途中,如果再被别的游击小组生俘的话,可以对他们讲,他们是被切·格瓦拉释放的战俘,并且还可以强调告诉再次生俘他们的游击组,就说“切说不杀俘虏!”

“切说不杀俘虏”,后来在政府军中流传。在起义军中,菲德尔也就把这句话作为起义军的一项既定政策,进一步明确下来。

古巴起义一向的政策是,除了枪毙奸细和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外,对俘虏官兵,是实行着完全的宽大政策的。

这个政策，现在在吉隆滩上，在猪湾战役中，继续被强调坚决执行。

于是，从4月18日夜间开始，被包围的雇佣军开始一批又一批地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充当了古巴革命军的俘虏。许多从海里爬上岸来的雇佣军，一不打，二不逃，纷纷自动前来，争当古巴革命军的俘虏。

从17日凌晨2点30分开始的这场美国雇佣军人侵登陆的战役。打到第三天也就是19日的时候，雇佣军更完全处在了被压倒的态势中。古巴革命军越战越勇。雇佣军的全部剩余船只，都远离战场，跑到了三十海里之外的深海之处。但是，雇佣军还有飞机，来继续侵扰和袭击。

在4月17日，古巴革命空军击落四架雇佣军B26飞机，古巴防空连击落一架雇佣军飞机，包括在4月15日雇佣军飞机在袭击圣地亚哥和圣安东尼奥两处古巴机场时被古巴防空部队打伤打落的，在整个战役期间，他们已经损失了七、八架飞机，到了4月19日这天，雇佣军能飞到古巴上空来的，也只能是五架飞机了。

在已经过去的17日、18日两天，从美国本土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飞机场起飞的，纯粹的美佩刀式战斗机，直接飞来参战，支援雇佣军，这种适合超低空飞行的美国战斗机，飞得很高，从高空远距离对古巴革命军的增援部队进行扫射和拦击，但是，到了4月19日，这种纯粹的美国作战飞机不敢飞来了，因为古巴革命军已经有八个防空连进入前线战地，而且，还配置了八门独立的防空火器，在游动追逐袭击入侵敌机。

地面上，古巴各武装部队，越战越勇，天空里，古巴革命空军也越来越拥有锐不可挡之势。进入19日以后，古巴空军在了无

伤亡的情况下，又击落两架轰炸革命军阵地的雇佣军 B26 飞机，古巴防空军，同时击落另两架入侵飞机，最后一架雇佣军飞机的驾驶员，不知是魂飞魄散完全吓慌了神，还是怎么的，驾着武器弹药都还齐备的一架 B26 飞机，降落在了一个古巴的飞机着陆场，干脆跳出机舱也举手投降了。

不过，尽管如此，登陆的残余的雇佣军份子，现在留下来大多是死硬的骨干分子，到了 19 日黄昏的时候，他们从几公里，十几公里以外的几个支撑点上，收缩集中到吉隆滩这边来，这里还拥有着重炮营的一部分武器装备和战斗人员，还有数辆主战坦克和机关枪装甲车，还有数百名雇佣军，主要是一些雇佣军的骨干和头目了。

他们想组织撤退和逃跑了。

古巴革命军以数倍的兵力，配置着坦克大炮，在他们的退路上进行着阻截，是绝不肯再把他们放走的。

雇佣军终于又调来了一艘装甲运兵船，在 19 日下午 3 点半的时候，几百名雇佣军企图登船逃跑。古巴空军的神威再次展现，它们和古巴陆军的加农炮配合，迅速又击沉了这艘装甲运兵船。

余下的雇佣军，仍然缩在吉隆滩最后的阵地上，他们想顽抗到黑夜到来的时候，然后，再呼来他们早已逃逸远去的运兵船，把他们接送出去。

龟缩在吉隆滩滩头阵地上的雇佣军头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顾问，现在气极败坏，歇斯底里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请求支援，请求救援的呼叫。

美国装备雇佣军的电讯器材也真好，在三天的战斗中，雇佣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没有一刻钟，不保持着灵通的电讯联

系，整个猪湾战役这里发生的一切情况，都非常及时地反映到了雇佣军作战的最高司令机关美国中央情报局。

艾伦·托勒斯局长，计划处长理查德·比斯尔以及他们从美军三军各自的参谋总部聘请调集来的顾问、专家，诸多的上校和将军们，一直也在密切地关注着猪湾战役的每一个细节，直接指挥着那里的每一处战斗，指挥着雇佣军的战斗营、空军和海上的舰队兵船。

雇佣军4月17日入侵登陆的第一天，就开始受到完全意想不到的强有力的抵抗和阻击，使整个雇佣军2506旅，已经蒙受巨大灾难性损失，处在了完全被动的状态下，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眼看是在面临着了一场巨大的危机和失败，杜勒斯首先十分不安地狂燥起来，他马上命令他的下属比斯尔：

“解铃还需系铃人！比斯尔先生，一切都是你搞的。你现在也要对一切负责。你必须马上去向肯尼迪总统报告所出现的严重局势，你要向他请求采取更果断的应急行动，不惜采取美国军事人员直接插手的选择。”

奉着杜勒斯的指示，比斯尔匆匆忙忙来到美国总统府。

此时，美国总统正在进行着一个快乐交际的时刻。他正在白宫的宴会厅里，穿着讲究高雅的夜礼服，在盛情地与他的爱妻杰基一起，招待着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美国总统是很需要国会议员们的捧场和支持的。

而就在这样一个愉快而绝不能失礼的时刻，比斯尔匆匆地赶来。通过肯尼迪的特别助理，向肯尼迪通报紧急军情要务，坚决要求紧急接见。

没有办法，肯尼迪只好匆匆结束晚宴。拉着长长的，极不高兴的脸色，来到白宫办公室，接见比斯尔，听他汇报有关猪湾入侵之战的情况。

比斯尔把局势描述的既悲惨，又严重。他心情沉重而沉痛极了，但他的描述，还是绝对客观和冷静的。

他作完客观，冷静的局势报告之后，他提出了坚定的要求。要求肯尼迪总统立即发布命令，命令停泊在离猪湾战场只距 50 海里之外的美国的“博克塞”航空母舰，不再作为威慑力量，而是作为战斗力量，开始参加猪湾的战役行动，首先从“博克塞”航空母舰上出动战斗飞机、对入侵古巴的雇佣军实行火力支援。

肯尼迪总统尽管很不高兴听比斯尔的报告和汇报，但他还是极为冷静和专注地听了。

并且，他当然也马上认识到了猪湾局势的严重性，立刻开始联想到了由此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他非常地不安起来。

但是，当比斯尔向他提出坚定的要求，要求美国下决心进行正面的军事卷入时，肯尼迪总统更为不安了起来。

关于派遣雇佣军进攻古巴人入侵登陆的行动计划，在肯尼迪总统考虑到这是前总统，可尊敬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笔非常热衷的遗产，因此终于迅速批准执行后，他的总统特别顾问施莱辛格，在公开反对过一番这项计划之后，又向总统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再次陈述他的反对意见。

善于兼听的肯尼迪总统，又冷静地考虑施莱辛格的意见，他认识到了施莱辛格的意见，似乎包含着更为深远的战略目光。这就是，在时代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的这样一个时期，美国应该回避把自己打扮成强盗和匪霸的角色，因为强盗和匪霸的行径，在

当今的世界上,已经很难行得通了。如果美国太多的一意孤行,他势必就会成为一个世界大家庭中的最丑恶的公敌。它就会被沉没在世界大家庭的一片指责、唾骂声中,被仇恨和愤怒包围,从而被人见人弃,被全世界所摒弃,美国将完全得不到被人尊敬和产生影响的地位,美国将会非常令人痛恨和讨厌地孤立起来。那样,美国就势必将进入最黑暗的悲剧时期了。

为了不让这样的时期迅速来到。美国必须抛弃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执行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制定的“冷战”政策,对这样的政策,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转变,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恶魔和战神的形象,应该也具有佛爷喇嘛和平鸽的面孔才好。从而,不仅用战争的手段,同时也用和平的手段,来控制世界。

肯尼迪总统聪明之处在于,他能选择适从高明的主意和思想。实际上,施莱辛格的这样的战略远见和战略思想,也是很吻合肯尼迪总统的思维过程的。肯尼迪总统所以能够如此聪明,也许是因为他有更为开放的人格素质和更高的文化水平。

看到施莱辛格在他批准执行中央情报局的人侵计划之后又送上来的备忘录,肯尼迪总统又深入地对那一项已经批准执行的计划进行了一番重新的审视。他开始发现了一些在批准执行那项计划时的问题。最起码的一条,他认识到了,最少在形式上,他犯了一个迷信和盲从的错误。他认识到了自己出于对艾森豪威尔的迷信,盲从了这位老总统、老将军拟定下来的准备执行的计划。肯尼迪认为自己还是应该仔细地审视和思量一番,再决定这项计划的执行与否,而不应该草率地盲从。

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他进而对已经批准执行的这项入侵古巴的行动计划的战略目标,开始产生了怀疑。他在脑海深处,开始产生着一些推理:这样公开半公开的招募、训练、指挥和派



遣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去入侵颠覆一个革命的国家，美国可以最终卷入到一个什么的水平线，可以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上限高度，如果突破了那个上限高度，美国赤裸裸地露骨卷入起来，美国的战略形象，不又会无可聊赖地回到了战魔、匪霸、强盗的角色面目上来了吗？这不就完全破坏了美国新总统准备实行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步骤了吗？

而如此，在肯尼迪看来，对采取更高一筹的战略企图，显然是不可取的。他将绝不那样施为。

所以，肯尼迪总统在批准中央情报局执行那样一个雇佣军入侵计划后，他立刻同时拥有了一个控制这一计划实行的想法。他将计划的推行，完全控制在这个准备执行的计划范围之内，他将不容这个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大程度地突破范围。正好相反，事实上他还在这个计划投入实施的开始阶段，他就规定缩小了这个计划实施的范围和它所投放的力度。

肯尼迪的这样决策，是出于长远的战略目标的需要，应该说，从历史的观点看，他是高明一筹，他是英明的。他是正确的。然而，这样一来，比斯尔就只能碰一鼻子灰了。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比斯尔之流，坚决请求肯尼迪总统批准进行美国的直接军事卷入时，肯尼迪总统不仅坚决严加拒绝。他还请来了国务卿腊斯克，给比斯尔上课，陈述美国不能进行军事卷入之理。

只是在后来，比斯尔和支持比斯尔的几位美国将军潸然泪下，痛哭起来以后，肯尼迪总统才作出了一个略让一步的决定，美国的军事卷入，将只局限命令从“博克塞”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军战斗机，在入侵古巴“2506”旅的残余败将，在登船撤出古巴领海进入公海以后，开始对他们进行公开的保护，后来，又作

出的进一步让步是肯尼迪总统还答应在古巴的雇佣军登陆部队,最后彻退登船之时,美国海军的飞机,可以进行为时仅限一个小时的空中掩护。但肯尼迪同时则又命令这些执行掩护任务的美国飞机,不得和古巴空军的飞机进行空中交战。

这样,从美国那边,事实上就切断了对中央情报局指挥的人侵古巴雇佣军作战旅的全力的保障和支援。“2506”旅,也就只好仅以它的六个战斗营外加一个重炮营和一个坦克加强连的兵力,坚持进行嗣后又近两天两夜的艰难苦战。它们的头项上,始终面临着古巴革命武装的急风暴雨般的打击。

最后,到了3月19日,他们终于再也顶不住了。下午3点钟呼叫来的撤兵船,被炸沉之后,最后的死顽的雇佣军骨干想挨到黑夜的到来。但是,到了19日下午6点差十分钟的时候,卡斯特罗命令古巴空军投放五千磅炸弹来轰炸雇佣军的最后的滩头顽抗点,古巴革命军民不容这些人侵的雇佣军再挨到19日的夜里了。于是,轰炸过后,所有包围上来的古巴野战营,开始对最后的雇佣军阵地发起最后的冲击。

切·格与瓦拉少校指挥着这场决战的冲击。

他穿着普通的军装,穿着一双轻便的高腰球鞋,大约是为了在沼泽地上不致被陷住脚,他也握着一支冲锋枪,和冲锋部队的其他军官和战士们一起冲击。

最后的敌堡被冲垮了。

最后的敌人完全溃散开来,他们纷纷逃散进他们身后的一片灌木丛林。

切·格瓦拉指挥冲决部队形成包围网,像梳篦一样,在灌木丛林里,像老鹰逮小鸡似的,一个一个活捉逃散的敌兵,俘虏每一个残敌。

时至4月19日夜晚零点来到之前，整个吉隆滩地区，再也听不到一声枪响和炮声，战斗沉寂了下来，战役已经全部结束了。

雇佣军被击毙多少？因为有一个营葬身大海鱼腹，还有其他一些战斗人员在其他舰船上被炸沉时淹死了，所以，最后统计不出准确的死亡数字来。

但是，生俘的雇佣战俘，都是活生生的，都是精精壮壮、白白胖胖或黑黑胖胖的，雇佣军中，有不少白人，也有不少是黑人。

被生俘的雇佣军战俘，后来的数字达到了一千二百之多。

被古巴革命武装在三天的战斗中所缴获的雇佣军的武器装备简直堆成了山，马上被数百辆运货车，拉载到哈瓦那的革命广场上进行展览，在那里立刻摆开了那么多美国造的精良武器。那些武器真好，火箭筒、自动推进炮、迫击炮和各种各样的机关枪、重机关枪，还有完整的新式坦克，薛尔曼坦克和装甲运兵车，装甲机关炮车，真是十全十美，应有尽有，简直叫人羡慕不已。

只不过是，用这么多，这么好的精良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号称“2506”旅的美国雇佣军，除了逃到三十海里之外的几条舰船逃脱之时，全军在不到七十二个小时之内，被卡斯特罗指挥的古巴革命军民，直打得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统统地被消灭了。

一千二百多名雇佣军战俘，被关到了一个巨大的，进行足球比赛的体育场内。给他们面包吃，只是有的面包是玉米面包，虽然别有滋味，且并不如美国的白麦面包好吃，不过绝不会让他们饿着。此外，给他们足量的水喝。古巴人甚至还供给他们雪茄和砂糖，只是不给他们太多的肉罐头和酒类。

古巴革命军有不杀俘虏，释放俘虏的政策。

古巴一个不杀俘虏，伤残者全部给予救护和治疗。

但是，他们是雇佣军，他们虽然绝大多数是古巴人，但是也有一些别的国籍的人，其中有不少美国籍的黑人。

古巴能怎么释放他们呢？

他们许多人是从国外雇来的。

现在把他们释放在古巴国内，不是把一些虱子、臭虫和跳蚤洒向古巴的社会吗？古巴释放这些战俘，只能释放给曾经雇佣支使他们的主人。

只能是释放给美国中央情报局。

当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包括诸多的美国人士，马上开始呼吁释放这些美国雇佣军战俘。在这一点上，肯尼迪总统也成了积极的呼吁者。

古巴呢？古巴事实上很想马上释放这些雇佣军战俘。这是多少张无用的嘴啊！即使是玉米面包，一天也要吃掉多少古巴人的血汗。古巴人并不高兴长时间的白养活他们。

古巴迅速地答应要释放这些雇佣军战俘。但是，古巴提出了正当的战争赔偿要求。

美国人如此无耻地把一场大规模派遣雇佣军的战争强加在古巴国家和人民头上，他们飞机轰炸、袭击、火炮枪弹杀伤，给古巴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么巨大损失呢？

他们炸毁了古巴的奥大利亚糖厂，被他们空军袭击的目标有四十多处，他们炸毁了许多学校和居民的房子，他们破坏了古巴革命军民用义务劳动坚韧地建设起来的长滩、吉隆滩、多宝湖旅游中心的游览设施。他们的轰炸和入侵，杀害了许许多多无辜的古巴平民，主要是老人，母亲和孩子。因为年轻人都去战斗去了，老人、母亲和孩子就成了美国雇佣军杀害的主要对象。

在从4月17日到4月19日进行的反抗入侵战斗中，人们

还使保卫自己祖国人民的古巴革命武装的八十七名龙腾虎跃的军官和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二百五十多人身负了战伤。

这是美国佬欠下古巴的血债。

这是美国雇佣军欠下古巴的血债。

这样的血债，不还怎么行呢？

这样的血债是应该讨还的。

但是，革命的古巴人民知道美帝国主义，不仅有最无耻的面目，它还有最无赖的心肠。他们会抵赖他们的一切不义和罪恶，他们全死也不会认账，绝不会对被他们欺辱蹂躏的古巴人民，哪怕是给予一些儿陪礼道歉、战争赔偿呢，作为强盗和匪霸的美帝国主义，什么时候会办出这样有仁有义的事情来呢？

根本是不会的。

于是，绝不忍辱受欺的古巴革命人民就向美帝国主义提出了这样的条件：

你们要求释放你们被俘的雇佣军官兵吗？

可以，请拿些农业机械来。可以拿拖拉机来换，一辆拖拉机换回一个雇佣军俘虏，美国人拿那么多钱，能买那么多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运兵船。武装穷凶极恶的雇佣军，怎么就舍不得拿一辆拖拉机来换一个雇佣军被俘人员呢？美国不是有的是钱，有的是钢铁吗？美国能不能再有一些正义感和道义心呢？

古巴的这个要求，其实是很实际，也很合理的。

但是，在美帝国主义看来，古巴真是“欺人太甚”，也太想难为美国，太想让美国佬丢面子了。

虽然美国佬后来不是通过政府的形式，而是转弯抹角，通过民间团体的形式，搞了一番集资、募捐，湊集足了钱财。总还是按照古巴的要求，基本上是按照一辆拖拉机换回一名雇佣军的比

价，换回去了全部被生俘的雇佣军。这已是在其后晚一些时候的事了。

而在当时，当猪湾入侵，美国雇佣军惨败，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成为传媒的头条可耻丑闻之初，火冒九丈，气极败坏的肯尼迪总统，首先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头目艾伦·杜勒斯叫到他的办公室。四十二岁的总统，对这位已经年近七十岁的情报局长，总统的下属，完全像是训斥孙子一样狗血喷头训了个臭够。高个子的漂漂亮亮的老头儿，耷拉着肩膀，立时矮了半截，灰红胡须下的嘴巴歪了，把一张长条脸也扭歪了起来。

肯尼迪骂烦了以后，让杜勒斯回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大楼时，他竟腿脚发麻，浑身颤抖，长时间下不了轿车。他一辈子手上干过许多得手的堂皇事儿，但是这一回却干出了完全砸锅的事，给他的全部生活里程最后划上了一个令他永远沮丧和悲哀的句号。

最可笑的，是那个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处长理查德·比斯尔。

这东西一直亲自制定和负责执行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计划。现在，一场可悲的猪湾入侵，十分可悲而可耻地失败了。作为这项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是罪责当头的。

可是，这家伙官迷心窍，完全不识时务，他听说了杜勒斯已经即将被赶下台，他想到了肯尼迪对他有过的许诺，因此，他又跑到肯尼迪总统那里跑官，还想讨来总统对他局长的任命。

可是，肯尼迪总统仰坐在长沙发上，高翘着二郎腿，一手端着咖啡杯喝咖啡，一手扶着沙发面儿，冷淡而高傲地傲视着他说：

“你干出了这么大的蠢事儿，就是总统干了，也该辞职。你还

## 切·格瓦拉

当什么局长，情报局的要害处处长之职，你也不能干了。不过，以后，你也还可是我的私人的朋友，我们还可以找机会去喝一杯！”

紧接着，杜勒斯下台。比斯尔下台。肯尼迪总统派遣他的亲兄弟，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坐阵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一番很大的改组和彻底的清洗。

不过，不管肯尼迪总统和他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对中央情报局如何进行一番清洗，美国在指挥派遣雇佣军人侵古巴猪湾所造成的惨剧，所带给美国的十分深刻而沉重的耻辱，却是怎么也清洗不掉，洗涮不净的。

## 崭新的命题

现在，话题可以再回到1965年的2月间。在埃及的首都。在开罗，两位亲密的朋友，两位伟大杰出的人物，纳赛尔和格瓦拉进行着时而亲切如兄弟，时而严肃如战友的这个对话的室内来了。

切·格瓦拉差不多又是从头到尾，当然，语言是简洁的。他向纳赛尔总统再一次介绍和解说了一番古巴革命军民，在卡斯特罗领导下，1961年4月间，在古巴猪湾的反击美国雇佣军的战斗中，所赢得的完全彻底胜利的经过。

纳赛尔总统早已悉知了那场反击战胜利经过的全部情况和细节。但是，他今天再听切·格瓦拉讲，仍然极为饶有兴趣。同时，他知道切·格瓦拉为什么给他又讲起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因

此，納賽爾總統在悉听切·格瓦拉講述時，也在脑海里展開了深刻的沉思。

納賽爾自然也聯想到了埃及在1956年收歸蘇伊士運河時所經歷的鬥爭，和後來的抗擊英、法聯軍以及抗擊以色列人侵所進行的戰爭。當時，埃及人民站在正義的方面，但是却也是站在弱的方面，柔弱的與強大的敵人不可匹敵，那確實形同是羊和狼展開了一場鬥爭，很像切·格瓦拉類比古巴和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沙丁魚對大鯊魚的鬥爭一樣。

不過，在這樣的鬥爭中，却竟然就出現了這樣的世界奇觀，出現了這樣的奇妙現象：在古巴沙丁魚和美國大鯊魚的鬥爭中，沙丁魚戰勝了大鯊魚，古巴戰勝了美國，豬灣戰爭就是證明，就是最好的證明。

同樣，埃及和世界老牌帝國主義英、法聯軍以及以色列的鬥爭，不也真是羊和狼的一場惡戰嗎？有誰敢想象羊和狼會進行一場鬥爭，而且是進行一場結果是羊的勝利的鬥爭呢？幾乎是沒有多少人會有這樣的想象力的。但竟有埃及人如此大膽地想象了。埃及人伸出了自己的羊犄角，向着英、法帝國主義及以色列惡狼直沖過去，竟然也齧開了英、法帝國主義的肚子，讓以色列在埃及面前收斂起了它的狼子野心。埃及人民這樣的勝利，不同樣是可以證明一些什麼嗎？

古巴和埃及人民的鬥爭和勝利，能夠足以證明：只要不屈的革命人民勇于鬥爭，堅持不懈地進行鬥爭，敢於一往無前的鬥爭和敢於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贏得勝利，貌似強大，不可一世似乎不可匹敵的窮凶極惡的帝國主義，幾乎是決沒有被攻不破的。帝國主義統治壓迫世界人民的鏈條是決沒有沖不破的。

切·格瓦拉給納賽爾總統講着豬灣反擊戰的勝利，使納賽



尔总统开始与他共鸣着了对同一问题的思考。纳赛尔总统完全明白了切·格瓦拉为什么想去刚果看一看去的意志和心思。

纳赛尔总统完全明白了古巴革命领导核心成员们所考虑问题的现实意义，迫切意义和重要意义。

埃及人民，古巴人民，在坚决的战斗和斗争中，打破了帝国主义不可被冲决和战胜的神话。

而今天，在刚果，在那里，帝国主义却似乎又在创造着不可被匹敌，不可被战胜的神话，因此他们仍然可以为所欲为，横行于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可以肆意恣为

而也还算是奋勇不屈的进行斗争中的刚果人民，却总是不能非常成功而有效地打破这样的神话，战胜这样的神话。反而，总是被这样的神话所无情的席卷，这中间的问题出在哪里，这里的症结出现在哪里呢？

也许，正是为了弄清楚这样的问题所在，古巴的领导人们，才派遣自告奋勇前往刚果考察的切·格瓦拉，一定要奔赴到刚果去吧？

他到那里去考察。

当然，他到了那里，自然就同时会强有力的帮助那里的刚果人民的。

不过，纳赛尔总统已经想到了对任何一个革命的国家来说，赢得伟大的胜利、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最主要，最根本的关键在何处呢？

纳赛尔已经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的真蒂，这就是，不论在哪个国家，那里的人民，如果期想在斗争中赢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的话，永远只能是：第一靠自己的力量，包括靠自己的斗争意志，斗争决心，斗争毅力，自己的斗争思想和战略。永远首先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靠自己的聪明的脑袋,而这样的聪明的脑袋,永远不能产生那样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别人的帮忙和救助。世界上可能有许多好心人,可以成为你的兄弟和朋友,但是,他们谁也不能替你主宰你自己的命运,在你跌倒的时候,他们可以拉你一把,让你重新站起,但是他们永远不能代替你走路。在你过河的时候。如果你被淹,他们也可以救助你一把,拉你上岸,却不会代替你游泳。这完全可以类同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它想赢得独立,生存下去,赢得胜利,他也只能是自己靠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最首要的,也是最主要的,如果把期望寄托在别的国家的帮助上,甚至是寄托在联合国的帮助上,那么,刚果不就是一个最实际的例子吗?

当然,这中间存着许多深刻的哲学学问,有着许多深刻的复杂性,有一些方面确实是需要深刻观察,深刻实践,深入来研究的。

想到所有这些以后,纳赛尔总统就不再十分劝阻切·格瓦拉冒险到刚果去了。

纳赛尔总统后来甚至向切·格瓦拉说:

“切,你想怎么走呢?从埃及直接过去吗?如果你想这样走的话,我可以派出一营埃及武装力量来护送你。在卢蒙巴活着的时候,我们曾经组织过埃及志愿军到刚果去,我们有熟悉刚果地理民情的部队。”

切·格瓦拉说:

“不能这样。尊敬的纳赛尔总统,埃及现在承担世界革命重任的分量已经不轻,你们正领导着整个阿拉伯世界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巨大斗争,为世界人民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巴革命为着学习埃及的榜样,我们可以凭借我们自

己可能的力量，去作一些必要和可能的新工作。”

纳赛尔总统仍然关切地询问切·格瓦拉：“那你准备怎么走呢？你要到非洲的心脏去，你要到刚果去，埃及无论如何可以是你的后方。”

切格瓦拉说：

“出发去刚果的路线和途径，我准备在访问坦桑尼亚时再考虑和确定下来。在达累斯萨拉姆，刚果爱国武装的办事处已经和古巴驻坦桑尼亚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在我访问贵国期间，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里巴尔塔同志，也作为我国驻开罗大使馆的客人，目前正在开罗。他给我已经介绍了刚果爱国武装力量驻达累斯萨拉姆的代表和我国使馆接触的情况，他们向古巴提出了十分恳切的援助和帮助的期望，是根本不能拒绝的。好啦！我还差一点儿忘了！”

切·格瓦拉和纳赛尔总统把话谈到这里时，他忽然似乎是一下跳了起来，喜气洋洋地对纳赛尔总统说：

“真的，尊敬的纳赛尔总统，我真的差点儿忘了，忘了我该送给您的两件礼品。您知道吧，我国驻坦桑尼亚共和国大使里巴尔塔同志，在参加古巴革命前，是制造雪茄烟工厂的工艺师傅，有一手很好的卷烟手艺。他后来当了古巴革命军的指挥员，现在当了外交官、大使，但是，总还不丢他的手艺，随身总带着制雪茄的工具和原料。昨天晚上，我在会见他时，一边和他谈话，一边不让他手闲着，请他给纳赛尔总统，特意卷出来两支最棒的雪茄烟，烟质是最好的，工艺也是最棒的！”

说着，切·格瓦拉简直高兴的变成了一个孩子似的，从他随身的手提箱里，拿出了两支黑油油闪亮，卷得十分有模有样的雪茄烟来，把它立刻像珍宝一般地送给了纳赛尔总统。

#### 第四部 生活在兄弟膀背相依之间

纳赛尔总统欣喜非常，他高兴地接过两支雪茄烟来，他马上高兴地点燃起一支来，插在了自己的嘴上，高高兴兴地喷吐起雪茄烟的香气来。纳赛尔笑了。他对切·格瓦拉说：

埃及医生已经向我发出了禁止我吸烟的命令，主要目标是要保护我的心脏。不过，我已经向这位医师先生提出了请求，请求他同意我等切·格瓦拉此次访问过埃及后，再容我戒烟，因为我向卡斯特罗总理要过雪茄烟。因此，我相信切·格瓦拉这次来开罗，也是一定能带给我两支最好的雪茄烟的。果然，我的估计一点儿也没有错，现在完全应验了！我在抽完这两支雪茄烟后，就正式戒烟不再抽烟了。但我要让古巴兄弟战友们的烟火味儿，永远保留在我的胸腔里，保留在我的心里边。”

纳赛尔总统难得地流露着一种真挚的深情。

切·格瓦拉听着，眼角里仿佛已经涌出了在闪光的泪水。

## 雪白的蝴蝶花

早晨。

塞莉亚，桑切斯从床上醒来后，她干的第一件事，是翻过床头柜上的日历卡。

今天是1965年3月15日了。

今天的要事有些什么？她一般都记载在个这日历卡上。

今天的日历卡上，已经记载着的第一条备忘录是：送切——阿莱达一束蝴蝶花。

蝴蝶花，是古巴的国花。

蝴蝶花有三个白色的花瓣儿，花心包是一束黄色的花蕊，花瓣和花蕊之间，还有两条飘柔的花瓣，盛开之时，宛若一片翩飞的蝴蝶。

在古巴各地，遍地都有蝴蝶花，它的花期往往长达半年之久，生命力极强，很相似古巴人民纯洁、坚强、柔韧的性格。因此，

许久以来，蝴蝶花一直被定为古巴的国花。

塞莉亚·桑切斯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大学上学时的同学。他比卡斯特罗年长五岁。从卡斯特罗最初领导古巴全国的大学生展开革命活动时，她就是卡斯特罗积极而坚定忠诚的支持者，也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1955年卡斯特罗前往墨西哥准备发动古巴武装斗争的时期，塞莉亚·桑切斯留在古巴国内，保持着和卡斯特罗密切的联系，坚持着国内的地下斗争。

1958年年初，当卡斯特罗领导的武装斗争在马埃斯特猎山区初步展开的时候，塞莉亚·桑切斯也便进入山区，参加武装斗争，成为女游击队员，同时，担任着革命领导核心的政治秘书。她的字写的特别漂亮，而且写起来又快又工整，当时革命领导核心的重要文书和文件，都是由她来起草和书写的。作为女游击队员，她在转战行军，拿起枪来投入战斗的时候，从来不让须眉，也是非常勇敢而善战的，因此，在文、武两个方面，她很快成为了革命起义军中的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

不过，毕竟她还是个女人。

虽然她脸盘儿远算不上十分漂亮，当然她也绝不是个丑女人。她的体态也不能算苗条，只能算是一个不算太矮，也不算太胖的女人吧，不过，倒是颇有一番老大姐的风度，热情而亲切、诚挚，似乎叫任何人都能从她身上感到温馨，而且也能从她身上感到美。

作为女人，她也当然爱美。她也挺喜欢打扮自己，不过，战地生活，在游击战争的状态下，涂脂抹粉，装点红唇，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爱美的女人总还是有办法装扮自己的。

塞莉亚·桑切斯,有的时候,就摘取一支蝴蝶花,偏插在自己的鬓发上,好像在她乌黑的鬓发间,正好刚刚飞落下了一只雪白的白蝴蝶,这一点儿装饰,简直叫一个女人一时美极了,简直美的叫人不知该怎么说。

起义军的指挥员和战士们,不乏美的灵感,所以,就给塞莉亚·桑切斯送一个令人心醉的称号,把她叫作“革命之花”。

古巴革命胜利后,塞莉亚·桑切斯一直担任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秘书和事实上的办公室主任,她同时负责照顾着卡斯特罗的生活,他们肯定有不朽的友谊和最深挚的爱情。但是他们也许实在抽不出哪怕是任何一点儿多余的时间,去处理结婚登记之类的事务,也不想花一些时间来答对朋友们的祝贺和应酬,何苦呢!最主要的不是夫妻生活,而是作为战友和同志为之共同奋斗的事业。有朋友的亲情就够了。朋友的亲情可以是无私的。作为朋友,可以作出无需朋友承担任何义务的无私奉献给朋友,并不需要任何回报。但是,如果是另外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结构,有的时候则会显得杂质太多,而且有的时候难免产生危机和脆弱。

作为朋友,这样的危机和脆弱,却永远不会在忠实的朋友之间产生。

塞莉亚·桑切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大约就可以说是绝不会产生任何危机和脆弱感情状态的最亲密无间的朋友。

她和他相依相持,他们的友情是很深的。

由于有这样一种关系的存在,塞莉亚·桑切斯,对卡斯特罗至亲的兄弟和朋友,自然也会有一种至亲的亲情。

塞莉亚·桑切斯对切·格瓦拉,完全像对卡斯特罗的亲兄

弟劳尔一样，有一种至诚的亲情。他们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建立起来的生死与共战友的深情，是一般常人所难以理解和理解不了的，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和体会到曾经生死相依、生死与共的战友感情的无比珍贵和重要，很少人能够深刻的理解，这样的坚贞的友谊和感情，是任何力量也摧毁不了的，而特别是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永远最可珍视的。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珍贵的感情和深情的友谊，昨天，塞莉亚·桑切斯知道切·格瓦拉出国长时间访问，即日返回哈瓦那时，她信手在日历卡上记下了这样的备忘录，这样的重要记事：15日早上，应该给切——阿莱达送去一束蝴蝶花。这样一个举措，将会包含着多少深情呢？简直包含着诗一样的深情。

切·格瓦拉和他的妻子、女战友阿莱达·马尔奇，也是十分喜欢这种蝴蝶花的。切·格瓦拉也很欣赏妇女同志们用蝴蝶花来插鬓。

桑切斯记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当切·格瓦拉第一次看到塞莉亚·桑切斯鬓间插着一朵洁白的蝴蝶花时，他欣喜非常，赞叹不止，一个劲儿冲着塞莉亚伸着大拇指，赞叹着：“美极了！”“美极了！”

当时，切·格瓦拉还特别风趣幽默起来，指着第二纵队一个五十多岁的黑人老大姐联络员，这是马埃斯特腊山区一个农民的妻子，和她的丈夫一起，积极参加了支援起义军的工作。后来充当着起义军的联络员，经常上起义军中来，有时送情报，有时送给养，她每到队伍上来，就帮助起义军战士们烧火煮饭，缝补鞋袜衣服，还给大家唱歌跳舞，十分热情活跃，她在跳舞的时候需要搭档，她就特别喜欢拉着切·格瓦拉司令员来配合她。切·格瓦拉很乐于当她的搭档，配合她给起义军战士们跳舞。这个黑



人老大组，舞到尽兴处，一边舞蹈，一边就亲吻起切·格瓦拉的长满黄胡子的脸颊来。切·格瓦拉就特别伸长脖子，张着脸颊让这位黑人老大姐亲吻。黑人老大姐高兴极了，越高兴越手舞足蹈，舞蹈表演的绝对成功，能给战友们带来很大的欢乐。切·格瓦拉很赞赏她的这表演，表演完了的时候，切·格瓦拉还要再添上一点儿幽默，打问在场的观众道：“怎么样，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看我和我的未婚妻配合的怎么样？”格瓦拉不很大爱开玩笑，但是他时有幽默。他这样一幽默，搞的大家前仰后合，大笑不止。

不过，从此，那位五十多岁的黑人老大姐，也就成了有名的“格瓦拉的未婚妻”。

所以，那一次，切·格瓦拉第一次看见桑切斯鬓插蝴蝶花，大赞“美极了！”“美极了！”时，还曾经指着那位黑人老大姐联络员，对桑切斯说：

“看你鬓插蝴蝶花，变得这么美，如果我要不是已经有了这样一位未婚妻的话，我就要向您求婚了！”

当然，这是格瓦拉的又一桩幽默。

后来，切·格瓦拉和美丽的女游击队员阿莱达·马尔奇结了婚，有的时候，他亲自采朵蝴蝶花，也来插在马尔奇的鬓发间，使得马尔奇立刻也会更加美若天仙。

这样马尔奇自然也就有了鬓间爱插蝴蝶花的习惯，她也特别地喜欢起了雪洁的蝴蝶花来。

正因为如此，今天，为了特别欢迎切·格瓦拉的归来，塞莉亚·桑切斯原来准备是要特别送给切和马尔奇一束盛开的蝴蝶花的。

蝴蝶花盛开的季节是在雨季。三月还不是雨季，蝴蝶花还不是在遍地都能看到的。只是在桑切斯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属于她

自己的小小的花窖和暖棚，在哪里，不仅种植着一些蕃茄和卷心菜，也还种植着一畦蝴蝶花，所以，塞莉亚·桑切斯拥有着早开的蝴蝶花。

塞莉亚·桑切斯下床以后，她只穿着睡袍，就来花窖里采摘蝴蝶花。她很快挑选最鲜嫩的，最灿然的花枝采好了一束。她很细心地用塑料纸包好，然后就准备请通信员驾吉普车给切·格瓦拉——阿莱达·马尔奇家送去。

但是，当她喊来通讯员时，通讯员向她报告说：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卡斯特罗，还在前院的办公楼里，他们仍然在卡斯特罗的那间并不很大的会客室里，还没有结束他们已经通晓达旦的聚会呢。

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领导核心中的核心。他们三个人的通晓达旦的聚会是常有的。他们本来已经都养成了只在下午才睡觉的习惯，上午和晚间，一般都是他们正常的工作时间。

因此，本来，这样的通晓达旦的聚会，也并不能引起桑切斯的惊奇。

她听到通讯员的报告后，还是请他把一束已经准备好的蝴蝶花，给格瓦拉的妻子马尔奇送去。她自己又精心地采摘了小小一束，并掐一支插在自己的鬓间，然后就拿着一束蝴蝶花，进入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特别会客室来。

室内显得相当凌乱。茶几和椅子都挪了位，不摆在原来的位置上，地上到处都是烟灰，他们三人显然已经抽过了许多雪茄烟，显然他们这次聚会中进行了相当激动的谈话。桌子上，茶几上，还放着一些没有喝干净的咖啡杯。

桑切斯一进这间屋子，马上就能敏感地感觉到了这间屋子

里，今天的气氛格外不同寻常，好象充满了十分的沉重和紧张。

她进来后，几乎谁也没有立即向她吱声和打招呼。

平时，塞莉亚·桑切斯是永远可以无条件进入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谈话空间的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任何人，有的时候，是绝对不容进入到这三个领导核心成员的谈话空间的，因为有一些事情需要高度地保持机密，这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不过，塞莉亚·桑切斯往往可以参与和知道这个核心的任何机密，他们对她，不会有什么更为保密的事情。

今天，这三个男性公民，他们是谈论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此刻，这间屋子里，怎么会有这样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令人感到沉重的气氛呢？

塞莉亚·桑切斯看了菲德尔一眼。

今天的菲德尔，显然忽然好像只经一夜的别离，就显见的苍老了许多。他的脸色是沉重的。

塞莉亚再看一眼劳尔，她不觉心头惊跳了一下，她敏感地发现，劳尔的脸颊上，似乎还残留着泪痕。

倒是格瓦拉，他还似乎仍然是乐观的，看不到他脸上有什么不安和忧伤，只是，眼神里，似乎也包含着一种神秘。

塞莉亚·桑切斯严重地不安起来，她想马上寻问大家，寻问明白，这里，这间屋子里，昨天晚上，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坐下来。她马上问大家：

“你们怎么了？你们谈了一些什么？”

她立刻也点燃了一支雪茄烟来。

如果在平时，谁都会立刻回答她的任何问题，甚至总会迫不及待地告诉她一切。

但是，今天，卡斯特罗低下了头，垂下了眼帘来，专注地吸烟，不肯马上回答她的问题。劳尔甚至有些惊慌，他瞅着切·格瓦拉面面相觑。倒还是切·格瓦拉，依然一如既往，只冲着塞莉亚·桑切斯笑一笑，然后，他说：

“我们三个人，昨天晚上，主要谈了应该让男人们知道的事情。至于您，有一天我来告诉您，我们谈了什么事情。这件事，对您也不得不暂时保密，因为这是实在的完全的必要的。所以，希望的你一定谅解我们，您应该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信赖我们三个人，都会对您怀有最纯洁的忠实，所以，希望您也不要再审问我们任何一个人了。我们已经有了约定，昨晚，我们谈论的最后话题，暂时，在很短的时间内，是绝对保证要不向任何人讲出来的。”

塞莉亚·桑切斯一时完全更摸不着头脑了。这三个男性公民，他们倒底谈论了一些什么问题呢？看来，一时还真难马上就能知道了。因为他们已经约定。这三个男人约定的事情，世界上恐怕不会再有什么人能来打破他们的这种约定吧！

切·格瓦拉站起来告辞了：

“我走啦。我得先回家，看一看马尔奇和孩子们，然后和他们大家，同吃一顿早饭。而后，我还得回工业部去，向工业部的同志们，汇报出国访问的情况。他们大家已经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菲德尔·卡斯特罗站起来，作了个无声的送别切·格瓦拉离开的姿态。

切·格瓦拉吻了吻塞莉亚的鬓角，迅速离开了。

劳尔在格瓦拉离开后不满三十秒，也离开了卡斯特罗在此处的特别会客室，匆匆地走了，他甚至没有向塞莉亚再打一个招

呼。

塞莉亚·桑切斯更深切地感觉到，这一个早晨，实在太不同寻常了。她简直忽然间感觉到，有一点儿令人窒息的味道。

### 格瓦拉又到远方去了

1965年3月14日，切·格瓦拉回到了哈瓦那。

第二天，3月15日。古巴《革命报》出版登载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机场上欢迎切·格瓦拉归来时，热烈拥抱的大幅照片。

1965年3月16日，《革命报》还在头版显著的位置上，登载了切·格瓦拉少校在他任职为部长的古巴革命政府工业部作报告的消息。

从此以后，切·格瓦拉忽然消失了。

哈瓦那的电视台上，人们再不能够看到他特具魅力，总能令人感到亲切和鼓舞身影了。

在《革命报》上，也完全再看不到切·格瓦拉活动的消息了。

而过去，切·格瓦拉活跃的，充满活力和朝气的面貌和身影，总是出现在电视台的荧屏上，他的亲切诚挚忠恳的话语和声音，也是总不断地出现在广播中的。还有他活动的消息，他今天在这个工厂的开工典礼上讲话，明天在某个建筑工地参加劳动，后天又在某一个医院里领导医师们开会，或者给某一个扫盲工作队辅导教学或讲解政治常识。他是个忙人，总是在干着最有意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义的，革命和人民最迫切最需要的工作，所以，报纸上也总是在传播着他活动的消息和照片。

切·格瓦拉活动的一切影像、消息和照片，都能带给古巴革命军民以亲切的鼓舞和温馨，古巴人民为自己的国家有着这样人民忠诚的儿子、战士和杰出的领导人深感欣慰，深感骄傲。切·格瓦拉像菲德尔和劳尔一样，在古巴军民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威信，是无可置疑的。

可是，从1965年3月17日以后，切·格瓦拉突然消失了，仿佛已经断无消息了。

切·格瓦拉哪里去了呢？

切·格瓦拉怎么样了？

古巴革命军民，开始祈望着再看到切·格瓦拉的身影和面孔，期望着再听到他的亲切声音，再看到他的任何的行踪和消息。

可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人民开始产生着不安的情绪。

古巴军民开始想念着切·格瓦拉。

古巴军民在心中呼唤：“切·格瓦拉！你在哪里？”

古巴人民和军队的敌人，古巴的敌人们，也开始产生着几乎是更为敏感的反应。

美国的情报机关，又开动起机器来，开始紧张地探询其中奥秘。令他们最开怀的一个猜想是：格瓦拉已经死了。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从古巴革命赢得胜利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与古巴革命发生对抗和磨擦，简直产生了完全的，铭心刻骨的，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他们对古巴革命领导人肉体消灭的热望；几乎始终就不曾

有过消沉下来的时候。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制定了暗杀古巴领导人的计划,暗杀的目标一直针对着菲德尔·卡斯特罗。1961年,肯尼迪当了美国总统,发动了猪湾雇佣军人侵古巴的事件,猪湾人侵美国中央情报局惨败以后,肯尼迪总统禁止了中央情报局对古巴进一步的人侵计划,但是,却并不撤消中央情报局对古巴领导人的暗杀计划,肯尼迪总统既不撤消这个计划,他还又进一步强调执行这个计划,并给这个计划命名为“行动”计划。主要目标,还是暗杀卡斯特罗、格瓦拉和劳尔。肯尼迪总统为着美国的目标实行两手的策略,包括不反对暗杀手脚;所以,他对暗杀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劳尔的行动,从来也没有反对过。

因此,中央情报局对古巴革命领导人实行肉体谋杀的行动,始终并没有中断,而是在一贯的延续性中执行着。

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支持的最近的一次这样暗杀行动,是发生在1964年的12月11日。这次行动,正是针对着切·格瓦拉来的。

那一天,切·格瓦拉作为古巴参加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来到纽约的曼哈顿岛,参加这里的大会,登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坛发表讲话。

那一天,联合国大会盛况空前,座无虚席,各联合国会员国的外交代表们,都正襟危坐在自己国家的代表席上,前来大会旁听的客人,几乎从来也难得这么多过,各国驻联合国的记者,更是站满了联合国大会可以允许记者们站立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听众,当然有些人是肩负国家使命,政治使命的,但更多的人,是热望着见到当时世界上最为传奇的英雄人物之一:切·格瓦拉。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许多人都十分渴望和欣喜一睹他的英姿和芳容，他实在是人们所共同向往和崇敬的英雄。

但是，这样一个被世人所敬仰和爱戴的人物，竟然也会有人丧心病狂到这样一种程度，正在切·格瓦拉开始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发表他的演讲时，从美国纽约的某一个角落，突然升起了火箭炮弹，直冲联合国大厦飞来。多亏了联合国多国警察部队警惕性高，非常及时地紧急采用电子武器制导，才使轰击格瓦拉讲坛的火箭弹落在了联合国大厦外的河里。

这样的与古巴人民为敌的歹徒，实在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

然而，到了这样一步，这一天切·格瓦拉遇险的故事还并没有结束。在切·格瓦拉发表完讲话，走下讲坛，从联合国大厦出来之时，忽然又有一位衣着妖艳的美女向格瓦拉迎了过来，仿佛是一个无孔不入很有本事的女记者。但是，这个白骨精她逃不开劳尔·卡斯特罗派来保卫切·格瓦拉的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的特别助理人员的火眼金睛。机警的切·格瓦拉的特别助理，立刻召来了联合国大会警察，擒拿住这个打扮成美女和记者的女妖精，马上解除了她准备刺向切·格瓦拉的白刃刀子。

丧心病狂的古巴的敌人，简直有点儿无以复加的疯狂了。

他们多么渴望和期盼古巴各主要领导人以死命啊！他们暗杀古巴领导人的狼子野心，真是实在大的很呢。

而如今，切·格瓦拉不在了。

切·格瓦拉能那里去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渴望和期盼得到证实的消息是：切·格瓦拉已经死了。

然而，一时，这样的情报得不到证实。

相反，出卖各种各样消息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是说：切·格瓦拉向美国人出卖了古巴国家的全部机密，出卖了卡斯特罗，获利一千万美元，已经逃到美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严密地保护起来了。

1965年4月24日，与古巴临近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爆发了爱国军人和爱国学生参加的革命起义，推翻了美国走狗卡夫拉尔的独裁政权。于是，有消息说，这场起义，是切·格瓦拉组织领导的。而且，切·格瓦拉在指挥多米尼加爱国军人，在和卡夫拉尔卫队的作战中，已经战死了。

还有一条消息，是从香港传出来的，作为独家新闻登载在伦敦的《晚邮报》上，说切·格瓦拉和非德尔·卡斯特罗发生了分歧，愤而出走，已经来到了既欣赏又欢迎他的毛泽东的中国。

各色各样的花边新闻和消息，令世人开始眼花缭乱起来，完全莫衷一是。

切·格瓦拉究竟怎么样了昵？

1965年4月20日，有几个外国新闻记者，打听到了卡斯特罗离开哈瓦那到古巴中部卡马圭省参加甘蔗收获季节砍甘蔗的劳动。

这几乎已经形成了习惯和制度。古巴革命后，实行土改，组织了人民合作社和人民农场。每到甘蔗收获的季节，古巴国家的党政干部，军队官兵，从总理到部长，从第一书记到中央委员，从军区司令到普通士兵，都要奔赴甘蔗之乡，参加砍甘蔗，收获甘蔗的劳动。因为甘蔗是古巴经济命脉食糖的主要资源。所以，砍甘蔗的季节，大家都要为了收获甘蔗，作出尽可能的努力，要来义务性地奉献劳动。

这几个外国记者很聪明，当然也很狡滑，他们首先想办法请古巴外交部新闻司长拉米罗·德奥尼斯吃了一顿饭，表述了他

们想报导卡斯特罗和老百姓在一起参加收获甘蔗劳动的愿望。

拉米罗·德奥尼斯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于是,就想办法安排这几名记者到季马圭省来采访卡斯特罗。拉米罗还教给这几位记者能够如愿以偿,终能够得以采访到卡斯特罗的办法,那就是他们最好不要急于展开采访活动,不妨先从参加劳动开始。

这几个本来够狡猾的外国记者,就这样干了起来。他们也像古巴国家干部一样,在卡斯特罗砍甘蔗的甘蔗田里,挥着砍刀大砍起甘蔗来,干得很卖力气,一个个也都干得汗流夹背,很像给自家人干活,很像没有外心,所以,这给卡斯特罗看见后,对他们几个产生了较好的印象,于是,在后来在一起休息的时候,主动表示可以回答一些他们提出的问题。

有一个记者也许最机敏,他立刻抓住时机,拐弯抹角绕了个小湾儿,称赞了古巴今年的甘蔗丰收,称赞了古巴干部参加收获甘蔗的劳动,他忽然把话题一转,就提出一个尖锐性的问题来:

“总理先生,记得去年砍甘蔗的季节,你们著名的工业部长格瓦拉少校,参加了整个收获甘蔗季节的砍甘蔗劳动,因此,被古巴评为社会主义劳动突击手,是你们古巴高级干部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一人。可是,今年他在哪里?他今年为什么不来再参加砍甘蔗的体力劳动呢?总理先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吗?”

卡斯特罗抬起头来,仰望了一眼晴蓝的天空,他略略沉默了一刻,但是,他还是作出了回答:

“记者先生,关于格瓦拉少校目前的情况,我可以事先说的是,他现在正待在对对我们、对革命最为有益的地方。”

记者:

“冒昧地请问您,您与格瓦拉少校,还有着良好的关系吗?”

卡斯特罗看了一眼这位提问题的记者,他一笑,肯定地回

答：

“不是良好，是非常之好。我们俩人的关系，是一见如故，心心相印的，发展到今天，现在，可以说，我们的关系甚至更成熟啦，开花结果，现在的关系完全融合在了同一个甜蜜的果实里，肯定比任何时候更好。”

卡斯特罗的如此回答，可以说是给了新闻界一个明确的、肯定的回答。

不过，外国记者们马上已经证实了这样的猜测：此时此刻，切·格瓦拉已经不在古巴了。

那么，他到何处去了呢？

显然，这是古巴党和政府的最高机密。记者们的问题，是问不出最高机密来的。

但是，新闻界，开始了更为密切的注意，开始紧急地搜寻着切·格瓦拉的行踪和去向。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更是心急火燎地注视起来，他们迅速展开一切触角，对切·格瓦拉的行踪和去向进行搜寻和侦察，他们的紧张和不安心情，更是完全提到嗓子眼儿上了。

他们也大睁开了眼睛。

接下来，又一个消息传了出来，切·格瓦拉的母亲病危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医院里。她挂长途电话到哈瓦那来，想要找到她的儿子。

切·格瓦拉虽然作为古巴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作为古巴革命政府的部长，但他并没有把他的家庭接到哈瓦那来。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们，还全都留在阿根廷，完全过着普通的、平民的生活。

他的母亲塞莉亚太爱他了。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革命进入

哈瓦那第七天的头上，占领着飞机场的起义军第四纵队司令卡米洛，因为拥有闲置的飞机，马上把切·格瓦拉的母亲从阿根廷接到哈瓦那，赠给切·格瓦拉一个惊喜。而卡米洛这样做，是因为曾经作过格瓦拉下属和助手的他，他知道格瓦拉是怎样想念他的母亲，切·格瓦拉对他母亲抱有怎样的深情。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的年代，格瓦拉最喜欢给战友们提起的一个话题就是母亲，他总是提起妈妈怎样教他学游泳，妈妈怎样每天开一辆破车接他下学，送他上学，在第一次分别的时候，妈妈怎样哭红了眼睛，一说起母亲来，切·格瓦拉总是热泪浸浸的。他肯定是世界上最爱母亲的儿子之一。

可是，现在，塞莉亚由于生病，不能久留人世了，她渴望再见一回儿子的面庞，再听一声儿子的声音。她一定曾经期望儿子再呼唤她一声“妈妈！”

然而，切·格瓦拉已经不在哈瓦那。此刻此时，他身在一完全陌生的，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不是一个母亲在病危，那里是数十万、数百万的母亲和孩子、老人和受难的平民流离失所、贫病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像一群羚鹿和羔羊，正在被虎豹豺狼食肉兽们疯狂的嘶咬和追逐中。那里的情势实在太危险，实在危险极了。那里十万、百万的母亲和孩子，也许更需要格瓦拉前去拯救他们，帮助他们走出深渊，走出水火。所以，目下，格瓦拉已经去那里了。他一时很难顾及在阿根廷病危的母亲了。

那么，谁来给阿根廷病危的母亲回话呢？

切·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和婆母已经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塞莉亚很赞赏自己的大儿媳妇。马尔奇也很敬爱婆母，她们经常会有会聚和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她们的婆媳感情很深，很好。

但是，阿莱达能怎样给婆母回话呢？

阿莱达能对婆母说：她也不知道切·格瓦拉眼下的去向吗？

这会产生多少解释不清楚的误会呢？

怎样回答塞莉亚妈妈她的儿子在哪里呢？最后还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请塞莉亚·桑切斯给切·格瓦拉的母亲回电话。

格瓦拉的母亲来古巴时，桑切斯不止一次去看望过老太太。她和格瓦拉的母亲也是很熟悉的。格瓦拉的母亲能接到桑切斯的回话，能感到一定意义上的安慰。

塞莉亚·桑切斯在电话中，告诉格瓦拉妈妈说：切·格瓦拉的身体很好，一切平安。他正在执行革命托付他的特别使命和任务。他目前不在哈瓦那。但是，如果一定想和他联系的话，他会联系的，只是不能在有危险的时候。

塞莉亚·桑切斯说话，从来语调亲切而从容。她的话很简洁。为了格瓦拉的安全，她不能什么都说。在拉丁美洲打长途电话，是很不可能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监听的。

这一方面的知识和警惕，格瓦拉的母亲塞莉亚女士也有。她也是知识很高，很有觉悟的妇女。

遗憾的母亲，她至死再没有看到儿子，也没有能够再听到儿子的声音。1965年5月10日，老人家与世长辞了。

切·格瓦拉再次回到哈瓦那时，他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非常悲痛。他流了泪。为了永远纪念母亲，他给他和阿莱达生养的二女儿，起名叫小塞莉亚。他让自己的女儿来作纪念母亲的纪念碑。

这一次短暂的归来，他行色匆匆，秘密归来，又秘密地走了。革命的任务规定他从此不能在近期内抛头露面，这一方面是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斗争策略和他安全的需要。

## 卡斯特罗公布国家最高机密

1965年10月3日。

领导古巴的执政党，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哈瓦那隆重举行。

在这样的隆重的、重大的代表大会上，切·格瓦拉仍然没有再次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古巴革命胜利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怎么能在这样的重要的代表大会上缺席呢？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都会发出热切的问题了：他们所爱戴的、品质崇高而纯洁的切·格瓦拉同志，究竟去到了哪里了呢？

切·格瓦拉的行踪，仍然是必须保密的最高机密。

然而，也到必须把切·格瓦拉同志的一些已经发生的情况，通报告知全国军民、全党同志了。否则，没有必要的交待，是会令人产生不安的。

于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代表大会第一天的大会报告中，在他的主旨讲话中仍然是相当策略地，向全国军民、向全党同志，报告了切·格瓦拉一些革命行动的信息。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主席台上举起了切·格瓦拉书写的一份手稿，这是切·格瓦拉亲笔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封信。

事实上，这也是早就准备好，要在党的领导机构或全国代表大会上宣读的一份重要文件。

文件已经打印了副本。

## 切·格瓦拉

原件是仅供在重要档案中珍藏的。

卡斯特罗所以今天拿出切·格瓦拉用工整的小字体写的亲笔信来展示,大约用意在于让大家见字如见面,亲自能再见到切·格瓦拉的宝贵姿影。

切·格瓦拉对古巴来说,太重要了。

卡斯特罗用平静而严肃的语调,对切·格瓦拉的这封信的来龙去脉作了必要的说明和解释。关于他本人和切·格瓦拉的深刻关系和亲密友情,他说没有必要总是挂在嘴上,更主要的是深切埋在心中,使自己能够时刻感到仍然在与切·格瓦拉同在,也就行了,是无须说了又说的。

卡斯特罗说这些话时,满含挚情,语调是极为朴素的。

他作了一些必要性的阐释以后,他告知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现在准备念出来的切·格瓦拉的信,写于1965年的3月间,是4月1日那天,交到了卡斯特罗本人的手上来的。卡斯特罗说:

“切的这封沉甸甸的信,已经交到我的手上有六个月又零两天了。”

接着,他开始念及切·格瓦拉这封信的全文:

菲德尔:

此刻我忆起很多往事,忆起在玛丽亚·安东尼娅家跟你结识的情景,忆起你建议我到这里来,忆起当时的筹备工作是何等的紧张。

有一天,有人问我们,万一我们死了,应该通知谁。这种事的实际可能性使我们大家为之震惊。后来我们知道了,在革命中(如果这是真正的革命的话),的的确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在通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往胜利的道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今天,这一切已经不再具有那么浓厚的戏剧性的色彩了,因为我们更加成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会重演的。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把我同古巴土地上的古巴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职责,因此我要向你、向同志们、向你的人民同时也已经是我的人民告别。

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的部长职务,放弃我的少校军职和我的古巴国籍。从此,我和古巴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联系了,仅存的是另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能象职务那样辞去的。

回顾我过去的的生活,我认为,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我是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我唯一严重的错误是,我上马埃斯特腊山之后,未能从最初一刻起就更充分地信任你,未能尽快地看出你身上那种领袖和革命家的品德。

我度过了壮丽的岁月: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那些光辉而又不幸的日子里,在你的身旁,我感到属于我们的人民而自豪。

你作为国务活动家,很少有比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得更光辉夺目了。我同样也为我们当时能够毫不动摇地追随你,能够在考虑和观察问题、估计危险性和坚持原则方面都目的一致而感到自豪。

世界的另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你要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是悲喜交集,在这里,我留下了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留下了把我当作一个儿子看待的人民,这使我的内心深感痛苦。我



## 切·格瓦拉

将把下面这些东西带到新的战场上去，即你灌输给我的信念，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履行我最神圣的天职的心情：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我再说一遍，我不要古巴负任何责任，我只是学习了古巴的榜样而已。如果我葬身异国，那么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古巴人民，特别是你。我感谢你的教导和榜样，并将尽力做到至死不渝地忠于你的教导和榜样。我过去一贯同意我们革命的外交政策，并将继续如此。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将意识到作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责任，并且将象一个古巴革命者那样行事。我没有给我的子女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我不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国家会对他们作出充分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受教育。

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你和我们的人民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讲了，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要说的一切，又何苦浪费笔墨呢。

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祖国！

用全部革命热情拥抱你。

切

写于哈瓦那“农业年”

菲德尔语调平静，每个字音都十分清晰地念完了切·格瓦拉的这封信。

整个代表大会的所有的代表席上每一个代表，都屏声静气，注意力至为专注地倾听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吐出来的每一个音阶。

因为这也是切·格瓦拉的声音。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卡斯行罗把信念完了。

他长时间地站在讲坛上，双手紧攥着讲坛的边缘，他沉默了很长一刻，他不再多说一句什么。

他也不是在等待着掌声。

他知道，此刻，如果切·格瓦拉出现在这里，无可置疑，会立刻激发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的。

但是，此刻，在念及切·格瓦拉的如此一封情义深长而如诗一般悲壮的信时，同志们不会响起掌声，只会在心涛心海的深处，回荡和响起同样的悲壮的共鸣。革命的道路多么艰难，革命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啊！它总是在如此召唤着如此杰出的人物，如此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为着胜利，却又面对着牺牲，在所有世纪中，哪有比革命更为悲壮的事业呢？

整个代表大会的代表席上，几乎每个人都潸然泪下。有的同志强忍不住，开始呜咽起来。

于是，卡斯特罗只又说了一句话：

“同志们，让我们期盼着听到切的胜利信息吧，但愿我们终能听到这胜利的消息吧！”

说完，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几天以后，代表大会胜利结束了。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担任了党的第二书记。

在党的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数名新当选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古巴国家的政府部长，古巴革命武装部队的最高军衔少校军衔的拥有者，他们纷纷上书菲德尔和劳尔，纷纷提出请求，他们不能让切·格瓦拉去独力支撑战斗的重任，他们也表示可以辞去中央委员、部长和少校、上尉的军衔，放弃古巴国籍，

## 切·格瓦拉

前往到切·格瓦拉的身边去，去充当他的左右和助手，去和切·格瓦拉一起，投入新的战场，同生死，共患难，同心协力，并肩去战斗。

菲德尔和劳尔，他们当然也不能让切·格瓦拉单枪匹马，仅仅作为孤胆英雄去深入新的战场，去奋勇冒险参加战斗。事实上，切·格瓦拉现在去进行的工作和战斗，本来应该是菲德尔亲自来担当的，或者说本来是菲德尔想来担当的，却又因为有着明显的理由不能来担当的。而在切·格瓦拉担当起了这样的重任，菲德尔和劳尔当然仍然在与他同呼吸，共命运，没有一刻是对他不加支持，不加关注的。

正因为如此，菲德尔和劳尔，很快同意并批准了一部分古共中央的中央委员、政府部长、革命军的部分军官，前往来到了切·格瓦拉新的战斗和工作的战场，来到了切·格瓦拉的身边。

## 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

切·格瓦拉从古巴党和国家活跃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以后，又过了十九个月，他于1966年11月间，突然地出现在南美洲的腹地，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不过，他是经过了彻底的化妆，秘密地来到拉巴斯的。

而且，他不是从古巴，不是从哈瓦那，而是由巴西的圣保罗市，搭乘飞机抵达拉巴斯的。

他的化名已经是拉蒙·贝尼特斯·费尔南德斯。他已经不

再公开称呼自己是切·格瓦拉了。

他的腰间，揣着一张可以在拉丁美洲各国当作通行证使用的“美洲国家组织研究和搜集玻利维亚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特派员”的证件。

同时，在他的腰间，还揣着一张乌拉圭公民的护照。护照上写明他的身份是商人，完全隐匿着他的真实身份。

他彻底的化装，是完全叫人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的。西服革履，气派排场，扎着漂亮的领带，领带上显然还洒着香气逼人的昂贵的法国高级香水，这样的装扮，可以显出他的富有和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这样派头的人物，在许多实行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奴隶制度的拉丁美洲国家，是能够令一般人望而生畏和毕恭毕敬的。

切·格瓦拉完全脱下了他的伞兵靴和陆战队服，完全脱下了那在古巴的过去岁月中总也不离身的橄榄绿军装。而且，即使在切·格瓦拉过去当政府部长、当古巴国家的政治代表团、经济代表团、国家党政代表团团长时，从来也没有扎过领带，现在却扎起了绝对花俏的领带。

他的面貌也经过化装，完全地变了模样，他卷曲的浓密的又长又硬的黑头发不见了。过去他有一脑袋那样乌黑卷曲的漂亮头发，总是扣在无沿的、缀着红星的软帽下。那种软帽就是格瓦拉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组建游击队的被服厂时，由他亲自指挥设计的软帽，这种软帽，后来就成了古巴革命军的正式军便帽。切·格瓦拉在过去的岁月中，总是戴着这样的帽子，压着扣着他的漂亮头发，可是，经过化装以后，他却露出了他的光秃秃的脑门儿，完全变成了一个业已谢顶的老人。不知道怎样的化装技术，能把他的那么年轻而英俊的面目，打扮成现在这样的满脸安祥

## 切·格瓦拉

老态，两鬓斑白，脸颊却完全刮的光光净净，任何人，在这副形象面前，大约都不会想象到，这就是切·格瓦拉了。

切·格瓦拉如此的化装，确实很成功，以至他在其间回到哈瓦那，在探看他的孩子们的时候，孩子们竟不再叫他“爸爸”，而是叫起他“老爷爷”来。只是当他大笑起来，和孩子们说话时，孩子们才惊呼：“哟，这个老爷爷的笑声，说话声，怎么完全像是爸爸呀！”

可见，切·格瓦拉的成功化装，应该说是太到家了。

但是，再好的化装，也还是外表的，外在的方面，光靠这样的外在的化装，演技还是很难成功的。演员需要内在的功力，才能在舞台上把角色演好。而政治家、革命家在革命斗争的舞台上扮演角色时，对胆略的大的需要，几乎总必须是绝对的。一般的说，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家，只有他真正具有革命的胆略，他才能够任何时候镇定而从容，临危而不惧。

切·格瓦拉化名拉蒙，胜似闲亭信步，来到美帝国主义链条最紧，所豢养的走狗也最为忠实的，他们统治的国家玻利维亚，他们的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而且是搭乘飞机飞来，大模大样飞来，在这个军警林立，美国特务四处出没和活动的拉巴斯，只有彻底的化装而没有巨大的胆略和魄力的人，他是很难迈开脚步的。

还是在最后一次去到开罗的时候，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谈到国家与革命的问题时，谈话涉及到了非常深刻方面的内容。

他们谈到了革命和国家政权的关系。

无疑，革命总的来说，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其实质和内容，总是要针对压迫和反对压迫的。革命总是要反对不义和不公道，总

是要反对黑暗衙门的。

但是，国家呢？国家就其实质的性质来说，凡是国家，就都意味着统治，包含着压迫，只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有的时候会有不同。比如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压迫者，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是被压迫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翻身解放了的、站起来的革命人民转而成为压迫者，而一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成为被压迫者，这压迫的内容会有所不同。

然而，一个不可更改或很难更改的情况是，尽管国家压迫与被压迫的内容会有不同，但是国家的存在状态，即国家存在状态的形式，往往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而且，国家既是一个压迫机器，它就必须要拥有着它的特定的压迫机制，首先都是一样和都是必须的，这就是，首先都会有一个衙门，而有了衙门，衙门里就不能是空的，像庙里不会缺少泥胎神像一样，是一个衙门，就总还是要设置官员的，有的地方，设置皇帝和大臣，有的地方会设置总统、总理和部长，总的说来，都要设置官员而且要划分等级，甚至完全是要严格划分等级的。而划分等级，严格地划分等级，自然的，不可逾越的，就必然会形成一种不管名称多么不同，其性质则不会有变的官僚机制。没有这样的官僚机制，就完全不可能形成压迫的手段和力量。

但是，官僚机制，是不是一定必然就会是一种官僚体制呢？比如千百年来在许多国家实行的王朝制度，皇帝都是世袭的，皇帝国王成了一种独家专门的职业，拥有统治权和压迫权成为他们与生具有的一种职能。这样，他们所形成的独裁或开明、半开明的统治和压迫，只能说是一种皇权贵族的纯粹官僚体制的统治和压迫，是完全的官僚体制的统治和压迫，是一种完全的、名正言顺和封建的官僚体制，然而，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国家

制度在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年代,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政治,或代议制政治制度,通过民主选举议会,而通过议会选举政府,或者还可以进行总统直接或半直接由国家全民选举,以此来形成统治和压迫机制,形成执行这种机制的官僚体系。

这样的体系,完全标志着民主的标号,或者公开或半公开的打着民主的旗帜,自由的旗帜,然而,这样的体系,往往的,在绝大多数的時候,总是在产生着独夫民贼、军阀和独裁者,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上台,通过民主的渠道上台,拥有统治权力以后就把这种权力完全变成私人资本,成为独家经营的民主和自由的垄断者,也成为完全像神仙和皇帝一般的统治者,绝对地作威作福、高踞在国家和人民的头上。

这样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世界,差不多完全是通常的、公然的状态。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治机制中,一般的都在延袭着虽然没有皇帝大臣,没有主教和神权,但依然如有皇帝大臣,如有神权和主教的体制。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官僚体制也还是不变的,是在公然的运行中的。

因此,这样的体制势必产生独裁和特权,势必产生与封建主义国家体制同样的黑暗和不公平,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就其性质,它不仅不反对不公平,反而在本质上,是特别专门要保护不公平的。这样,出现官僚统治阶级的荒唐,也就成了自然不可避免的事情,滥用权力,贪污腐化,形成特权阶级阶层,形成鱼肉人民,社会蛀虫和最腐败的集团,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情。

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对本国人民实行黑暗压迫,对外,对别国人民实行侵略和掠夺的帝国主义政策,都是官僚体制的结果,绝不是这样的国家人民的所谓的民主和自由的果实。

从这样一些状态观察,国家,无论怎么考察,都可能是革命的对象。当然,这主要是说旧的国家体制,并不是说经过人民民主革命,赢得的胜利果实,赢得政权,所赢得的国家统治权力。在革命中或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国家,本来的,它只应说是一种革命的果实。

比如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既然都是革命的果实,这样的果实无疑应该是,永远是鲜红鲜艳的,应该是永远甜蜜的。

它的国家体制,本来应该是最彻底的最完全的民主体制。它本来不应该有同样的皇帝、大臣和国王与子民的区别。但是,这样的体制在哪里实行过呢?最现成的,仍然只能是换人不换机器,反动的统治者被赶下了台,而由革命者,再来当总统、当部长,继续驾驭所谓的国家机器。这样在革命政府中,势所必然的,几乎是无可奈何的,仍然也就出现了官僚的角色。

不出现官僚,怎么能来运作国家机器呢?也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儿”,只应该永远是个革命者是革命行列里的齿轮或螺丝钉,不应该变成高踞在革命人的头顶之上的老爷。然而,即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儿”也还势必要拥有管理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统筹指挥建设、调动警察和军队的发号施令的权力,而在这样的权力行使中,会不会受到腐蚀呢?会不会在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中,优惠和优待自己的亲属和裙带联系的亲族,会不会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中,有宽有严,有偏有向,借机排挤打击异己和心志不同者,而怂容和宽待自己的同类胡作匪为呢?

权力的行使,给许多权力的行使者同时具有着一种被腐蚀的机会。

权力,是绝对可以腐蚀人的。



权力，往往可以颠倒别人，也可以颠倒自己。

权力，扭曲任何一个人的力度，有的时候会出神入化，超过任何恶魔驱使的魔力。

中国人有一句最常用的描述权力使人形态变化的话，叫做：“官升脾气长”。确实，这句话说的相当准确，权力往往可以使一个人变态，因而同时变质，过去本来谦和的人，由于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开始养成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习惯，进而完全变成一个趾高气扬的家火，这是常有的事儿，是司空见惯的事儿。权力，甚至使一个人走路的步伐和习惯，都不再像他的亲爹亲娘一样，他要追求一种合辙的款式。权力，甚至经常把一些人的嘴脸都完全扭曲起来，当然，他们的心胸有的时候会被扭曲的更歪。

即使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如果忽然当了大官儿，几乎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他的里里外外、浑身上下、立刻产生出一种令人觉得怪怪的不同于人的味道。

这差不多总是难免的。

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几乎也仍然是不好避免的。

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能不要国家机器，因此，自然也不能不要一定的官僚机制，不能不要一定的官家制度、职务等级，名称可以很不同，但官僚等级的程式是一样的。官僚机制的机制，也还是一样的，因此，不可抗拒的腐蚀，还是一定会产生的。

而这样一来，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有的时候也就难免产生起了冲突来。这中间，无疑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需要解决和必须解决的。否则，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就终会有那么一天：同归于尽。

那将是可怕的后果。

在埃及。在开罗。切·格瓦拉，曾经向纳赛尔总统十分深切

地说过他的种种观察,说过他的十分深刻的种种忧虑。

切·格瓦拉告诉纳赛尔总统,他学习和研究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一时还找不到解决这样的矛盾,这样的问题的十分完整的可以令人完全解悟的答案。

切·格瓦拉还告诉纳赛尔总统,他还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访问中国,想从中国那里寻求另一些解决问题的经验和答案。

但是,中国的同志们是很谨慎的。他们告诉切·格瓦拉说,毛泽东同志已经很严重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性质的问题。但是,中国同志们说,他们提出了问题,但是,还没有解决这方面矛盾和问题的经验。他们说中国和古巴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所以,中国目前在全国进行的“四清运动”经验,他们都认为不宜在古巴套用,所以,他们不愿意多说,中国同志强调不成熟的经验不可以拿出来“误人子弟”。

中国人不像苏联人一样,总是好为人师。

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总是喜欢说长道短,比比划划,总想指指点点,告诉古巴人一些经验和道理,要他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

可是,1962年,一场加勒比海导弹危机,完全使赫鲁晓夫这位教师爷现了原形,原来这个教师爷无知愚昧而且愚顽,他当古巴人的老师不仅完全不够格,反而,古巴人倒产生了一种愿望,很想给赫鲁晓夫上课:首先从ABC教起,首先来提高他的文化水平,然后再教给他政治常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革命斗争的策略和艺术。

在这方面,古巴革命家绝对比赫鲁晓夫更有水平。

而这样的问题提出来了,产生了,古巴革命领导人们,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愚人赫鲁晓夫,他是怎样爬

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排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来的呢?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排头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人,无疑应该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者可以崇敬和效仿的榜样。他在一切方面,都应该是顶天立地的一个英雄和表率。

可是,赫鲁晓夫能够充当这样的角色吗?他一会儿是一个马屁精,满身满脸,浑身上下,全是奴颜卑膝;一会儿又成了吹牛的大炮,不可一世的狂人,好像就是个神仙皇帝,动辄口出狂言,几乎想对全世界的人都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他所有的一切形迹,更是卑鄙的可以,在联合国的高峰会议上大敲皮鞋底也可能不能算是是什么,但是在莫斯科他讲究的豪华,他讲究的排场,他讲究的尊荣,他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政策,他的那个流氓、无赖加文痞的女婿阿朱别伊,切·格瓦拉都见识过,不就是这个阿朱别依,嚼着美国的口香糖,抽着美国的香烟、喝着法国的白兰地、穿着意大利的皮鞋吗?就凭他是一个世界名牌化了的赫鲁晓夫的名牌女婿,切·格瓦拉也不能不对他报之以十足的不屑和鄙夷。

这样的家伙,已经与革命离开了多大的距离啊!他们像油一样地浮在苏维埃国家政体的上面,而苏维埃国家的革命人民呢?赫鲁晓夫甚至只作出这样的许诺:到了共产主义,也只能不过土豆烧牛肉而已。而他们自己,今天也岂止是土豆烧牛肉吗?

切·格瓦拉亲眼看到的过,善饮的赫鲁晓夫,即使在他的会客室里,也几乎总是滋滋有味儿地,总是不停地啜饮着最为昂贵的,从法国进口的白兰地酒,饮着像是玛瑙玉液一般的琼浆。

切·格瓦拉,在苏联看到的如此景象,曾经使他惊讶不已,甚至几乎使他目瞪口呆。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在古巴革命赢得胜利，赢得政权以后，当然也在政府的各级机构和部门里，设置了各色各样的官员。既然是开场了一台戏，总是要有这样或那样的角色的。

最初，有人造谣和攻击说切·格瓦拉少校住进了巴蒂斯塔政权留下来的最豪华的别墅，而且在迅速购置私产。

事实上，这当然完全是攻击和造谣，为了静养严重发作的哮喘病，他确实借住过一套别墅房子，但一旦康复以后，他立刻退出了那一套房子，他在当古巴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的期间，他几乎掌握着全古巴所有的国家财产，但他从来都呆在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他的家庭居室也只是住在哈瓦那的公寓房子里。他每月一百二十五元与美元价格相等的比索，是他少校和部长的月薪，也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这是仅够他用来养家糊口支付必须的花销的。正是因为如此，切·格瓦拉在最后离开古巴时，他竟没能给他留在古巴的妻子儿女，哪怕是留下存有一个美元或比索的存折。

切·格瓦拉在作为古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作为全国最高的管钱管物的官员，作为银行行长，计委主席和工业部长，作为国家的高级官员期间；他的无私和纯洁，他的绝对的神圣的圣洁和清廉，也是不容任何魔鬼来亵渎的。

而越是如此，越是如此地圣洁和清廉，也是越为侵蚀和腐化、腐败不可沾染，也是不能对任何腐败和腐化现象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的。

在古巴，他不会。

在苏联，他也不会。

在古巴革命胜利最初的年代里，在党和国家各级机构，政权建立的最初的日子里，在古巴最高领导层不容腐蚀，不被权力腐

蚀的情况下,在下面,古巴最高领导层,却很快的,相当能敏锐地发见到了一些权力侵蚀所产生的腐化、腐败现象的迅速滋生和蔓延。

有些本来并不纯洁的人,混进了革命队伍,有的是野心家,有的是投机分子,有的本来还是流氓、无赖和很不正经的人,绝非善类。

这样一些人,如果有一些被推上了国家机器、党和政府机构扮演角色时,有的人很快就会原形毕露,有的人则会被权力侵蚀变质。首先从权力分配开始,有些地方就开始搞起一家天下,括起了裙带风,丈夫当了行政领导,老婆就当上了人事处长,儿子呢,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女儿呢,当上了财务主任,女婿呢,当上了保卫队长。别的老共产党员、革命老战士,别的杰出人物,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可以被挤走,调开,靠边站,或者去看大门,或者干脆离职退休去当普通老百姓了。

这是在权力分配方面开始出现的腐败的和变质。

接着,在财务分配方面,极端无聊的荒唐事情,开始出现了。当了官的,可以住最好的房子,一处不行再搞两处三处。在人民农场,五口之家的农工之家,可以只住一间茅草小房,而场长同志,一家人可以分到住上两幢三幢每幢都有十几套房子的别墅楼。格瓦拉还发现不止一个地方干部住进了宫殿,有的人甚至住进了迷宫,格瓦拉在一个地方干部的这样的迷宫里,替这里居住的官老爷查过他一人一家一户所拥有的空调设备和电视机,这一家领导干部的住处,甚至在厕所里也安着空调机,在每一个房屋的角落里,都摆着电视机,总共竟有十七台电视机。而他手下的工人们,一百户人家,竟一台电视机也没有。

这样,明显的又是权力变成了财富,权力成了特权和特殊。

接下来是生活方式和人格的变化。拥有很大权力的家伙们，开始借用权力的力量，借用权力相当于财富的力量，过起了不仅滥用权力，专横霸道，而且作威作福的养尊处优，挥霍无度，糜烂腐败的生活来，他们开始吃喝玩乐、终日无所事事；总是沉迷在大吃大喝的宴会中，总是狂饮滥吃，吃喝的东倒西歪，沉醉的一塌糊涂，而在烂醉如泥的状态中，他们也还不能忘记要他们漂亮而年轻的女秘书们来陪他们睡觉，也许这是为了等他们玩乐尽兴以后，不耽误把女秘书放在腿上，抱在怀里办公。

看看，这些原来也便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数并不很少的一部分官僚的形象，一部这样的官僚的形态和形状。当然如果是需要的话，他们自然也还会一本正经，冠冕堂皇，说教训别人的话说的滔滔不绝，吹牛也直吹的天花乱坠，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欺上瞒下，甚至也拉上边的人下水来同流合污。对下边的不满作乱造反之人实行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镇压。

到了这样的时候，国家与革命，又处在一种怎样的对峙中呢？

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如何来解决这样矛盾和问题呢？

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探讨这样的深邃的革命哲学和问题时，纳赛尔总统更觉得切·格瓦拉的聪明和思想的深刻。

纳赛尔总统不是无神论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他自命为是实用主义者，其实也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坚决反对社会剥削和压迫，坚决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如果不是如此，纳赛尔总统不会总以这样一件事而感到不是沮丧，而是高兴和骄傲，这就是，在埃及，在他领导的革命的影响下，这样的局面已经开始形成了，这就是，作为他的女儿，总统的女儿，在国家的大考中，因为分数不够分儿，完全

进不了开罗大学,而他的司机,为总统开车的一名工人,他的儿子,则可以因为考试达到了分数线,因此可以完全昂首地进入开罗大学。

纳赛尔为缔造了这样的社会平等而骄傲和高兴。

而这样的社会平等,正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

相反,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这样的理想目标,被走后门和特殊化特权来催毁和破坏的话,那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叫作是社会主义制度吗?可以叫,只不过那就是徒有虚名的假社会主义了。

为了考查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假,切·格瓦拉对苏联,是进行过认真的考查的,他考查的一个具体对象是赫鲁晓夫,也许还有米高扬,也许还有别的一些人,他的印象,情况是严重的。

为此,1964年11月期间,在尼·谢·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曾也赶到了苏联,借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的机会,也到了那里,像中国的周恩来、贺龙同志一样,以参加庆典为名,主要考察苏联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的政治走向和趋势。切·格瓦拉不晓得中国同志们是怎么想的。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领导核心的一些其他领导同志,当时曾经期望,赫鲁晓夫下台,应该说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进程中的自我完善的步骤,应该是一个铲除毒瘤,铲除腐败的步骤,特别是,赫鲁晓夫被迫下台,曾被明显暗示指责为的一项罪名,是他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先是机会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的可耻可鄙丑行和严重失误。这样,赫鲁晓夫的下台,很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革命自身完善的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其意义一定会有针对性。

然而,经过切·格瓦拉的实地考察,原来并不像古巴的同志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们推想的情况一样,赫鲁晓夫的下台,不过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权力交替。并不意味着任何革命,虽然有革命的形式,却并不具备革命的内容。因此,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还是在实行着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也还是不同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

切·格瓦拉在和纳赛尔总统的谈话中,自然也曾谈到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自称是纳赛尔的忠实朋友、亲密朋友,他还曾把“苏联英雄”的称号和奖章奖授给了纳赛尔总统。但是,纳赛尔始终对赫鲁晓夫怀有戒心,从来不说赫鲁晓夫是他的亲密朋友,他对赫鲁晓夫并无深刻的好感,因此,他对赫鲁晓夫赌天立誓指责罪犯的苏联前领袖斯大林,也并无太深的恶感。

当切·格瓦拉向他谈起斯大林时,他并不讨厌这个话题,甚而他也谈起了这个话题来,说有一次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一起,在戴高乐总统向他谈起斯大林时,尽管尽人皆知,在斯大林在世时戴高乐是斯大林的一个十分强硬的对手,死硬的反共人物,总会成为斯大林强硬的对手的。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代,戴高乐为法国重新争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和斯大林曾经进行过绝不退让绝不调和的争斗,当然他有时候斗不过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他有了更多的力量和王牌,所以,他对斯大林,是怀有许多铭心刻骨的痛恨的。但是,这位曾经痛恨过斯大林的法国总统,在和纳赛尔总统谈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戴高乐总统说过:“如果二十世纪有伟人的话,斯大林肯定是一个,因为斯大林为世界干下了大事。至于赫鲁晓夫,还看不出他有这种可能,因为他除了揭露斯大林的阴暗面可以算是一个壮举之外,他还干什么事



情了呢？他不过是一个跳蚤，连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都算不上。”

纳赛尔总统这样说过以后，切·格瓦拉也引出一个例子来说，在苏联，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一个苏联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的伟大作家肖洛霍夫，也是苏共二十大的代表。肖洛霍夫二十二岁那年，还是小泥瓦匠时，写出了《静静的顿河》的第一部，当时的苏联“普罗”文学俱乐部——所谓的左翼作家联盟，一轰而上，围攻和批判这部作品，然而，正是斯大林读过这个小泥水匠的《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时，第一个站出来，给小泥水匠和他的这一部作品，写了一封热情肯定的信，这才使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也许正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根由，所以，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作为“二十大”的代表和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他是第一个公开反驳赫鲁晓夫攻讦斯大林“秘密报告”的人，他说过：“斯大林不仅有迷信，但是也有个性！”他当然也是在拐弯抹角地维护斯大林，因为在1956年，赫鲁晓夫正是风起青坪之末，人们还不能完全看透他是一股什么风。肖洛霍夫只觉得全面否定斯大林是不道德的，也是不能符合事实的。在俄语中，“个人迷信”的“个人”一词，含有“个性”的意思，所以，肖洛霍夫用这个词来很俏皮地反驳赫鲁晓夫，而且，还并不以此为止，肖洛霍夫还嘲笑讥讽赫鲁晓夫，想从别人那里，偷来人家扔在脚下的王冠，然后给自己戴在头上。

肖洛霍夫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此后，赫鲁晓夫也许为了附庸风雅，总想把肖洛霍夫引为朋友，访问美国，访问日本，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里，总要点缀上肖洛霍夫这一位作家。并且，总以他本人和肖洛霍夫都是顿河的哥萨克，是同乡而搂脖子抱腰，逢人逢机会便夸耀一番，吹嘘一番他们是

朋友,可是,对此,肖洛霍夫却从来并不热情附和,他始终也保有着他自己的个性,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而正是从这个有独立性的思考的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正确和客观的评价,中国人说斯大林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样的评价,应该说可以认为是杰出的。斯大林也许确实犯过很多严重错误,比如肃反扩大化,蒙受敌人的反奸计之骗,妄杀无辜,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套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也是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列宁曾经一再批判和否定的行政手段,在斯大林时期,事实上被强化了。但是,有一个不能不令人惊叹的事实是:斯大林时期的官僚机制尽管也是越来越完备起来,而监督机制并没有非常广泛地建立起来,同步跟上,然而,斯大林时期的那种官僚机制,却还是多么朝气蓬勃,饱富生命力而多么难得看到腐败现象啊,贪污腐化几乎是罕见的,裙带风,太子党,夫人专政现象,几乎也是没有的,官僚的清廉而刻板有余,谁都不会超越任何规定的享受和待遇,绝不允许有任何人的贪婪和暴富,成为富翁、富婆和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在斯大林时期的国家机制上,由于革命的气氛的强烈笼罩,腐败现象滋生难得适应的气候,所以,虽然那样的国家机制也是官僚机制,但是,国家与革命,似乎还没有形成强烈的矛盾和对峙,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十分严重而普遍地突出出来,所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赫鲁晓夫时期的社会主义机制的。

而当然,还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机制给赫鲁夫时期的社会主义机制提供了基础和土壤。斯大林之后,由于涤荡了斯大林时期的气候,形成了赫鲁晓夫的新的气候,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官僚主义化,也就成了势所必然的正统。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

新领导层,包括阿·伊·米高扬,怎么看,怎么都能看出来他们已经是封建皇帝和帝王一般的人物,怎么看,都能看出他们比资产阶级老爷更像资产阶级老爷。切·格瓦拉和赫鲁夫和米高扬,都打过直接的交道,而且都打过比较多的交道,因此,在很多时候,有过一种思想总是在他与这样的一些人物们面对面的时候,在脑海里萦回。他不断地发问:这样高居于上层的人物,还是有下层人民的思想吗?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他们脑海里充满了统治的思想,他们还能拥有一星一点儿被统治的人民的合乎常情的对不公不平不义非礼无道的事物的愤恨吗?他们完全还能和革命人民、劳动人民,心气相通,心心相印地站在一起吗?大约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是神仙皇帝,大资产阶级老爷化了。让这样的神仙皇帝,资产阶级老爷,对内放弃他们贪得无厌的特权,停止他们完全不顾及人民的困难和死活的恣肆挥霍,不再像封建统治阶级一样构筑他们家族的权力的继承和延续,这是可能的吗?对外,他们还能有支援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他们的走狗的斗争的充沛热情吗?他们也许会囿于传统的习惯和要求,作一些适当的样子,也可能会付出一些投入,但是这些样子和投入,能有多少是真诚的,全心全意的,全力以赴的呢?

比如在刚果,如果赫鲁晓夫能全力以赴,作出一些全心全意的支援,刚果革命人民的领袖怎么能被帝国主义所杀害,怎么能把一场形势大好的革命运动,一场争取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斗争,最终演成一场十足的悲剧呢?

从这些侧面,不是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会产生与革命冲突和对峙的端倪吗?

那么,倒底该怎样解决这样的国家与革命的矛盾和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呢?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切·格瓦拉有志想着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他有志于从国家权力的至高无尚的殿堂再走到统治权力笼罩着的人们中去，投入到反抗帝国主义实行着奴役和压迫的国家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去，再成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成为一个普通的横扫不平、伸张正义的战士、重新享有纯洁的革命者的欢乐，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切·格瓦拉可不可以使自己成为这样的一面旗帜和榜样呢？

切·格瓦拉向往着这样的实验和探索，他将绝不畏惧地勇敢投入这种探索，他宁肯进行无条件的放弃权力，放弃很大权力的实验。他宁肯投身到崭新的革命暴风雨中去，重新做一个除了革命思想和勇敢精神，除了斗争的志气和夺取胜利的抱负，除了拥有斗争武器以外，什么也不再拥有的纯洁的革命者。

当然，切·格瓦拉产生这样的思想和意志，实行这样的行动，也自然并不是为着个人的净化心灵，自我完善的需要。作为他这样的杰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家，成熟的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人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和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在一起。他想他有必要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永远融为一体的道路，他想锤炼一种革命领导人革命的激情永远能压倒或抑制统治欲和权力欲望的心灵，他想知道怎样可以永葆革命的青春和热情，怎样又可以永葆革命的坚贞和纯洁。

当然，除了这样的精神情愫之外，他自然还会有一些实际的追求、自然也还会有一些实际期望的目标。

他的行动并不是他完全的个人的兴趣所在。他全力以赴去争取的事业，完全是革命的需要。他的行动并不是个人的行动，而是肩负着革命的任务去战斗。

## 为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早在 1960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周密策划派遣雇佣军入侵古巴,开始对招募来的雇佣军进行训练之时,使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为训练雇佣军选择的场地,会不会招来可怕的、严重的后果和麻烦。

虚伪的美帝国主义不肯在美国的本土建立大规模的雇佣军训练营地,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既要作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办坏事,又怕坏名声;既要搞侵略,又怕摊侵略者的罪责。但是,这也还不是美帝国主义统治者的全部担心,他们还担心另外一件事,这就是也担心别人也来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美帝国主义也就害怕古巴训练美国的“黑豹党”,来到美国打游击,也到美国来搞武装斗争。

所以,美国佬把入侵古巴雇佣军的训练营地,确定在了危地马拉最偏僻难为人知的山地峡谷和荒岛上,确定在了波多黎各的比耶克斯岛,以及尼加拉瓜的一些地方。

美国在这些加勒比海的各个小国,豢养的走狗,是完全操纵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手中的。但是,这些小国家的走狗们,几乎也都一致地向中央情报局表示着一种担心,而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比他们还要早一些,已经在产生着这样的担心,他们的这种担心就是:他们害怕在哪个走狗国家训练入侵古巴的雇佣军,便会在哪个走狗国家招惹来由卡斯特罗派遣的,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知道切·格瓦拉不仅是游击战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他都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典范和权威。同时,他们知道古巴革命后,古巴领导层的分工,切·格瓦拉不仅主要负责古巴的经济工作,他也主管着对外事务,特别是他还主管着、领导着古巴全国的所有准军事组织包括民会组织,预备役军人组织,军事动员组织。从这些组织中组建的游击队,进入训练入侵古巴雇佣军的国家来打游击,搞报复性的活动,或者干脆就以此为契机,展开在这些国家的革命,完全是一种可能被激发的行动。

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一些国家的走狗们,对这一点担心的紧,骇怕的紧,他们是充满了恐惧的。

那么,既然这是敌人的一个痛穴,既然这是敌人腹部的软组织,作为如此凶恶顽敌的对头一方的古巴方面,会不会想到和考虑到敌人害怕打哪儿,偏偏就打哪儿的出拳方位和手段呢?

这当然是无需说的。

善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古巴领导人,同时是富于斗争策略和战斗艺术的。

因此,连傻子都能想到的事情,古巴领导人们,不会不能想得到。只是,他们也许想得更深一层,当时,他们可能想到了这样出手制敌的方法,但是他们可能进行了克制,为的是避免授人以柄,给敌人冒犯和入侵提供一个借口。

不过,猪湾事件以后,这样的借口就再也不能成立了。猪湾事件,美国佬组织雇佣军,利用它的仆从国的走狗,来冒犯和入侵古巴,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破坏了国际秩序的规矩。古巴人自然也就有理由来破坏这本来就令人不满的国际世界秩序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和压迫的秩序,本来早就应该打破了。因此,由于帝国主义和他们走狗的蠢举,他们派遣雇佣

军人侵古巴的行动,事实上也就是对古巴革命者发出的永远有效的对他们进行革命的邀请。1961年4月的美国中央情报组织雇佣军人侵古巴,给古巴无条件进自人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一切仆从国家开展革命活动打开了大门。

美国佬不能只搞州官放火而不容百姓点灯。

从哪里开始组织反革命,就可以针锋相对地去哪里组织进行革命。有压迫就有斗争。对于站起来的革命人民来说,压迫是不行的,压迫只能引发斗争,永远的压迫,就有永远的反抗和斗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将是必然的状态,这将是不可制驭的状态。

因此,如果说,在猪湾事件发生之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走狗最担心招来切·格瓦拉的游击队之初,古巴人并没有在他们想到的时候,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古巴人不能让他们掌握有很灵的预见性。

但是,从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以后,古巴革命领导层,开始对古巴面临的形势,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更为广泛的革命手段的选择,产生着了十分深刻的考虑。

面对着如此横行霸道、究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古巴不能不对自己的命运寄托有更多方位的考虑。

通过1962年的导弹危机,古巴人发现,依靠别人,是绝对不行的。赫鲁晓夫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人吗?他气壮如牛的时候,仿佛完全可以依靠,好像他会是强有力的,而他胆小如鼠,还没有怎么地就屁滚尿流的时候还能指望可以依靠他、借助他的力量来支撑和帮助吗?那几乎就是完全不能够的了。

所以,古巴人不能不多想一些门道。

想什么样的门道呢？

门道当然很多，很多。

大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导弹危机之后开始，其中所想到的门道之一，大约就包括切·格瓦拉放弃古巴国籍，放弃古巴党和政府中的高级职位和古巴国家的当时最高军衔，放弃与古巴的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和牵连，然后去开辟新的战场，开辟新的天地。

古巴在拉丁美洲的斗争中，是不能孤立的。古巴在针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反抗斗争和进攻中，应该能形成犄角力量，应该形成前锋和后卫的部局，不能总是横站和独力支持。

出于这样的考虑，最高领导核心大约同意了切·格瓦拉的这样的建议，同时确定了由切·格瓦拉来主持这方面活动的全权策划，他不仅具有这种全权策划的非凡能力，同时也有这方面的绝对权威和资格。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的绝对信赖和依恃，是绝对无可置疑的。

由于有了这样的策略，事实上 1962 年年底古巴导弹危机全面结束以后，从 1963 年的年初开始，切·格瓦拉在哈瓦那，就开始独立地组织着一个班子，组织着一套人马，开始了一系列的高度机密的组织工作。

最初，是由几位从古巴革命军中抽调选拔出来的精干的上尉，来充当切·格瓦拉的助手，协助格瓦拉展开在这方面的工作的。

最初的工作，主要是两项，第一项是全面地掌握拉丁美洲帝国主义走狗统治的部分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等诸多方面的情况，第二项就是组织适合到古巴以外的地区开展工作



的队伍。

这两项工作,最初是在切·格瓦拉的指导下,由他的主要助手们来实施进行的。

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尚未取得古巴国籍来到古巴居住的外国共产党的女共产党员。通过工作联络,被组织进入了这个切·格瓦拉领导下的特殊部门工作。

这个外国女共产党员的真实名字叫塔玛拉。

一开始,切·格瓦拉没有直接接触她。一开始和她建立联系的是格瓦拉手下的助手,是那些年轻精干的上尉们。

这一位塔玛拉,当时具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籍,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籍。

塔玛拉的爸爸妈妈都曾是德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5年,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查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塔玛拉的爸爸埃里希和母亲娜佳,逃出德国,迁徙到南美洲的阿根廷来投亲靠友,并在这里立下脚来。埃里希后来成了布宜诺斯艾里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他和他的妻子娜佳,始终不渝地坚守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37年,他们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出生了女儿塔玛拉。

因为塔玛拉是在阿根廷出生的,所以,她也拥有了阿根廷的国籍。

她的父母在阿根廷,后来也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发生了联系。仍然坚持着革命活动。

1952年,埃里希一家举家迁回了民主德国,他们又在东柏林落脚下来。埃里希和他的妻子仍然在教育部门工作。这时候,塔玛拉已经出落成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她在阿根廷受完了中学教育。回到德国后,她就考入了柏林洪堡大学的语言文学

系。

塔玛拉生得十分漂亮而且聪明，婷婷玉立，苗苗条条，健康而结实。由于她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她从很小开始便很有思想，很富于政治生活的热情，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并且，她也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大量的文学书籍。其间她强烈地喜欢着一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比如《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绞刑架下的报告》，这些书籍对她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塔玛拉生性活泼、热情，喜欢音乐、舞蹈，弹琴唱歌，她都很有两手，而且，她酷爱体育运动，长跑、短跑、体操、跳高、跳远，还有一些球类运动，打网球，打排球，她都热衷而且练就一定的水平。

她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加入了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她由于政治上的成熟，成为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她开始成为一个热情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外事部门工作。由于她是出生在拉丁美洲，出生在阿根廷的，她能非常熟练地掌握西班牙语和法语，同时，也十分明白拉丁美洲的一切风情民俗，比较熟知拉丁美洲的情况。正因为如此，1960年初，当一个古巴革命政府的科学教育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时，塔玛拉成为了民主德国有关部门的一名接待成员，并且充当接待代表团的翻译。

当时，访问民主德国的这个古巴代表团的团长，是古巴科学院的院长安东尼奥·努涅斯上尉。

努涅斯上尉当时已经是一位中年人，他的文化水平很高，在

## 切·格瓦拉

参加古巴革命之前,已经是拉斯维利亚斯大学的教授,后来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地下组织。1958年第三季度,当切·格瓦拉带领第八纵队进军来到拉斯维利亚斯省后,他就投奔到第八纵队来参加了武装斗争,当时,切·格瓦拉任命他为第八纵队的作战参谋,并且授予上尉军衔,在解放圣克拉腊的战斗中,他身入虎穴,作为格瓦拉的全权代表,劝降了该市最大的要塞兵营,因而立下了很大的战功。同时,也进一步成为了切·格瓦拉的得力助手。

努涅斯上尉是切·格瓦拉的下属和亲密战友,他率团来民主德国访问,其间遇到了切·格瓦拉的女老乡塔玛拉,他们自然会十分热烈地谈论起切·格瓦拉来。而谈起切·格瓦拉来,自然也就会谈起古巴革命决定性胜利的时日里的许多惊心动魄简直传奇般的动人故事,努涅斯和塔玛拉谈话不存在语言障碍问题,他们可以交谈得十分透彻而投机,英雄的古巴革命事迹,马上激发起了塔玛拉对古巴的无比向往。

1960年12月,切·格瓦拉率领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中国之后,来到民主德国访问。塔玛拉作为接待代表团的翻译,她参加了接待切·格瓦拉访问柏林的工作,使她见到并且熟悉了她其实早已熟知并且无比敬仰着的这位古巴革命的英雄。

切·格瓦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了这位年轻的德国女革命家。她当然也和格瓦拉谈到了她曾经在阿根廷生活的经历,当然,这也引起了格瓦拉的兴趣。接着,塔玛拉就充满激情地向格瓦拉提出到古巴革命斗争前线去参加战斗工作的请求,格瓦拉向塔玛拉强调了当时古巴作为革命的前线国家,斗争任务的严峻和斗争生活的艰苦,所以,当时并没有答应塔玛拉的请求。

但是,强烈向往着投入革命战斗,充满理想激情的这位德国姑娘,充分地利用了她同时是阿根廷生人的优势,她的语言会话能力和生活习惯,都不会给她造成障碍使她来到令她神往的革命的古巴。最终她还是想方设法,使她如愿以偿,来到了古巴。

古巴在革命胜利后,最突出最中心抓的几项工作中,土地改革和全面扫盲教育,是尤其强调的。知识分子的缺乏和需要因而被珍视和欢迎,是自然的。当时古巴对拉丁美洲的所有教师和医生,几乎都敞开着进入的大门。于是,塔玛拉被欢迎来到哈瓦那,她首先在教育部门找到了工作位置,她当时既是个大姑娘,也还是个小姑娘,只有二十三岁,精力十分充沛,所以,除了干一份工作之外,她还考进了哈瓦那大学新闻专业学习进修。她也参加了哈瓦那的部门民兵组织,参加那里的军事训练,她不怕苦不怕累,同时也由于她有体育锻炼出来的好体力,她总是争先恐后地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义务劳动,她最爱干的活计是到甘蔗田里砍甘蔗,她最喜欢吃得食品,也就是啃甜甘蔗,真是既是饮料,又是面包。

塔玛拉很快成了哈瓦那的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

她和切·格瓦拉有过联系,但是,很难得见到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古巴,可以说是最大的忙人之一,可以想象他肩负着多少职务,他总是肩负着十个以上必须做实际工作的职务,而且,几乎都是主持工作和领导工作的职务。有一些工作职务是无形的,但几乎是更为繁忙的,比如意识形态和外事工作,所有宣传出版广播影视书刊印刷,几乎无不在他主管过问之例。外事工作更是繁忙,他是众所周知的不在位的外交部长,所有的外国代表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他都在接待者之列,有些外国代表团也奇怪,访问古巴时,好像不见到菲德尔、劳尔和切,

就硬是不肯离开。所以，塔玛拉难得有见到格瓦拉的机会，但是，有时她也会偏得，民主德国的各种革命代表团，几乎每年都有几批来访古巴，这时候，塔玛拉总是被请来作翻译工作，在这样的时候，在切·格瓦拉接见德国同志时，塔玛拉经常也就有能见到切·格瓦拉的机会了。

塔玛拉不仅因为与切·格瓦拉有联系，而被格瓦拉手下的助手们所熟悉，她和努涅斯上尉的频繁联系，也使他熟悉了许多格瓦拉的老部下，主要是在第八纵队干过的一些老战友和老同志。

这样，在进入1963年年初的时候，当初，格瓦拉领导下的一个特别行动组已经成立起来以后，在协助格瓦拉组建队伍的上尉们看来，塔玛拉既然是个外国人，既然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天然公民，所以，认定她可以是一个被吸收进入格瓦拉特别工作组的对象。

恰好在这时候，一个尼加拉瓜的革命组织，准备吸收塔玛拉到尼加拉瓜去参加那里的桑地诺革命阵线，塔玛拉表现出了积极参加的热情。这样，格瓦拉下属的上尉们，认准了塔玛拉是一个有志于参加革命地下工作，有志于完成艰巨任务的战士材料，因此，便也向她提出建议，请她来参与他们正在进行的秘密工作，塔玛拉当然欣然答应，甚至是喜之不尽的，因为她终于找到了为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去战斗和去献身的机会。

虽然，这时候，上尉们还没有告诉塔玛拉，她参加的是由切·格瓦拉直接领导和指挥的特别行动组织。

长时期的艰巨的战斗和斗争生活，培养和训练了古巴革命者最卓越最超凡的进行秘密工作的能力。他们执行着保密工作的铁的纪律和保密工作完备的铁的原则。他们的任何秘密机关，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火候不到时候，是绝不随便揭开的。

塔玛拉在完全不知道她已经是切·格瓦拉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的特别行动组织的成员，开始接受秘密工作的严格训练。她被训练使用密码书写的技术，她被训练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她当然还被训练驾车、驾机和熟悉各种武器的使用，她被训练掌握秘密工作的反映、判断的能力和行动的规则，行动的铁的纪律。

所有这些训练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塔玛拉被派遣到西欧国家执行秘密任务。这些任务，有的是她经过适当的努力，轻易便可以完成的，有的是完全给她出的难题，是很难达到目标，甚至几乎是完全达不到目标的。塔玛拉在领受和执行这些任务时，完全不知道这是派遣她去作秘密工作的演习，完全不知道这是派遣她去适应秘密工作的生活，完全不知道这只是在考验她的品质锻炼她的能力。她最明确清楚知道的是，在她前往西欧进行这场演习和锻炼的时候，她已经不再是塔玛拉了，而是已经变成了塔尼娅。她的护照，也不是古巴签发的，而是另外一个南美国家签发的。她的身边，她的家族历史，自然也都不是实在的真实的了，而是完全变成了像是一部小说一样虚构的人物角色，只是每一个细节都合情合理，完全的天衣无缝。

塔玛拉，从此完全变成了塔尼娅。

塔尼娅似乎比塔玛拉更聪明了，特别是，更机警了。

她一切完全遵照秘密工作的规则行事，她的所有活动都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和漏洞，看起来她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天才。

在她进行整个演习和锻炼期间，切·格瓦拉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们，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秘密的，对她实行了配合。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测验和考察。

测验和考察的结果，当然也是令人满意的。

## 切·格瓦拉

---

大约半年以后，塔尼娅又回到了哈瓦那。

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返回到哈瓦那以后的第二天，她被通知到古巴政府的工业部来，她被陪她来的上尉，领进了一间不大的，设备完全谈不上像样的房间。

切·格瓦拉已经在这间屋子里等着她。

格瓦拉请塔尼娅在椅子上坐下。

塔尼娅不知道该向切·格瓦拉说什么话。她只是感到非常惊奇，格瓦拉怎么会单独接见她，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重要了呢？

切·格瓦拉首先向她一笑，说：

“塔尼娅同志，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您一直是在我的领导和指挥下进行工作和学习的。您的一切情况，我是都了解的，我都已经知道了。”

塔尼娅感到惊诧。她瞪起了圆圆的，像是多瑙河水一样晶蓝的蓝眼睛，她眼盯盯地看着切·格瓦拉只说了一声：

“是吗？”

格瓦拉一笑，说：

“当然。”

塔尼娅立时感到激动和幸福。她真没有想到，她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在切·格瓦拉的直接指挥和领导下从事着工作和学习，这也真是太神圣、太伟大了。

于是，她说：

“我真完全想像不到。切·格瓦拉同志，我真是太幸福了！”

切·格瓦拉说：

“我将完全不能保证您的幸福。相反，我们要您去执行的主要的任务，将可能是十分困难，十分艰巨，也是十分危险的，你必

须要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也要有着作出牺牲的准备，这可能是最难的。”

塔尼亚说：

“不。切·格瓦拉同志，这样的准备，在我奉命到西欧工作的时候，就已准备好了。您想问我怎样准备的吗？需要不需要我先向您背诵一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呢？”

切·格瓦拉说：

“为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一切，直至生命。这是无需经常背熟在嘴上的，但必须是常埋在心，必须是坚定的，准备必须是十分充分的，这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就能够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地前进，否则，动摇和摇摆都是可能发生的。而我们现在要你去执行的使命，任何的动摇和摇摆，都将是致命的，都将是危险的。”

塔尼亚大睁着眼睛说：

“我坚信，我不会发生这样的致命的危险。我相信我能完成一切任务。我并不想死，而且，我想活得更美好、更幸福。但是我决不怕死。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同志，我甚至愿意向格瓦拉同志作出个人的忠诚的保证，我将完全愿意无条件地完成您交托给我的任何革命的工作和任务。希望您能完全的信赖我。”

切·格瓦拉说：

“我们已经在完全信赖着您了。塔尼亚同志。”

接下来，切·格瓦拉向塔尼亚交待了派她到玻利维亚执行特别使命的问题。

这是在1964年的10月。



## 塔尼娅

在塔尼娅和格瓦拉谈话,领受使命之后,她又有了另外的名字和身份。她又被叫成了劳拉·古斯特雷·鲍尔,她的出身,也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而是变成了阿根廷的一个大牛场主的家庭,她的父母被说成是阿根廷人,只是她的母亲还被说成是德国人,以此标明她的德国血统的来历。

她俨然打扮成了一个阔绰的富家小姐千金,衣着考究而华丽,仪态非凡不俗,她已不持古巴国家的护照,而是持着南美洲其他国家的护照,以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于1964年的11月间离开哈瓦那,沿途来到了南美洲的国家秘鲁的首都利马。

她在利马游玩了半个多月,实际上自然是在演习,以使她能够完全自然地进入秘密工作的状态。

她自我感觉良好,感觉到自己已经能够十分自然地把握自己扮演的角色了,她迫不及待地急于走上舞台。1964年11月18日,她终于又从利马来到了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其时,玻利维亚正好从刚刚发生过的一场军事政变的政治动乱过后,开始稳定下来。

前不久,仅仅就在不到二十来天前的时间里,这里的玻利维亚的“猩猩党”,美国的十分忠实的走狗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将军,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具有民族主义,民主倾向的前总统帕斯·埃斯登索罗政权,由这位巴里恩托斯将军踏上了总统的宝座。成为了玻利维亚的新的统治者,同时,马上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开始推行着军事独裁的专政,大批军人,涌进了玻利维亚的国家政府机关来工作。

这种局面,很利于塔尼娅在拉巴斯迅速地安顿下来,迅速地打开她的活动局面。

一般的说,军人的自然天性,似乎都特别喜欢美人和骏马。

塔尼娅来到拉巴斯,无疑是一个光灿耀眼的美人。

她住在拉巴斯最豪华排场的饭店里,作为一个花销阔绰富有的单身活动的女郎,她在出入俱乐部,娱乐场寻开心的时候,自然也就成了军人新贵们注目和追逐的一个目标。

因此,很快,塔尼娅和新的总统府的新闻和情报处长贡萨洛·洛佩斯就搭上了关系。当然只是从认识到深交,开始成为朋友,但绝不更深入一步。塔尼娅能很好地把握分寸。

塔尼娅结交认识了这样的人物。她自然也就掌握了一把打开与拉巴斯更多的权贵交际的大门的钥匙。

她如此年轻漂亮,楚楚动人,仪态高贵、富足而阔绰,这都有诱人的魅力,特别是她熟练地掌握着好几种外语,她和这里的任何人谈话和交际,都不存在任何隔阂和障碍,都可以十分自如。而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是,她的德国血统,在玻利维亚军界,是尤其受到推崇和尊敬的。因为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许多年来,玻利维亚的军队,都是聘请德国军官来训练和指挥的,玻利维亚的军规制度,一直照抄着德国的军规制度,他们把德国的军规制度,一直崇拜为玻利维亚军队神圣信条,他们对德国人的崇拜迷信,是相当深刻的。这大约还因为在玻利维亚现代史上,有过一个最有作为,也最得人心的总统,他就是1937年到1939年间在玻利维亚当过总统的赫尔曼·布莱希中校,而这个总统,虽然确系玻利维亚人,但他确实也还是一个德国人的儿子。

由此，德国血统在玻利维亚更受到特别的尊重，而德语，自然也便在玻利维亚受到了重视。在阿根廷和其他南美国家，除了通用西班牙语以外，因为往昔的西班牙贵族崇尚法语，所以法语也相当流行，在玻利维亚，法语自然也有其一席之地，但是德语，却因为现代历史的影响，似乎更具被推崇的地位。

而所有这些都为塔尼娅在这里开展活动凭添了优势。

凭着她与总统府新闻和情报处长贡萨洛·洛佩斯的关系，塔尼娅很快成了玻利维亚一家官办的周刊社的编辑和记者，她同时又在玻利维亚教育部得以安排了一件差事，她被特聘为给政府的部长级以上高官们的子女讲授德语课的教师，而有了这个渠道和便利，她可以把她的脚下路径通向到玻利维亚更高统治阶层的台阶上去了。

她特别结识了玻利维亚内政部长兼司法部长安东尼奥·阿赫德斯的私人女秘书安妮塔·海因里希。海因里希经常招呼和照顾阿赫德斯的子女们来塔尼娅这里学习德语，所以，海因里希和塔尼娅结识，并且成为好友，便也有了机会。而且，因为海因里希也是一个有德国血统的女子，因此也更容易和塔尼娅非常地亲密起来。

这样，海因里希自然也就把塔尼娅引荐到阿赫德斯部长那里。

阿赫德斯部长立刻也被塔尼娅的魅力所吸引，他马上主张把塔尼娅也吸收到他内政部属下的机构里来工作，阿赫德斯听着塔尼娅的语词清淅、声韵优美，就建议她到内政部的广播局来主持电台的节目。

这样，塔尼娅便在拉巴斯的国家电台，也找到了一个位置。她主持的节目是妇女问题的节目，凭着塔尼娅广阔的思路，她用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少许聪明,就可以把这个节目办得颇具特色,广有影响,她成了拉巴斯很有名气的女明星,以至在一次很盛大的总统府宴会上,巴里恩托斯总统亲自向塔尼亚发出参加宴会的邀请,并且,在宴会上一见塔尼亚便叫出了她此间公开使用的名字:劳拉·古特雷斯。并且,立刻向她大声地,唯恐别人听不到地宣布:他是她的朋友,他是她的很好的朋友。

这时候,无疑,塔尼亚在拉巴斯,已经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她几乎开始对玻利维亚的一切了如指掌,她差不多能够完全随心所欲地掌握玻利维亚国家的一切底细和情报了。

但是,尽管如此,她还没有玻利维亚国籍,她仍然被叫作是外国人。

她在离开哈瓦那时,曾经得到过指示和允许,在感情需要和工作生活需要时,她可以寻找适当人选恋爱和结婚,但是这样的结婚和恋爱,都不能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不能有碍于执行使命,不允许暴露任何秘密,包括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来历。

因为有着这样的指示和活动余地,塔尼亚后来认为有必要取得玻利维亚国籍,于是,她就选择了一位还堪可爱的玻利维亚大学生,名字叫马利奥·马丁内斯,和他恋爱、结婚。在举行结婚登记的同时,她便同时拥有了玻利维亚国籍。

这时候,大体已是她来到玻利维亚一年多时间以后的事情了。

在这个期间,哈瓦那几乎和她绝无进行任何联系。

她好像被遗忘了。

但是她非常清楚,她无比想念的哈瓦那,绝不会忘记她。

她甚至有的时候能感觉到,哈瓦那仿佛经常就在她的身边,她知道哈瓦那的聪明极至,世界上的任何人,几乎都是不能比拟

的，特别是哈瓦那的坚执和忠诚，简直可以说完全是纯粹的。因此，她也很期望着自己，能够同样地纯粹起来，而且，由于她已经过了训练和考验，在这个纯粹起来的过程中，她能保持着巨大的克制和耐心。

她俨然尊守着秘密工作的铁的纪律，绝不主动出击，绝不和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进行未经授命的任何与秘密工作任务相关的联系。

因为心中有团火，她自然也不会寂寞。

她不急不燥，始终尽心尽力，极有分寸，神情自若地扮演着她的角色，她一直在默默地、安心地静静地等待着。

她准备着等待漫长的时间。

对此，她也是心中有备，是无可畏惧的。

然而，忽然，有一天，在她完全不经意的情况下，在她从拉巴斯内务部广播电台下班后走出大厦，来到大街上的路径上时，一位路人仿佛是偶然与他同步并肩而行。此人也是西服革履，一脸富相，一身贵气。他连头也不扭，突然用似乎仅能使她听到的声音，说出了一句她盼望已久的联络暗号。

按照规定，她立刻开始查着这个人行动的步伐。终于，她还看到了此人在又走出到几步以外后，作出了一个几乎是很难令人觉察的形体动作。

一切都完全对上了联络信号。

塔尼娅马上随上这位文质彬彬的绅士，并且挎起了他的胳膊，随他来到了一个已经有夜色笼罩着的广场露天酒吧的双人圆桌上来。

他们面对面坐了下来。

他们仅要了一杯不加奶、不放糖的咖啡和一杯柠檬汁。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塔尼娅尽管训练为素,但是她仍然禁不住心跳出声,也许是因为过分的激动,也许是因为过分的紧张。

坐下来后,她仍然认不出对面与她坐着的这位绅士,是不是曾与她似曾相识。

后来,还是对方平静的,甚至是平淡的,几乎是慢条斯理的说话声,使她自然一惊:

“上尉!,是您呀!”

对方冷静的回答是:

“我是里卡多。里卡多,从西班牙来此定居的土地经营商。”

塔尼娅明白了。她轻轻地,仿佛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

塔尼娅主要是从声音,而不是从面孔上,知道了在她对面坐下的,原来就是切·格瓦拉的特别行动组的主要助手之一何塞·马丁内斯上尉。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当过古巴革命空军的飞行员,也当过古巴起义军坦克部队的指挥员,他是参加过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的老战士。在解放战争年代,曾经是另一位著名的古巴伟大革命英雄卡米洛的得力助手,他是古巴最早进入秘密工作组织的先锋,已经到过许多地方,支援过许多兄弟国家革命者开展的斗争,有着非常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

不用多说什么,塔尼娅已经完全明白了,随着这位了不起的,能干的,切·格瓦拉的干将的出现,一场大的活动和行动的序幕,大约已经是在玻利维亚的空间里拉开了。

想到此,塔尼娅不仅激动万分,而且激动不已,她渴盼的时刻,战斗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 走向新的战斗生活

1966年11月初,切·格瓦拉出现在了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的街头。他也完全像个阔绰的商人,西装革履,仪态不凡,在拉巴斯走街串巷,考察这里的民俗和民情。

1952年,作为年轻的大学生,实习的外科医生和探险家,格瓦拉和他永生的好朋友阿尔维托医师,曾经漫游过玻利维亚,来到过拉巴斯。

今天,切·格瓦拉重返拉巴斯,他可谓是旧地重游。

令格瓦拉惊异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整个外部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比如古巴,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生景象,可是,在拉巴斯呢?依然如旧,一片死气沉沉,到处是破旧脏乱的街巷房屋,所有的人几乎都无精打采,懒懒洋洋的,生活实在太阴暗太晦涩了。这气象,可以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在这里仍然继续着怎样的黑暗统治,残酷剥削和压榨的罪行。

切·格瓦拉是有兴趣深入考察一番拉巴斯的。他很想仔细考察一番这里的政治、经济形势。

但是,考虑到安全,他还是不能在拉巴斯久留,而是仅把拉巴斯作为匆匆忙忙的过站,基本上是在这里打了一下尘,然后就匆匆忙忙又离开拉巴斯奔赴来到远离拉巴斯,位处在玻利维亚中心南部地区的已经在开发中的,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队营地。

切·格瓦拉当然不是单人匹马,独来独往,单人行走的。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

塔尼娅在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之前,已经展开了大量的,有效的基础性的工作。

堪称是秘密工作专家的里卡多即何塞·马丁内斯上尉,在前期来到玻利维亚时,就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在里卡多之后,化名庞博的加里·塔马约上尉,和化名图马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也已经先期进入玻利维亚。这些人,都是切·格瓦拉的老部下和爱将,都是一些能征惯战的好手。

迎接和具体负责警卫切·格瓦拉从巴西进入玻利维亚,进入拉巴斯,并且陪同切·格瓦拉来到游击队营地的,是已经化名叫帕乔的阿尔维托·奥卡上尉。他也已经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秘密工作专家,他已经几出几进玻利维亚,几出几进拉巴斯,完全把来往的路途都踏熟了。

他陪同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之前的最后一次进出拉巴斯,仅仅是在两个多月之前,那一次,他是持着乌拉圭的护照,由智利飞到拉巴斯来的,他最后一次踏查进出路线万无一失,他才又飞到了巴西,接来了切·格瓦拉。在拉巴斯,切·格瓦拉平安小住两日以后,帕乔就一切按照事前安排好的程序,和一直在拉巴斯等待着切·格瓦拉到来的加里·塔马约上尉,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也就是庞博和图马会合,驾驶两辆吉普车,扮演成一支科学考察队或巡回医疗队的样子,驰离了拉巴斯,经过科哈班巴省的省会,经过圣克鲁斯城,然后平安到达了尼阿卡瓦苏河畔的“卡拉米那”庄园。

这个“卡拉米那”庄园,是在里卡多来到玻利维亚,和塔尼娅建立起联系之后,在迅速展开的行动中,经过一番实地的踏查,然后开拓建立起来的。



里卡多完成联络任务以后，紧接着庞博和图马到了玻利维亚，他们在玻利维亚境内进行了一场紧张的考察和漫游，他们选择了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的地场。

最初，他们看中了玻利维亚北部的上贝尼省地区。但是，后来他们还是选中了玻利维亚南部的尼阿卡瓦苏河畔，因为这里地势险峻，人烟稀少，丛林茂密，适合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而且，这里邻近阿根廷，进出阿根廷也比较方便。

他们选好这个大的地场和方位后，就由玻利维亚人科科·佩雷多出面，花销两千五百美元，买下了这里的一个已经开发出来的农场，这就是“卡拉米那”农场。

这个“卡拉米那”农场，拥有一千二百二十七公顷土地，这是一个很辽阔的范围。但是，农场本身没有居民，只有一排空落落的房舍。

它的附近有两个小小的村镇，一个是拉古尼利亚村，另一个是古铁雷斯村。

在“卡拉米那”那排空落的房舍远处，大约是在三公里之外，不久前也建起了一幢房舍，那是过去玻利维亚地方政府的一个官员，名字叫西罗·阿加尼亚拉斯的房子。此人就在离此不远的丘基萨卡的卡米里市当过法官，在那里还开过肉铺，作过生意，所以，当官作买卖，都敛了一点钱，于是，便在这边也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当起了这边富有的大地主来，在他的自己的土地上，也建造起了一个庄园，营造起一个土地主的王国来。

后来发生的悲剧证明，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加上土地主的家伙，确实不是革命者们的芳邻，而是革命者们一个死敌。

这个阿加尼亚拉斯法官，虽然不再在卡米里拥有官职了，但他和卡米里市，始终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既有经济上的联系，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也有政治上的联系。

卡米里市,是一个不大的小城市,但是,却是玻利维亚南部驻军的一个中心。玻利维亚陆军第四师的司令部,就设置在这里,阿加尼亚拉斯和第四师的军官们,有很多的过往和联系。

也许这是当时革命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用一个玻利维亚人的名份买下的“卡拉米那”农场的科科·佩雷多,是一点假也不参的真正的玻利维亚人。

科科·佩雷多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安东尼奥·佩雷多;一个是因蒂·佩雷多。

安东尼奥·佩雷多,就是塔尼娅任职的拉巴斯广播电台的上属的内务部广播局的局长,这人是一个职业的公职人员,非军人,是知识分子,是前政府留下来的官员,有进步思想,不是反动分子。

他们两个兄弟因蒂和科科,却完全是两个革命分子。

因蒂和科科,都是拉巴斯大学的学生,从来就是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因蒂很早就成为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成员,一开始的时候,负责玻利维亚的学生工作和青年团组织工作,后来还曾是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并担任过玻共拉巴斯委员会的组织书记,算是玻共的重要干部。

他的兄弟科科,也曾是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下的共青团的领导人,是一个十分向往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年轻人,曾经两次访问古巴。古巴革命的英雄们,令他崇拜不已。特别是切·格瓦拉的个人品格和魅力,对科科有非常深刻的吸引,他从古巴返回拉巴斯后,他也学习格瓦拉早年锻炼自己的作法,去充当过内河轮船的水手,当过货车司机和捕鳄者,在冒险生活中锻炼自己。

## 切·格瓦拉

由于科科和因蒂是这样的一些人物，塔尼娅经过他们的兄长安东尼奥的介绍认识后，并没有马上动声动色地和他们进行深入的接触和交往，后来，当里卡多在拉巴斯出现以后，经塔尼娅介绍他们认识后，经过里卡多的多方考虑，因蒂和科科，也才被同时吸收到了玻利维亚特别行动的组织中来。

当然，这时候他们仍然只与里卡多建立了联系，他们还完全不知道塔尼娅也在这个联系网上。

后来庞博和图马也来到了拉巴斯，他们带来了比较丰裕的一些活动经费，他们和因蒂、科科兄弟联络起来，展开了活动，后来经过一番周折安排，就物色并买下了“卡拉米那”这一个农场，确定在这里建立玻利维亚的游击中心基地和大本营。

其间，帕乔和里卡多，也都来过这个地场，很仔细地踏查过这里的环境。首先由里卡多返回到切·格瓦拉的身边，向格瓦拉仔细汇报了情况，切·格瓦拉认为此处与马埃斯特腊山区颇多相似之处，于是，就同意了此处作为中心基地的计划。之后，约定好行动的时间和步骤，切·格瓦拉迅速离开古巴，转道巴西圣保罗市和帕乔汇合在一起，在帕乔的陪同和警卫下，来到了玻利维亚，进而来到了这里，来到了“卡拉米那”。

## 给双亲的一封信

1966年11月7日深夜凌晨两点钟，切·格瓦拉在帕乔、庞博和图马等人的陪同下，到达了“卡拉米那”那一幢原来是空落

落的房子。

他们在离此还很远的地方，隐匿起了一辆吉普车，然后共乘一辆吉普车，向“卡拉米那”这边靠近。在二十公里之外，他们把吉普车驰离开公路，开到一个悬崖处去，然后从那里弃车绕道，踏着夜色，徒步急行军，向这边走来。

他们已经完全背起了沉重的背包和作战武器，仿佛又回到了1956年12月26日走下“格拉玛”号踏上马埃斯特腊山那样的征途。

从现在起，切·格瓦拉已经完完全全地，再不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一名国务活动家和部长了，从现在起，他开始真正的又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了。从现在起，切·格瓦拉开始完成一个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他把自己从国家的权力高峰上完全地自动下降下来成为一个横扫不平和压迫，横扫帝国主义奴役的革命者。

他在实践着他的理想、誓言和他的追求。

1965年的3月，当他辞去古巴党和国家的崇高职务，放弃当时古巴的最高军衔，放弃古巴国籍，准备作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投身到支援各国人民寻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时，他给菲德尔·长斯特罗，也是给古巴党内，军内同志和古巴全国人民，留下过一封史诗一般的，气壮山河的告别信。

在那个同时，他还写过一封充满誓死如归情怀的告别信，寄回到南美洲的故国阿根廷，寄给一直在那里仍然完全过着平民生活的父亲和母亲。

在那封告别双亲的信中，好像切·格瓦拉已经向他的父母双亲，描述过他重上征途，重上战场的情景。

那封信这样写着：

## 切·格瓦拉

两位亲爱的老人：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

将近十年前，我曾给你们写过另一封告别信。据记忆所及，当时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是一名比较优秀的战士和比较优秀的医生；而今，我对医生一行已无兴趣，但作为战士，我却不是那么差劲的。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觉悟大有提高，我的马克思主义也正在生根，逐渐纯粹起来。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我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的。许多人会称我为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我热爱你们，只是不知如何表达我的爱；我办事是非常坚决的，我认为你们有时对我并不理解。另一方面，要理解我也不容易，不过，这一次请相信我说的话。

我以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意志，将会支持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也请不要忘记二十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吻塞莉亚、罗伯托、胡安·马丁和波托丁，吻贝亚特里斯，吻所有的人。你们倔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是切·格瓦拉的父亲。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这封信，除了是写给他的妈妈和爸爸以外，显然同时也是写给他的弟弟妹妹和其他亲人的。塞莉亚是他的妹妹，罗伯托、胡安·马丁和波托丁，是他的弟弟，贝亚特里斯是他最亲爱的年老而多病的老姑妈。

格瓦拉在这封信的开头，提到的罗西南特，是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描述的为追求真理和正义而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主人翁唐·吉珂德骑的一匹瘦马。切·格瓦拉不无自嘲地笔调，把自己在这里比成了不自量力但路见不平却会拔刀相向的唐·吉珂德。

不过，当然，切·格瓦拉绝非是唐·吉珂德一类的人物。他只能是更有思想，更有伟大觉悟的战士；他是绝非平常传奇传说中的侠义之士。否则，他怎么会以如此的形状，背着如此沉重的军旅背包，背着如此子弹上膛的步枪，会踏着如此艰难艰险的行军路途，来到如此荒凉而完全陌生的地场上来呢？

有福不享，偏偏赶来吃苦，偏偏赶到这里来经历磨难和经历风险，经历生死难卜的险关，何苦呢？

这是一般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是世间的庸人们更为完全不能理解的。

只有真正的伟大的英雄和真正纯粹的革命者，才能兴致勃勃地领略其中纯洁不俗，圣洁而崇高的意味。

这实在是并不平常的。

这一天，后半夜里，切·格瓦拉和他的一班战友，终于抵达“卡拉米那”的房舍时，除了与他同来的战友，一些玻利维亚的革命者，包括因蒂、科科兄弟，以及另一位已经表示要投身这里参加战斗生活的玻利维亚大学生豪尔赫·巴斯克斯，亦即后来参加了游击队战斗的绰号“鸚鵡”的豪尔斯，也在这里迎接了切·

格瓦拉的到来。

这一时刻,对切·格瓦拉和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非常的时刻,无比激动和兴奋的时刻。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新的战旗已经正式展开。切·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阵地了。

在这一天,切·格瓦拉在他留下来的玻利维亚战场日记的第一页上,也就是1966年11月7日的这一页日记上,他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切·格瓦拉对这个新阶段,是充满着决心,也充满着抱负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也充满着光明的期待和无比灿烂的蓝图。革命者不怕付出最大的牺牲和代价,革命者却同时期冀着赢得最伟大的胜利和辉煌,革命者永远充满着最完整,最不朽的良心和希望。

## 并肩来到新战场的壮丽英华

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无疑可以被列为是人类的最高品级。他们和任何平庸的人,是永远无可比拟的。

在这个到处充满剥削和压迫,非礼不义和不公不平的世界上,如果有机会而拒绝成为一个革命者,就很难说有资格成为一个合格的人。

切·格瓦拉无疑是人类最高品级的人,无疑也是人类最为合格的真正的人。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他这样伟大的英雄人物，并非是神仙和上帝选出来的天才，而是伟大的革命时代的伟大历史产物。

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同他同时出现，并肩来到这同一革命战场的真正的革命战士，他们的能力、水平、脾气和性格有所不同和差异，但是，作为并不差劲的革命者，在本质上，他们都进入了人类的最高品级，他们都是真正的人，纯粹的人。作为崇高的伟大的人，他们都是合格的。

最初进入玻利维亚，为切·格瓦拉在这里展开活动探路和开劈行径的里卡多，他的实际身份是何塞·马丁内斯·塔马拉上尉。

首先，这是一个最健康，最优秀，也是最聪明的人，他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年轻人，什么苦差事多都吃过，什么累差事多也受过。但是，吃苦、受累，并不影响他的健康和聪明，有时甚至正好是相反的，吃苦受累可以使人变得更加健康和聪明。

里卡多大约就是这样的。参加古巴革命军之前，他是一个开拖拉机的工人，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争年代开始，他参加了革命队伍。由于他的勇敢、机智和顽强，他很快成为战斗部队的骨干和初级指挥员，在革命胜利后，他还学会了开飞机，成为古巴革命空军的飞行员，后来他还担任了坦克部队的指挥员，1961年4月，他亲自驾驶着苏制坦克，并且指挥一个坦克连，在猪湾战役的长滩战斗中，成为轰击和进攻入侵雇佣军的一支最为坚不可摧的力量。

里卡多为赢得古巴革命胜利和保卫古巴革命胜利果实，建立下不朽的丰功伟绩，是古巴革命的元老，也是古巴革命的功臣。

在猪湾战役以及后来的导弹危机结束以后，为了多有几乎



## 切·格瓦拉

的革命需要,里卡多开始转入秘密工作战线,成为秘密工作战线的尖兵,他先后出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先是曾经进入危地马拉,帮助危地马拉革命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嗣后,历尽千辛万苦,他跟随着切·格瓦拉,穿过非洲的高原和丛林,穿过坦噶尼喀湖洲,穿过基伍湖,进入到非洲的心脏,去支援了刚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殊死战斗,在那里近二百个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中,他始终和切·格瓦拉在一起,历尽了各种各样的千难万险。

由于长时期的游击战争和总是承担和完成艰巨任务的经历,养成了懒于琐事和比较散慢的生活习惯。在玻利维亚的战斗生活中,他被切·格瓦拉批评为是最不守纪律的古巴人。但是,就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献身精神来说,他是矢志不移的。所以,在他英勇牺牲以后,切·格瓦拉崇高地评价他是“品质优秀”“出色的战斗员”,指出他的牺牲是革命的“重大损失”。

在切·格瓦拉化装进入玻利维亚,在拉巴斯飞机场降落伊始,除了帕乔(奥卡上尉)陪同他走下飞机外,来机场迎接他并同时保卫他的,还有他多年形影不离的警卫员,年纪刚刚二十岁多一点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他先格瓦拉一步,和庞博——加里·塔马约上尉一起,来到拉巴斯,负责安排切·格瓦拉到达这里时的安全保卫事宜。他来此间时的化名是图马。切·格瓦拉有时候亲切地把他叫成“图迈尼”,这是像叫小孩子一样的昵称。

事实上,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图马),是来到玻利维亚追随切·格瓦拉开劈新天地的军衔最低的古巴革命者,同时,他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战士,多年来,他一直是切·格瓦拉的警卫员,1964年,切·格瓦拉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团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完讲话,走出联合国大厦的出口处时,忽然一个浓装艳抹的妖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女人扑向格瓦拉，从她的手提包里快捷地掏出了一把雪亮的白刀，然而，就在她飞刀闪过来的一刻，一只钢铁一般冰凉而无情的手，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抓住了这个妖女人的罪恶的手。这只抓住妖女人的手，怎么来得那么快速而机警？是从什么样的电子武器中闪现出来的呢？

不是从电子武器中闪现出来的，而是就是来自格瓦拉的贴身警卫员，就是来自科埃略中尉的一只手。

科埃略中尉胜利地保卫了切·格瓦拉，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之后，切·格瓦拉到非洲去，到那里去投入反对帝国主义，支援刚果人民走出水深火热的出生入死的战斗。卡洛斯·科埃略中尉义无反顾，劝慰他的恋人同意推迟婚期，让他去随同切·格瓦拉战斗和工作。

这个年纪轻轻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已经是多少年来，与切·格瓦拉生死与共战友感情笃深的老战友了。

切·格瓦拉此行玻利维亚，这个年轻的图马，又告别新婚不久，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毅然决然地再次跟随切·格瓦拉走上新的战场。

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幸，有的时候会是难免的。

1967年6月26日，在玻利维亚游击战胜利开展半年以后，在历次胜利的战斗中，立下了许多新的功勋的这个宝贵的年轻中尉，牺牲在了激烈的战斗中。

切·格瓦拉在留下来的战斗日记中，在这一天的日记上，他记述了图马壮烈献身时候的情景。

切·格瓦拉的日记上，留着这样的笔迹：

图马腹部受伤，我们马上把他抬到屋里，准备立刻就地动手

术。图马的肝脏被打碎，肠子被打穿，在动手术时死去了。他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位近年来形影不离的同伴，他的忠诚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他的离开使我感到好像失去了我的儿子一样。当他被打伤时，要求把他的手表转交给我，但是由于大家忙于照料他而没有这样做，他自己就摘下来，并交给了阿图罗，用这一行动表示他希望我把这只手表转交给他的还未见过面的儿子。过去我就这样处理死去的伙伴们的手表的。我将在整个战争期间把它带上，我们把尸体放在一匹牲口身上，准备埋葬在远处。

年轻的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图马，在这场战斗中，就如此悲壮地献出了他年轻的，因而也更为宝贵的生命。

年轻同志的生命是更为宝贵的，这不等于说年纪较大的同志的生命就不足珍重。

其实，来到玻利维亚参加游击战争的古巴革命者，除了切·格瓦拉在1967年是39岁以外，其他十六位同志，最“老”的同志，也不过只有35岁。

这位最老的同志，就是古巴医生安东尼奥·桑切斯·迪亚斯少校，来到玻利维亚，他的化名是马科斯。

他不是以技术军官、军医的身份来参加玻利维亚游击队的。他毅然放弃当时在古巴拥有的最高军衔少校的职衔，放弃医师的职衔，来到游击队里，只充当着一名普通的战斗员。

他十分满足于他这个普通战斗员的角色。

他对切·格瓦拉满怀着崇高的，崇敬的感情。他对切·格瓦拉是十分尊重和爱戴的。

有一位曾经是古巴社会党的领导成员，在古巴革命后革命统一组织中，也作过很重要的负责工作，后来也是古巴共产

党的中央委员，这位同志也追随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参加这里的革命斗争工作。切·格瓦拉对这一位不是从马埃斯特腊山区来的革命同志，古巴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相当器重，甚至委以重托。但是，这位同志，有的时候，喜欢以“老革命”“更有水平”自居。对切·格瓦拉有时不够尊重，甚至轻慢的表现，他承认切·格瓦拉是革命领袖，但有时候他觉得，似乎他本人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便有一些自行其事的言行。

在原则问题上，切·格瓦拉对任何人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但是在非原则的问题上，切·格瓦拉从来不作任何计较，态度总是十分宽容的。所以，他与那一位人民社会党的老党员，从来发生不了磨擦，合作的仍然是默契的。

然而，安东尼奥·迪亚斯少校，也就是马科斯，对任何轻慢切·格瓦拉的言行表现，却是绝不宽容和原谅的。于是，为此，他便和那位人民社会党的“老革命”，不断产生计较，最后甚至超越说粗话的吵闹水平，以武器相威胁起来，这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切·格瓦拉严厉地批评了马科斯。

马科斯是愿意接受格瓦拉的批评的。但是，在遇到冲突时，他依然会十分激动，以砍刀和拳头相威胁他的对方。

对此，切·格瓦拉郑重地向他发出警告：如果他不能改正和克服这种严重的毛病，他很有可能被从这支游击队不光彩地清除出去。

马科斯的回答却是：“宁肯被枪毙也不走。”他誓死要跟着切·格瓦拉战斗到底。

这位忠勇的革命者，拥有古巴最高军衔的少校，后来在1967年6月的一场激战中，一往无前地献出了他的生命。

在这样的无比忠勇的革命者，切·格瓦拉的忠实的战友们中间，还有一位是奥尔兰多·潘托哈上尉。他是协助切·格瓦拉指挥仅有二百多人的第八纵队，在古巴革命战争中，以闪电战的进攻方式攻打数千敌军守据的圣克拉腊城并赢得胜利，建树过奇功的伟杰，是第八纵队的参谋长，一直是格瓦拉最亲密忠诚的战友。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担任过更为重要的军职，在古巴国内和国外，多次完成过非常艰巨的战斗任务。也是一个功勋卓著的英雄，但是，由于他在古巴解放战争中，负过两次重伤，其中一次是脑袋受伤，他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有的时候由于过劳和激动，会引发神智错乱，因此，事实上他已经是一个有了残疾的同志。

然而，当切·格瓦拉出师玻利维亚时，他知道新的战场充满了艰难和危险，他对切·格瓦拉再三请求说：“参谋长是永远不该离开司令员的。他坚持要与格瓦拉同到玻利维亚来，并肩战斗。只是，他向格瓦拉提出一项要求，就是考虑到他的脑部负过伤，有时会犯病出现麻烦，所以，在新的战场上，只作战斗员，不作指挥员。

切·格瓦拉满足了他的这个请求

在玻利维亚，当年在古巴英雄的第八纵队的参谋长，传奇式的英雄奥尔兰多·潘托哈上尉，后来一直作为普通的战斗员，和切·格瓦拉始终并肩战斗在一起，最后，在格瓦拉牺牲的前一天，在与敌人的殊死决战中，他战死在格瓦拉的身旁，他在最后一息的时候，他伸出五个手指来，告诉身旁的战友：前方有五个敌人，快消灭！

实际上，这时候他已被战友们背离了战场，一个敌人也看不到了。他是犯了脑病，他的神智又有些模糊了。不过，在最后一

刻，他还是认出了跑过来的切·格瓦拉，他的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流了出来。那是他最后从心中涌出来的，对切·格瓦拉挚爱的热流。

多么悲壮的队伍啊！

在玻利维亚战场上，切·格瓦拉倚重最多，期望甚高的罗兰多，也就是埃利塞奥·罗德里格斯上尉。他在这里演出的最后一幕，也充满着惊天地、泣鬼神的色彩。

他也年纪很轻，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他还是个少年，是个孩子。在切·格瓦拉当第二纵队、第四纵队司令员时，他是切·格瓦拉的小通讯员。后来到了第八纵队，他成了切·格瓦拉手下的一支战斗分队的指挥员，当然因此成了古巴革命的著名英雄战士，古巴革命胜利后，曾经是最年轻的军区司令员，后来，他还成为了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他是切·格瓦拉一手培养、教育，提拔起来的干部。他是在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以后，才辞去古巴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又赶赴到玻利维亚来，追随到切·格瓦拉其后的。当时，切·格瓦拉问过他：“你怎么也来了？”罗兰多的回答是：“司令员来了，通讯员怎么不来？”

他来了，格瓦拉确定他担任了指挥部的主要领导成员。格瓦拉对他寄以很高的期望，本来已经在准备着派遣他来当第二战线的司令员的，然而，在1967年4月25日的一场非常激烈而重要的战斗中，罗兰多过早地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

这位年轻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党和国家年轻的高级干部，在他离开亲爱的祖国古巴时，也离开了五个最亲最爱的亲人，这就是年轻的妻子内莉亚·巴雷拉斯和三个幼子，以及他年迈的母亲。

## 切·格瓦拉

他在给他的亲爱的妻子留下来的告别信中,充满了无限的深情,同时也预言到了阵亡:

内莉亚·巴雷拉斯:

离别是不好受的,但我知道,你也像我一样非常了解,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履行最神圣的天职:同帝国主义斗争,总是愿意作出自我牺牲的。

你要勇敢,要撑得住。我希望,如果我在斗争中牺牲了,我们的孩子一到年龄就能接我的班,并且也跟我们一样,对兄弟民族遭受的苦难和贫困感到义愤填膺。

也许有一段时间会得不到我的音讯。但是别忘记,不管相隔多远,分别多久,我的心是永远和你在一起的。

一方面,我丢下我最亲近的人——丢下你,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感到心酸;另一方面,我知道,我这样干是为了去同使千百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敌人作斗争,又感到快慰。

你要保重自己,爱护孩子,热爱我母亲。你们所有的人,加上我的革命的祖国,都是我的至宝。

假如我注定要阵亡,那么在临终的时刻我会想到你们的。

埃利塞奥

1966年11月16日哈瓦那

这位年轻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在写给他妻子的这封信后又五个月零十天,他果然视死如归,阵亡在了革命的战场上。

切·格瓦拉在战斗日记上,他以诗一般的悲壮的笔调,写下这一位壮士归去的经过。时间是1967年4月25日: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罗兰多受了伤。过了一会，他们把他带回来，他流血过多。刚开始给他输血。他就死了。一发子弹打断了他的大腿骨和整个血管神经节，还未来得及抢救，他就流了大量的血。我们失去了游击队里最好的人，当然也失去了游击队的一个支柱。从他小时当第四纵队通讯员，到后来的登陆，以及在这次新的革命冒险事业中，他一直是我的伙伴。对于他默默无声的死去，只能在将来有朝一日这样讲：“你这个勇敢的上尉的小小尸体，已经把你钢铁般的形象扩展到整个宇宙中。”

罗兰多——埃利塞奥·罗德里格斯上尉，是在玻利维亚游击战争中牺牲的第二位古巴英雄，是一个巨大的损失，给切·格瓦拉带来的悲痛，是难以言喻的。

而在这场英勇的战斗生活中，第一个献出生命和鲜血的，却还是曾经是古巴革命政府的一位部长的鲜血和生命。

这位在玻利维亚献出生命和鲜血的部长，便是古巴革命的老战士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在古巴革命前，他就积极参加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活动，几次被捕，几次下狱，后来流亡到墨西哥，1958年潜回古巴，奔赴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后来，他也是切·格瓦拉指挥的英雄的第八纵队的一员勇不可挡的战将，屡建奇功，也曾多次负伤。

古巴革命胜利后，由于他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农民的儿子，最懂得农民对土地的珍惜和感情，因此，他被任命担任了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主席，后来调回哈瓦那，担任国家面粉托拉斯和矿物资源委员会主席，从1964年开始，成为主管古巴经济支柱产业的食糖工业部的副部长。

1966年12月，在切·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已经展开一场



新的战斗近一个多月的時候，这位副部长，也辞掉了在古巴政府中崇高的官职，追随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作一名普通的游击队的战斗队员，他化名费利克斯，但大家更喜欢称呼他的绰号，叫作“黄头发”。

1966年12月里，当他行将告别哈瓦那，踏上走向远方的征途时，他也写下了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这即是他写给他儿子赫苏斯·费利克斯·苏亚雷斯的告别信。

此时，他的亲爱的儿子苏亚雷斯还是一个仅仅刚满四岁的孩子。父亲写给这样一个幼小的儿子的信，可以说饱含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的全部的对儿子的热爱之情：

亲爱的儿子：

促使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很多。我是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将来待你长大成人，读这封信的时候，你是能够完全理解我所采取的决定……

今天你满四岁了。你是我寄予希望的未来。在我能够呆在你身边的有限的日子里，你给了我莫大的愉快。你是我唯一的儿子，要是你在我身边长大，我一定会跟你说很多话的，如今当我去履行我的革命职责时，而我在斗争中是很有可能牺牲的，如果不把我本来会对你说的话哪怕写几句给你，我认为，那是不可饶恕的。

我能生活在我国历史的关键性时期，我感到异常幸运。古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一首宏伟的史诗。它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战胜着针对它的每一个威胁和每一次侵略……

古巴革命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剝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削和榨取的其他各国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那些国家的人民，不能象我国人民这样，自己建设自己的未来。在那里，千百万男女的劳动，只养肥了一小撮剥削者，使他们发财致富。在那里，成千上万像你这样年龄的儿童，或者年龄更小一些的，因为缺医少药而夭折，许许多多孩子读不上书，请不起老师。伴随剥削而来的贫困和无知，便是他们的命运。

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职责应当超越本国的范围，把他引导到至今还存在着剥削的地方去，引导到帝国主义还在榨取人民血汗的地方去。

由于我这样理解革命的职责，我势必离开祖国，到异国去同帝国主义作战。我知道我这样做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在这里留下了我最热烈留恋的东西和我最亲近的人，但同时我感到无比高兴和骄傲的是，我将在各国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残酷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占有一个岗位。

在我亲近的人当中占首位的就是你，我的儿子。我很想守在你身边，注视着你成长，看着你成为一个男子汉和革命者。但是考虑到我的决定，这是很难办到的，我希望，我的榜样，我留给你的我一生的精神遗产（我的一生整个献给了革命），以及你在革命的国家内所受到的教育，能绰绰有余地弥补我不在你身旁这一不足。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决定，永远不要为此责备我。我希望（这是父亲的合理希望）你将以我为荣。既然我没有可能像其他做父亲的人那样给你个人以舐犊之情这类细微的快乐，但是我的决定能成为你幸福的源泉。

我希望你能刻苦学习，并以最好的方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担负起革命的任务来。我想，至少我希望，你将来不至于再要使

## 切·格瓦拉

用武器来为人类的幸福作战了。你将在科学、技术或者任何创造性劳动的舞台上活动。在这些领域中，也可以为正义事业作战，也可以表现自己的英雄主义，并获得荣誉，如果一个革命者满腔热情地、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些领域的话。

你要时刻警惕，坚决果断地捍卫本国的革命。它是用许多鲜血换来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莫大的宝物。

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真诚、严正、善良的人。你要永远看重真理，不管它是怎么不合口味。要听取批评，但同时要毫不动摇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如果确信自己是对的。

不要听人家阿谀奉承，也永远不要去阿谀奉承人家。要永远严于自我批评。

等到你能看懂这封信的时候，大概你已经知道何塞·马蒂所写的绝妙的诗篇了。这位先驱者写过一首题为《鞭和星》的诗。你一定要读这首诗，并且要加以深思。要记住，我希望你在选择各种不同的生活道路时，要永远偏重于“星，它能够照耀，也能够惩罚坏人”。

祝你做一个无愧于祖国的儿子！

祝你成为一个革命者。

祝你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你爸爸拥抱你。

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

1966年12月2日哈瓦那

“黄头发”多么热爱他的儿子啊！

临行前，他给他四岁的儿子，留下了这样一封胜于年年月月絮絮叨叨千言万语的信，说出了他多少希望和爱的深情，这样深

挚的爱，是多么宝贵和崇高，是比千金万金还要贵重的。这才是革命者留给自己后代的，永远不朽的财产。

然而，就他本人来说，他荣幸也不幸地成为了切·格瓦拉领导的玻利维亚游击队里来自古巴战友中的第一名烈士。他也同时是牺牲在切·格瓦拉游击队展开的第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这一场战斗旗开得胜，使切·格瓦拉游击队获得了一次震动整个世界的很大的胜利。这一场战斗，可以说是初战告捷的一次战斗。切·格瓦拉指挥着的刚刚组建不久的全新的玻利维亚革命武装部队，全部兵员不过四十几位的游击队，一举歼灭了由一名少校和数名尉官指挥的一支数量多于游击队人数的政府军，是清剿游击队的政府军，十名敌人被击毙，包括两名中尉，三十名敌军被生俘，包括一名少校，还有六名受伤的敌军士兵。游击队第一战全歼四十六名敌人，而游击队方面也付出了一死一伤的代价，牺牲的就是“黄头发”，原古巴食糖工业部的副部长，老战士苏亚雷斯同志。

比较小的代价赢得了较大的胜利。

苏亚雷斯同志为这一场胜利贡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仅只是在他给他四岁的儿子留下那封长信的一百多天以后。

对切·格瓦拉来说，这样的胜利，他仍然是不足为喜的。他为在这一场战斗中失去“黄头发”苏亚雷斯同志心头特别沉重，他在他的战地日记中写道这样的“结局很不幸。”他在战地追悼“黄头发”的简单仪式中，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和悼词，他甚至伤心地恸哭出了声来。同时，他亲自掘土，安葬了苏亚雷斯同志，在他的墓穴上立了一块红石，权作烈士的纪念碑。

切·格瓦拉带领的玻利维亚展开新的革命战斗行动的古巴战友，总共包括格瓦拉本人，是十七人，其中有四名古巴共产党

## 切·格瓦拉

的中央委员,除了几名中尉以外,十多人是古巴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是从马埃斯特腊山走过来的老战士,除了切·格瓦拉本人 39 岁以外,其他人都在 35 岁以下,他们在古巴国内都留下了年老的双亲,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最后十四人血洒玻利维亚,在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崭新的、照亮着拉丁美洲,也照亮着整个世界的雷鸣电闪的革命暴风雨后,最后回归古巴祖国的英雄只留下三个同志,他们是庞博、乌尔瓦诺和贝尼尼奥。

他们三个幸存者,在战斗中也曾负过战伤。在切·格瓦拉最后壮烈牺牲的前四天,1967 年 10 月 5 日,作为外科医生的切·格瓦拉还成功而有效地以手术治疗了贝尼尼奥已经有点儿化脓的枪伤伤口。

## 回到战士的位置上来

1966 年 11 月 7 日,切·格瓦拉在几名战友的陪同下,到达尼阿卡瓦苏河畔的“卡拉米那”基地后,立刻投入了一种进行一场新的战斗必须开始的新的、紧张的、艰苦的、战地性质的生活。

一场新的战斗的帷幕已经拉开,在锣鼓还没有敲响起来的时候,演员就得作好随时准备登场的准备了。何况,现在在这里开始的舞台生活,将完全不是假凤虚凰的演戏,从一开始就将是真枪实弹的搏斗,从一开始就将充满着危险和艰辛,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可能的流血和牺牲。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所以，来到这样的基地，来到了这样的战场，显然已经不能再是平常的生活，不能再是轻松的生活了。来到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的人们，必须时刻把严峻两个字写进他们的生活内容，必须时时充满着警惕的战斗准备，必须开始准备着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战斗，每个人，必须绷紧自己的肌肉的每一根肌腱，必须绷紧着自己的每一根神经。革命战场上的生活，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必须是异常的非凡的生活。

此行从拉巴斯来到“卡拉米那”营地，途经科恰班巴、圣克鲁斯，横跨玻利维亚数省，几十个大小城市和村镇，坐吉普车行走颠波了整整两天，穿过陆军四师驻扎的卡米里市以后，在临近营地之时，又把乘坐的吉普车隐匿起来，开始隐蔽的夜行军和急行军，徒步走过了二十多公里，走了将近四五个小时，终于在后半夜，也即是7日的临界两三点钟，进到了营地的房子里，显然，这已经是经历了一场令人十分辛劳的艰苦行军。

但是，切·格瓦拉到达营地后，几乎一分钟也不肯休闲和间歇，他放下自己的沉重的背包、枪支弹药以后，马上听取等候在营地上迎接他的玻利维亚同志科科等人的情况汇报。科科后来成为了玻利维亚游击队的骨干和杰出人物，被切·格瓦拉认为是未来的玻利维亚的革命领袖，然而，他后来光荣地成为了战斗中的英雄，同时也成为了战场上为胜利付出代价的烈士。

在迎接切·格瓦拉到来的玻利维亚人中，还有一位是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准备投身革命的玻利维亚大学生，名字叫豪尔赫，和科科一样，也是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党员，此人很健谈，说话嗓音又细又尖，而且有一点儿怪味儿，所以，后来，在游击队里，大家都喜欢叫他“小胡子”或“鸚鵡”。

切·格瓦拉是豪尔赫狂热崇拜的偶像，当偶像成为活生生

的人物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简直兴奋不已，激动不已，立刻打开他的话匣子，像鸚鵡唱歌似的，没完没了地和切·格瓦拉啦呱起来。

当然，他们不会啦呱任何闲话。

他们啦呱的，都是革命的行动和革命理论问题。

“小胡子”对玻利维亚的情况，当然知道的很多，包括玻利维亚共产党内部的情况，他都非常了解，非常熟悉。

玻利维亚有一个比较完整，组织健全的共产党，在玻利维亚有着半公开活动的基础和条件。

玻利维亚本来有着十分良好的革命条件和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玻利维亚和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一样，出现过蓬勃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形势。1952年，玻利维亚在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埃斯登索罗的领导下，发动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民主革命的发展很有势头。这样的势头，一直发展到1964年，美国自从出现古巴问题以后，加强了对它后院拉丁美洲的干预和注视，它发现了玻利维亚的埃斯登索罗政权也相当不是滋味，他领导的社会改革，已经开始威胁到了美国在玻利维亚的利益，于是，美帝国主义就支使美国在玻利维亚豢养已久的走狗，目不识丁的空军司令巴里恩托斯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玻利维亚国家政权，建立了完全忠实于美帝国主义的军事独裁专政。“猩猩”专制的政权。

不过，尽管如此，多少年来形成的比较民主的社会结构，一时还没有完全打破。军事独裁在愚昧的“猩猩”们的统治下，一时还有许多漏洞和空子好钻，而且，进入国家政权的“猩猩”们，一班子帝国主义走狗，在同抢同啃一块肉骨头的时候，难免你多我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少,分配不公平,因此,狗咬狗的情况一直是在持续发生着的,所以,他们对于社会的严密专制,一时还都无暇顾及。

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有着很好的革命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玻利维亚有一个真正组织健全而具战斗能力的革命政党,发动群众,组织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完全有可能推翻不得人心的,而且十分丑恶愚蠢的“猩猩”政权。

拉丁美洲诸多国家的将军们,他们的狰狞面目在被用差不多是夸张着他们,放大着他们的大盖军帽和肥大军装包裹起来以后,实在形同猩猩,因此,人们管这些将军们叫作是“猩猩”,是约定俗成的,是谁都知道的。所以,凡是这样的“猩猩”们通过军事政变掌握的国家政权,一般都统称为是“猩猩”专政的政权。而所有这样的“猩猩”政权,通常的情况,差不多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政权。美帝国主义的充裕的美元,一般买不动革命志士的心,却能很有效地买动几乎整个拉丁美洲的“猩猩”。

然而,这些狰狞的“猩猩”们,实在都不过是一班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他们虽然最反动,却也最愚昧,永远只晓得金钱的力量,权力的力量和武器的力量,对思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他们都全然不在乎。

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如果有一个真正的革命的组织 and 政党,用一把燃烧的火种点燃人民的思想,照亮人民通往真理的道路,赢得属于人民的胜利,赢得属于人民自己的政权,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呢?

遗憾的是,这样的革命组织和政党,却也并不是可以轻易地产生的。

当时,玻利维亚,就不存在这样的政党。

最少,当时的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并



不是这样的政党。

当时，玻利维亚共产党所以不是这样的一个革命的政党，它有自己的内在的原由，也有外在的原由，它有历史的原由，也有现实的原由。

首先，这个玻利维亚共产党，只不过是一帮空想的激进分子的组合，它没有任何革命行动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和经历，因此，它自然不会产生出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家和可以作为领袖的人物。当时的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总书记马里奥·蒙赫，自然也不是这样的人物。

不过，这个马里奥·蒙赫，虽然不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一个拥有领袖的资格和能力的人物，却仍然不失为是一个活动家，他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忠于苏联赫鲁晓夫的人物。他是赫鲁晓夫的热烈崇拜者和追随者，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也还会时不时地关顾他，让他经常有很长时间居住在莫斯科的高级别墅里，好吃好喝好招待，不时地派遣他代表玻利维亚共产党，去参加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充当一个与赫鲁晓夫观点一致的发言人，充当一个赫鲁晓夫合唱队的队员。

由于他是赫鲁晓夫如此忠诚的学生，所以，在玻利维亚，他领导玻利维亚共产党执行的路线，自然也完全是一条赫鲁晓夫的路线，主张在玻利维亚实行和平过渡，争取议会民主，通过议会民主，议会道路来掌握政权。

这样的道路，在后来蓬勃发展的世界形势中，能否有希望行得通，只能另当别论。当时在美帝国主义完全操纵下的玻利维亚猩猩政权，却是绝不会允许人们行走这样的道路的。

当时，在玻利维亚，要走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如果发动革命，却几乎是明显存在着赢得政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权的可能。何况，古巴的胜利，古巴革命政权的存在，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和榜样吗？

所以，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内，对行走什么样的道路，也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不同的认识。

“小胡子”豪尔赫来到“卡拉米那”营地之始，他是倾向走革命道路的，但同时又想是一个忠于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党员。而当时玻共的主流指导思想，是走和平过渡的道路，所以，豪尔赫在思想上，也产生着十分现实和深刻的矛盾。

正因为如此，11月7日夜里，在“卡拉米那”营地迎来了切·格瓦拉以后，他与科科等人，迫不及待地就与切·格瓦拉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谈话和讨论，他们完全并不顾及切·格瓦拉经过长途跋涉，浑身的肌肉也会感到疲劳。他们不容格瓦拉来到基地后，能有片刻的休息。

这如果是在常人身上，是难于接受的。

然而在切·格瓦拉身上，这原来却也并不算什么。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切·格瓦拉已经饱经过怎样的千辛万苦，眼前的这样一些劳累，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实在又能算作是什么呢？事实上，他早已千辛万苦惯了，他早已经超负荷的劳累惯了。习惯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魔力，在此时此处，似乎也可以说是应验的。

何况，切·格瓦拉是何等如饥似渴地希望知道更多的玻利维亚情况，何等渴望来到玻利维亚以后，马上直接接触到来自玻利维亚本土的革命者啊！

有了“小胡子”豪尔赫如此健谈的“鸚鵡”般的谈话对象，而且，他和科科，都很有水平，确实掌握玻利维亚许多的详尽资料和第一手情况，因此，切·格瓦拉在和他们长时间的谈话中，完全忘记了旅途中的一切辛劳。体力，似乎在这样的坐下来的谈话

中,也能恢复下来,得到了休息。

第一天来到“卡拉米那”营地,切·格瓦拉觉得在和豪尔赫以及科科等玻利维亚同志的谈话过程中,已经真正展开了在这里的工作,他认为谈话是极有价值的,使他进一步了解了许多情况和眼前面临着的局势。

除了这样的长时间的谈话以外,格瓦拉也从这里的同志进一步了解了“卡拉米那”地区的环境,他特别打听了“卡拉米那”营地的四方邻居的情况和状态,他听说了他们在这方营地上的活跃起来的的活动状态,业已引起了一个“芳邻”的疑心和注意,这即是引起了在附近也有一处庄园的那个旧政权的官吏,现在的大地主阿加尼亚拉斯的疑心和注意,不过,他大体上还只是想到,来“卡拉米那”活动的这班人马,很有可能只是一些准备在这里开发土地种植大麻,以制造古柯硷毒品为业的人们。

切·格瓦拉觉得,如果这样的“芳邻”,对这里的活动,仅存这样的疑虑和关注,是不会有碍大体的,但是,必须及时掌握他超出这样范围的疑虑。

11月7日,不管这一天切·格瓦拉来到“卡拉米那”营地后,已经是何等的筋疲力乏,在他和“鸚鵡”以及科科等玻利维亚同志长时间谈话结束以后,又了解了一番此处的环境地形,然后吃饭喝咖啡,抽燃起他的烟斗后,在该要打开背包准备歇息之前,他还是从背包里首先拿出他的小小的战地日记本来。从今天开始,他又要用一个全新的小小日记本,开始记录着他全新的战地生活的日记了。

格瓦拉的战地背包是很大很重的,装满了一切必要的什物。除了毯子和一些必备的衣物之外,有这样几种什物,也是不能缺少的,这就是几部革命理论书籍,马蒂诗选,聂普达诗选——这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是切·格瓦拉最喜欢的两位诗人,此外,当然还有他永远不能不备的克制他严重哮喘病的药物,而什么也可能忘记,唯独最难忘的一件东西,就是他的小小的日记本,在他的沉重的背包里,小小的日记本,永远不可能是他轻装不备的宝物。

切·格瓦拉从小养成了勤记勤写日记的良好习惯,有过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的日子,在切·格瓦拉这里,从很早的年代开始,就不再有从不记日记的日子,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最严重困难的战斗岁月中,他的日记,都是一日不少,一篇不拉的。以至,在后来古巴革命胜利后,在撰写革命的编年史时,切·格瓦拉的日记,成了唯一的,最为系统、全面、准确因而也是最为权威的文字记载资料。

1966年11月7日,切·格瓦拉在来到了玻利维亚新的战场上,他用他的不很工整,而且难于辨认的很小的字体,很细致地开始记录下了这新的一日的战斗生活。

从这时候开始,在整个玻利维亚战争期间,切·格瓦拉仍然从来没有中断过写他的日记。这日记,一直记录到他结束自己伟大的生命的征程最后前一天:1967年10月7日。

### 战斗的生活如诗

1966年11月8日到9日,即切·格瓦拉到达“卡拉米那”营地的第二天和以后数天,切·格瓦拉便亲自投入了紧张的战地侦察。

他开始迅速踏查“卡拉米那”四周的地形地物，寻访周围的所有溪流、丛林、河界和峭壁。

他们的侦察行动都是隐蔽进行的，所以，选择的路径都是在荒芜的丛林中，在浓密的荒草滩地里。

玻利维亚是内陆国家，但全国都处在热带区域，这里的气候潮湿而温热，即使到了并非雨季的11月间，仍然时有暴风雨袭来。雨水多，气候温热，是玻利维亚南部地区的气候特点。而这样的气候特点，必然造成众多的蚊蚋的滋生。因此，在丛林荒草中行走，自然也便会受到各种飞虫和小咬的袭击。而且，有一种名称为“马里基”的美洲凶蚊，咬人是极为凶狠的。除此以外，植物草梢上爬行的扁虱，叮人咬人也令人痛痒难耐。

切·格瓦拉和战友们分头分向去侦察，一连三天，在“卡拉米那”附近左右侦察，熟背各处的地形地物，在侦察中，切·格瓦拉的手和脸，被蚊虫叮咬的处处伤痕，而且，在第三天的时候，他自己从他自己的身上，捉下了六个正在叮咬皮肉的扁虱。这种毒虫，已经在开始侵犯切·格瓦拉的内衣了。

在切·格瓦拉来到营地的第四天，缺乏游击队秘密工作经验的玻利维亚同志，警惕性不高，允许外来的运货卡车司机进入了“卡拉米那”基地。切·格瓦拉当即严厉地批评了这种麻痹大意的行为，并且，马上作出决定，从此放弃在中心营地里宿营，而是迁移到野外的丛林中来过夜，中心营地从此只作为生活基地。

搬到野外丛林中来宿营，温热不存在问题，只是在黎明时分比较凉一些，但是，蚊虫的袭击，咬得人实在要命，切·格瓦拉不得不在吊床上再安装起蚊帐来，但是蚊帐很小，也很难挡住厉害的蚊子。

不过，这样的恶劣的生活环境，并不能影响格瓦拉和战友们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准备在这里生活下去的高昂情绪。切·格瓦拉在日记上写到：“这里有田园风光”。“可以在这里呆很长时间”。

有着这样的认识，切·格瓦拉迅速作出决定，开始投入紧张艰苦的劳动，开始进行基地的建设，主要是在山涧里挖掘可以掩藏武器，给养和器物电讯设备的坑道和山洞。

格瓦拉当然全力以赴带头投入这样的劳动，他和战友们分成小组，轮组进行挖掘。格瓦拉在担任古巴国家领导人的日子里，从来也没有长时间的不参加体力劳动，所以，他对艰巨的，刨土挖石的体力劳动，既不打怵，也还能胜任。在这方面，切·格瓦拉绝对不要任何例外的特殊。他甚至只能比别人干得更猛，比别人干得更多。他这个人的这样的特点是明显的：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绝不要别人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他也会严格要求别人做到，而且他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一定做到他严格要求别人所应作到的事情，绝不含糊。

他身先士卒，是毫不折扣，毫不含糊的。

在营地上左近的山涧里，迅速挖筑出了一处又一处洞穴和秘密仓库，进行了隐蔽的伪装。

同时，他把侦察的界域范围不断的扩大和放宽，他和战友们分头肩扛沉重的旅行包和武器，可以保证在任何地方露营和作战，侦察更远的区域，熟悉远处的山川、丛林、河流，探寻能够找到的居民点和村庄。选择可以开辟二号营地、三号营地的地场。

战斗的生活绝不能疲疲塌塌，松松垮垮。战斗的生活节奏，必须是快捷的，是被强化了了的。

但是，战斗的生活，也可以并不单调地、乏味地进行。

紧张的侦察和构筑营地的生活，是战斗的生活。

为了在物质上保障战斗生活的有条不紊的进行，指挥员总

是要想办法改善战友们的物质生活，主要要解决好伙食问题。

切·格瓦拉亲自动手给战友们砌面包炉，烤制面包。他还确定了保证后勤工作的干部，买来肥猪、母鸡和火鸡饲养起来，他还规定了侦察兵猎获野兽作为给养补充的义务。

在保证物质生活的同时，切·格瓦拉如他一向所强调的，特别重视和注重游击队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视游击队的精神武器。

在“卡拉米那”营地上，从切·格瓦拉来到的第二天开始，规定了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六点钟，是政治课学习的时间，分别讲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游击战的实践经验和战例，讲革命的理论问题，讲世界的形势，讲玻利维亚的历史、国情和经济、政治军事状况。

除了政治课以外，切·格瓦拉还规定，在每天的晚饭后，全体游击队员都要学习在玻利维亚南部地区比较多用的克丘亚语。切·格瓦拉还亲自开设法语课，可以允许自由选修。

实际上大家都乐于听切·格瓦拉讲授法语课。因为，切·格瓦拉讲授法语课的时候，往往并不囿于语言的传授，有的时候他还会大量地谈到法国文学，法国的作家和政治家，从巴尔扎克，雨果到罗素、戴高乐，有时他还因讲法国的语言文学，忽然又讲起了纳赛尔所受的法国文学影响，中国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都如何善操法语，而讲到这些话题的时候，自然也会把话题指向远方，引向世界上一切最为壮丽辉煌的地方。

格瓦拉是去过许多地方的，除了拉丁美洲各国都还在他年轻时候走遍以外，在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作为古巴的国家领导人，他还访问了世界各大洲的三十三个国家，他的阅历甚丰，他是非常经多识广的，所以，战友们趁着向他学习法语的时候，与他进行平常难得的轻松谈话，也自然会是一种美好享受和精神

享受。

重新拉开帷幕的玻利维亚战地生活,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也还算是平静的,但也同时是属于紧张的,高度紧张的生活,同时也是相当艰苦,相当艰辛的生活了

日子越来越延伸的时候,不管这是一个多么乐观主义的战斗团体,在有些同志的精神生活方面,难免的也会发生寂寞和忧郁,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都是人。他们都有人的感情。他们都熟知人间烟火亲情温暖的滋味,他们都知道人在父母双亲们的膝前目下,会领略怎样的比太阳还要光明和温暖的慈爱的目光。他们都知道在爱人的怀抱里,会领略怎样的比山高海深还深长的柔情;他们会知道每一次在抱起自己的幼小的孩儿热烈亲吻他们的时候,怎么不会有胜似母鹿们的舐犊之情呢!人是一种高等动物。

人有人的高等的感情。

而且,越是优秀的人,这样高等的感情,越是坚厚的,越是丰富的。

在进入营地行将两个月的时候,有的同志开始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和家。

切·格瓦拉深切地同情这些同志。

他自己呢?不管多么遥远,不管多么千辛万苦和重大的责任压在他的肩上,他绝不例外,会有对亲人的怀念之情。一缕一缕的萦绕他的心头。

他不会忘记他的爱妻。

11月24日,他在战地的日记上记下一句话:阿莱达的生日。

他很感激世界送给他挚爱的这个日子,所以,他不会忘记这



个日子。

甚至,他也没有忘记了在圣诞节的那一天,寄给仍然在南美洲阿根廷的亲人们的一个祝福。母亲已经去世,老姑妈贝亚特里斯和弟弟妹妹们在更加惦记着他,思念着他,因此,在圣诞之夜,他应该向亲人们送一份能够带来最大慰安的礼物。这就是向他们报告,他还活着。

他这样做了。

他已经提前作好了安排。

后来知道,1966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夜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一处公寓房子里,当全家人正在忧郁地谈着他们的“泰泰”的时候,他们终于收到了“泰泰”报告平安的信息,不需说全家又会如何欢欣起来。

虽然那是这个家庭最后一次经受和领略那样的欢欣。

而当时,在远离这个炽热温暖家庭的玻利维亚那个时刻都在充满着警惕气息的“卡拉米那”营地里,坚决彻底的无神论思想家和革命家,切·格瓦拉,却同时并没有忘记给游击队的同志操办圣诞节节日的欢宴,虽然由于条件的所限和困难,他让他的后勤部长用了很大的努力,才使大家吃到了一些别有滋味的土产和小吃。

## 面对尴尬的客人

1966年的最后一天,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总书记马里奥·蒙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赫，来到了“卡拉米那”营地。陪同他来的还有一名名叫佩德罗的玻共党员，也是玻共的中央委员，他是为着参加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才陪同蒙赫来到这里的。

蒙赫来这里干什么来了呢？

他大约这里是来扮演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

一个不想革命的共产党人，碰到了一伙奋起革命的共产党人，这就提出了谁是谁非，真假共产党人的问题。

按说，既然是共产党人，就是主张和坚持进行革命斗争的分子，如果不进行和不坚持革命斗争，共产党还有什么必要组织起来，存在下去呢？

问题是，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马里奥·蒙赫领导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已经是个事实上存在着的党。原来，它也曾是要求过革命的，最起码有过非常热情的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宣传革命和进步的实际行动，可是，自从有了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路线以后，它就开始完全放弃了一切实际的革命行动，只留下了继续标榜着的目标。

赫鲁晓夫对古巴革命，特别是对古巴武装夺取政权，以战斗来保卫革命，始终是很觉不妥，并不情愿认同的。因为古巴革命是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唯一胜利的国家，然而，它却并不是和平过渡的产物。

古巴革命的光芒所向，横扫着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思想。赫鲁晓夫对此，是充满了忧虑、担心，也充满了反感的。他事实上十分不满意看到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产生连锁式的反映，他一方面知道这样一来，是对他和平过渡思想路线的否定，另一方面，他知道这样一来，很可能惹怒美帝国主义的兽性大肆发作，他担心激发可怕的战争。

然而,作为古巴,美帝国主义几乎每天都把侵略战争的严重威胁强加在它的头上。

古巴要想不被压垮和吓倒,它除了一方面准备战斗,准备誓死保卫祖国以外,它还必须采取不止一项的斗争和战斗的策略,它必须打破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包围和它们的战略布局。

切·格瓦拉以他个人的条件和优势,放弃古巴国籍和古巴的一切资格,脱离和古巴的一切法律联系,来玻利维亚组织这里的武装斗争,实际上是策应古巴打破美帝国主义包围、封锁战略的一个最迫切、最现实的需要。

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无时不存在的侵略战争威胁逼出来的迂回防范的手段。

而事实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侵略和压迫,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也是玻利维亚人民的需要。

但是,即使如此,当切·格瓦拉以拉丁美洲的公民的身份,出现在玻利维亚,联合古巴的革命者,玻利维亚的革命者,在这里进行着一场共产党员们集合起来反对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斗争时,那么,作为玻利维亚的共产党,它如果不站在在这场斗争的同一水平线上,它将站到何处何方去呢?难道它只能站到事实上被扬弃,被抛开的位置上去吗?

最少蒙赫者流,对此也并不甘心。

也许他为此马上问计于莫斯科,请问对此应该怎么办。

1966年,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两年,但是他的主义,他的作风和行为方式,在莫斯科仍然照抄照搬着,可谓一直阴魂不散,操纵和控制兄弟党,莫斯科的这种个性更是有增无减的发展。所以,应该怎么办;莫斯科对蒙赫可能不无教导。事实上他来到“卡拉米那”营地前,他是刚刚访问莫斯科和保加利亚,几乎连拉巴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斯还没回，就从阿根廷直接来到这边了。

那么，他来此干什么来了呢？他和切·格瓦拉展开了谈判。

首先，切·格瓦拉热情欢迎他的到来，拿出了营地上仅备的一瓶白兰地酒，招待他，与他干杯。欢迎玻利维亚共产党参与这里的斗争生活。

然而，蒙赫立刻表示，玻利维亚共产党不便参与，但他本人可以辞却总书记职务，来此参加领导斗争，他的条件是，他既要作这里的政治负责人，又要同时是这里的最高军事司令员。

可是，这位要当最高司令员的蒙赫，搬得开枪栓，推得上子弹，打过仗吗？他连手榴弹的雷管都不会打开，却要来当游击司令。

真是的！他差不多是梦游来到了这里，他想如此轻而易举地完成在这里的夺权，完成在这里的控制程序，简直是白日做梦。

切·格瓦拉当然断然拒绝了他。

切·格瓦拉不在乎这里游击队司令的职位。比这样的司令大多少倍的司令他都当过了。他绝不会恋栈任何司令的职务。他只是绝不会把一场革命的命运交到一位只能扼杀它和断送它的大员手里。

这样，蒙赫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临走，他把所有在“卡拉米那”营地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员集合起来，要他们作出选择，请他们决定是选择党，跟他走，还是与党决裂，留在这里。

已经来到这里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员，除了蒙赫本人以外，完全一致地都作出了留下来的选择，包括陪同蒙赫来到此间的佩德罗，也决不充当陪送蒙赫离去的随从，而是坚决地留在了切·

格瓦拉的游击队里，参加了这里的斗争生活。

而蒙赫本人，从“卡拉米那”离开以后，行色匆匆，很快回到拉巴斯，然后带着一些细软，很快又转回到莫斯科去了。而且，此一去他一连好几年，竟再也没有返回到玻利维亚来。

### 格瓦拉思念亲人的浓烈情结

至1966年12月19日，预定好到玻利维亚来的古巴战斗人员都已经到齐了。

最后来到游击队的两个人是曾任古巴政府食糖工业部副部长的苏亚雷斯同志，他来到游击队后，便被称作是“黄头发”。

另一位是在古巴国内担任过很高军职的，原切·格瓦拉指挥的第八纵队的参谋长塔马约上尉。他来到游击队后，化名为安东尼奥。

他们俩人约定好，在新战场的游击队里，在开始阶段，只充当普通的战斗队员，不承担任何领导工作。

12月底，1月初，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来到“卡拉米那”营地，企图争夺游击队的领导权，进而操纵这里的游击队的行动未遂。他离开这里后，又陆续地来了一些玻利维亚的革命者，投身到了这支队伍中来。同时，也还有一些秘鲁、阿根廷的革命者，有的是以“留学生”的姿态，也参加到了这支队伍中来。

进入1967年的1月，切·格瓦拉组织指挥人数已经有四十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人的这支武装游击队。一方面,继续紧张的开拓和建设营地,贮藏和贮备武器、弹药的粮食、给养,继续扩大侦察范围,有些侦察活动已经延伸到了很远的地区,来去需要走过好几天的路程。同时,切·格瓦拉还组织了辎重运输队伍,配备了一些车马和毛驴,以保证武器装备,给养运输的必要能力。

另一方面,切·格瓦拉对这支部队进一步进行强化训练,包括政治上的强化训练,切·格瓦拉和每个战斗队员,都分别进行过单独的谈话,他不断地轮换和不同的战斗队员,包括古巴人,玻利维亚人和秘鲁、阿根廷人,结合成为战斗组,战斗对子,去劳动,去侦察,去开展活动,他身体力行,力求具体地把每一个人都由他亲自带动起来,进行一番训练,当然在这样的训练和带动中,他还十分依重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的古巴老同志。

进入1967年1月月份的时候,除了以“卡拉米那”为中心,开发建立多处营地之外,切·格瓦拉在塔尼娅、里卡多、因蒂和科科、豪尔赫的协同下,特别组建了营地之外的情报联络和城市工作联络网,其间,塔尼娅也在豪尔赫来到营地的那个期间,来到过“卡拉米那”营地,她被指令仍然隐蔽坚守在拉巴斯,并且负责与国外的联络事宜,严守秘密工作的制度和纪律。

同时,新吸收了几位城市秘密工作的联络员,包括玻利维亚的女革命者洛约拉,和一位名叫帕雷哈的博士。他们分别在圣克鲁斯,苏克雷和卡米里市,建立了活动网和联络点。

年轻、随和而爽朗坚贞的洛约拉,负责在城市里主管游击队的财务和账目,经她收钱和花钱,后来的革命历史证明,切·格瓦拉第一次见到她就有很好的印象是完全正确的。她始终是最坚贞的革命者,也是游击队最清廉优秀的“财政部长”。她始终很好地掌管着游击队存在城市里的为数不少的财经,她没有乱花

过一分钱,也没有丢失和缺少过一分钱,直到她后来被反动政府逮捕,她也没有使游击队员的钱财受到损失。

广泛活动的联络网也建立起来,一切事务都安排好以后,切·格瓦拉等待着进一步的强化训练,主要是进行游击战的实战演习和环境适应,以及负重行军,野营野炊,生存能力的训练。为此,到了1967年1月底的时候,切·格瓦拉计划准备好实行一场长时间、长距离的野营拉练行军,他计划行军拉练25天,准备穿越地图上已经标示好的几处高山,大河和荒原。

虽然这时候出现了既是意想之中的,也是意想不到的麻烦,有的同志开始患病,出现了疟疾的症候,时冷时热,冷得发抖,高烧难退。而且,不止一个人犯了这样的毛病。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开始袭扰着这支队伍了。在热带地区的丛林和荒原的地域里,有的是容易流行的病痛。

然而,尽管如此,切·格瓦拉还是毅然决定,仍然按计划展开训练,

从1967年的2月1日开始,这样的实战行军拉练的活动,开始拉开帷幕了,每人都背负着沉重的装备、武器、弹药和必备的粮食、水、救急药物等等;许多人背负不动自己的背包,被压得站不起来,包括有个别从古巴来的同志。

但是,格瓦拉的背包是最沉重的,他的背包里,有比别人得多的东西,比如书籍和笔记本,他的身上也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比如指南针、测地仪和望远镜,他配置着短枪,同时也配置着步枪,游击队员不配置步枪是不行的,只有步枪才能在较远的射程内射杀敌人。

所以,切·格瓦拉的背负最沉重,他身上的负荷也最沉重。但是,他就是要作出这种选择,这是他长期以来养成的作风和习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坚定地实行身先士卒的原则。“虽然肩上的疼痛有时是难以忍受的。”在野营拉练开始第四天,也就是1967年2月4日的格瓦拉日记上,就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他们一连数日,几乎天天冒雨行军,在雨地里宿营,拖泥带水,在石砬子地上走路,每天连续行军近十个小时,爬山涉水,完全是爬山涉水,在河滩上行走,就是最好行走的便道,几天行军下来,有的人几乎只能是赤脚走路了,他们的鞋袜早已经磨穿了。

碰到了荆棘挡路怎么办?

砍。

碰到了狂舞的毒蛇拦路怎么办?

打死。

这里的毒蛇当然是很多的。

还有顽石、巨石呢? 拦在路上,就要把它们撬动、搬开。

碰到大河过不去,怎么办呢?

扎绑起木筏来,横渡。

吃什么呢?

游击队员的野营拉练,绝没有好饭吃,因为在这样的拉练训练中,包含着生存训练,吃的东西常常得留有预备,又得常常设法补充和代替,打死毒蛇煮来吃,是自然的,捉一只穿山甲,当然也可以增一餐美味,挽一个弹弓打下正在飞走的小鸟,采来野地植物的嫩芽,或者采摘棕榈叶来煮食,陷到一只鹿,即可以使大家有一顿大大改善的伙食,罗兰多有一天在一个河洞里捉到十七条大肥鱼,也给大家喝了好香一顿鱼肉汤,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也会捉来山里飞奔逃蹿的猴子,让它们成为牺牲品,成为游击队员炊事锅里的肉汤。主食和备用的高档食物补品,比如大



## 切·格瓦拉

米、肉干和炼乳罐头，是严禁在通常的情况下随便就用的，主食的大部分，一般靠就地筹粮。

在游击队拉练行军走过的地区，基本上都是贫瘠的山区，这里的农民庄户人家，除了养牛养猪养鸡之外，农作物主要是玉米。所以游击队员筹集到的粮食，也主要的就是玉米。

有的是嫩玉米棒。

有的是未曾加工的玉米粒。

嫩玉米和玉米粒，游击队用炊事锅来煮着吃。

加工过的玉米面，游击队设法烤成面包。但是这样的面包不会有蛋奶糖以及适当的油脂，只是一种来不及发酵实心烤制的硬面包，很不好吃，吃过了也很不好消化。

1967年2月12日这天，切·格瓦拉背起枪支弹药和背包，从入夜7点30分出发上路开始夜行军。到半夜，实在走不动了，他们只好宿营在一个小树林里睡觉。切·格瓦拉在这一天，在临睡前写下来的日记上写着：我累极了，因为我吃了玉米面小面包感到不舒服，一天没有吃东西。

一天没有吃东西，一个闹病的病人，怎么能来坚持夜行军呢？

然而，切·格瓦拉实在是坚强的超人，就是在他的日记上写着这样的话的日子：“我的身体整天象断了似的。”“我的两腿开始发生水肿。”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也不会在他脸上看到任何苦忧的颜色。

切·格瓦拉始终是坚强的。

1967年2月23日，切·格瓦拉的日记上写着：对我来说，这是倒霉的一天，我咬着牙坚持下来，因为我觉得精疲力竭。

12点钟时，我们出发了，烈日炎炎，一会儿以后，爬到最高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的山顶时，我发晕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凭意志力走路。这个地区最高的地方是一千四百二十公尺。

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状态下，切·格瓦拉也从来不产生一丝灰心，也绝不叫出哪怕是一声苦累来。

他的意志力，是被重压所摧折不了的。他的意志力无疑是无比的坚强的。然而，这又绝不能表明，他的心肠会冷如铁石，像不知伤痛的野兽一样。

完全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尽管艰难困苦，艰险严峻的斗争生活像万丈大山似的压在他的身上，在摧不垮，压不断他难以摧折的坚强意志之外，同时也还冲不灭，割不断他的满腹胸腔的充满爱恋的柔情。

切·格瓦拉在他的日记上，写着：

2月11日，老头的生日；六十七岁。这老头，指的是他年老的父亲林奇先生。他远方的游子，即使是在艰难困苦的战场上，也没有忘记老人家的生日。可以说，切·格瓦拉无疑是一个孝子。

2月18日，何塞菲娜的生日（三十三岁）。

这是记录着他大妹妹生日。连妹妹的生日都不会忘记的长兄，肯定是一个最为能够令兄弟姐妹感到无限温暖的兄长。

2月24日小埃内斯托的生日（二岁）。

这是记着他小儿子的生日。是他最小的儿子的生日。

小埃内斯托生于1965年2月24日。从他诞生以来，直到他已经两周岁的日子，他和爸爸分别的日子，远比在一起的日子更多。以至在格瓦拉最后告别哈瓦那，告别自己的妻儿时，尽管格瓦拉亲热无比，小埃内斯托却总是无动于衷，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只能够甚感生熟和陌生地瞧着父亲，他几乎完全不认识这是

他的父亲。

但是,尽管如此,他父亲对他的爱,无疑是无与伦比的。他父亲无论如何都会最钟爱他的幼子。绝不会忘记他的生日。

不过,比起最小幼子来,切·格瓦拉对他的长女小伊尔达,也许会有更多一层怜护之心。因为她在身边没有生身的爸爸之外,也已经没有了最亲爱的生身的母亲了。虽然继母阿莱达妈妈疼爱她如己出,这是令切·格瓦拉可以放心的,然而,毕竟,人的心灵的失衡,是总难抚平的。

何况,小伊尔达出生的年月,出生的日子,那曾经是一个更为多么艰难的岁月和日子啊:1956年的2月15日,在墨西哥城。小伊尔达也许是切·格瓦拉生活最为艰难和紧张的岁月里出生的孩子。她后来跟着她的生身妈妈,简直是渡过了每天都是在苦水中浸泡的生活。她小小的年纪,已经经历过了非常人可以想象的充满苦难的生活,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后,她才回到生身的爸爸身边,过上了像样点儿的日子。但却仍然要经常忍受与爸爸的遥远的,有时经常会是时间很久的离别。

因此,对于这个孩儿,切·格瓦拉对她的深切的关怀,她的痛苦,往往会令父亲更易心碎。反映也更为灵敏。所以,每年凡是小伊尔达的生日,爸爸总要为她隆重庆祝一番,总要送她最喜欢的礼品的。去年,1966年的2月15日,爸爸在远离哈瓦那的地方,爸爸不能来和小伊尔达共享她的生日蛋糕,但是却写来了一封祝贺生日的长信。

而一年后的同是这一天,又逢小伊尔达生日的这一天,爸爸身在遥远的玻利维亚游击队的艰难的行军途中,爸爸不仅不能来与小伊尔达共享生日蛋糕,甚至连写一封热情的贺卡也寄不出来了。因此,也只能在日记本上,简单的写下这样一行字:

2月15日，小伊尔达的生日(十一岁)。

切·格瓦拉写下这一行字时，他的心海间，会翻滚着怎样的深情的波涛呢？在远方的小伊尔达，她能不思念身在远方的爸爸吗？

爸爸没有生日的礼物送来。

爸爸不能来与她共享她生日的快乐，甚至再不能寄来一纸生日的贺卡。

那么，在这样的时刻里，远方的小伊尔达，会不会垂泪重读去年在她生日的时候，给她寄发自远方的生日贺信呢？

1966年2月15日，切·格瓦拉给女儿小伊尔达寄来过这样一封信，祝贺她的生日：

亲爱的小伊尔达

我今天给你写的这封信，你却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收到。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在惦念着你，并希望你过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日。你差不多是个大人了，所以给你写信，就不能象给小孩子写信那样瞎扯几句，讲些无聊的话。

你应当晓得，我正在遥远的地方，我将和你分别很久，为了同我们的敌人斗争，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正在做的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毕竟是在做一件事情吧，我想，你是可以永远为你的父亲感到骄傲的，就如我为你而感到骄傲一样。

你要记住，今后斗争的岁月还长着呢，甚至在你成人之后，你也要为这一斗争作出贡献。同时，你应当作好准备，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就是说，在你现在的年纪，要尽可能多学习些东西，并随时准备支持正义事业，除此之外，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过于自负，而这种情况将来是可能产生的。

你要争取成为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在各方面都要比较好,你知道我所指的是学习和革命态度,说得清楚些,就是要品行端正,严肃认真,热爱革命,与同志友好相处等等。我在你那么小时,没有做到这些,但我是在另外一个社会里长大的,那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而你呢,现在的条件很优越,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因此你应当无愧于这个时代。

别忘记回家去看看弟妹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叫他们规规矩矩。特别要照顾好阿莱达,她是非常尊重你这个大姐姐的。

好吧,小老太,再一次祝你幸福地度过你的生日。代我拥抱妈妈和希娜;接受我热烈的、紧紧的拥抱吧,以此来弥补我们今后不能相见的全部时光。

你的爸爸

## 在敌人的突袭中

由于地图标识的不尽准确和不无错误,也因为行军计划本身是非常的,再加上实际上会有的料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还要加上气候、风雨的原因,以及因为迷路和迂回损失的时间,种种原因,原计划二十五天完成的拉练行军任务,实际上历尽千辛万苦,走了整整四十八天,在玻利维亚这方土地上,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可以说也完全是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长征。

长时间的考验和磨练,队伍没有被累坏、拖垮,而是更加坚强起来,整个队伍激发了昂扬的斗志,他们走过了许多村庄和居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民点，处处都能看到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的剥削和压迫的痕迹，处处都能看到苦难和贫穷，这里的人民的革命觉悟虽然不高，但他们是革命矿藏中的煤层，终会在革命中燃烧起来，这是无疑的。

通过拉练和行军，切·格瓦拉和他的大多数战友，完全熟悉了相当广阔的一个地区范围的各种情况，从山川河流到农业区和荒原，到各处各地的各种各样的生存条件，比如那里是有饮水的地方，哪里的棕榈叶可食，可以无饥渴所虞，而那里不仅是荒原，而且是无水的荒原，没有走兽的荒原，因此人也不该进入，等等这样的情况，绝大多数人都掌握了。

因为是准备进行游击战争，游击队得有化整为零的单兵作战的能力和准备，所以，让每一个战斗员都熟悉情况，具备能力，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在开始拉练之始，切·格瓦拉组织了尽可能多的游击队员参加了拉练演习，在“卡拉米那”基地上留下来的只是少数几个守卫者，守卫者们也被命令绝对地提高警惕和在常备不懈的警戒中，非常机警地生活。

总体来说，这次的演习拉练，是非常成功的，队伍越走越好，越练越坚强了，特别是本来饱经战斗经验的所有古巴战友，在拉练演习中，完全洗净了在胜利的优裕日子落在他们身上的全部尘埃，比如肚皮里面的过剩的多余的脂肪，现在都被清除掉了，格瓦拉的体重减轻了15磅。他们大家似乎又完全恢复到了战斗青春时光的状态。

大多数玻利维亚人，也经历住了考验和训练，只可惜在行军中，落水牺牲了两名非常坚定的玻利维亚革命者，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学生，他们的无谓牺牲，令格瓦拉十分的痛惜。

当然,在行军和拉练中,也发现几名玻利维亚人,是必须从游击队中淘汰的对象,他们怕苦怕累胆小怕死,不是革命的坚定分子,这样的人留在游击队里,只能是投敌叛逃的角色,是靠不住的,所以,必须予以淘汰。

游击队里,只能留下在锻炼考验中挺得下来的部分。这部分,当然占着全体的多数。

3月19日,经过48天的艰苦行军,切·格瓦拉带领着最后一批游击队员回到了游击队的“卡拉米那”营地。

在切·格瓦拉回到这里以前,奉命先行的前锋部队,已经先行到营地一带,有的部分,在营地之外的丛林里,山地间开始迂回活动,有的部分,已经进入来到了营地上的那排房子。

在营地上等待着切·格瓦拉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本来,应该是安然的情况。

但是,本来安然的情况,却被意外地弄糟了。

现在,等在营地上的,已经是十分令人不安的,相当严重的情况。

首先一个严重的情况是,出现了两个可耻的逃兵。都是两个未经训练的玻利维亚人,他们没有参加拉练行军,他们是被留下来守卫营地的,但他们忍受不了营地上单调却又紧张的生活,所以,他们开了小差。

这两个开小差的家伙,会不会被政府军抓住,在严审和拷打中,成为叛徒和告密者呢?

这是难得有把握的。

第二个严重的情况是,在原先留在营地上负责指挥和守备老营的主要指挥员马科斯,看着切·格瓦拉带领着的拉练队伍超过了行动计划的时间,而且超过了不止三天五天,仍然没有返

回到营地上来，他担心会出意外，便带上了几个游击队员，离开营地，出来探寻和试图接应格瓦拉带领的拉练队伍，结果在路经一个石油公司的吸油站时，他向一个好心好奇心很重又饶舌的农民问路，并向他购买粮食，结果他被这个讨厌的家伙缠上了，这家伙一个劲儿打听马科斯的来历，马科斯编了个谎，但他不善撒谎，有些吞吐、有些说不清，有些不自然，然而，越是这样，那好奇心十足的讨厌鬼，越是没完没了地请间盘查不休。事后查明，这个好奇心十足而又饶舌的家伙，还把遇到几个有些来历不明的人，当作新鲜事儿回家告诉了他的老婆。他的老婆呢，也同样是个长舌妇，而且，正好这个长舌妇，又是在卡拉米那内给一位陆军四师的上尉家里当保姆，她没得别的谈资，回到城里后，就把她知道的新奇事儿告诉了上尉。于是，上尉就把这情况报告了四师的司令部情报处，结果，四师的情报处便派出一个分队来，查寻马科斯这几个可疑的人。

3月19日，正好是切·格瓦拉带领人马回到“卡拉米那”营地时，政府军搜寻马科斯的战斗分队，也来到了位置在营地不算很远处的那个吸油站，在那里拉开了警戒的岗哨，显然是想构成陷阱，缉拿马科斯等几个可疑的人。

这样，政府军的战斗分队，事实上已经出现在了“卡拉米那”营地的大门口。

这情况，似乎就成了更为严重的一个情况。它显然已经严重地影响着“卡拉米那”营地的安全。

然而，所有这些情况，还没有接下来让切·格瓦拉知道的事情，给格瓦拉带来更多的不愉快和烦恼。这就是，从3月5日以来的这半个月来，“卡拉米那”营地上，突然好像赶庙会似的，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显然，有一些是不请而至或并不该来的



不速之客。

这些来客中,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名人是法国记者兼作家德布雷,他非常年轻,只有二十五、六岁,尚是个未婚青年,是法国巴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古巴革命的形势,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一个奇观,他就来到古巴,有志要研究古巴革命的经验,后来在古巴写成好几部研究古巴革命的著作,在古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拉丁美洲的各国,也有大量的流布,一般的人认为他是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忠实信徒和崇拜者,事实上也许也确实如此。

早从1963年开始,为了研究古巴革命的根源和背景,德布雷就遍行拉丁美洲,不仅囿于研究古巴的资料,墨西哥,阿根廷,危地马拉,委内瑞拉,以及玻利维亚,他都有过长时间的驻足和采访,所以,他熟悉了这些南美国家,这些南美国家也熟悉了他。他的影响在这些已经提到的国家中,可谓是知名的。

由于他对古巴的事情了解甚多,在古巴还可以说有比较多的深交,加上他记者兼文化人的嗅觉灵敏,在从1965年3月以后许多人一直在追踪着切·格瓦拉的行踪时,他也始终不断对这种追踪深感兴趣,后来他隐约听到切·格瓦拉已经进入玻利维亚,他就迅速也启程赶到了玻利维亚来。他来这里很想寻觅到格瓦拉的行踪。他偶然地见到了塔尼娅。他认识塔尼娅还是在古巴的时候,他知道塔尼娅和格瓦拉还是熟人和乡亲,同是出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估计切·格瓦拉如果来到玻利维亚,塔尼娅很可能会知道一些信息。于是他就寻问到塔尼娅这里来,一表示要找到切·格瓦拉的行踪,二表示要投身到切·格瓦拉领导的战斗中去。

塔尼娅也了解和熟识德布雷,知道这是一个单纯而不无幼

稚，热情却也不失赤诚的真正坚定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虽然他是法国人，可是，法国人怎么就不可以投身到切·格瓦拉领导的斗争中去呢？塔尼亚自己心里明白，她自己不其实也是个德国姑娘，而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领导着的战斗成员吗？

考虑到德布雷的真诚和挚着，塔尼亚通知秘密联络人员，把德布雷设法接应，让他只身来到了“卡拉米那”营地。

德布雷是3月5日来到的。

此后又过了两天，塔尼亚自己也不宣而至，也来到了“卡拉米那”营地，而她这样做，是严重地违犯了秘密工作的纪律的。

此后，接着又自动来到营地的，还有秘鲁的革命家，绰号叫“中国人”的胡安，以及阿根廷人绰号叫“秃子”的西罗，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客人。

这么多热心的“客人”，纷纷到切·格瓦拉正在开创中的游击中心营地上来“作客”实在令切·格瓦拉有些烦恼。

对德布雷的到来，切·格瓦拉认为热情可嘉，可以理解，但却并不可取。他实际上想来到游击队，充当一名忠实的、权威的编年史作家，他并不想充分的作好在这里参加战斗，不惜流血牺牲的准备。他和切·格瓦拉刚刚拉开谈话的架势，就说出他的意向：准备在这里采访一段新闻，然后就离开，而后去委内瑞拉和在那里的女朋友结婚，并且还特别声明，等着他的新婚妻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来以后，他再返回到这里来，以便进行更进一步的采访活动。他倒是挺有长远打算的。

不过，这却是实在太让人哭笑不得了。

这里来去哪能那么容易。这里是生死场。这里可是准备展开革命的游击战场啊！哪能什么不误，既不误来英勇投入战斗，

## 切·格瓦拉

又不误结婚生孩子，世界上哪会有这么方便的革命事呢。

但是，切·格瓦拉不会给虽然天真烂漫，却不失革命热情和赤诚的年轻革命者泼冷水。

切·格瓦拉马上招待所有来到营地上的贵宾们吃了一顿饱饭，有莱豆和里卡多刚猎获的一头小鹿肉。

四天前，3月15日，在拉练的最后行军途中，拉练行军的队伍已经基本上用尽了各自所带的粮食给养，不得不靠猎获野物来充饥，那一天，作为一天伙食的，是猎来一群四只鹞，从3月16日开始，也就是距此三天前，又不得不杀掉一匹驮用物品的老马来为大家充饥。游击队的生活实在是艰辛的。

所以，今天回到老营来，在这里有贮备的粮食，能有一顿莱豆米饭，外加小鹿肉，能有如此美味的饱饭，实在也就是盛宴了。

招待客人们吃饱肚子以后，切·格瓦拉迅速指挥所有的人马上从老营这里撤出，因为政府军已经出现在大门口，这里已经完全不是游击队可以安营的营地了。游击队必须迅速撤出到早在行军拉练开始以前已经开劈好的野外营地去了。

当然，现在所有的客人，也都得加入游击队从这里撤出的行列。

情况十分严重而且紧急，很难令人从容，撤出在猝然中进行，不免有些匆忙，因此，自然产生了一些凌乱，因为事实上这里已处在危机之中。

唯一能令人感到略有安全感的是，切·格瓦拉在这里，他还在沉着地指挥着这里的撤出工作。

事实上，在为客人们备炊，招待客人们吃一顿饱饭之时，切·格瓦拉已经不仅派出了严密的警戒岗哨，同时也派出了准备作战的伏兵。罗兰多已经带着一部分游击队员，埋伏在了可能会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有敌人过来的区域。随时作好了迎战、作战的准备。

切·格瓦拉是31月19日下午6点钟,已经是在黄昏中,回到营地上来的。

他招待客人们吃饭,同时也给一路行军饥肠漉漉的游击队员们开饭时,已经是在夜间9点以后的事了。客饭和游击队员们的伙食,当然是完全一样的。吃毕饭,虽然已经连续48天行军的游击队们都已经疲劳不堪,回到营地,本应该是好好休息一下,休整几天的,但是现在这些都谈不上了。吃饱饭后的第一件事,是迅速撤离营地,除了带走行军背包,子弹武器外,现在还得把营地上的所有一切物品和贮备物品都从这里搬走。

营地,已经不能再是游击队员们可以避风避雨的一个窝了。营地,已经不是在雾海的航船安然泊锚的港湾,这里,简直已经变成了陷阱,所以,迅速撤离离开这里,是绝对必须的明智措施。

德布雷、塔尼亚和其他客人,吃过饱饭以后,跟着第一批撤出的游击队员前往新的野营之地,他们这些人是文小姐和弱书生,第一次的夜行军,就使他们难以忍受,慌乱不堪,特别是德布雷,只经过这第一次的夜行军,虽然他并不佩带武器,也不背沉重的背包,但尽管如此,只踏石插荒走路,他就很难适应,坚定了他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他不是一块可以和游击队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共同奋斗的料,虽然他不乏这方面的热情和向往,但是他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和勇气。

在所有客人和第一批撤出营地的游击队员们在半夜里撤出营地以后,切·格瓦拉仍然留在营地上,他指挥着游击队员们分批撤走,主要是把营地上的物质都要运输出去,物质贮备是不容轻易损失的。同时,显然一场战事已经在临近,切·格瓦拉必须处在战事的指挥中心。

本来有条不紊的一切计划和安排，现在被来自诸多方面的原因完全打乱了，因此，有些气象似乎给人一种仓促应战的感觉，事实上当然也是这样的。

一夜的紧张和繁忙，切·格瓦拉几乎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当然其他所有的人，也不能容得休息。一直紧张收拾忙累到第二天上午，10点钟，当绝大部分辎重基本撤出完以后，游击队员的主要部分也已经分散开来——以战斗的小组和分队的形式分散开来。这时候，切·格瓦拉才带领几名骨干游击队员，离开了“卡拉米那”的那幢房子。

在过去的几天里，政府军的小型飞机已经不止一天，在此方上空盘旋，所以，现在防空的问题也就提出来了。格瓦拉带领着的几名骨干游击队员，只能进入丛林，沿着一条小河，向着以前已经开发出来的另一处被称为“熊营地”的野外营地出发。

切·格瓦拉撤出营地一两个小时以后，最后一批辎重队和游击队员离开了“卡拉米那”的那幢房子。从此那幢房子也就再也不是游击队的营地了。

切·格瓦拉在通向“熊营地”的途中，他和他带领的一个游击小组的战友，在一个看来比较安全隐蔽的地方，认真地休息了较长时间的一阵儿，他们必须善于抓住休息的机会适当休息，以恢复体力和保持体力。

不过，休息以后，他们还是抓紧又行军，在20日傍晚夜幕将临的时候，切·格瓦拉带领着的他的一小队战斗骨干，终于也来到了“熊营地”。

在这里，切·格瓦拉和已经先行一步，先遣来到这里的那批客人会合了在一起，包括德布雷、塔尼娅，以及各位阿根廷人和秘鲁人。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来到了这个“熊营地”，切·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的主体部分，无疑已经再一次跳出了政府军的视野，游击队是又一次隐匿在了一个新的地场上，已经脱离了被围剿的境地。

在这里，可以稍事休息，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必要进行的工作了。

切·格瓦拉分别和阿根廷和秘鲁来的同志作了谈话。秘鲁来的革命家，和阿根廷来的革命家，都是和切·格瓦拉的商谈合作事宜的，主要是想派人参加切·格瓦拉游击队，使一些人得到游击战的训练，以备在他们的国家也组织武装斗争。

切·格瓦拉对这样的意向是支持的，但不主张是大规模的。

切·格瓦拉和这些秘鲁人、阿根廷人谈话时，没有出现太麻烦的纠缠，没有出现太复杂的问题。

和德布雷谈话时，有一些麻烦问题就出现了。

德布雷首先是坚持要成为游击队的正式成员，但是又不想和游击队永远在一起，一直战斗到底，中间他得走，他得去结婚，以及让老婆生孩子，然后再回来。

切·格瓦拉坚决劝导他放弃这样的天真幼稚的想法，考虑到他既然没有决心和准备完全留在这里，就应该赶快离开这里，他可以不必成为正式的游击队员，可以跳到这支游击队的范围之外去，可以回法国等地，组织对游击队的声援和可能的物质援助。

德布雷最后同意了切·格瓦拉的意向，他准备同意按照切·格瓦拉的意向去做。

只是，此时，德布雷已经有些能来得，却走不得了。

眼下游击队处在险境中。

游击队因此自然也没有把握把他安全送出险境。

而他自己,又怎样离开这个地方呢?

冒然离开,显然是危险的。

他必须等待适当的机会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切·格瓦拉和游击队的同志们,曾经几次策划和安排办法,以使德布雷安全离开,顺利走出此方险境,但是,几次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

这就迫使德布雷,不得不在切·格瓦拉身边,在他的游击队里,又多滞留了许多天,而这样一来,也就使他有机会亲身经历了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使他十分真切地亲历和受到了切·格瓦拉伟大的人格力量对他的震动和熏陶,虽然时间并不太久,但所获的精神升华,却是无比的巨大的,甚至使他的整个生命和人格品性,都发生了光辉的飞跃和质的变化。

在嗣后的又几日以后,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终于和围剿而来的政府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激战,德布雷也有机会亲临了战场,看到在每一次的战斗中,切·格瓦拉都成功地指挥战斗,消灭敌人,赢得了胜利,使德布雷拥有了非常不同凡响的经历。

只是,到了四月中旬,在德布雷脱离游击队,试图从一个镇子上离开险境时,他终于还是成了玻利维亚政府军的俘虏。

玻利维亚政府军立刻如获至宝,把他马上解押到了玻利维亚政府军第四师司令部驻地的米里卡,马上诬指他是玻利维亚游击队的领导人物和组织者,决定成立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德布雷案件,立刻成了惊动玻利维亚全国的大案,成了惊动世界的大案。玻利维亚法律没有死刑。但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玻利维亚的独裁统治者巴里恩托斯,马上向全世界宣布,他要恢复玻利维亚的死刑法律,他要处死德布雷。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迅速介入对德布雷案件的审讯，他们亲自审问和拷打德布雷，残酷无情地折磨这个文弱书生，企图从德布雷口中，完全翘开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的全部秘密。

但是，德布雷正是从这样的血与火的考验中，他开始真正成为坚定勇敢的革命者，他开始成为坚贞的革命战士，他被切·格瓦拉伟大人格和精神所感召起来的伟大的革命良心，使他守口如瓶，绝不出卖和泄露游击队的任何秘密，而且，经历过无数次的沉痛折磨，他始终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决不背叛对格瓦拉的忠诚和友谊。

德布雷的英勇行为，得到了玻利维亚进步力量和全世界人民的声援，拉丁美洲各国的新闻媒体和作家们，也强有力地声援他们的同行。

德布雷的案件延审了很久。

最后，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发出了强有力的声援，德布雷才免于一死。他在切·格瓦拉牺牲以后回到法国，写下了大量的介绍切·格瓦拉伟大形象的震撼人心的文章，使他真正成为了一个杰出的作家和优秀的记者，最主要的，使他真正成为了一个思想家，信心坚定的革命者。而且，后来，多少年以后，他对切·格瓦拉的崇敬和热爱，仍然是始终不渝的，一直在著书立说，对切·格瓦拉的伟大形象，进行着热情的宣传。

德布雷特别写了一部书，书名叫《切的游击战》，印刷的册数很多，在法国和世界各地流传很广。在这部书里，德布雷十分详尽地记述了他在切·格瓦拉身边，他在玻利维亚游击队里一段生活经历的强烈印象。

他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生动地叙述着切·格瓦拉：



## 切·格瓦拉

---

首先他严格要求自己,他对自己比对士兵还严厉,对士兵比对敌人更不能宽容……他亲手展开或卷起吊床,不要任何人帮助;每顿饭,他严格遵守规定,只吃半盒沙丁鱼或同样分给每人一分的三片干肉;他的背包里有和别人同样多的子弹。有一次在穿过一条河流的时候,他的口粮掉进了河里,没有向别人要,一天没有吃东西。他把这种平等或吃苦的尺度作为一种信条,一种思想考验的试金石。

他纯洁而坚强。

德布雷记述和介绍切·格瓦拉形象的书,时至今日,仍然是特别为法国知识界和年轻人喜欢和重视阅读的读物。

在法国,切·格瓦拉的伟大形象和他不朽的人格和思想的旗帜,一直备受着人们的仰望,在人们的心间回荡着腊腊飘动不息的回响。

在不尚英雄崇拜的法国,几乎是大多数人,始终热烈而由衷地热爱和崇拜着切·格瓦拉,认为他是二十世纪人类史上少有的最可崇敬的英雄之一。

这样的影响,与德布雷的热情介绍和宣传,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也可以说,德布雷的经历和工作,也创造了很可令人崇敬的价值。

## 在法国引起的巨大反响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英勇战斗和牺牲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事迹,在法国引起的回声和反响,不亚于二十世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桩伟大事件在这里发出的回声和反响。

法国的新闻媒体和法国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写出了大量的著述,描述和介绍切·格瓦拉。热情宣传和介绍切·格瓦拉的,绝不仅限于德布雷这一个杰出的宣传家。

法国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是在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法国的时期。

在戴高乐总统领导法国政府的很长的时期内,一位和萨特几乎不相上下知名的伟大作家马尔罗,在戴高乐总统的政府内,当了十一年的文化部长。

其间,大体上正在古巴革命的发生和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活动和牺牲的前后。由于他是法国的文化部长,不像法国伟大的作家萨特一样,能够有机会亲赴古巴,亲自和切·格瓦拉接触和长谈,掌握有关切·格瓦拉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在回到法国后,写出大量的热情介绍和评价切·格瓦拉的内容信实、评价准确的文章和书籍。但是,作为文化部长,马尔罗同样可以从另外一些渠道,搜集到关于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活动的大量信息。马尔罗搜集到的大量信息中,有的是信实有据的材料,有的是新闻记者的无聊之辈为了制造新闻捕风捉影或妄加猜测写出

来的含有大量虚假水分的报导材料,也有一些作家们凭空想像和虚构的作品;除了这些以外,马尔罗作为法国的政府部长,他还能看到一些非常特殊的材料,这就是一些情报部门,特务机关为着各种目的制造的大量文字垃圾,比如有一些专门为着展开心理战而制造的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凭空捏造,造谣和攻讦,诋毁性的文字,这些文字,有的时候往往充满了传奇和玄虚,往往又能使人被蒙蔽和迷惑,甚至被传为“信史”以假乱真。这些特务部门的材料,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备而不用的,但是往往这样的材料,会被传送到政府的高级部长们的手中。

关于古巴,关于古巴领导人,关于切·格瓦拉,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特务,尤其多而挖空心思,制造了许多造谣诋毁的材料,这些材料有时候实在难辨真假虚实,法国的情报部门,也便经常把他们弄到的这样一些“情报材料”编撰起来,呈文传送给他们的高层领导人参阅。

法国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是受人尊敬的一位老作家。因为他是老作家,他有一种写作的习惯势力,促使他不管行政事务多忙,总还是要勤于写作,有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写一些热点问题的东西,也来赶一赶文坛上的热潮。

切·格瓦拉在1967年,在玻利维亚牺牲以后,1968年,在法国出现了一个空前热烈的宣传和颂扬切·格瓦拉的热潮,这热潮在法国当时,简直形成了铺天盖地的巨浪,所有的报刊,所有的出版商,都在介绍着格瓦拉和发行着相关格瓦拉的图书。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尔罗似乎也受到了热潮所染,也动笔写起了描述和介绍评价切·格瓦拉的文字来。

当然,马尔罗的文章和作品,自然也不会是攻讦和贬损切·格瓦拉的。他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表述切·格瓦

拉的人品和他的行为现象的。但是,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由于他地处政府高官的要职,他可以看到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来的一些所谓的情报资料,其中当然包括大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编撰的材料,他受到了这些材料的影响,他甚至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为扭曲、丑化切·格瓦拉捕风捉影编撰出来的不无传奇色彩的艳遇故事,也引列到了他的文章中来,不无哗众取宠之嫌地加以传播。或者也只是想借助这样的描写,增加他文章作品的吸引力和魅力。

但是,这个本来还算严肃的老作家,为此犯下了一个极不严肃的错误。他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恣意制造和渲染的桃色新闻的传播工具。

马尔罗在讲述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故事时,超出了艺术渲染和浪漫主义允许的界限,在描写切·格瓦拉和塔尼娅之间的关系时,虽然没有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一样,把他们编造成一个色情故事中的两个角色,但是,笔调也接近了非常荒唐的暧昧,完全可能在损着他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心。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们,当然也还包括一些仅以卖文为生的下九流的文化人,所谓的作家或记者,在他们编撰的切·格瓦拉和塔尼娅的桃色新闻和色情故事中,主要的一个故事情节,是说塔尼娅原来就是一个苏联克格勃的女特务,她是专门领受着败坏切·格瓦拉的身名事业的使命,利用色相的迷惑和勾引来到格瓦拉的身边,并且得手干起专门败坏切·格瓦拉的事情来的。

无可否认,苏联克格勃有着派遣色情间谍的经历,据说克格勃训练出来的色情间谍无孔不入很有本事。不过,要说色情间谍的历史和传统在全世界各国都源远流长。中国的古代兵书中,所

列三十六计战法,就包括着一条“美人计”。不过,在进入近代史以后,中国的“美人计”早已经把格外的传奇色彩让给了近代世界的西方国家,色情间谍在诸多的西方国家,由来已久已经有了被捧为英雄的历史,用美人陷英雄,已经成为一种惯用的成功系数很高的手段,成为一种极被推崇和经常使用的手段,然而,苏联在这方面却只能是学生,完全还够不上教师爷的资格,在这方面的本事,苏联肯定并不领先于西方。

苏联的克格勃,能不能有能力、有水平、有手段,可以训练出能够完全腐蚀和操纵控制象切·格瓦拉这样纯洁的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的出类拔萃的女特务来呢?

人们事实上实在可以怀疑苏联人在这方面的水平。

在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牺牲以后的第九天,噩耗传到哈瓦那,古巴党和政府决定举国哀悼三十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数十万参加的切·格瓦拉的追悼大会上,有过一篇十分沉痛,相当长的悼词,在这篇悼词中,卡斯特罗论述到伟大的切·格瓦拉的行为品质时,说过一段十分断然截铁的话:

切不仅具有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的双重性格,而且切是一个兼备最充分表明一个革命者和种种美德的革命者:一个完全正直的人,一个有最高节操的人,一个绝对真诚——一个生活习惯淡泊、刻苦的人,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丝毫污点的人。由于这些美德,他就成了所谓真正的革命模范。

在死了人的时候,通常总要发表演说,来强调一下死者的美德。但是,难得有机会像我们这次悼念切这样可以更加恰当、更加精确地说一句死者是具有种种革命美德的一个十全十美的榜样。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们想到他一生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卓越人物,不仅能兼备活动家的特点,而且也兼备思想家的特点,革命美德纯洁无暇和思想感情非常敏感的人的特点,再加上铁的个性,象钢那样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

.....。

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家,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无限相信道德观念。他无限相信人类的良心。我们应该说他完全清晰地理解到道德就是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主要精神力量。

他思考、研究并撰写了许多东西。今天,在这里把切的著作、切的政治和革命思想在古巴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中将享有永恒价值的这一问题阐述明白,是适宜的。我们毫不怀疑,作为一个有行动的人,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作为一个道德上无瑕的人,作为一个敏感绝顶的人,作为一个行为纯洁的人,他的思想在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具有普遍意义。

我们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这一段悼词中,完全可以信实地看到切·格瓦拉的人品面貌和精神面貌。

这里一眼可以看出,卡斯特罗绝非是在恭维死者,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不属于溢美之词。

与卡斯特罗类似的话,法国伟大作家萨特,在议论到切·格瓦拉时,也曾指出过切·格瓦拉是“最纯洁的人”,是“不可腐蚀的人”。

如此纯洁,如此高尚,如此似钢如铁意志坚韧不拔道德上了无瑕疵的人,却可以被苏联训练的女特务轻而易举地就陷杀,如

果确是这样，苏联克格勃的本事实在太高明了，美国出了多少花花公子总统，部长和将军，苏联的克格勃有如此灵效的肉弹，美国不早就在苏联的臣治之下了吗？

在西方世界制造的关于切·格瓦拉和塔尼娅的色情新闻中，实际上也还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制造这样的鬼话：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帝国主义凶恶的走狗协同杀害了切·格瓦拉，而是因为切·格瓦拉的自己的不检点，因为贪恋女人和好色，才死因于自己本身的弱点。

总之，切·格瓦拉死于苏联女特务之手也好，或者死于自己的好色和荒唐也好，用这样的鬼话，可以来遮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帝国主义走狗杀害切·格瓦拉的凶暴罪行。

这样的伎俩，本来是明显暴露着马脚的，明眼的人应该是一眼就能看穿这伎俩的荒诞和可笑的。

但是，马尔罗这样的法国文化部长，严肃的法国大作家，却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成为了下流物器无耻滥调的传声筒。对一个尚可受人尊重的老作家来说，实在也成了一桩荒唐的事情。

有些不明真象的人，很有可能被马尔罗所渲染传播的滥调所扰乱视听，很难对其诘驳。

但是，明了真相的人呢？情况当然就会不同。

特别是像正真的法国革命作家德布雷，他在格瓦拉身边呆过，认识塔尼娅，也有过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经历，他是最了然一切真相的人。

对一些胡编滥造，由特务和下流文人们编造出来的关于切·格瓦拉和塔尼娅的色情故事、桃色新闻，德布雷完全不屑一顾，也不愿理置他们。臭狗屎还一定要人指说它是臭的吗？似乎完全可以不用。但是，在严肃的作家和文化部长马尔罗的笔下，

如果喷洒出了粪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必须进行清扫和消毒的。

于是,德布雷写了几篇论战式的批评和批判文章,坚决揭露马尔罗的谎言,猛烈抨击他的恶劣行径和不负责任的荒唐立场。

德布雷的批评和揭露,当然具有权威性,因为他说出来的是真实面目,因此也更令人可信,更具说服力,这样,他的批判和揭露性文章,就使得马尔罗处在了一个不光彩的,难堪的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尔罗倒不失一个正直作家的品质起来。他不为德布雷的文章造成他的巨大难堪,和横扫了他庄严威风因而激怒起来,相反,在合乎逻辑的本来的事实面前,他倒也还能清醒起来,猛省过来。

这样,马尔罗自然就不能再和德布雷迎战和论战,而是决定邀请德布雷来与自己见面,并请他共进午餐,他很想听听德布雷进一步讲讲切·格瓦拉的真实故事。

这是发生在切·格瓦已经在玻利维亚牺牲以后又过了四年多一点时间以后的事。这是在1971年11月1日的巴黎。安德烈·马尔罗盛情邀请雷诺·德布雷和他的妻子克莱姆,也就是德布雷曾经向格瓦拉讲起过的他已经非常地爱上了的那位委内瑞拉姑娘。雷布诺当年急于从玻利维亚游击队离开,他和切·格瓦拉明确说出的一个理由,就是急于要出去来与克莱姆结婚,德布雷后来被从玻利维亚死刑监狱释放以后,他还是如愿以偿地来到委内瑞拉,与克莱姆结了婚,并且也还确实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

克莱姆也不是一个没有思想的美女,她也是一个很有理想和信仰的人,是切·格瓦拉忠实的崇拜者,在马尔罗宴请德布雷夫妇的午宴上,当时马尔罗还特别邀请了一位美国的专栏作家,



著名的新闻记者苏兹贝格来陪席。在这次午宴以后，苏兹贝格写文章，称德布雷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富有哲学思考的能力，而且头脑冷静，镇定而坚定，但态度从容而平和。他在文章中，还称长着一双明亮黑眼睛的德的委内瑞拉妻子克莱姆，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

苏兹贝格是有身份的作家和记者，他不失倾向性，但还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马尔罗接见和宴请德布雷夫妇时谈论到的关于切·格瓦拉的全部话题。

苏兹贝格在笔下生动地记述了当德布雷向马尔罗，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向一位七十多岁的有地位的老作家，指出他荒唐地描述两个真实生活过的崇高的革命者时，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

德布雷开始时候的谈话词锋，和他批判揭露性的文章中的锋芒，几乎同样的尖锐。

马尔罗汗颜充满了尴尬和窘迫。

当德布雷向马尔罗指出：

“在您的笔下，把英勇的女游击队员描写成一个轻薄的喜欢勾引男人的电影明星的样子，实在不知道您是怎样突发奇想想出来的。塔尼亚与切·格瓦拉相比拟，本身是不合适的。塔尼亚和切·格瓦拉不可比拟。切·格瓦拉是无与伦比的最纯洁杰出的伟大人物。塔尼亚不是。塔尼亚是一个存在着致命弱点的女性，她热情，她多情，富于幻想，太多浪漫色彩，这都是可能有的。但她也绝不是一个没有崇高人格和灵魂的女人。塔尼亚完全不像您先生笔下描述的是那样的风情万种的女人，也许只有一种风情，她是真正狂热的，这就是革命的风情。她的父亲、母亲，都是心地善良，正直而文化层次很高的大学教师，都是德国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的老共产党员，二战前，受希特勒的迫害和通缉，才被迫移居阿根廷。他们在那里，生养出了塔尼娅，同时在那里，他们教养塔尼娅长大成人起来。你不必怀疑那是真诚正直的革命者，他们对他们的后代，所给予的教育和熏陶，绝不可能塑造出卑鄙的灵魂，如果不带偏见的话，谁都只能这样认为，不会有别样的结论。事实上，塔尼娅后来回到民主德国，她所受到的教育，仍然绝不能说是虚伪的教育。后来，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古巴革命特别对她产生感召，这是自然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虽然有德国血统，但她出生在阿根廷，那里是生她养她的土地，她对那里富有感情，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所以，她后来返回拉丁美洲，投身到那里的斗争中去，也不是没有根基的。她后来违反秘密工作的纪律，出现在切·格瓦拉的身边，进入到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战斗行列，无疑这是她犯下了严重错误，但这也只能是她没有经验和幼稚冲动的结果，她不仅使她的革命工作冒了风险，她更使她的美丽的富有活力的生命冒了风险，而且最后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是综评她的全部人格行为和她的全部活动，人们仍然不能不认为她是一个美丽而杰出的女性，是一个虽有瑕疵，但仍然光辉夺目的人物，对为人类解放事业，为正义事业献出生命和鲜血与美丽青春的人们，进行泼污和毁谤，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和高尚的行为。是善良的人，正直的人们不足取的。”

德布雷的这样犀利言词，马尔罗听来虽然汗颜窘迫，但他毕竟还是富有良心和充满智慧而且正直的智者，所以，他听过德布雷的指陈以后，他非常由衷地向德布雷承认说：

“您是完全对的，德布雷先生。我当了十一年的法国政府部长，不会不知道一个人经常可能从‘特务部门’得到子虚乌有或风马牛完全并不相及的错误报告，我本来是警惕的，但是，也免

不了会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时候。我上了‘特务部门’的当，成了他们的传声筒，这真是很可笑的，是一种可耻可鄙的行为，我是会感到深深的歉意的。”

马尔罗，这位法国的文化部长，有良心正直而崇高的作家，从此从编造切·格瓦拉与塔尼亚的荒唐行为的桃色故事，歪曲和丑化切·格瓦拉的下流歪们的营队里脱身了出来。他再写文章，就不再胡编，干那种无耻的蠢事了。

不过，又过了许多年以后，当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和人性化了以后，人们又从另一个侧面议论起了切·格瓦拉与塔尼亚当年的关系，其实如果真的存在一种浪漫故事的话，不是也是一种人性的辉煌，是一种完全合情合理正常的事情吗？有什么可资恣肆来诽谤和加以诋毁的呢！

不过，尽管人们有新的这样的认识和境界，作为阶段性的历史，人们在反映那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情景时，最主要的一种要素，还是必须无条件的尊重事实，如实地反映其确实真实存在过的面貌。历史是不允虚拟的。

## 不该出现的幼稚的浪漫

1967年3月21日。

在玻利维亚。

切·格瓦拉指挥他的游击队，从敌人重点包围迫逼而来的“卡拉米那”营地匆忙仓促撤出，撤到新的野外营地“熊营地”以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后的第二天。切·格瓦拉开始能够抽出时间来同来到营地的各位客人进行交谈了。

他与秘鲁同志、阿根廷同志以及德布雷的谈话，都还是顺畅的，是顺利的。

但是，轮到他与塔尼娅谈话时，问题就严重了，气氛就立刻相当的紧张了起来。

对塔尼娅此次突然出现在“卡拉米那”营地，切·格瓦拉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必要性和如此决定的所以。他完全不明白，不理解塔尼娅为什么擅自采取了如此轻率的行为。

在最初听说塔尼娅已经来到营地的信息时，切·格瓦拉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情况，后来在3月19日晚间见面以后，塔尼娅没有说有什么紧急紧迫的情况，切·格瓦拉才开始放心下来。

后来，环境进入险恶状态，忙于撤出营地，切·格瓦拉就来不及与塔尼娅马上进行交谈。到了3月21日，来到“熊营地”以后，脱离了危险境地，他们在切·格瓦拉与别的“客人”都谈话交流过以后，才抽出空闲来，有时间进行单独的交谈。

切·格瓦拉有些费解，急躁和恼火，几天来突发的烦乱事情太多，很容易令他产生急躁和恼火的情绪。不过，切·格瓦拉毕竟不是凡人，他有很高的政治文化境界和素养，他懂得作为男性同志对女性同志应该持有充分的尊重。

所以，切·格瓦拉在与塔尼娅进行交谈时，一开始，他强压着恼怒和火气。他客气地，平静地说话，却不想罗嗦。

切·格瓦拉一开始，平静地问塔尼娅：

“你来这里，是干什么来了呢？”

塔尼娅大睁着一双美丽的蓝眼睛说：

“这是无疑问的问题。我来参加这里的斗争。”

格瓦拉问：

“谁命令你来的呢？”

塔尼娅回答：

“我自己。我自己的革命觉悟。我自己的革命良心。”

格瓦拉说：

“可是，你擅自离开了你自己的秘密工作岗位。你违犯规定擅自来到游击队的营地，这不仅是幼稚的行为，也是破坏纪律的行为。”

塔尼娅说：

“我在拉巴斯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建立起了在此工作的网络。我已经完成了计划迎送所有到此来参加斗争的同志的任务。在拉巴斯，我还有什么事情好干呢？你们来到此间，投入艰苦的生活，投入不畏流血牺牲的战斗，却让我仍然居住在拉巴斯漂亮舒适的住宅里，整天去为政府部长的孩子们当家庭教师，到政府的电台去主持妇女节目，胡扯瞎扯，胡说八道，过资产阶级小姐太太般的生活，在那里养尊处优，不断的受到邀请，出入那里的舞厅和酒吧，夜总会，甚至受到猩猩总统的宴会请柬，去与那些乏走狗和屠夫胡厮，那种味道，谁能受得了？那样的角色，我实在有点儿演不下去了。”

塔尼娅说着，似乎也还振振有词。

切·格瓦拉耐心地听着，但是，他明显有些不耐烦。他对塔尼娅说：

“你在拉巴斯能站住脚，打开工作局面，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很大的胜利。你在那里能打进政府机关部门，和一些政府成员能有所交往，这是极有价值的工作机会，我们可以很透彻地掌握敌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人的心理和动态,这也是你的一种成功和已经掌握了的工作优势,而且,你完全是在为着革命的目的扮演一种完成革命任务所需要的角色,这样的生活性质,怎么能和同资产阶级贵族小姐太太比拟呢?明明不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吗?你怎么连这一层也认识不到呢?”

切·格瓦拉的谈话,有了明显的批评的意味。塔尼娅就有几分感到满腹委屈,有些泪汪汪的了。

她渴望火热的斗争生活。

她渴望火热的战斗生活。

平静的生活,平庸的生活,她简直有些难以忍受和不耐忍受。她热情奔放的天性,是很难承受束缚的。优裕的生活不能使她迷恋,婚姻的幸福生活也不能使她沉迷。她在进入玻利维亚的第二年,与一位聪明健壮的玻利维亚青年知识分子举行了婚礼,有过婚姻的生活,但是这样的婚姻生活,并不能满足她的更为广阔高远的热望和追求,个人恋情的小天地,放置不下她博大的情怀,她的情怀装载着冲击的壮举和诗意的豪情。她在这样的诗意的豪情之中,有一颗鲜亮的红心,她是那么热烈地向往着崇高的革命英雄,在古巴,她崇拜向往的男性英雄是很多的,同时,她所衷心敬爱和向往的女性英雄,并且以她们来引为榜样的对象,也是大有人在的,比如被称为古巴革命之花的塞莉亚·桑切斯,以及埃斯平·比马耳同志,等。这些古巴革命女英雄的旗帜,在塔尼娅的心中和耳畔,似乎总是在发生着钟鸣和涛声一般的回响,总是在令她激动不已,向往不已,感奋不已。

塔尼娅在玻利维亚的那场婚姻,很快的发生,也很快的结束了。也许她只是为了谋求加入玻利维亚的国籍,她才选择了那样一场婚姻,而因此,一旦取得玻利维亚国籍以后,自然也就放弃

了那样的选择。事实上，她所一直钟情和向往的，是投入轰轰烈烈、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战斗浪涛，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使自己也能成为像古巴革命女英雄们一样的，盛开而璀灿的革命之花。

这是她的情怀。

这是她的热望。

她的这样的情怀和热望，似乎也应该被人所宽容地理解吧，虽然有些幼稚，实在不无狂热，她实际上，本来也还不是一个热情充沛，精力充沛，充满了无穷的浪漫色彩，向往和期待往往会与幻像并存的年轻女子吗？

她热望使自己也成为像塞莉亚·桑切斯一样的女英雄和革命之花，应该说，也是无可指责的。

何况，塞莉亚·桑切斯似乎真的也曾如此这般地扮演过自己的角色。在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最初开始的阶段，她也曾被留在哈瓦那，被严格规定进行地下联络工作，进行秘密工作，但是，后来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游击战的旗帜的时候，她毅然离开哈瓦那，投奔到马埃斯特腊山区去，参加了那里的天天也是真枪实弹浴火浴血的战斗生活，成为了游击队里的不可缺少的战斗骨干和重要成员，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这样的塞莉亚·桑切斯，当然会成为着塔尼娅摹拟的楷模和榜样。

对此，格瓦拉却认为，这实在是幼稚得难以令人理喻的一种摹仿。

不过，出于对塔尼娅的理解，切·格瓦拉对塔尼娅没有继续进行过分严厉的批评，他没有太多的申斥和指责塔尼娅。但是，却仍然引导和规劝她，在适当的时候再从游击队走开，重返回到

她在拉巴斯的秘密工作岗位上去。

经过切·格瓦拉的说服和教育，塔尼娅也大体上接受下了切·格瓦拉的如此意向和安排。

只是，后来的情势发展，使这种意向和安排，很快失去了可以兑现的可能。

首先是，在切·格瓦拉和塔尼娅进行完此番谈话以后的又隔一天，游击队就沉入了充满了战事的日子，战斗频繁地进行起来，从总体上看，游击队已经处在敌人的大的战略包围圈之内，塔尼娅已经不能轻易离开了。

紧接着，从敌人的新闻广播中，已经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塔尼娅的秘密身份已经暴露。

首先是塔尼娅此次来到“卡拉米那”营地的头几天，在等待切·格瓦拉和主力队伍归来时，在两个当时逃走的玻利维亚游击队员中，其中一个在营地上看到了塔尼娅的到来，这家伙在开小差后又叛变告密，或者是被敌人严刑拷问了出来，总之他完全细致的描绘供出了塔尼娅的形象。

另一方面，塔尼娅自己从拉巴斯开来的吉普车，在她藏匿的地方，也已经被巡逻的政府军发现。政府军还从这辆吉普车上搜查出塔尼娅在匆忙离开时遗留在车上的一个背包，内里装着一些文件、资料之类的东西，甚至包括在拉巴斯的通讯录和联系电话卡，这样，敌人一经分析，就完全可以知道这些文件材料的主人是谁，这辆吉普车是从哪里来的，它载来了要到哪里去的主人。

敌人的广播电台，当是重要新闻广播了这样的信息。

切·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员们，配备着一些微型收音机，自然很容易收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充分说明塔尼娅的身份已经完



全暴露,她已经是完全不可以从这里再出去,重新再行走到敌手们的眼皮底下去,再执她的秘密使命去了。

## 充满战事的日子

从1967年3月23日开始,切·格瓦拉领导和指挥的玻利维亚游击队,开始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连接不断的激战和大战。

当然,这里所说的激战和大战,是相对而言的。

切·格瓦拉指挥的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游击队,正式的战斗成员不满四十人。但是,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正面面对着一支人数在一百人以上的敌军。

这是一支正在搜寻游击队,清剿游击队的敌军,装备精良,是一支劲旅。

3月23日,第一场杀伤战,在切·格瓦拉精心指挥部署的游击队的伏击圈内展开,首先歼灭的是一支由一名少校和一名上尉指挥的前出的巡逻分队,大约有三十几人,他们配置着自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还有无线电报话机。他们的人数和游击队大体相等,装备比游击队更为精良。但是,在游击队的伏击圈内,除了少数几个敌军逃跑掉以外,七人被击毙,四人被击伤,十四人被生俘,包括这支队伍的少校指挥官和上尉。

在歼敌俘敌的这场战斗中,游击队缴获敌人的迫击炮三门,大口径机关枪一挺,冲锋枪和自动步枪、步枪共二十二支,还有两架步话机,以及大量的子弹和炮弹,仅六〇迫击炮弹就有六十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四发,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在这场战斗中,游击队方面无一伤亡。可谓是干净、漂亮的胜利。

但是,战斗结束后,首先是切·格瓦拉并不欣喜若狂,他也不让游击队的战友们飘飘然起来,尽管这第一场激战的战果,比起当年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时,在最初阶级赢得的战果和战绩,都是大得很多的。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第一年的游击战中,一战下来能歼灭五六个敌人,就可以算是重大胜利了,能缴获两三支步枪,也就是很大的缴获了。像是现在这样一战能歼灭如此众多的敌人,缴获如此大量的武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如此,切·格瓦拉要求战友们一定不要飘飘然起来。

战斗结束后,他一方面指挥继续警戒敌人的动作,同时仔细地打扫战场,不仅要珍视武器,同时要珍视给养和药品之类的东西。

在这同时,在自己的队伍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游击队的医生迅速开始给受伤的敌人伤员包扎医治,让所有的战俘集中起来休息,由玻利维亚人中的游击队领导成员,主要是因蒂这位曾经是玻利维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现在的游击队领导委员,来给俘虏们讲解宣传游击队的俘虏政策和游击队的其他政策和奋斗目标。

同时,在格瓦拉的授意下,因蒂还与两位被俘的政府军军官谈话。首先和那位少校谈话,接着和上尉谈话。那位少校十分沮丧,在谈话中表示如果游击队释放他的话,他将坚决退出政府军,决不再与游击队作战。那位上尉听了因蒂的宣传后,“像只鸚鵡一样唠叨个不停。”(格瓦拉日记用语)相当认真地表示,今后

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与游击队进行合作。

经过一番宣传教育，切·格瓦拉马上下达命令释放全体被俘人员，包括抬走伤员。在释放俘虏的同时，切·格瓦拉还让因蒂劳请两个被俘军官，让他们带通知给政府军方面，游击队实行人道主义政策，在他们离开48小时以内，游击队将不袭击打着白旗和红十字旗的非武装人员、车辆，进入战区收拾敌方士兵遗留在战场上的尸体。

这样的游击队，是何等的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啊！

但是，愚顽的敌人并不来收拾他们士兵的尸体，以至这些尸体后来全成了老鹰的食物，仅半个月后被老鹰的铁嘴啄洗涮成干干净净的一具又一具白骨。

半个月后，到了4月10日，在又一场较大激战中，不到四十名战斗成员的切·格瓦拉游击队，再次一举歼灭一支四十多人的敌军巡逻清剿队。在这支队伍里，包括着一名少校，数名尉官，更多的军士和突击队员，以及伞兵，也堪谓是一支劲旅。

在这一次的战役以后，打扫战场，处理战后事宜很忙。但是，这一次俘虏的敌军人数较多，共有三十人，这是一个相当多的数字，所以，切·格瓦拉在因蒂的配合下，亲自出面来给俘虏讲话，对战俘给予政治教育。

此时，从新闻广播里已经听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最后认定和确定认为，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在领导和指挥着这支玻利维亚游击队。

从上一次战役以后，游击队通过被俘军官带出战场散发给新闻界的新闻公报中，这支游击队已经被称为是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

既然敌人已经大体上肯定认定了切·格瓦拉在这里，甚至

还举出了几乎多项近乎是准确的根据,甚至还拿到了一张切·格瓦拉在老营里留下的照片。这样,切·格瓦拉觉得自己的身份已经没有必要再来遮遮掩掩的了,所以,他不仅亲自出面给被俘的敌军士兵讲话,他还单独对那位在四月十日的战斗中俘虏的名字叫鲁文·桑切斯的少校,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谈话,他从这个少校这里,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他同时和这位少校,几乎是平等地探讨了许多问题,当然他也教育开导了这位少校,使这位少校在很短的时间里,思想立场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以至他后来,尽管在军队中仍然干着差事,而且军衔也还晋升到了上校,但他从与切·格瓦拉的那次谈话以后,就完全成为了一个游击队的同情者,后来他坚决多次拒绝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命令,坚决不再指挥部队与切·格瓦拉作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牺牲以后,这位鲁文·桑切斯先生坚决退出了玻利维亚军队,成了一名进步人士,成了一名革命的坚定的同情者,后来还访问过古巴,对古巴领导人和古巴人民,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敬意。

4月10日,第二次较大规模激战,以游击队的绝对胜利而告结局。经过宣传和教育,包括鲁文·桑切斯少校的三十名战俘又被即行释放,接下来,玻利维亚政府军加强了攻势,切·格瓦拉指挥游击队进入了更为活跃的转战时期。

这支游击军,几乎已经成了一支完全的常胜军。

4月19日,又一支玻利维亚政府军巡逻队,碰到了游击队的前锋部队,未经战斗,巡逻队即交出长短四件武器,宣告了无条件投降。

政府军的士兵已经完全变成了“惊弓之鸟。”(格瓦拉4月20日日记语)。

只是,从进入4月以来,政府军的空军越来越频繁地参战,扔炸弹轰炸游击队居住的房舍,或者寻找行进中的游击队,用机关炮来进行疯狂的扫射。

4月25日,游击队又伏击击溃了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政府军巡逻队。给政府军造成了两人伤亡,并击毙一条警犬。

从这一天开始,敌人派出了直升飞机参战。从直升飞机参战的情况看,切·格瓦拉判断,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的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在这里参战。

切·格瓦拉在日记中同时指出:所有的战士精神状态都好,他们都在游击队员的预备考试中及格了。

5月8日,游击队在再一次与一支政府军的清剿队发生战斗后,击毙三名敌人,生俘包括两名受伤士兵的十名敌人,再一次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给养。

缴获来的给养,比子弹和枪支更重要地给予游击队以补充。

这时候游击队的最大问题是给养告罄,唯一的食品只是一些猪油了。“人们很弱了,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人浮肿。”(格瓦拉日记语)。

不过,5月11日,游击队员贝尼尼奥打死一头野猪,使大家又狠吃饱了一次肚子。

5月30日,在又一场伏击战中,游击队前锋的六名战士,击毙三名敌人,击伤一名。

6月3日,切·格瓦拉亲自指挥游击队的一个战斗组,在一条公路边上打伏击。几辆民用车放过以后,下午五点钟开过来一辆军用卡车,“车上有两个小兵裹着毯子。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射击,脑子里要截住它的想法也来得不够快,把它放走了。”(格瓦拉日记语)

这辆军车他们前一天就见到过，当时车上坐的也是这两名小兵，一看只是十多岁的娃娃兵，所以，头一天格瓦拉就没有下达向他们开枪的命令，头一天就把他们放过一次了。6月3日，他们是从头一天过去的相反的方向转了回来。

6月26日，游击队在又一次的伏击中，击毙三名敌人，击伤两人。

在整个6月里，还击毙击伤其他一些敌人，多次多批俘虏了化妆侦察的政府军军官和地方警察官员。凡是俘虏兵，都一律坚持着立即释放的政策，从来没有发生过虐待和侮辱枪毙任何俘虏的事情。

由于长时间的连续作战和奔波，只是得不到恢复和休息，特别是给养问题，越来越成为严重问题，不仅缺粮，而且缺水，这里小河里的水都是苦的，几乎完全不能饮用，大约是含着的某种矿物质太多了，这一带本来是石油产区，地下有特别复杂的矿层。

因为缺粮、缺水，不能适当休整，游击队出现了一些伤病员，有的人发高烧到38度、39度，还在行军、作战，这是难以坚持的。

为了便于战斗活动的展开，便于解决给养问题，从5月的下半月开始，切·格瓦拉已经作出游击队分兵的决定，主要作战部分由他亲自指挥和带领，这是人数较多的部分，主要活动范围用在寻机作战方面。

另一部分，只包括少量的战斗骨干，使这一部分仍具战斗能力，但主要包括着一些准备被淘汰的胆小鬼、懦夫和一些病号，其中包括已经患病发烧到39度的塔尼娅，由切·格瓦拉指定的副手，来自古巴的指挥员华金指挥和带领，进入另一条路线，即被主要作战部分把敌人牵制开去的空档下来的路线，努力保持

避战的机会,以期使这一部分人的大多数能得到休整,特别是能使高烧不退的病者得到治疗和康复。在高烧的病者中,不仅有塔尼娅,还有一些别的人,还有一些伤员。

这一部分尽量隐蔽和避战,主要的活动范围规定在休整的方面。

在这样分兵的同时,规定了两支部队大体上再度会合的时间和路线。

这样,华金带领着那一部分走了,隐蔽离开了主动寻机与敌人作战的主力部分,华金带走的是十多个人。而这样一来,留在切·格瓦拉统带着的一队以寻机作战为积极活动目标的作战部分里,事实上也就只是有二十几名战斗人员了。这样一来,进行略大规模的作战,有时候已经力不从心,比如正面进攻三十到五十人的敌军集团,有的时候已经是在避免中的事情了。

尽管如此,切·格瓦拉的这支小小的战斗部队,仍然似乎所向无敌,在这支游击队活动的区域里,到处传说着游击队是无敌的超人的传奇故事。

在切·格瓦拉6月份的日记小结里,仍然这样写着:

游击队的士气仍然很坚定,斗争的决心正在增长。所有的古巴人在战斗中都是模范,只有两三个玻利维亚人不过硬。

政府军的军事行动仍然等于零。

6月14日。切·格瓦拉想起了这一天是他三十九岁的生日。他同时也想起了,这一天是他的最小的女儿赛利塔的四岁的生日。他在他的战地日记上,写下了一笔字里行间,略略显出几丝忧郁,感到自己已经在向老来逼近。但仍然非常乐观地自信自

己“还是‘完整的’。”

对切·格瓦拉个人来说,6月份最大的麻烦事,是从6月23日开始,他身上的沉疴痼疾开始又犯了,又开始发病。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着:

哮喘严重地威胁着我,贮存的药品剩下很少了。

6月24日,他的日记上还记得:

我的哮喘更厉害了。

6月25日,他的日记继续记录着他的病情:

我的哮喘病是在发展,现在已不能够好好地睡觉。

在进入7月以后,切·格瓦拉带领和指挥着的仅有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差不多不两日三日,就逢临一场激烈的战事。

7月6日,他们奇袭苏迈帕塔镇的一个警察哨所,俘虏了哨所所长巴卡弗洛尔中尉和两名警官,以及一名军官。在击毙一名反抗的士兵以后,又在哨所内部俘虏了十名政府军士兵,同时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和其他战利品,主要是给养。

最难得的机会是,在占领这个小镇后,游击队可以花钱从小镇上的一家药店里,“买到了一些游击队所不可缺少的药品。”(格瓦拉日记语)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药品里,找不到一种可供格瓦拉使用的止喘药。

生俘的俘虏仍然照例被释放,只是这时,由于游击队不断的



作战、行军，衣服鞋袜已经破烂不堪，在释放战俘时，不得不抱歉地请求战俘们谅解游击队征用他们身上穿着的除内衣以外的全部鞋袜和服装。

7月27日，游击队又对一个有八名官兵组成的政府军侦察巡逻队进行了成功的伏击，歼灭了四名敌军士兵。

但是，7月30日，由于切·格瓦拉“哮喘病发得厉害，彻夜未眠。”（格瓦拉日记语）使他很难临阵指挥，致使一场与政府军的遭遇战没有打好，给游击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除了牺牲了杰出而优秀的战士里卡多以外，游击队还损失了不少武器和给养物资。

不过，从这时起，在游击队的面前，也出现了人数更多，装备更为精良，训练更为有素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在整个7月里，游击队歼灭的敌军官兵虽然为数是七死十伤，以及被俘和被释放了将近二十名政府军官长和警察官员，这样的歼敌数字，超过了游击队力量的人数，但是，对游击队来说是如此不易地取得的歼敌数字，在人数更多来势更凶的越来越强大的敌人那边，却也可以被视为是有限的损失，和为数不大的损失了。

从5月初，在切·格瓦拉指挥开展的游击战进行到两个月的时候，驻扎卡里米负责清剿游击队，负责和游击队作战的玻利维亚陆军第四师，被在一场一场的激战中，直打得落花流水，狼狽不堪，呈现着全师人马士气低落，被瓦解溃败的迹象。

在这样危急状态下，美国走狗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下命令撤掉了第四师师长罗恰的指挥职务，把第四师的指挥权，完全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火速派来的由十六名特工专家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这个军事顾问团，立刻从陆军第四师的所有战斗营中，简拔最为能战的兵员，还从玻利维亚空军、机械化部队、装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甲兵部队，调集一些兵员，集合起了两千多人参加的特种兵战斗营，并把这个特种兵战斗营的人马，都集中到圣克鲁斯市，进行反游击战的突击强化训练，重新装备更精良的武器和装备。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突击强化训练，这个特种兵战斗营的兵马，已经被陆续投放到了切·格瓦拉游击队活动的游击区来，开始布置着全面清剿的态势。

因此，进入7月以后，切·格瓦拉指挥领导的小小的二十多人的游击队，事实上已经面临着近乎百倍强大的敌人。形势显然是更加的严重了。

然而，格瓦拉最大的麻烦事，还是他自身的疾病，进入7月里，他的哮喘病进一步恶化，加上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现在还出现了两名伤员的拖累，加上格瓦拉自己是重病号，严重地影响了游击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7月3日，切·格瓦拉在日记中写到：

我的哮喘病仍然闹得很凶。

7月8日，他在日记中又写到：

为了能够继续前进，我给自己打了几针。最后打的是作眼药用的百分之一的肾上腺素溶液，如果保林诺完不成任务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回到尼阿卡瓦苏去找治我的哮喘病的药。

7月12日，他在日记中说：

我们留在原地。气喘病把我弄得够呛。

## 切·格瓦拉

---

7月14日，一天一夜降着蒙蒙细雨，切·格瓦拉在日记中写到，这一天他的哮喘好了一些。在如此好了一些的时候，他在日记中便接着又写出这样的话：

（巴里恩托斯）政府正在迅速瓦解中。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能再多一百人。

切·格瓦拉满怀信心和把握的估计，如果他能再多有一百名武装战斗人员，他就完全能够推翻得了巴里恩托斯这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政权了。

然而，他的哮喘病，却仍然还是好好犯犯，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地发作着。

7月27日，他再一次在日记上写着：

哮喘使我很难受，不顶用的止喘药已快用完了。

7月31日：

我的哮喘病正在剧烈发作。

8月2日：

我喘的很厉害，治哮喘的最后一针也打完了，只剩下了够用十天左右的药片。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

8月3日：

我的情况不佳，白天晚上我都很难过，短期内不见得会好转。我曾试着打静脉奴佛卡因，但是没有效。

8月5日：

我的哮喘病毫不留情。

8月7日：

我的哮喘仍然无变化，但是药快用完了。

从8月中开始，切·格瓦拉的过敏性哮喘病的过敏源，似乎不知所以然的越来越扩大了。

游击队从桔子园买来了桔子，既作饮料，又当饭食，可是，切·格瓦拉只吃了两只桔子，立刻就大喘起来。战友们猎来了野火鸡，格瓦拉吃到嘴里时，也会引发他的喘病骤发。后来，连鹿肉也吃不得了，一吃鹿肉，也会使格瓦拉气喘得很厉害。而鹿肉和猴子肉，是在此地唯只较多可以猎获而来补充给养的肉。不能吃鹿肉，不能吃野火鸡，格瓦拉就得要有更多的时候需要忍饥挨饿了。

由于切·格瓦拉的病情越来越重，同时伤员又必须随队活动，无法安置到什么地方养伤，所以，游击队的作战能力、活动能力，都大不如初了，同时，大多数人也疲劳过度。

所以，进入9月以后，切·格瓦拉决定这支游击队不再积极

主动寻机作战，也进入了休整的时期，切·格瓦拉计划要作一个月休整的时间，以使伤员有可能康复，他的哮喘病能得到抑制。格瓦拉还渴望着能够得到兵员的补充。武器装备，包括机关枪和迫击炮，以及冲锋枪、自动步枪、子弹、炮弹都不亏乏。现在最缺少的还是给养和药品，有的时候还有水，也得不到保障甚至难以解决。药品解决不了，对格瓦拉来说，也很致命。

格瓦拉试图在9月里的休整过程中，使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或改善。

不过，一进入9月以后，立刻有一团铅云笼罩在游击队的头上，压在了切·格瓦拉的心里。

9月2日，从收音机里收到了一条非常不好的消息，是美国之音播发的，“说是在卡米里地区消灭了由一位名为华金的古巴人率领的十人小组。”（格瓦拉日记语）这消息给游击队和切·格瓦拉本人带来的震动和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从7月初开始，切·格瓦拉已经在进行着努力，争取和华金小组的重新会合了。但是，多次的寻找和联系，都没有能够寻找到和联系上。虽然后来的情况表明，他们一个游击队的两个部分，在分离后不止一次几乎可以重新联络会合到一起的机会，然而，都阴错阳差，在近在咫尺之中，却又咫尺天涯了开去。

如果华金部分覆灭，对格瓦拉和他指挥领导的游击队的打击，无疑也是巨大的。

华金小组覆灭的消息，在9月初的许多天来，成为敌方电台播发的要闻消息，仿佛像一场难醒的恶梦，很难令人挥之而去。

在后来的电台报道中，还开始有了女游击队员塔尼娅被击毙的描述，以及唯一被俘的一名游击队本来准备淘汰的胆小鬼的供述，看来，华金部分的同志已经全然覆没，是可以证实的了。

接着,在卡米里和圣克鲁斯电台,开始宣传切·格瓦拉已经死去的消息,并且发布电台通知:凡能提供切·格瓦拉死亡或被俘信息的人,将获得五万元玻币(相当四千二百美元)的赏金。

此时,形势显然是更险恶了。

但是,在切·格瓦拉和他的战友们这里,大家的斗志,仍然是坚定的。

9月11日,切·格瓦拉与年纪最小的游击队员玻利维亚人小巴勃罗谈话。谈话时间很长。格瓦拉在日记上说:“他表现坚强,有决心,他表示要‘誓死保卫祖国’,要干到底。”

9月6日,是来自古巴的游击队员贝尼尼奥的生日。切·格瓦拉在日记上写着说:

贝尼尼奥的生日看来是可以大庆祝一番的:清早用带来的粮食磨一点面粉,并喝了加糖的马黛茶。……

我们把田牛杀了,吃了一顿很丰盛的饭。

9月17日,是小巴巴勃罗的生日。切·格瓦拉也发布命令,给他做生日。在这一天的日记,切·格瓦拉在日记上写着:

小巴勃罗是我们游击队里最年轻的,他今天二十二岁生日,为了给他做生日,煮了一点大米饭。

作为外科医师的切·格瓦拉,也是口腔科牙病专家,他很善于给人以拔牙来治疗牙疾。在玻利维亚游击队里,他像在马埃期特腊山区一样,负责给所有的同志治疗牙疾。9月17日,他还为两位牙痛的战友拔了牙,治了牙疾。

在玻利维亚游击战的整个过程中，在有的时候占领一些村镇后，切·格瓦拉也开展治疗牙疾的业务，给难以得到牙疾治疗的居民，包括农民，甚至包括被俘的政府军士兵，进行拔牙治疗。有些被他治疗的牙病患者，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切·格瓦拉，只知道他的化名费尔南多，因此，有些村民就管他叫作是：拔牙费尔南多。

切·格瓦拉通过拔牙行医，给牙痛病患者解除苦痛，同时，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接触玻利维亚人民，向他们了解生活状况思想动态和各种情况。同时，也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

9月22日，游击队占领了一座在海拔一千九百米以上高原处的村落，这是一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村落，尽管日夜行军爬涉十分辛劳，在这里，在夜间，切·格瓦拉还是在玻利维亚同志因蒂的陪同和帮助下，召开了村民大会。

这是一个完全由印第安人组成的村庄。农民差不多都是文盲，很不开化，对游击队和切·格瓦拉的态度十分木然，但是，通过因蒂的翻译，切·格瓦拉还是给这些只能听懂克丘亚语的村民，热情地宣讲了社会主义，号召这里的人民行动起来，奋起反抗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种族灭绝的政策。

村民来听格瓦拉宣讲的人数不多，大约只有十五人，大多数没有任何反响，他们太麻木了。但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似乎受到了感召，第二天自告奋勇要给游击队带路，显示出了对游击队的亲近和信任。

格瓦拉的游击队，很可惜没有能够争取到必要的时间和机会，把群众工作的基础扎实的进行起来。本来，最初在“卡拉米那”构筑营地时，切·格瓦拉是计划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和工夫，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首先要开展群众工作，作基础工作的，遗憾的是秘密工作系统由于不慎被破坏，非常仓促地在异国异族的不熟悉的地域，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游击战争，以至没有打好基础就盖楼，以至盖起来的楼层不能不摇摇晃晃，并不稳固，虽然在游击战中几乎差不多总是在节节胜利中，但却并没有可以自由裕如的回旋余地。

这可以引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教训。

进入9月以后，切·格瓦拉的严重发作的哮喘病，已经完全断了治疗的药物。但是，说来奇怪的是，在没有了止喘药的情况下，格瓦拉的哮喘，却似乎开始见好，喘得不那么严重了。然而，切·格瓦拉实在太不顺利，从9月24日开始，他的肝病又发作，严重呕吐，进食困难，以至身体更加虚弱下来。

最不幸的是，在9月26日，在一个海拔两千二百八十米的高原处的村落，游击队遭到了政府军的伏击，在战斗中，牺牲了三名战斗骨干，两个本来已决定让他们退出游击队的玻利维亚人，也在战斗中趁乱逃走了。

这样，切·格瓦拉指挥和带领着的游击队，最终就只剩下十七个人了。

但是，就是已经在这样的严重时候，明知已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的这支游击队，战斗力仍然是顽强的。

在9月最后一天的日记小结里，切·格瓦拉提出了突围的决心。在他的这一天的日记里，仍然写着这样的话：

剩下来的人们的士气仍然相当不错。

而切·格瓦拉记下来这一笔的时候，距他最后壮烈牺牲，已经只隔距着仅仅还有八天的时间了。



切·格瓦拉的战斗日记，一直记到他最后牺牲的前一天：  
1967年10月7日。

## 美国鬼子来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国干尽了坏事。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世界上最为为匪作歹的一个机构和组织。他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曾经干成功过许多罪恶勾当，比如1954年随心所欲消灭危地马拉人民政权；1960年凶惨地插手镇压刚果革命，杀害刚果总理卢蒙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他许多地方干罪恶勾当，得手的时候，是不少的。

但是，偏偏就是在中央情报局和革命的古巴所展开的，由来已久的，一直在进行中的战争中，中央情报局一直都是在惨遭挫折和失败，最大的失败，是古巴非常漂亮、非常干净地歼灭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雇佣军1961年4月的猪湾入侵，还有一项并不十分显眼的重大失败，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对古巴领导领导人的暗杀行动，包括暗杀卡斯特罗兄弟以及切·格瓦拉的行动，几经周折，虽然两三届总统都参与了其中的行动，甚至还联系动员了黑社会、黑手党势力来参与其间行动，美国为此每年花销的经费都在一亿美元以上，他们设立了“W特遣队”，配置了四百人参加的常设工作机构，建立了五十个联络处和办事处，雇佣了将近两千名主要由古巴流亡人员组成的秘密工作人员，研究制定并付诸实施了三十三套暗杀卡斯特罗兄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弟和格瓦拉的行动方案,真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使用了投毒计、美人计、狙击射杀计、化学毒杀计等等手段,甚至还配置了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来协同完成这些行动,但是,却总是难以得逞,硬是达不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然而,尽管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来并不停顿,把古巴革命领导人作为他们特别盯注和侦察的对象,作为他们随时准备打击和作战的目标。

1965年3月以后,古巴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切·格瓦拉,投入到革命所需要的隐蔽战线的斗争和活动以后,不再抛头露面,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斗争,他后来也只是公开了与古巴脱离法律联系的声明,但是他的具体行动,则完全成了美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几乎永远也没能猜得很透的谜,在当时更是完全猜不透的一个谜。

他们一会儿说切·格瓦拉在这里,一会儿说切·格瓦拉在那里,尽管美帝国主义有很多钱,雇佣着很多神通广大的特务遍布在世界各地,但是,他们却始终追踪查寻不到切·格瓦拉的踪影。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制造着一厢情愿的消息,一会儿在这家电台广播说切·格瓦拉已经在古巴死了。一会儿在另一家报纸上又发布独家新闻,说切·格瓦拉已经战死在刚果,甚至还说被苏联克格勃捕杀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

一连好几年,关于切·格瓦拉的消息几乎总是在世界新闻媒体中沸沸扬扬地传播着,十有八九,几乎无不是来头就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中间,但是,切·格瓦拉到底身在何处呢?尽管在这几年间,切·格瓦拉一直都在积极的,勇敢而机智地进行着一连串大的行动,然而,他的行动则总为美国佬的特务机关所侦察不到,捉摸不透,经常只能靠制造谣言来进行刺探和

寻求反映,以期猜测一个大概。

1967年3月间,当切·格瓦拉又是在美帝国主义完全的势力范围,玻利维亚开展活动的情报信息传送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总部时,美国这个特务机构最高层,立刻又如雷轰顶,惊诧不已起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切·格瓦拉竟然又会在这里出现。

美国中央情报局立刻又似如临大敌,马上把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活动的情报直接向美国总统报告。

此时的美国总统是林登·约翰逊。他曾是肯尼迪总统的副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接任总统,后来在竞选中连任,成为新的一届美国总统。

此人在肯尼迪手下时,受够了垂眉折腰,低声下气的侮辱,一旦继任当了总统后,官升脾气长,恣意妄为的很,恣意妄为到有的时候甚至蹲在马桶上接待客人,独断专制,甚是不可一世,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如此脾气,吻合了美国五角大楼鹰派将军们的脾气,因而也受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鹰派将军们的吸引和控制,使得美国在他任上,投入美国五十万大军,扩大了美国的侵越战争,从而使美国陷入了深难拔足的越战的泥坑。

切·格瓦拉,出现在玻利维亚,他有明确的战斗口号,这就是:“创造两个、三个……乃至许多的越南——这就是口号。”这样的口号,是在1967年4月17日古巴的《革命报》和哈瓦那广播电台传播出来的。是切·格瓦拉在致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的一封信中明确的宣布出来的。

这样的战斗口号,事实上也明确地表明了切·格瓦拉进入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的明确的意图,就是要造成两个三个乃至许多个深陷美帝国主义的泥坑,使美帝国主义在所有的泥坑中都不可拔足,使它不能再来恣意破坏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

争。

由此,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自然也就知道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他们当然知道切·格瓦拉在那里采取的行动,首先是针对着美帝国主义的行动,因而,这是绝对不能等闲视之的。

美国总统约翰逊阅读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道格拉斯·亨德森通过总统的特别助理、特别顾问转呈上来的情报呈文以后,马上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来研究对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活动的方针和决策。

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以美军总参谋长约翰逊将军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玻特将军为代表,坚决主张立刻派遣美国武装部队进入玻利维亚,组成特种部队突击司令部,以期迅速彻底地扫除和消灭切·格瓦拉游击队。

愚蠢的将军们总是很迷信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他们像猪一样记吃不记打,忘记了美军在亚洲的越南已经因为入侵和干涉陷入了深深的泥坑,难以自拔。他们完全不能理解,切·格瓦拉的游击队,事实上更渴望与美军的直接作战,那样一来,事实上的又一场越战,便在拉丁美洲真正拉开了序幕。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凶顽们,并不比美国愚蠢的将军们聪明明智多少,他们只是考虑到美国的重要事务,不应该都交给五角大楼去干,花销美国的战争预算,也应该有中央情报局的份儿,所以,到1967年的春天,新上任还不满一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逊总统的密友和亲信理查德·赫尔姆斯,在约翰逊的最高决策会上,指出了五角大楼的将军们的决策建议,可能会带来的麻烦后果。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方案,即由中央情报局操纵一场特种战争,主要用特务操纵的手段,来对付和消灭切·格瓦拉

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活动和他的游击队。

约翰逊总统事实上,此时已经被一个越南搞的焦头烂额,他实在害怕再弄出第二个越南来,因此,他很赞成赫尔姆斯的建议和方案,同意把对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事情,完全交给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来统筹和指挥。为了保证拥有必要的充分的打击力量,约翰逊总统还作出决定,属于驻扎在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和它拥有的特种机动部队,归属美国中央情报局辖制。

这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赫尔姆斯的直接指挥下,美国组成了一个经最高决策机构授权的专门对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头目,由美军南方司令部情报机关头子,空军准将威廉·斯克爾担任。

斯克爾是中央情报局的老搭档。他一直充当着中央情报局的鹰犬,由于美军的所谓南方司令部,战斗目标主要是针对南美洲各国的,所以,这个斯克爾也是一个所谓的拉丁美洲问题专家,他精通西班牙语,参与过协同美国中央情报局镇压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游击战的行动,因此,也可谓是一个对付革命游击战争的老手了。

斯克爾成为这个特别行动小组的头目以后,他还确定了他的副手。这个副手,就是拥有一个特种部队,亦即被称为绿色贝雷帽,特种战斗团指挥权的雷蒙德·韦伯中校。

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具体战斗行动,完全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们来操纵指挥。

首先,中央情报局派出了十六名特工专家,然后,从雷蒙德·韦伯中校领导着的绿色贝雷帽战斗团,选拔了五十名特种兵战斗骨干,然后,他们便也由美国的空军飞机运输,向着玻利维

亚开来。

直接统领和指挥这支别动队的，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老资格的反游击战专家，绰号被称为是“老头子”的拉尔夫·谢尔顿少校。

这一帮人马，来到玻利维亚后，马上和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熔为一炉。

美国驻玻利维亚当时的大使道格拉斯·亨德森，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人，是一个富翁，也是一个政客。他在玻利维亚当大使，实际上只是履行一个牌位的角色，无足轻重。

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的真正有权力的人物，实际上主要是大使馆武官爱德华·福克斯上校。他不仅是大使馆武官，他同时是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的站长。他还有一个副手，名字叫威廉·库尔亨，也是中央情报局的老牌间谍。他们主要的任务不是什么大使馆的外交事务。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控制玻利维亚的政府和军队。直接控制的，其一是玻利维亚总统，美国扶植上台的美国走狗巴里恩托斯，其二是玻利维亚的陆军司令，也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奥万多将军。

巴里恩托斯总统，原是玻利维亚的空军司令，是在1964年的一场军事政变中，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全力扶上台的，具体的说，他是被美国大使馆武官福克斯上校兼中央情报局驻拉巴斯站长，一手确定和扶上台的，所以，他完全被福克斯上校操纵指挥和控制着。他实际上是美国人在玻利维亚的代理人和塑造起来的傀儡。

奥万多将军是一个野心勃勃，专横跋扈的家伙，但他多年来被美国特务豢养，福克斯上校还答应他在巴里恩托斯当过四年总统后，也让他登上玻利维亚总统的宝座过过总统瘾，所以，这

一个“大猩猩”陆军司令，事实上也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豢养和操纵着的一匹恶狼。

这样一来，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实上完全控制着玻利维亚政府和军队的首脑，控制着玻利维亚的政府和军队，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控制着了玻利维亚，这样，经过美国总统和最高决策机构批准，在玻利维亚实施特别行动时，美国佬完全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当“老头子”拉尔夫·谢尔顿，带领着由十六名特工专家和五十名特种部队战斗骨干，来到玻利维亚后，他们首先进行的一项工作是组建训练玻利维亚突击营。他们主要从驻卡米里的第四师抽调出大批能战的兵员，后来又从驻圣克鲁斯的玻利维亚第八师，抽调出一部分能战的人马，当然还抽调了空军和伞兵，共有两千来人，进行强化训练。十六名特工专家和五十名美国特种部队的战斗骨干，穿插在这两千人的突击营中间，充当顾问和训练教官，后来并且直接负责作战指挥。

接着，美国中央情报局又特别派遣经过特别训练的，从古巴叛逃出来的三名反革命分子，都授予美军上尉军衔，来到特别行动突击队，参加进攻和围剿切·格瓦拉游击队的战斗。这些家伙比较熟悉切的战斗方式。

在经过强化训练以后，玻利维亚清剿突击营，又进行了各方面的细致准备，他们甚至把切·格瓦拉的照片，以及能搜集到的游击队成员的照片和画像，发给每一个突击队员，让他们熟识每一个游击队员的面孔。

至于在武器装备方面，不待说，他们也加倍地精良起来，不仅配备着小型飞机，野马式战斗机，而且配备上了武装直升飞机，他们的作战手段，强化到了游击队完全不可比拟的程度，因

此,美国走狗玻利维亚总统巴里恩托斯,从7月份开始,隔三差五就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记者们宣布或发誓,只在几天之内,就能完全消灭切·格瓦拉的游击队,逮到格瓦拉。这是因为,美国主子已经给他打足了气,几乎真的已经使他变成了一个力大无比的泥足巨人,使得他一时可以如此猖狂,似乎真的已经变成了一只老虎,其实,充其量,他还也不过是一条夹着尾巴的走狗。

### 华金支队的覆灭

5月中旬,当切·格瓦拉的游击队,由于种种困难的原因,不得不分兵两路行军以前,切·格瓦拉带走了主要的战斗成员寻机作战,华金带走了部分战斗成员和所有的“包袱”,即所有的重病号和已经被解除游击队员资格的四个玻利维亚人胆小鬼。他们是帕科、佩佩、钦戈洛、欧塞维奥。这四名已经决定淘汰的游击队员,只能等待一个机会才能放他们出走,否则,他们的出走,必然会给游击队带来泄密的危险,因此,在这样的机会还没有来到时,必须再挟制他们一起行动一段时间。华金带着这一部分队伍,主要目标在于避战休整,其中包括待机甩掉这已经准备淘汰的四个包袱。

但是,这四个已拟淘汰的家伙,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都确成了败坏游击队的主要祸害。

两队分兵行动以后,5月23日,佩佩第一个开了小差,自行逃离了华金带领着的这一部分游击队。他逃出去以后,第一件干



的事情是向政府军投降，他马上向政府军说出他所知道的游击队的全部情况，政府军从他这里得知了许多他们急想知道的情况，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还想通过吊打和拷问，从佩佩嘴里掏出更多的情况，以致把这个佩佩后来在拷问中活活打死。使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下场。

玻利维亚政府军从佩佩嘴里得到了华金这部分游击队的行踪之后，他们马上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们的操纵和指挥下，制定了一个“辛迪娅行动计划”。

辛迪娅是总统巴里恩托斯将军女儿的名字。巴里恩托斯亲自定名这项行动计划为“辛迪娅行动计划”，是象征和意味着他的女儿也参加了这桩行动计划，以提高和鼓舞参加这项行动计划的所有政府军官兵的士气，同时，他也是向美国佬显示这项行动，打着他本人的标记。

巴里恩托斯决心兴师动众，发誓要把这个辛迪娅行动计划搞好，他指令两名上校，在美国顾问和特工专家的配合下，可以任意调动第四师、第八师的军队，可以随便调动空军，来全力执行这项行动。

他们很快开始找到了华金这一部分游击队的行踪，咬住了这支游击队的尾巴。

6月4日，政府军第一次和华金支队发生交火。在掩护战友们突围的时候，来自古巴的医务工作者，原古巴军队卫生部门的负责人迪亚斯少校，现在作为普通的游击队战士马科斯，壮烈地牺牲在战斗中，他就是那位在格瓦拉批评后，宁肯被枪毙也不愿意离开游击队的英雄。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在这次突围战斗中，华金支队还失去了另一位宝贵的玻利维亚战士维克多。

但是，这一次，华金游击队胜利地完成了突围任务。

不过，紧接其后，另两个原拟淘汰的游击队员战士欧塞维奥和钦戈洛，也在不适宜的时候逃跑了。这两个家伙投降政府军后，说出了游击队给养仓库和基地的全部秘密，并且向政府军提供了华金支队更为具体的情况；这样，就进一步调动了政府军对华金支队的追击。因为他们从欧塞维奥和钦戈洛嘴里知道，华金支队已经是一支疲于奔命，完全没有战斗能力的队伍了。

然而，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其后7月中和8月初的又两次战斗接触中，华金支队又连续多次挫败了追尾而来的大股敌人的势焰，给敌人造成了进一步的伤亡。

当然华金支队也付出了代价，在7月和8月初的几次与政府军的接触战斗中，又牺牲了两名勇敢而坚定的玻利维亚游击队员，其中一位是塞拉皮奥，是一个坚决革命的玻利维亚大学生；另一位就是年仅二十六岁的玻利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玻利维亚共青团的领导人佩德罗。他在1966年年底，随同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拉蒙一起来到切·格瓦拉游击队后，没有再随同拉蒙离开，却坚决留下了下来，成为毅然参加革命游击队的战士。在游击队里，他受到了切·格瓦拉的特别喜欢和器重，他还被切·格瓦拉特别聘请为克丘亚语的学习辅导教师。在8月的战斗中，他战斗得十分英勇，牺牲得也十分壮烈。

在马科斯、佩德罗等战斗骨干相继牺牲以后，华金支队的战斗成员已经越来越少，最后剩下来的十个人中，除了另一名准备淘汰的游击队员帕科以外，包括塔尼娅在内，实际上的游击战士，只剩下九名成员了。

然而，这支华金游击支队，仍然在敌军的大部队的包围之中，辗转进行着顽强的坚持和战斗。他们还在努力地寻机争取和

切·格瓦拉带领的另一支战斗部队会合。他们是不屈不挠的。

然而，临近8月末的时候，他们也开始临近了全军覆灭的悲剧性的，然而同时是无比壮烈的一个时刻。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老牌特务，名字叫欧文·鲁斯，他用三千美金的价格和答应其去美国当移民的许诺，买通了一个原先和格瓦拉游击队发生过接触和联系的农民哈罗斯充当他们的奸细，在布下来的陷阱中，他们指定这个奸细把游击队引来上勾。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当疲于奔命的华金支队来到哈罗斯家中解决吃饭问题时，哈罗斯盛情招待游击队吃饱肚子，还卖给游击队一些粮食，然后，他又给游击队殷勤指路，让游击队走向卡米里城附近的格兰德河的耶稣渡口。哈罗斯说那里是一个浅滩，渡过那里的浅滩，可以走向万无一失的可以隐蔽的复杂地形和丛林。

游击队根据他以前没有出卖过游击队行动的经验，很是相信了他。但他们不知道，在哈罗斯殷勤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这个农民妄想能得到三千美元的赏金和移民到美国去，他已经派他的八岁的儿子到政府军去通风报信。

政府军自然地，迅速进入形成陷阱的阵地，准备让游击队来上勾。

而游击队疲惫的队伍，在凶险卑鄙的这个奸细的指引下，几乎是非常欣然地踏上了这条走向覆灭的绝路。

8月31日的夜里，华金支队的全体十名成员（包括准备淘汰的帕科），来到了四面丛林茂密的耶稣渡口。在夜色中，这里除了蛙声，显得一片寂静，好像是绝对安然的状态。

此时，华金支队已经没有特别顶硬的战斗骨干了。

华金命令尚可称得上是战斗骨干的布劳略率队过河，华金自己留在最后防卫。

这里河道因为缓浅可涉，所以河面较宽，水不太深，但主河道上也还有浸腰齐胸的水流，所以，大家过河的时候，必须把自己的背包和武器高高地举在头上。

布劳略走在前面，华金走在最后，游击队员塔尼娅，走在华金的前面，是倒数第二个下水的人。他们一队人马，很快都下到了河里，开始依次过河。

然而，就在他们全都下到河里，全都进到河流的中间主河道的时候，埋伏在两岸的政府军伏兵，立即猛烈开火，把急风暴雨的子弹，一起射向河心里的游击队战士。

打前锋的布劳略，头一个负伤，但他立刻操起武器，丢弃背包，展开与敌人的枪战，他一阵排枪，不只击毙一个敌人。但是，政府军隐在阵地里，隐在河岸上，而游击队却完全暴露在河心里，完全成了明晃晃的可任敌人射杀的目标。

华金殿后指挥，但是，现在整个支队处在来自两岸的夹击中，完全陷入了包围，游击队已经完全陷在了进退两难，进不得也退不得的境地中了。华金知道一切都完了，他放弃了指挥权，而仅仅作为一个拚死搏斗的战士，奋力扳动他的枪机，坚决地打击和射杀敌人，宁死绝不甘当敌人的俘虏。他打尽了他冲锋枪里的子弹。他倒在了格兰德河滔滔的浊浪里。

英勇的女游击战士，她重病以来，身体一直不爽，但她始终顽强地坚持着在游击队里的生活，在此一刻，她也完全变成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的战士，她也丢弃了她的背包和一切器物，只操起她的冲锋枪来，拚命地、勇敢地向敌人开火，射杀敌人，最后，她也周身饮弹多处，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倒在了滔滔的格兰德河

的流水中。

这支华金游击支队，全部九名游击战士，最后都壮烈牺牲了。嗣后活下来的，唯只就是那一位原拟淘汰的玻利维亚胆小鬼帕科。他由于不加抵抗地从河道里爬到了岸上，蹿入了丛林，虽然也负了轻伤，但保全了性命，最后成了政府军的俘虏。

此人无所谓是游击队的叛徒，因为他事实上早已经不是游击队员了。切·格瓦拉在组建游击队之初，曾经宣布过所有游击队员都拥有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的军职，后来由于帕科、佩佩、钦戈洛、欧塞维奥四名玻利维人的怯懦，切·格瓦拉已经亲自宣布解除了他们的军职，所以，事实上，最后活下来的帕科，并不算是游击队员，因此，他自然也再戴不上叛徒的帽子，因为他后来被政府军捉拿以后，也没有能再提供什么有用的情报。但是，此人活了下来，倒给后来的采访者们，提供了这一场战斗的一个活生生的证人，他有一张尚能说出当时全部情景的嘴，把那一场激烈而悲壮的战斗，能说得十分清楚和明白。

那真是一场悲壮而惨烈的战斗。

没有一个真正的游击战士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中宣布投降。他们只有愤怒的子弹，表达着他们顽强战斗，战斗到底的决心。他们慨然血洒格兰德河，他们慨然壮烈牺牲他们的生命，悲壮激烈，无怨无悔。

几天后，牺牲在河道里的全体游击战士的遗骸，都被搭捞上来，政府军把他们全埋在了一个深深的坟坑，只把在战场三公里以外河滩上找到的女游击队员塔尼娅的遗体，埋入了一个单独的墓穴。

玻利维亚政府当局，巴里恩托斯这条美国走狗，得意非常，大肆张扬和宣传他们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宣扬他们已经消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灭了切·格瓦拉游击队的主体和大部分成员，实际上当然是自欺欺人，他们通过使华金支队覆灭的战斗，更是吓破了胆，对切·格瓦拉游击队更是充满了巨大的恐惧。

有一个奇异的插曲是，指挥伏击华金支队的那一位政府军的指挥员马里奥·巴尔加斯，在赢得伏击战胜利后，在庆功时受到了加官晋级的奖励，但是旋即却就变成了一个吓破了狗胆的疯子，风声鹤唳，听见风，听见雨，听见树叶哗哗响，听见叮咚流水声，就会狂奔、狂嚣，发狂地死命躲藏，最后钻在一条阴沟里被污水淹死了。

还有另一个插曲是，那个被美国特务用三千美元和移民美国的好处买下来的奸细，那个农民哈罗斯，最后并没有被弄到美国去，他也没有得到三千美元的奖赏，巴里恩托斯政府只奖给了他在圣克鲁斯城郊的一所房子和一块土地。他对此也很满足，举家搬到了这里定居下来。但是他欠下的血债，几年以后，还是被人前来进行了讨还，那是在华金支队全军覆没已经三年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来到哈罗斯家中造访他，向他宣布了一纸对杀人凶犯和奸细的判决书，然后把他领到了室外的一块荒地上，以一颗子弹，对他实行了处决。

前赴后继的革命者，是绝不会忘记向一切凶恶的敌人、奸细和叛徒们，讨还他们所欠下的血债的。

这可能也是一个必然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原则。这将是一个必然的、无休无止的、生生不息的原则。除了世界上不再存在两条腿走路的吃人的恶兽和凶惨的豺狼，否则，这规则就必将永恒不变的。

## 在大敌重兵包围之中

1967年10月6日。

从外国的电台广播中，切·格瓦拉听到信息说，他现在带领着的仅有十七人游击队，已经陷在了数千敌军的层层包围之中。

切·格瓦拉判断这信息并非是虚张声势。他知道情况已经十分严重。

但是，切·格瓦拉仍然镇定如昔，了无惊慌。

他临牺牲前的最后一页日记，在10月7日的篇章上，他的字里行间里，依然从容地流露着诗与散文的文学的情韵和笔调。他这样写着：

今天是我们游击队开场满十一个月的日子，过得很安稳，有田园风味。

……。

(晚间)我们十七人出发时，月亮很小，行军很累，在我们所在的河谷里留下了很多痕迹，附近没有房屋，但是有种上了土豆的地，由一些水渠引用小溪的水来灌溉。二时停下来休息，因为不再需要继续前进了。

切·格瓦拉的这最后一页日记，实际上写于10月8日的凌晨。是经过连续七、八个小时的夜行军后，在驻足下来的露营地宿营的时候，摸着他的小小的日记本，操着他的笔，完全是在夜色中写下来的。

此时，这一支小小的部队，已经进入到尤罗山峡地区。

他们在此间的土豆园田地边上，大约露营休息了两个小时，他们恢复了一下体力，有的人或许还打了个盹儿，但是他们不能展开背包露营展卧，因为在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切·格瓦拉已经下达了只休息两个小时，两小时后继续行军的命令。

他们必须向尤罗山峡的深处进发，以期从山峡的峡道中突围。必须从那边的完全的无人区突围。

在过去的两三天中，所有接触过的老百姓，包括男人和女人、老太婆或小孩子都能从他们的面孔上发现可疑的神色，完全不仅仅是惊骇，而往往是一种莫名奇妙的敌意和慌乱，比如在10月7日在一处高山野地里驻扎宿营时，遇到了一个放羊的老太婆，一见游击队，她就想赶快跑开，当把她抓回来询问她时，凡是问到政府军的情况，她都闭口不言，显然不是不知道任何情报，显然她是在掩饰和隐瞒什么。

后来知道的情况表明，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们，在这一带的山地居民中间，已经施展了相当毒棘的策略，他们利用这里的山地居民的贫穷和愚昧，施展恫吓和收买的两手策略，他们向附近左右的广大村民宣传和宣布，凡藏匿游击队或知情不报的人，都要被政府抓去坐牢和受审，而同时，凡是提供游击队行动信息和情况的人，都将能得到大宗财产的奖赏，赏额是非常可观和巨额的。

这两手，一软一硬，在贫穷愚昧的山民中间，很见成效，他们既怕被抓去受审和坐牢，又很想捞一笔额外的财产和奖赏，因此，他们的存在，不仅不能是游击队可以借以依恃的屏障，他们的存在，事实上也成了羁绊游击队的网络。

切·格瓦拉测透了这样的情势，所以，他决定必须进入不再



## 切·格瓦拉

和任何山民接触的无人山峡。

10月8日凌晨4点钟,也就在切·格瓦拉在那一块土豆地田边写完7日的日记又一个多小时之后,他也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就又照原定的计划,拔营行动起来,开始投入新的行军。

此时,天色还是一片蒙蒙的黑漆,山区黎明前的夜色,也还是很黑的。

切·格瓦拉带领指挥着小小游击队,现在比法捷耶夫小说《毁灭》中走向覆亡的十九人的莱复生游击队,还少两人,已经是一支完全势孤力单的队伍了。

忽然,在队伍前进的前方,出现了一星闪亮。但只闪现了一下,就不再闪现了。

行进的队伍,开始发出了一阵议论声,有的人认为,什么闪光也没有出现过,肯定又是幻觉在作怪。后来,他们又观察了一阵,果然不见闪光再闪,确实可能是人们产生了幻觉,所以,队伍就又开始向前行进。

后来知道的情况表明,那忽然出现的闪光,其实真的并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手电筒的闪光,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是碰上了敌人政府军的密探,他们正在侦察和搜寻游击队的踪影,他们闪亮了一下手电准备涉过一条小溪时,听到了前方的说话声,他们立刻熄灭了手电,退回去报告他们发现游击队的信息。

而这边,游击队开始踏进了敌人早已布局好了的埋伏圈。

十七人的游击队,开始继续向前行军,在黎明的晨曦中,他们已经疾进进入到尤罗山峡。

但是,在黎明的晨光中,切·格瓦拉发现,他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地形并不很好的地场,山峡的土地贫瘠,灌木丛很低,完全说不上茂密,周围的山丘上的树木,也相当稀疏,不能形成隐蔽

的屏障，这情况是相当不好的。

在这样的地形间行军，是很容易被敌人的飞机、直升飞机发现的，甚至地面上的望远镜，也能不难发现和收入镜底，怎么办呢？

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化整为零，把小部队再疏散开来，然后在矮矮的灌木丛中隐蔽，以期黑夜来到之后，再展开疾进的行军。

这样，进入尤罗山峡的这一片地场以后，切·格瓦拉就派出因蒂、达里奥和身带轻伤的贝尼尼奥，前出到右前方，去扼守右翼，派庞博和乌尔瓦诺，前出至左翼去，形成依恃的犄角。

切·格瓦拉本人，和其他十一名战士，留在峡谷中，在矮矮的灌木丛中，隐蔽了起来。

这时候，切·格瓦拉已经充分地估计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他作了队伍完全被打散的布署，要求战友们，如果被打散的话，坚持各自为战，从一切可以选择的方向突围，然后到皮德尔帕戈河边再寻机集结。

在切·格瓦拉留在身边的十一名战士中间，有一些人是病号，有一些人是完全没有多大能力可以投入战斗的。比如绰号叫做“中国人”的秘鲁革命家胡安·纳瓦罗，他是高度近视眼，离开眼镜便会寸步难行，完全成为一个瞎子。他在三月间初到游击队时，原准备是迅速离开游击队，然后返回秘鲁去组织后援部队的，后来由于“卡拉米那”营地的陷落，断了去路，他就也毅然成为了切·格瓦拉游击队里的战斗成员，由于他的眼睛太近视，他始终成为不了战术上过硬的战士，但他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决心，在切·格瓦拉的感召下，却是越战越勇，越来越顽强坚定，所以，后来在格瓦拉的日记上，一方面称他是一个包袱；另一方面却也

说他堪称是一个模范的游击队员。

当时,留在切·格瓦拉身边的,还有一名这样的游击队员是玻利维亚人威利。这人很有革命觉悟和革命决心,但是天性胆小,每每在战斗中,表现出懦弱和胆怯,是一个坚定的战士,却不是个勇敢的战士,他十分敬仰和崇拜切·格瓦拉,所以,在战斗中,如果他依傍在切·格瓦拉的身边的话,他的胆子就会很有效地壮起来一些。正因为如此,切·格瓦拉也才特别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当然,切·格瓦拉留在身边的战斗骨干,也还有几个,遗憾的是,特别过硬的骨干,已经不多了。当年第八纵队的参谋长安东尼奥老战友一直还留在他身边,这位杰出的革命战友,由于他脑部的伤残,在玻利维亚游击队里,他一直充当着普通的游击队员,追随着切·格瓦拉,可是,最近以来,由于一直活动在海拔两千米左右的高原地带,他的脑伤残疾反映很厉害,时有幻觉出现,神经有些病态反映,有时候会像孩子一样默默垂下泪来,令切·格瓦拉十分心痛,所以,切·格瓦拉总是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总是让他随在自己的身边活动。

切·格瓦拉身经百战,受伤多次,经历过奇奇怪怪的各种风险,他都成功地挺了过来,活了过来,所以,他也总觉得自己像猫一样,有着九条性命——拉丁美洲人认为猫的生命力顽强,总能九死而一生,所以,切·格瓦拉总有一种无畏的自我感觉,认为他自己是不易被致命和伤害的。而正因为他有如此的一种意念,他把一些胆怯懦弱伤病的战友留在自己的身边,他总觉得他似乎可以给这些同志一些庇佑。

而可惜的是,现在能够非常强有力地庇佑他的非凡的战友已经不多了,他原在第四纵队和第八纵队时的两个警卫员,罗兰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多和图马，来到玻利维亚后，都已经先他而战死了。

现在，切·格瓦拉显然陷在了最困难的时刻。

然而，他仍然怀抱着坚决突围出去的决心和期望。

把一切都布置好以后，他指挥留在他身边的十一名战友安然潜伏。

糟糕的是，这里根本就不是好的潜伏地形。

不过，他们还是潜伏了很长的时间，使战友们也能够得到了一个休息的时间。

他们一直在一片灌木丛里，潜伏到10月8日下午1点30分，这时候，切·格瓦拉派遣玻利维亚战士胡利奥和阿尼塞托前出去联络已经在前方左翼的庞博和乌尔瓦诺。

但是，这时候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敌军，突然用机枪、步枪和掷弹筒，猛烈地向着他们开起火来。

敌军迅速地穿插、分割了切·格瓦拉和他前出形成犄角之势的战组的联系，敌人开始主攻进逼切·格瓦拉所在的隐蔽处。

这里的隐蔽处，事实上形不成阵地，没有什么的遮挡的掩体。

切·格瓦拉在此时此刻，仍然从容指挥，无所畏惧，他立刻把他身边的最后九名战士分成两个战斗组，他命令来自古巴的医生莫罗、玻利维亚籍的战士小巴勃罗、查帕科和秘鲁籍的战士欧斯塔基奥，组成突围组，强行突围，切·格瓦拉自己指挥还剩下来的五个人，掩护第一组人突围。

游击队里年龄最小的玻利维亚战士小巴勃罗已经完全成长起来，成为了一名所向无敌的战将，他作为第一组的突击手，他横扫着手提机关枪，为第一组突围的战友开路，他们很快突到了敌人的包围圈外去了。

切·格瓦拉奋勇地指挥着留下来的五个战友，用密集的火力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掩护着第一组的战友们撤退。但是，敌人的机关枪弹、步枪子弹、掷弹筒发过来的飞雷，也像狂风暴雨般的密集。

在脑伤残疾折磨阵痛中的英雄，切·格瓦拉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的安东尼奥，原第八纵队的参谋长，站直身体牵制敌人的火力，机枪横扫敌人，催促切·格瓦拉赶快撤离，但他英勇牺牲了。

接着，另一位玻利维亚籍的比较过硬的战士阿图罗也牺牲了。在激战中，最后一名从古巴来的战友，也就是十一个月前，从巴西圣保罗市迎接和陪同切·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的帕春戈，也就是帕乔，也就是阿尔维托·奥卡上尉，在切·格瓦拉的面前，身中敌人的枪弹，倒了下来。他临倒下时，向着切·格瓦拉喊出来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为能是你的战士而骄傲！”

战斗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中。

切·格瓦拉坚持射击着敌人，一直到他手中的M2式步枪枪筒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坏完全不能使用时为止。他的手枪子弹后来也完全打完了。

本来，切·格瓦拉如果自己先一步突围，他也还是有可能突围出来的。只是由于在最关键的时候，那一位高度近视的秘鲁革命家胡安，他在最后要突围时，他的眼镜滑落到了草丛里，而没有眼镜他又寸步难行，在他寻找眼镜的过程里，耽误了格瓦拉突围的时间。

而在那一刻，敌人的罪恶子弹，射伤了切·格瓦拉的一条腿。

在此严峻的时刻，往昔在战斗中表现怯懦的玻利维亚籍游击队员威利，也就是西蒙·库瓦，忽然升华为最伟大、最勇敢无

畏的战士，他奋勇地背起受伤的切·格瓦拉来，离开了最后的阵地，撤上了一座小山，进入了一片丛林。

然而，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专家和美国特种兵严格训练出来的玻利维亚政府军的突击队员，铺天盖地合围上来的包围圈，里三层，外三层，已经是突不破的了。

腿部业已负伤，步枪打坏，手枪子弹打完失去反抗自卫能力的切·格瓦拉，和背负着他撤退的英勇顽强的战友威利，在敌人的弹雨和枪口下，终于落到了凶恶敌人的手中。

### 在弹尽负伤之后

切·格瓦拉以及他的战友，玻利维亚籍的游击队员威利，在突击队上尉加里·普拉多指挥一队人马的押解下，被押解到了尤罗山峡中的伊格拉斯村。

加里·普拉多上尉在第一眼看见脸色凌厉而严峻，负伤被俘的切·格瓦拉时，他马上认出了这正是切·格瓦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们，早把切·格瓦拉的照片和画像发给了每一个突击队的官兵，使他们对切·格瓦拉的形象全都了然在心了，这一位上尉，现在在认出切·格瓦拉时，几乎禁不住就高叫一声来，他叫的是“教皇”两个字，然后，禁不住跪倒在地上，差一点儿晕了过去。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专家，给他们训练出来的玻利维亚突击队，有严格的指令和规定，即是，在逮到切·格瓦拉游击队

的任何俘虏时,要一律进行捆绑,以防继续反抗和逃逸。

但是,加里·普拉多上尉不敢下令捆绑威严不可侵犯的切·格瓦拉,反而,他命令由两名突击队的中士搀扶着切·格瓦拉走路。只是对最后护卫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员威利,实行了捆绑。

切·格瓦拉和威利,被分别关在了伊格拉斯村小学校的两间教室里。

来到这里后,加里·普拉多上尉还立即命令卫生兵桑科,给切·格瓦拉的腿上的伤口,进行了清洗、消毒和包扎。

这时候,通过无线电话,普拉多上尉已经把切·格瓦拉落网的情报,报告给了他的上峰,在很短暂的一刻时间里,所有的电讯通讯网络都畅通起来,切·格瓦拉被逮的消息,几乎首先通报到美国大使馆,接着通报到玻利维亚总统府,以及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作战室。

首先,第一个赶到关押切·格瓦拉的伊格拉斯村小学的,正是围歼切·格瓦拉游击队的前线突击营的指挥官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这个同样花销了大量美金,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豢养出来的歹徒,他知道已使格瓦拉落网,被他的部下已经逮住的时候,他知道他也会因此获得一笔新的巨额的赏金了,所以,他已为他巨大的胜利开始了热烈的庆祝,在坐着吉普车,从他的指挥所奔向伊格拉斯村的路上,他已经在车座上狂饮着白兰地酒,庆贺他成为了赢家。因此,当这个家伙飞车来到关押切·格瓦拉的小学校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喝得醉酒熏天的醉汉。他马上进入关押切·格瓦拉的教室,他要开始审讯切·格瓦拉。他首先要侮辱一番格瓦拉,但格瓦拉坚决拒绝他的侮辱,他像一只受伤的老虎一样,猛扑上来,给了这个醉汉猛得一个响亮的耳光,一个伤

员，竟把这位政府军的上校打倒在地。

当然，切·格瓦拉也受到了反击。他也受到了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的狂殴。不过，为此，他也要受到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也是不会逃出总有一天到来的报复性的惩罚的。所有惨害过切·格瓦拉的人，到头来都是必然要遭受到惩罚的，而所有的这些惩罚，将都是来自人民的良心。人民的良心，是不会宽恕残暴的罪恶和残暴的歹徒的。

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后来也没有好下场。他的下场也是可悲的。

接下来，来到这里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实上在玻利维亚招聘的特务，玻利维亚情报机关的米格尔·阿约罗亚上校，随后是负责围歼切·格瓦拉游击队的陆军第四师的森特诺上校，随即，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具体负责指挥军队与切·格瓦拉游击队作战的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参谋长胡安·何塞将军，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特工专家，坐直升飞机，从拉巴斯飞到了这里来。他们要对切·格瓦拉实行一番“会审”。

有意思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此间的大特务们，包括操纵这场围歼切·格瓦拉游击队战役的美国大使亨德森，以及大使馆武官兼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站长福克斯上校和他的副手库尔亨，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专门派到玻利维亚来的特工专家，特别行动队队长“老头子”拉尔夫·谢尔顿，却都并不来直接参加对切·格瓦拉的会审，不过，他们派来了足有一个班的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为人所不知名的喽罗，前来“观察”对切·格瓦拉的“会审”。

美国的大特务和间谍头目们为什么不亲自出面呢？他们不是不方便，他们只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理上，拂不去对切·格瓦拉



的恐惧,另外,这些美国的坏蛋们,他们既是一些无恶不作的歹徒,却又是一些卑鄙的家伙和伪君子。他们既要杀人害命,却往往又极力使自己离血腥的杀人场尽量远一些,他们有的时候,也骇怕在这样的罪恶现场,被无情的历史书页上,记下他们参与其间的罪恶姓名。

然而,当然,如此一来,即就可以掩饰得了他们的罪恶和罪行吗?事实上当然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当从尤罗山峡传来的电讯,把切·格瓦拉被俘的情报,首先报告美国大使馆,同时报知玻利维亚总统府后,美国大使馆和玻利维亚美国走狗所居的总统府,立刻就欢腾鼓舞起来,出现了差不多是节日的景象。

美国大使亨德森,武官兼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长福克斯上校,以及此间的走狗总统巴里恩托斯,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参谋长胡安·何塞将军,立刻麇集到一处,他们马上开始研究和磋商如何处置切·格瓦拉。

怎么办呢?

把切·格瓦拉押解到拉巴斯来,进行军事审判吗?

这是无论如何都行不得的。

因为,那样一来,被审判的,将决不是切·格瓦拉,被审判,被控诉的只能是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他们的走狗的罪恶了,切·格瓦拉能不能也像当年的菲德尔·卡斯罗特一样,也发表一篇长篇的辩护演说,宣布“历史将审判我无罪”呢!

这样的审判,实在危险,也太不可行了。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包括玻利维亚全国人民,玻利维亚全国的舆论,都几乎会无可置疑地统统站到切·格瓦拉的方面去,最少,人们的良心和同情,都会是向着他的。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因为,这样的事实已经证明,在切·格瓦拉领导玻利维亚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差不多快满一年的时间里,尽管他在玻利维亚南部山区,很难得到那里深陷在贫穷和愚昧中的农民的支持,但是,在比较开化的玻利维亚地区,在城市里,在工人和学生中间,甚至在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中间,在许许多多的政府职员们中间特别是在新闻媒体方面,人们的向心和同情,几乎是一边倒的朝着切·格瓦拉,朝着切·格瓦拉的游击队的。

玻利维亚人民的向心,是绝不朝着美帝国主义和他们在这里的走狗的。

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美国在玻利维亚的走狗们,这里的美国大使和玻利维亚总统,这里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这里所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和特工专家们,都一致认识到,切·格瓦拉是不能被审判的,对切·格瓦拉的唯一办法,在他们看来,只能有一种选择,这就是坚决从肉体上消灭,绝不能让他的生命再得以留存。

但是,玻利维亚至今仍然没有恢复死刑的法律。

不过,这有什么难办的呢?美国人最善于玩弄的两种把戏,其中一项是玩弄女人,一项就是玩弄法律,美国的法律从来都既可以充作是贞洁牌坊,又可以充作是妓院的幌子。美国的法律,从来是在只对统治阶级压迫阶级有利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原则,否则从来都是无效的。美国玩人权牌,但是连他们的总统都参与策划暗杀别国领导人的血腥勾当,罪恶勾当,下流勾当,美国当然还有违犯日内瓦公约大量残杀战俘的传统。美帝国主义是一个行为最为卑鄙无耻的帝国主义势力。

因此,美帝国主义势力,有的是现成的罪恶榜样和现成的罪恶手段。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首先作出了消灭切·格瓦拉肉体的决定。接下来,美国在玻利维亚的走狗们,包括这里的总统巴里恩托斯,包括这里的总司令奥万多,这里的参谋长胡安·何塞,他们所能干的差事,只是执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决定罢了。

事实上,布下擒获切·格瓦拉的罗网的,完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后决定格杀切·格瓦拉的,也还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正是在1967年10月7日,当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尤罗山中,在沉沉的夜幕里摸黑写下最后一页的日记的时候,远在美国的纽约,正在开机印刷的《纽约时报》,已经印刷着这一天《纽约时报》上的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切·格瓦拉的最后之战》。美国《纽约时报》几乎是提前一天,已经宣布了切·格瓦拉游击队被消灭的消息。也就是说,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的格瓦拉游击队已被消灭的消息,发表在格瓦拉游击队被消灭的事实发生之前的一天,这是一种文字游戏的巧合吗?完全不是。

事实上,美国的最高当局,一直并没有完全放手只让他们在玻利维亚前线执行任务的间谍特务小头目们处置在玻利维亚切·格瓦拉游击队的问题,美国的最高当局,一直仍然亲手把持着这件事情处置的最高环节。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擒获的情报,在最初的当时,并不仅仅是报到美国在此间的大使馆,和在此间的走狗总统府,就算已经报告到了最高当局,实际上,远非如此。其间,通过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驻拉巴斯站,早把电讯迅速呈报给了远在美国的最高当局,于是,美国的最高当局,在欣喜若狂的同时,对切·格瓦拉真的被擒获,还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

于是,最高当局马上指示最高当局早已决定组成的专门负责和领导对付玻利维亚切·格瓦拉游击队特别行动小组,即机

构设置在巴拿马运河区特种部队所在地的由美国将军威廉·斯科尔领导的这个部门,让这个部门对来自玻利维亚的关于擒获切·格瓦拉的情报报告,作出反馈指示,要求务必验明证身,就地处决切·格瓦拉,同时,要拿切·格瓦拉的一部分肉身实体,要拿到巴拿马运河区美军南方司令部由威廉·斯科尔将军领导的机构再进行核查和验证。

起先,从这里发出指示,要求玻利维亚当局在伊格拉斯村就地处决切·格瓦拉以后,要锯下切·格瓦拉的一双手来,把这双手马上用福尔马林溶液泡着,原封不动地运送到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特别行动机构来,以便从手指纹上,查验核证是否确系切·格瓦拉的真身和双手。

这个指示发出后,威廉·斯科尔将军又觉得,只有两只手,仅靠指纹,似乎仍然难于令人确实可信地验明是切·格瓦拉的手和指纹,再说,负伤以后肿胀的手指可能会使手指的指纹发生变化。所以,威廉·斯科尔将军又要他的部属,对玻利维亚前线的特务们和玻利维亚当局发出指示,光要两只格瓦拉的手还不行,还要把切·格瓦拉的头颅割下来,要把完整的头颅运送到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特别行动机构来。

主子作出了这样的命令和指示,主子手下的奴才和走狗们,就只有无条件执行的份儿了。他们不会有任何一个家伙,会有足够的聪明的头脑和富有人性的心灵来违抗主子的如此惨无人道血腥的吃人意图的。

## 凛然不屈壮烈牺牲的时刻

切·格瓦拉在他所极为鄙夷和蔑视的敌人的手里的最后几个小时的生命，必然是十分痛苦的。

但他仍然没有绝望和恐惧，他仍然保持着从容和凛然正气，他是不屈服的，他没有疼痛不堪、沮丧地低下了充满尊严和骄傲的思想的头颅来。

在一个平静的时刻里，他仍然保持着像山海一般的庄严和  
平静。

他被单独关押在一间小学校的教室里。有那么一个时刻，教室里，除了两个荷枪实弹的政府军军士，在看押着切·格瓦拉以外，还曾出现过  
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女教师，她的名字叫胡莉亚·科尔特斯。

这是一个很聪明、很朴素的年轻女孩，她被允许进入到关押切·格瓦拉的教室来取教案，所以，她有机会看到了最后时分的切·格瓦拉。

她很惊异地看着切·格瓦拉的一张异常平静的脸。切·格瓦拉一定马上判断出了她的身份与政府军绝对无关，所以，切·格瓦拉报与她的目光，是一种特别温柔和善的目光，甚至是一种  
满含微笑的目光。

这目光，使年轻的女教师，忍不住向切·格瓦拉表示致敬，她冲着切·格瓦拉说了一声：

“您好！”

切·格瓦拉友善地向她点点头。格瓦拉问她：

“你是这里的教师吗？”

胡莉亚答道：

“是。”

切·格瓦拉笑了一下，扬起他长满蓬松卷曲胡须的下巴来，朝胡莉亚背后的黑板上指了指。

“这一行西班牙文，是你写下的吗？”

胡莉亚回头看了一眼黑板上的一行西班牙文，写的是：“我已经会读书了。”

胡莉亚转过脸来，对切·格瓦拉不无羞怯地点了点头说：

“是我写下的。是教我的学生们的。”

切·格瓦拉笑了一下，他知道这位讲克丘亚母语的，有印第安血统的女教员，所受教育水平也不会超过初等师范，所以，她的西班牙文的水平，显然也不是很高的，因此，她写在黑板上的西班牙文，出现了错误。

切·格瓦拉平静地，善意地，像是父辈在告诉女儿似的，他对胡莉亚说：

“你的那行字里，有一个重音符号标错了，‘会’字是不该标成重音的。”

“哦！”胡莉亚忽然惊悟地拍起了手来，提高声音说：“您说的对。我想起来了，是我错了。”

切·格瓦拉说：

“不要紧，你还年小，好好学习进取，将来你就不会错了。”

这是切·格瓦拉最后对一个善良纯朴的年轻女孩，说出来的热情鼓励和祝福的话。

切·格瓦拉直到此时此刻，他仍然不忘把善良美好的祝福和人类的友爱，更多地留在人间，更多地留给纯洁善良的人们。

## 切·格瓦拉

但是,至此,全人类最凶残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和走狗们,就不容他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在拉巴斯那边,美国大使亨德森和武官并兼中央情报局拉巴斯站长的福克斯上校,以及巴里恩托斯总统、奥万多和胡安·何塞将军,已经根据美国最高当局作出的指示,作出了最终处置和处决切·格瓦拉的决定。

奥万多将军等人,和一大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不知名的特工专家,坐直升飞机来到了伊格拉斯村,来到了这所关押着切·格瓦拉的小学校。

他们来此,一方面是对切·格瓦拉实行“会审”,主要的目的,是来监督执行对切·格瓦拉的处决的。

奥万多将军等众多的几位将军,来到此间后,由森特诺上校、米格尔·阿约罗亚上校和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陪同,进入了关押切·格瓦拉的教室。

奥万多将军没有勇气审问切·格瓦拉,他受不了切·格瓦拉鄙夷他的、蔑视他的目光。

奥万多将军只好鼓动一位陪同他来的经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特殊训练的,由古巴反革命分子而成为美国特工专家的家伙,名字叫冈萨雷斯,让他来向切·格瓦拉发问:

“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切·格瓦拉凛然回答道:

“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奥万多敦促冈萨雷斯:

“再问他,还想什么?”

切·格瓦拉更加凛然地注视着他面前的所有死敌,他厉声地又说一句: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我在想：你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的情况下，被我们的人枪毙！对你们，一定是要统统枪毙的！”

奥万多将军立刻浑身抖颤起来，他浑身抖颤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其他所有的将军和上校，所有的特工专家和特务，都满面蒙上了灰土的颜色。

奥万多将军第一个从审讯切·格瓦拉的教室里退了出来。

其他“猩猩”和校官们、特务和特工专家们也都退了出来，他们每个人的脑瓜瓢上，都挂着一串串冰冷的汗珠。

他们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副官们在这里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雪茄烟和咖啡、果点。但是，奥万多拒绝在这里多呆一刻，他迫不及待地要求马上准备飞机，马上离开这里，但是，他立刻下达了处决切·格瓦拉的命令，同时，他表示，这个处决需要在他远远离开此地以后再执行，他要飞到格兰德城里去，在那里等待处决切·格瓦拉的最后报告。

奥万多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决定？原因当然很多。他的原因多的永远也不能完全说清楚，也许包含着对罪恶的恐惧，也许包含着对被惩罚和报复的恐惧，而他能说出来对他的下属有所解释的是，他所以要到格兰德城里去等待切·格瓦拉的死讯，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赴玻利维亚执行对付切·格瓦拉游击队的别动队总头目、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的前线执行官拉尔夫·谢尔顿这一位“老头子”，正也坐镇在格兰德城里，等待着刽子手们报来杀死切·格瓦拉的消息。

这样，奥万多将军和其他诸多的“猩猩”们、上校们，就都躲到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格兰德城里去，等待着切·格瓦拉被处决的最后报告去了。



## 切·格瓦拉

在伊格拉斯村,最后留下来来监督执行行刑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招聘的特务,玻利维亚军事情报头目米格尔·阿约罗亚上校,以及突击营的指挥官安德烈斯·塞尔尼多上校,还有陆军四师的师长森特诺上校。

他们决定首先执行对与切·格瓦拉同时被俘的游击队员的枪决。

在切·格瓦拉被俘过程中,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员,在以往的战斗中,表现不无软弱怯懦的威利,也就是西蒙·库瓦,在最后的战斗中,他却是表现的如此无比的顽强和英勇,在最后一刻,他誓死和他的领袖和指挥员战斗在一起,在被俘以后,关押在学校里的另一间教室里,他也坚定无比,对凶恶的敌人决不示弱和屈服,敌人从他嘴里掏不出半句瞞怨和怨恨切·格瓦拉的话来,敌人更休想借他的嘴来侮辱革命和侮辱切·格瓦拉,虽然他遭受到了凶顽的安德烈斯·塞尔尼多上校更为冷酷无情的殴打。

威利视死如归,在最后的时刻,他成为最坚贞的游击队员,成为最纯洁纯粹的革命英雄,当敌人的刽子手,手操着叫起枪机的冲锋枪,冲到他身边,准备最后杀害他的时候,他突然的高喊的呼声,竟吓得刽子手倒退三步,一时忘记了开枪,以至,他们没能阻止威利最后喊出这样的壮烈声音:

“我能同切一起就义,我感到光荣和自豪!”

“嘟嘟嘟”,一串冲锋枪子弹,穿透了威利的胸膛,作为一个战士,他倒下了。但是,作为一个英雄,他站起来了。

在打死威利以后,敌人又处决他们的另一个俘虏,这就是处决绰号叫做“中国人”的秘鲁革命家胡安·纳瓦罗。

尽管切·格瓦拉的游击队,从来不曾处决过任何一个政府军的战俘,包括不处决他们的军官和被俘的情报军官,但是,美

帝国主义及他们在这里的走狗，他们是决不放弃处决他们所俘获的一切俘虏的。

“中国人”胡安·纳瓦罗，在最后的时刻，由于他的眼镜滑落，掉在地上，使他变成了瞎子，寸步难行，他不仅影响了切·格瓦拉及时撤退，他更影响了他自己的撤退，以至他最终也没有撤退成功，他逃进了一片树林，他以为那里树木茂密，实际上四周已经站满了敌人，敌人的突击队员扑上来一阵狠命的殴打，把他痛打一个半死，最后也捆到小学校来，和威利关一起。

他失去了眼镜，他完全变成了瞎子，但他仍然心地光明，他仍然不觉得眼前是一片黑暗，而恰恰相反，他感觉到的只是无比的辉煌和灿烂，只是后来，敌人的枪口对准着他的胸膛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他只是无怨无悔，无声地倒了下来。

威利和“中国人”被敌人杀害了。

切·格瓦拉听到了处决他们的枪声。他甚至还听到了威利高声的、响亮的呼喊。当然，这呼喊带给切·格瓦拉的绝不可能是慰藉，而只能是深深的沉痛和遗憾，他沉痛和遗憾没有把这样杰出的人物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带到辉煌胜利的日子，为此，他不能不无沉痛和遗憾，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并不感到愧疚和不安，一个个杰出的革命英雄，成为如此光辉无比的永垂不朽的榜样，这是完全可以引为自豪和带来永恒的慰安的。革命就要战斗，战斗就会有牺牲，只要烈士的鲜血染红革命的旗帜在天空中飘扬不息，尽管无数烈士失去生动鲜活的肉体躯壳，但他们璀璨的精神和灵魂，就必将长存不息的。

最后，刽子手们来了。

阿约罗亚上校、森特诺上校、塞尔尼奇上校、三名上校一起，掏出了中央情报局特别拨来的赏金，是很厚很厚的一迭美元。他

们把这些美元交到一名名叫马里奥·特兰少尉的手上。这个手指抖颤接过赏金来的少尉，在他把厚厚一迭美金装在口袋里以后，却仍然拉不开半自动步枪的枪栓，于是，三名监刑的上校和仍然有一大帮同时在监刑的美国特工专家，又赏给马里奥·特兰少尉几大杯上等的白兰地酒，直把他灌到酩酊大醉的程度以后，在人们的导引下，把他送到切·格瓦拉的身边，让他的枪口对准着切·格瓦拉的肚子，然后向他下达命令开枪。

他被严格命令不准向切·格瓦拉的脑袋开枪，不准向格瓦拉的双手开枪，因为格瓦拉的双手和脑袋，还必须被完整地保存下来，都要送到美军驻巴拿马运河区的南方司令部特别行动机关去验证去呢。

于是，马里奥·特兰少尉的半自动枪枪口，就对准着切·格瓦拉的肚子跳跃，多半都打到了肚子上下，一共击发了九发子弹。切·格瓦拉的下半身差不多完全被打碎子，但仍然因为没有伤致脑袋和心脏，使他呻吟喘息了很长时间，最后，另一名烂醉如泥的军官被命令再给切·格瓦拉补上一枪，这个军官用手枪在切·格瓦拉的左肋又补了一枪，这才使切·格瓦拉终于最后死去。

一切都沉静下来，所有的刽子手们都被吓得喘不上气来。他们屏息了很久，才开始收拾切·格瓦拉残破的躯体。他们遵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机构的命令，开始肢解切·格瓦拉的躯体。

直升飞机又从格兰德城里转来，带来了装有医药溶液的容器，来收放切·格瓦拉的头颅和双手。于是，刽子手们又动起手脚来，开始锯下切·格瓦拉的两只手来，同时，又锯下了切·格瓦拉的脑袋来，把手和脑袋一起装在装有溶液的容器中。只有一

件事情,是任何一个凶恶刽子手都不敢施为、也办不了的。这就是,他们谁也不敢动手抹合起来切·格瓦拉怒睁不闭的一双眼睛。

切·格瓦拉死了,他也决不让他的敌人们不感到恐惧和获得安宁。

从此,切·格瓦拉的名字,都会像他怒睁不闭的眼睛一样,使整个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他们的走狗,永世不得安宁。

切·格瓦拉活着。

切·格瓦拉是永远不死的。

### 他的部队还在战斗中

切·格瓦拉牺牲了。

切·格瓦拉被凶恶的敌人杀害了。

但是,切·格瓦拉游击队并没有覆灭。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在切·格瓦拉被俘以后,还在坚持着殊死的、不屈的战斗。

10月8日,在尤罗山峡中的最后一战打响以后,从下午一点半钟开始的战斗,一直打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枪炮声平息了下来。

从早上潜伏开始,前出到左右两翼的两个游击小组,包括因蒂、庞博、贝尼尼奥、乌尔瓦诺、迭里奥和胡利奥等六名战士,在激战的时候,他们被敌人的炮火把他们和切·格瓦拉所在的阵地分割了开来,他们与敌人展开了战斗的周旋,但是始终没有离

开过战场。

在黄昏以后,这六个战友会聚在了一起,他们在夜色中又返回了切·格瓦拉曾经潜伏的阵地,但是,此处除了一片战后的凌乱以外,他们已经寻找不到他们的领袖和指挥员切·格瓦拉了。

于是,他们便又开始向着别处寻找,他们以为,切·格瓦拉已经成功地突围。不过,他们仍然并不放心,他们仍然围绕着曾经激战的战场寻找切·格瓦拉的踪影,一度,他们甚至近至了依格拉斯村,只是由于敌人的警戒严密,他们没有试图进入村内。

因蒂和庞博两个战斗小组六名战友,在尤罗山峡里徘徊三日,坚持寻找着切·格瓦拉,一直到第三天,在10月10日,他们从贝尼尼奥还带在身边的小收音机里,听到了切·格瓦拉牺牲的消息,他们才六个同志抱在一起大哭一场,迅速离开依格拉斯村附近的战场。

因为,他们从电台中收听到的消息说,除切·格瓦拉业已被俘和牺牲之外,牺牲在此处的还有其他六位同志,而有十名游击队员,业已突围。

从这样的消息中,因蒂和庞博等人判断,除了他们现在在一起的六人之外,还有四位同志也已经突围出来。这样,他们立刻想到了切·格瓦拉的原有部署,即如果游击队被打散的话,大家要各自为战突围,然后到皮德尔帕戈河边再集结。

于是,他们决定离开依格拉斯左近,开始奔向皮德尔帕戈河边,准备在那里,再会合他们的战友,继续坚持和展开战斗。

因蒂、庞博的六人小分队,坚持进行了两天的行军。但是,到了10月12日晚间的时候,他们从电台的广播中,再次收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消息中说,已经又有四名突围的游击队员,在又一场围歼战中被歼灭。

因蒂、庞博知道，现在，整个切·格瓦拉游击队，现在就只仅存着他们这一队的六个人，六个火种了。

后来的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在依格拉斯这边的尤罗山峡的激战开始以后，切·格瓦拉首先命令小巴勃罗迅速带领正在病中的来自古巴的医生莫罗，和无线电技术员，秘鲁籍战士欧斯塔基奥，以及也是个病号的玻利维亚籍战士查帕科突围。小巴勃罗在战斗中，已经锻炼的十分顽强过硬，他横扫着手提机关枪，掩护其他三位同志突围，当时突出了包围圈，但是，在向着皮德尔帕戈河边运动，准备和战友们如约再度会合时，再一次遭到敌人的围截和伏击，小巴勃罗和其他三名同志都奋力战斗，全部阵亡。

他们在切·格瓦拉被俘后，又坚持血战了四天。他们并没有投降。

在余下来的最后六个同志，怎么办呢？

他们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为了保存火种，在目前的条件下，只能撤出战斗了。

这时候，他们从电台广播的政府公报中，听到了一项悬赏捉拿他们余下的六名游击队员的通缉令，他们被悬赏一千万玻利维亚比索（约合四十三万美元）。而同时，也还悬赏以同样的价格收买他们，只要他们六人一起到政府军中来自首和投诚，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数目的美元。

然而，切·格瓦拉训练和带领出来的战士，是没有一个人会成为这样的无耻叛徒的。

金钱，怎么能买得动他们的革命意志呢？在他们的革命意志和革命良心面前，金钱不过是粪土一般的東西。

他们完全不为所动。

他们一致推举庞博现在成为六人小分队的战斗指挥员，他们仍然携带着准备激战的武器。

他们研究了撤退的路线，他们轻装快速行军，向着科哈班巴——圣克鲁斯公路沿线靠近，在最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时，他们又遇到了一支敌人的巡逻队追击。在这又一关键的时刻，年仅三十岁，勇敢而忠诚的游击战士，被战友们戏称为是“塌鼻子”的胡利奥·门德斯，掩护战友，牵制敌人，打了一场漂亮的狙击战，最后自己也献出了他的生命，作为玻利维亚籍的战士，他把他的热血偿还给了渴望独立、解放和自由的祖国母亲的土地。

对于切·格瓦拉牺牲，对于切·格瓦拉游击队的覆灭，在玻利维亚引起的震撼是深刻的。人民，几乎没有一个工人，觉悟的农民和学生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走上街头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胜利欢呼和祝贺，他们高额酬金悬赏捉拿仍在生存战斗中的游击队员的通缉令，并没有任何人出来响应，相反，有一些进步人士和同情革命同情游击队的人士，纷纷伸出手来，准备着救援游击队的幸存者。

庞博、因蒂他们来到科哈班巴——圣克鲁斯的公路沿线，潜伏了一个白天，晚上他们踏上公路，他们想拦截一辆汽车使他们搭乘能奔向远方，结果，他们正好拦截到了一辆正在寻找他们，准备支援他们的车辆，于是这一辆车把他们载到了科哈班巴。在这里，因蒂已经如鱼得水，他有许多关系和朋友，他把余下来的其他同志和他本人一起，分别安排隐匿了起来。一直隐匿了三四个月，待风浪平静下来以后，因蒂和达里奥两个玻利维亚籍战友仍然留在玻利维亚开展地下活动，而他们又设法让庞博、贝尼尼奥、乌尔瓦诺三名古巴战友，越过玻利维亚西部边境，护送他们进入智利，在智利，他们受到智利进步人士的支助，然后，他

们转道巴黎，回到了亲爱的祖国古巴。他们当然受到了母亲欢迎英雄儿子归来一般的热情欢迎。

但是，他们在走下飞机的舷梯，踏上祖国的土地的一刻，当他们跪下来亲吻着祖国的热土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他们不是悲伤和悔恨，他们只是在沉痛地想着，从这里离开的十七名勇士，回来时，只留下了他们三人，特别是，伟大的指挥员切·格瓦拉，他再也不能回到这一方红色的火热的土地上了。然而，正是为着这方红色的火热的土地，他们才从这里毅然离去的呀，为着这片热土，为着世界上每一片黑暗的土地都鲜红起来，明亮起来，英雄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付出了多少鲜血、生命和热烈的爱恋啊！

庞博、贝尼尼奥和乌尔瓦诺，他们三个人，在走下飞机前已经约定，他们每人都要带给古巴母亲土地十五份热吻，一份是他们自己的，另外的十四份，是代表着伟大亲爱的切，代表着其他另外十三位牺牲在异国他乡的战友的。

### 古巴举国致哀三十天

古巴一直关注着切·格瓦拉的活动，关注着他领导的玻利维亚游击队的斗争。

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关注着与切·格瓦拉有联系的所有的一切。

从1967年10月10日开始，整个哈瓦那，整个古巴都严重



## 切·格瓦拉

的不安起来，新闻媒体，广播电台甚至《革命报》，都开始不加评论地转述着外国新闻媒体播发的有关切·格瓦拉已经在玻利维亚被杀害的消息。

10月1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令人如此罕见地低着他总是高昂的头颅，垂着眼眉，满脸饱含沉痛的神色，出现在哈瓦那的电视荧屏上。他镇定地发表演说，宣布了切·格瓦拉已经献身的消息。他尽可能详细地谈到了切·格瓦拉最后的斗争和他英勇牺牲的经过，他开始愤怒地揭露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杀害切·格瓦拉和游击队员其他烈士的残忍和罪行。同时，菲德尔·卡斯特罗郑重地宣布古巴革命政府作出的决议。决议表彰了切·格瓦拉在他辉煌而短暂的一生中，为古巴人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杰出的、伟大的奉献，表彰他为此建树的不朽的丰功伟绩。同时宣布，成立由切·格瓦拉的最亲密战友之一，胡安·阿尔梅达领导的全国治丧委员会和纪念委员会，宣布10月8日，将定为是“英雄游击队员纪念日”，宣布全国致哀三十天，10月18日晚8时，举行全国追悼大会，来追悼伟大的、英雄的切·格瓦拉和他的已经牺牲了的战友们。

10月18日晚8时。古巴全国的汽笛，包括海城里行驶的轮船，发出长时间的哀鸣，哈瓦那革命广场上的礼炮，沉痛地响过了三十九响。

这象征着切·格瓦拉的年龄。他仅仅短暂的生活了三十九个年头，他只战斗生活到了三十九岁。

哈瓦那数十万人民群众，集合到了庄严肃穆的革命广场上来，他们的手中都点燃着轻轻摇曳的蜡烛。在哈瓦那的所有切·格瓦拉的亲密战友，包括他的亲人，他的父亲、妻子和孩子们，都来到了追悼会的会场。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治丧委员会主席，切·格瓦拉在生命的最后一些年月，一直和他并肩战斗在一起的古巴革命起义军中第一个黑人少校，第一个进入古巴最高领导核心的黑色人种战友，他与切·格瓦拉在一起有过许许多多生死与共的日子，他们之间的感情笃诚笃深。今天，他受命来主持切·格瓦拉的追悼会。

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悼念切》的长篇演说，痛致悼词，沉痛地哀悼切。

革命的同志们：

我第一次会见切是在1955年7月或8月的某一天。一天夜里——正象写在他的著作中回忆的那样——他成了“格拉玛号”的一个未来的远征队员，虽然那时候这支远征队还没有船，也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

切就是这样，与劳尔一起，成了“格拉玛号”名册中的两个最早的成员。自那时以来已经十二年了一——这是充满了斗争和历史意义的十二年。在这段期间，许多勇敢的和宝贵的人牺牲了生命，但是同时，在我们整个革命岁月里，也出现了从革命人民之中锻炼出来的一些杰出人物，在这些人和人民之间，出现了无法形容的感情和友谊。

我们今天晚上举行的大会，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表达我们对他——一个最新亲密、最可爱、毫无疑问，也是我们最杰出的的革命同志——的感情，表达我们对他以及同他一起战斗和牺牲的英雄们，以及对他的那支为革命谱写了光辉的和绝不能抹煞的历史诗篇的国际主义队伍的情感。

切——他的朴直、他的性格、他的纯真、他的同志般的态度、他的个性、他的独创精神——使人们甚至在还不了解他的一些

## 切·格瓦拉

特有的和无与伦比的优点时，就感到他是那种能够立即受人喜爱的的人。

.....

切是为保卫这个世界上的穷苦人和被剥夺权利者的事业而牺牲的。他为保卫这个事业实现的那种模范态度和大公无私精神，甚至他那些不共戴天的敌人也不能加以否认。

屹立在历史面前的，是那些按照他的行为而行动的人们，那些为了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一切的人们——他们的形象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而日益变大起来。帝国主义敌人正开始看到过一点，而且不要多久就能证明，他的死将象一颗种子那样终于要开花结果，产生出许多决心追随他的人，许多决心以他为榜样的人。

.....

从我们人民的革命观点来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切的榜样？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失去了他吗？确实，我们看不到他的新著作了，确实，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但是，切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笔遗产，一大笔遗产，而我们这些非常了解他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他的遗产的受益人。

他留给我们的的是他的革命思想、他的革命美德——他留给我们的的是他的性格、他的意志、他的坚强、他的工作精神。一句话，他留给我们的的是他的榜样！切的榜样是我们人民的典范——切的榜样是我们人民的理想的典范！

如果我们想说出我们希望我们的革命战士、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人民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一定毫不迟疑地说：“要让他们象切！”如果我们想说出我们要我们的后代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一定说：“要让他们象切！”如果我们想说出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怎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样受教育,我们一定毫不迟疑地说:“我们要他们在切的精神下受教育!”如果我们要找一个典范的人,一个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的人,一个属于将来的典范的人,我衷心地,这样一个在行为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中毫无疵瑕的典范就是切!如果我们想表达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作为热情的革命者,我们一定会从心底里说:“我们要他们象切!”

.....

菲德尔·卡斯特罗这篇悼词,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对切·格瓦拉真挚无比的热爱和炽情。每一个字都仿佛饱含着动人心魄的热血和泪水。

古巴革命军民,长久的深陷在对切·格瓦拉的追思和哀痛之中。古巴人民将是永远不会忘记切的。

在10月的追悼会又9个月后,到了1968年的7月间,又一条关于切·格瓦拉的重大新闻,突然从一个早晨开始,使整个古巴的全体人民再一次激扬起强烈的震荡和颤动。7月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亚那电视台的早新闻中,突然宣布: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回到了古巴。而且,经过检验和核实,确实是切的日记,因此,古巴党和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作为革命教材,将大量印刷切·格瓦拉日记,将免费分发给每一个渴望阅读这本日记的人。

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从1966年11月7日记起,一直记到1967年10月7日,一直记到他最后一战牺牲的前一天。他被俘以后,他的背包和随身携带的一切文件、书籍和日记本,都落到了玻利维亚政府军手中。这本切·格瓦拉的日记本,是怎样从敌人的手中,又辗转回到古巴来的呢?这在切·格瓦拉日记最初归来的日子,它所通过的渠道还是个最严格的秘密。

又过了两年,到了1970年,还是在7月间,菲德尔·卡斯特罗再一次宣告了一件与切·格瓦拉有关的震撼人心的消息,在纪念“七·二六运动”的群众集会上,卡斯特罗心情沉重,但同时不无激动地告诉古巴人民:切·格瓦拉牺牲后所拓下来的面膜,以及他的一双手,也回到古巴来了。

这真是出现了奇迹!

当切·格瓦拉的一双手,重新回到古巴时,在哈瓦那,首先检验了这双手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劳尔·卡斯特罗,是胡安·阿尔梅达,是塞莉亚·桑切斯,是埃斯平·比马耳。他们都熟识这双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能认识出这双手来。

随后,菲德尔·卡斯特罗请来了与这双手关系更深一层的切·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让她来辨认。阿莱达一见这双手,马上就泣不成声,痛哭了起来,这是一双曾经给过她多少温暖和爱抚的手啊,她一眼就认出来了。

战友们给了阿莱达最大的抚慰。

菲德尔·卡斯特罗要求阿莱达,要求她暂时不要把有一双父亲的手回来的消息告诉给切的孩子们,他们还都太小,幼小的心灵怎么能装得下这么巨大的痛苦,最大的小伊尔达,也才仅仅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而最小的小儿子小埃内斯抵,刚刚还只有五岁

切·格瓦拉的日记,他牺牲后拓下来的面膜,以及他的一双手,是怎样从玻利维亚回到了古巴来的呢?现在,在1970年的时候,这一绝对的秘密渠道可以打开了。原来,这一渠道是来自玻利维亚当局的前内政部长阿格达斯博士。这个人,原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多年来在玻利维亚雇佣的间谍。在美国走狗巴里恩托斯当总统的期间,他是玻利维亚政府的内政部长。在镇压切·格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瓦拉领导的玻利维亚游击队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特种部队以及执行特种行动的玻利维亚突击营的联合司令部,理所当然设置在这个国家的内政部,所以,切·格瓦拉牺牲后,从他那里缴获的文件、物品,和所有材料,都收归到内政部来存档,切·格瓦拉被切割下来的脑袋和双手,自然也装入容器,从格兰德城又运到了在拉巴斯的内政部。切·格瓦拉的头颅美国中央情报局坚持要运送到巴拿运河区美国南方司令部特别行动小组去检验,因此,在临走时,玻利维亚内政部只拓下了石膏面膜,然后,把切·格瓦拉的脑袋运走了。然而,因为有了脑袋可以检验,用不着一双手了,所以,切·格瓦拉的这双手,就在玻利维亚内政部保存了下来。而切·格瓦拉的日记,用照相技术复制了几套,每套包括着两百五十张照片,阿格达斯作为内政部部长,他有条件控制了一套这样的照片。

在美国帝国主义,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忠实的走狗,在镇压切·格瓦拉游击队的残酷血腥行动中,阿格达斯虽然官居高位,他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固定支取着巨额的酬金,但是,他的人类良心,还是被凶残的罪恶所惊醒,他认清了的中央情报局和他们的走狗,是一伙阴谋反对全人类的罪恶匪帮,所以,他毅然决然准备弃暗投明,他勇敢地冒着巨大的风险,作出了非常难于作出的努力,先把切·格瓦拉的手和面摸妥善地隐匿了起来,接着把切·格瓦拉的日记送到了古巴,最后又千方百计,把切·格瓦拉的双手和面摸带到了古巴,他也举家迁到了在古巴来要求在古巴定居下来,要求成为一个古巴公民。

菲德尔·卡斯特罗非常感激阿格达斯博士在弃暗投明中为革命的古巴作出的重要事情。他同时指示非常妥善地安排了阿格达斯全家在古巴的定居。

## 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的日记、面膜和双手，就是如此辗转回到古巴来的。

切·格瓦拉的手和面膜，该作怎样的处置呢？古巴党和政府决定，用切·格瓦拉牺牲之后拓下来的不屈的面模形象，拓出成千上方面型面模发送给每一个工厂、农村、学校和兵营供人们瞻仰。

切·格瓦拉留下来的的一双手，该怎样保存呢？

卡斯特罗在1970年7月26日纪念“七·二六”运动的万人大会上，发布切·格瓦拉的一双手回到了古巴的消息时，他冲着话筒前所有人请问：“切留下来的一双手，应该怎么办？”

悲伤而激动的数万人们齐声回答是：“保存下来！”“菲德尔，把切保存下来！——”

卡斯特罗想到了古巴人民必然会有这样的意愿。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意愿。也是切的所有战友的意愿。在此之前，卡斯特罗已经争求过切·格瓦拉的父亲林奇先生，以及他的妻子阿莱达的意见，他们都不反对把切·格瓦拉的双手保留下来。尽管他们知道，他们每当再看到切·格瓦拉的手时，他们肯定会勾起心头无限深刻的痛苦和悲伤。但是，他们同时知道，无疑的，这样无限深刻的痛苦和悲伤，也还会转化成无限深刻，铭心刻骨的仇恨和誓与敌人不共戴天的冲天力量，人民会受到巨大的震颤、鼓舞、激励，他们的耳边会立刻响起切·格瓦拉旗帜猎猎飘响的声音，那会是一种唤醒整个世界惊醒和起来的呼喊，是一种钟声和号声。

于是，把切·格瓦拉的一双手保存下来的决定，就付诸执行了。

古巴的医务专家们，为了保存好切的一双手，他们悉心地尽

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把切·格瓦拉的这双栩栩如生的手，安放到一个玻璃容器中。他们把它永远贮藏安放在一个圣洁神圣的地方，决定在每年的10月8日切的忌日，把盛着这双手的容器，移放到神圣的马蒂纪念碑下，让人民自由地瞻仰这两只曾经为解放全人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压榨，没有贫穷和苦难，没有愚昧和蛮荒，而英勇奋斗不息的神圣的巨手。

古巴人民将永远深深地怀念和纪念切·格瓦拉。时间、岁月、流逝的光阴和风雨，都不会冲淡和消融古巴人民对切·格瓦拉永志不忘的深情和怀念。

年复一年过去。世事沧桑。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古巴，切·格瓦拉已经悄然离去三十多个年头了。但是，革命的古巴人民，仍然无时无刻会觉得，切·格瓦拉仍然还与他们同在，在与他们绵延无限地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他们的中间。

当年三十多岁、四十岁刚刚挂零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业已年近七十岁。如果切·格瓦拉健在的话，他也快接近这个年龄了。然而，他永远只活在了他三十九岁的年限上。所以，卡斯特罗每当想起他来，时光的车轮仿佛仍然都很年轻。虽然卡斯特罗的胡子变苍了，他的胡子变白了，但是，他对切·格瓦拉的友情、怀念和追忆，仍然萦回不绝，浓郁的颜色，仿佛越老越浓，越浓越厚，越厚越重，永葆着青春的色彩。

进入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以后，菲德尔不止一次地在电视台上，和他的古巴人民不断地仍然谈论着切，谈论着格瓦拉，每谈起来，仍然充满了催人肺腑的深情。他总是在这样说：“有多少次，我梦见过切·格瓦拉，我梦见他回来了，他活着。他在我们的国家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们正在努力消除与他的



思想、作风和他的榜样相对立的平庸。切的某些思想今天具有绝对的价值。没有他的这些思想就没有古巴，没有共产主义。”

古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旗帜。

苏联解体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凛然表示：“即使古巴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产党国家，亦不改变。”他强调指出说：“我们的革命，所具最杰出的特质，即在于它并非抄袭，乃是出于创造。”

切·格瓦拉在他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心力交瘁地为这种创造作出了他永难磨灭的巨大奉献。在古巴革命胜利的日子里，对外，古巴始终显示着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决心，坚决反对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同时坚决抵制了其在任何国家对它实行的控制的企图，他们始终坚持着独立和自主，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对真理和正义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内，首先是对革命本身，对革命的领导阶层，始终坚持着彻底革命化的方向，坚决杜绝和彻底清除作为统治阶级历史固有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骄奢淫逸的现象。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中的老战士，在革命战斗中从普通士兵成为古巴武装部队西部集团军司令的乔亚中将，在古巴革命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也曾建树下无数的丰功伟绩，是卡斯特罗最为珍视器重的爱将之一，但是由于他利用手中职权，参与贩毒赢利的非法活动，一经发现，绝不饶恕，毅然枪毙他。古巴政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交通部长拉尔瓦，内政部长阿夫兰特，也都曾是革命的功臣，但也都因贪污腐化而被执行了枪决。古巴对贪污腐败行为，是绝不宽的，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所有权力部门，是绝不赋予任何腐败的殊权力的，对所有的领导者，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都意味着他先在政治上的死亡。

古巴革命从胜利伊始首先厉行的革命政策：第一是土地

革,第二是进行扫盲教育。土改是非常彻底的,卡斯特罗家族是奥连省的大庄园主,拥有一万三千公顷土地,毫不例外,全都无条件地分给了没有土地的农民。为此,卡斯特罗的妹妹胡安娜,甚至愤然离开古巴,宣布和她的在古巴革命政权的最高领导层的两个哥哥完全断绝关系。可见古巴土改的深刻和彻底。而古巴革命从胜利之初即在全国开展的扫盲教育运动。其结果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在古巴革命前,古巴的文盲率占全国人口的将近百分之八十。而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统计,古巴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可受教育人口的0.3%。现在古巴是全世界各国文盲最少的国家之一。

1996年5月上旬,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夫人,法国人权组织、法国自由基金会的领导人达尼埃尔·密特朗,对南美的诸多国家进行了一次有关医疗卫生状况的考察。5月15日,她回到法国巴黎后,马上向新闻界津津乐道,赞扬古巴的医疗卫生事业,她赞扬古巴“建立了不比任何国家差的制度。”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明情况,第一,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不仅低于拉丁美洲各国,同时也低于美国,古巴是全世界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可见其医疗保险制度的深刻和优质。第二,古巴的人均寿命,已经从古巴革命前的五十岁,上升到了七十三点九岁,也高于拉丁美洲各国和美国,成为了全世界人民最为长寿的国家之一。

由于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古巴现在也还是全世界全民族整体人文文化觉悟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在古巴,差不多是全世界少有的基本消除了种族歧视的国家之一。在人权口号叫得最响的美国,全世界人民都从电视上看到了美国白人警察在洛杉矶的郊区公路上,如何用狼牙狗棒把黑人活活打死,人们同时还看到了这样的景观,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白人警察是怎样

非人性地殴打印地安移民，把他们打得在地上打滚，死去活来，尽情地发泄他们的种族偏见和野蛮。这在古巴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在古巴人口中占12%左右的黑人，他们在古巴社中完全真正地拥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国家的最高领导群体中，军队司令和政府部长中，都有黑人兄弟参加，全世界人民亮着眼睛，曾经看到了古巴的一个丰饶的果实，这就是作为世界冠军的古巴女排。在这支世界冠军女排队伍里，有古巴的白色人种，也有古巴的黑色人种，人们从这个战斗的群体中，完全可以看到她们的完全默契和亲密无间。人们可以从这个战斗的群体中，特别看到那些杰出无比的黑人小姐妹，一个个都亮晶晶地璀灿闪光，胜似黑珍珠，她们不仅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漂亮的妇女，她们的精神状态，那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和魅力，远非是美国的黑人“拳王”们所可比拟的。在美国的黑人“拳王”们的脸上，人们永远不难找到愤怒，忧郁甚至是悲伤的色彩，包括阿里，包括泰森，人们什么时候看到过他们出自内心的由衷的快乐和爽朗？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在来自古巴的黑珍珠们的脸上，能寻找得一丝被压抑的自卑的阴暗的神色吗？

是绝对找不到的。

古巴革命胜利，三十多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古巴革命从胜利伊始到其后的三十多年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中，始终伴随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侵略，不停顿的恫吓，威胁和一分钟也不曾消解过的封锁。古巴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始终在饱受美帝国主义无情的扼杀和窒息。美帝国主义总想置古巴死地而后快，妄想把古巴革命的红色政权，从他们的眼皮低下抹煞开去，完全地抹掉。

古巴人民始终承受着美帝国主义强力的窒息和压迫。特别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是美帝国主义一刻也不放松的包围和封锁,甚至往往还有极为愚蠢刻毒的捣乱和破坏,这给古巴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和损失,使古巴人民蒙受了十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古巴人民为打破美国的包围和封锁,不知付出了多少牺牲,流血和生命的代价。

但是,古巴人民始终绝不示弱和屈服,古巴人民在最为艰难的环境下,在最为险恶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始终一手拿枪,一手拿生产工具,描绘建设社会主义古巴的蓝图,建设社会主义的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始终坚定不移地掌握着古巴革命前进的航向和舵盘。而切·格瓦拉和其他一些杰出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始终忠诚不渝充当着这条行进的大船上的最好的水手长和大副。

切·格瓦拉在担任着这样的水手长和大副的年月里,他为古巴革命的伟大成果,社会主义基础的奠定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开辟,可以说探索铺平了十分广阔的道路。

1960年,切·格瓦拉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吸取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在古巴的经济建设中,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1961年,在美帝国主义雇佣军入侵古巴失败以后,在当年8月间召开的乌拉圭埃斯特角会议上,作为古巴代表团的团长,切·格瓦拉向美国代表团成员,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特别顾问古温德,提出了请美帝国主义改弦易辙,以贸易来代替侵略行为的建议。实际上,切·格瓦拉向古温德宣布的是,古巴准备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反对引进美国资本,来参加古巴的经济建设。

古温德当时对格瓦拉的建议,有十分积极的反响。这个建议事实上在后来,肯尼迪总统也有过认真的深思和考虑,只是后来

他死的太早,中断了这种深思和考虑。美国反动愚昧的保守势力,坚决拒绝放弃对古巴包围和封锁的政策。

尽管如此,在建设环境得不到改善和保障的环境下,在古巴全民加强防范的同时,作为古巴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人,切·格瓦拉仍然坚定地强调在古巴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以经济建设为先导,全力以赴地突击进行古巴经济建设,努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在切·格瓦拉牺牲后,他的经济建设思想,进一步受到研究和重视,他生前写下的大量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思考笔记和纲要文章被整理发表了出来,其中有一份文件是他在1961年时候起草的,这份文件的题目是:《工业化的各项任务》。

在这个文件中,切·格瓦拉明确指出,古巴摆脱美帝国主义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是最大限度的迅速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切·格瓦拉指出:

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劳动成果,日益发展的生产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如果我们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量,如果我们没有各式各样的消费品,那么提高我们的觉悟也徒劳无益。

切·格瓦拉的武装斗争的革命思想,给古巴革命和古巴人民留下了财富。

切·格瓦拉的经济建设思想,也给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和提高,留下了功不可没的巨大财富。

古巴是个小国。

在革命胜利以前的古巴,也是一个经济完全不能独立的国

家,是一个经济非常单一的贫弱的国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除了一部分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富豪以外,绝大多数的古巴人,过的是形同奴隶般的生活,没有土地的农民,一年有三个季度失业,生活完全没有保障,城市里的大多数居民,也全生活在外国资本家,主要是美国资本的的奴役压迫和剥削中,很少有古巴人,是拥有着人的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的。

但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的古巴人民,完全彻底地颠倒和扭转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和面貌。古巴人成为了古巴的真正的主人。由于是事实上的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古巴独立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再加上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的全部年代里,美帝国主义一刻不停顿的捣乱、破坏、包围和封锁,古巴今天似乎仍然还没有建设成为是一个十分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生产力水平,尽管已经有了空前的极大发展,但相对地说,仍然比较低下,它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也有了不可比拟,甚至不可想象的极大提高和改善,但是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十分的富足的程度,人民生活的水平,相对说自然不算很高,但也不能说仍然没有脱离贫穷。不能这样说,古巴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不能算甚高,但是却拥有着社会主义社会绝对的优越性,它们没有绝对的富有,却也没有绝对的贫穷。没有任何一个古巴人,仍然存在着不得温饱,没有衣穿,没有房住的问题,在古巴彻底消灭了失业现象,没有一个人会是不自觉的无业游民;国家把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关照起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接受教育,医疗保险发愁,没有任何一个人,享受不到应该享受的休息和娱乐。

在革命发生后的古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年代和岁月,经济建设和发展水平,其增长率都在增长和发展,始终位居在拉丁美洲各国第一位的位置上。

古巴今天在世界上,仍然不是一个大国,不能算是一个富国。

但是,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古巴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如何而论,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顶天立地,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不可以恣意欺凌和辱谩的强国。

古巴是今天世界上的一个强国。

1996年5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发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长篇讲话。他的讲话不断地被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打断。卡斯特罗说:

古巴已成为一个象征。我们仍将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为此,我们捍卫古巴革命至今,我们没有改变红旗的颜色。

古巴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因为它没有改变红旗的颜色,没有改变思想意识,也没有改变革命原则。

我们所作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所希望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我们所捍卫的也正是社会主义。

现在,古巴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对此,谁也不容怀疑。

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出来的,是世界的强音。

在岁月进入到1996年的时期以来,尽管美帝国主义仍然不断地对古巴实行挑衅和加压,3月24日,美国克林顿政府纵容古巴的反革命流亡者,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驾机入侵古巴领海、领空,在古巴空军的警告不予理睬后,古巴空军坚决击落了入侵者的飞机。美国佬为此又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通过了两个美国国会的极右派议员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进一步暴露出美

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的丑恶嘴脸，企图进一步扼杀和封锁社会主义的古巴。但是，美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狰狞面目，越暴露越狰狞，越狰狞越丑恶，越丑恶越不得人心，美国的许多盟国，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西班牙以及欧盟各国，都纷纷谴责美国的帝国义强盗伎俩一般的封锁。

古巴，革命的古巴，社会主义的古巴，已经越来越成为了帝国主义梗骨在喉的吞不下，咽不下的硬骨头，已经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黔驴技穷，无可奈何的古巴。

在这样的年代里，自然的，切·格瓦拉会在每朝每夕，迈着他仍然脚穿伞兵靴的脚步，仍然是一身橄榄绿的戎装，高仰着他戴着无沿软帽的骄傲而崇高地思想着的头颅重新回到古巴来，重新回到哈瓦那，重新回到马埃斯特腊山，重新回到圣克拉腊，重新回到比那尔——德里奥省，回到他的古巴银行，回到他的古巴工业部，回到他一切战斗、工作、劳动和生活过的地方，他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梦中，回到所有的战友们和亲人们的梦中，回到世世代代，延绵不熄的革命的古巴人民的心中。

他是人民心中永远不息的灯火。

他是古巴的天空里永不褪色，永远鲜红透亮的旗帜和红星。

古巴没有改变红旗的颜色，因为它饱含着无数烈士鲜红的不朽的热血，特别它也饱含像切·格瓦拉这样的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英雄之列的永垂不朽的真正英雄的鲜血。切·格瓦拉必将是永垂不朽的。



## 尾声：切·格瓦拉永垂不朽

切·格瓦拉是无比向往和热爱中国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着极为深厚的赤诚的挚情。他的心，始终热恋着中国。

切·格瓦拉在中国人民心中，也是备受热爱和尊敬的革命英雄，是一种坚强和非凡毅力的象征。切·格瓦拉的许多光辉著作，包括《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一直是中国人民广为流传和阅读的宝贵读物。多种版本的《格瓦拉传》，以及无数的宣传切·格瓦拉的诗文，在中国也传布甚广。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切·格瓦拉的英雄品质和不朽的革命事迹，在中国并没有十分广泛的正面宣传过，尽管如此，他在中国仍然差不多是家喻户晓，备受人们崇拜和敬仰的伟大英雄。

今天，在切·格瓦拉辞世已近三十年的时候，古巴人民深刻

## 第五部 战斗在玻利维亚

怀念切·格瓦拉，铭记如初。在切·格瓦拉最后战斗牺牲的玻利维亚，他也被那里的人民推崇为最伟大的英雄。杀害切·格瓦拉的所有凶恶的敌人，包括美帝国主义当时在玻利维亚走狗巴里恩托斯在内，最后都没有落得好下场，后来的玻利维亚历届政府，也开始逐渐表示尊敬切·格瓦拉，开始逐渐承认切·格瓦拉为整个拉丁美洲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伟大贡献。

切·格瓦拉的人格和品质，他的圣洁和崇高，他的璀璨和磊落，在拉丁美洲，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成为最为辉煌夺目的魅力所在，首先在法国，切·格瓦拉成为青年革命运动的最热烈崇拜的旗帜；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街头，人们为切·格瓦拉树立起来的巨幅画像，比两层楼房还要高一些。在英国和爱尔兰，切·格瓦拉父亲的祖籍，在那里商标上印有切·格瓦拉像片的“切·格瓦拉”牌啤酒，成为最畅销的啤酒，而且，这种啤酒畅销到美国和墨西哥，畅销到香港和巴西、阿根廷，更为大受欢迎。

在一定意义上说，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已经完全突破了美国的封锁，开始大批进入到美国，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的超级市场里，在形形色色的展销柜里，都能看刻着切·格瓦拉肖象的商品和制品，有的是高档金表，有的是有着切·格瓦拉签名字样的各种纪念物和贵重礼品，甚至狡滑的日本商人，也似乎领悟到了切·格瓦拉备受人们崇敬和向往的价值，在日本东京街头立起来的切·格瓦拉塑像比比皆是，有的是借格瓦拉抽着雪茄烟的因缘作着香烟广告；有的是借着切·格瓦拉脚蹬着的伞兵靴，作着鞋和靴袜的广告。而法国和意大利的时装名模们，也都纷纷竞相佩戴起切·格瓦拉的圆型无沿软帽来，凭添三分英雄气，激扬她们诱人的美丽。

在今天，坚持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也在实行着改革开放政

策的古巴，在美丽的哈瓦那，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如织，在美丽如画的古巴海滨，开展着吸引全世界游人注目的健身游泳运动，旅游业正给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着极为丰厚的外汇收入。

有趣的是，这些收入，有很大一部分的比重，是从出售切·格瓦拉的像章、纪念饰物，和有他形象和签名的足球衫，圆型无沿软帽等等一些物品中收取来的。仿佛也是一个象征，即切·格瓦拉仍然在为革命的古巴的经济工作，在劳作和操心。

切·格瓦拉，无可置疑成了全世界伟大英雄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不仅成为了崇高的象征，也成为了美和光荣的象征。

他不仅是已经远去的昔日英雄。

他更是正在走来的新世纪的璀灿如血的曙光。

切·格瓦拉是一定会重新回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上来的。全世界正在响彻着他的脚步声的巨大回响。